

舊五代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多 羅 質 郡 王 臣 承 璽 等 謹

奏為舊五代史編次成書恭呈

御覽事 臣等伏案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原由官撰成自宋初以一百五十卷之書括八姓十三主之事具有本末可為鑒觀雖值一時風會之衰體格尚沿于冗弱而垂千古廢興之迹異同足備夫參稽故以楊大年之淹通司馬光之精確無不資其賅實據以編摩求諸列朝正史之間實亦對胸舊書之比乃徵唐事者並傳天福之本而考五代者惟行歐陽之書致此逸文寢成墜簡閱沈淪之已久信顯晦之有時欽惟我

皇上紹繹前聞網羅羣典

發秘書而讎校廣四庫之儲藏欣觀遺篇因哀散帙首尾略備篇目可尋經呵

護以偶存知表章之有待非當

聖世勗闡成編 臣等謹率同總纂官右春坊右庶子 臣陸錫熊翰林院侍讀 臣

紀昀纂修官編修 臣邵晉涵等按代分排隨文勘訂彙諸家以搜其放失

臚衆說以補其闕殘復為完書可以繕寫竊惟五季雖屬閭朝文獻足徵

治忽宜暨有薛史以綜事蹟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嚴相輔而行偏廢

不可幸遭逢乎

感際得煥發其幽光所裨實多先親為快 臣等已將承樂大典所錄舊五代史

依目編輯勅成一百五十卷謹分裝五十八冊各加考證粘簽進

呈敬請刊諸

秘殿頒在學官搜散佚于七百餘年廣體裁于二十三史著名山之錄尤宜

傳播于人間備

乙夜之觀冀裏折衷于

容鑒惟慚疎陋伏候

指揮謹

奏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三日

多 羅 質 郡 王 臣 承 璽 等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大學士 臣舒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文華殿大學士 臣于敏中

工部尚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 臣福隆安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臣程景伊

經筵講官 戶部尚書 臣王際華

經筵講官 禮部尚書 臣葉 新

經筵講官 兵部尚書 臣魯 瓚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仍兼戶部侍郎 臣英 廉

都察院 左都御史 臣張若桂

經筵講官 吏部左侍郎 臣曹秀先

戶部右侍郎 臣金 簡

舊五代史 職名

言開列編校舊五代史諸臣職名

總裁

多羅 質 郡 王臣 承 塔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御前大臣管理吏部刑部家
管戶部三庫掌給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兼管鑾儀衛滿洲都統事務世襲騎尉 紆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掌給林院事 臣 于敏中

太子太保領事大臣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府大臣工部尚書正白旗滿洲副都統 福隆安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教習庶吉士 臣 程景伊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 臣 王際華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 臣 蔡 新

經筵講官 兵 部 尚 書 臣 穆 璋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刑部尚書仍兼辦戶部侍郎事 臣 英 廉

都 察 院 左 都 御史 臣 張若柱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 臣 曹秀先

戶部右侍郎署正紅旗蒙古副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 臣 金 簡

總纂

右春坊右庶子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陸錫熊

翰 林 院 侍 讀 臣 紀 昀

纂修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邵晉涵

提調

司 經 局 洗 馬 臣 夢 吉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劉錫嘏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百 齡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王 仲 愚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張 燾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宋 鈺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蕭際龍

吏部考功司郎中今改福建道監察御史 臣 章寶傳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陞考功司郎中 臣 馮應權

御製題舊五代史八韻

上承唐室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原監薛居正
 劉餗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書成凡百五十卷其
 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宋修史後官為刊印
 陽泰和獨用滋優佚歐史既出遂與薛史並行當時以薛史為
 微元明以來傳承樂分收究未彰薛史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
 本漸就湮滅因校四庫全書詞臣等採其元龜太平御覽通鑑
 創羣儒排纂故編價條繁得十之八九復探冊府元龜太平御
 遠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
 原書而考核更加詳備殘缺斷開研磨細合璧連珠體裁去夏
 顯果然紹遠藉搜旁兩存例可援劉餗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
 事會傳馬光其非亦不龍越正司馬光通鑑身採用之詳核序
 揚懷殷鑒念尤長



舊五代史編定凡例

一薛史原書體例不可得見，今考其諸臣列傳，多云專見某書，或云某書有傳，知其于梁唐晉漢周斷代為書，如陳壽三國志之體，故晁公武讀書志直稱為詔修梁唐晉漢周書，今仍按代分編，以還其舊。

一薛史本紀沿舊唐書帝紀之體，除授沿革，鉅細畢書，惟分卷限制，為永樂大典所割裂，已不可考，詳核原文，有一年再紀元者，如有同光元年春正月，下復書同光元年秋七月，知當于七月以後，別為一卷，蓋其體亦仿舊唐書通鑑尚沿其例也，今釐定編次，為本紀六十一卷，與玉海所載卷數符合。

一薛史本紀俱全，惟梁太祖紀原帙已闕，其散見各韻者，僅得六十八條，今據冊府元龜諸書徵引薛史者，按條采掇，尚可蒼萃，謹仿前人取魏澹書高氏小史補北魏書之例，按其年月條繫件附釐為七卷。

一五代諸臣類多歷事數朝，首尾牽連，難于分析，歐陽修新史，以始終從一者入梁唐晉漢周臣傳，其兼涉數代者，則創立雜傳歸之，褒貶謹嚴，于史法最合，薛史僅分代立傳，而以專事一朝及更事數姓者，參差錯列，賢否混淆，殊乖史體，此即其不及歐史之一端，因篇有論贊，總敘諸人，難以割裂更易，姑仍其舊，以備參考，得失所在，讀史者自能辨之。

一后妃列傳，永樂大典中，惟周后妃傳全帙具存，餘多殘闕，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闕，用雙行分注，不使與本文相混也。

一宗室列傳，永樂大典所載，頗多脫闕，今並據冊府元龜通鑑注諸書采補，其諸臣列傳中，偶有闕文，亦仿此例。

一諸臣列傳，其有史臣原論者，俱依論中次第排比，若原論已佚，則考其人之事蹟，以類分編。

一薛史標目，如李茂貞等稱世襲傳，見于永樂大典原文，其楊行密等稱僭偽傳，則見于通鑑考異，今悉依仿編類，以還其舊。

一薛史諸志，永樂大典內偶有殘闕，今俱采太平御覽所引薛史增補，仍節錄五代會要諸書，分注于下，以備參考。

一凡紀傳中所載遠代人名官名，今悉從遠史索倫語解改正。

一永樂大典所載薛史原文，多有字句脫落，音義舛訛者，今據前代徵引薛史之書，如通鑑考異通鑑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玉海筆談容齋五筆青箱雜記職官分紀錦繡萬花谷藝文類聚記纂淵海之類，皆為參互校訂，庶臻詳備。

一史家所紀事蹟，流傳互異，彼此各有舛誤，今據新舊唐書東都事略宋史遼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與五代碑碣尚存者，詳為考核，各加案語，以資辨證。

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本以補薛史之闕，雖事多瑣碎，要為有裨史學，故通鑑歐陽史亦多所取，今並仿裴松之三國志注體例，附見于後。

一薛史與歐史時有不合，如唐閔帝紀，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歐史作第五子，考五代會要通鑑並同薛史，又歐史唐家人傳云，太祖有第四人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據薛史宗室傳，則克讓為仲弟，克寧為季弟，克修為從父弟，父曰德成，克恭為諸弟，非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又晉家人傳，止書出帝立皇后馮氏，考薛史紀傳，馮氏未立之先，追冊張氏為皇后，而歐史不載，又張萬進賜名守進，故薛史本紀，先書萬進，後書守進，歐史刪去賜名一事，故前後遂如兩人，其餘年月之先後，官爵之遷授，每多互異，今悉為辨證，詳加案語，以示折衷。

一歐史改修，原據薛史為本，其間有改易薛史之文，而涉筆偶誤者，如章如愚山堂考索論歐史載梁遣人至京師，紀以為朱友諒，傳以為朱友諒，楊涉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末年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歲月，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而論贊以為十年之類是也，有尚沿薛史之舊，而未及刊改者，如吳縝五代史纂誤，譏歐史杜曉傳幅巾自廢，不當云十餘年，羅紹威傳牙軍相繼，不當云二百年之類是也，今並各加辨訂于每卷之後，庶二史異同得失之故，讀者皆得以考見焉。

舊五代史提要

臣等謹案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並目錄二卷。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考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其後歐陽修別錄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歿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于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恭逢

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佚。零縑斷簡。皆次第編摩。臣等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采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書卷數。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以待時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卽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歐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尙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爲長。雖其文體卑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文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爲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爲有裨于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于偏廢。昔修與宋祁所撰新唐書。事增文省。足以

括劉昫舊書。而昫書仰荷

皇上表章。今仍得列于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蹟較備。又何可使隱沒不彰哉。謹考次舊文。釐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僭僞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別爲目錄二卷。而蒐羅排纂之意。則著于凡例。具列如左。乾隆四十年七月恭校上。

舊五代史目錄上

卷一	太祖紀一	梁書第一
卷二	太祖紀二	梁書第二
卷三	太祖紀三	梁書第三
卷四	太祖紀四	梁書第四
卷五	太祖紀五	梁書第五
卷六	太祖紀六	梁書第六
卷七	太祖紀七	梁書第七
卷八	末帝紀上	梁書第八
卷九	末帝紀中	梁書第九
卷十	末帝紀下	梁書第十
卷十一	列傳一后妃	梁書第十一
	文惠王太后	元貞張皇后
卷十二	張德妃	梁書第十二

列傳二宗室	廣王全昱	友諒
	惠王友能	邵王友諱
	安王友寧	密王友倫
	郴王友裕	博王友文
	鄆王友珪	福王友璋
	賀王友雍	建王友徽
	康王友孜	
卷十三	列傳三	梁書第十三
	朱瑄	朱瑾
	時溥	王師範
	劉知俊	楊崇本
	蔣殷	張萬進
卷十四	列傳四	梁書第十四
	羅紹威	趙鏐
	王珂 從兄 瑛	
卷十五	列傳五	梁書第十五
	韓建	李罕之
	馮行襲	孫德昭
	趙克裕	張慎思
卷十六	列傳六	梁書第十六
	葛從周	謝彥章

舊五代史 目錄上

胡真

張歸霸

張歸厚

張歸弁

卷十七

梁書第十七

列傳七

成汭

杜洪鍾傳

田頰

趙匡凝

張佶

雷滿

卷十八

梁書第十八

列傳八

張文蔚

薛貽矩

張策

杜曉

敬翔

李振

卷十九

梁書第十九

列傳九

氏叔琮

朱友恭

王重師

朱珍

李思安

鄧季筠

黃文靖

胡規

李謙

李重九

范居實

卷二十

梁書第二十

列傳十

謝瞳

司馬鄴

劉捍

王敬堯

高劼

馬嗣勳

張存敬

寇彥卿

卷二十一

梁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一

龐師古

霍存

符道昭

徐懷玉

郭言

李唐賓

王虔裕

劉康乂

王彥章

賀德倫

卷二十二

梁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二

楊師厚

牛存節

王檀

卷二十三

梁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三

劉鄩

賀瓌

卷二十四

梁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四

李瑛

盧曾

孫騰

張儻

張衍

杜荀鶴

羅隱

仇殷

段深

卷二十五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卷二十六

唐書第二

武皇紀下

卷二十七	莊宗紀一	唐書第三
卷二十八	莊宗紀二	唐書第四
卷二十九	莊宗紀三	唐書第五
卷三十	莊宗紀四	唐書第六
卷三十一	莊宗紀五	唐書第七
卷三十二	莊宗紀六	唐書第八
卷三十三	莊宗紀七	唐書第九
卷三十四	莊宗紀八	唐書第十
卷三十五	明宗紀一	唐書第十一
卷三十六	明宗紀二	唐書第十二
卷三十七	明宗紀三	唐書第十三
卷三十八	明宗紀四	唐書第十四
卷三十九	明宗紀五	唐書第十五

卷四十	明宗紀六	唐書第十六
卷四十一	明宗紀七	唐書第十七
卷四十二	明宗紀八	唐書第十八
卷四十三	明宗紀九	唐書第十九
卷四十四	明宗紀十	唐書第二十
卷四十五	閔帝紀	唐書第二十一
卷四十六	末帝紀上	唐書第二十二
卷四十七	末帝紀中	唐書第二十三
卷四十八	末帝紀下	唐書第二十四
卷四十九	列傳一后妃	唐書第二十五
貞簡曹太后	劉太妃	
魏國夫人陳氏	神閔劉皇后	
韓淑妃	伊德妃	
昭懿夏皇后	和武曹皇后	
宣憲魏太后	孔皇后	
劉皇后		

舊五代史 目錄上

卷五十

唐書第二十六

列傳二 宗室

克讓

克修 子嗣

克恭

克寧

卷五十一

唐書第二十七

列傳三 宗室

承王存霸

邕王存美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魏王繼及 弟繼清等

繼瑛

秦王從榮

從璨

許王從益

重吉

雍王重美

卷五十二

唐書第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 子繼翰 義約

李嗣本

李嗣恩

卷五十三

唐書第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

李存孝

李存進 子漢韶

李存璋

李存賢

卷五十四

唐書第三十

列傳六

王鎔 子昭韓

王處直 子都

卷五十五

唐書第三十一

列傳七

康君立

薛志勳

史建瑑

李承嗣

史儼

蓋寓

伊廣

李承勳

史徽鎔

卷五十六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

符存審 子存超

卷五十七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

卷五十八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遠 弟光允

鄭珽

崔協

李琪

蕭頊

卷五十九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

閻寶

符習

烏震

王瓚

袁象先

張溫

李紹文

卷六十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穀吉

王斌

李敬義

盧汝弼

李德休

蘇循子楷

卷六十一

唐書第三十七

列傳十三

安金全從子審通

安元信

安重霸

劉訓

張敬詢

劉彥琮

袁建豐

西方鄰

張遵誨

孫璋

卷六十二

唐書第三十八

列傳十四

孟方立

張文禮

董璋

卷六十三

唐書第三十九

列傳十五

張全義

朱友謙

卷六十四

唐書第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

王晏球

戴思遠

朱漢賓

孔勗

劉玘

周知裕

卷六十五

唐書第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

石君立

高行珪

張廷裕

王恩同

索自通

卷六十六

唐書第四十二

列傳十八

安重誨

朱宏昭

朱洪實

康義誠

藥彥稠

宋令詢

卷六十七

唐書第四十三

列傳十九

豆盧革

章說

盧程

趙鳳

李愚

任圓

卷六十八

唐書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

薛廷珪

崔沂

劉岳

封舜卿

竇夢徵

李保殷

歸葛

孔邁

張文寶

陳乂

劉贊

卷六十九

唐書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一

張憲

王正言

胡裝

崔貽孫

孟僊

孫岳

張延朗

劉延皓

劉延朗

舊五代史 目錄上

卷七十

列傳二十二

唐書第四十六

元行欽

夏魯奇

姚洪

李嚴

李仁矩

康思立

張敬達

卷七十一

唐書第四十七

列傳二十三

馬郁

司空頰

曹廷隱

蕭希甫

藥縱之

賈叟

馬縉

羅貫

淳于晏

張格

許寂

周元豹

卷七十二

唐書第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瓊

卷七十三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

聶嶼

溫韜

段凝

孔謙

李鄴

卷七十四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

朱守殷

楊立

竇廷琬

張虔釗

楊彥溫

舊五代史目錄上

舊五代史目錄下

卷七十五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卷七十六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卷七十七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卷七十八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卷七十九 晉書第五

高祖紀五

卷八十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卷八十一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卷八十二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卷八十三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卷八十四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卷八十五 晉書第十一

少帝紀五

卷八十六 晉書第十二

列傳一 后妃

李皇后 安太妃

張皇后 馮皇后

卷八十七 晉書第十三

列傳二 宗室

廣王敬威 弟贊

韓王暉

魏王重英

楚王重信

壽王重义

夔王重進

陳王重果

重睿 延煦

延寶

卷八十八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 李彦韜

張希崇 王庭允

史匡翰 梁漢輿

楊思權 尹暉

李從璋 子重俊 李從溫

張萬進

卷八十九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 趙瑩

劉昫 馮玉

殷鵬

卷九十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 馬全節

張筠 弟彝 華溫琪

安崇阮	楊彥詢
李承約	陸思鐸
安元信	張期
李德珣	田武
李承福	相里金
卷九十一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溫	王建立
康福	安彥威
李周	張從訓
李繼忠	李頊
周光輔	符彥饒
羅周敬	鄭琮
卷九十二	晉書第十八
列傳七	
姚顛	呂琦
梁文矩	史圭
裴暉	吳承範
盧導	鄭韜光
王權	韓憚
李憚	
卷九十三	晉書第十九
列傳八	
盧質	李專美
盧管	崔稅
薛融	曹國珍

張仁憲	趙熙
李退	尹玉羽
鄭雲叟	
卷九十四	晉書第二十
列傳九	
其從簡	潘瓊
方太	何建
張廷蘊	郭延魯
郭金海	劉處讓
李瓊	高漢筠
孫彥韜	王傳拯
秘瓊	李彥珣
卷九十五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	王清
梁漢璋	白奉進
盧順密	周瓊
沈贊	吳巖
翟璋	程福贊
郭璘	
卷九十六	晉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榮弼	陳保極
王瑜	張繼祚
鄭阮	胡鏡
劉遂濟	房曷

孟承誨

劉繼勳

鄭受益

程遜

李郁

馬重績

陳元

卷九十七

晉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

張從賓

張延播

楊光遠 子承勳

盧文進

李金全

卷九十八

晉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三

安重榮

安從進

張彥澤

趙德鈞 子延壽

張礪

蕭翰

劉晞

崔廷勳

卷九十九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漢書第二

卷一百

漢書第三

高祖紀下

漢書第四

卷一百一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上

漢書第六

卷一百二

漢書第七

隱帝紀中

漢書第八

卷一百三

漢書第九

隱帝紀下

漢書第十

卷一百四

漢書第十一

列傳一 后妃

李皇后

卷一百五

漢書第七

列傳二 宗室

魏王承訓

陳王承勳

蔡王信

湘陰公贊

卷一百六

漢書第八

列傳三

王周

劉審交

武漢球

張瓊

李殷

劉在明

馬萬

李彥從

郭謹

皇甫立

卷一百七

漢書第九

列傳四

史宏肇

楊邠

王章

李洪建 弟業

閻晉卿

聶文進

後贊

郭九明

劉銖

漢書第十

卷一百八

列傳五

李崧

蘇逢吉

李鏐

龍敏

劉鼎

張允

任延皓

卷一百九

漢書第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

李守貞

趙思綰

卷一百十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卷一百十一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卷一百十二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卷一百十三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卷一百十四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卷一百十五

周書第六

世宗紀二

卷一百十六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卷一百十七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卷一百十八

周書第九

世宗紀五

卷一百十九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卷一百二十

周書第十一

恭帝紀

卷一百二十一

周書第十二

列傳一后妃

聖穆柴皇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德妃

貞惠劉皇后

宣懿符皇后

卷一百二十二

周書第十三

列傳二宗室

劍謹侗

杞王信

越王宗誼

曹王宗讓

卷一百二十三

周書第十四

列傳三

高行周

安審琦

安審暉

安審信

李從敏

鄭仁諱

張彥成

安叔千

宋彥筠

卷一百二十四

周書第十五

列傳四

王殷

何福進

劉詞

王進

史彥超

史懿

王令溫

周密

李懷忠

白文珂

白延邁

唐景思

卷一百二十五 周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暉 王守恩

孔知謨 王繼宏

馮暉 高允權

折從阮 王鏡

孫方諫

卷一百二十六 周書第十七

列傳六

馮道

卷一百二十七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

和凝

卷一百二十八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

薛仁謙

盧損

裴羽

司徒詡

王敏

卷一百二十九 周書第二十

列傳九

常思

瞿光鄰

曹英 李彥頤

李暉 李建崇

王重奇 孫漢英

許暹 趙鳳

齊藏珍 王瓊

張彥超 張穎

劉仁贍 周書第二十一

卷一百三十

列傳十

王峻 慕容彥超

閻宏魯 崔周度

卷一百三十一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暉 張沆

張可復 于德辰

王延 申文炳

扈載 劉袞

賈緯 趙延乂

沈遵 李知損

孫晟

卷一百三十二

世襲列傳一

李茂貞 從暉 從和 茂勳 高萬興 尤轄

韓遜 李仁福 薛超 薛爽

卷一百三十三

世襲列傳二

舊五代史 目錄下

高季興從傳 保壽 馬殷希範等 劉言

錢鏐元暉 佐 餘 儉

卷一百三十四

僭偽列傳一

楊行密暹 潤 溥 李昇景

王審知延 鈞 和 延 義

卷一百三十五

僭偽列傳二

劉守光

劉陟玢 晟 徽

劉崇

卷一百三十六

僭偽列傳三

王建衍

孟知祥景

卷一百三十七

外國列傳一

契丹

卷一百三十八

外國列傳二

吐蕃

回鶻

高麗

渤海靺鞨

黑水靺鞨

新羅

党項

昆明部落

于闐

占城

卷一百三十九

詳刑禮

卷一百四十八

刑法

天文

卷一百四十

志二

曆

卷一百四十一

志三

五行

卷一百四十二

志四

禮上

卷一百四十三

志五

禮下

卷一百四十四

志六

樂上

卷一百四十五

志七

樂下

卷一百四十六

志八

食貨

卷一百四十七

志九

志十

選舉

卷一百四十九

志十一

職官

卷一百五十

志十二

郡縣

舊五代史目錄下

舊五代史 目錄下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一

太祖紀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溫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五代會要梁高祖宣元皇帝

帝諱黯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肅祖與極陵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德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諱冰安陵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應祖諱光天陵烈祖文穆皇帝諱暉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諱威寧陵

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隣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攜養寄于蕭縣人劉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情每加護杖惟崇母自幼憐之親為櫛髮嘗誠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見其熟寐之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薦饑羣賊嘯聚黃巢因之起于曹濮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于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于櫟陽巢命兵招諭爽爽遂降于巢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勞于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鄭夏之師于興平所至皆立功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擊左馮翊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糾兵諸侯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隣封屢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于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子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

偕行所向無不克捷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即得赴鎮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般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爲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銳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于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殺賊數萬衆是時陳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春磨寨帝分兵翦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黃勳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噪而進會黃巢遁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犖迎于馬前俄聞巢黨尚在陳北故陽壘帝遂運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于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于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匍匐于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于宛旬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會大雨雷電克用因得于電光中踰垣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惠爲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歲黃巢雖歿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于澠水殺數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戶光啓元年春蔡賊掠毫穎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于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殷鐵林梟首以徇軍而還二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光啓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連陷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圍幅數千里殆絕人烟惟宋毫滑穎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興元五

月嗣襄王煜僭即帝位于長安，改元為建貞，遣使齎僞詔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幾，襄王果敗。七月，蔡人逼司州，節度使鹿宴宏使來求救，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宴宏為蔡賊所害。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于軍政為部下所殺，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是歲鄭州為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為行軍司馬，宗權既得鄭，益驕，帝遣裨將遷于金陵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眾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于四郊，既以少擊眾，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旨，宗權又以己眾十倍于帝，恥于頻敗，乃普眾堅決以攻夷門，既而獲蔡之謀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為滑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滑，棟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辛亥，達于夷門，帝喜曰：「吾事濟矣。」是時賊將張瑄屯于北郊，秦賢屯于版橋，各有眾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勢甚威，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必來攻我，況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于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賊眾以為神助，庚午，賊將盧瑄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為營，跨河為梁，以扼運路，帝擇精銳以襲之，是日昏霧四合，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掩殺，赴水死者甚眾，盧瑄自投于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併在張瑄寨，自是蔡寇皆懷震懼，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旋師休息，大行犒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奮勇。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眾大敗，追斬二十餘里，僵仆就枕，宗權恥敗，益縱其虐，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運入張瑄寨，其日晚，大星墮于賊壘，有聲如雷，辛巳，克鄭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翼日，分布諸軍，齊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獲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狂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陝洛孟

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眾恐懼，咸棄之而遁，帝乃慎選將佐，俾完葦壁壘，為戰守之備，于是遠近流亡復歸者眾矣。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為裨將，畢師鐸所害，復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哀，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于太清宮，遣霍存討平之，帝之禦蔡寇也，鄆州朱瑄、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既敗，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于己，皆厚禮以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于曹僕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眾，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曹僕，以懲其奸，未幾，珍伐曹州，執刺史邱禮以獻，遂移兵圍濮，兗鄆之費自茲而始矣。通鑑攷異引高若拙後史補云：梁太祖嘗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蕭敬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輪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今處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棄于主上及告四隣，以自疑叛徒，為名梁祖曰：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議一出而致眾十倍。」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帥騎數千，巡師于濮上，因破朱瑄援師于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為鄆人所敗，踰月乃還。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券，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政碑以賜帝，閏月甲寅，帝請行營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為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帝怒，遂謀伐徐，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繇是諸鎮之師皆受帝之節制。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萬眾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校羅宏信為帥，宏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于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于太原，李克用為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眾，偕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于溫縣，晉人與罕之俱敗，于是河橋解圍，全義歸于河陽，因以丁會為河陽留後。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戶，戊辰，詔改帝鄉錦衣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

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誼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誼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誼以伐蔡賊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內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時帝親臨矢石一日飛矢中其左腋血漬單衣顧謂左右曰勿洩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于吳康鎮徐人大敗連收豐蕭二邑溥攜散騎馳入彭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攜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于呂梁時溥領軍二萬屢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于彭門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蔡宗權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送于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即斬宗權于獨柳樹下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戶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暴殲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斬于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修好于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太原故也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勣殺沙陁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濮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衝柵犯圍而入于潞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部將李讓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鄆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來歸戊申帝遣李讓將敗軍之罪斬李讓李重九以徇遂班師焉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李讓將討太

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雷鄭告羅于魏既而爲牙軍所殺羅宏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于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二年春正月魏軍屯于內黃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內黃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宏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宏信由是感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是月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十二月兗州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敗之于金鄉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于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于許州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于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鳥止于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瑾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于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屢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遂頓兵于村落間時朱瑾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瑾率兵將歸于鄆遂來衝擊帝策馬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後淺濶躍馬而過張歸厚援稍力戰于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部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兗鄆之麥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二年四月丁丑龐師古下彭門時溥首以獻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駐于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兗鄆既而朱瑾以援兵至遂固其壘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朱瑾規知即以兵運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寨時瑾已陣于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焰亘天衆勢以攻賊陣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壅而圍之未幾朱瑾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于兗友恭設

伏以敗之。盡奪其餉于高吳。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己酉。帝親領軍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遂歸于汴。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旣而獲蕃將史完府。奪馬數百匹。朱瑄脫身遁去。復入于鄆。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瑄遣使請降。瑄卽遣之。從父兄也。帝因移軍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卽以其弟玘爲齊州防禦使。十一月。朱瑄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玘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拂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繫賀瓌等以示于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于兗城之下。乃班師。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旣至。與朱瑾戰于壘下。殺千餘衆。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師。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旣破邠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污落以萬騎塞于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魏博節度使羅宏信患之。使來求援。二月。帝領親軍屯于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于碭山縣午溝里。四月辛酉。河東泛漲。將壞滑城。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黃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于洹水。以備蕃軍。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邱。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修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于羅宏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鄆。八月。復壁于洹水。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于鄆。朱瑄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並其妻男以獻。尋斬汴橋下。鄆州平。乙亥。帝入于鄆。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時帝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饋。惟留康懷英以守兗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兗。懷英聞鄆失守。俄又我

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遠奔淮南。兗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復黃鄂二州。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玘弟珂實爲蒲帥。迭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玘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旣而與蒲人戰于猗氏。大敗之。九月。帝以兗鄆旣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滑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沒焉。葛從周行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

舊五代史卷一

舊五代史卷一考證

梁太祖紀一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降于重榮 案舊唐書

傳宗紀朱溫之降繫八月與是書異新唐書及通鑑俱繫九月與是書同

又嚴實原書訛作嚴實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乃昭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云王鐸承制

拜溫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與是書謂傳宗昭授者異考舊唐

書及通鑑則王鐸承制所拜乃華同節度在傳宗昭授以前歐陽史以昭授

為王鐸承制當是刪并之誤

仍賜名全忠 案是書及舊唐書通鑑皆作傳宗賜名惟通鑑戒錄云朱太祖統

四鎮除中令曰名溫與崔相國連擢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遷之關東固無

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讀者謂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上

方悔焉其說與諸史異蓋傳聞之不同爾

三年三月傳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 三月舊唐書作五月

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 案瓦子寨原本作瓦子寨考通鑑注黃

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則于字形近刊訛耳今改正

三月庚辰傳宗降制就封帝為沛郡王 案全忠之王舊唐書繫光啓元年三

月據是書則元年惟增食邑至二年三月乃進封也歐陽史從是書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意于軍政為部下所殺 案舊唐書云十月壬

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師儒奔汴朱全忠殺之歐陽史同新唐書云

十月朱全忠陷滑州執我成軍節度使安師儒通鑑同據是書則師儒自為

部下所殺與諸書互異又十一月新舊唐書俱作十月

庚午賊將盧勳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 案通鑑考異云長曆四月甲辰

朔無庚午詳史誤今改舊唐書光啓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日數計之庚

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據此乃通鑑考異之誤耳

書異又是書下文作閏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未詳孰是

九月亳州神將謝殷逐刺史宋爽 九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六月

鄆州朱瑾 瓌歐陽史作直

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籌餘戒所扼不克進而還 案歐陽史云璠之揚州

行密不納據通鑑云李璠至泗州時璠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璠

璠未嘗至揚州也當以是書為得其實

二月丙戌傳宗制以帝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案全忠為四面行營都統新

唐書及通鑑作正月癸亥舊唐書作五月與是書異

會蔡人趙德經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 案德經之降新舊唐書及通鑑俱

繫五月與是書同歐陽史敘其事于正月疑有舛誤

二月蔡將申發遣使來告總宗權于陛下 案宗權之執舊唐書作文德元年

十二月新唐書作十一月歐陽史作正月與是書作龍紀元年二月者互異

未詳孰是

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 案全忠進封舊唐書繫四月

與是書異

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 案宿州之下舊唐書繫十一月新唐書歐陽史通

鑑俱與是書同

十一月丁未曹州神將郭紹實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 案新唐書十一月己

未曹州將郭餘殺其刺史郭嗣叛附全忠通鑑同與是書異

遂領兵于村落間 案領字考文義應是領字之誤今改

次于魚山 魚山歐陽史作隴山考通鑑亦作魚山今仍其舊

盡奪其餉于高吳 高吳通鑑作高梧考是書前後俱作高吳今仍其舊

是時太原遣將史儂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 案史儂兒通鑑作史儂考

舊唐書初克鄆求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將史完府何懷實等以千騎赴之不

言赴鄆為何時據是書下云八月懷實將史完府十一月據何懷實然則四

及李承嗣傳承嗣等入鄆定在二年之冬此記似有舛誤通鑑并采梁唐帝紀亦未詳考

朱瑄脫身遁去 案朱瑄之敗通鑑繫九月辛未與是書繫八月異歐陽史從是書

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瑄遣使請降 十月新唐書昭宗紀作十一月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 何懷寶通鑑作薛懷寶考舊唐書亦作何懷寶今仍之

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 案通鑑云全忠去兗留葛從周將兵守之與是書異又是書葛從周傳乃十月事

辛卯營于濟水之次 案胡三省云漢以後無濟水此濟水蓋即鄆城清河也

是時琪弟珂實為藩帥 珂原本訛作琦今據新唐書王重榮傳改正

九月帝以兗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 案舊唐書昭宗紀師古渡淮在十月而清口之敗在十一月是書繫于九月蓋因南征之讖實始於九月遂

牽連書之亦未暇細詳月日耳歐陽史改作九月攻淮南則清口之役乃因兩言而致有九國志可考斷非九月事也

舊五代史卷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

太祖紀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略地于山東遂次于邢洛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為燕軍所攻棄城奔于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于城下敗晉軍萬餘衆于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洛州斬刺史邢晉益擒將五十餘人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而死五日之內連下三州因以葛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遣班師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聞帝軍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匡臨臨陣就擒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衆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蕃漢兵號十萬以伐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戶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州魏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內黃帝遂親征三月與燕軍戰于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衆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軍無敵已下七十餘人通鑑軍可及幽州魏將號無敵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部衆馳以救魏翼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八寨遂逐燕軍北至于臨清墮其殘寇于御河溺死者甚衆仁恭奔于滄州六月帝表丁會為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于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為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緣是潞州復為晉人所有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充鄆滑魏之師伐滄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棄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進攻浮陽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來援從周與諸將逆戰于乾軍軍老弱隄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慎文已下百餘人既而以連雨遂班師八月河東遣李

進通襲陷洛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鄆縣渡漳水屯于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洛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洛州復平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緣鎮定為其囊橐即以葛從周為上將以伐鎮州遂攻下臨城渡漳沱以環其城帝親領軍繼至鎮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縉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十月晉人以帝宿兵于趙遂南下太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十一月以張存敬為上將自甘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瀛莫二郡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郜以精甲二萬戰于懷德亭盡殲之郜懼奔于太原遲明大軍集于城下郜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縉帛三十萬為獻帝即以處直代郜領其鎮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繼為康懷英張存敬等所敗斬獲甚衆緣是河朔知懼皆弭伏焉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宮內立皇子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于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聞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允潛使人以帝密告于侍衛軍將孫德昭已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即時迎昭宗于東內御樓反正癸巳降制進封帝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廢也汴之郵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召巖至汴折其足送于長安杖殺之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將張存敬率將涉河緣舍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即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緡權領絳州晉絳平己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練其垣而攻之王成蒲人臧素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尋舊好帝亦遣使報命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洛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晉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叔琮引軍逼潞州

節度使孟遷乞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命乃進軍趨太原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于洞淵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即日與諸軍至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蹙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丁卯視事于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尋辟其子瓚為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為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宏彥為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九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九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嘗于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赦九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使求宮中陰事昭宗不悟尤謀漸泄中官視尤皆裂以重路甘言誘藩臣以為城社時因譏聚則相向流涕時尤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尤出聚而呼謀訴以冬衣減損又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尤知政事尤怒急召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辛亥駐軍于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牋納款又以銀三萬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聞長安亂昭宗為閣官韓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盡避帝之兵鋒也翼日遂命旋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同華二州平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己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陽偵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屢蹕入其闕矣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于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擄甲士六千餘衆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請帝入覲丙辰及岐闕文通淪約閉壁不獲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齎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曰此必文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奉辭且移軍北伐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

氏又請納其帑以為質帝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己丑唐丞相崔九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為請許之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堅壁不下乃迴軍于河中二月聞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軍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三月友軍叔琮與晉軍戰于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喜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變不久矣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于號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丁酉唐丞相崔九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羣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帝為動容尤將辭啓宴于府署帝舉酒尤情激于哀因自持樂版聲曲以侑酒帝甚悅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賚既行命諸將繕戎具五月丁巳帝復西征六月丁丑次于號縣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遂逼其壘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勛帥師取鳳龍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相率結寨于諸山以避帝軍帝分兵以討浹旬之內并平之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感因親統千騎登高診之時秋空澄霽烟霧四絕忽有紫雲如繖蓋凝于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是時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給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犒帝憐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北夢瑣言云時軍且至將大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闕詐以軍怨東遁為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案李茂貞即宋文通此記前後互異蓋仍當時軍機一遺啓二屏悉來寇時諸軍以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騎以據其闕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絲是喪膽但閉壁而已十一月癸卯鄭帥李周彝新唐書作李茂貞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翼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都鄭時必無守備因命孔勛乘虛襲下之甲寅邠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遁茂貞

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絲是議還警蹕，詠開寺以自贖焉。二年正月甲寅，岐人啓壁，唐昭宗降使宣問尉勞兼傳密旨，尋又命翰林學士韓滉、趙國夫人龐顯、昭宗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厚璋、甲冑弓製，詐言來獻，欲盜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張克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軍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千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召升殿，密遷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纈、酒菓等，躬自拜進，馮及翠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己巳，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蒼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無有如是者，況今日再及清廟，得親奉觴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即召帝執手，聲淚俱發者久之，翼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三月庚辰，制以帝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既醉，遣內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三月戊午，至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澣，以俟東征，四月丙子，巡師于臨胸，亟命逼其城，與青州兵戰于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勝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楊師厚，帝乃東還，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胸，實軍大敗，殺萬餘人，并擒師範弟師克，即時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棟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主也，帝命斃之，戊午，師範舉城請降，青州平，翼日，分命將校略地于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東漸至海，皆爲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錢二十萬贖橋軍，帝許之，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墮馬，卒于長安，計至，帝大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己亥，友倫暴死，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鄩，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劉鄩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鄩乃歸

命，帝以鄩善其事，待之甚優，尋署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鄜州留後，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權，九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又鄩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二月乙亥，昭宗駐蹕于陝，帝自河中來覲謁，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還，爲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于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于全忠矣，因歎泣下，後數日，帝開宴于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翼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韓勣、帝之足，帝遽出以爲圖己，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十四春秋吳世家三月丁巳，唐帝遣間使以綉袍告韓子我及西川河東等今糾率韓絳以圖匡復，韓絳有云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韓絳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遣中使及內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內東幸，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惟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鑊于別徑，召而盡殺之，皆坑于墓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縊于坑所，卽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都，帝與宰相百官，導駕入宮，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羣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敕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誤事，宰執不得無過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內，召帝于內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卽令敕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李勣東歸，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鄆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于洛陽，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弒于大內，遺制以輝王祝爲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承壽，鄩軍不出，九

月辛未班師十月癸巳至洛陽西內臨于梓官前祗見于嗣君辛丑制以此
下有帝至自西征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于帝尋為淮人
 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度淮次于霍邱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
 去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邱班師二月辛卯帝
 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授河陽節度使
 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于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
 趙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八月楊師厚進收唐鄧
 復鄧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干經度濟師之所九月甲子師厚
 于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據于江濱師厚兵進擊襄人大
 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舟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
 流舟壞將沒者數四比及岸舟沈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柩藏悉空惟
 于西廡下有一亭廂戶儼然高鎖甚密遂令破鎖啓扉中有一大匱絨繡甚至
 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錠帝因嘆曰亂兵既入公私私貨固無子遺矣此
 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耶遂以百餘錠賜楊師厚襲荆
 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督賈瓌權領荊州楊師厚
 權領襄州即表其事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為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
 引軍由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敕翔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于東
 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于正
 陽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十國春秋柴再用抄其後軍帝至汝陰深悔淮南之
 行躁煩尤甚師友雜志朱全忠嘗與僕佐及遊客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
 屬舉曰書生豈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夾鞞柳木豈可丁卯帝至自南
 征辛巳天子命帝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
 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軍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
 案唐書帝有忠武進封帝為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
 領國二道此國職也進封帝為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
 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
 書門下奏天下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十二月乙酉朔帝讓相

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齊本司須知孔目並印赴魏國送納甲
 午天子以帝堅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燦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帝又
 讓九錫之命詔略曰但以鴻名難掩懿實須彰宜且徇于奏陳未便行于典冊
 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為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飾多闕乃製造
 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請自來年正月全支三年正月
 滄稱兵將寇于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藏延範密告
 于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于鄴城因以兵仗數
 千事實于囊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囊而入于
 魏聲言為帝女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勳率其衆與羅紹威親軍數百
 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泊于嬰攜亦無留者是月帝次于內
 黃聞之馳騎至魏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伐滄州聞牙軍之死即時奔還帝
 之軍追及歷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邁保于高唐帝遣兵圍之是月
 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都署修制相國魏王法物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
 鐵度支戶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讓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無少
 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邁以獻帝命支解之未幾又攻下瀘博貝衛等州皆
 為魏軍殘黨所據故也是時晉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
 帥師救之晉人乃遁去五月帝略地于洛州既而復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
 師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
 北征九月丁卯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愕然驚寤
 十月辛巳邠州楊崇本以鳳翔邠寧涇鄜秦隴之衆合五六萬來寇屯于美原
 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
 大破邠寇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
 免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
 一五九日赴朝奏請備廊下詔從之遂自長蘆班師案以上疑有闕文據唐書
 幽州之衆同攻鄜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州降大原克用以塞內糧糧山積
 其子嗣昭為留後甲戌全忠馳長蘆營旋聞鄜州陷故也以塞內糧糧山積
 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絕食因致書于帝乞留餘糧以救飢民帝為留

十餘困以與之。容齋續筆：滄州運師悉焚諸營，糧在舟中者盡而沈之。守文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

舊五代史卷二

Blank space for vertical text columns.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梁太祖紀二磁州刺史賈奉治 磁州原本脫作惠州今據新唐書及通鑑改正

五日之內連下三州 魏三州之下新唐書魏繫五月歐陽史魏繫四月惟通鑑從是書分繫四月五月

是時襄州節度趙匡凝 趙匡凝原本沿宋諱作趙凝今據舊唐書及歐陽史增匡字

隨州刺史趙匡琳 趙匡琳原本沿宋諱作趙琳今據新唐書增匡字先屯于內黃 案舊唐書及通鑑俱以屯內黃繫三月

由是潞州復歸晉人所有 案澤潞懷三州之下新唐書及通鑑俱作八月歐陽史從是書作七月

洛州復平 案洛州之平通鑑作九月舊唐書及歐陽史俱作八月連拔瀛莫二州 案新唐書昭宗紀九月甲寅朱全忠陷瀛州十月辛酉陷莫州通鑑與新唐書同考舊唐書俱作九月事是書俱作十一月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 案乙酉朔通鑑與是書同舊唐書作甲申考昭宗本紀癸未夜孫德昭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通鑑作德昭等謀以除夜伏兵俠之以癸未為除夜則正朔斷為甲申也作乙酉朔似誤

癸巳降制進封帝為梁王 案全忠進封新舊唐書皆作二月與是書作正月異

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 案王處直三字原本闕今據通鑑增入會氏叔琮以割權不給遂班師 案旋師之期歐陽史作三月是書唐紀作五月又與此紀作四月異

魏尤知政事 案崔尤魏知政事新舊唐書皆作十一月甲戌與是書異

己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 案舊唐書作十二月己卯崔允至

三原唐通鑑作癸未俱與是書作己丑異

癸未與岐軍大戰 案岐軍之敗新舊唐書皆繫五月與是書作六月異

願錄其罪 案錄原本脫戮今參考通鑑及北夢瑣言據文改正

甲寅鄆州平周壽聞之收軍而遁 案鄆州平新舊唐書皆繫十二月與是書繫十一月異

華州留後李存審 案李存審三字疑有舛誤考王師範傳作崔允在華州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鄂茲據克州 案劉鄂陷克州新舊唐書俱作丙午與是書作丙辰異

昭宗御延喜樓送之 案喜原本脫蕙今據通鑑改正

戊午師範舉城請降 案師範之降舊唐書作十一月丁酉新唐書與是書同朱友倫因擊鞠墮馬卒于長安 友倫九國志趙廷隱傳作友亮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友倫九國志脫

復鄆都指揮使朱友諒 友諒歐陽史繫紀作友謙誤考歐陽史家人傳亦作友諒與是書同

表趙匡凝拜狀削奪官爵 案削奪趙匡凝官爵舊唐書作八月丁未與是書作七月辛未異

武昭武定率軍平盧匡國 案武昭原本脫武字匡國沿宋諱作韋國今據歐陽史增改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三

太祖紀三

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迺自長蘆次于魏州節度使羅紹威以帝迴軍慮有不測之患由是供億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陳之帝雖拒而不納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于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貽矩謁帝陳北面之禮帝揖之升階貽矩曰陛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方議裁詔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既而拜伏于砌下帝側躬以避之二月戊申帝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烟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國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惟木當為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術士邊岡者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曆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于後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岡因堅請語其詳至于三四岡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積也應在三紀之內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于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儒皆以應圖讖為辭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失此構喪亂之禍莫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舉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傳國寶玉冊金寶及文武羣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鄭州丙辰達上源驛是日慶雲見令曰王者創業與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案此下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攷簡書求于往代周王

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從一德以徽稱或為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

縑網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異帝王之號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况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顯契于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昊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已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戊辰即位制曰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祗事上帝寵綏下民革故鼎新諒曆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錄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翼戴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遠疲處洎上穹之所贊知廣運之不與莫諧輔漢之謀徒罄事殷之禮唐主知英華已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劍紱而相授朕懼德弗嗣執謙允恭避駿命于南河眷清風于頽水而乃列徽羣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班白緇黃之衆謂朕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應天以順時俾化家而為國拒彼億兆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願惟涼德曷副樂推懷若履冰懷如馭朽金行啓祚玉曆建元方宏經治之規宜布維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為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斯為令範詩稱周客盡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為濟陰王凡曰軌儀並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

載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我古者與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霑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著啓祚之美獲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為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為西都仍廢京兆府為雍州佑國軍節度使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為年餘為六年仍置佑國軍節度使是日大醮賞賜有差通鑑甲辰唐昭宗降使賴始命韓建為佑國軍節度使是日大醮賞賜有差通鑑甲辰唐昭宗降書今張文蔚為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樞密使以攝中樞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樞密使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遠副之帥百

官簿法無諸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至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
 因簿前簿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吏更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李
 賀帝送與文蔚等宴于元德殿帝舉酒曰朕執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
 蔚等歡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勣及宋州刺史王舉進兩歧麥陳州袁象
 先進白兔一付史館編錄兼示百官詔在京司及諸軍州縣印一例鑄換其篆
 文則各如舊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樂政院翔
 與惟幄之謀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廟號高祖煬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
 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皇曾祖宣
 惠王上諡曰光獻皇帝廟號敬祖第二室陵號永安祖妣秦國夫人楊氏追諡
 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諡曰昭武皇帝廟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吳
 國夫人劉氏追諡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諡曰文穆皇帝廟號烈祖第四室
 陵號咸寧皇妣晉國太夫人王氏追諡文惠皇后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友文
 為開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養以為子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
 各額正殿為崇元殿東殿為元德殿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歲殿門如殿
 名帝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鳥白兔洎白蓮之合
 蒂者以為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以大內正門為元化門皇牆南門為
 建國門南門為啟運門下馬門為升龍門元德殿前門為崇明門正殿東門
 為金鳥門西門為玉兔門正衙東門為崇禮門東偏門為銀臺門宴堂門為德
 陽門天王門為賓天門皇牆東門為寬仁門凌儀門為厚載門皇牆西門為神
 獸門望京門為金鳳門宋門為觀化門尉氏門為高明門鄭門為開明門梁門
 為乾象門酸棗門為興和門封邱門為含耀門曹門為建陽門升開封凌儀為
 赤縣尉氏封邱雍邱陳留為畿縣五代會要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
 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軍左右內衛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監院夾馬突
 軍將軍為左右龍驤軍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並為門下侍郎平
 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
 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
 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覽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邱園不求聞
 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莫無遺逸之恨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

為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為大明節伏
 假前後各一日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
 昱為廣王皇子友文為博王友珪為鄂王友璋為福王友璠為賀王友徽為建
 王辛卯以東都舊第為建昌宮改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初帝創業之時以
 四鎮兵馬倉庫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為宮蓋重其事也甲午詔
 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城門即改為門局郎茂州改為汶
 州桂州化州改為歸化縣潘州茂名縣改為越裳縣魏東軒雜錄京師呼
 州北而華城相城昨城等縣但呼華詔樞密院宜改為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
 為院使改文思院為乾文院同和院改為儀鸞院五代會要五月改御食使為
 司膳使小馬坊使為天驕使
 以西都水北宅為大昌宮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為觀
 諸州紫極宮皆為老君廟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丙
 申御元德殿宴諸軍使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
 鎮節度使請開內宴各賜方物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
 文武材且詳于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詢焉恩澤特異于時罕有
 比者隨拜為上相賜養甚厚宿州刺史王儒進白兔一濮州刺史圖嘉瑞麥
 以進廣州進奇寶名藥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
 萬貫綱六千匹絲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匹以為常式
 荆南高季昌進瑞橘數十顆質狀百味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仲夏時人
 咸異其事因稱為瑞六月辛乾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陪臣己亥帝
 御崇元殿內出追尊四廟上諡號玉冊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儀仗鼓吹導
 引至太廟行事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為武從之癸亥詔以前朝
 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為時所嫉者深負冤抑仍令
 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歿並許歸葬以明恩蕩
 以西都徵安門北路逼近大內宮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趨端門之南改
 耀州報恩禪院為興國寺馬殷奏破淮寇靜海軍節度使曲裕卒七月丙申以
 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頹起復為安南都護充節度使五代會要七月
 敕云建國遷都

舊五代史 卷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考證

梁太祖紀三節度使羅紹威 紹威原本作昭威今據歐陽史改。

判建昌院事 案原本脫昌字今增。

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 青原本訛作清今改正。

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為武從之 案容齋三筆以爲戊類成字。

故司天詔之不知戊字乃避梁祖曾祖茂琳諱非以其類成字也。雲谷雜記

嘗辨正之今崇福侯廟碑立于開平二年上作武寅足證當時避諱之體。

己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 案長曆七月不得有己亥今考通鑑亦作七月己

亥當是引薛史原文今仍之。

是日隔州奏大軍懸至固鎮上下二百里 案是書前後多作李固鎮疑原本

有脫字考通鑑亦間作固鎮蓋當時奏牘省文也今仍之。

因命周內舉舟師沿流以救之 周內列傳作成內本紀所稱周內者仍當時

詔誥之文耳。

舊五代史卷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四

太祖紀四

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幸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封從子友寧為安王友倫為密王幽州劉守文進海東鷹鷂著馬駝馴方物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二月命庶官遍祀于羣望播種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是月帝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禮乃下命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五代會要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穀為建昌宮兵部侍郎姚洸為鹵簿使開封尹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辛未契丹主安巴堅遣使貢良馬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歿都將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錄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丙官給糧賜丁丑幸澤州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扈駕羣臣并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劍茶藥甲申登東北隅道遙樓蒐閱騎乘旌甲滿野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以鴻臚卿李崧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為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從合留三廟于西都選地位建立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彝典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為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州拜二相于行在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于懷州宴幸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鄭州壬子至東京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鄆陵居人程震以兩歧麥穗并畫圖來進甲寅淮寇侵軼潭岳邊境欲援朗州以戰艦百餘艘揚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馬殷遣水軍都將黃瑀率樓船遮擊之賊眾沿流宵遁迨至鹿角鎮詔以戶部尚書致仕裴迪復為右僕射迪敏事慎言達吏治明禁算帝初建節旄于夷門迪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為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

委四鎮租賦兵籍幣庫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即知軍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閭閻甚有裨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為太常卿屬年已耆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春月復起師長庶官焉五月丁丑王師圍潞州將及二年李進通危在旦夕不俟攻擊當自降太原李存勗以厚幣誘結北蕃諸部並其境內丁壯悉驅南征決戰以救上黨之急部落帳族馳馬勵兵數路齊進于銅鞮樹寨旗幟相望王師敗于潞州己丑下令諸州去年有蝗蟲下于處蓋前冬無雪今春亢陽致為災沴實傷墾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陂榛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須分配地界精加勸撲以絕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合在荆楚乃令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軍前行營都將康懷英孫海金已下主將四十三人于右銀臺門進狀待罪帝以去年發軍之日不利有違兵法並釋放兼各賜分物酒食勞問制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間郡王許州節度使馮行襲封長樂王是月癸未淮賊寇荊州石首縣襄陽舉舟師沿漢港襲敗之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于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還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勸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兗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丙辰邠岐來寇雍西編戶困于逃避且芟害禾稼結營自固踰月同州劉知俊領所部兵擊退襲至暮谷大破之俘斬千計收其器甲宋文通僅以身免詔曰教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鏤盜目徒殫費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于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邕州奏鎮鄧山僧法通道璿有道行各賜紫衣是月壬戌岳州為淮賊所據帝以此郡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委輸商賈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舉舟師同力致討王師既集淮夷毀壁焚郭而遁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詔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

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降祇取用銅真定尊卑永為條制仍令執法
五代會要載七月敕曰祭祀之儀有國大事如開官史禮
 官糾察之于格恭其禮容有異精審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奏聞癸巳以禪
 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
 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
 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願立功勞別加遷陞敕禁屠宰兩月甲午以高明門外
 繁臺為講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閱樂于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
 後有繁氏居于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寢雖官吏亦從俗焉帝每登眺
 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八月辛亥敕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
 兩浙錢鏐奏請重鑄諸州新印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
 以下各修禮敬甲寅太史奏薄星見于南方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極宮為真
 聖觀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十國春秋吳越世家八月梁敕封唐山縣為
 縣大郡督府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吳縣唐與縣為天台縣又敕升杭越等州
 城縣曰長興樂成曰樂清遊梁諱也甲子夜東方有大流星光明燭地有聲如
 裂帛唐州上言白龍見圖形以進九月丙子太原軍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
 晉絳有備帝慮諸將詭寇乃下詔親議巡幸命有司備行丁丑翠華西狩宰臣
 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徐文武百官並在東京壬
 午達洛陽帝御文思殿受朝參許汝孟懷牧守來朝澤州刺史劉重霸面陳破
 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陝州駐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錯甲騎馬戈戟
 食味方物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自蕃賊寨內來投又幽州騎將高彥章八
 十人騎先在并州乃于晉州軍前來降至是到行在皆賜分物衣服放歸本道
 以示懷服丁亥至陳州賜宴扈從官戊子延州賊軍寇上平關又太原軍攻平
 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黃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
 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晉絳踰旬不克知大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福
 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甚多價累千萬十月己亥
 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于常州東州鎮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以行
 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為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為輝
 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瑋為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實為右神捷

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晉州圍之功也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為神捷軍乙巳
 御內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
 瑋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明殿辛亥宰臣百寮起居殿
 前遂宣赴內宴賜方物有差丁巳至東都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
 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
 官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
 宴宰臣文武百官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諸道節度使刺史各進賀冬田器
 鞍馬綾羅等戊子賜文武百官帛乙未又宴宰臣文武百官于宣和殿通鑑癸
 侍即同平章事張夔以刑部尚書
 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以詩
 稱有容書載虞賓實因禪代之初必行與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
 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于歷代襲用舊章謹按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
 公為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為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為鄴國公為二王後今
 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提為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
 公萊國公為二王後五代會要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龍虎軍左右龍虎為天
 武軍左右神武為英武軍前朝置龍虎六軍謂之衛
 士至是以天武神武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癸丑獵畋于含輝門
 外
 開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學士稱賀文武百官拜表于
 東上閣門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
 官奉辭于開明門外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鄭州丙子次汜
 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並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
 六軍儀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詔曰近年以來風俗未泰兵革且繁
 正月燃燈廢曆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
 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庚寅親享太廟辛卯祀昊
 天上帝于園丘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
 賜南郊行幸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
 差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幃幕二百六十

件賜張宗頤歐陽史丙申軍臣上尊號改西京貞觀殿爲文明殿含元殿爲朝元殿二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敕東都曰自昇州作府建邑爲都未廣邦畿頗虧國體其以滑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州扶溝縣鄆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並割屬開封府仍昇爲畿縣廣記宋梁時楊氏據江淮于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寇未平平賊聞逆惟請改松陽縣爲長松丁酉宴羣臣于崇勳殿甲辰又宴羣臣于崇勳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丙午宗正寺請修興極永安光天咸寧諸陵並令添修上下宮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敕豐沛之基寢園所在悽愴動關于情理尤奉自繫于國章宜設陵臺兼升縣望其輝州礪山縣宜爲赤縣仍以本縣令兼四陵臺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三月以萬興檢校司徒爲丹延等州安撫招討等使辛未詔曰同州邊隅繼有土衆歸化暫思巡撫兼要指揮今幸蒲陝取九日進發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外丁丑次陝州己卯次解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諒來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幸右軍舊杏園講武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辰時駕巡于朝邑縣界焦黎店冀王友諒及崇政內諸司使扈從至申時迴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諒扈從官甲寅宴宰臣及扈從官于內殿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宏農郡王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內殿己卯車駕至西京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升宋州爲宣武軍節鎮仍以毫輝縣爲屬郡六月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制令削奪劉知俊在身官爵仍徵發諸軍速令進討如有軍前將士懷忠烈以知機賊內朋徒憤脅從而讖變便能棄夷逆豈擒獲凶渠務立殊功當行厚賞活捉得劉知俊者賞錢一萬貫文便授忠武軍節度使並賜莊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便與除刺史有官者超轉三階無官者特授兵部尚書如活捉得劉知俊骨肉及近上

都將並舉送關廷者賞賜有差辛亥駕至蒲陝文武百官于新安縣奉迎劉知俊第內直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洛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溫以上二十二人于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敕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知浣最上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溫等二十二人一時向前共立功效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內一百貫文與最先打倒劉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溫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救命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貫文數內十將張溫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人與轉官職仍勤名銜分析申奏當與施行是月知俊奔鳳翔同州平七月乙丑敕行宮將士陣歿者咸令所在給櫬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流丙寅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改革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卻改爲左右與善門敕大內皇牆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須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于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並勒于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于千秋門外排當抗靴控鶴官昇擡至內門前準例令黃門殿直以下昇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內其與善門仍令長官關鎖不用逐日開閉是日又敕皇牆大內本尚深嚴宮禁諸門宜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常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閭宜令宣徽院使等切準此處分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爲燕王通鑑七月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發疾己丑夕寢殿棟折詰且召近臣諸王視棟折之迹帝慘然曰幾與卿等不相見君臣對泣久之遂詔有司釋放禁人從八月朔日後減膳進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玖權知州事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禱于社稷諸祠詔曰封嶽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觀有國恆規朕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于天下而災祥互降于城

中。慮于告謝之儀，有缺齋之禮，爰修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禱祀訖，聞奏，又敕朕以干戈尚熾，華夏未寧，宜循卑菲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鑾，崇勳兩殿，只于便殿聽政，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兒姪，便給與衣糧充役，贈故山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珣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尚書，珣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為郡守，主留事于襄陽，為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嘗為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為亂兵所害，敕建國之初，用兵未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書時引進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館，準例收接，司天臺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東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來，老人星見，測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闊大，敕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敕文券，並不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勿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勿戒所繇人，更不得于鄉村乞託擾人，閏八月，襄陽叛將李洪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宏，特賜敕書慰諭，又制左馮背叛，元惡遁逃，如聞相濟之徒，多是脅從之輩，若能迴心向國，轉禍全身，當與加恩，必不問罪，仍令同華雍等州，切加招諭，如能棄斬溫韜，或以鎮寨歸化，必加厚賞，仍獎官班兼委本界招復人戶，切加安存，己卯，幸西苑觀稼。

舊五代史卷四

舊五代史卷四考證

梁太祖紀四二月 案通鑑二月癸亥，賊殺濟陰王于曹州，新唐書昭宣帝紀亦云二月遇殺，歐陽史作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統濟陰王，與諸書異。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潯州行營招討使 案辛巳，歐陽史通鑑俱作壬午。時帝在澤州拜二相于行在 案通鑑云癸巳，張文蔚卒，癸卯楊涉罷為右僕射，是二相之拜，以代文蔚涉也，又承旨學士，梁代避諱，改為奉旨，通鑑及歐陽史仍作承旨。壬子至東京 案五代春秋作丙午，帝遷東都，歐陽史作壬子至澤州，惟通鑑與是書同。淮寇侵軼潭岳邊境 侵軼，原作侵軼，今據文改正。王師敗于潯州 案潯州之敗，歐陽史作五月己丑，通鑑作壬申。帝以此郡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 此郡原作北郡，今據文改正。時代綿續 綿續原作綿浸，今據通鑑注改正。丙戌至陝州 丙戌，通鑑作乙酉。丁巳至東都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乙卯，實錄作丁巳，今考五代春秋作丁巳，與是書同，歐陽史作丁未，與是書異。許州扶溝縣 案扶溝下脫縣字，今據文增入。甲寅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 甲寅，通鑑作庚子，與是書異。如活捉得劉知院者賞錢一千貫文 案一千，原作一萬，今據通鑑長編引梁代賞功之典改正。辛亥駕至蒲陝 案通鑑作癸丑帝至陝，與是書前後異。其與善門仍令長官關鎖 與善，原作牽善，今據上文及五代會要改正。安巴堅善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五

太祖紀五

開平三年九月癸巳朔御崇勳殿宴羣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三百匹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內臣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繒絲有差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判建昌宮事兼延資庫使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奉行惟于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復皆越常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先歸私第但從己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聞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以大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齊襄州都指揮使陳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並生擒都指揮使傅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通鑑八月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士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庚等送洛陽斬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以下稱賀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為尚書戶部侍郎平章事詔曰秋冬之際陰兩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臨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奏聞是月禮儀使奏據所司擇十月二日祀園丘今參詳十月十七日以後入十一月節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河中奏准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即易騎以遺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外諸司使咸有進獻詔以寇盜未平凡諸給過所並令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以杜奸詐十一月癸巳朔帝齋于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內出于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壇告謝司天臺奏冬至日自夜半後祥風微扇帝座澄明

至曉黃雲捧日丙申敗于上東門外戊戌制曰夫嚴親報本所以通神明流澤朕受命于今三年何曾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于乾功搃殷夏之源下涵于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奸宄作孽旱暵為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馭氣陵玉燭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于責躬履薄臨淵冀昭于元覽兢兢慄慄夙夜匪寧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轅齋而克章善應苟非天垂丕佑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兇渠就不戰之功變疹戾氣作有年之慶沉靈旗北指喪展疆于亂轍之間飛騎西臨下鄰瞿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內夏益知天命之攸歸噉息鼓行共識皇基之永固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園丘之禮茲惟大慶御以來歲時尙灑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須議于鏡糧飛輓頻勞于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明加勸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斂貪求免至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斂分外擾人凡關庶獄每望輕刑只候纒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列條件奏聞己亥以羅周翰為天雄軍節度副使知府事從鄴王紹威請也辛丑幸穀水戊午御文明殿冊太傅張宗奭太保韓建受冊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上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敕改乾文院為文思院行殿為興安殿移場為興安棧場又改弓箭庫殿為宣武殿靈州奏鳳翔賊將劉知俊率郃岐秦涇之師侵迫州城帝遣陝州康懷英華州寇彥卿率兵攻迫郃寧以緩朔方之寇五代春秋十一月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街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兵敗于昇平十二月乙丑臘較獵于甘泉驛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經略鄜延于是巡幸數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獎而封崇之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現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木之植尤之是歲以

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
敕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贈宰相使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
史肇右僕射押衙王彥洪高漢詮邱奉言仇瓊並刑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初
劉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罹其酷至是褒贈之劉守
光上言于荊州西與兄守文戰擒守文

開平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始用禮樂也敕公事難于稽
遲居處悉皆遙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
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並宜輪次于中書側近宿止乙未帝出師于門至榆
林坡下閣教王寅幸保寧球場錫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宰臣張宗奭已下分
物有加賜廣王分物及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二月
乙丑幸甘水亭出師于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賜潞州投歸軍使張行
恭錦服銀帶並食戊辰宴于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勳戚宴于
河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寒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勳臣競以春服
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錦進者逾千萬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
文武官四品已上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己
亥幸天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勳戚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于內
殿丙辰于興安毬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祿王者推歸
厚之恩欲靜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
參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贈一等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阼勵精求理深
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內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愜至午而罷丁卯
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通鑑友諒獻瑞麥帝曰豐年瑞上瑞
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瑞除本縣令
名遣使詰丙戌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孫
及蒲同主事賜物各有差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
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
是無禮也至是赦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葉縣鎮使馮德武于
蔡州西平縣界殺戮山賊擒首領張濟等七人以獻鎮海軍節度使錢鏐高

澧于湖州大敗之棄夷擒殺萬人拔其郡湖州平先是澧以州叛入淮南故詔
繆討之也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廟自朔
旦至癸巳內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率助修內壘甲辰
詔曰奇邪亂正假偽奪真既刑典之不容宜違犯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
州府創造假犀玉真珠腰帶璧珥並諸色傳用等一切禁斷不得更造作如公
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對面毀棄如行救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
委所在州府差人檢察收捕明行處斷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羅
紹威薨帝哀憫曰天不使我一海內何奪忠臣之速也詔贈尚書令六月己未
朔詔軍鎮勿起土功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丙
辰宴羣臣于宣威殿賜物有差劉知俊攻逼夏州通鑑七月岐王與汾王二帥
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
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乘圍夏州以宣化軍留後李思安為東北面行營都
指揮使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福州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
貢犀玉獻舶上蕃徽水時陳許汝蔡賴五州境內有蜂為災俄而許州上言有
野禽羣飛蔽空旬日之間食蜂皆盡是歲乃大有秋八月車駕西征己巳陝
州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日中而雨翼日止帝大悅辛未老人星
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宮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
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賜物有差九月丁亥朔命宰
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園丘甲午至西京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
堯舜為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千古先聖德普聞于天下尚或卑躬待士
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悉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
設丹書而訪召使其為政樂在進賢蓋絲國有萬幾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
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共力于廟謀庶永清于
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于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于奇策眷言方岳下及
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勳高胡世或才號知人
心于途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論之以千載一時
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惟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沈潛自負通霸王之上

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宣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舍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願予勗，仍從別敕，處分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禁定鼎門，趙光遠，祠萬岳，敕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閒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壬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多上獻，至是盡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功也，乙巳，王師敗蕃寇于夏州，初劉知俊誘沙陁振武賊帥周德威，涇原賊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節度使王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先是供奉官張漢玫宣諭往壁國，禮使杜廷隱，賜幣于夏及石堡寨，聞賊至，以防卒三百人馳入州，既而外兵圍合，廷隱漢玫與指揮使張初李君用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大軍奮擊，敗之，河東邪岐賊，分路逃遁，夏州圍解，甲中，遣夾馬指揮李遇，劉緝，自鄜延，越銀夏李遇等至夏州，岐督兵皆解去。丙午，詔曰，劉知俊貴為方伯，尊極郡王，而乃背誕朝恩，竄投賊壘，固神人之共怒，諒天地所不容，雖命討除，尚稽擒戮，宜懸爵賞，以大功名，必有忠貞，咸思憤發，有生擒劉知俊者，賞錢千萬，授節度使，首級次之，得孟審登者，錢百萬，除刺史，得孫亢卓瓌劉儒張鄰等，賞有差，乙卯，宴會羣臣于宣威殿。

舊五代史卷五

舊五代史卷五考證

梁太祖紀五 襄州都指揮使陳暉 案歐陽史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

復收襄州人戶歸農 案歐陽史云九月壬寅陳暉克襄州據是書則陳暉以壬寅奏捷非以是日克城考通鑑克城繫九月丁酉與是書今月五日正合

歐陽史蓋據奏捷之日而書之耳

以收復襄陽受宰臣以下稱賀 案襄漢下原本衍收字今刪正

并令司門郎中員外郎 司門原本作司關考五代會要有司門郎中今改正

故得外戎內夏 內夏原本說內憂今改正

辛亥宴宰臣于內殿 案原本脫宴字今增入

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擊高澧于湖州大敗之 案九國志高澧以三年十月叛

四年二月奔吳是書繫于四月蓋以奏聞之月為據

劉知俊攻逼夏州 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秦人侵夏州與是書及通鑑異

甲午至西京 案五代春秋作九月己丑帝還西都歐陽史同通鑑作己丑上

發陝甲午至洛陽

國禮使杜廷隱 廷隱原本作定隱下仍作廷隱今據九國志改正

舊五代史卷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六

太祖紀六

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內外並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為贖價。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與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幸開化大閱軍實。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龍虎軍宴羣臣。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羣臣。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己亥，日南至，帝被袞冕御朝元殿，列細仗奏樂于庭。羣臣稱賀，帝吹于伊水。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規我戎事。比者有謀，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內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點檢，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冀絕奸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鄆鄜延等道，並同處分。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勅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先鋒使。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叛，結連晉人，故遣將討之。五代會要十一月十四日，前天授月蝕，不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鬪于教馬亭。己巳，詔曰：滑宋輝毫等州水滂敗傷人戶，愁歎朕為民父母，夏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賑貸東郡畿內，如宋滑制。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制曰：兩漢以來，日食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盡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誠。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況茲麟見，當

有咎徵。其在列辟羣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股肱。毗予一人，永

建皇極。二日，日旁有穠氣，向背若環耳。崇政使敬翔望之曰：兵可憂矣。帝為之

旰食。是日果為晉軍及鎮定之師所敗。都將十餘人被擒，餘眾奔潰。庚寅制曰：

扈氏不恭，固難去職。鬼方未服，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常而拒

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于元惡，挺災可憫。于遺黎，每

念傷痍，良深愧歎。應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

開發丘壠，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弔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

切，國用未殷。養兵須藉于賦租，稅粟尚煩于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

務貪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窮，守而勿失。中書門

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

枉濫。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詔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

于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五代會

要二月晉師使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遣師。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閣，以蔡州順化軍指

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久習叛逆，刺史張慎思又哀斂無狀。帝追慎思

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虛作亂。因縱火驅擁為渡淮計。存儼

誅行琮，而撫遏其眾。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為主。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

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遂討其亂。兵至鄆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

若臨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壬戌，詔曰：東京

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闕處分。

宰臣上言曰：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

五代會要二月，敕食人之食者，養人之事。況丞相尊位，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之。宜令食萬錢之半。甲子，幸曜村民舍。

閱農事。庚午，幸白馬坡。詔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各奏軍事。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

呈虔州刺史盧延昌表。虔州，本支郡也。兵甚銳，自得韶州益強。大昇為百勝

軍使。始洪州之陷，盧光稠願收復使府，立功自効。上因兼授江西觀察。留後，光

稠卒，復命延昌領州事。方伯亦頗慰薦。楊渭遣人偽署爵秩。延昌伴受官牒。禮

遣其使。因湖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緩其奸謀。且開導賈路，非敢貳也。以

其偽制來自陳上覽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其加撫卹尋兼授鎮南將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命使慰勞九國志盧延昌命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翼日大雨雨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纘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于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廣化寺壬申契丹遣使來貢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羣臣詔曰邠岐未滅關隴多虞宜擇親賢總茲戎任應關西同雍華鄭延夏等六道兵馬並委冀王收掌指揮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討使仍別奏聞庶合機權以寧邊鄙五月甲申朔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視朝仗衛如式制改開平五年為乾化元年大赦天下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並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普宴于宣威殿賜帛各有差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為渤海郡王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癸巳觀稼于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舉視物色賞賜甚厚詔左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親王許一二人執條牀手簡餘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闌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通內無門籍且多動威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輟朝三日百僚詣閣門奉慰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洛丁巳鎮定鈔我湯陰詔曰常山背義易水效尤誘其蕃戎動我邊鄙南侵相魏東出邢洛是用遣將徂征為人除害但初頒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諒非獲已况聞謀始不自帥臣致此厲階並由奸佞密通人使潛結沙陀既懼罪誅乃生離叛今雖行討伐已舉師徒亦開詔諭之門不阻歸降之路矧又王鎔處直未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圖不遠而復必仍舊貫當保全功如有率衆向明拔州效順亦行殊賞冀徇來情免令受弊于疲民用示維新于汚俗宜令行營都招討使及陳暉軍前進此教文散加招諭將安衆懼特舉明恩鎮州只罪李宏規一人其餘一切不問詔修天宮佛寺又

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並乞賜紫衣從之七月帝不豫稍厭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于歸仁亭于崇政使內諸司及翰林院並止于河南令廢署至甲辰復歸大內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車軍使將校各有賜癸亥老人星見戊辰幸故上陽宮至于榆林觀稼丙子閱四蕃將軍屯衛兵士于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與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稱抃坐作進退聲振宮掖右神武統軍丁審衡對御以紅帛囊劍擬乘輿物帝曰宿將也恕之以劉重霸代其任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閣刑法待制官各奏事己丑宴羣臣于興安殿庚子親御六師次于河陽甲辰至于衛州乙巳至于宜溝幸民劉建豐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十月辛亥朔駐蹕于相州宰臣洎文武從官並詣行宮起居戶部郎中孔昌序廣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諸道節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來上制以鄧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閻寶為御營使有司以立冬太廟薦享上言詔丞相杜曉赴西都攝祭行事癸丑閱武于州闈之南樓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于軍門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閣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敕內外是夜車駕發軔于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先鋒將黃文靖伏誅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賜食于行宮之外廡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以觀魚焉既而漁人獲巨魚以獻帝命放之中流從臣以帝有仁惻之心皆相顧欣然是日名其潭曰萬歲潭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五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銳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矜矜屹若山岳勢動天地帝甚悅焉即令丞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逮晚方歸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並詣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通鑑帝以夾擊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欲多舉兵臣將往往以小車駕發自行關夕過被諫衆心益懼既而帝遣兵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次叵水縣。癸未至內黃縣。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冥子行次丁亥。次衛州。戊子。農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溫縣。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僞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辛卯。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齎香祝版告祭于孟津之望祠。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東郊迎拜。其文武官並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為之。帝憂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為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詣望祠祈禱。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于近苑。命大理卿王滂使于安南。左散騎常侍吳諶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誥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為朗州旌節官使副。五代會要舊制。巡撫陝州。命用贈入番等使。選朝臣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即以中官為之。今以三品送旌節。新例也。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領軍于邠州界。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並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器甲等事。其人奏軍將使。宣召赴內殿。賜對。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是月。魏博節度上言。于涇縣北。戮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數。並擒都將以下四十餘人。兩浙進大方茶二萬觔。瑑畫宮衣五百副。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通鑑十二月戊午。以靜海曲美為節度使。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麝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陀綾花縵越毼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戶部所支權課葛三萬五千匹。

舊五代史卷六

舊五代史卷六考證

梁太祖紀六相州刺史李思安錫先鋒使。相州。原本載相州。今據通鑑改正。向背若環耳。環耳。原本載環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以其備制來自陳。備。原本載備。今改正。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卒。案劉隱卒。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五月。惟通鑑作三月。與是書異。丁巳鎮定抄我湯陰。湯陰。原本作蕩陰。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命開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教內外。案李郁下。原本衍寶字。今據列傳刪正。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鑪吐蕃入覲故也。案己未。歐陽史作乙未。

舊五代史卷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七

太祖紀第七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市及坊市各點彩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已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羣望祈禱詔曰諺木求規集囊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側言應內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以丁審衡為陳州而審衡厚以鞍馬金帛為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復其獻而停之封保義節度使王檀為瓊郡王命供奉官朱矯于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進奉官崔騰並備從一十四人並釋放仍命押領送至貝騰唐戶部侍郎潔之子也廣明喪亂客于北諸侯為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所辟去載領貢獻至關未幾其帥稱兵遂繫之至是帝念賓介之來又已出境特命縱而歸焉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廟薦享上言命丞相杜曉攝祭行事丙申夕熒惑犯房第二星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封乾于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五代會要二月追封故魏博節度使羅宏信為魏王癸丑敕曰今載春寒頗甚兩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喻百姓備淫雨之患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洎文武官屬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罷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為大內留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切宜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尚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勳兵部郎中張雋光祿少卿盧承彝並令扈駕甲子發自洛師夕次河陽通鑑云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中張雋後使至帝命換殺之乙丑次溫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于境上其內外所備咸豐焉丁卯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發衛州夕止淇門內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內黃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度使實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實貫等

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章叢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發自貝州夕駐蹕于野落

三月庚辰次于棗強縣之西原通鑑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梁越將符習引兵大至矣帝乘行轡亟引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強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準詔來朝辛卯

詔丞相翰林大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于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甲午幸貝州之東闔闔武乙未帝復幸東闔闔騎軍

救以攻下棗強縣有功將校杜暉等一十一人並超加檢校官衙官宋彥等二

十五人並超授軍職丙午次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

祈禱龍潭戊申詔曰兩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于魏州靈祠精加祈禱

五代會要三月朔日夫隆興邦國必本于人民惠養庶民實于令長苟選求之輪選固操理之乖違如聞吏部擬官中書降授或錄親舊所請或為勢要所干姑徇私情求才實益念應舉宜舉條章今後應中書用人及吏部注擬並宜審擇身之才業驗為政之否臧必有可觀方可任用如或徇行請說借假貨財其所司久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賜宴宰臣文武官及大學士甲寅

夕月掩心大星丙辰敕近者星辰遠度式在修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取此

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于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己未次黎陽縣通鑑乙亥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

差己巳至東都博王文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準備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

千五百兩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從官等侍焉帝泛九曲池御舟傾帝

墮溺于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驚悸久之制加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司徒開封尹博王文友文為特進檢校太保兼開封尹依前建昌宮使充東都

留守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並

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河南尹魏

王宗奭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還趨來迎夕次汜水縣

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于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于汜水宰臣河南尹

六學士並于內殿起居敕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五代會要其年六月魏王宗奭與建昌宮計使凡天下金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贊段明遠各歸所

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尚書孔繼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

舊五代史卷七考證

梁太祖紀七仍命押領送至貝 貝原本訛具今據通鑑改正
略封訖 案此下疑有闕文今無可校姑仍之

農發衛州 案原本脫發字今據文增入

三月庚辰朔次于襄彊縣之西原 案通鑑辛巳趨襄彊與是書異

丙戌奏下襄彊縣車駕即日南遷丁亥復至貝州 案通鑑帝以舊縣未下引

兵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戊子至冀州與是書異地又按五代春秋二月優趙

克襄彊與是書異月

四月己酉幸魏州 案通鑑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俱在三月與是書異

宜徽有喜之術 有喜原本訛有嘉今改正

九宮黃神 黃神原本訛降神今據通典及新唐書禮志改正

舊五代史卷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八

末帝紀上

末帝諱瑋初名友貞及即位改名鍾貞明中又改今諱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元貞皇后張氏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於東京帝美容儀性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唐光化三年授河南府參軍太祖受禪封均王時太祖初置天與軍最為親衛以帝為左天與軍使開平四年夏進位檢校司空依前天與軍使充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二日庶人友珪弑逆燔太祖詔遣供奉官丁昭博馳至東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友珪即位以帝為東京留守行開封尹檢校司徒友珪以篡逆居位羣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從帝私讎因言及社稷事帝以誠款謀之巖曰此事易如反掌成敗在招討楊令公之手但得一言諭禁軍其事立辦巖時典禁軍洎還洛以謀告侍衛親軍袁象先帝令腹心馬慎文之魏州見師厚且言成事之日賜勞軍錢五十萬緡仍許兼鎮慎文燕人也素有膽辨乃說師厚曰鄆王殺君害父篡居大位宮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東京物望所歸公若因而成之則有輔立之功討賊之効師厚猶豫未決謂從事曰吾于鄆王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慎文曰鄆王以子弑父是曰元兇均王為君為親正名仗義彼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虞師厚驚曰幾誤計耳乃令小校王舜賢至洛密與趙巖袁象先圖議時有左右龍驤都在東京帝偽作友珪詔遣還洛下先是劉重遇部下龍驤一指揮于懷州叛經年搜捕其黨帝因遣人激怒其眾曰鄆王以龍驤軍書叛汝汝等洛下將盡坑之翼日乃以偽詔示之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丙戌東京言龍驤軍非友貞偽作但諸軍憂恐將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諭之曰先帝三十餘年漸趨南坑之耳諸軍憂恐將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諭之曰先帝三十餘年經營社稷千征萬戰爾等皆曾從行今日先帝尚落人奸計爾等安所逃避因出梁祖御容以示諸將帝歎歎而泣曰鄆王賊害君父違天逆地復欲屠滅親軍爾等苟能自趨洛陽擒取逆豎告謝先帝即轉禍為福矣衆踊躍曰王言是

也皆呼萬歲請帝為主時僞鳳歷元年二月十五日也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傳暉朱珪等十七日象先引禁軍千人突入宮城遂誅友珪事定象先遣趙巖齎傳國寶至東京請帝即位於洛陽帝報之曰夷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蕃鎮多在厥東命將出師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冊禮宜在東京賊平之日即謁洛陽陵廟是月帝即位於東京乃去鳳歷之號稱乾化三年詔曰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叶朝章報德伸冤敢欺天道苟顯違于法制雖暫滯于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難才慎擇親賢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興王之地一心無易二紀于茲嘗施惠于士民實有勞于家國去歲鄆王友珪常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干君親欲竊窺于神器此際值先皇寢疾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官禁因以萊州刺史授于鄆王友珪纔親宣頭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于內殿卻翻事于東都又矯詔書枉加刑戮仍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寃恥兩深欺誑何極伏賴上穹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內難獲戮元兇既雪恥于同天且免譏于共國朕方期運世敢竊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繼嗣寃憤既伸于幽顯霽澤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云三月丁未制曰朕仰膺天睭近雪家讎旋聞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羣情見迫三讓莫從祇受推崇權不負荷方欲蒸嘗寢廟禮類郊丘合徵文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于文尚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于己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虔遵古典詳致前聞允諸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媿嘉名中外羣寮當體朕意宜改名鍾庚戌以天雄軍節度使充潞州行營都招討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宏農郡王楊師厚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封鄴王王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為檢校太師進封麗西郡王王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為檢校太師充邢州節度使庚午以鎮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行睦州刺史馬錡為檢校太師同平

章事，領秦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是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為明聖節，休假三日，從之。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內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左龍虎統軍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為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南軍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事，進封開國公，增食邑一千戶。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五月乙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洛徐鄆滑之衆十萬討鎮州。庚戌，營于鎮之南門外。壬子，晉將史建瑋自趙州領騎五百入于鎮州。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移軍于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師厚自弓高渡御河，逼滄州。張萬進懼，送款。師厚表請以萬進為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為滄州節度使。詔曰：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朕聞姬周已遠，並用通喪之禮。炎漢之後，方行易月之儀。歷代相沿，萬幾斯重。遂為故實，難遽改更。朕頃違家窻，近平內難，修臨祥制，俯迫忌辰，音容永遠，而莫追號感，彌深而難抑。將欲表宅憂于中禁，是宜輟聽政于外朝。雖異常儀，願申罔極。宜輟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朝參，軍機急切公事，即不得留滯，並仰晝時聞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以國忌廢務多日，請依舊制。詔報曰：朕聞禮非天降，固可酌于人情。事繫孝思，諒無妨于國體。今以甫臨忌日，暫輟視朝，冀全哀戚之情。用表始終之節。宰臣等累陳章表，備述古今，慮以萬幾之繁，議以五日之請。雖茲懇切，難盡允俞。況保身方荷于洪基，敢言過毀，而權制復申于至性，必在得中。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輟至六月七日，無煩抑請，深體朕懷。六月戊子，以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并路鎮定副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萬進為青州節度使。秋九月甲辰，以光祿大夫守御史大夫吳興郡開國侯姚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戶福王友璋為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是月，晉王收幽州，執偽燕主劉守光及其父仁恭歸晉陽。

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為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二月甲戌，以感化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

康懷英為大安尹，充承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為工部侍郎，尋貶萊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遷改故也。是日以行營左先鋒馬軍使濮州刺史王彥章為澶州刺史，充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伯，以承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鄩為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五月癸丑，朔方軍留後檢校司徒韓洙起復，授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保。秋七月，晉王率師自黃澤嶺東下，寇邢洛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軍于漳水之東，晉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遂退。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卻還本姓，蔣便委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進軍攻討。是時蔣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大將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逆賊蔣殷舉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福王友璋赴鎮。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三月辛酉朔，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為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戶，賞平徐之功也。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輟視朝三日。初，師厚握強兵，據重鎮，每邀朝廷姑息。及薨，輟視朝三日。或者以為天意，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于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蠶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尸未屬纊，師厚即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強，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之人不為楊師厚耶？若分割相魏為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帝曰：善。即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勳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巡屬六州，為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鎮，所分憂寄，尤謂重難。將叶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為魏博親鄰，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于晉土，分頭常寇于魏封，既須日有戰爭，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因奔命于兩途，稍泰人

心俾安居于終日其相州宜建節度為昭德軍以澶衛兩州為屬郡以張筠為相州節度使己丑魏博軍亂囚節度使賀德倫是時朝廷既分魏博六州為兩鎮命劉鄩統大軍屯于南樂以討王鎔為名遣澶州刺史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王彥章領龍驤五百騎先入于魏州屯于金波亭詔以魏州軍兵之半隸于相州并徙其家焉又遣主者檢察魏之帑廩既而德倫促諸軍上路姻族辭決哭聲盈巷其徒乃相聚而謀曰朝廷以我軍府強威故設法殘破況我六州歷代藩府軍門父子姻族相連未嘗遠出河門離親去族一旦遷于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放火大掠首攻龍驤軍王彥章斬關而遁遲明殺德倫親軍五百餘人于牙城執德倫置之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最為驍暴膽氣伏人乃率無賴輩數百止其剽掠是日魏之士庶被屠戮者不可勝紀帝聞之遣使齎詔安撫通鑑夏四月帝遣使仍許張彥除郡厚賜將士優賞彥等不遜投詔于地侮罵詔使因迫德倫飛奏請卻復相衛抽退劉鄩軍帝復遣論曰制置已定不可改易如是者三彥等奮臂南向而罵曰儲保兒敢如是也復迫德倫列其事時有文吏司空頊者甚有筆才彥召見謂曰為我更草一狀詞宜抵突如更敢違則渡河擄之乃奏曰臣累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衆無非共切何朝廷皆以為聞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惟希俯鑒丹衷苟從衆欲須垂聖允斷在不疑如或四向取謀但慮六州俱失言非意外事在目前張彥又以楊師厚先兼招討使請朝廷依例授之故復逼德倫奏曰臣當道兵甲素精魏極銳銳下視并汾之敵平吞鎮定之人特乞委臣招討之權試臣湯火之節苟無顯效任賜明誅詔報曰魏博寇敵接連封疆懸遠凡于應赴須在師徒是以別建節旄各令捍禦并鎮則委魏博控制澤潞則遣相衛枝梧咸逐便安黃均勞逸已定不移之制宜從畫一之規至于征伐事權亦無定例且臨清王鎮之日羅紹威守藩以來所領事衛本無招討祇自楊師厚先除陝滑二帥皆以招討兼權因茲帶過郡中原本不曾落下苟循事體寧悖施行況今劉鄩指鎮定出征康懷英往邠岐進討祇令統率師旅亦無招討使銜切宜編論羣情勿與浮議倚注之意卿宜體之詔至張彥

壞裂抵之于地謂德倫曰梁主不達時機聽人穿鼻城中擾攘未有所依我甲兵雖多須資勢援河東晉王統兵十萬匡復唐朝世與大梁仇讎若與我同力事無不濟請相公攻圍以求多福德倫不得已而從之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求援于太原彥使德倫告諭軍城曰可依河東稱天祐十三年此後如有人將文字于河南往來便仰所在處置是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保衡楊崇本養子也崇本乃李茂貞養子任邠州二十餘年去歲為其子彥魯所毒彥魯領知州事五十餘日保衡殺彥魯送款于帝即以保衡為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邠州節度使五月晉王率師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薨是月鳳翔李茂貞遣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師攻邠州以李保衡歸順故也自是凡攻圍十四月節度使霍彥威諸軍都指揮使黃貴堅守捍寇曾救軍至岐人乃退六月庚寅晉王入魏州以賀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舉族遷于晉陽是月晉人陷德州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彥章棄城來奔通鑑晉人夜襲澶州刺史人獲其妻是月劉鄩自涇水潛師由黃澤路西趨晉陽至樂平縣偵霖雨積旬乃班師還次宗城遂至貝州軍于堂邑遇晉軍轉鬪數十里晉軍稍退翼日鄩移軍于莘八月賀瓌收復澶州九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行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彥章為汝州防禦使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正衙命使冊德妃張氏是夕妃薨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是夕帝于寢殿熟寐忽聞御榻上寶劍有聲帝遽起視之而友孜之黨已入于宮中帝揮之獲免清錄末帝夜于寢間捕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數之遣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軍之劍壬子葬德妃張氏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為貞明年十二月乙未詔升華原縣為崇州靜勝軍以美原縣為裕州以為屬郡以偽命義勝軍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彥韜為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靜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內郡開國侯仍復本姓溫名昭圖昭圖華原賊帥也李茂貞以為養子以華原為耀州美原為鼎州偽命昭圖為節度使至是歸款故有是命

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全昱為守中書令餘如故通鑑二年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王全昱卒以浙江東

舊五代史卷八考證

梁末帝紀上末帝諱瑊 案瑊原本訛瑊今從歐陽史改正

太祖第四子也 案歐陽史作第三子五代會要與是書同蓋并假子博王友

文而數之也

以帝為左天策軍使 案原本脫使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帝乃遣人告趙嚴袁象先博暉朱珪等 案原本脫暉字今據通鑑增入

近曹家備 案原本脫家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 濮陽原本作博陽今據象先本傳改正

師厚自弓高渡通滄州獲萬進繼 滄州原本作涼州改歐陽史劉守光傳張

萬進乃滄州守將今改正

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張萬進為青州節度使 案順化原本作順侯今據通鑑

注滄州為順化軍改正又青州通鑑作平盧改後文是時賀德倫為平盧節

度使當從此書作青州為是

寇邢瑒 邢原本作鄭今據五代春秋七月來使邢州改正

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 案徐州之拔是書本紀及蔣殷傳俱不書

月五代春秋及歐陽史俱作正月通鑑作二月通鑑攷異又作乾化四年十
一月未詳孰是

判度支趙光遠 遠原本作遠今據唐書列傳改正

既須日有戰爭 案原本脫戰爭二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王彥章為汝州防禦使 汝州原本作許州今據通鑑改正

康王友孜謀反 案友孜通鑑作友敷與是書異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為貞明元年 案通鑑攷異引吳越備史作正月壬

辰朔改元大赦歐陽史五代春秋俱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九

末帝紀中

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為右羽林統軍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勅為懷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釗為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為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彥威為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二月甲申晉王攻我黎陽劉鄩拒之而退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權知宣義軍軍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為左衛上將軍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為光祿卿依前充租庸判官癸巳以權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為檢校司空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為左武衛大將軍三月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為禧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彥為隨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璩蘇州刺史錢傳琰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璣溫州刺史錢傳璣睦州刺史錢傳璣寶州刺史錢傳璣明州刺史錢傳璣義州刺史錢傳璣峯州刺史錢傳璣縉州刺史錢傳璣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璣等凡一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衛大將軍蔡敬思為右武衛上將軍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玘權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實為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癸未以六軍押衙充左天武軍使劉彥珪為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彥充契丹宣諭使詔諸道兵馬元帥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府故事辛丑以清海軍元從都押衙隴州刺史吳鏐為檢校司空癸卯以兩浙衙內先鋒指揮使守峯州刺史錢傳珣為泗州刺史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祿卿張紹珪為申州刺史壬辰以權知晉州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玘為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秋七月丁巳以淄州

刺史陳洪為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為翰林學士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為左衛大將軍以前左衛上將軍劉重霸為起復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為淄州刺史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為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為衍州刺史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賜名守進九月庚申以遙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遙領壽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冬十月壬午以權西面行營都監左武衛上將軍張筠權知商州軍州事戊子詔曰太子太傅李穀多因釋教誑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恆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緒為左武衛上將軍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為天下兵馬元帥壬寅以尚書左丞吳謁為工部尚書充兩浙官告使是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閏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璠為左驍衛上將軍充西都大內皇將使十一月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珪權判戶部事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為武靜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竇廷琬為寧州刺史十二月晉王自太原復至魏州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溫琪為右龍虎軍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彥勳為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內皇將使李項為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權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彥章為檢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為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通鑑云時論平慶州功故賀瓌進秩己巳帝幸洛陽為來年有事于南郊也遂幸伊闕親拜宣陵時租庸使趙巖勸帝郊天且言帝王受命須行此禮願陛下力行之宰臣敬翔奏曰國家自劉鄩失律以來府藏殫竭箕斂百姓供軍不暇郊祀之禮頒行賞賚所謂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況晉人壓境軍駕未可輕動帝不聽遂行是月晉人陷楊劉城帝聞之懼遂停郊禮軍駕急歸東京通鑑云道經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夫從官皆憂其來相顧涕泣帝懼失國遂罷郊祀癸酉詔文武兩班

除元隨駕人數外其餘並令御史司憲張袞部署候車駕離京後一兩日發赴東京甲戌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西都留守

貞明四年春正月晉人寇鄆濮之境車駕至自洛陽庚辰以蔡州刺史姚勗權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乙酉以前靜難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黃貴為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二月遣將謝彥章帥眾數萬迫楊劉城甲子晉王來接楊劉城彥章之軍不利而退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為左衛上將軍癸巳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為衍州刺史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餘如故從錢鏐之請也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穀權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本院事己酉以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判戶部鄭珏為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以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蕭頊為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為右領軍衛上將軍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竇專為翰林學士初學士竇徵草錢鏐麻貶蓬萊尉帝召專入翰林遣崇政使李振問宰相云專是宰臣蕭頊女婿令中書商量可否中書奏曰宰相親情不居清顯避嫌之道雖著舊規若蒙特恩亦有近例固不妨事帝乃可之己未竇武節度使韓洙落復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鄜延兩道都制置使餘如故時萬興弟鄜州節度使萬金卒故有是命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遠為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戶以光遠累上章請老故也辛未詔宰臣敬翔權判諸道鐵使尋壬申以太子賓客趙光胤為吏部侍郎五月甲戌以荆南衛

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鎮濠州刺史乙亥以特進檢校太傅前潁州團練使張實為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潁州團練使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孔拯為國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韋彥為右諫議大夫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為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己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勗為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庚戌上以秘書少監王翹為將作監以其父名祕故也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為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為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為右衛大將軍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謝彥章為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河陽軍州事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為起復雲麾將軍依前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衛上將軍楊詔為右武衛上將軍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為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八月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為號州刺史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權知宿州事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將也遷領涇原節制至是以其上請加恩故有是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黃貴為絳州刺史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為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己為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團練使趙麗權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左衛上將軍劉去非為鄆州刺史戊辰以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為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是月晉王率師次楊劉口遂軍于麻家渡北面招討使賀瓌以兵屯濮州北行臺村對壘百餘日晉王以輕騎來覘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發伏兵掩擊圍之數重會救軍至晉王僅以身免九月丁丑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溫昭圖加檢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少監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落起復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冬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勗為左龍虎統軍充西都內外馬步軍都

指揮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
統軍己酉以安南靜海節度使檢校司徒曲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
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蔡州刺史十一月壬辰前懷州刺史朱勅授復雲麾將
軍依前懷州刺史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領軍迫行臺寨距寨十里結營而止北
面招討使賀瓊殺許州節度使謝彥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千軍
以謀叛聞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構之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不和亡無
日矣丁未以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曹州刺史朱珪爲檢
校太傅充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癸丑詔曰行營
諸軍馬步都虞候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昨以寇戎未滅兵革方嚴所期
朝夕之間克弭烟塵之患每于將帥別注憂勞而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忽構
異圖將萌逆節賴朱珪挺旌貞節密運沈機果致梟擒免資讐敵特加異殊之
命用旌忠孝之謀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檢校太傅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
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
封帥國郡開國侯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友能鎮國軍
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友諒並落起復
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癸亥北面招討使賀瓊
率大軍與晉人戰于胡柳陂晉人敗績是日旣晡復爲晉人所敗初晉人起軍
將襲東京乃下令軍中老弱悉歸于鄴是月二十二日晉王次臨濮賀瓊王彥
章自行臺寨率軍驍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晉王領軍出戰瓊軍已成列晉王
以騎突之王彥章一軍先敗彥章走濮陽晉人輜重在陣西瓊領軍薄之晉人
大奔自相蹈藉死者不可勝紀晉大將周德威歿于陣瓊軍乃登山列陣于
山之下晉王領兵復來戰瓊軍遂敗異日晉人攻濮陽陷之京師戒嚴
貞明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
徐州軍事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
平章事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劉鄩爲
兗州管內安撫制置使領兵以攻之夏四月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

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大安尹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
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俶理遠領宣州軍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是月
賀瓊攻德勝南城以燧燧戰艦橫于河以扼津濟之路晉人斷其燧燧濟軍以
援南城瓊等退軍五月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勣加同平章事丁
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
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保大忠義等軍節度鄜延管內觀察等使是月以
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鄆州防禦使王彥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依前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六月壬戌以天驕院使李隨權知登
州軍州事秋七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八月乙未朔滑州節度使賀瓊卒輟視
朝三日詔贈侍中是月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乃與許州留後
王彥章等率大軍自黎陽濟營于楊村造浮梁以通津路九月丙寅制削奪廣
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仍詔天下兵馬元帥錢
鏐指揮攻討冬十月晉王復至魏州是月劉鄩攻下兗州擒張守進夷其族十
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賞平克之功也辛卯王瓚帥師至戚
城遇晉軍交綏而退十二月戊戌晉王領軍迫河南寨王瓚率師禦之獲晉將
石家才旣而瓚軍不利瓚退保楊村寨晉人陷濮陽

舊五代史卷九

舊五代史 卷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考證

梁末帝紀中以宣毅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案原本脫副字致新唐書百官志及五代會要副大使為藩鎮官爵今增入

蘇州刺史錢傳瑛 傳瑛原本作傳珽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崑州刺史錢傳瑒 案歐陽史職方志有封州而無崑州是書前後俱作崑州

未知何據今仍其舊

以刑部員外郎封題 題原本說作堯今據封爵傳改正

鹽武節度使韓洙 韓洙原本作韓殊考是書韓遜傳洙即遜之子歐陽史雜傳亦作洙今改正

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敷 周敷原本作用敷致是書晉列傳作周敷歐陽史

羅紹威傳亦作子周敷今改正

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將也 建徽原本訛作建徽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彥章 案通鑑賀瓌密語彥章于帝因與朱瑄伏甲

以殺彥章蓋密率帝旨也是書及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以賀瓌專殺彥章未

知孰是

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仍命劉鄩領兵攻之 案是書守進歸

晉本紀繫于五年三月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蓋守進歸

附于晉在四年秋繫罪致討則五年春事也五代春秋以守進叛為五年事

歐陽史又以劉鄩討之為四年事不如是書之微實

舊五代史卷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

末帝紀下

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為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彥章為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瑋起復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以其丁內艱故也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為大理卿夏四月丁亥制曰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仁壽撫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與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踏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兩徵風蚩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于戰征黎庶疲于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靈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單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毫穎鄆齊魏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均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于鄉閭租稅虛捐于帳籍其有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已下遞減一等除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言請依前朝置監院令諫議大夫專判從之乃以右諫議大夫鄭翰充知監院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監修國史判度支開國公敬翔為宏文館大學士延質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鄭珏為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頊為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侍郎趙光胤為尚書左丞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友諒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餘如故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接應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衛州長史劉騰進所撰地理手鏡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銳為戶部郎中充崇政院學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為禮部侍郎五月乙丑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贈太傅詔曰應文武朝官或有養罷多年漂流在外者宜令中書門下量才除授勿使栖遲或有進士策名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前資敘用乙酉升宋州為大都督府其餘廢大都督府額六月遣兗州節度使劉鄩華州節度使尹皓崇州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領軍攻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諒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友諒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留後表求節旄不允既而帝慮友諒怨望遂命兼鎮同州制命將下而友諒已叛遣使求援于晉故命將討之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晉王遣都將李嗣昭李存審王建及軍師來援同州戰于城下我師敗績諸將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察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採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惠王友能恃威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奸隱之徒望風影附毋乙數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為賊所敗陳頊蔡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毋乙為天子其餘衆首各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毋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關下並斬于都市

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臺點檢合從正衙退後便

于中書門下公參辭謝如有違越具名銜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閣門使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敕牒後方可結入新銜甲辰以河東道行營西面應接使前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昭圖為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王彥章為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北面副招討使二月己未以權知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溫琪為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檢校太傅丙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為守中書令依前荆南節度使庚午以晉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玘為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申史館上言伏見北齊文士魏收著後魏書于時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齊書不獲就乃大徵百官家傳刊總斟酌隨條甄舉搜訪遺亡數年之間勳為一代典籍編在北史固非虛言臣今請明下制敕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攷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內外臣寮曾有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採者並許編錄送納候史館修撰之日攷其所上公事與中書門下文案事相符合或格言正辭詢訪不謬者並與編載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國之耿光孝子順孫獲記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見乎殷紀彝典存乎禹功非惟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獲領監修將贖素餐輒千元覽詔從之鑿鐵轉運使敬翔奏請于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己卯禮部尚書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聞常須借印施行伏請鑄尚書省分司印一面從之是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自稱留後遣使來求援幸臣敬翔請許之租庸使趙巖等以為不可乃止三月丁亥朔禮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業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

道行精至夏鳳高深方得補填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禮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道錄僧正並廢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弼為左議大夫致仕壬寅改襄州鄂縣為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為夷父縣密州漢諸縣為膠源縣從中書舍人馬縉請也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向闕帝命將出師逆擊敗之友能走保陳州詔張漢傑率兵進討敕開封府太康襄邑雍邱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五月丙戌朔制曰朕聞惟辟動天惟聖時憲故君為善則降之以福為不善則降之以災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艱難之運所以致蒼生塗炭之危兵革薦興災害仍集內省厥咎蓋由朕躬故北有邊裔校逞之師西有藩同亂常之旅連年戰伐積歲轉輸虔劉我士民侵據我郡邑師無宿飽之饋家無擔石之儲而又水潦為災蟲蝗作沴戒謹作于上怨咨聞于下而况骨肉之內竊弄干戈畿甸之中輒為陵暴但責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蓋朕無德以事上穹無功以及兆庶不便于時者未能去有益于民者未能行慮事昧于酌中發令乖于至當招致災患引翼禍殃罪在朕躬不能自赦夙夜是懼寢食靡寧將勵己以息災爰布澤而從欲今以薰風方扇旭日初昇朔既視于正陽歷宜更于嘉號庶惟新之令敷華夏以同歡期克念之心與皇王而合道其貞明七年宜改為龍德元年應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罪外遞減一等德音到後三日內疏理訖奏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稅殘稅並放待衛親軍及諸道行營將士等第頒賜優賞已從別敕處分左降官與量移已經量移者與復資長流人各移近地已經移者許歸鄉里前資朝官寄寓遠方仰長吏津置赴闕內外文武常參官節度使留後刺史父母亡歿者並與封贈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先經陣歿將校各與追贈云以宣和庫使守右領衛將軍李嚴權知兗州軍州事丁亥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別示特恩其行營將士賞資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彥彥威副招討使王彥章陳州行營都指揮張漢傑曉示諸軍知委是月兗州節度使充河東道行營都招討使劉鄩卒六月己亥以都

檢點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肅爲右威衛上將軍秋七月陳州朱友能降庚子詔曰朕君臨四海子育兆民惟持不黨之心庶叶無私之運其有齒子戚屬雖深敦教之情干我國經難固舍宏之旨須遵常憲以示至公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千戶惠王友能列爵爲王頒條治郡受元戎之寄任處千里之封疆就進官資已登崇貴時加錫賚以表優隆宜切知恩合思盡節撫俗當申于仁政佐時期効于忠規而狎彼小人納其邪說忽稱兵而向闕敢越境以殘民侵犯郊畿驚撓輦轂遠邇咸嫉謀畫交陳及與問罪之師旋驗知非之狀瀝懇繼陳于章表東身願赴于闕庭備述艱危覲加寬恕朕得不自爲屈已姑務安仁特施貸法之恩蓋舉議親之律詢于事體抑有朝章止行退責之文用塞衆多之論可降封房陵侯於戲君臣之體彼有不恭伯仲之恩予垂立愛顧茲輕典豈稱羣情凡在臣寮當體朕意甲辰制以特進檢校太傅衛王友諒可封嗣廣王冬十月北面招討使戴思遠攻德勝寨之北城晉王來援思遠敗于戚城

龍德二年春正月戴思遠率師襲魏州時晉王方攻鎮州故思遠乘虛以襲之陷成安思遠遂急攻德勝北城晉將李存審極力拒守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而退復保楊村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獲刺史李存儒以獻戴思遠又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分之一焉

龍德三年春三月晉潞州節度留後李繼韜遣使以城歸順先是繼韜父嗣昭爲潞州節度使戰歿于鎮州城下晉王欲以嗣昭長子繼儻襲父位繼韜在潞州即執繼儻囚之遣使來送款仍以二幼子爲質澤州刺史裴約不從繼韜之謀帝命董璋爲澤州刺史令將兵攻之夏四月己巳晉王即唐帝位于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閏月壬寅唐軍襲鄆州陷之巡檢使陳州刺史劉遂嚴本州都指揮使燕顛奔歸京師皆斬于都市五月以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辛酉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殺數十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併軍保楊劉己巳王彥章段凝圍楊

劉城六月乙亥唐帝引軍援楊劉晉軍至博州築壘于河東岸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鄆口秋七月丁未唐帝引軍沿河而南王彥章棄鄆口復至楊劉己未自楊劉拔營退保楊村寨八月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子段凝營于王村引軍自高陵渡河復臨河而還董璋攻澤州下之庚寅唐帝軍于胡城先鋒將康延孝率百騎奔于唐盡洩其軍機命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率兵屯守鄆之東境九月戊辰彥章以衆渡汶與唐軍遇于遞防鎮彥章不利退保中都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戌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于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及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與等皆爲唐人所獲翼曰彥章死于任城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遣張漢倫馳驛召段凝于河上漢倫墜馬傷足復限水潦不能進時禁軍尚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登建國門召開封尹王瓚謂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繫卿方略瓚即驅軍民登城爲備或勸帝西奔洛陽瓚曰勢已如是一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國寶于臥內俄失其所在已爲左右所竊迎唐帝矣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謂之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讎人之手麟不忍帝曰卿不忍將賣我耶麟舉刀將自剄帝持之因相對大慟戊寅夕麟進刀于建國樓之廊下帝崩五代會要末麟即時自剄遲明唐軍攻封邱門王瓚迎降唐帝入宮妃郭氏號泣迎拜初許州獻祿毛龜宮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市珠于市既而曰珠數足矣衆皆以爲不祥之言帝末年改名瓚字一十十一月一八日案此有脫衍蓋當時傳會者析王字爲一十一析真字爲一八也冊府元龜作或解云瓚字一十一十一月一八如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衍今姑仍其舊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唐帝初入東京聞帝殂無然歎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見其面尋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晉天福二年五月詔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級許親屬及舊寮收葬時右衛上將軍董繼英請之會繼英得罪乃詔左衛上將軍安崇阮收葬焉史臣曰末帝仁而無武明不照奸上無積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權之臣爲輔卒使勁敵奄至大運俄終雖天命之有歸亦人謀之所誤也惜哉

舊五代史卷十

舊五代史卷十考證

梁末帝紀下宣州節度使錢傳瓊 宣州原本訛作豆州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應宋龜顧齊魏滑 案原本脫魏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充知歸使 知歸原本作知匪致通典唐三省官有知歸使今改正

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 案歐陽史本紀朱友謙殺節

度使程全暉至列傳亦言全暉奔京師紀傳互異宜以是書為正

華溫琪為解勝軍留後 案通鑑作貞明六年事與是書繫龍德元年異

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鎰 案五代春秋三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鎰是

書及通鑑作二月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案歐陽史作三月與是書異

詔張漢傑率兵進討 漢傑原本作衛傑今據通鑑改正

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 舟師原本訛州師今據通鑑改正

帝召控鶴都將龔甫麟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龔甫麟歐陽史從是書
作麟

舊五代史卷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一

列傳一后妃

文惠皇太后王氏開平初追諡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嘗小失色朝夕視膳為

士君子之規範帝嚴察用法無纖毫假貸太后言之帝頗為省刑北夢瑣言云

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撫養者于同縣人劉崇家見其龍蛇之異他日與仲

黃巢軍作賊伯兄呈與母王氏向崇家見其龍蛇之異他日與仲

咸帥與馬使人迎母于崇家王氏懼恐非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

國立功之事王方泣而自致富貴王氏與崇母並迎晉國太夫人仲郊迎人土

以善恩位至列卿為南州刺史王與崇母並迎晉國太夫人仲郊迎人土

命今有所中而卒度無二前母歡甚及母事久謂曰汝致身及此信為不英特

有然行館之心英如特即人有無取也極入垂謝身死即徵召孤男推子皆無友

位皆立軍功

元貞皇后張氏乾化中追諡賢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張氏早崩開平二年追

皇後又北夢瑣言云張氏有寵于山富室女父養為兵州刺史

之先延訪其出師中道不無依也國之期亦至其信重如此初

必收先延訪其出師中道不無依也國之期亦至其信重如此初

此卒設不幸州失守妾亦似與之今日也又仲之問以故張氏

代婦人始能內職有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昭儀史並見家傳

末帝德妃張氏五代會要云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冊為

罪人首級許觀無收葬乃出末帝嘗云右衛將軍安崇陽公主昭化

二年八月封長樂公主降趙平元五年五月十一日封真車公主乾化

王氏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華公主開平二年五月十一日封真車

真明元年九月封少帝長女壽春公主開平三年四月五日封真車

華公主又出金華公主是金華公主結成傳亦載開平四年昭金

舊五代史卷十一

舊五代史 卷十一 列傳 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一考證

梁列傳一后妃傳末帝德妃張氏 案應元其文昌雜錄梁均王晉天福中始
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屬為文曰七月有期不見蓋陵之妻九疑
無色空餘泣竹之妃今考五代會要德妃張氏早薨歐陽史次妃郭氏莊家
入宮度為尼是晉天福中尚存者郭妃非德妃與末帝同葬者德妃非郭妃
也歐陽史不明言同葬者為何妃文昌雜錄誤以尚存者為故妃張氏蓋傳
聞之失實也

舊五代史卷十一考證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containing vertical text for historical records and commentary.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orientation.

衆爲徐戎外援陣于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理領殘黨宵遁時都虞候朱友恭羽書聞于太祖誣友裕按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接勅其事會使人誤致書于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于山中尋詣廣王于輝州以訴其冤賴元貞皇后聞而召之令東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令權知許州乾寧二年加檢校司空尋爲武軍軍節度留後四年太祖下東平改天平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再領許州天復初爲奉國軍節度留後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與德尹天祐元年七月兼行營都統領步騎數萬經略邠岐十月友裕有疾將校乃謀旋師尋卒于梨園歸葬東京開平初追贈

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勳太祖養以爲子受禪後封爲王下有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于爲政友珪弑逆並殺友文末帝即位盡復官爵

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皇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

受禪後封鄆王開平四年十月爲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二年弑太祖篡位均王以兵討之自殺追廢爲

庶人五代會要云鄆王友珪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薨

考 親少帝即位追削爲庶人又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錄云梁末帝之上自鄆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案實錄今無

福王友璋太祖第五子受禪後封

賀王友雍太祖第六子受禪後封

建王友徽太祖第七子受禪後封

康王友孜太祖第八子末帝即位後封以反誅

舊五代史卷十二

梁列傳二宗室友誨傳後爲唐兵所殺 案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莊宗即位盡誅朱氏是書與歐陽史俱同惟通鑑云梁主召友誨與其兄友諒友龍並勸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盡誅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未知所據

密王友倫傳因引兵往八嶽關 案八嶽原本訛作八嶽今據通鑑改正 于是存追封明王友寧追封安王友倫追封密王 案五代會要開平二年追封皇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四年追封皇兄存爲明王據是書作一時並封未知孰是

博王友裕傳遂以數騎遁于山中 案數騎通鑑作二千騎歐陽史與是書同

康王友孜傳 案友孜通鑑及五代會要作友孜惟歐陽史與是書同

舊五代史卷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三

列傳三

朱瑄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攻剽販鹽為事吏捕之伏法瑄坐父罪以笞免因入王敬武軍為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于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最率軍赴之以瑄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最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辛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最攻之殺君預自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最為其所害遣據城自若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軍節度使累加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為秦宗權所圍士不解甲危殆日數四太祖以瑄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于瑄光啓末宗權急攻大梁瑄與弟瑾率克鄆之師來援大破秦賊解圍而遁太祖感其力厚禮以歸之先是瑄瑾駐于大梁親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于界上以誘焉諸軍食其厚利私通者甚眾太祖移牒以讓之瑄來辭不遜由是始構隙焉及秦宗權敗太祖移軍攻時溥于徐州時溥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繼為蛇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殄人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疆吏之踰法可以理遣未得便啖和好投鼠忌器第幸思之太祖方怒時溥通于孫儒不從其言及龐師古攻徐州瑄出師來援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併兵以攻鄆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領軍渡濟至乾寧三年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人耕屬城悉為我有瑄乃使人求救于太原李克用遣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為羅宏信所扼援路既絕瑄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龐師古攻陷鄆州遁至中都北匿于民家為其所獲并妻榮氏擒之來獻俱斬于汴橋下

朱瑾瑄從父弟雄武絕倫性頗殘忍光啓中瑾與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鄆威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竊發擄克讓自稱留後及蔡

賊鷓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宗權前後屢捷以功正授兗州節度使既得士心有兼并天下之意太祖亦忌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為間諜及太祖攻鄆瑾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掘壘柵以環之朱瑾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為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瑄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瓌以徇于城下語曰卿兄已敗早宜效順瓌為遺牙將瑚兒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瓌來押領所貴骨肉盡布腹中也太祖遣瓌與客將劉捍取符節瓌單馬立于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教即令瓌往瑾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瓌至懷進突出擒瓌而入俄而斬瓌首投于城外太祖乃班師及鄆州陷龐師古乘勝攻克瑾與李承嗣方出兵求駕粟于豐沛聞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縮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即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為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龐師古渡淮行密令瑾率師以禦之清口之敗瑾有力焉自是瑾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為東南之患及行密卒于謂繼立以徐温子知訓為行軍副使龍遇頗深後楊溥僭號知訓為樞密使知政事以瑾為同平章事仍督親軍時徐温父子特寵專政瑾不附己

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徐知訓初學兵法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于舍後 貞明四年六月出瑾為淮寧軍節度使知訓設家宴以餞瑾瑾事之愈趨異日詰知訓第謝留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與謁曰吾不奈朝飢且歸既而知訓聞之愕然曰晚當過瑾瑾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愛妓桃氏有絕色善歌舞及知訓至奉卮酒為壽初以名馬奉知訓喜而言曰相公出鎮與吾暫別離恨可知願此盡歡瑾即延知訓于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斬知訓首示其部下周今南唐書云知訓因求馬于瑾 不與遂有隙後出瑾為節度使瑾知知訓且願獻前朝因以其衆悉趨知訓事任瑾瑾求出知訓答拜瑾以勿舉路遂斬知訓

衛城知訓之黨已闔門矣惟瑾得獨入與衛兵戰復踰城而出傷足求馬不獲遂自刎暴其尸于市盛夏無蠅蛆徐温令投之于江部人縛收葬之温疾亟夢

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温乃為之禮葬。立祠以祭之。馬令南唐書云。初登樓取陣。兵以疎知。陣于門。知訓與戰。頻却。朱瑾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足為也。因反顧。一處在外。爭進。遂新。球。瑾。兵。皆。潰。瑾。南。也。時。行。密。方。圖。其。也。為。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成。行。密。見。知。訓。立。奇。功。為。報。但。無。人。陣。馬。忽。不。樂。一。日。畫。畫。夢。老。更。眉。髮。皓。然。瑾。曰。君。長。無。入。陣。馬。今。生。矣。及。歲。報。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瑾。傳。未。嘗。不。得。力。焉。瑾。之。見。骨。目。皆。非。常。其。美。烈。深。忌。之。故。瑾。不。敢。復。破。杜。洪。取。瑾。傳。未。嘗。不。得。力。焉。瑾。之。見。骨。目。皆。非。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温。既。而。温。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居。金。陵。實。欲。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城。之。一。旦。知。訓。自。代。然。後。引。兵。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戰。且。温。至。瑾。尸。暴。之。市。中。時。威。暑。肌。肉。爛。日。于。暴。尸。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或。

命溥率師以討之。徐軍屢捷。軍情歸順。以節鉞授之。舊唐書列傳云。時溥彭城。詔微行。至河陰。軍亂。中和二年。武軍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離行。至河陰。軍亂。中和二年。武軍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人迎。出。黃。裝。遣。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為。留。後。使。送。詳。于。大。彭。館。溥。之。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陳。州。刺史。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相。近。溥。出。師。討。之。軍。授。之。節。鉞。及。黃。裝。攻。陳。州。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相。近。溥。出。師。討。之。軍。歸。徐。州。時。溥。功。名。第一。詔。檢。校。其。將。向。讓。以。數。千。人。降。溥。林。言。又。斬。黃。巢。首。領。徐。州。節。度。使。馬。都。統。孫。承。平。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南。風。朝。廷。以。全。忠。遠。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備。行。密。之。亂。汴。人。應。授。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可。朝。廷。三。郡。民。無。耕。稼。頽。歲。水。災。人。與。十。六。七。萬。皆。死。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朝。廷。三。郡。民。無。耕。稼。頽。歲。水。災。人。與。十。子。太。師。溥。出。城。見。容。不。受。代。汴。將。麻。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克。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將。者。飢。甚。加。之。疾。疫。汴。將。王。胤。師。牛。存。節。夜。而。卒。實。福。二。年。也。地。入。于。汴。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為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棟人洪霸。即合羣盜于齊棟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為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勳王功。加太尉平章事。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為帥。棟州刺史張贍。叛于師範。不受節度。朝廷乃以崔安潛為平盧帥。師範拒命。張贍迎安潛至郡。同討師範。師範遣將盧宏將兵攻贍。宏復叛。與贍通謀。偽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遣重賂迎安潛之曰。吾以先人之故。為軍府所推。年方幼少。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如以為難與成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墳墓。亦惟命。宏以師範年幼。

必無能為不為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而享之。豫謂紀綱。劉鄩曰。異日盧宏至。爾即斬之。鄩爾以軍校。鄩如其言。斬宏于座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眾。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棟州。擒張贍。斬之。安潛遁還長安。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當時藩翰咸稱之。及太祖平克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于太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為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揚行密。遣將劉鄩襲克州。別將襲齊。時太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與夫二百。言有獻于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董敬思疑其有異。剖腹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殺敬思。聚眾攻西城。時崔允在華州。遣部下閉關拒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克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軍率軍討之。既而友軍為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于淮南。天復三年七月。太祖復令楊師厚進攻。屯于臨胸。師厚屢敗青軍。遂進寨于城下。師範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師厚云。師厚圍青州。殺師範兵于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太祖許之。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至。縞素乘驢。請罪于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為河陽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錢于郊。師範預焉。太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閒務暇。可復修華陰之故事。建搖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須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讒之。及太祖即位。徵為金吾上將軍。開平初。太祖封諸子為王。友軍妻號于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人人皆得封崇。妾夫早預艱難。粗立勞效。不幸師範反逆。亡夫橫尸驛場。寃讎尚在朝廷。受陛下恩澤。亡夫何罪。太祖凄然泣下曰。幾忘此賊。即遣人族師範于洛陽。先掘坑于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悅。及兒姪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感啟。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坑尸于下。少長失序。有愧于先人。行酒之次。少長依次于坑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

必無能為不為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而享之。豫謂紀綱。劉鄩曰。異日盧宏至。爾即斬之。鄩爾以軍校。鄩如其言。斬宏于座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眾。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棟州。擒張贍。斬之。安潛遁還長安。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當時藩翰咸稱之。及太祖平克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于太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為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揚行密。遣將劉鄩襲克州。別將襲齊。時太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與夫二百。言有獻于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董敬思疑其有異。剖腹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殺敬思。聚眾攻西城。時崔允在華州。遣部下閉關拒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克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軍率軍討之。既而友軍為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于淮南。天復三年七月。太祖復令楊師厚進攻。屯于臨胸。師厚屢敗青軍。遂進寨于城下。師範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師厚云。師厚圍青州。殺師範兵于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太祖許之。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至。縞素乘驢。請罪于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為河陽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錢于郊。師範預焉。太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閒務暇。可復修華陰之故事。建搖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須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讒之。及太祖即位。徵為金吾上將軍。開平初。太祖封諸子為王。友軍妻號于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人人皆得封崇。妾夫早預艱難。粗立勞效。不幸師範反逆。亡夫橫尸驛場。寃讎尚在朝廷。受陛下恩澤。亡夫何罪。太祖凄然泣下曰。幾忘此賊。即遣人族師範于洛陽。先掘坑于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悅。及兒姪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感啟。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坑尸于下。少長失序。有愧于先人。行酒之次。少長依次于坑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

太尉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侷儻有大志。始事徐帥時溥為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略見忌，唐大順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即署為軍校。知俊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為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後討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于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于暮谷，俘斬千計。李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時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雖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同州叛。聖武錄云：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將校問之，劉曰：此是冤氣所結。古來困圍之地，或有過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兩府獄，亦復此物。源開酒能忘憂，莫以醉醒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酌復送款于李茂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遵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耶？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為此。昨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陰結，卿鳳終不為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蓋劉捍。謀子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為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洛奔至潼關，為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乃舉族奔于鳳翔。李茂貞厚待之，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牧圍之地。靈武節度使韓遵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率師救之。師次邠州，長城嶺為知俊邀擊，懷英敗歸。九國志云：李彥琦劉知俊自靈武班師，途經長城嶺，擊之。茂貞悅，署為涇州節度使。復命率眾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

九國志云：王宗鑑傳云：城將劉知俊等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回鎮。王宗侃唐等擊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灑江漲，宗侃自縊。

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鑑與宗播擊之。會王建亦至，遂解西縣。既而為茂貞左右石簡顯等間之，免其軍政，寓于岐下。掩關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覲，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顯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彥威率眾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于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入蜀，終慮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王建待之甚至，即授武信軍節度使。尋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宏志以歸。久之，復命為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人，多違節度，不成功而還。蜀人因而毀之。先是王建雖加寵待，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吾漸衰耗，恆思身後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為之所。又嫉其名者，于里巷間作謠言云：黑牛出圈，纏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攫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為名。故以此構之。僞蜀天漢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斬于成都府之炭市。及王衍嗣偽位，以其子嗣裡尚僞峨眉長公主，拜尉馬都尉。後唐同光末，隨例遷于洛卒。知俊族子嗣彬，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為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于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為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軍敗，為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子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

楊崇本不知何許人，幼為李茂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繼徽。唐光化中，茂貞表為邠州節度使。天復元年冬，太祖自鳳翔移軍北伐，駐旆于邠郊，命諸軍攻其城。崇本懼，出城請降。太祖復置為邠州節度使，仍令復其本姓名焉。及師還，遷其族于河中。其後太祖因統戎往來，由于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于別館。其婦素剛烈，私懷愧恥，遣侍者讓崇本曰：丈夫擁旄仗鉞，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今生無面目對卿期于刀繩而已。崇本聞之，但灑淚含怒，及昭

宗自鳳翔回京崇本之家得歸邠州崇本取其妻見辱因茲復貳于太祖乃遣使告茂貞曰朱氏兆亂謀危唐祚父為國家磐石不可坐觀其禍宜于此時畢命與復事苟不濟死為社稷可也茂貞乃遣使會兵于太原時西川王建亦令大將出師以助之岐蜀連兵以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遣邠王友裕帥師禦之會友裕卒于行乃班師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復領鳳翔邠州秦隴之師會延州胡章之衆合五六萬屯于美原列柵十五其勢甚盛太祖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及康懷英帥師拒之崇本大敗復歸于邠州自是垂翅久之乾化元年冬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稱留後領其軍事凡五十餘日為崇本養子李保衡所殺保衡舉其城來降末帝命霍彥威為邠帥由是邠軍復為末帝所有將殷不知何許人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畜為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既平蒲陝殷與從兄珂舉族遷于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皆錄用焉殷由是繼歷內職累遷至宣徽院使殷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為徐州節度使乾化三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自以為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未帝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命牛存節劉鄂等率軍討之是時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存節劉鄂攻下徐州殷舉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之

張萬進雲州人初為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為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開罪尋敗于羅蘇守光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兇虐類父嘗淫亂于萬進之家萬進怒而殺之通鑑云乾化二年九月庚子萬進遣使奉表陳于梁辛丑以萬進為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此傳疑有闕文又遣使歸于晉既而未帝遣楊師厚劉守奇潛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懼乞降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兗州仍賜名守進萬進性既輕險專圖反側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遣使送款于晉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鄂討之晉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

危蹙小將邢師邁潛謀內應開門以納王師遂拔其城萬進族誅
史臣曰夫雲雷構屯龍蛇起陸勢均者交關力敗者先亡故瓊瑋時溥之流皆梁之吞噬斯亦理之常也惟瓊始以竊發有土終以竊發亡身傳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師範屬衰季之運以興復為謀事雖不成忠則可尚雖貽族滅之禍亦可以與滅洪遊于地下矣知俊驍武有餘奔亡不暇六合雖大無所容身夫如是則豈若義以為勇者乎崇本而下俱以叛滅又何足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十三

舊五代史卷十三考證

梁列傳三朱瑾傳敬武遣將曹全最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曹存實舊唐書歐陽史與是書同。

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最攻之 案舊唐書韓簡傳云曹全最為簡所敗死之

鄭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朱瑾傳云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

韓君裕據韓簡傳則全最死而君裕保其城據朱瑾傳則君裕為全最所殺

二傳自相矛盾是書從朱瑾傳又君預諸史俱作君裕

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 案新唐書作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竄曹鄆考舊唐

書韓允中傳乾符元年十一月卒于簡起復為節度觀察留後新唐書本紀

亦云是攻鄆者韓簡非允中也通鑑作中和二年韓簡舉鄆州當得其實是

書訛作允中與諸史年月人名舛異

朱瑾傳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 齊州原本作濟州據通鑑及北夢瑣言

改正

瓊之二子 案新唐書作瑾子用貞

刺史尹處實 案新唐書作尹懷實

出瑾為淮軍軍節度使 淮軍原本作懷軍今據九國志改正

愛妓桃氏 案九國志作妻陶氏

王師範傳棧州刺史張緒叛于師範 張緒原本作張備今據新唐書改正

劉知俊傳尋用為左開道指揮使 開道原本作關道今據歐陽史改正

楊崇本傳乾化元年 案原本作乾化四年今據歐陽史改正

張萬進傳仍賜名守進 守進原本作方進今據本紀改正

舊五代史卷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四

列傳四

羅紹威唐書云紹威字端己魏州貴鄉人父宏信本名宗弁初為馬牧監事節度使樂彥貞光啓末彥貞子從訓驕盈太橫招聚兵甲欲誅牙軍牙軍怒聚謀攻之從訓出據相州牙軍廢彥貞囚于龍興寺逼令為僧尋殺之推小校趙文建為留後先是宏信自言于所居過一白鵝翁謂之曰爾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竊異之既而文建不洽軍情牙軍聚呼曰孰願為節度使者宏信即應曰白鵝翁早以命我可以君長爾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推宏信為留後朝廷聞之即正授節旄乾軍中太祖急攻克鄆朱瑄求援于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于魏屯于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宏信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宏信懼乃歸款于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于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于恒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于宏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克鄆慮宏信離貳每歲時路遺必卑辭厚禮宏信每有答服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降遇之故宏信以為厚己其後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濟王光化元年八月薨于位紹威襲父位為留後唐書云紹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朝廷因而命之尋正授旄鉞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諸道修洛邑紹威獨管太廟制加守侍中進封郡王初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遠父子相親黨膠固其凶民者強買乘車賄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如史憲誠何全俸韓君雄樂彥貞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誅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術之紹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

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紹威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之屯于恒水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州燕將劉守文軍可及與王師戰于內黃大敗之乘勝追躡會從周亦出軍掩擊又敗燕軍斬首三萬餘級三年紹威遣使會軍同攻滄州以報之自是紹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景附紹威見唐祚衰凌羣雄交亂太祖兵強天下知必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贊成其事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變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為外援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伏兵仗于巨桑中肩昇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紹威率奴客數百與嗣勳同攻之時宿于牙城者千餘人運明盡誅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為之一空翼日太祖自內黃馳至鄆時魏軍二萬方與王師同圍滄州聞城中有變乃擁大將史仁遷保于高唐六州之內皆為勅敵太祖遣諸將分討之半歲方平自是紹威雖除其偏然尋有自弱之悔不數月復有浮陽之役紹威飛轡饋運自鄆至長蘆五百里塵跡重軌不絕于路又于魏州建元帥府署沿道置亭候供牲牢酒備軍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一無闕者及太祖迴自長蘆復過魏州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邠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各以興復唐室為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絕人望天與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極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號扶天啓運竭節功臣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常時所有倏架于地沂流西立于舊址之上張設綿繡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寶帶名馬賜之先是河朔三鎮司管鑰備灑掃皆有闈人紹威曰此類皆宮禁指使豈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獲三十餘輩盡以來獻太祖嘉之開平中加守太師兼中書令邑萬戶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度山積惟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願于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斲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會紹威遘疾車道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撫案勅容願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強飯如有不可證當世貴爾子孫以相報

出爲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運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末帝卽位用爲租庸使守戶部尙書嚴以勳戚自負貨路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又以身尙公主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悰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極極華侈嚴恥其不及由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傲傲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嚴踰垣而逸素與徐州溫韜相善嚴往依之既至韜斬嚴首送京師

昶字大東犖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犖爲陳州刺史以昶爲防禦都指揮使未幾巢將孟楷擁衆萬餘據項城縣昶與兄犖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以報孟楷之役又蔡寇合從兇醜百萬棲于陳郊陳人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于闔閭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待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勇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羣兇氣沮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暇以至重圍數月士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勳昶一門之中疊加爵秩當時方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者皆以犖昶爲首焉及犖遙領泰寧軍節度以昶爲本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犖有疾遂以軍州盡付于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賞勳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于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于通衢以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圍解之後恆曰梁王之恩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餉供億無有不至乾寧二年癘疾薨于鎮年五十五追贈太尉

珣字有節犖季弟也幼而剛毅器宇深沈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略及犖爲陳州刺史以珣爲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鄧與蔡賊會衆至百餘萬掘長壕五百道攻陳陳人大懼珣與二兄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珣以祖先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盜穿登乃夜縱心誓之士遷柩入城府庫

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珣卽創意制度自調弦箠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凡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于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珣兄弟泣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檢校右僕射遙領陳州刺史犖薨昶爲忠武軍節度使珣遷爲行軍司馬檢校司空昶薨珣知忠武軍留後珣公幹之才播于遠邇至于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疎每歲壁壘摧圮工役不暇珣遂營度力用俾以甃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珣博通前古以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攷古制崇飾廟貌爲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決翟王河以溉稻梁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珣兄弟節制陳許繼擁旌鉞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天復元年冬韓建爲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珣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留後時太祖統軍岐下珣輸輓調發旁午道途俄而昭宗還長安詔徵入朝錫迎鑾功臣之號珣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及扈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遂歸淮陽未幾薨于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爲之罷市子穀仕至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與從兄嚴皆族誅

王珂河中人祖繼鹽州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琅邪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留後時重盈子珙爲陝州節度使珙爲絳州刺史由是爭爲蒲帥珙珙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于太原李克用爲保薦于朝昭宗可之既而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朝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珙又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珙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珙

斬之。及克用駐軍于渭北，昭宗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玘于陝焉。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勢，侮慢隣封，爾為我持一繩以縛之。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邕守晉州，以扼太原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妻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夕為俘囚，乞食于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眾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求救于李茂貞，茂貞不答。珂勢窮蹙，即登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于重榮之墓，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歐陽史云：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及珂出迎于路，握手獻款，聯轡而入，乃以居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後入覲，被殺于華州傳舍。

玘少有俊氣，才兼文武，性甚驕虐，屬世多故，遂代伯父重霸為陝州節度使。為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為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劓斷，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為部將李璠所殺。璠自稱留後，因是陝州不復為王氏所有。

史臣曰：紹威始為唐雄據魏地，當土德之季運，倡梁祖以強禪，在梁則為佐命也。在唐則豈得為忠臣乎？趙犖以淮陽咫尺之地，抗黃巢百萬之眾，功成事立，有足多者。幾穀非賢，遽泯其嗣，惜哉！王珂奕世山河，勢危被擄，乃魏豹之徒與。

舊五代史卷十四

舊五代史卷十四考證

梁列傳四羅紹威傳其後宏信封昭清王。案舊唐書宏信先封豫章郡公，進封北平王，實是書異。

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案吳越歐陽史纂誤云：魏博自田承嗣專據至羅紹威時，共一百五十餘年。歐陽史作二百年誤。蓋歐陽史仍是書之誤也。

太祖自內黃馳至鄴。至鄴原本作至葉，今據歐陽史改正。

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傳云：紹威馳簡獻營意，五合者十得五六。太祖嘆曰：竭忠力一人而已。又引莊宗實錄曰：紹威險有覆盂之志，而略溫益厚，溫怪其曲事，慮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枝妾數人，未半歲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其紀載互異如此。竊謂紹威有謀慮，得梁主信任宜也。然以梁主雄險而紹威又因盡誅牙軍，有自弱之悔，則此

時猜忌，諒亦有之，未可偏廢其說。

趙犖傳父叔文。案叔文原本說叔父，今據新唐書改正。

王儒芝起于曹濮。儒芝原本作儒莖，今據新唐書改正。

文德元年。文德原本作大德，今改正。

充大內監。應麟原本作監城，考五代會要，梁時避諱，改監城使為監。使今改正。

趙昶傳假寐于闕闕。闕闕原本作闕闕，今改正。

時宗權未滅。案上篇趙犖傳云：蔡州平，以犖為忠武軍節度使。據此傳則犖為忠武節度使，宗權未滅，二傳互異。

趙珣傳珣學季弟也。案新唐書以珣為犖子，是書及歐陽史通鑑皆以珣為犖弟，新唐書應訛。

王珂傳小字忠兒。忠兒，舊唐書作忠兒。

舊五代史卷十四考證

今何邕守晉州。何邕原本作何邕，今據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五

列傳五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父叔豐世為牙校初秦宗權之據蔡州招合亡命建
 隸為軍士累轉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監軍楊復光起兵于蔡宗權遣其將鹿
 晏宏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山南因攻刺郡邑據有與元晏宏自為留後以建為
 蜀郡刺史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陷以厚利建時懼為晏宏所併乃率
 所部歸行在令孜補為神策都校金吾將軍出為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
 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開汚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
 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于
 器四林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俄遷華商節度潼關守捉
 等使累加檢校太尉平章事乾寧二年建與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兵赴
 關迫昭宗請以王珙為河中帥審大臣于都下河中王珂召晉軍以為援及晉
 軍渡河昭宗幸石門三年四月昭宗遣延王通王率禁兵討李茂貞為茂貞所
 敗車駕幸渭橋翼日次富平將幸河中建奉表迎駕俄自至渭北懇乞東幸許
 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華下百官士庶相繼而至建尋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
 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昭宗久在華州思還宮掖每花朝月夕
 遊宴西谿與羣臣屬詠歌詩獻歡流涕建每從容奏曰臣為陛下修營大內結
 信諸侯一二年間必期興復乃以建兼領修創京城使建自華督役董運工作
 復治大明宮四年二月有詔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謀殺建建囚八王于別宅放
 散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擇日都頭李筠自是天子益微宿衛之士盡矣八月
 建以兵圍十六宅通王已下十一王並遇害于石隄谷以謀逆聞又善太子詹
 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宰相朱朴皆昭宗寵昵者也建尋兼同州節度使
 光化元年升華州為興德府以建為尹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冊拜太傅進封許

國公并賜鐵券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迫天子幸鳳翔建亦預其謀太
 祖聞之自河中引軍而西前鋒至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遂移軍迫華州

建懼乞降太祖責以背君之罪建拜伏稱從事李巨川之謀也太祖即誅巨川

北夢瑣言韓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即封書皆巨川為之因新之又新

唐書李巨川傳云巨川韓建之謀也巨川為之因新之又新

川賊奇才顯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巨太祖與建案有軍中昆弟之契

及見其怒驟息尋表為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

車駕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官妓奏樂何皇后舉觴以賜太祖建躡足太祖遽

起曰臣辭不任為若願仆即去建私謂太祖曰上與宮人附耳而語幕下有兵

仗聲恐圖王爾天祐元年改青州節度使及受禪徵為司徒平章事充諸道鹽

鐵轉運使開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宮使三年郊祀于洛以建為大禮使建為

上宰每謁見時有直言太祖為性剛嚴羣下將迎不暇待建稍異故優容之九

月冊拜太保罷知政事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十月朔日太祖建每月且十四

年三月除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五代會要乾化

許昌韓建太保韓建朕用以布政民耕並止久居其位庶可勝職矣宜令中書門下不計年月勿議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

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宗在華

時授太子侍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為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

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二日軍亂與建併命乾化三年追贈太師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學勇捷力兼數人少學為儒不成又

落髮為僧以其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于酸棗縣自且至哺無與之者乃擲鉢

于地毀棄僧衣亡命為盜會黃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漸至魁首及賊巢

渡江罕之因以兵將背賊歸于唐高駢錄其功表為光州刺史歲餘為蔡賊秦

宗權寇迫不能守乃棄郡歸項城收合餘眾依河陽諸葛爽爽署為懷州刺史

光啓初傳宗以爽為東南面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罕之為副令將兵屯宋州

蔡寇兗諶日熾兵鋒不敵中和四年爽表罕之為河南尹東都留守是歲李克

用脫上源之難敘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因與克用厚相

結託時罕之有眾三千以聖善寺為府光啓元年蔡賊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

罕之對壘數月，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瀨池。蔡賊據京城月餘，焚燒宮闕，剽劫居民，賊既退去，鞠為煨燼，寂無雜犬之音。罕之復引其衆築壘于市西。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劉經推爽子仲方為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罕之部曲有李璋郭彥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誅彥，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于瀨池，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為罕之所敗。罕之乘勝追至洛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保苑中飛龍殿。罕之激勵其衆，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燬之。經衆奔竄，追斬殆盡。罕之進逼河陽，營于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遣將張言率師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修好，經知其謀，言懼，引衆渡河歸罕之。因合勢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汎輕舟來奔，孫儒遂自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為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之與言收合其衆，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同平章事。又表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為盟，眾同休戚。如張耳陳餘之義也。罕之雖有膽決，雅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略。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以俘戮為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于太祖，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勤于播植，軍儲不乏。言輸粟于罕之，以給其軍。罕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力不能應。罕之則錄河南府吏笞責之。東諸侯修賈行在，多為罕之邀留。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文德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衆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擊河陽，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為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克用表為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豫皆竭。張言遣其罕入質，且求救于太祖。太祖遣葛從周牛存節赴之，逆戰于流河店。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于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內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權沒，即為俘賊。雖奇峯絕磴，危架險，亦為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

雲，邑人立棚于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為之號曰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煙火斷絕。凡十餘年。乾寧二年，李克用出師，以拒邠鳳。管于渭北，天子以克用為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之為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私謂晉將蓋寓曰：余自河陽失守，來依巨廩，歲月滋久，功效未施，比年已來，倦于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憐，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即歸老菴。幸也。寓為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蓋寓懼其他圖，亟為論之。克用曰：吾于罕之，豈惜一鎮，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呂布，雄則雄矣，鷹鳥之性，飽則颺去，實懼翻覆，毒余也。光化元年十二月，晉之潞帥薛志勳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衆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狀聞于克用。曰：聞志勳之喪，新帥未至，慮為他盜所窺，不佞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李昭嗣討之。罕之執其守將馬溉，伊鐸何萬友於州，刺史傅瑤等，遣其子顯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新唐書全忠義傳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卒于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顯以舟載柩，歸葬河陰縣。開平二年春，詔贈中書令。

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也。歷職為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煜惶駭無策，略行襲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殲。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為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貞遣養子繼臻竊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遣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為節鎮，以戎昭軍為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及太祖義旗西征，行襲遣副使魯崇矩稟受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師奉迎。久之未出，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鄭文晏等二十餘

人分命矯詔徵江淮兵屯于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議定策盡殺之收其詔
敕送于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荆襄行議令其子勛以舟
師會于均房預收復功遷匡國軍節度使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
備儀在許三年上供外別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禋行議請入朝貢
獻巨萬恩禮殊厚尋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冊
拜司空開平中卒輟朝一日贈太傅諡曰忠敬行襲性嚴烈為政深刻然所至
有天幸境內嘗大蝗尋有羣鳥啄食不為害民或艱食必有糶穀出于墉敵雖
威福在己而恆竭力以奉于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誌嘗
時目為馮青面長子勛歷新於二州刺史次子德長仕至金吾將軍

孫德昭鹽州五原縣人世為州校父惟政有功于唐朝遷領荆南節度分判右
神策軍事德昭藉父廕累職為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為開宦
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闈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
崔允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奸內遺心腹密講忠義有以事喻德昭者通鑑德昭
憤不平崔允聞之遣判官石戰與之說德昭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從
每酒酣必泣戰知其誠乃密以允意說之實三人奮發應命誓圖反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
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
等分捕左軍容王仲先黨伍唐昭宗方幽尊東內閣外喧大恐德昭馳至扣閣
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鏡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
門乃可開俄而承誨從實俱以誠獻昭宗悲而嘉之于是丞相崔允奉迎御丹
鳳樓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討奸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
殺逆賊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再清禁闈即日議功以德昭為檢校太保靜海
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
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烟閣俱留京師錫養宴賞之厚恩寵權倖之勢近代罕
比其年十一月聞宦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誨從實並變節為中官

所誘始欲驅擁百寮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葉敏恩叶力衛丞
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于街東免為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遣以

龍鳳劍斷難紉委令制輦于是百官次華州連狀請太祖迎奉及大沛入關德
昭以軍禮上謁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同州節
度留後將赴任復徇民請留充兩街制置使賜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
獻于太祖由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
衛上將軍以疾免歸于別墅太祖受禪以左領衛上將軍徵志闕開平四年拜
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即位俾將命于兩浙對見失儀不果行尋改授右
武衛上將軍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于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天復初德昭
與孫承誨董從實以反正功時人呼為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
名繼誨從實改名彥弼皆為李茂貞所養後關官之敗俱戮于京師惟德昭克
全終始有所稱云

趙克裕河陽人也祖父皆為軍吏克裕少為牙將好讀書謹儀範牧伯皆奇特
之累居右職擢為虎牢關使光啓中蔡寇陷河陽克裕率所部歸于太祖隸于
宣義軍太祖東征徐鄆克裕屢受指顧無不如意數年之內繼領亳鄭二州刺
史時關東藩鎮方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
于綏懷民賴而獲安者眾太祖表為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入
為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及太祖為元帥以克裕為元帥府左都押衙復統
六軍克州平命權知秦軍軍留後數月暴疾而卒開平初追贈太保

張慎思清河人自黃巢軍來歸累受軍職歷諸軍都指揮使從平巢蔡克鄆皆
著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宋州長史光化中加檢校右僕射權知亳州天復
三年昭宗還長安以從太祖迎駕功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尋除汝州防禦使天
祐元年授左龍武統軍其冬除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明年十一月權知徐州武
軍軍兩使留後太祖受禪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開平二年除宋州刺史未幾復
拜左金吾大將軍三年冬除蔡州刺史以貪貨大失民情詔追赴關未幾扈從
北征還以疾臥洛陽之私第馭家不肅為其子所弒

史臣曰韓建遇唐朝之衰運據潼關之要地不能藩屏王室翻務斷喪宗枝雖
有卓俗之能何補不臣之咎罕之負驍雄之氣善向背之謀武皇比之呂布斯

知人矣行獎勵納忠之節德昭立反正之功俱善其終固其宜矣克裕而下無
幾可也

舊五代史卷十五

舊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梁列傳彥韓建傳又善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讓士 案新唐書昭宗紀

正月乙酉韓建殺鳳陽都將李筠二月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讓士

八月殺通王滋沂王禛昭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王嗣廷王戒

丕嗣丹王允通鑑與新唐書同是書以殺李筠為二月事以殺馬道殷許讓

士為八月事蓋本于舊唐書昭宗紀

李罕之傳伊鏐 案歐陽史作伊鏐

遺其子鏐 案歐陽史作遺子鏐

馮行襲傳尋授均州刺史 案新唐書本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

均州逐其刺史呂煜蓋行襲既殪孫喜遂自據其郡也是書作中和間事與

唐書異歐陽史仍從是書

孫德昭傳父愔最有功于唐朝 案惟長歐陽史作惟勛考新唐書亦作惟長

今仍其舊

乃與本軍孫承諱董從實三人 案孫承諱董從實新舊唐書並作周承諱董

志弼考承諱姓周與孫未知孰是從實改名志弼見本傳後文歐陽史與是

書同

趙克裕傳尋移理許田 案克裕移理許田是書未明言其故新唐書本紀朱

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據通鑑則克裕移鎮因梁祖欲以張全

義領河陽也新唐書所記疑非事實

舊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六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曾祖阮祖遇賢父簡累贈兵部尚書從周少齡
 達有智略初入黃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
 從周與霍存張歸霸昆弟相率來降七月從太祖屯兵于西華破寨賊王夏寨
 太祖臨陣馬蹶賊眾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鬪傷面矢中于腋
 身被數槍奮命以衛太祖賴張延壽迴馬轉鬪從周與太祖俱免退軍澠水諸
 將並削職惟擢從周延壽為大校其後入長葛豐井大敗寨賊至斤溝澠河殺
 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太祖遣郭言募兵于陝州有黃花子賊據于
 溫谷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眾于滎陽尋佐朱珍收兵于淄青間時兗州齊
 克讓軍于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呂全真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將將軍
 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扼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眾擄
 其將楊昭範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寨賊破盧瑋寨瑋自溺而
 死又于赤墘殺寨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于亳州擒之迴襲曹州擄刺史丘宏
 禮以歸與兗鄆軍遇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擒都將鄒
 務卿已下五十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瑄戰擄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
 幾與朱珍擊寨賊于陳毫間獲都將石瑤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
 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眾獲其將周儒等十
 人李罕之引并人圍張全義于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
 破并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
 拔豐縣敗時溥于吳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尚書佐龐師古討孫儒于淮南
 略地至廬壽餘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堰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勳得餉船
 十艘大順元年八月并帥圍濠州太祖遣從周率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
 會王師不利于馬牢川即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

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于承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
 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筠以郡降從討兗州破朱瑾之軍于馬溝景福二
 年二月與諸將大破徐克之兵于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兗州乾寧元年
 三月軍至新泰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率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
 存敬持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
 詐揚言并人鄭人來救即引軍趨高吳夜半卻潛歸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
 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張漢筠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
 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
 騎屯垣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并帥號泣而去遂
 自垣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兗會朱瑾出師在徐
 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玉堂開話云高特中鎮兗之日威名著于中河北
 萬無事莫復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清口之敗遽
 班師光化元年四月率師經略山東時并帥以大軍屯邢洛從周至鉅鹿與并
 軍遇大破之并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青山口數日之內邢洛磁三州連下斬首
 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即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并軍五千騎
 于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于城門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黃金鐵慕
 容騰百餘人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十萬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
 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
 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郃郎等
 翼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并
 人討李罕之于濠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馳入上黨七月并人陷澤州
 太祖召從周令賀德倫守濠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
 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陽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蔣元暉謂諸將曰吾
 王命我護軍志在攻取今燕帥來赴不可迎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困屢力屈糧
 盡必可取也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
 守其寨從周逆戰于乾寧軍老驍堤大破燕軍斬首三萬獲將佐馬慎交已下

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洛，從太祖破之。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獲其將王節、師悅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尋為兗州節度使。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充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將會于晉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州將劉鄩陷兗州，太祖命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鄆舉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太祖以從周抱疾既久，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將軍，以風恙不任朝謁。改右衛上將軍，致仕。養疾，僱師懸毫邑鄉之別墅，頃之，授太子太師，依前致仕。末帝即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戶。命近臣齎旌節就別墅以賜之。貞明初，卒于家，冊贈太尉。

謝彥章，許州人，幼事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錢于大盤中布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為騎將。末帝嗣位，用為兩京馬軍都軍使，累與晉軍接戰有功，尋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事。時人義之。彥章後為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同領大軍，駐于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為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瓌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于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為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干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辨，惟彥章有焉。將略之外，好優禮儒士。與晉人對壘于河上，恆裹衣博帶，動皆由禮，或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教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為用，及其遇害，人皆惜之。

胡真，江陵人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為縣吏。及在巢寇中，寇推為名將，隨巢涉淮，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真時為元從都將。通鑑云：真見巢兵勢日蹙，真謝禮焉。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尚書，頻從破巢。蔡于陳鄭間，尋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為滑州節度留後。復表為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數年徵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拜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卒。贈太傅。張歸霸，字正臣，清河人，祖進言，陽穀令。父實，亦有宦緒，少儻好兵術。唐乾符中，寇盜蜂起，歸霸率昆弟三人棄家投黃巢，頗以勇略聞。巢陷長安，遂署為左番功臣。中和中，巢領徒走宛丘，時太祖在汴，奉詔南討。巢黨日窘，歸霸昆仲與葛從周、李讜等相率來降，尋補宣武軍副職。光啓二年，與蔡將張存戰于盧氏。三年夏，又與蔡將盧瑋戰于雙邱，復與蔡宗寶戰于萬勝，皆敗而殲之。異日，宗權遣將張邨來寇，列寨于赤堖，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為飛戈所中，即拔馬卻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邱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堽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其後從太祖伐鄭，副李唐賓渡淮，咸著奇績。文德初，大軍臨蔡州，賊將蕭顯來研寨，歸霸與徐懷玉各以所領兵自東南二扉分出，合勢殺賊，蔡人大敗。及太祖振衆離營，寇塵已息，太祖召至，賞之曰：「昔耿弁不俟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弁之功，爾其二焉。」大順中，郭紹賓拔曹州，歸霸提兵數千守之。俄而朱瑾統大軍自至，歸霸與丁會逆擊之，于金鄉。瑾大敗，擒賊將宗江等七十餘人。曹州以寧，明年破濮州，生擒刺史邵儒。又佐葛從周與晉軍戰于洹水，生獲克用愛子落落，復與燕人戰于內黃，殺仁恭兵三萬餘衆。戎績超特，居諸將之右。累官至檢校左僕射。光化二年，權知邢州事。明年春，李嗣昭以蕃漢五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晉軍不敢顯其城，遂移軍攻洛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頗慮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洛，嗣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衆，捷至。賞錫殊等，旋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萊州刺史，秩滿授左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司徒。副劉知俊襲邠鳳之寇，敗之。

太祖受禪拜右龍虎統軍改左驍衛上將軍充河陽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陽節度使檢校太保尋加同平章事二年秋七月卒于位詔贈太傅梁末帝德妃張氏即歸霸女也末帝嗣位以歸霸子漢鼎漢傑並為近職漢鼎早亡漢傑貞明中為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惠王于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伏誅于汴橋下

張歸厚字德坤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歸厚祖與父成顯少驍勇有機略尤長于弓槊之用中和末與兄歸霸自巢軍相率來降太祖署為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光啓三年春與秦宗賢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秦將張晆以數萬衆屯于赤堽歸厚嘗與晆單騎鬪于陣晆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悅立署為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之及佐朱珍討時溥秦于曹蕭之間歸厚乘徐壘如行坦途甚為諸將歎伏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因噴目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大順元年秦加檢校兵部尚書又命統親軍是歲郴王遷寨未知所往忽逢兗鄆賊寇甚衆太祖亟登道左高阜以觀之命歸厚領所部應子馬直突之出沒二十餘合賊大敗將北而救軍雲至歸厚即緩賊苦戰請太祖以數十騎先還時歸厚所乘馬中流矢而踣乃持槊步鬪漸退賊不敢逼太祖至寨亟命張筠劉儒飛騎來迎然謂已歿矣歸厚體被二十餘箭尚復拒戰筠等既至賊解乃歸太祖見之撫背泣下曰得歸厚身全縱廣喪戎馬何足計乎便令肩舁歸汴日降問賚恩旨甚厚尋遷中軍指揮使景福初從太祖伐鄆帝軍不利太祖為寇所逼歸厚殿馬翼衛左右馳射矢發如雨賊騎千百披靡而退明年與葛從周禦晉軍于洹水殊績尤著詔加檢校右僕射其後討滄州復洛州咸以功聞太祖錄其勳命權知洛州事是郡嘗兩為晉人所陷并邑蕭條歸厚撫之數月之內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親其緝理之政大喜賞之天復元年冬真拜洛州刺史加檢校左僕射尋授絳州刺史三年秋改晉州刺史

仍檢校司空唐帝遷都洛陽除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統軍與徐懷玉同守澤州時晉軍五萬來攻郡中戎士甚寡歸厚極力拒守并軍乃還太祖受禪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叛歸厚副楊師厚劉奉等討平之秋軍還授亳州團練使乾化二年拜鎮國軍節度使陝號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贈太師子漢卿

張歸弁字從寬始與其兄歸霸歸厚同歸于太祖得署為牙校時太祖初鎮宣武屢命歸弁結好于近境頗得行人之儀乾寧中以偏師佐葛從周禦并軍于洹水光啓中又佐張存敬與燕人戰于內黃積前倭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大順初攻討兗鄆命歸弁佐衛王友謙屯單父軍聲大振尋為齊州指揮使屬青帥王師範叛遣將詐為賈人挽車數十乘匿兵器于其中將謀竊發歸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寧明年春青寇大舉來伐州兵既寡民意頗搖有本郡都將康文爽等三人欲謀外應即時擒獲誅之人心遂定歸弁又發私帑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平超加檢校右僕射遙領愛州刺史從征荆襄迴轉檢校左僕射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誅牙軍魏之郡邑多叛歸弁與諸將等分布攻討封境悉平而歸弁于高唐攻賊太猛飛矢中于臆太祖嘉之命賜鞍勒馬一匹金帶一條夏五月命權知晉州冬十一月真授晉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太祖受禪改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并軍圍平陽詔歸弁統兵救之軍至解其圍加檢校司徒三年春三月獲疾卒于滑州之私第子漢融

史臣曰從周以驍武之才事雄猜之主而能取功名于馬上啓手足于牖下靜而官之斯為賢矣彥章蔚有將才死于讒口身既歿矣國亦隨之惜哉歸霸昆仲皆脫身于巨盜之流宣力于與王之運由介冑而析圭爵可不謂壯夫與

舊五代史卷十六

舊五代史卷十六考證

梁書列傳六葛從周傳破蔡賊王夏輝 王夏原本作五夏今據通鑑改正

從周詐揭首并人耶人來救 案通鑑朱璣朱璣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

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是河東實遣師來援非從周詐言

也此蓋規知克人告急乘并師尚未至乃揭首已至多方以誤之耳又本紀

作十二月此作十月辨正已見本紀

養疾假師隸毫邑鄉之別墅 別墅原本作別益今改正

謝彥章傳必兩京太傅在此也 兩京原本作西京今據通鑑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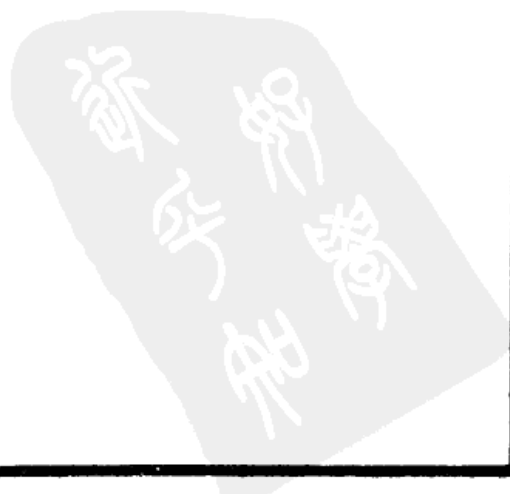
張歸翺傳歸翺為飛戈所中 飛戈歐陽史作飛矢

張歸厚傳命歸厚領所部麴子馬 麴子馬原本作屬子馬考通鑑注麴子都

保當時軍旅之名今改正

與葛從周擊晉軍于恒水 葛從周原本作郭從周今據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十六考證



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屬悉授兵器遠聞中冓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屬阜私怒發百燎合州解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五代史補補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來朝也軍朱氏馳勇到任特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罷制但姑息之時以謂行密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瘳且非解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則解而少解唯行密度其計必中饋妻曰吾不幸臨老無子此男朱氏所生也則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之不如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行及入行密不識其無恨妻以為然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行及入行密不識其正中之首然猶宛轉號叫而方與行密內外不與行密相識中饋妻以之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為朱氏此賊今已舉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手力有過縣令將之其僕去書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之且勤事郡以自衛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

趙匡胤新唐書匡胤蔡州人也父德輝初事秦宗權為列校當宗權強暴時表為襄州留後唐光啓四年夏六月德輝審宗權必敗乃舉漢南之地以歸唐朝仍遣使投分于太祖兼蓄戮力同討宗權時太祖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乃表

德輝為副仍領襄州節度使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匡胤以父功為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輝卒匡胤自為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作鎮數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胤氣貌甚偉好自修飾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鏡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覆楚其方嚴也如是光化初匡

胤以太祖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於州刺史趙璠越牆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璠臨陣就擒俄而康懷英攻下鄧州匡胤懼遣使乞盟太祖許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敗于鄂州匡胤表其弟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惟匡胤昆仲雖強據江山然盡忠帝室貢賦不絕太祖將期受禪以匡胤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匡

胤對使者流涕答以愛國恩深豈敢隨時妾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八月太祖親領大軍南征仍請匡胤在身官爵及師厚濟江匡胤以兵數萬逆戰大為師厚所敗匡胤乃燬其舟單舸息

棹沿漢而遁于金陵後卒于淮南唐書云師厚陰谷伐木為梁匡胤以兵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輪于城今敗乃歸我耶匡胤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曰勿多食發小兒熱緒將以為慢運匡胤疑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初匡胤好聚書及敗楊師厚獲千卷于第悉以來獻匡胤弟匡明字贊亮幼以父貴一子出身為江陵府文學及壯以軍功歷補峽二州刺史成汭之敗其兄匡胤表為荆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匡胤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宮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以趨荆門匡胤懼乃舉族上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為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卒于蜀

張佖不知何郡人也九國志佖京兆長安人乾寧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帥唐乾寧初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期歲未剋而建峯為部下所殺軍亂鄰寇且至是時佖為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

率也佖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九國志建峯將史推佖將史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為之乃謂將吏曰佖才能不如馬公況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佖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為帥

信即趨下率眾扞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為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甚德佖開平初殷表佖為朗州承順軍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九國志乾化初移鎮桂林卒于始所認贈侍中

雷滿新唐書滿武陵洞蠻也始為朗州小校唐廣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時朝廷以高駢為節度使駢擢滿為裨將以領蠻軍駢移鎮淮南復隸部曲以悍獷矯健知名中和初擅率部兵自廣陵逃歸于朗沿江恣殘暴始為荆人大患矣率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邦焚蕩驅掠而去唐朝姑務息兵即以禮聘節度

使授之累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又嘗于府署濬一深潭構大亭于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讎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其其身遽躍入水底徧取所擲寶器戲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其詭誕如此及死子彥恭繼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于彥成自立稱蠻

狡獪。深有父風。熾墟落榜舟。檝上下于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王命。太祖詔湖南節度使馬殷。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人。遣將倪可福統之。下澧州。與潭兵合。先是滿鴈沉江。以周其壘。門臨長橋。勢不可入。殷極其兵力。攻圍周歲。彥恭食盡。兵敗。間使求救于淮。吳及淮軍來援。高季昌逆戰于治津馬頭岸。大破之。俄而攻陷朗州。彥恭單棹遁去。馬殷擒其弟彥雄。及逆黨七人。械送至闕。皆斬于汴橋下。時開平二年十一月也。

史臣曰。成納鍾杜田朱之流。皆因否運。雄據大藩。雖無濟代之勞。且有勤王之節。功雖不就。志亦可嘉。若較其誠明。則田顥延壽。斯爲優矣。匡凝一門昆仲。千里江山。失守藩垣。不克負荷。斯乃劉景升之子之徒歟。張佶有讓帥之賢。雷滿辱俾侯之寄。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十七

舊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梁列傳七。成納傳。唐宰相徐彥若。彥若。原本作彥若。今據新唐書改正。

田顥傳。延壽。揚州一舍行。密使人殺之。案九國志。行密迎至護門。使人刺殺之。新唐書從九國志。是書以爲揚州見殺。五代史補又以爲行密自奮鐵槌殺之。傳聞各異。

雷滿傳。彥恭。單棹遁去。案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云。彥恭沒溺于江。通鑑從紀年錄作奔廣陵。歐陽史與通鑑同。

舊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八

列傳八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父福唐僖宗朝累為顯官文蔚幼礪文行求知取友
藹然有佳士之稱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褐署巡官未
幾以鐵尉直館丁家艱以孝聞中和歲僖宗在蜀大寇未滅急于軍費移鹽鐵
于揚州命李都就判之奏為轉運巡官駕還長安除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侍御
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拜司勳郎中知制誥歲滿授中書舍人丁母憂
退居東畿哀毀過禮服闋復拜中書舍人俄召入翰林為承旨學士屬昭宗初
還京闕皇綱淪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轉戶部侍郎仍依前充
職尋出為禮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時柳璨在相
位擅權縱暴傾陷賢儔宰相裴樞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餘人咸抱冤就死
搢紳以目不敢竊語其是非餘怒所注亦不啻十許輩文蔚殫其力解之乃止
士人賴焉璨敗死文蔚兼度支鹽鐵使天祐四年天子以土運將革天命有歸
四月命文蔚與楊涉等總率百僚奉禪位詔至大梁太祖受命文蔚等不易其
位開平二年春暴卒于位贈昭右僕射文蔚沈沈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
悛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第濟美早得心悉
項言云張勳向書有五子文蔚與德濟與仁與皆有名至李補丞即內一子
忘其名少年聞聲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彩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
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儲周顯德中位至秘書監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祖存父廷莖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整其與游者
皆一時英妙藉甚于文場聞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
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
乾寧中天子幸石門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于行在罷之旋除中書舍人再踐
內署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宗自鳳翔還京大駕闕寺貽矩尚為韓
全暉等作書贊悉記于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不至太

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四年春唐帝命貽矩
持詔赴大梁讓禪代之事貽矩至感稱太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
不納待之甚至受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明年夏進拜
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又遷宏文館大學士充鹽鐵轉運使累官自僕射
至守司空在位餘五載然亦無顯赫事跡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瘧旬日卒于
東京詔贈侍中

張策字少逸煥煌人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略使策少聰警好學尤樂章句居
洛陽教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且
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父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為延
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歟
同大驚亟遣啟書室取魏志展讀一不失所啟宗族奇之時年十三然而妙通
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為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
關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屏郊數一無
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秘書郎王行瑜帥邠州辟為觀察
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奉詔討伐行瑜敗死
邠州平策與婢肩與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寨積雪為行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
妻為鄭滑支使尋以內憂去職制闕除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一歲華帥
韓建辟為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為掌記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
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即委為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表其才拜職方郎中兼史
館修撰俄召入為翰林學士轉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修史未幾遷中書舍人
職如故太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至澤州
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
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于福善里修葺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乾化二年秋
卒所著典義三卷詞制歌詩二十卷歲表三十卷存于其家
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仕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
乾寧中邪鳳二鎮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陷天子不得已賜死于臨畢驛曉

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升沈跡自廢者將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
 允判鹽鐵奏為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宏文館皆不起及昭宗東遷宰相
 崔遠判戶部又奏為巡官兼殿中丞或語之曰魯中散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
 濤以物理勉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以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就
 官未幾拜左拾遺尋召為翰林學士轉膳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及崔遠得罪出
 守本官居數月以本官知制誥俄又召為學士遷郎中充職太祖受禪拜中書
 舍人職如故開平三年轉工部侍郎充承旨明年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
 戶部庶人友珪篡位遷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
 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而卒末帝即位詔贈右僕射曉博瞻有詞藻
 時論稱之兄光又新唐書表光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喉縱詬或揮挺追撲曉
 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怠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北夢瑣言云
 有制誥及典秩尚書志氣甚遠一旦非分而歿咸冤惜焉豈三世為相道忌大
 感歎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也曾祖瓌絳州刺史祖忻
 同州掾父哀集州刺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
 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學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
 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瘡乃與人為賤刺往往有警句傳
 于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
 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
 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與蔡賊相拒累歲城門之外戰聲相聞機略之間翔
 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蔡賊平奏授太子中允
 賜緋從平克鄆改檢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鎮淮南授揚府左司馬賜金紫乾寧
 中改光祿少卿充職天復中授檢校禮部尚書遙領蘇州刺史昭宗自岐下還
 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翔授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鑿協
 贊功臣太祖受禪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旬當
 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為參政院以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

侵擾遣劉知俊西討鄭延深憂不濟因宴顧翔以問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
 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讀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歎賞久之乾化元年進
 位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參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因金鑾
 坡以為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得為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殿名金鑾從嘉
 名也置大學士始以翔為之五代會要云以金鑾為名非與翔自釋褐東下遭
 遇霸王懷抱深沈有經濟之略起中和歲至鼎軍大運其間三十餘年屢從征
 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恆達旦不寢惟在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贊亦未嘗
 顯諫上俯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
 得知及太祖大漸召至御牀前受顧託之命且深以并寇為恨翔嗚咽不忍受
 命而退庶人友珪之篡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翔為宰相友珪以翔先朝舊臣有
 所畏忌翔亦多稱病不綜政事末帝即位趙張之族皆處權要翔愈不得志及
 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
 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
 之勝負哉先皇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猶不得志于敵人今寇馬已至鄆
 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喻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績統眾于今十年每攻城
 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
 嘗如此俾實襄輩與之較力而望捷逐寇戎臣所未喻二也陛下所宜詢于黎
 老別運沈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驕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于邊陲
 効試末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彥章敗于中都晉
 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為
 歡且使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
 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耶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為將臣
 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即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出居避敵陛下必
 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為福請先
 死不忍見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瑒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寮李
 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

里第宿于車坊欲購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數日李振謬為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讎我等始同謀蓋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于國門繼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也乃自經而卒數日并其族被誅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衰郊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翔妻劉氏父為藍田令廣明之亂劉為巢將尚讓所得巢敗讓攜劉降于時溥及讓誅時溥納劉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劉氏嬖之屬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入太祖臥內翔情禮稍薄劉于曲室讓翔曰卿郵余曾失身于賊耶以成敗言之尚讓巢之宰輔時溥國之忠臣論卿門地辱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劉恃太祖之勢案下有太祖四鎮時劉已得國夫人之號車服驕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別置爪牙典謁書幣聘使交結藩鎮近代婦人之威無出其右權貴皆相附麗寵信言事不下于翔當時貴達之家從而效之敗俗之甚也五代史補載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雖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況兵書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禮名而喪其實大王之李振字與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略干太祖太祖奇之辟為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為朗州曹滿所逼振奉命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光啓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于長安舍于州邸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欲上謁願許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巖等協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願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禮樂尊戴猶恐不及幸熱計之希貞大沮而去及振復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為太上皇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升還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彝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洛遽還于汴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祖又

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勳詐齎上皇詰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豈紹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聞豎幽辱天子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濬寓于河南緱氏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惟振堅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勳可立太祖英悟怒厲色曰張公勸我同勳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繫偽使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即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返正未幾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之曰卿所謀是吾本志嘗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謂曰王師範來降易歲尙處故藩今將奏請從授方面其為我馳騎以茲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于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諭之曰公不念張纘事耶漢末纘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纘買謂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讎為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翼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振為青州留後未幾徵還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頓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擬升私惡者沈棄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唐朝人士目為鴟鴞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言譖殺大臣裴樞陸扈等七人于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威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于黃河采為濁流太祖笑而從之洎太祖受禪自宜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戶部尚書庶人友珪篡立代敬翔為崇政院使末帝即位趙張二族用事遂為所間謀猷獻者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末閉居私第將期矣晉王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翰指振謂人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史臣曰文蔚貽矩皆唐朝之舊臣遇梁室之強禪奉君命以來使狎神器以授之逢時若斯亦為臣者之不幸也抑不為其相不亦善乎杜曉著文雅之稱張策有冲澹之量咸登台席無忝士林敬翔李振始輔霸圖終成帝業及國之亡

也。一則殞命以明節。一則視息以偷生。以此較之。翔為優矣。振始有濁流之言。終取赤族之禍。報應之事。固以昭然。

舊五代史卷十八

舊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梁列傳八張文蔚傳父楊。楊原本作錫。今據舊唐書改正。

薛貽矩傳在位韓五載。案歐陽史梁本紀貽矩開平元年同平章事。至乾化

二年薨。計居相位六年。歐陽史唐六臣傳貽矩為梁相五年卒。尚仍是書之訛。

張策傳父同仕唐至容管經略使。父同唐書言作父同文。歐陽史與是書合。今仍之。

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案唐書言云趙少師崇凝主文策。求就重籍。崇凝庭

禮之。北夢瑣言載崇凝之辭曰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侍。訪道。抗

跡塵外。乃于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是書謂張策無仕進意。與書言諸書異。

杜曉傳祖審權仕唐位至宰相。審權原本作省權。今據新舊唐書改正。

沈跡自廢者將十餘載。案吳越歐陽史纂誤云據新唐書宰相表杜曉能賜

死。至崔允領鹽鐵。前後止七年。歐陽史作十餘年誤。蓋歐陽史沿是書之誤。

以鋪席祭其先人。鋪席原本作補席。據歐陽史改正。

敬翔傳因金帶披以為門名。金帶歐陽史及通鑑俱作金鸞。五代會要從是

書。今仍之。

從嘉名也。案原本脫名字。今從職官志增入。

宿于車坊。車坊原本作中。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李振傳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希貞原本作希直。今據通鑑改正。

又遣供奉官李奉本。案原本脫奉本二字。據本傳增入。

舊相張濬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案舊唐書昭宗紀。崔允與張濬

告難于全忠。濬傳亦云。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是書作張濬黨于季述。為梁

祖所拒。與唐書異。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九

列傳九

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為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為伍長。叔琮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于陳許間，叔琮奮擊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為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焉。累遷為指揮使，尋授許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伐襄陽，叔琮失利，降為陽翟鎮遏使。尋又捍禦晉軍于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天復元年春，領大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特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于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間，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離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軍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遊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餘，乘奪馬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牧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并壘，軍迴以其功，委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晉軍不敢侵軼。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為鄜州留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及昭宗東遷，徵為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天祐元年八月，與朱友恭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于大內，既而實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

乾化二年，詔許歸葬。

朱友恭，壽春人。本姓李，名彥威，非角事太祖，性類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憐之，因畜為己子，賜姓。初名克讓，後改之。時初建左長劍都，以友恭董之。從太祖四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軍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諸武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

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黃州，友恭攻陷其壁，獲賊將羅重，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武瑜，盡收其眾，以功為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中，為武軍軍留後。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徵拜左龍虎統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于洛陽宮。既而太祖自河而至，實以慢于軍

政，貶崖州司戶。復其本姓名，與氏叔琮同日賜死。北夢瑣言云：朱友恭請朱友瑄所弒昭宗，其言：案友瑄當作友恭，見後考。

王重師，潁州長社人也。材力兼人，沈嘿大度，臨事有權變，劍稍之妙，冠絕于一

克。唐中和末，蔡寇陷許昌，重師脫身而來，太祖異其狀貌，乃隸于拔山都。每于軍前効用，頗出儕類。文德中，令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

討兗鄆，擢為指揮使，授檢校右僕射。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于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由是威震敵人。尋授檢校司空，為潁州刺史。乾軍中，太祖攻濮州，縱兵

壞其壘，濮人因屯火塞其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于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鈔，擲投水中，擲于火上，重師然後率精

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為劍槊所傷，身被八九創，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

彌月始愈。尋知平盧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天祐中，授雍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數年治戎，師民頗有

威惠，開平中，為劉捍所構，太祖深疑之，然未有以發其事。無何，擅遣裨將張君

練縱兵深入邠鳳，君練敗北，太祖聞之，怒其專擅，因追而斬之。通鑑云：劉捍至邠，甲申，貶漢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

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陣，所向盪決。及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為宣武右職，以總腹心。于是簡練軍伍，裁制綱紀，平巢破蔡，多珍之

力也。始尚讓以驍騎五千人至繁臺，珍與龐師古齊奉國等擊退之，及黃巢敗，珍與兵帥李克用追至寬旬而還。尋從太祖以汴宋毫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錄，以功加秩。光啓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為上將，于是軍無夷敗，蔡

師鐵林三千人，盡俘其將，復西至汝鄭，南過陳穎，竊宋毫滑濮間，與蔡賊交戰，屢伏襲殺，不知其數。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乘其墉，滑州平。時太祖方謀濟師，乃遣珍往滑州募兵，行次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伏兵于孫師陂以邀珍，珍大破之，進軍至牙山，都虞候張仁遇白珍曰：「軍有不齊者，當先斬本都將，後以狀聞，願許之。」珍怒其專，乃斬仁遇以徇軍。由是諸將咸懼，兵至乾封，與淄人戰于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二萬，列三寨于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復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大獲兵衆，其後破盧塘張旺及朱瑄未瑾之衆，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梁山之役，始與李唐賓不協，珍在軍，嘗私迎其室于汴，而不先請，太祖疑之，密令唐賓察之，二將不相下，因而交諍。唐賓夜斬關還汴以訴，珍亦棄軍單騎而至，太祖兩惜之，故不罪，俾還于師，復以踏白騎士入陳毫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二萬，擄璠以獻，珍旋師，自毫北趨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分命聶金范居實略澶州，與魏師遇于臨黃，魏軍有豹子軍二千人，戮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蔡，夾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皆擁于河溺死之。進軍蔡州，營其西南，既破羊馬垣，遇兩班師，珍以兵援劉瓚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于豐南，吳康里珍乃收豐，破其三萬餘衆，及蔡賊平，珍比諸將功居多。龍紀初，與諸將屯于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廄，以候巡撫，李唐賓之神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恃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遂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敏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梁祖令武士執之，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牀擲之，乃退。

李思安，陳留張亭里人也，初事汴將楊彥洪為騎士，性孝勇，未弱冠，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汴，嘗大閱戎旅，觀其材，甚偉之，因錫

名思安，字貞臣，思安善飛，稍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後，測

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特猛自衛者，多命取之，必鷹揚颯卷，擒賊于萬衆之中，

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為踏白將，時巢蔡合從，太

祖每遣偵邏，必率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賊，殺戮捷奪，衆莫敢

當，尋領軍襲蔡寇于鄭，都將李唐賓馬蹶而墜，思安援槊刺追者，唐賓復其騎

而還，又嘗與蔡人鬪，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實，其後渡長淮，下天長高郵二邑，又

拒孫儒，追濠州，皆有奇績，累遷為諸軍都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毫

州刺史，練兵禦寇，邊境肅然，思安為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平

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于桑乾河，擄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率諸軍伐潞，累

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保焉，踰歲

起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右曰：「李思安當敵果

敢，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吾將用之，則敗聞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

飛將數奇，前史豈虛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為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旌仗

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為政，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

具，而復壁壘荒圯，帑廩空竭，太祖怒，貶柳州司戶，尋賜死于相州。通鑑開化元

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愕然無具，坐削官爵，二年正月丁卯，帝至相

高，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尋長流思安于崖州，賜死。

鄧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黃巢軍，隸于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為牙將，

主騎軍，伐鄆之役，生擒排陣將劉燭以獻，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

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既不利，季筠為晉人所擒，克用見之，

甚喜，釋縛，待以賓禮，俄典戎事，季筠在并門，凡四稔，景福二年，晉軍攻邢臺，季

筠領偏師預其役，將及邢，邢人陣于郊，兩軍酣戰之際，季筠出陣，飛馬來歸，太

祖大加獎數，賞賚甚厚，時初置廳于都，最為親軍，命季筠主之，旋改統親騎，又

遷將中軍，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

丁壯以築之，民甚安之，因相與立碑，以頌其績，太祖受禪，改鄭州刺史，尋主兵

于河中，為都指揮使，時并人寇平陽，季筠接戰于洪洞，大克，拜華州防禦使，又

繼領龍驤等諸軍騎士，累官至檢校司空，柏鄉之役，季筠臨陣前却，太祖亦未

之罪。乾化二年春，太祖親伐鎮定，駐于相州，因閱馬，怒其馬瘦，與魏博軍校何令稱陳令勳同斬于霧下。

黃文靖，金鄉人，少附于黃巢黨中，巢敗，歸于太祖，累署牙職，繼遷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寨，北定兗鄆，皆有功。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關，會晉軍十餘萬近逼垣寨，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啟闈出師，文靖爲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其年冬，與康懷英渡淮，入壽春之境，下安豐霍邱，至光州而還。光化初，晉將李嗣昭周德威寇于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禦之。至沙河，敗晉軍五千餘騎，遂逐之。越張公橋，乃止。後旬日，復與晉人戰于邢州之北，擒蕃將黃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百餘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左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越壽春，侵廬江，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旅而還。改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又遷潁州刺史。太祖受禪，復爲蔡州刺史，入爲左神武統軍，又改左龍驤使。乾化元年，從太祖北征，因閱馬得罪，命斬之。文靖曉果善戰，諸將皆惜之。

胡規，兗州人，初事朱瑾，爲中軍都校，兗州平，署爲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爲河中，都虞候，權鹽務。天復中，太祖迎駕至岐下，以規權知洽州，昭宗還長安，詔授皇城使，及東還，以爲御營使，駕至洛，授內園莊宅使。天祐三年，佐李周彝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爲諸軍總使，太祖受禪，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乃以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堤堰，軍士因之斬伐百姓，圍林太甚，河南尹張宗奭奏之，規得罪，賜死。

李謙，河中臨晉人，少時遊秦雍間，爲人勇悍多力，甚有氣誼。唐廣明初，黃巢陷長安，謙遂得仕于其間，巢以謙爲內樞密使，蓋謙曾委質于宦者，出入于宮禁間，巢以此用焉。其後巢軍既敗，謙乃束身歸于太祖，署爲左德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立軍功。及東伐兗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柎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大軍于盟津，乃令謙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謙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之于河橋。

李重九，宋州下邑人，狀貌雄武，初在黃巢黨中，推爲剛鷲。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尚讓李勳等率衆至繁臺，與太祖之軍相拒，及巢寇漸衰，乃率衆來降。太祖素識之，拔用不次，署爲先鋒步軍都頭，與胡真援河陽，逼懷州，重九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將安休休，又令與李謙率騎軍至陝，應接郭言，迴水灑池，破賊帥黃花子之衆，改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圍汴，重九以步兵攻下三寨，擄獲甚多。太祖大舉伐宗權，俾重九以滑兵爲先鋒，及東討徐州，下曹蕭二邑，轉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秋，從柎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于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謙重九，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于是與李謙並戮于河橋。

范居實，絳州翼城人，事太祖初爲隊將，從討巢寨有功，又從朱珍收滑州，改左廂都虞候，預破兗鄆，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南下，寇魏郡北，居實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于內黃。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遂領錦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用軍于潞州，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授耀州刺史，令以郡兵屯固鎮，尋除澤州刺史，居實拳勇善戰，頗立軍功，在郡以戎備不理，詔追赴闕，暴其貳寇之罪而斬之。

史臣曰：叔琮而下，咸以鷹犬之才，適遇雲龍之會，勳勞王室，踐履將壇，然俱不得其死，豈不惜哉！得非爲盡弓藏，理當如是耶！將梁祖之雄猜，無漢高之大度，歟！乃知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者，惟光武一人而已矣。語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叔琮友恭，從之何也！既爲盜跖所嫉，豈免成齊之誅。臨終之言，益彰其醜也。

舊五代史卷十九

舊五代史 卷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九考證

梁列傳九氏叔琮傳太祖伐襄陽叔琮失利 案舊唐書光化元年汴將氏叔琮陷趙匡凝之隨唐鄆等州是書趙匡凝傳亦云太祖遣氏叔琮伐之匡凝懼乞盟是役也實以勝歸而叔琮本傳獨言失利未知所據

今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間 案襄陵原本作襄陽今據歐陽史改正 貶白州司戶 案舊唐書作貝州

與氏叔琮同日賜死 案此朱友恭事是書及歐陽史通鑑俱同北夢瑣言作友諒誤

王重師傳潁州長社人也 潁州歐陽史作許州

太祖異其狀貌乃隸于拔山都 案拔山原本作拔山歐陽史作拔山考當時軍旅皆以都名如黑雲都銀槍都效節都橫街都之類今從歐陽史改正并增入都字

朱珍傳敗樂從訓萬餘人 案通鑑作樂從訓來告急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從訓與此傳異

李重允傳于是與李燾並殺于河橋 案原本脫與字今增入

范居實傳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 案原本脫從字今增入

舊五代史卷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

列傳十

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舉進士因留長安三歲不中第廣明初黃巢陷長安遂投跡于太祖泊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其年秋太祖與河中文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于巢偽右軍都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乃進說曰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偽號任用已失其所今將軍勇冠三軍力戰于外而孟楷專務矜蔽奏章不達下為庸才所制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況土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為名惟將軍察之太祖曰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翼日遂定策戮偽監軍使悉眾歸順于河中王重榮表瞳為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奏表于蜀唐僖宗大悅召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為陵州刺史治郡一歲改檢校右散騎常侍通刺史在任四考頗有政績秋罷詣蜀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龍紀二年至東京勞來彌厚賜第墅各一區錢千緡表為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宮副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年冬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侍府幕表為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瞳在滑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萬益兵數千人累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卒于滑開平初追贈司徒

司馬鄴字表仁其先河內温人也祖德璋仕唐為杞王傅父譚左武衛大將軍鄴資蔭出身頗知書累官至大列唐天福初韓建用為同州節度留後昭宗之幸鳳翔也太祖引兵入關前鋒至左馮翊鄴持印鑰迎謁道左太祖以兵圍華州命入城招諭韓建建果出降及大軍在岐下遣奏事于昭宗再入復出又使于金州說其帥馮行襲傳堅華附後歷宣武天平等軍從事開平元年拜右武衛上將軍三年使于兩浙時淮路不通乘驛者迂迴萬里陸行則出荆襄潭桂入嶺自番禺泛海至閩中達于杭越復命則備舟楫出東海至于登萊而揚州

諸步多賊船過者不敢循岸必高帆遠引海中謂之入陽以故多損敗鄴在海逾年漂至耽羅國一行俱溺後詔贈司徒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為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為滑州刺史令收兵于滑青間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復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眾于汴西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款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常山而王鏐危懼送款于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以攻中山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眾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迴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捍為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月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于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即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翼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四月太祖伐王師範于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總兵太祖親往巡撫以捍為御營使大軍次昂車斥候來告蕃戎逼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并軍遂通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人侵晉州從幸陝迴加檢校太保及從駕幸河中詔追王重師赴行在以捍為雍州節度觀察留後纒踰月劉知俊據同州反潛使人以厚利啗捍將校遂為部下所執送于知俊知俊繫捍歸于鳳翔為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末帝即位又贈太尉捍便習寶贊善于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數揚命令勤幹洫職以至崇顯焉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世為郡武吏唐乾符初敬堯為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堯遂代之監郡俄真拜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巢數十萬眾塞于州南敬堯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眾凌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眾來逼敬堯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竟全郡壘遠近歸附及淮人

不恭。太祖屢以軍南渡，路由州境，敬堯悉心供億。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為沿淮上，下都指揮使。四年冬，龐師古敗于清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于穎，時兩雲連旬，軍士凍餒，敬堯自淮燒薪相屬于道，郡中設糜餼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數月，真拜武寧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入為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于其第。敬堯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合兵，以輔與王之運，有足稱者。

高劭，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駢之從子也。父泰，黔中觀察使。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為都統兼諸道鹽鐵使，兵賦在己，朝廷優假之，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遙領華州刺史。光啓中，以駢命遏晉公王鐸于鄭，俄而州陷于蔡，劭為賊所得，使人守之。戒四門曰：無出高大夫劭，伺守者稍惰，伴為乞食者過危垣，取碎者衣，全身易服，得他兒抱之，行出東郊門，以為丐者，不之止。及稍遠，棄所抱兒，疾趨至中牟，遂達于汴。太祖以客禮遇之，尋表為亳州團練副使。知州事。又數年，辟為宣武軍節度判官。在幕下，頗以氣直自許。後監鄭州事，復權知徐州。留後唐昭宗之鳳翔，太祖迎奉未出，劭有疑謀，遂令赴華州，詣丞相府，以讓其事。行至高陵，為盜所害。

馬嗣勳，濠州鍾離縣人，世為軍吏。嗣勳有口辯，習武藝，初為州客將。唐景福元年三月，太祖以壽州刺史江儒反，下蔡鎮使李立率兵攻濠，梁刺史張遂俾嗣勳持州印，籍戶口，以歸于太祖。乾寧二年三月，楊行密復攻濠州，張遂遣嗣勳求援于太祖。俄而郡陷，嗣勳無所歸，即署為元從押牙副典客。頗稱任使。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又從李彥威復黃州，及武昌縣，獲刺史瞿章，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敗而走之。又遣使于蜀，及歸，得其助軍實甚多。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岐下，軍至華之西關，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謁，及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于太祖，求為外援。時安陽公主初卒于魏，太祖乃遣嗣勳率長直

官千人，實兵仗于囊中，肩昇以入于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攻牙軍，至曙盡殲之。嗣勳重傷，旬日而卒。開平中，累贈太保。

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懼。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折節，頗見親昵。授為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于危處之間，顯有奇略。由是頻立殊效。光啓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翼之，敵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大順二年，為諸軍都虞候。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兗，存敬屢有伴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屢加優異，以為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滄侵凌魏郡，復以存敬為都指揮使。三年，大舉與葛從周連統諸軍攻浮陽，樹數十柵，圍劉守文累月。時幽州劉仁恭舉兵來援，存敬潛軍擊之，于乾寧軍南老鴉堤，是日燕人大敗，斬首五萬級。生擒馬慎交已

下一百餘人，獲馬萬蹄。其年秋九月，引軍收鎮州，存敬勒衆涉漳池河，師人鼓行而進，連鎮之遊兵數千，因逐之，直入鎮之墜門，收鞍馬牛輜萬計。翼日，鎮人納質而旋，尋為宋州刺史。踰年，甚有能政，復擁衆伐劇門，數旬間，連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勝紀。自懷德驛與中山兵接戰，枕尸數十里，中山開壁請降。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懇特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即日收絳州，擒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二郡平，進圍河中。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為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尋移宋州刺史。將之任所，獲疾，踰旬卒于河中。太祖聞之，痛惜移晷。開平初，追贈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贈太傅。子仁愿，晉天福中，仕至大理。

寇彥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瑄，父裔，皆宜武軍牙校。太祖鎮汴，以彥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為通贊官。太祖為元帥，補元帥府押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累奏授檢校司徒，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于太祖。太祖命彥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彥卿之力也。彥卿身長

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言，凡所作爲，動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彥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馬，號一丈鳥，嘗以賜彥卿。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乘其所賜馬，馳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案通鑑年帝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爲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率衆一千，擊霍邱爲上寨，朱景所敗，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李儼拒之，九國志朱景傳，彥卿聞景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圍取景，且論彥卿之意，令降景，其徒戰于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太祖受禪，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歲餘，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橋，有老人，誤衝其趨道者，排之，落橋而斃，爲御史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不數月，除相州防禦使，依前行營諸軍排陣使。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及太祖遇弒，彥卿追感舊恩，圖御容以奠之，每因對客，言及先朝舊事，卽涕泗交流。末帝嗣位，遙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拒淮寇，尋改右金吾衛上將軍。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迴。四年卒于鎮，時年五十七，詔贈侍中，彥卿貞幹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寵作威，多忌好殺，雖顯立功名，而猶爲識者之所鄙焉。

史臣曰：案原本有闕文，存敬有提鼓之勞，彥卿遇鑾鱗之會，俱爲藩后，亦其宜哉。

舊五代史卷二十

舊五代史卷二十考證

梁列傳十司馬鄴傳揚州諸步多賊船 諸步原本作諸走，考容齋隨筆云，步者水傍之名，今改正。

劉捍傳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又移師以攻中山。案梁祖下鎮定，服中山，舊唐書作光化三年九月，新唐書作十月，是書總繫于六月，據通鑑自六月舉兵至九月，始定中山也。

馬嗣勳傳刺史張遂 案新唐書作張遂。

太祖今往光州，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案新唐書本紀，乾寧三年，楊行密陷光州，刺史劉存死之。九國志柴再用傳，乾寧中從朱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事。梁兵寇光州，再用擊走之，事俱與是書異。

又從李彥威復黃州，獲刺史羅章。案全忠陷黃州，新唐書作乾寧四年，九國志作三年，是書繫光化元年，與諸史異。

張存敬傳擒刺史陶建劍 建劍原本作建鉞，今據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二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一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
 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為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及朱珍以罪
 誅遂用師古為都指揮使乃渡淮餉軍于廬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沿淮轉
 戰所至克捷尋代朱友裕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兗州入中
 都寨于梁山敗朱瑄之衆襲至疊下又破朱瑾于清河從討汝陽與朱瑄朱瑾
 及晉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迴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
 其帥朱瑄以獻始表為天平軍節度留後尋授徐州節度使官至檢校司徒乾
 寧四年八月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十一月師古寨于清口寨
 地卑下玉堂開話云龐從會軍五萬于清口所屯之地甚廣或請遷移弗聽俄有
 告淮人決上流者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九國志侯瓚傳時兵起倉卒加
 及梁營則暨戈植足剛志未決朱瑄與瓚率五十騎潛濟淮入自疊北舞須史
 乘而戰瓚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瓚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須史
 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吳人襲焉故及于敗師古沒于淖

霍存涪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黃巢中已為將領唐中和四年太祖大
 破巢軍于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太祖宥而納之其後
 破王夏寨擊殷鐵林並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戰立功
 時蔡賊張晧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蔡賢軍殺五
 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瑋張晧殲萬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
 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墮其下賞賚甚厚復
 佐朱珍擒石瑤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
 遷官初王師渡淮乏食不甚利惟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
 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擁存戰曷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邴
 王友裕擊時溥于礪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歐陽史云存代李唐實
攻時溥溥敗礪山存復

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謀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為前
 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千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
 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
 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為諸軍都指揮使景福二年春太祖
 親至曹州留騎軍數千令存將之且曰有急則倍道兼行以赴之俄聞朱瑄領
 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克之衆合戰于石佛山山大敗之
 存亦中流矢而卒時人稱其忠勇初朱珍李唐賓之歿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
 戰伐功績多與師古同始遙領韶州牧又改賀州後用為權知曹州刺史官至
 檢校右僕射及太祖登極屢有征討因起猛士之數一日幸講武臺閱兵謂諸
 將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勞苦耶諸君其思之他日語又如如是累贈官至太保子
 彥威後唐明宗朝為青州節度使

符道昭淮西人性強敏有武略秦宗權用為心膂使監督諸軍後為騎將尤能
 布陣勇聞于時然剛而無操善迎人意一見若盡肺腑必甚愛其才而道昭之
 心腹賜矣秦宗權之將敗也有薛潛者支驍隊伍道昭謂所私曰蔡弱矣乃歸
 潛潛欲敗復奔洋州依葛佐佐攻與元軍不利復奔于岐宋文道愛之養為己
 子名繼遠遂易其宗及得軍職悉起舊伍後為巴州刺史又奏為隴州防禦使
 兼中軍都指揮使太祖迎奉昭宗駐軍于岐下道昭頻領騎士敢鬪戰屢為王
 師所敗遂來降太祖素聞其名待之甚厚昭宗反正奏授秦州節度使同平章
 事遣兵援送不克而還先是李周彝棄鄜州自投歸國署為元帥府行軍左司
 馬龍冠霸府及道昭至以為右司馬使與周彝同領寇彥卿南大豐閻寶已下
 大軍伐滄州及太祖幸魏州討牙軍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選
 聞府中有變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留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彝與彥卿已
 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選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
 擒仁遇以獻乘勝取瀘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陣屢
 有摧失而周彝彥卿倚角繼進連以捷告護兵者上功不實皆以道昭為首太
 祖陰知之俱不議賞及滄州之圍也不用騎士令道昭牧馬于唐陽太祖受禪

後委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蠅變擊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遣昭為晉軍所殺

徐懷玉本名琮亳州雋夷縣人少以雄傑自任隨太祖起軍唐中和末從至大梁光啓初蔡寇屯金堤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由是累遷親從副將改左長劍都虞候又從破蔡賊于板橋收蔡宗權八寨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同諸軍解河陽之圍復從破徐宿乾軍中奏加檢校刑部尚書太祖賜名懷玉破朱瑾于金鄉南擒宗江以獻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乾寧四年龐師古失利于清口懷玉獨完軍以退光化初轉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俄奏授沂州刺史頃之王師範以青州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四年轉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從大軍迎駕于岐下歸署華州觀察留後一年復領所部兵戍雍州尋召赴河中補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統軍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為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殺于陣中晉軍遂退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已乘其懈懷玉選親兵五十餘人擁殺下城晉軍既退出家財以賞戰士歲中晉軍又至懷玉領兵敗之于洪洞三年制授鄆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練兵繕壁人頗安之加檢校太傅乾化二年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謙拒命遣兵襲鄆州懷玉無備尋為河中所擄囚于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慮懷玉有變遂害之懷玉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郭言太原人也家于南陽新野少以力穡養親鄉里稱之唐廣明中黃巢擁眾西犯秦雍言為巢黨所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為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為裨校言性剛直有權略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寇戰于凌郊每以少擊眾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時宗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十旅每恨其寡與之不敵一日命言董數千人越河洛趨陝號召丁壯以實部伍言更往冬旋得銳士萬餘遂遷步軍都將自是隨太祖掃蕩蔡寇斬獲掠奪不可勝紀宗權以茲敗北太祖

盡收其地因命官將兵導達貢奉以安郵傳自汴鄭迄于潼關去奸恤弱甚得其所光啓中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揚州節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領兵赴維揚以制置為名時言為李璠前鋒深入淮甸破盱眙而還梁祖東伐徐鄆言將偏師略地千里頻逢寇敵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大挫東人之銳太祖錄其績以排陣斬斫之號委之尋表為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于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為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于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銳兵擊溥殺傷甚眾徐戎乃退言為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尙讓之寇繁臺也唐賓與李讓霍存並為巢將與太祖之軍戰于尉氏門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賓與王度裕來降時黃巢壁于陳郊乃命唐賓摩其西闔焚焉王滿之師王夏之陣唐賓悉在戰中後與朱珍趣淄州所向摧敵及取滑平蔡前後破鄆淮徐之眾功與朱珍略等而驍勇絕倫善用矛未嘗不率先陷陣其善于治軍行師之道亦與珍齊名珍之擒石璠也唐賓亦沿淮與郭言犄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澶州下內黃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暨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墮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時溥軍于吳康珍亟遇之未能却唐賓引本軍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與師必與珍借用故往無不利然而剛中用壯遂為珍所害以謀叛聞太祖聞之痛惜累日及誅朱珍後令其妻孥至軍收葬而加弔祭焉

王度裕琅琊沂人也家于楚邱少有膽勇多力善射以弋獵為事唐乾符中諸葛爽聚徒于青棗間攻剽郡縣度裕依其眾及爽歸順乃以度裕及其眾隸于宣武軍太祖鎮汴四郊多事始議選將征討首以度裕縮騎兵恆為前鋒及太祖擊巢蔡于陳州度裕連拔數寨擒獲萬計巢擊既遁度裕躡其迹至萬勝成賊眾饑乏短兵纒接而潰太祖以其勞表授義州刺史蔡人日縱便掠陳鄆許毫之郊頻年大戰度裕掩襲攻拒凡百餘陣勦戮生擒不知紀極蔡宗賢寇汴南鄭太祖令度裕逆擊于尉氏不利而還太祖怒命削職拘于別部踰年邢州孟遷請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遣使來乞師太祖先遣度裕選勇士百餘

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樹立旗幟。晉人不測。乃退。數月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邢人困而攜貳。遂乃整度裕送于太原。尋為所害。

劉康又壽州安豐縣人也。以農桑為業。唐乾符中。關東羣盜並起。江淮間偏僻其苦。因為巢黨所掠。康又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樂為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鎮。委以心腹。康又枕戈擐甲。夷險無懼。其後累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兗。所向多捷。尤善于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尋遷密州刺史。政甚簡靜。時王師範叛據青州。乞師于淮。夷人遂攻密州。密兵素少。執銳者不滿千夫。而淮賊踰萬。康又率老弱守陣。自別領少壯。日與接戰于密之四郊。俘擒千計。賊知密州虛弱。援兵未至。晝夜急攻。遂陷。康又為賊所害。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二年。庶人文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為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三月。朝廷議劉魏州為兩鎮。應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屯鄆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舍。

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通鑑云。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鄆。晉人獲其子。晉王遷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鄆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鄆州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

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移領滑州。三年四月。晦。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村背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拆屋木編柵。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鬪。流矢雨集。或舟楫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

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為招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隨之手。不當為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及旬。國以之亡矣。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嬰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為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為監軍。一日。彥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為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眾拒戰。兵敗。為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彥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踏。遂就擒。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權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為臣為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與。嗣源至。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魏信烈乎。魏信烈。蓋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與隨軍。

至任城，彥章以所傷痛楚，堅乞遷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彥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為所拔。晉王書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檣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師，搜訪子孫錄用。五代史補：王彥章之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重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遂擢用之。

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為小校。德倫少為滑之牙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留後，遷平盧軍節度使。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于別館，盡殺其部衆。為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晉王自黃澤橫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頊密啓晉王，訴以張彥凌辱之事。晉王至永濟，斬彥等八人，然後入于魏。德倫即以符印上晉王。通鑑：晉王既入德倫上印，節制不垂，使還實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羅塗炭，故暫入存，據明公人心未安，備倫心腹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東，勢弱，安能統軍。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愛之。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東，監軍張承業留之不遣。頃之，王禮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為變，遂誅德倫，并其部曲盡殺之。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考證

梁列傳十一 龐師古傳始表為天平軍節度留後，尋除授徐州節度使。案師古先為留後，繼授節度，通鑑止作留後誤。

霍存傳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秦賢王虔裕傳作秦宗賢。

有賊升眺樓大詬。眺樓原本作昭樓，今據歐陽史改。

符道昭傳符道昭准西人。案歐陽史作蔡州人。

徐懷玉傳授左羽林統軍。案歐陽史作右羽林統軍。

郭言傳破盱眙而還。案通鑑作言力戰得免，梁祖紀亦作不克而還，與此傳異。

李唐賓傳時溥軍于吳康。吳康原本訛吳唐，今據歐陽史改正。

王虔裕傳時太祖大軍方討克鄆未及救援。案通鑑考異云：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克鄆也，傳誤。

劉康又傳尋遷密州刺史。密州原本訛宣州，今據新唐書昭宗紀改正。

王彥章傳彥章字實明，鄆州壽張縣人也。實明，歐陽史作子明，壽張，歐陽史作壽昌。

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案歐陽史從家傳作五百人，又作畫像記極辨舊史，領數千人以往之非。考通鑑云：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克鄆之境，又通鑑李嗣源敗彥章于邊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使彥章所將止于五百，恐師徒盡喪，不應尚能再戰也。彥章忠于所事，力竭而亡，非戰之罪，歐陽史必欲滅其兵數，轉非實錄。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二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為李罕之步將，以猛決聞。尤善騎射。及罕之敗，退保澤州。師厚與李鐸何邕等來降。太祖署為忠武軍牙將。繼歷軍職。累遷檢校右僕射。表授曹州刺史。唐天復三年，從太祖迎昭宗于岐下。李茂貞以勁兵出戰，為師厚所敗。及王師範以青州叛，太祖遣師厚率兵東討。時淮賊王景仁，以衆二萬來援師範。師厚逆擊破之。追至輔唐縣，斬數百級。授齊州刺史。將之任，太祖急召見于鄆西境。遣師厚率步騎屯于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于臨朐。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于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未幾，萊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是師範不復敢戰。師厚移軍塞于城下。師範力屈竟降。天復四年三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匡凝于襄陽。命師厚統前軍以進。趙匡凝嚴兵以備。師厚至穀城西童山，刊材造浮橋。引軍過漢水。一戰，趙匡凝敗散。擄妻子。沿漢遁去。翼日，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唐書天祐三年六月甲申，斬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別立忠義軍。既非往制，即令南討。荆州留後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即令南討。荆州留後趙匡明，亦棄軍上峽。不浹旬，併下兩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與板築。周十餘里。郭郭完壯。開平元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明年，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入朝。詔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無何，劉知俊據同州叛。師厚與劉鄩率軍西討。至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知俊聞師厚至，即西走鳳翔。師厚進攻至長安。時知俊已引岐寇據其城。師厚以奇兵傍南山急行，自西門而入。賊將王建驚愕，不知所為。遽出降。制加師厚檢校太尉。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阮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遁。四年二月，移授陝州節度使。五年正月，王景仁敗于柏鄉。晉人乘勝圍邢州。掠魏博。南至黎陽。師厚受詔以

兵屯魏州。晉軍攻魏州，不克而退。師厚追襲過漳河，解邢州之圍。改授滑州節

度使。明年，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秦州。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

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車駕還，師厚屯魏州。及庶人友珪篡位，魏州衙內

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滅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史云：師厚乘間殺魏州將潘晏。滅延範趙訓。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為延範等逐出節度使。周輪。

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

人歸。斬于府門。友珪即以師厚為魏博節度使。檢校侍中。未幾，鎮人晉人侵魏

之北鄙。師厚率軍至唐店，破之。斬首五千級。擒都將三十餘人。是時師厚握河

朔兵，威望震主。友珪患之，詔師厚赴闕。師厚乃率精甲萬人至洛陽。嚴兵于都

外。自以十餘人入謁。友珪懼，厚禮而遣之。及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于師厚。深

陳款效。且馳書于侍衛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

至滑州。以應禁旅。友珪既誅，末帝即位于東京。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太師。

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于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先是

鎮人以我柏鄉不利之後，屢擾邊境。師厚總大軍，直抵鎮州城下。焚燬閭舍。移

軍掠藁城東鹿。至深州而歸。乾化五年三月，卒于鎮。廢朝三日。贈太師。師厚純

謹敏幹，深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驟萌不

軌之意。于是專割財賦，置銀槍效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銳。縱恣養。復故

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清異錄云：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材。承前河朔之俗。上元比屋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謀魏人戶立燈竿。千紅萬炬，洞照一城。縱士

女嬉遊。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權歌于御河。縱酒彌日。又于黎陽採巨石，將紀德

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

曰：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于私庭受

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爲叛亂。以致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

社覆滅。由師厚兆之也。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負。唐乾符

末，鄉人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存節往從之。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洶洶，當

擇英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于太祖。初授宣義軍小將，屬蔡寇至金隄驛，犯酸
 棗鹽昌，存節日與之鬪，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十餘級，獲
 犖畜甚衆。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桐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預其行。與
 諸將于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鄭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文德元年夏，李罕之
 以兵軍圍張宗于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數饑，餽不至，村民有儲
 乾糧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于須河，罕之引衆北走。又預
 討徐宿有功，及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內黃西，以兵千餘人當魏
 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殲仆蔽野。太祖深所歎激，謂有神兵之助。大順元年，改
 滑州左右廂牢城使，與諸將討時溥，累破賊軍。景福元年秋，改遷後都指揮使，
 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二年四月，下徐州，集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
 乾寧二年，授檢校工部尚書。三年夏，太祖東討鄭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
 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鄭壘。十二月，存節遣
 王言夜伏勇士千州西北，以船踰濠，舉梯登陣，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
 軍，負梯撞破其西甕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年四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降
 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其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于清口，
 諸軍退至弭河，無復隊伍。存節退其後，諸將釋騎步關，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
 並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陰，時不食已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寇遂
 得旋師。五年，除亳州刺史，俄遷宣武軍都指揮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賊大至
 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趨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
 識。光化二年罷歸，復爲左衛都將，兼馬步教練使。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
 揮使，法令嚴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于道。加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改滑州左衛步軍指揮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
 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
 援，存節率壯健出鬪，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
 勞慰久之，厚資金帛鞍馬，加檢校司徒，冬罷軍，署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四年，太
 祖受禪，除右千牛衛上將軍，其秋攻潞州，以存節爲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開

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轉右龍虎統軍，駐留洛下。是歲王師敗于上
 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
 龍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并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幸詔旨，
 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
 適遇守陣者，已縱火鼓噪，以應外軍。刺史保衛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
 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圍，閉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于
 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
 焚營而退，郡以獲全。太祖屢數賞之。五月，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馬步都指揮
 使。十月，授絳州刺史。三年四月，除鄆州留後。六月，劉知俊以同州叛，尋授同州
 留後，未幾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二年，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存節
 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迫州城，或
 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淡。由
 是人馬汲灌有餘，衆以爲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
 寇退，尋加同平章，事詔赴關，末帝召慰勉，賞賜甚厚。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
 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控扼淮濱，邊境
 安之。其冬，蔣殷據徐州逆命，存節方以大衆戍潁州，得殷逆謀，密以上聞，遽奉
 詔與劉鄩同討之。頓于埭上，淮賊朱瑾以兵救殷，距宿之兩舍，聞存節兵大至，
 卽委糧棄甲而遁。竟平徐州，詔加太尉。夏中病渴且瘠，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
 軍屯陽留，以張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末書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厲，病革，
 詔歸汶陽，翼日而卒。將終，戒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冊贈太師，存
 節武驚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于境外，深爲末帝所重，而木
 險忠厚，有賈復之風焉。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暉，定難功臣，
 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
 曉略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吳將尚讓，李讓
 于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于斤溝

澗河八角。遷路白都副將。光啓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衆。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胡真至陝州。開通賈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從擊秦宗賢于鄭州西北河灘之上。于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于孫師。破獲其將孫用和東詔以獻。從擊蔡賊于板橋。偏將李重裔追賊馬躡。爲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于劉橋。檀盡收其軍實。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宏信。敗魏人于內黃。檀獲其將周儒劭神劍以歸。補衝山都虞候。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何肱。改左路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還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效。還左路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于青州。檀以偏師收復密郡。承陽志云。張訓守密州。刺史朱全忠至青州。訓謂將曰。計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乃封府庫。檀而去。全忠遣王檀攻密州。數日乃敢入城。後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右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與衆爲敵騎所迫。檀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資詔慰諭。賜絹千疋。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鄆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卽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檀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農。王開關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卽馳兵而去。二年二月。

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先是檀招誘羣盜。選其勁悍者。實于帳下。以爲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爲備。遂爲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冊贈太師。諡曰忠毅。葬于開封縣之專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鄴城也。縮數萬之甲兵。檀六州之輿賦。名旣震主。勢亦滔天。遽其喪亡。須臾分割。由茲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

舊五代史 卷二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梁列傳十二楊師厚傳晉軍扼蒙阮之險 阮原本作阮考通鑑注云蒙阮在汾水之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即此處也今改正

晉人乃微圍而遁 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錄云生擒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阮周德威逆戰敗之二軍各言勝捷其互異如此通鑑從是書

牛存節傳牛存節字贊貞 贊貞原本作替貞夏文莊集引薛史又作潛真今據歐陽史改正

大破賊于潁河 潁河原本訛汜河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存節訓勳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案舊唐書作牛存節一軍以先渡獲免與是書所云追寇旋師異

末帝令率軍屯陽留 案陽留即楊劉見通鑑考異又考李重進碑作楊留新唐書作楊劉蓋地名通用

王檀傳補衡山都虞候 衡山原本訛衡山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三

劉鄩密州安邱縣人也。祖綬，密州戶掾，累贈左散騎常侍。父融，安邱令，累贈工部尚書。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史傳。唐中和中，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小校，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為留後。朝廷命崔安潛鎮青州，州人拒命，棣州刺史張蟾將襲師範，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宏攻棣州，宏反與蟾通，偽旋軍以襲師範。師範知之，設伏兵以迎宏，既而享之，先誠鄩曰：「宏至即斬之。」鄩如約，斬宏于座上。同亂者皆誅之。師範以鄩為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攻下棣州，殺張蟾。朝廷因授師範平盧軍節度使，光化初，師範表鄩為登州刺史，歲餘移刺淄州，署行軍司馬。天復元年，昭宗幸鳳翔，太祖率四鎮之師奉迎于岐下，李茂貞與內官韓全誨矯詔徵天下兵入援，師範覽詔，慷慨泣下，遣腹心乘虛襲取太祖管內州郡，所在同日竊發，其事多泄，唯鄩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初，鄩遣細人詐為鬻油者，覘兗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漿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金華子云：鄩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拒。拒加以州將悍虐，人情不附，鄩因而撫治，民皆安堵。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為節度使，領兵在外，州城為鄩所據，家屬悉在城中，鄩善撫其家，移就外第，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鄩以板輿請母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于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為其主，爾其察之。從周獻歡而退，鄩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悉出之于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從周攻圍既久，鄩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之不可，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于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感，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姦，即戮之于城下，自是軍城

遂固。及王師範兵力漸窘，從周以禍福諭鄩，俾之革面，鄩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池還納。」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行軍司馬劉鄩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聽命。太祖嘉其節概，以為有李英公之風，鄩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曰：「未受梁王捨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即素服踰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冠帶，鄩曰：「纍囚負罪，請就繫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鄩以量小告太祖，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耶？」旋授元從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鄩一旦以驛旅之臣，驟居衆人之右，及與諸將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未幾，表為鄆州留後。是時，郃岐之衆屢寇其境，鄩禦捍備至，太祖以其地遠，慮失鄩，即令棄郡，引軍屯于同州。天祐二年二月，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三年正月，太祖授元帥之任，以鄩為元帥府都押牙，執金吾如故。開平元年，授右金吾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其年秋，與諸將征潞州，遷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軍，依前諸軍馬步都虞候。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陝，命鄩西討，即奮取潼關，擒知俊，第知浣以獻，遂引兵收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鄩為佑國同州軍兩使留後，尋改佑國軍為永平軍，以鄩為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內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密邇寇境，鄩練兵撫衆，獨當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丁內艱，友珪命起復視事。未帝即位，尤深倚重，明年夏，詔鄩歸闕，授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寇河朔，鄩奉詔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禦之而退。九月，徐州節度使蔣殷據城叛，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與鄩帥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求援于淮夷，僞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援，鄩逆擊破之。貞明元年春，城陷，殷舉族自燔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加檢校太尉。三月，魏楊師厚卒，朝廷分相魏為兩鎮，遣鄩率大軍屯南樂，以討王鎰為名，既而魏軍果亂，囚節度使賀德倫，送款于太原。六月，晉王入魏州，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于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

之數匪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是月，鄆潛師由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鄆即整衆而旋。魏之臨清，積粟之所。鄆引軍將據之。遇晉將周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鄆乃取貝州，與晉軍遇于堂邑。鄆遣擊卻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于莘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八月，末帝賜鄆詔曰：「閭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壩，久無鬪志。昨東面諸侯，奏章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擄，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剪撲。則子之負荷，無累先人。鄆奏曰：「臣受國深恩，忝茲闡政，敢不枕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難。止于旬時，再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于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犄角。又欲絕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于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視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爲勍敵。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宜，焉敢坐滋患難。臣心體國，天鑿具明。末帝又遣使問鄆決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末帝大怒，讓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飢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鄆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機，與白面兒共謀，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豫謀。今揣敵入，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鄆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鄆曰：「一器而難若是，沿沿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鄆率萬餘人，潛鎮定之營。時鄆軍奄至，上下騰亂，殺獲甚衆。少頃，晉軍繼至，乃退。二年三月，鄆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于故元城。王師敗績，鄆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三年二月，晉王悉衆來攻黎陽。鄆拒之而退。及鄆歸關，再授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于鄆。鄆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屬淮人竄寨穎亳三郡。

鄆奉命渡淮，至霍邱，大曠賊黨。五年，兗州節度使張萬進反，北結晉人爲援。末帝遣鄆攻之。鄆爲兗州安撫制置使。是冬，萬進危，賊小將邢師遇潛應王師，遂拔其城。萬進首以獻。十一月，制授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六年六月，授河東道招討使，與華州尹皓攻取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鄆討之。其年九月，晉將李嗣昭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敗兵走河南橋梁，陷溺死者甚衆。鄆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先是鄆與河中朱友謙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鄆遣使賈檄與友謙，諭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俾留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鄆，遂構其罪。言鄆逗留養寇，俾侯援兵。末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歸洛。河南尹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別有傳。賀瓌，字光遠，濮陽人也。曾祖延，以瓌貴。贈左監門上將軍。祖華，贈左散騎常侍。父仲元，贈刑部尚書。瓌少儻，負雄勇之志。遇世亂，入軍。朱瑄爲濮州刺史，兼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拔爲小將。唐光啓初，鄆州三軍推瑄爲留後，以瓌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及瑄與太祖構隙，瓌受瑄命，數領軍于境上。乾寧二年十月，太祖親征兗鄆。十一月，瑄遣瓌與太原將何懷實率兵萬餘人，以援朱瑄。師次待賓館，斷我糧運。太祖偵知之，自中都引軍，夜馳百餘里，運明至鉅野東，與瓌等接戰。兗人大敗。瓌竄于棘塚之上。大呼曰：「我是鄆州都將賀瓌，願就擒，幸勿傷也。」太祖聞之，馳騎至塚前，遂擒之。并獲何懷實及將吏數十人。徇于克壁之下，悉命戮之。唯留瓌一人，釋縛寘之麾下。尋署爲教練使。授檢校左僕射。瓌感太祖全宥之恩，私誓以身報國。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從太祖平荆襄。授荆南兩使留後。未幾，徵還，爲行營左廂步軍都指揮使。開平二年十月，授左龍虎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改左衛上將軍。充六軍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轉右龍虎統軍。未幾，加檢校司徒。邢州團練使。四年二月，改澤州刺史。充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尋加檢校太傅。有頃，轉左龍虎統軍。貞明二年，慶州叛爲李繼陟所據。瓌以本官充

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逕鳳之衆三萬下軍衍
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十二月環以功授滑州宣義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加
同平章事尋授北面行營招討使四年春晉人取楊劉城據之八月環與許州
節度使謝彥章領大軍營于濮州之行臺村對壘數月一日晉王以輕騎挑戰
環與彥章發伏兵奮擊晉王僅以身免先是環與彥章不協是歲冬十二月復
爲諸軍都虞候朱珪所構環乃伏甲士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
裕等千軍以謀叛聞是月環與晉人大戰于胡柳陂晉人敗績臨陣斬晉將周
陽五既哺環軍亦敗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四月環率大軍攻其
南柵以艘艦戰艦扼其中流晉人斷我艘艦濟軍以援南柵環退軍于行臺尋
以疾卒時年六十二詔贈侍中長子光圖仕後唐爲供奉官

康懷英兗州人也本名懷貞避末帝御名故改之始以驍勇事朱瑾爲列校唐
乾寧四年春太祖既平鄆命葛從周乘勝急攻兗州時朱瑾在豐沛間搜索糧
餉留懷英守其城及從周軍至懷英聞鄆失守乃出降太祖素聞其名得之甚
喜尋署爲軍校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三年從
征河朔佐張存敬敗燕軍于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于鳳翔
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爲
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擄甲士六千餘人奪馬二千匹翼日太祖方至
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盪逆黨真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獎激仍以駿馬珍
器賜之二年四月符道昭復領大軍屯于號縣之漢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
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
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夜闌戰酣發伏兵以擊之岐
軍大敗秋八月鄭帥李周彝屯軍于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周彝拔
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俄而岐軍屯奉天太祖令懷英寨
于岐軍之東北以備敵人一夕岐軍大至急攻其營懷英以夜中不可驚動諸
軍獨以二千餘人抗數萬之衆自乙夜至四鼓身被十餘創岐軍不勝而退昭
宗還京賜迎饗毅勇功臣是歲淮人聞曹克之叛遣兵數萬以寇宿州太祖命

懷英馳騎以救之淮人遁去即以懷英爲權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劉知
俊破邠鳳之衆五萬于美原收五千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鄆州以功授陝州節
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以伐潞州將行太祖謂懷
英曰卿位居上將勇冠三軍向來破敵摧鋒動無遺悔至于高爵重祿我亦無
負于卿夫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韓信所謂漢王載我以車衣我以食我亦無
食人之祿死人之憂我每思韓信此言真忠烈丈夫耳如丁會受我待遇之恩
不謂不至懷黃拖紫裂土分茅設令木石偶人須感恩義一朝反噬倒戈授人
苟有天道明神安能容此大凡孤恩負理忠良不爲我今掃境內委卿卿當勉
思竭盡況晉人新得上黨衆心未叶和以十萬之師一舉可克予當置酒高會
望卿歌舞凱旋懷英惶恐而退六月懷英領大軍至潞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
間機巧百變懷英懼太祖之言期于必取乃築壘環城潛鑿池塹然而屢爲晉
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
夏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下夾城懷英逃歸詣銀臺門待罪太祖宥之改授
右衛上將軍三年夏命爲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尋出爲陝州節度使兼西路行
營副招討使及劉知俊奔鳳翔引岐軍以圖靈武太祖遣懷英率兵救之師次
長城積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歐陽史云運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通
驛軍使曹張王彦章力戰懷英等乃得過懷英與神將李德嵩許從實王審權
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英大敗僅以身免德
嵩等軍皆沒蓋懷英過長城積之四年春移華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秋命爲河
陰已爲趙匡胤後又敗于昇平也中行營都招討使與晉軍戰于白徑嶺敗歸于陝末帝嗣位以岐軍屢犯秦雍

命懷英爲丞平軍節度使大安尹累加官至中書令貞明中卒于鎮

王景仁景仁本名茂章避梁廬州合肥人材質魁偉性暴率無威儀善用梨頗
推曉悍在淮南累職爲都指揮使楊行密僞署宣州節度使行密死子渥自立
忌其勇悍且有私憾欲害之景仁棄宛陵以腹心百人歸吳越王錢鏐新唐書
傳鏐求茂章親兵不得宜鏐帷幄以行茂章
鏐屬不與鏐年遣兵五千鏐之茂章奔杭州鏐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
太祖復命遙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鏐以淮寇終爲巨患欲速平
之命景仁率表至關面陳水陸之計請合禁放太祖異禮待之賜賜殊厚願曰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四

李珣字公度隴西燉煌人五世祖忠懿公愷有大節見唐史父數仕懿朝官至右諫議大夫珣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滑臺數居賓席鐸見珣大賞歎之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珣當臘雪以單縷杖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克遷柩而珣日不過食一溢恆羸臥喪廬中不能與大為時賢所歎憂闋再徵為御史以瘠不起成納之鎮荊州辟為掌書記踰時乃就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納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珣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為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日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州圍解矣納性剛決不聽准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納亦自沈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為掌記入為左補闕又明年太祖為元帥以襄師貳千己率兵擊破之趙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珣為天平軍掌書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珣曰此真書記也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珣草檄珣即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為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除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珣揣太祖未欲首以舊僚超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珣在任期歲衆庶以軍人為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未幾以許帥馮行襲疾甚出為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為憂乃遣珣馳往以伺察之珣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珣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于臥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珣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珣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乃以珣為匡國軍留後尋徵為左諫議大夫兼

宣徽副使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因侍立于行殿太祖顧曰此何故名內黃珣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外黃小黃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有故墟今在雍丘小黃為高齊所廢其故墟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及庶人友珣篡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內討之日軍士大擾珣為亂兵所傷其父卒于洛陽珣性孝友與弟珣有敦睦之愛為搢紳所稱案歐陽史有珣文已佚無可采補

盧曾字孝伯其先范陽人也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為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瓊降預其謀與之皆來瓊沒太祖辟為宣義幕職曾性忠狷好質直又不能取容于衆每勸府譴語稍洽曾率然糾正輒又忤旨左長直軍使劉捍委任方重曾亦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議事有使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罪致疏于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將恐事洩先誣告曾使酒幾敗軍事劉捍因證之由是罷職歸于齊之別墅俄而王師範起兵叛太祖促召曾謂之曰子能緩頰說青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矣曾持檄以往既至青師範囚之送于淮南遇害後太祖暴師範之罪曰喪我骨肉殺我賓僚遂族誅之因召曾二子皆授以官

孫騰滑臺人嗜學知書微有辭筆唐光啓中魏博從事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牋奏程式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億既死魏帥以章表牋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騰為言即署本職主奏記事累遷職自支使掌記至節度判官奏官自校書御史郎官中丞檢校常侍至兵部尚書太祖御天下念潛龍時騰奉其主好問往來數十返甚錄之開平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滿歲遷左散騎常侍騰雅好聚書有六經漢史洎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定得暇即朝夕耽讀曾無少怠乾化二年春太祖將議北巡選朝士三千餘人扈從二月甲子車駕發自洛陽馬中次白馬頓召文武官就食以從臣未集駐蹕以俟之又命飛騎促于道而騰與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等累刻方至太祖性本下急因茲大怒並格殺于前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梁書列傳十四李琰傳河南有外黃小黃 小黃歐陽史作下黃考因學記聞云五代通鑑李琰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秦有外黃都尉 都尉原本作郡尉今據漢書地理志及歐陽史改正充侍講學士 案歐陽史作侍講

盧曾傳始為齊州防禦使朱瓌從事 案新唐書通鑑與是書梁紀皆稱朱瓌為齊州刺史惟此傳作防禦使疑有舛誤

孫鷲傳並格殺于前據 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錄作賜死通鑑作撲殺于前據杜荀鶴傳旬日而卒 案唐才子傳荀鶴以天祐元年卒北夢瑣言作梁受禪後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未知孰是

羅隱傳羅隱餘杭人 案湖泉日記作新城人 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 案唐新纂羅隱初為吳令後以羅紹威薦為錢鏐所辟據是書則隱自歸里即為鏐從事後復為紹威薦也與新纂異

仇殷傳殷上言太陰虧不利深入太祖遣使止之已敗于柏鄉矣 案北夢瑣言云柏鄉狼狽梁祖亦自咎曰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此云太祖遣使止之與北夢瑣言異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貞觀中爲墨離軍事從太宗討高麗薛延陀有功爲金方道副都護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護屬之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積日沙陀故因以爲名焉永徽中以拔野爲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陀府都督既而爲吐蕃所陷乃舉其族七千帳徙于甘州盡忠尋率部衆三萬東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盡忠戰歿祖執宜即盡忠之長子也收合餘衆至于靈州德宗命爲陰山府都督元和初入爲金吾將軍遷蔚州刺史代北行營招撫使新唐書沙陀傳元和三年盡忠數置州塞相處其特進金吾將軍從攻鎮州進蔚州刺史破吳元濟授檢校刑部尚書長安使賊深州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莊宗即位追諡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討龐勳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氏名國昌代州有唐故龍武軍統西李公神道碑云仍係鄭王房出爲振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虜退保于神武公諱國昌字德興仍係鄭王房出爲振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虜退保于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薨莊宗即位追諡爲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即獻祖之第三子也母姜氏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生子神武川之新城在姪十二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于厲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鄙亂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鸞翔于空射之連中衆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曰沸溢武皇因持卮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濟民之志無何井溢故未察其禍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與僕交談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隱然出于壁間見者大驚走惟武皇從容而退絲是益自負獻祖之討龐勳也武皇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

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爲飛虎子賊平獻祖授振武節度使武皇爲雲中牙將嘗

在雲中宿于別館擁妓醉寢有俠兒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見烈火熾

赫于帳中俠兒駭異而退又嘗與連軻部人角勝連軻指雙鸞于空曰公能一

發中否武皇即彎弧發矢連貫雙鸞邊人拜伏及壯爲雲中守捉使事防禦使

支諶與同列晨集麻舍因戲升郡閣踞謀之座諶亦不敢詰乾符三年朝廷以

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薦饑文楚稍削軍食諸軍咸怨武

皇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邊校程懷素王行審蓋高李存璋

薛鐵山康君立等即擁武皇入雲州衆且萬人營于關雞臺城中械文楚出以

應于外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符五年

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冬獻祖出師討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虛陷振武舉族爲吐渾所擄武皇至定邊

軍迎獻祖歸雲州雲州守將拒關不納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

之新城赫連鐸晝夜攻圍武皇昆弟三人四面應賊俄而獻祖自蔚州引軍至

吐渾退走自是軍勢復振天子以赫連鐸爲大同軍節度使仍命進軍以討武

皇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太原之師過石嶺

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

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

李鈞中流矢而卒廣明元年春天子復命元帥李涿率兵數萬屯代州武皇令

軍使傅文遠起兵于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與薛萬安慶等部將縛文遠送于

李涿六月李涿引大軍攻蔚州獻祖戰不利乃率其族奔于連軻部居數月吐

渾赫連鐸遣人賂連軻以離間獻祖既而漸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

射獵于野或與之百步馳射馬鞭或以懸針樹葉爲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

伏不敢竊發俄而黃巢自江淮北渡武皇權牛醜酒饗其酋首酒酣諭之曰予

父子爲賊臣魏問報國無由今聞黃巢北犯江淮必爲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

宥有詔徵兵僕與公等向南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

天子令河東監軍陳景思為代北起軍使收兵破賊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幸蜀陳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通鑑友金初與高文舉並降于李璣故得與陳景思南赴京師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稹謂陳景思曰巢賊方威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閒募兵三萬營于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曰與大眾成大事當威名素著則可以伏人今軍雖數萬苟無善帥進亦無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歲獲罪于國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為衆所推若驃騎急奏召還代北之人一應響應則妖賊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新唐書王重榮傳重榮懼黃巢復據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李克用受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于達觀武皇即率達觀諸部萬人趨鴈門五月整兵二萬南擲京師太原鄭從讓以兵守石碣關武皇乃引軍出他道至太原城下會大雨班師于鴈門中和二年八月獻祖自達觀部率其族歸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遼韜之軍三萬五千騎赴難于京師先移檄太原鄭從讓拒關不納武皇以兵擊之進軍至城下遣人齎幣馬遺從讓從讓亦遣人饋武皇貨幣饗饋軍器武皇南去自陰地趨晉絳十二月武皇至河中中和三年正月晉國公王鐸承制授武皇東北面行營都統武皇令其弟克修領前鋒五百騎渡河視賊黃巢遣將米重威齎重賂及偽詔以賜武皇武皇納其賂以給諸將燔其偽詔是時諸道勤王之師雲集京畿然以賊勢尚熾未敢爭鋒及武皇將至賊帥相謂曰鴉兒軍至當避其鋒武皇以兵自夏陽濟河二月營于乾坑店黃巢大將尚讓林言王璠趙璋等引軍十五萬屯于梁田坡翼日大軍合戰自午及晡巢賊大敗是夜賊衆遁據華州武皇進軍圍之巢第黃郝黃揆固守三月尚讓引大軍赴援武皇率兵萬餘逆戰于零口巢軍大敗武皇進軍渭橋翼日黃揆棄華州而遁王鐸承制授武皇鴈門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月黃巢燔長安收其餘衆東走藍關武皇進收京師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河東節度使舊唐書僖宗紀五月制以鴈門以北行營節度忻代蔚朔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代州刺史上柱國

食邑七百戶李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新唐書沙陀傳云收京師功第一進河中書門下平章事應西郡公未幾以克是時武皇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武皇一目微眇故其時號為獨眼龍是月武皇仗節赴鎮遣使報鄭從讓請治裝歸朝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鴈門軍觀獻祖八月自鴈門赴鎮河東時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潞帥孟方立退保于邢州十二月許帥田從異汴帥朱溫徐帥時溥陳州刺史趙犖各遣使來告以巢蔡合從凶鋒尙熾請武皇共力討賊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漢之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仍屯兵于萬善數日移軍自河中南渡趨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師破尙讓于太康斬獲萬計進攻賊于西華賊將黃郝棄營而遁是夜大雨巢營中驚亂乃棄西華之壘退營陳州北故陽里五月癸亥大雨震電平地水深數尺賊營為水所漂而潰戊辰武皇引軍營于中牟大破賊于王滿渡庚午巢賊大至濟汴而北是夜復大雨賊黨驚潰武皇營于鄭州賊衆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賊將渡而南半濟擊之大敗之臨陣斬賊將李周王濟安陽景彪等是夜賊大敗殘衆保于胙縣寇句大軍躡之黃巢乃攜妻子兄弟千餘人東走武皇追賊至于巢州是月班師過汴汴帥迎勞于封禪寺請武皇休于府第乃以從官三百人及監軍使陳景思館于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汴帥自佐饗出珍幣侑勸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欲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彥洪于巷陌連車樹柵以扼奔竄之路時武皇之從官皆醉俄而伏兵竊發來攻傳舍武皇方大醉謀聲動地從官十餘人捍賊侍人郭景銖滅燭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牀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帥謀害司空武皇方張目而起引弓抗賊有頃煙火四合復大雨震電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數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隨電光登尉氏門繞城而出得還本營監軍陳景思大將史徽思並遇害武皇既還營與劉夫人相向慟哭詰旦欲勒軍攻汴夫人曰司空比為國家討賊赴東諸侯之急雖汴人謀害自有朝廷論列若反戈攻城則曲在我也人得以為辭乃收軍而去馳檄于汴帥汴帥報曰竊發之夜非僕本心是朝廷遣天使與牙將

楊彥洪同謀也。武皇自虎牢關西趨蒲陝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為汴帥怨。圖陷沒諸將。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內臣宣諭。尋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隴西郡王。光啓元年三月。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連兵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領兵救之。鎮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斬首萬餘級。獲馬千匹。王處存亦敗。燕軍于易州。十一月。河中王重榮遣使來乞師。且言邠州朱玫。鳳翔李勣。將加兵于己。初。武皇與汴人構怨。前後八表。請削奪汴帥官爵。自以本軍進討。天子累遣內臣楊復恭。宣旨令。且全大體。武皇不時奉詔。天子頗右汴帥。時觀軍容使田令孜。君側擅權。惡王重榮與武皇膠固。將離其勢。乃移重榮于定州。重榮告于武皇。武皇上章言李勣。挾邪忘正。黨庇朱温。臣已點檢蕃漢軍五萬。取來年渡河。先斬朱玫。李勣。然後平盪朱温。新唐書重榮傳。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貽克用書。且言李勣。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致朱全忠。朱玫之戚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天子覽表。遣使譬喻。百端。輒相望。既而朱玫引邠鳳之師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戰。朱玫軍于沙苑。對壘月餘。十二月。武皇引軍渡河。與朱玫決戰。攻大敗。收軍夜遁。入于京師。時京城大駭。天子幸鳳翔。武皇退軍于河中。光啓二年正月。僖宗駐蹕于寶雞。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請車駕還京。且言大軍止。誅凶黨。時田令孜請僖宗南幸。與元。武皇遂班師。朱玫于鳳翔立嗣。襄王煇為帝。以偽詔賜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來使奉表于行在。九月。武皇遣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討孟方立于邢州。大敗方立之衆于焦岡。斬首數千級。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以撫其降人。十月。進攻邢州。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援于鎮州。鎮人出兵三萬。以援方立。克修班師。光啓三年六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部將常行儒所殺。武皇表重榮兄重盈為帥。七月。武皇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時張全義自河陽據澤州。及李罕之收復河陽。召全義令守洛陽。全義乃棄澤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隴西郡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河南尹張全義潛兵夜襲李罕之于河陽。城陷。舉族為全

義所擄。罕之踰垣獲免。遂來歸于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金。俊。安。休。休。將七千騎。送罕之至河陽。汴將丁會。牛存節。葛從周。將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騎逆戰于温縣。汴人既扼大行之路。存孝殿軍而退。騎將安休。休。以戰不利。奔于蔡。武皇以罕之為澤州刺史。遙領河陽節度使。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將奚忠信。將兵三萬寇遠州。武皇大破之。斬首萬級。生擒奚忠信。龍紀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將馬溉率兵數萬來拒戰。罕之敗之于琉璃陂。生擒馬溉。徇于城下。孟方立恚恨。飲酖而死。三軍立其姪遷為留後。使求援于汴。汴將王虔裕率精甲數百入于邢州。罕之等班師。大順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洛磁三州降。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武皇徙孟遷于太原。以安金俊為邢洛磁三州團練使。三月。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為潞州節度使。是月。武皇攻雲州。拔其東城。赫連鐸求援于燕。燕帥李匡威將兵三萬以赴之。戰于城下。燕軍大敗。時徐州時溥為汴軍所攻。遣使來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克鄆以赴之。五月。潞州軍亂。殺節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將安居受為留後。南結汴將。時溥之小將馮霸。擁叛徒三千騎。駐于沁水。居受使人召之。馮霸不至。居受懼。出奔至長子。為村胥所殺。傳首于霸。霸遂入潞州。自為留後。武皇遣大將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將朱崇節。葛從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時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與汴帥協謀。連上表。請加兵于太原。宰相張濬。孔緯贊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以張濬為招討使。以京兆尹孫揆為副。華州韓建為行營都虞候。以汴帥為河東南面招討使。幽州李匡威為河東北面招討使。雲州赫連鐸為副。汴將朱友裕。將兵屯晉絳。時汴軍已據潞州。又遣大將李謙等率軍數萬。急攻澤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將三千騎以援之。汴將鄧季筠。以一軍犯陣。存孝追擊。擒其都將十數人。獲馬千餘匹。是夜李謙收軍而退。大軍掩擊。至馬牢關。斬首萬餘級。追襲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初。朝廷授揆節鉞。以本軍取刀黃旗。路赴任。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伏于長子縣崖谷間。揆建牙持節。裹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歸範。并將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

組練繫之環于潞州。遂獻于武皇。武皇謂揆曰：公縉紳之士，安言徐步可至達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繫于晉陽獄。武皇將用為副使，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為潞州節度使，以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于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為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奔。韓建、張濬由舍山路遁去。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聖裁。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歐陽史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是月魏博為汴將葛從周所寇。隨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節度使羅宏信遣使來求援。武皇出師以赴之。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為神武統軍，自棗州泝河歸朝。鄆州朱瑄邀斬于河上。傳首晉陽。以李存孝為邢州節度使。四月，武皇大舉兵討赫連鐸于雲州。遣騎將薛阿檀率前軍以進攻。武皇設伏兵于御河之上，大破之。因暫守其城。七月，武皇進軍柳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于吐渾部，遂歸幽州。雲州平。武皇表石善友為大同軍防禦使。邢州節度使李存孝以鎮州王鎔託附汴人，謀亂河朔。北連燕寇，請乘雲代之捷。平定燕趙。武皇然之。八月，大蒐于晉陽。遂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隣好。九月，蒐于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攻臨城。鎮人五萬營于臨城西北龍尾岡。武皇令李存審、李存賢以步軍攻之。鎮人大敗，殺獲萬計。拔臨城，進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騎五萬營于鄴邑，以援鎮州。武皇分兵大掠，旋軍邢州。



舊五代史卷二十五考證

唐武皇紀上中和三年薨 案新唐書沙陀傳作光啓三年國昌卒與是書異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拜克用爲大同防禦使新唐書作以

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通鑑作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俱與是書異 天子復命元帥李琢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李琢通鑑亦作琢俱與是書異

與薛萬安慶等部將 案新唐書作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 天子乃以武皇爲屬門節度使 案新唐書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

屬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爲屬門節度治代州是中和二年前屬門非鎮名也據舊唐書初赦克用拜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二年擢屬門節度神策

天軍軍鎮過忻代觀察使是克用爲屬門節度實在二年是書作元年疑誤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修爲昭義節度使 案通鑑克用表克修爲昭義軍

節度使在四年八月與是書異 汴帥索忌武皇 案梁記作李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考新唐書沙陀傳亦

作全忠忌克用乘酒難制與此紀合蓋全忠攻上源驛實忌其威名而欲害之非徒以其乘醉任氣也

鎮州王景崇 王景崇舊唐書作王鎰考藩鎮傳景崇以中和二年卒子鎰繼立是光啓初寇定州者當爲王鎰也通鑑從舊唐書

光啓元年三月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受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領兵救之 案曲陽天安廟李克用

題名碑云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親來救援時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也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考舊唐

書中和五年三月丙辰朔丁卯駕至京師己巳御宣正殿大赦改元是三月之十四日已改光啓曲陽去京師遠故未知耳又克用親援處存與通鑑遣

將康君立異今考是書武皇先遣康君立等與通鑑合繼乃親領兵救之與題名碑合惟是書作五月碑作三月微有互異耳

乃移重榮于定州 案歐陽史作徙重榮于兗州考新唐書王重榮傳亦云令

致使重榮充海節度使與是書異

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玖挾邪忌正 李符歐陽史作李昌符蓋唐末微避諱諱故去昌字

孟方立憲懷飲醜而死三軍立其姪遷爲留後 案舊唐書昭宗紀歐陽史莊宗紀皆以孟遷爲方立之弟新唐書孟方立傳作方立之從弟此紀又作方

立之姪未詳孰是 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 六月新唐書作五月

以張濬爲招討使 案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爲行營都招討宣慰使張濬傳作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歐陽史作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

華州韓建爲行營都虞候 案歐陽史作韓建爲副使新唐書張濬傳作韓建爲供軍使

八月存孝擒新校昭義節度使孫揆 案新唐書作七月戊申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通鑑從是書作八月

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 案新唐書帝紀作十一月張濬及李克用戰于隆地敗績歐陽史亦作十一月與是書先後互異

舊五代史卷二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

武皇紀下

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鐸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武皇遣李存信將兵應援李存孝素與存信不協遞相猜貳留兵不進武皇又遣李嗣勳李存審將兵援之大破燕趙之眾斬首三萬收其軍實三月武皇進軍渡漳泚攻樂城下鼓城樂城四月燕軍寇雲州武皇班師八月赫連鐸誘幽州李匡威之眾八萬寇天成軍遂攻雲州營于州北連亘數里武皇潛軍入于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斬獲數萬李匡威燒營而遁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于梁李存信構之也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鐸以其通奸于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旬日不下王鐸出師三萬來援武皇逆戰于叱日嶺下鎮人敗斬首萬餘級時歲饑軍乏食脯尸肉而食之進軍下井陘李存孝將兵夜入鎮州鎮人乞師于汴汴帥方攻時薄不暇應之乃求援于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師七月武皇討李存孝于邢州遂攻平山渡漳水攻鎮州王鐸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仍以鎮冀之師助擊存孝許之武皇進圍邢州十二月武皇狩于近郊獲白兔有角長三寸乾寧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首罪繫歸太原驛于市邢洛磁三州平武皇表馬師素為邢州節度使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為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騎將安福順安福遷營精騎五百假道于魏州以應之九月潞州節度使唐君立以醜死十月武皇自晉陽率師伐幽州初李匡僞奪據兄位燕人多不義之安塞軍戍將劉仁恭挈族歸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數進書于蓋寓言幽州可取之狀願得兵一萬指期平定武皇方討李存孝于邢州驟兵數千欲納仁恭不利而還匡僞由是驕恣數犯邊境武皇怒故率軍以討之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並來歸命皆答而釋之十一月進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僞命大將軍步騎六萬救新州武皇選精甲逆戰燕軍大敗斬首萬餘級生獲將領百餘人曳練徇于新州城

下是夜新州降辛亥進攻橋州壬子燕兵復合于居庸關拒戰武皇命精騎以疲之令步將李存審由他道擊之自午至晡燕軍復敗甲寅李匡僞攜其族棄城而遁將之滄州隨行輜車載獲妓妾甚眾滄帥盧彥威利其貨以兵攻匡僞于景城殺之盡擄其眾丙辰進軍幽州其守城大將請降武皇令李存審與劉仁恭入城撫勞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庫以迎武皇乾寧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李存審劉仁恭徇諸屬郡二月以仁恭為權幽州留後從燕人之請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遂班師凡駐幽州四十日六月武皇率蕃漢之師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向關同弼王室殺害宰輔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重榮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壻也權典軍政其兄珙為陝州節度使瑤為絳州刺史與珂爭河中遂訴于岐邠華三鎮言珂本蒼頭不當襲位珂亦訴于武皇武皇上表保薦珂乞授河中旄鉞詔可之三帥遂以兵入觀大掠京師請授王珂同州節度使王瑤河中節度使天子亦許之武皇遂舉兵表三帥之罪復移檄三鎮三鎮大懼是月次絳州刺史王瑤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斬王瑤于軍門誅其黨千餘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己未同州節度使王行瑜約棄城奔京師與左軍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擾行約即行瑜弟也庚申樞密使略全權以武皇之軍將至請天子幸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閩名珪與全權謀劫天子幸鳳翔左軍指揮使王行實亦行瑜之弟也與劉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兩軍相攻縱火燒內門烟火蔽天天子急詔鹽州六都兵士令追殺亂兵左右軍退走王行瑜李茂貞聲言自來迎駕天子懼出幸南山駐蹕于莎城是夜燒賊犯心壬戌武皇進收同州聞天子幸石門遣判官王瓌奉表奔問天子遣使賜詔令與王珂同討邠鳳時武皇方攻華州俄聞李茂貞領兵十三萬至整屋王行瑜領兵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州之圍進營渭橋天子遣延王戒丕丹王允濟詔促武皇兵直抵邠鳳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涇帥張鐸已領步騎三萬于京西北扼邠岐之路武皇進營渭北遣史儼將三千騎往石門扈駕遣李存信李存審會鄜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園寨天子削奪行

瑜官爵以武皇爲天下兵馬都招討使以鄆州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以涇州張鑑爲西南面招討使天子又遣延王丹王賜武皇御衣及大將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延王傳天子密旨云日昨非卿至此已爲賊庭行酒之人矣所慮者二凶締合卒難難除且欲姑息茂貞令與卿修好俟梟斬行瑜更與卿商量武皇上表請駕還京令李存節領二千騎于京西北以防賊寇奔突辛亥天子還宮加武皇守太師中書令鄆軍四面行營都統時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園寨我師攻之甚急李茂貞遣兵萬餘來援行瑜營于龍泉鎮茂貞自率兵三萬追咸陽武皇奏請詔茂貞罷兵兼請削奪茂貞官爵詔曰茂貞勦兵蓋備非常尋已發遣歸鎮又言茂貞已誅李繼鵬李繼政卿可勿戒兵甲無犯土疆武皇請賜河中王珂旌節三表許之又表李罕之爲副都統十月丙戌李存信于梨園寨北遇賊軍斬首千餘級自是賊閉壁不出戊子天子賜武皇內弟子四人又降朱書御札賜魏國夫人陳氏是月王行瑜因敗衄之後閉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晝夜急攻賊軍乏食拔營而去李存信與罕之等先伏軍于阨路俟賊軍之至縱兵擊之殺戮萬計是日收梨園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進並母邱氏大將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闕庭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劫寧州遁走寧州守將徐景乞降武皇表蘇文建爲鄆州節度使且于寧州爲治所十一月丁巳收龍泉寨時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貞出兵來援爲李罕之所敗邪賊遂棄龍泉寨而去行瑜復入鄆州大軍進逼其城行瑜登城號哭曰行瑜無罪昨殺南北司大臣是岐帥將兵脅制主上請治岐州行瑜乞束身歸朝武皇報曰王尙父何恭之甚耶僕受命討三賊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歸闕老夫未敢專命爲公奏取進止行瑜懼棄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庫遽以捷聞既而慶州奏王行瑜將家屬五百人到州界爲部下所殺傳首闕下武皇既平行瑜還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候討鳳翔進止乙未天子賜武皇爲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加實封二百戶武皇復上表請討李茂貞天子不允武皇私謂詔使曰觀主上意疑僕別有他腸復何言哉但獨不去胎憂患未已又奏臣統領大軍不敢遲赴朝覲遂班師乾寧三年正月汴人大舉以攻克鄆朱瑄朱瑾再

乞師于武皇假道于魏州羅宏信許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于莘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帥患之乃間魏人存信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宏信乃與汴帥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于洛州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攻李固涇水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五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引兵赴援六月李茂貞舉兵犯京師七月車駕幸華州是月武皇與汴軍戰于涇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長子也既戰馬踏于坎武皇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踏汴之追兵將及武皇背射一發而斃乃退九月李存信攻魏之臨清汴將葛從周等引軍來援大敗于宗城北存信進攻魏州十月武皇敗魏軍于白龍潭追擊至觀音門汴軍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徵兵于幽鎮定三州將迎駕于華下幽州劉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乾寧四年正月汴軍陷兗鄆騎將李承嗣史儼與朱瑾同奔于淮南三月陝帥王珙攻河中王珂來告難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騎赴之破陝軍于猗氏乃解河中之圍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不至晉陽傳宣旨于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于此苟非英賢竭力朕何由再謁廟廷在卿表率予所望也七月武皇復徵兵于幽州劉仁恭辭旨不遵武皇以書讓之仁恭捧書謾罵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舉以伐仁恭九月師次蔚州戊寅晨霧晦暝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報燕將軍可及領騎軍至矣武皇方置酒高會前鋒又報賊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但見可及輩武皇張目怒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仍促令出師燕軍已擊武皇軍寨武皇乘醉擊賊燕軍披靡時步兵望賊而退爲燕軍所乘大敗于木瓜澗俄而大風雨震電燕軍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師次代州劉仁恭遣使謝罪于武皇武皇亦以書報之自此有檄十餘返光化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皆致書于武皇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助丁匠修繕禁宮武皇許之四月汴將葛從周寇邢洛磁等州旬日之內三州連陷汴人以葛從周爲邢州節度使大將李存信收軍自馬犢而旋八月壬戌天子自華還宮是時車駕初復而欲諸侯輯睦賜武皇詔令與汴帥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帥乃致書于鎮州王鎔令導其意明年汴帥遣使奉書

弊來修好，武皇亦報之。自是使車交馳，朝野相賀。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萬出青山口，以追邢洛。十月，遇汴將葛從周于張公橋，既戰，我軍大敗。是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言王珙引汴軍來寇。武皇遣李嗣昭將兵三千以援之。屯于胡壁堡，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十二月，潞州節度使薛志勳卒。澤州刺史李罕之，以本軍夜入潞州，據城以叛。罕之報武皇曰：薛鐵山新死，潞民無主，慮軍城有變，輒專命鎮撫武皇令人讓之。罕之乃歸于汴。武皇遣李嗣昭將兵討之。下澤州，收罕之家屬，拘送晉陽。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自土門陷承天軍，又陷遼州，進軍榆次。武皇令周德威擊之，敗汴軍于洞瀾驛。叔琮棄營而遁，德威追擊，出石會關，殺千餘人。汴人復陷澤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收澤潞，為汴軍所敗而還。以李嗣昭為都指揮使，進攻潞州。八月，嗣昭營于潞州城下，前鋒下澤州。時汴將賀德倫、張歸厚等守潞州。是月，德倫等棄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潞州節度使。光化三年，汴軍大寇河朔，幽州劉仁恭乞師。武皇遣周德威帥五千騎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堯山，至內邱，敗汴軍于沙河，進攻洛州。下之。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洛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之軍不利。十月，汴人乘勝寇鎮定，鎮定懼，皆納賄于汴。是時周德威與燕軍劉守光，敗汴人二萬于望都。聞定州王郃來奔，乃班師。是月，天子加武皇實封一百戶。遣李嗣昭率步騎三萬攻懷州，下之。進攻河陽，汴將閻寶率軍來援，嗣昭退保懷州。天復元年正月，汴將張存敬攻陷晉絳二州，以兵二萬屯絳州，以扼援路。二月，張存敬追河中王珂告急于武皇，使者相望于路。珂妻邠國夫人武皇愛女也，亦以書至，懇切求援。武皇報曰：賊阻道路，衆寡不敵，救爾即與爾兩亡。可與王郃棄城歸朝。珂遂送款于張存敬。三月，汴帥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尋徙于汴。天子以汴帥兼鎮河中，武皇自是不復能援京師。霸業由是中否。四月，汴將氏叔琮率兵五萬，自太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衆自土門入，張歸厚以邢洛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衆自飛狐入，侯言以晉絳之兵自陰地入。氏叔琮康懷英營于澤州之昂

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賀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衆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審建為其鄉導。汴人營于洞瀾，別將白奉國與鎮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軍，及攻壽陽。遂州刺史張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時霖雨積旬，汴軍屯聚既衆，芻糧不給，復多痢瘧，師人多死。時大將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驍騎突營掩殺，敵衆恐懼。五月，汴軍皆退。氏叔琮軍出石會，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驍之，殺戮萬計。初，汴軍之將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瑋據城叛，以連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是歲并汾饑，粟暴貴，人多附瑋為亂。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瑋等，斬于晉陽市。氏叔琮既旋軍，過潞州，擄孟遷以歸。汴帥以丁會為潞州節度使。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禮、慈州刺史張瓌，並以城來降。武皇以汴寇方威，難以兵服，佯降心以緩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十一月壬子，汴帥營于渭濱。甲寅，天子出幸鳳翔。新唐書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召克用，入衛克用，問遣使者奔問，並詔書全忠勳，忠不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趨平陽，遇汴軍于晉州北，斬首五百級。天復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領大軍自慈隰進攻晉絳，營于蒲縣。乙未，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營于蒲縣之南。乙巳，汴帥自領軍至晉州。德威之軍大恐。三月丁巳，有虹貫德威之營。戊午，氏叔琮率軍來戰，德威逆擊，為汴人所敗。兵仗輜車，委棄殆盡。朱友寧長驅至汾州，慈隰二州復為汴人所據。辛酉，汴軍營于晉陽之西北，攻城西門。周德威、李嗣昭緣山保其餘衆，而旋。武皇驅丁壯登陣拒守。汴軍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謀，將出奔雲州。嗣昭以為不可，李存信堅請且入北蕃，續圖進取。嗣昭等固爭之。太妃劉氏亦極言于內，乃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稍安。李嗣昭與李嗣源夜入汴軍，斬將塞旗，敵人扞禦不暇，自相驚擾。丁卯，朱友寧燒營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關，伴斬萬計。因收復慈隰、汾等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城歸于劉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討之。仁恭遣將以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考證

唐書武盡紀下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鐸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 案舊唐書作大順二年王鐸援邢州屯于堯山考此時邢州未叛於晉不得有王鐸之援師蓋即景福元年事誤移于前一年耳歐陽史及通鑑俱與是書同

三月武皇進軍渡漳沱攻樂城下鼓城襄城四月燕軍寇雲代武皇班師 案舊唐書作景福元年二月庚寅太原易定之兵合勢攻鎮州三月克用處存敵軍而退是與師以二月至三月始旋師也通鑑云三月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鐸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鐸與戰于新市大破之辛酉克用退屯樂城是進師退師皆在三月也是書作三月進軍四月班師與諸書異

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于梁李存信搆之也 案舊唐書大順元年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張濬王鐸求援今考是書大順二年存孝始為邢州節度無由于元年冬得據邢州也新唐書歐陽史通鑑並從是書作景福元年十月

武皇表馬師素為邢州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克用以大將馬師素權知邢路團練事與是書異

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並來歸 案舊唐書昭宗紀作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新唐書昭宗紀作六月赫連鐸與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通鑑從新唐書作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白義誠俱與是書異考雲州諸部因討李匡僂而來歸自當在十月而諸書皆作六月恐未足據

甲寅攻新州 案甲寅字誤下文十二月有辛亥壬子甲寅則十一月不得有甲寅也據通鑑考異蓋薛史仍紀年錄之誤

二月以仁恭為權幽州留後 案舊唐書作乾寧元年十二月以李匡威故將劉仁恭為幽州兵馬留後歐陽史亦作元年冬事皆因平幽州而終言之未嘗核其年月也通鑑從是書作二年二月

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 案舊唐書作七月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與是書日月互異考通鑑作壬午遣張承業齎克用軍蓋壬午遣使乙酉始至軍耳

武皇上表請駕還京 案舊唐書作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京考當時奉表者即後唐莊宗也莊宗未嘗名存貞舊唐書誤

十一月丁巳 案舊唐書作十一月癸未朔疑不當有丁巳據是書上文十月有丙戌戊子則十一月斷非癸未朔也通鑑所定日月皆從是書

暹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 案歐陽史作晉軍渭北過兩六十日考通鑑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辛亥引兵東歸無緣得有六十日也歐陽史誤

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堅領部族三十萬至雲州與武皇會于雲州之東 案

武皇會契丹于雲州通鑑作開平元年新唐書作天祐元年與是書異歐陽史與是書同又契丹國志作晉王存勗與契丹連和會于東城殊誤祖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 案李思安之代懷英通鑑作七月事與是書繫五月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

莊宗紀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勳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貞簡皇后曹氏以唐光啓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生帝于晉陽宮姪時曹后常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辰紫氣出于窗戶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特所鍾愛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從行初令入觀獻捷迎駕遠宮昭宗一見駭之曰此兒有奇表因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也勿忘忠孝于子家因賜鸚鵡酒卮翡翠盤北齊瑣言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賊平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晉二郡皆遙領之帝洞曉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射騎膽略絕人其心豁如也武皇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兵及破賊迎變功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武皇緩于禁制惟帝不平之因從容啓于武皇武皇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梁將氏叔琮康懷英頻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門之外鞠爲戰場武皇憂形于色帝因啓曰夫感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誣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爲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及滄州劉守文爲梁朝所攻其父仁恭遣使乞師武皇恨其翻覆不時許之帝白曰此吾復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懷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趙魏中山在他麾下賊所憚者惟我與仁恭爾我之興衰繫此一舉不可失也太祖乃徵兵于燕攻取潞州既而丁會果以城來降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大將吳珙謂曰吾常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惟卿等所教及武皇厭代帝乃嗣王位于晉陽時年二十有四汴人方寇潞州周德威宿兵于亂柳以軍城易帥竊議凶愾詭言播于行路帝方居喪將吏不得謁見監軍使張承業排闥至廬所言曰

夫孝在不墜家業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厭世嗣主未立竊慮兇猾不逞之徒有懷覬覦又汴寇壓境利我凶衰苟或搖動則倍張賊勢詭言不息懼有變生請依顧命墨綬聽政保家安親此惟大孝帝于是始聽斷大事時張武節度使克寧即帝之季父也爲管内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兵柄帝以軍府事讓季父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勸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俟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因率先拜賀初武皇獎勵戎功多音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部下各結強兵朝夕聚議欲謀爲亂及帝紹統或強項不拜鬱鬱憤惋託疾廢事會季存勳以除計于克寧曰兄亡弟立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寧陰圖禍亂存勳欲于克寧之第謀害張承業李存璋等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貞簡太后爲質克寧意將激殺乃擅殺大將李存質請授己雲州節度使割蔚朔應三州爲屬部帝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矣克寧俟帝過其第則圖竊發時幸臣史敬鎔者亦爲克寧所誘盡得其情乃來告帝帝謂張承業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子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王言猶在耳存勳豈欲以太原降賊王欲何路求生不即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諭其謀衆咸憤怒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以誅克寧遂堵其難是月唐少帝崩于曹州梁祖使人醜之也帝聞之舉哀號慟三月周德威尙在亂柳梁將李思安屢爲德威所敗閉壁不出是時梁祖自將兵至澤州以劉知俊爲招討使以代思安以苑君實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統大軍營于長子四月帝召德威軍歸晉陽汴人既見班師知我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無俟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諸將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不能與師人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至潞州北黃碾下營五月辛未朔晨霧晦暝帝率親軍伏三垂岡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時李嗣源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

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斷夾城為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齊進。李嗣源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掩擊。梁軍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噓塞行路，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洎大將三百人，芻粟百萬。梁招討使康懷英得百餘騎，出天井關而遁。梁祖聞其敗也，既懼而數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從武皇校獵于三垂岡。岡上有明皇原廟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調悽苦。武皇引滿持螯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子必戰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是月，周德威乘勝攻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梁將劉知俊自晉絳將兵赴援，德威退保高平。帝遣班師于晉陽，告廟飲至，賞勞有差。乃下令于國中，禁盜賊，恤孤寡，徵隱逸，止食暴，峻隄防，寬獄訟，期月之間，其俗丕變。帝每出于路，遇饑寒者，必駐馬而臨問之。由是人情大悅。王霸之業，自茲而基矣。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合四川王建之師五萬，以攻長安。遣使會兵于帝。帝遣張承業率師赴之。九月，邠岐蜀三鎮復大舉攻長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三萬攻晉州以應之。德威與梁將尹皓戰于神山北，梁人大敗。是時晉之騎將夏侯徽受以一軍奔于梁。德威乃退保隰州。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帥及梁之叛將劉知俊俱遣使來告，將大舉以伐。梁夏兼收關輔，請出兵晉絳以張兵勢。八月，帝御軍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審丁會統大軍出陰地關攻晉州。為地道，壞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守。梁祖遣楊師厚領兵赴援，德威乃收軍而退。通鑑引莊宗實錄云：汴軍至，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三百級，師厚退保絳州。是役也，小將蕭高、通戰、程師厚、進營、平陽、備而退。天祐七年秋七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皆遣師來會兵，同討梁夏。且言劉知俊三敗汴軍于寧州，梁夏危蹙。岐龍之師大舉，決取河西。帝令周德威將兵萬人西渡河以應之。是役也，劉知俊為岐人所擄，乃自退。九月，德威班師。冬十月，梁祖遣大將李思安楊師厚率師營于澤州，以攻上黨。十一月，鎮州王鎔遣使來求援。是時梁祖以羅紹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兼并鎮定，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督魏軍三千人入于深冀。鎮人懼，故來告。帝集軍吏議之，咸欲按甲治兵，徐觀勝負。惟帝獨斷，堅欲救之。乃遣周德威率軍屯于趙

州。是月，行營都招討使丁會卒。十二月丁巳朔，梁祖聞帝軍屯趙州，命軍圍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轉勅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前鋒。會魏州之兵以討王鎔。又令閻寶王彥章率二千騎會景仁于邢洛。丁丑，景仁營于柏鄉。帝遂親征，自皇皇縣東下。辛巳，至趙州。與周德威兵合。帝令史建瑭以輕騎嘗寇獲芻牧者二百人，問其兵數，精兵七萬。是日，帝親兵于石橋南，詰旦進軍。距柏鄉一舍。周德威史建瑭率著落勁騎以挑戰，四面馳射，梁軍閉壁不出。乃退。翼日進軍，距柏鄉五里。遣騎軍逼其營，梁將韓勅李思安率步騎三萬，鎧甲炫曜，其勢甚威。分遣以薄帝軍。德威且戰且退，距河而止。既而德威偵知梁人造浮橋，乃退保高邑。乙酉，致師于柏鄉。帝精戰于光武廟。柏鄉無芻粟之備，梁軍以權粟為給，為帝之游軍所獲。由是堅壁不出。劉屋茅坐席，以秣其馬。眾心益恐。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帥三千騎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遣三百騎直壓其營，梁將怒，悉其軍結陣而來。德威與之轉戰至高邑南。梁軍列陣，橫互六七里。時帝軍未成列，李存璋引諸軍陣于野河之上。梁軍以五百人爭橋，鎮定之師與血戰，梁軍敗而復整者數四。帝與張承業登高觀望，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後，響聲若雷。王師進退有序，步騎嚴整，寂然無聲。帝臨陣，普眾百人，其勇短兵既接，無不奮力。梁有龍驤神威拱辰等軍，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鎧仗費數十萬，裝以組繡，飾以金銀。人望而畏之。自己及午，騎軍接戰。至晡，梁軍欲抽退，塵埃漲天。德威周應而呼曰：汴人走矣。帝軍齊譟以進，魏人收軍漸退。李嗣源率親軍與史建瑭安全全兼北部吐渾諸軍，衝陣夾攻。梁軍大敗，棄鎧投仗之聲，震動天地。龍驤神威神捷諸軍，殺戮殆盡。自陣至柏鄉數十里，殲尸枕藉，敗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軍入柏鄉。梁軍輜重帳帷資財奴僕，皆為帝軍所有。梁將王景仁韓勅李思安等，以數十騎夜遁。是役也，斬首二萬級，獲馬三千匹，鎧甲兵仗七萬，輜車鍋幕，不可勝計。擒梁將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帝號令收軍于趙州。既而梁人棄深冀二州而遁。初，杜廷隱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時王鎔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鎔遽令啓顯命公立移軍于外。廷隱遂據其城，公立既出，指城而謂曰：開門納盜，後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唐莊宗紀一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 案歐陽史從是書作十一吳

鎮纂錄據徐無黨注莊宗年四十三逆推之當以甲辰年生乾寧二年破王

行瑜時當云年十二今考五代會要莊宗以光啓元年生年四十二北夢瑣

言載莊宗獻王行瑜捷年十一薛歐二史俱同徐注作年四十三誤

汴將氏叔球康懷英 案懷英本名懷貞後因避梁末帝諱始改名懷英是書

前後統作懷英今仍其舊

周德威宿兵于亂柳 亂柳原本作亂楊考歐陽史作亂柳胡三省通鑑注云

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 案并汾九州通鑑作河東九州胡三省注云河東領

并遠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附識于此

承業曰臣受命先王 案先王原本作先帝考晉王嗣位之初武皇尚未追稱

為帝今改正

二月壬戌 壬戌原本作丙戌今據通鑑改正

至潞州北黃碾下營 黃碾原本作黃碾通鑑作黃碾胡三省注云黃碾村在

潞州潞城縣今改正

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 案歐陽史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

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考克用邢州之役在文德元年今以莊宗生年

計之當從是書作龍紀元年

周德威乘勝攻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云李存

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棄城而去真是書異

德威乃退保隔州 案通鑑作周德威等聞梁帝將至乙未退保隔州是德威

之退師因梁祖之親至也是書不載

距柏鄉五里 五里原本作七里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梁軍以五百人爭橋 案通鑑作梁軍橫互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

不能支與此微異

率親軍屯白馬坡 白馬坡通鑑作白馬阪

並六鎮書 六鎮原本作大鎮今據通鑑改正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定 案通鑑作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是書

作辛丑與通鑑異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

莊宗紀二

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飛狐東下丙戌會鎮定之師進營祁溝
 庚子次涿州刺史劉知溫以城歸順德威進追幽州守光出兵拒戰燕將王行
 方等以部下四百人來奔二月庚戌朔梁祖大舉河南之衆以援守光以陝州
 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河南李周彝爲副青州賀德倫爲應接使鄆州袁象
 先爲副甲子梁祖自洛陽趨魏州遣楊師厚李周彝攻鎮州之衆強命賀德倫
 攻蓨縣三月壬午梁祖自督軍攻棗強甲申城陷屠之時李存審與史建瑋以
 三千騎屯趙州相與謀曰梁軍若不攻蓨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
 之事付我輩豈可坐觀其弊乃以八百騎趨冀州掘下博橋令史建瑋李都督
 分道擒生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盡殺之縱數人逸去且告晉王至
 矣建瑋與李都督各領百餘騎旗幟軍號類梁軍與芻牧者雜行暮及賀德倫
 營門殺守門者縱火大呼倂斬而旋又執芻牧者斷其手令迴梁軍乃夜遁
 人持鉏耨白挺追擊之悉獲其輜重通鑑後梁紀云帝燒營夜遁失道委曲
 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
 皆荷鉏耨不可勝計梁祖聞之大駭自棗強馳歸貝州殺其將張正言許從
 實朱彥柔以其亡師于蓨也梁祖先抱痼疾因是愈甚辛丑滄州都將張萬進
 殺留後劉繼威自爲滄帥遣人送款于梁亦乞降于帝戊申周德威遣李存暉
 攻瓦橋關下之四月丁巳梁祖自魏南歸疾篤故也戊申李嗣源攻瀛州拔之
 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擒大將軍廷珪斬首五千餘級德威
 自涿州進軍于幽州營于城下閏月己酉攻其西門燕人出戰敗之六月戊寅
 梁祖爲其子友珪所弑友珪僭即帝位于洛陽秋八月朱友珪遣其將韓勣康
 懷英牛存節率兵五萬急攻河中朱友謙遣使來求援帝命李存審率師救之
 十月癸未帝自澤州路赴河中遇梁將康懷英于平陽破之斬首千餘級追至
 白徑擒朱友謙會帝于猗氏梁軍解圍而去庚申周德威報劉守光三遣使乞

和不報丁卯燕將趙行實來奔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下順州獲刺

史王在恩二月甲戌朔攻下安遠軍獲燕將一十八人庚寅梁朱友珪爲其將
 袁象先所殺均王友貞即位于汴州丙申周德威報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三
 月甲辰朔收盧臺軍乙丑收古北口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與諸戍將相繼率
 族來奔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時劉守光遣愛將元行欽牧馬于山
 北聞行珪有變率戍兵攻行珪行珪遣其弟行溫爲質且乞應援周德威遣李
 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欽以歸四月甲申燕將李暉等二十
 餘人舉族來奔德威攻幽州南門壬辰劉守光遣使王遵化致書哀祈于德威
 德威戲遵化曰大燕皇帝尙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守光再遣哀祈德威乃以
 狀聞己亥劉光濬攻下平州獲刺史張在吉五月壬寅朔光濬進迫營州刺史
 楊靖以城降乙巳梁將楊師厚會劉守奇率大軍侵鎮州時帝之先鋒將史建
 瑋自趙州率五百騎入真定師厚大掠鎮冀之屬邑王鎔告急于周德威德威
 分兵赴援師厚移軍寇滄州張萬進懼遂降于梁六月壬申朔帝遣監軍張承
 業至幽州與周德威會議軍事秋七月承業與德威率千騎至幽州西守光遣
 人持信箭一隻乞修和好承業曰燕帥當令子第一人爲質則可是日燕將司
 全爽等十一人並舉族來奔辛亥德威進攻諸城門壬子賊將楊師貴等五十
 人來降甲子五院軍使李信攻下莫州時守光繼遣人乞降將緩帝軍陰令其
 將孟修阮通謀于滄州節度使劉守奇及求援于楊師厚帝之游騎擒其使以
 獻是月帝會王鎔于天長九月劉守光率衆夜出遂陷順州冬十月己巳朔守
 光率七百騎步軍五千夜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將兵驍之壬申守光自
 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敗之獲大將李劉張景紹及將吏八百五十人馬
 一百五十匹守光得百餘騎遁入山谷德威急馳扼其城門守光惟與親將李
 小喜等七騎奔入燕城己丑守光遣牙將劉化修周遵業等以書幣哀祈德威
 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復令人獻自乘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馬而去俄而劉
 光濬擒送守光僞殿直二十五人于軍門守光又乘城謂德威曰子侯晉王至
 即泥首俟命祈德威即馳驛以聞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甲辰發晉

陽已未至范陽辛酉守光奉禮幣歸款于帝帝單騎臨城邀守光辭以他日蓋
 為其親將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來奔帝下令諸軍詰旦攻城壬戌梯墮並
 進軍士畢登帝登燕丹塚以觀之有頃擒劉仁恭以獻癸亥帝入燕城諸將畢
 賀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節度使癸酉檀州燕樂縣人執劉守光并
 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己卯帝下令班師自雲代而旋時鎮州王鎔定州王
 處直遣使請帝由井陘而西許之庚辰帝發幽州擄仁恭父子以行甲申次定
 州舍于關城翼日次曲陽與王處直謁北嶽祠是日次衡唐鎮州王鎔迎謁于
 路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王鎔以履新之日與其子昭祚昭誨奉觴上壽
 置宴鎔啓曰燕王劉太師頃為鄰國今欲挹其風儀可乎帝即命主者破城引
 仁恭守光至與之同宴鎔饋以衣被飲食己亥帝發鎮州因與王鎔攻于衡唐
 之西壬子至晉陽以組練繫仁恭守光號令而入是日誅守光遣大將李存霸
 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冀告于武皇陵然後斬之是月鎮州王鎔定州王
 處直遣使推帝為尚書令初王鎔稱藩于梁梁以鎔為尚書令至是鎮定以帝
 南破梁軍北定幽薊乃共推崇焉使三至帝讓乃從之遂選日受冊開霸府建
 行臺如武德故事秋七月帝親將自黃沙嶺東下會鎮人進軍邢洛梁將楊師
 厚軍于漳東帝軍次張公橋既而裨將曹進金奔于梁帝軍不利而退八月還
 晉陽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節度使賀德倫遣使奉幣乞盟時楊師厚卒于
 魏州梁王乃割相衛澶三州別為一鎮以德倫為魏博節度使以張筠為相州
 節度使魏人不從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囚德倫于牙署三軍大掠軍士
 有張彥者素實凶暴為亂軍之首追德倫上章請卻復六州之地梁主不從遂
 迫德倫歸于帝且乞師為援帝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帥師屯臨濟帝
 自晉陽東下與存審會通鑑晉王引大軍自黃沙嶺東下與存審會于臨濟德倫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賀德倫遣從事
 司空頹至軍密啓張彥狂勃之狀且曰若不藉此亂階恐貽後悔帝默然遂進
 軍承濟張彥謁見以銀槍効節五百人從皆被甲持兵以自衛帝登樓諭之曰
 汝等在城濫殺平民奪其妻女數日以來迎訴者甚衆當斬汝等以謝鄰人遽
 令斬彥及同惡者七人軍士股慄帝親加慰撫而退翼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

張彥部下軍士被甲持兵環馬而從命為帳前銀槍軍衆心大服梁將劉鄩聞
 帝至以精兵萬人自涇水趣魏縣帝命李存審帥師禦之帝率親軍于魏縣西
 北夾河為柵六月庚寅朔帝入魏州賀德倫上符印請帝兼領魏州帝從之墨
 制授德倫大同軍節度令取便路赴任帝下令撫諭鄰人軍城長肅民心大服
 是時以貝州張源德據壘拒命南通劉鄩又與滄州首尾相應聞德州無備遣
 別將襲之遂拔其城命遼州牙將馬通為德州刺史以扼滄貝之路秋七月梁
 檀州刺史王彥章棄城而遁畏帝軍之逼也以故將李巖為檀州刺史帝至魏
 縣因率百餘騎覘梁軍之營是日陰晦劉鄩伏兵五千于河南叢木間帝至伏
 兵忽起大譟而來圍帝數十重帝以百騎馳突奮擊梁軍辟易決圍而出有頃
 援軍至乃解帝顧謂軍士曰幾為賊所笑是月劉鄩潛師由黃澤西趣晉陽至
 樂平而還遂軍于宗城初鄩在涇水數日不出寂無聲迹帝遣騎覘之無斥候
 者城中亦無煙火之狀但有鳥止于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帝曰我聞劉鄩
 用兵一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于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
 而行得城中贏老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鄩軍至者言兵已趣
 黃澤帝遽發騎追之時霖雨積旬鄩軍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加以山路險阻
 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少進顛墜巖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前軍至樂
 平樓櫓將竭聞帝軍追躡于後太原之衆在前羣情大駭鄩收合其衆還自邢
 州陳宋口渡漳水而東駐于宗城時魏之軍儲已乏臨濟積粟所在鄩引軍據
 之周德威初聞鄩軍之西自幽州率千騎至上門及鄩軍東下急趨南宮知鄩
 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斷其腕令還德威至臨濟鄩起軍駐貝
 州帝率親騎次博州鄩軍于堂邑周德威自臨濟率五百騎躡之是日鄩軍于
 莘縣帝營于莘西一舍城壘相望日夕交關八月梁將賀瓌襲取濱州帝遣李
 存審率兵五千攻貝州因暫而圍之冬十月有軍士自鄩軍來奔帝善待之乃
 劉鄩密令賈耽賂帝膳夫欲實毒于食中會有告者索其黨誅之天祐十三年
 春二月帝知劉鄩將謀速戰乃聲言歸晉陽以誘之實勞軍于貝州也令李存
 審守其營鄩謂帝已臨晉陽將乘虛襲鄩遣其將楊廷直自濱州率兵萬人會

之交。關于中流。梁軍大敗。殺傷甚衆。河水如絳。謝彥章僅得免去。是月。淮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將致討于梁也。秋八月辛丑朔。大閱于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洺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衆十餘萬。部陣嚴肅。旌甲照耀。師放之感。近代爲最。己酉。梁兗州節度使張萬進遣使歸款。帝自魏州率師次于楊劉。略地至鄆濮而還。遂營于麻家渡。諸陣列營十數。梁將賀瓌謝彥章以軍屯濮州行臺村。結壘相持百餘日。帝嘗以數百騎摩壘求戰。謝彥章率精兵五千。伏于隄下。帝以十餘騎登堤。伏兵發。圍帝十數重。俄而帝之騎軍繼至。攻于圍外。帝于圍中躍馬奮擊。決圍而出。李存審兵至。梁軍方退。是時帝銳于接戰。每馳騎出營。存審必叩馬進諫。帝伺存審有間。即策馬而出。顧左右曰。老子妨吾戲耳。至是幾危。方以存審之言爲忠也。十二月庚子朔。帝進軍距梁軍柵十里而止。時梁將賀瓌殺騎將謝彥章于軍。帝聞之曰。賊帥自相魚肉。安得不亡。戊午。下令軍中。老幼令歸魏州。悉兵以趣汴。庚申。大軍毀營而進。辛酉。次于臨濮。梁軍捨營踵于後。癸亥。次胡柳陂。遲明。梁軍亦至。帝率親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亙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師當其西。鎮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瓌王彥章全軍接戰。帝以銀槍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十餘里。賀瓌王彥章單騎走濮陽。帝軍輜重在陣西。望見梁軍旗幟。皆驚走。因自相蹈藉。不能禁止。帝一軍先敗。周德威戰沒。是時陂中有土山。梁軍數萬先據之。帝帥中軍至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旗幟甚盛。帝呼諸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爾等。各馳一騎以奪之。帝率軍先登。銀槍步兵繼進。遂奪其山。梁軍紛紜而下。復于土山西結陣數里。時日已晡矣。或曰。諸軍未齊。不如還營。詰朝可圖再戰。聞寶進曰。深入賊境。逢其大敵。期于盡銳。以決雌雄。況賊帥奔亡。衆心方恐。今乘高壘下。勢如破竹矣。銀槍都將王建及被甲橫槊進曰。賊將先已奔亡。王之騎軍。一無所損。賊衆晡晚。大半思歸。擊之必破。王但登山縱觀。實臣以破賊之效。于是李嗣昭領騎軍自土山北以逼梁軍。王建及呼士衆曰。今日所失輜重。並在山下。乃大呼以奮。諸軍繼之。梁將大敗。時元城令吳瓊。黃鄉令胡裝。各部役徒萬

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山積。甲子。命行戰場。收復錯仗。不知其數。時帝之軍士有先入大梁。問其次舍者。梁人大恐。驅市人以守。其殘衆奔歸汴者不滿千人。帝軍遂拔濮陽。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唐莊宗紀二梁祖自督軍攻襄陽甲申城陷屠之 甲申通鑑作丙戌

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 案通鑑作龍頭岡考異引莊宗實錄作羊頭岡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 案歐陽史作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

是日誅守光 案遼史太祖紀七年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考遼

史太祖七年即天祐十年莊宗以天祐十年冬始拔幽州十一年正月乃凱

旋也遼史誤以次年事先一年書之

遣使推帝為尚書令 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錄云天祐八年晉王已稱尚書令

是書作天祐十一年與唐實錄異

是月二十九日夜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二十七日今考是書實德倫

傳作二十九日與此紀合

以故將李巖為瀘州刺史 李巖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李巖

決圍而出 案通鑑作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

遣將石嘉才 嘉才梁紀作家才唐列傳作家財

以袁建豐為相州刺史依舊魏州 案通鑑作四月晉人拔魏州以魏州

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涪州刺史八月晉人復以相州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

刺史與是書異

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 案歐陽史及通鑑俱從是

書作蔚州遼史太祖紀作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與是書

異

是月淮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將致討于梁也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作七月晉

王李存勗遣使持帛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難與是書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

莊宗紀三

天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爲柵帝還魏州命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帝兼領幽州遣近臣李紹宏提舉府事夏四月梁將賀瓊圍德勝南城百道攻擊復以燧燿扼斷津度帝馳而往陣于北岸南城守將氏延賞告急且言矢石將盡帝以重賄召募能破賊艦者于是獻技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禁呪兵刃悉命試之無驗帝憂形于色親從都將王建及進曰臣請効命乃以巨索連舟十艘選効節勇士三百人持斧被鐵鼓槌而進至中流梁樓船三層蒙以牛革懸板爲楯建及率持斧者入樓燿間斬其竹竿破其懸楯又于上流取獲數百用竹竿維之積薪于上灌以脂膏火發互空又以巨艦載甲士令乘煙鼓譟梁之樓船斷繼而下沈溺者殆半軍既得渡梁軍乃退命騎軍追襲至濮陽俘斬千計賀瓊由此飲氣遺疾而卒秋七月帝歸晉陽八月梁將王瓚帥衆數萬自黎陽渡河營于楊村造舟爲梁以通津路冬十月帝自晉陽至魏州發徒數萬以廣德勝北城自是日與梁軍接戰十二月戊戌帝軍于河南夜伏兵于潘張村梁軍塞下以騎軍掠其餉運擄其斥候梁王瓚結陣以待帝軍以鐵騎突之諸軍繼進梁軍大奔赴水死者甚衆瓚走保北城天祐十七年春幽州民于田中得金印文曰關中龜印李紹宏獻于行臺秋七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請梁主降節梁主怒不與遂請施節于帝梁主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兵圍同州友謙來告難帝遣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師赴援九月師至河中朝至夕濟梁人不意王師之至望之大駭明日約戰與朱友謙謀遲明進軍拒梁壘梁人悉衆以出蒲師在南王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卻李嗣昭以輕騎抗之梁軍奔潰追斬二千餘級是夜劉鄩收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數日鄩遂宵遁王師追及于渭河所

棄兵仗糧重不可勝計劉鄩尹皓單騎獲免未幾鄩憂發病而卒王師略地至奉先嗣昭因謁唐帝諸陵而還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獲傳國寶獻于行臺驗其文即受命于天子孫寶之八字也羣僚稱賀傳真師于廣明中遇京師喪亂得之秘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體人不之識至是獻之時淮南楊溥四川王衍皆遣使致書勸帝嗣唐帝位帝不從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卒是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時帝方與諸將宴酒酣樂作聞鎔遇弒遽投解而泣曰趙王與吾把臂同盟分如金石何負于人覆宗絕祀冤哉先是津沈暴漲漂開城之半溺死者千計是歲天西北有赤彗如血占者言趙分之災至是果驗時張文禮遣使請旄節于帝帝曰文禮之罪期于無赦敢邀子旄節左右曰方今事繁不欲與人生事帝不得已而從之乃承制授文禮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成德軍兵馬留後張文禮遙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新州節度使王郁振武節度使李存進同州節度使朱令德各遣使勸進請帝紹唐帝位帝報書不允自是諸鎮凡三上章勸進各獻貨幣數十萬以助即位之費帝左右亦勸帝早副人望帝搖擗久之九國志趙季夏傳季夏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由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觀莊宗深納其言秋七月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八月庚申令天平節度使閻寶成德兵馬留後符習率兵討張文禮于鎮州初王鎔令偏將符習以本部兵從帝屯于德勝文禮既行弒逆忌鎔故將多被誅戮因遣使聞于帝欲以他兵代習歸鎮習等懼請留帝令傳旨于習及別將趙仁真烏震等明正文禮弒逆之罪且言爾等荷載從征蓋君父之故銜冤報恩誰人無心吾當給爾資糧助爾兵甲爾試思之于是習等率將三十餘人慟哭于牙門請討文禮帝因授習成德軍兵馬留後以部下鎮冀兵致討于文禮又遣閻寶以助之以史建瑋爲前鋒甲子攻趙州刺史王鋌送符印以迎閻寶遂引軍至鎮州城下營于西北隅是月張文禮病疽而卒其子處瑋代掌軍事九月前鋒將史建瑋與鎮人戰于城下爲流矢所中而卒冬十月己未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帝命李嗣源設伏于威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

帝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偽為梁帳，奔入梁壘，奔其眺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兵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辛酉，閻寶上言：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子都幽于別室，都自稱留後。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十一月，帝至鎮州城下，張處瑾遣弟處琪、慕容齊儉等，候帝乞降，言猶不遜。帝命囚之。時王師築土山以攻其壘，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間，機巧百變。張處瑾令韓正時以千騎夜突圍，將入定州，與王處直議事。為我游軍追擊，破之餘眾，保衛唐。賊將彭贇斬正時以降。十二月辛未，王郁誘契丹安巴堅寇幽州。契丹國志：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為善，幽恐鎮亡而定孤，乃潛使人語其子王郁，使誘契丹令犯塞，以救鎮州之圍。王郁說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則皆為己物也。不然，遂引軍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則為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為然，率眾而南。遂引軍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鎮州率五千騎赴之。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鋒三千騎至新樂。是時梁將戴思遠乘虛以寇魏州，軍至魏店，李嗣源自領兵馳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備，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時契丹渡沙河，而諸將相顧失色。又聞梁人內侵，鄴城危急，皆請旋師。唯帝謂不可，乃率親騎至新城，契丹萬餘騎遽見帝軍，惶駭而退。帝分軍為二，廣追躡數十里，獲安巴堅之子。時沙河冰薄，橋梁隘狹，敵爭踐而過，陷溺者甚眾。安巴堅方在定州，聞前軍敗，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謁，是夜宿于開元寺。翼日，引軍至望都，契丹逆戰。帝身先士卒，馳擊數四，敵退而結陣。帝之徒兵亦陣于水次，李嗣昭躍馬奮擊，敵眾大潰，俘斬數千。追擊至易州，獲氈裘毳幕羊馬，不可勝紀。時歲且北至大雲平地五尺，敵乏芻糧，人馬斃踣道路，疊疊不絕。帝乘勝追襲至幽州。契丹國志：都為契丹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晉王始得出。望都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屬。太祖乃是月，梁將戴思遠寇德勝北城，築壘穿塹，地道雲梯，晝夜攻擊。李存審極力拒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聞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聞帝至，燒營而遁。三月丙午，王師敗于鎮州城下，閻寶退保趙州。時鎮州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王師築壘環之，又決漳沱水，以絕城中出路。是日，城中軍出，攻其長圍，皆奮力死戰。王師不能拒，引師而退。鎮人壞其營壘，取其芻糧者累日。帝聞失律，即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夏四月，嗣昭為流矢所中，卒于師。己卯，天

平節度使閻寶卒，以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是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卒。五月乙酉，李存進圍鎮州，營于東渡。八月，梁將段凝陷衛州，刺史李存儒被擒存儒，本俳優也。帝以其有膂力，故用為衛州刺史。既而誅斂無度，人皆怨之。故為梁人所襲。九國志：趙季良傳：莊宗入鄴時，兵革圍屬邑，租賦滿南。莊宗正色曰：爾等與賦而糶，緩安問我，勝與乎？季良曰：殿下何時平河？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微容，前席曰：微君之言，幾失吾計。梁將戴思遠又陷共城、新鄉等邑。自是澶淵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人所據。九月戊寅朔，張處球悉城中兵，奄至東垣，渡急攻我之壘門。時騎軍已臨賊城，不覺其出。李存進惶駭，引十餘人闢于橋上，賊退。我之騎軍前後夾擊之，賊眾大敗，步卒數千，殆無遺者。是役也。李存進戰歿于師，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丙午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繩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鎮州。平獲處球、處瑾、處琪并其母及同惡高濛、李肅、齊儉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發張文禮尸，磔于市。帝以符習為鎮州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乃以符習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十一月，河東監軍張承業卒。十二月，以魏州觀察判官張憲權知鎮州軍州事。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臺山僧獻銅鼎三，言于山中石崖間得之。二月，新州團練使李嗣肱卒。是時以諸藩鎮相繼上牋勸進，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衛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禮。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大禮使。三月己卯，以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幽州節度使，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送款于梁。是月，梁即位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帝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寮稱賀禮畢，御應天門宣制。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行劫，持杖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應蕃漢馬步將校，並賜功臣名號。超授檢校官已高者，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兵士並賜等第優給。其戰歿功臣，各加追贈，仍賜諡號。民年八十已上，與免一子役。內外文武職官，並可直言極諫，無有隱諱。賈選二司，宜令有司速商量施行。雲應蔚朔易定幽燕及

山後八軍。秋夏稅率。量與蠲減。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與免雜徭。諸道應有祥瑞。不用聞奏。赦書有所未該。委所司條奏。以聞云。是歲。自正月不雨。人心憂恐。宣赦之日。澍雨溥降。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畢昴。太史奏畢昴趙魏之分。其下有王者。懿宗乃詔令鎮州王景崇被袞冕攝朝三日。遣臣下備儀注。軍府稱臣以厭之。其後四十九年。帝破梁軍于柏鄉。平定趙魏。至是即位于鄴宮。是月以行臺左丞相盧革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行臺右丞相盧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前定州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兵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河東掌書記馮道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魏博鎮觀察判官張憲為工部侍郎。充租庸使。以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使張居翰。並為樞密使。以權知幽州軍府事李紹宏為宣徽使。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與唐尹。以河東軍城都虞候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以澤潞節度判官任圜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詔升魏州為東京。與唐府。改元城縣為興唐縣。貴鄉縣為廣晉縣。以太原為西京。以鎮州為北都。是時所管節度一十三州五十。閏月丁丑。以李嗣源為檢校侍中。依前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副總管。以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蕃漢馬步總管。以河東節度使朱友謙為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安國軍節度使符習。加同平章事。定州節度使王都。加檢校侍中。是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為昭烈皇帝。廟號懿祖。夫人崔氏曰昭烈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為文景皇帝。廟號獻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東節度使太師中書令晉王為武皇帝。廟號太祖。詔于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以下為七廟。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有自鄴來者。言節度使戴思遠領兵在河上。州城無守兵。可襲而取之。帝召李嗣源謀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不虞別有事。汝陽無備。不可失也。嗣源以為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騎五千。符枚自河趨鄴。是夜陰雨。我師至城下。鄴人不覺。遂乘城而入。鄴州平。制以李嗣源為天平軍節度使。梁主聞鄴州陷。大恐。乃遣王

彥章代戴思遠總兵以來拒。時朱守殷守德勝南城。帝懼彥章奔衝。遂幸澶州。五月辛酉。彥章夜率舟師。自楊村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橋。攻南城陷之。帝命。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命朱守殷撤德勝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楊劉。是時德勝軍食。芻荻薪炭數十萬計。至是令人輦負入澶州。事既倉猝。耗失殆半。朱守殷以所毀屋木編柵。置步軍于其上。王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關。流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彼一此。終日百戰。比及楊劉。殆亡其半。己巳。王彥章段凝率大軍攻楊劉南城。焦彥賓與城守將李周。極力固守。梁軍晝夜攻擊。百道齊進。竟不能下。遂結營于楊劉之南。東西延袤數十柵。六月己亥。帝親御軍至楊劉。登城望見梁軍。重壕複壘。以絕其路。帝乃選勇士持短兵出戰。梁軍于城門外。連延屈曲。穿掘小壕。伏甲兵于中。候帝軍至。則弓弩齊發。師人多傷。兵不得進。帝患之。問計于郭崇韜。崇韜請于下流據河築壘。以救鄴州。又請帝日令勇士挑戰。旬日之內。寇若不至。營壘必成。帝善之。即令崇韜與毛璋率數千人。中夜往博州濟河東。晝夜督役。居六日。營壘將成。戊子。梁將王彥章杜晏球。領徒數萬。晨壓帝之新壘。時板築雖畢。牆仞低庫。戰具未備。沙城散惡。王彥章列騎環城。慮用其人。使步軍埋壕登堞。又于上流下巨艦十餘艘。扼斷濟路。自旦至午。攻擊百端。城中危急。帝自楊劉引軍。陣于西岸。城中望之。大呼帝纓舟將渡。梁軍遂解圍。退保鄒家口。秋七月丁未。帝御軍沿河而南。梁軍棄鄒家口夜遁。委棄鍋甲芻糧千計。戊午。遣騎將李紹貽直抵梁軍壘。梁益恐。又聞李嗣源自鄴州引大軍將至。己未夜。梁軍拔營而遁。復保于楊村。帝軍屯于德勝。甲子。帝幸楊劉城。巡視梁軍故壘。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初。李繼韜之叛也。路之舊將裴約。以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逆。既而梁遣董璋率眾攻其城。約拒守久之。告急于帝。故遣紹斌救之。未至而城已陷。裴約被害。帝聞之。嗟痛不已。甲戌。帝自楊劉歸鄴。梁以段凝代王彥章為帥。戊子。凝帥眾五萬。結營于王村。自高陵渡河。帝軍遇之。生擒梁前鋒軍士二百人。戮于都市。庚寅。帝御軍至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領百騎來奔。帝虛懷引見。賜御衣玉帶。屏人問之。對曰。臣竊

觀汴人兵衆不少論其君臣將校則終見敗亡趙巖趙鶴張漢傑居中專政締結宮掖賄賂公行段凝素無武略一朝便見大用霍彥威王彥章皆宿將有名翻出其下自彥章獲德勝南城梁主亦稍優使彥章立性剛暴不耐凌制梁主每一發軍即令近臣監護進止可否悉取監軍處分彥章恒怙形于顏色自河津失利段凝彥章又獻謀欲數道舉軍合董璋以陝統澤潞之衆趙石會關以寇太原霍彥威統關西汝洛之衆自相衛以寇鎮定段凝杜晏球領大軍以當陛下令王彥章張漢傑統禁軍以攻鄆州決取十月內大舉又自滑州南決破河堤使水東注曹濮之間至于汶陽瀾漫不絕以陷北軍臣在軍側聞此議臣惟汴人兵力聚則不少分則無餘陛下但待分兵領鐵騎五千自鄆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帝憚然壯之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臨河南與帝之騎軍接戰是時澤潞叛衛州黎陽爲梁人所據州以西相以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郁盧文進召契丹南侵瀛涿及聞梁人將圍大舉帝深憂之召將吏謀其大計或曰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細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馳檄告諭梁人却衛州黎陽以爲鄆州指河爲界約且休兵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噫行此謀則無葬地矣時郭崇韜勸帝親御六軍直趨汴州半月之間天下可定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寇子行計決矣又問司天監對曰今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帝弗聽戊辰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李嗣源遣騎軍偵視至遞公鎮梁軍來挑戰嗣源以精騎擊而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百級彥章引衆保于中都嗣源飛騎告捷帝置酒大悅曰是當決行渡河之策已下令軍中將士家屬並令歸鄉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唐莊宗紀三未幾郭憂患發病卒 案梁書劉鄩傳作遇賊而卒
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鐸 案歐陽史作正月趙將張文禮執其君鐸五代春秋作三月趙人張文禮殺其君鐸與是書繫二月前後互異
遂引軍琢州陷之 案契丹陷琢州在天祐十八年李嗣弼傳作天祐十九年紀傳互異
行臺右丞相盧澄 盧澄歐陽史作盧程考北夢瑣言亦作澄今仍其舊
帝令中書焦彥實馳至楊劉固守其城 案通鑑作帝令宦者焦廷實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其城
六月己亥帝親御軍至楊劉 案己亥通鑑作乙亥
帝驩舟將渡梁軍遂解圍 案歐陽史作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登敗之據是書則王彥章因救至而解圍未嘗敗績也
遣騎將李紹貽 李紹貽通鑑作李紹榮
至遞公鎮 遞公鎮通鑑從莊宗實錄作遞坊鎮考是書明宗紀亦作遞坊惟通鑑考異所引薛史作遞公今姑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六

莊宗紀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日皇后劉氏皇子繼及歸鄭宮帝送于離亭獻款而別詔宣徽使李紹宏宰相豆盧革租庸使張憲與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帝御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鄴州是夜三鼓渡汶時王彥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無城守師既雲合梁乘自潰是日擒梁將王彥章及都監張漢傑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與等將吏二百餘人斬賊二萬奪馬千匹時既獲中都之捷帝召諸將謀其所向或言且徇兗州徐圖進取唯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段凝方領大軍駐于河上假如便來赴援直路又阻決河須自滑州濟渡十萬之衆舟楫焉能卒辦此去汴城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壩夷門已爲我有矣臣請以千騎前驅陛下御軍徐進鮮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軍先進翼日車駕即路丁丑次曹州郡將出降己卯遲明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邱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于馬前謁見陳敘世代唐臣陷在偽廷今日再覩中興雖死無恨帝諭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爲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鋒已爲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是日賜樂工周匝幣帛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謁見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陳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薦請除郡守帝亦許之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于朝堂待罪詔釋之壬午段凝所部馬步軍五萬解甲于封邱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詔各賜錦袍御馬金幣帝幸北郊撫勞降軍各令還本營丙戌詔曰懲惡勸善務振紀綱激濁揚清須明真偽蓋前王之令典爲歷代之通規必按舊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竊位希榮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食爵祿而但從偽命或居台鉞或處權衡或列近職而預機謀或當峻秩而掌刑憲事分逆順理合去留偽宰相鄭珽等一十一人皆

本朝營組備苑品流雖博識多聞備明今古而修身慎行頗負祖先味忠貞而不度安危專利祿而全虧名節合當大辟無恕近親朕以續嗣丕基初平巨憝方務好生之道在行舍垢之恩湯網垂仁既務全族群刑投裔兼貸一身爾宜自新我全大體其爲顯列不並庶寮餘外應在周行悉仍舊貫凡居中外咸體朕懷乃貶梁宰相鄭珽爲萊州司戶蕭頊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房州司馬姚顛復州司馬封趙唐州司馬李懌懷州司馬費夢徵沂州司馬崇政院學士劉光素密州司戶陸崇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隨州司戶並員外置同正員是日以梁將段凝上疏奏梁朝權臣趙嚴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予懷德惡之規決斷難違于衆請況趙嚴趙錫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四方尙匿迹以潛形罔懷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漢傑昨于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將陳詞羣情激怒往日既彰于僭濫此時難漏于網羅宜實國刑以塞羣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疏屬使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實牢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豁幽寬宜與李振並族于市疎屬使使並從原有朱珪素聞狡黠唯務譎邪關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況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實喇鄂博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錫以姓名兼分符竹之榮豈被頒宣之渥而乃輒辜重惠復背朝廷罔顧欺違宜歸偽室既同棄獲難貸刑章可并妻子同戮于市其朱氏近親趙錫正身趙嚴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校一切不問是日趙嚴張希逸張漢傑張漢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實喇鄂博等并其妻孥皆斬于汴橋下又詔除梁末帝朱宗廟神主偽梁二主并降爲庶人天下官名府號及寺觀門額會經改易者並復舊名時帝欲發梁祖之墓斷棺燔柩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理乞存聖恩通鑑云全義上言朱溫臨國之深猶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屬誠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斷以帝乃止令刻去廟室而已丁亥梁百官以誅凶族于梁元殿立班待罪詔各復其位唐書云伏念臣等因下詔雪之以樞密使檢校太

保守兵部尚書郭崇韜權行中書事己丑御崇元殿制曰仗順討逆少康所以誅有窮續業承基光武所以滅新莽咸以中興景命再遣王猷經綸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亂略之際朕以欽承大寶顯荷鴻休雖繼前修固慚涼德誓平元惡期復本朝屬四海之陪危尤萬邦之推戴近者親提組練徑掃氛祲振已墮之皇綱珍倫安之寇孽國警方雷帝道爰開拯編吐覆溺之艱救率土倒懸之苦粵自朱溫構逆友貞嗣凶篡殺二君墮殘九廟虺毒久傷于宇宙狼貪肆噬于華夷刺喪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動黍離之嘆朝廷多棟橈之危棄德崇奸窮兵黷武戰士疲勞于力役蒸民耗竭其膏腴言念于斯軫傷彌切今則已舉逆暨大駭羣情觀歷數之有歸實神靈之匪昧得不臨深表誠馭朽為懷將宏濟于艱難宜特行于赦宥應命流貶賈授官等已經量移者並可復資徒流人放歸鄉里京畿及諸道見禁囚徒大辟罪降從流流已下咸赦除之其鄭珏等一十一人未移復之限應扈從征討將校及諸官員職掌節級馬步兵士及河北諸處屯駐守戍兵士等皆情堅破敵業茂平淮副予戡定之謀顯爾忠勤之節並據等第續議獎酬其有歿于王事未經追贈者各與贈官如有子孫堪任使者並量材錄任應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監押行營將校等並願恩詔不議改更仍許且稱舊銜當俟別加新命理國之道莫若安民勸課之規宜從薄賦庶遂息肩之望冀諸鼓腹之謠應諸道戶口並宜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所係殘欠賦稅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內自收復日已前並不在徵理之限其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並放北京及河北先以祿祿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却官本錢及買馬不追者可放免應有本朝宗屬及內外文武臣寮被朱氏無辜屠害者並可追贈如有子孫及本身逃難于諸處深源者並令所在尋訪津置赴關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量加賑給或錄寡嫠獨無所告者仰所在各議拯救民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其有先投過偽庭將校官吏等一切不問云甲午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太原縣男郭崇韜為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監修國史兼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太原郡侯仍賜鐵券乙未詔宰相豆盧革權判吏部上

銓御史中丞李德休權判東西銓事丙申滑州留後檢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後仍賜姓名紹欽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輝州刺史杜晏球為檢校司徒依前輝州刺史仍賜姓名紹虔詔處斬隨駕兵馬都監夏彥朗于和景門外時宦官怙寵廣侵占居人第舍郭崇韜奏其事乃斬彥朗以徇丁酉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事絹一千匹錢百萬戊戌以竭忠啓運匡國功臣天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蕃漢馬步總管副使隴西郡侯李嗣源為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特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餘如故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北都留守與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東京留守詔御史臺班行內有欲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于中書投狀奏聞己亥宴勳臣于崇元殿梁室故將威預焉帝酒酣謂李嗣源曰今日宴客皆吾前日之勳敵一旦同會皆卿前鋒之力也梁將霍彥威戴思遠等皆伏陛叩頭帝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齊州刺史孟瑒上章請死詔原之瑒初事帝為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對壘瑒領七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投賊何面目相見瑒惶恐請死帝怒之未幾移貝州刺史庚子帝畋于汴水之陽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縣見使偽印望追毀改鑄從之以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左金吾上將軍兼領左龍武軍事汾州刺史李存渥為滑州節度使加特進同平章事以雜指揮散員都部署特進檢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紹榮為徐州節度使以滑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李紹欽為兗州節度使壬寅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遣使賀收復天下癸卯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來朝乙巳賜友謙姓改名繼麟帝令皇子繼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揮使博州刺史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賜姓名繼琛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為宋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安以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韜依前許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冲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賀戊申中書門下上言以朝廷兵革難軍支費猶闕應請寺監各請置卿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二員餘官並停唯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

其王府及東宮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屬凡關不急司存並請未議除授其諸
司郎中員外應有雙曹者且置一員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
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其停罷朝官仍
各錄名銜具罷任時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却與除
官其西班上將軍已下仍望宣示樞密院斟酌施行從之時議者以中興之朝
事宜恢廓驟茲自弱頓失物情己酉詔應隨處官吏務局員寮諸軍將校等如
聞前例各有進獻直貢章奏不唯褻黷于朝廷實且傍滋干誅敝並宜止絕以
肅化風又詔左降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聞身故準故事許歸候三
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即却赴貶州壬子詔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
二十三日朝獻太微宮二十四日朝獻太廟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癸未中書
門下奏應隨駕及在京有帶兼官者並望落下只守本官從之乙卯以特進檢
校太傅開封尹判六軍諸衛事充功德使王瓚為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
事丁巳以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韋說守本官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
事盧文度為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右散騎常侍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馮
錫嘉為戶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翰林學士守尚書膳部員外郎劉昉
為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以扈鑾書制學士行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為
倉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左拾遺于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戊午以中
書侍郎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新羅王金朴英遣使
貢方物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
義為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
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庚申以工部尚書真定尹北都副留
守知留守事任圜為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行軍司馬
知軍府事安義軍節度使李繼勳入見待罪詔釋之辛酉以宣化軍留後檢校
太傅戴思遠權知青州軍州事檢校司空左監門上將軍安崇阮並檢校舊官
却復本任以鎮國軍留後檢校太傅霍彥威為保義軍節度留後以權知威化

軍留後檢校司徒高允貞權知鎮國軍留後以權知河陽留後檢校太保張繼
業依前權知河陽留後以鄭延兩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高萬
興依前鄭延節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平章事孔勣依前襄
州節度使餘如故以承平軍節度使行大安尹檢校太保張筠為西都留守行
京北尹以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玘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韓泰安州節度
使檢校太保朱漢賓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壬戌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史徽鎔
為左街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存確為右街使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
朔車駕至西京是日有司自石橋具儀仗法物迎引入于大內辛未以百官初
到故三日朝參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宮副使張憲為檢校吏部尚書
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詔改取來年二月一日行郊禮戊寅詔德勝
寨莘縣楊劉口通津鎮胡柳陂皆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收掩戰士骸骨量
備祭奠以慰勞魂詔改偽梁承平軍大安府復為西京京北府改宋州宣武軍
為歸德軍汴州開封府復為宣武軍華州感化軍為鎮國軍許州匡國軍復為
忠武軍華州宣義軍復為義成軍陝州鎮國軍復為保義軍耀州靜勝軍復為
順義軍潞州匡義軍復為安義軍鄆州武順軍復為武貞軍延州為彰武軍鄧
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軍淮南楊溥遣使賀登極稱大吳國
主書上大唐皇帝十國春秋吳世家云唐以滅梁來告始稱我國不受唐主
號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王王遣司與卿
盧讚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綵段已
一百事于唐又遣使張景報聘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前己
卯禁屠牛馬庚辰御史臺上言請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訪聞唯定州有本朝
法書望下本州寫副本進納從之辛巳詔貶安義軍節度使李繼勳為登州長
史尋斬于天津橋下再謀叛故也甲申淮南楊溥奚首領李紹威並遣使朝貢
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盧質權知汴州軍府事以禮部尚書崔沂為尚書左丞
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兵部侍郎崔協為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
判院事盧文紀為尚書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丁亥澤州刺史
董璋上言潞州軍變李繼達領兵出城自刎而死節度副使李繼勳已安撫軍
城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穀于上帝請奉高祖神堯皇帝配孟夏零祀請奉太

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請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請奉獻祖
 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請奉懿祖昭聖皇帝配。從之。辛卯。亳州太清宮道
 士上言。聖祖殿前古檜。萎瘁已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詔曰。當聖祖舊殿。生枯
 檜新枝。應皇家再造之期。顯大國中興之運。同上林。卜柳。祥既叶于漢宣。比南
 頭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標史冊。以示實錄云。五代會要。唐高祖神堯皇帝武
 統。萎瘁。明皇自蜀歸京。枝葉復生。至是再生一枝。長二尺餘。壬辰。幸伊闕。己巳。以中書舍人崔居儉為刑部
 侍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衛尉卿孔
 謙為鹽鐵轉運副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

舊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唐莊宗紀四以趙光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案歐陽史作趙
 光允為中書侍郎。不載大學士銜。與是書詳略異。

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案歐陽史作甲子如洛京。庚
 午。自汴州。是書作西京。蓋其時未改。承平軍為西京。故尚仍梁制。稱洛陽
 為西京也。又通鑑考異云。諸書但謂之洛京。未嘗詔改西京。為洛京。至同光
 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承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
 而史脫其文也。歐陽史於元年冬。即書洛京。未審所據。

詔改簡梁承平軍。大安府復為西京。京兆府。案歐陽史作十一月辛酉。復承
 平軍為西都。與是書日月互異。
 賈勗鄂博。舊作撒刺阿撥。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七

莊宗紀五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寅南郊禮儀使太常卿李燕進太廟登歌酌獻樂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獻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應天之舞昭宗室曰承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橋國志時契丹日益強威遠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為副率軍援幽州己巳故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檢校太傅王瓚贈太子太師丁未詔改朝元殿復為明堂殿又改樂勳殿為中興殿戊申以振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勗權知潞州留後以知保大軍軍州事高允輪為檢校太保庚戌以涇原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李曠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依前涇原軍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詔改應順門為承曜門太平門為萬春門通政門為廣政門鳳明門為韶和門萬春門為中興門解卸殿為端明殿是日詔曰皇綱已正紫禁方嚴凡事內官不合更居外地詔諸道應有內官不計高低並仰逐處并家口發遣赴闕不得輒有停滯帝龍潛時寺人數已及五百至是合諸道赴闕者約千餘人皆給賜優贖服玩華侈委之事務付以腹心唐時宦官為內諸司使務諸鎮監軍出納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國及帝奄有天

下當知戒彼前車以為殷鑒一朝復與茲弊議者惜之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辛亥中書門下奏准本朝故事諸王內命婦宰臣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留後官告即中書帖官告院案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及諸道官員並奏薦將校並合于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伏自偽梁不分輕重並從官給今後如非前件事例請官中不給告勅其內司大官侍衛將校轉官即不在此限從之壬子蜀主王衍致書于帝稱有詐為天使馳報收復汴州者詔捕之不獲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附高祖太宗

懿祖獻祖太祖神主于太廟議者以中興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雖有國之君以為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別立廟于代州如後漢南陽故事可也幽州北面軍前奏契丹遣使詔李嗣源班師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上表請行藩臣之禮帝優報之甲寅帝于中興殿面賜郭崇勳鐵券有司上言皇太后到闕皇帝合

千銀臺門內奉迎詔親至懷州奉迎中書奏自二十三日後散齋內車駕不合遠出詔改至河陽奉迎以禮部尚書與唐尹王正言依前禮部尚書充租庸使乙卯渤海國遣使貢方物幽州奏攝州山後十三寨百姓却復新州戊午以前太子少師薛廷珪為檢校戶部尚書太子少師致仕以前太子賓客封薛卿為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賓客李文規為戶部侍郎致仕詔鹽鐵度支戶部並委租庸使管轄庚申四方館上言請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班三品已上官可以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以申常禮從之車駕幸河陽奉迎皇太后辛酉帝侍皇太后至文武百寮迎于上東門是日河中府上言稷山縣劉隸絳州以太僕卿李紆為宗正卿以衛尉卿楊遵為太僕卿西京昭應縣華清宮道士張冲虛上言天尊院枯樹重生枝葉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廟舊例親王充亞獻終獻行事乃以皇子繼為亞獻皇弟存紀為終獻丙寅帝赴明堂殿致齋丁卯朝饗于太微宮戊辰饗太廟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遣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應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惡五逆屠生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應自來立功將校各與轉官仍加賞給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刺史軍主都虞候指揮使父母上刃者並與追贈在者各與加爵增封諸藩鎮各賜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號留後刺史官高者加階爵一級官卑者加官一實應本朝內外臣寮被朱氏殺害者特與追贈應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鬼錢禁工人鑄錢為銅器勿令商人戴錢出境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常寬博倍費綾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宜令所在糾察應有百姓婦女曾經伴擗他處為婢妾者一任骨肉認識男子曾被刺面者給與憑據放逐營生召天下有能以書

籍進納者各等第酬獎仰有司速檢勘天下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煩計是日風景和暢人胥悅服議者云五十年來無此感禮然自此權臣慢戾伶官用事更人孔謙酷加賦斂救文之所原放謙復刻剝不行大失人心始于此矣庚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稅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癸酉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尊號曰昭文武至德光孝皇帝凡三上表從之甲戌詔曰汴州元管開封浚儀封邱雍邱尉氏陳留六縣僞庭割許州鄆陵扶溝陳州太康鄭州陽武中牟曹州考城等縣屬焉其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宜令且隸汴州餘還本部丙子以隨駕參謀耿瑊為司天監丁丑以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李筠為右騎衛上將軍戊寅幸李嗣源第作樂盡歡而罷己卯以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辛巳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為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依前封秦王餘如故仍賜不拜不名五代會要太常禮院奏李茂貞封冊之命宜準故時一乘戰冊一乘并州節度使趙匡胤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車本品國導鼓吹如儀從之是日帝幸左龍武軍癸未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立中宮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丁亥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校檢太傅兼中書令李嗣源為檢校太尉依前天平軍節度使加實封百戶並賜鐵券以前安國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李存乂為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皇城留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李存紀為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蕃漢馬步都虞候兼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守殷為振武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戊子以前右龍武軍都虞候守左龍武大將軍李紹奇為鄭州防禦使以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為汝州防禦使己丑以振武軍節度使權安義留後檢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為潞州節度使以捧日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李紹琛為陝州節度使以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為華州節度使壬辰樞密使郭崇韜再上表請退樞密之職優詔不允癸巳詔曰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視羣生當別建宮闈顯標名號冀因稱謂益表尊嚴宜以長壽宮為名樞密使郭

崇韜奏時務利便一十五件優詔褒美甲午奚王李紹威吐渾李紹魯皆貫靴馬丁酉以武安軍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昭州刺史馬希範為永州刺史檢校太保癸卯以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行太常卿李燕為特進檢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為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協為御史中丞三月甲辰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贈太尉乙巳以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為青州節度使以北京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右領軍衛大將軍李紹斌為滄州節度使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丙午以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封南平王以幽州節度使行軍司馬李存賢依前檢校太保為幽州節度使中書門下上言近以諸州奏薦令錄頗亂規程請今後節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兩人仍須課績尤異方得上聞防禦使止許奏一人刺史無奏薦之例從之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為刑部尚書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是日詔諸軍將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賜叶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及諫議大夫並賜忠果拱衛功臣初帶憲衛者並賜忠烈功臣節級長行並賜扈蹕功臣中書門下上言州縣官在任考滿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官從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中書門下奏刺史縣令有政績尤異者或去害物之權或立利世之新規有益時事或所推者即仰本處逐件分明聞奏當議獎擢或在任食限殊數生靈公事不怡為政怠惰亦加懲罰其州縣官任滿三考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候勅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冊徽號合服袞冕御殿前一日散齋于內殿從之是日李嗣源上表乞退兵權詔不允是時伶人景進用事閹官競進故重臣憂懼拜章請退癸丑左諫議大夫竇專上言請廢租庸使名目事歸三司疏奏不報唐州奏木連理詔先省員官除已別授官外其左散騎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却復舊官太子詹事石戰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將作少監岑保嗣等十四人續勅處分丙辰責授萊州司戶鄭珏等一十一人並量移近地尚書戶部侍郎知貢舉趙履卒以中書舍人裴紳權知貢舉禁用鉛錫錢丁巳中書門下奏懿祖陵請以永興為名獻祖陵請以長寧為名太祖陵請以建極為名從之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

禮物十國春秋吳世家王邊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知天銀二千兩戊午詔應南郊行事宜並付三銓磨勘優與處分己未以大理卿張紹珪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幸左龍武軍以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故也癸亥以彰武保大等軍節度使北平王高萬興可依前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北平王甲子幸東宅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袞冕受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以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權知府事任國為檢校右僕射權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甲戌以順義軍留後華溫琪依前檢校太保充留後乙亥以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楚王馬殷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詔在京諸道節度使刺史令各歸本任丁丑以前幽州節度使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存審為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己卯帝御文明殿冊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庚辰賜郭彥威姓名曰紹真癸未以宋州節度使李繼安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繼冲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許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孔勣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節度使甲午以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宋唐玉為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樞密副使以內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楊希昉為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內客省使並賜推忠匡佐功臣車駕幸龍門丙戌回鶻遣使貢方物己丑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韓洙依前檢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靈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內侍省兼內局特進左監門將軍同正李紹宏為右領軍衛上將軍癸巳以靜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寶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靜江軍節度使以朗州節度使馬希振為檢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節度使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薨丙申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以李嗣源為招討使陝州留後李紹真為副率師以討之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唐莊宗紀五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 秦王通鑑作岐王

鎮州秦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 案通鑑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

京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與是書異

靈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 案威警疑當作威涇攷通鑑注云警州在

涇原西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為襄州留後以前澤州刺史董璋為邠州留後戊午西川王衍遣僑署戶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庚申以應州為雲州屬郡升新州為威塞軍節度使以馮儒武等州為屬郡壬戌皇子繼岌妻王氏封魏國夫人幽州奏契丹安巴堅東攻渤海八月己巳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五代會要載此內外臣僚于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葺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增邑賜功臣號帝改于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以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為租庸副使甲戌以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為兵部尚書依前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丙子以雲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信為大同軍節度留後以隰州刺史張廷裕為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退不允戊寅租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使守本官辛巳詔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于洛陽修宅一區中書門下上言請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書門外其餘職員并軍事判官伏以趙軍著詠或帛垂文武重司旌以光尊組由是副已知之薦成接士之榮必當備悉行職習知才行尤率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爰自備梁頗乘斯義皆從除節度以佐藩宣因緣多事之秋慮兼得人并將期推擇式示更張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判官兩使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並任本道本州各當時舉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汴州奏大水損稼癸未租庸使孔謙進封會稽縣男仍賜豐財贍國功臣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宋州大水鄭曹等州大風兩損稼丁亥中書門下侍郎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

渤海國迴軍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諱為禮部侍郎以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宏道為太僕卿侍中郭崇韜奏應三銓注授官員等內有自無出身入仕買覓鬼名告敕今將骨肉文書指改姓名或歷任不足妄稱失墜或假人蔭緒託形勢論屬安排參選所司隨例注官如有人陳告特議超擬其所犯人檢格處分若同保人內有偽濫者並當較放應有人身死之處今後並須申報本州于告身上批書身死月日分明付子孫今後銓司公事至春末並須了畢從之銓綜之司偽濫日久及崇韜條奏之後澄汰甚嚴放棄者十有七八衆情亦怨之己酉司天臺請禁私歷日從之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發感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壘兼令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甲寅幸郭崇韜第置酒作樂乙卯以前振武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寧遠軍節度容管觀察使存湖南馬殷之弟也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于中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毀告勅冬十月戊辰帝改于西北郊己巳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龍西郡王李嗣昭贈太師庚午正衝命使冊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盧革章說充冊使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騰狀奏聞租庸使各有徵催抵牾觀察使責全理體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太尉鄆州奏清河泛溢壞廬舍癸未改于石橋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日請于嵩山開瑠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乙亥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追封秦王賜諡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賜兗州節度使李紹欽湯藥時皇太后行誥命皇后劉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達藩后素亂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鄆二州奏大水庚辰以前太僕卿楊遵為大理卿兼項進白驢奚王李紹威進馳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可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癸未幸小馬坊闕馬甲申以兩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璣為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餘如故以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内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吳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璩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辛卯天平軍監軍使柴重厚可特進右領衛將軍同正充鳳翔監軍使甲午以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溫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璨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臻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自從溫而下皆李嗣源諸子也十一月丙申靈武奏甘州回鶻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權主國事吐渾白都督族帳移于代州東南己亥幸六宅宴諸第壬寅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貽孫貶朔州司馬給事中鄭翰光貶寧州司馬吏部員外盧損貶府州司戶時有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故舊名求仕事發延皓付河南府處死崔沂已下貶官宰相盧革趙光允章說詰閣門待罪詔釋之癸卯帝畋于伊闕侍衛金槍馬萬餘騎從帝一發中大鹿是日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其夕宿于張全義之別墅甲辰宿伊闕縣乙巳宿棧礪時騎士圍山會夜顛墜崖谷死傷甚衆丙午復命衛兵分獵殺獲萬計是夜方歸京城六街火炬如晝丁未賜羣臣鹿肉有差庚戌制改節將一十一人功臣號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為吏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稱賀以昭儀侯氏為汧國夫人昭容夏氏為號國夫人昭媛白氏為沛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為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為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為宋國夫人侍真吳氏為渤海郡夫人其餘並封郡夫人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護國軍節度使西平王仍賜鐵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紹榮之第縱酒作樂是日鎮州地震契丹寇蔚州十二月戊辰幸西苑校獵己巳詔汴州節度使李嗣源歸鎮通鑑云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翼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為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顏為興州刺史丙子詔取來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于近郊

至夕還宮壬午契丹寇嵐州黨項遣使買方物乙酉幸龍門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為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淮南楊博遣使貢獻己丑幸龍門庚寅詔河南尹張全義為洛京留守判在京諸軍事是日日傍有背氣凡十二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申詔昭宗少帝山陵未備宜令有司別選園陵改葬尋以年饑財匱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詔起今後特恩授官及侍衛諸軍將校內諸司等官其告身官給舊例朱膠錢臺省禮錢並停其餘合徵臺省禮錢比舊數五分中許徵一分特恩者不徵兵吏部兩司逐月各支錢四十貫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監鑄錢造印文今後不得徵納銅炭價直其料物官給庚子車駕發京師幸鄴以前許州節度使李紹沖為太子少保以前邠州節度使韓恭為右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以前安州節度使朱漢賓為左龍武統軍庚戌車駕至鄴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酸棗河隄先是梁末帝次河隄引水東注至鄴漢以限我軍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節度使李存賢卒二月甲子朔詔與唐府管內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逐年所儀蠶鹽每斛與減五十文小菽豆稅每畝與減放三升都城內所徵稅絲承與除放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丁卯畋于近郊己巳召從臣擊毬于鞠場辛未許州上言襄城葉縣準勅割隸汝州其扶溝等縣請卻隸當州從之甲戌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為幽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保以大同軍留後安元信為滄州節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鴈丙子李嗣源奏涿州東南殺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符習奏修隄役夫遇雪寒逃散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辭兼鎮時帝命李紹斌鎮幽州以其時望未重欲以李嗣源為鎮帥且為紹斌聲援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召崇韜議之崇韜委以為當因懇辭兼領庚辰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為鎮州節度使辛巳以皇子繼潼繼嵩繼蟾繼曉並檢校司徒皆冲幼未出閣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帝幸近郊射鴈甲申以樞密使郭崇韜為依前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廣南劉巖遣使奉書于帝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鴈于郭泊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

太尉兼侍中王都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戊子幸近郊射鷹工部尚書崔樞
 卒贈右僕射三月癸巳朔賜扈從諸軍將士優給自二十千至一千甲午振武
 軍節度使洛京內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昨修月殿隄至德宮南獲玉璽一
 紐獻之詔示百官驗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交龍先登
 精妙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錢四百六十六內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
 十曰順天元寶上之元寶元文昌維錄云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
 史思明再陷洛陽得一錢賊黨以爲得丙子寒食節帝與皇后出近郊遙鑾
 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帝親廟庚子詔取三月十七日車駕歸洛京壬寅符習奏修河隄畢功戊申
 帝召郭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彥威段凝皆予之勅敵終日格鬪戰聲
 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吾無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興基構者良由二
 三勳德同心輔翼故也朕有時夢寢如在戚城思曩時挑戰鏖兵勞則勞矣
 然而揚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
 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豈不難哉己酉車
 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指戰陣之處以諭宰臣渡河南觀廢柵舊
 址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樂而罷壬子淮南楊溥遣使朝貢東京副留
 守張憲奏諸營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艱食故也時宮苑使王允平伶人景
 進爲帝廣采宮人不擇良家委巷殆千餘人車駕不給載以牛車繫繫于路焉
 庚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本朝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并州爲北都近以
 魏州爲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並爲次府夏四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以租庸副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丙寅淮南楊溥遣使貢
 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五代會要
 第進士符康正等尚干
 浮議故命盧質覆試相廂使奏時雨久愆請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從之乙
 亥帝與皇后幸郭崇韜第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戊寅以耀州爲團練
 州其順義軍額宜停庚辰帝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辛巳以早
 甚詔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龍集巫禱祭癸未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爲鄆州節
 度使丁亥以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

爲副禮部貢院新及第進士四人其王澈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
 成傑第四禮部侍郎裴曉既無黜落特議寬容今後新及第人候過堂日委中
 書門下精加詳覆陝州奏木連理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
 卒廢朝三日五月壬辰朔淮南楊溥貢端午節物丁酉皇太妃劉氏薨于晉陽
 廢朝五日帝于興安殿行服時皇太后欲奔喪于晉陽百官上表請留乃止戊
 戌以鎮州行軍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爲工部尚書戊申幸龍門廣化寺祈雨己
 酉黑水女真二國皆遣使朝貢戊午以鳳州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昶爲
 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己未詔天下見禁罪人如無大過者速令疎放幸太清
 宮禱雨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韃因相掩擊其首領裕
 悅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來赴關奏事甲子
 太白晝見丁卯以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辛未以
 宗正卿李紆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壬申京師雨足自是大雨至于九月晝
 夜陰晦未嘗澄霽江河漂溢隄防壞決天下皆訴水災丁丑詔吳越王錢鏐將
 行冊禮準禮文合用竹冊宜令所司修製玉冊時郭崇韜乘政以爲不可樞密
 承旨段徊贊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以天德軍節度使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劉
 承訓爲天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丙戌詔曰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
 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舊例
 薦饗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充陵戶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
 修葺量置陵戶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以
 工部郎中李途爲京北少尹充修奉諸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五代會要
 諸州和市戰馬官吏將收蜀故也三楚新錄莊宗謂高季興曰今天下
 除一匹外匿者坐罪將收蜀故也三楚新錄莊宗謂高季興曰今天下
 阻尤難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地富
 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
 宗意亦欲伐蜀及聞
 季興之言果大悅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唐莊宗紀六內。國使。案歐陽史作內國載接使。致五代會要內國載接使。係梁時雜使制置之官。

契丹安巴堅東攻渤海。案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五月。渤海殺其刺史。獲秀實而掠其民。于東攻渤海之事。闕而不載。考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七月。契丹東攻渤海。與是書同。

每兩與減五十五文。案五代會要作每兩與減放五文。

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案五代春秋作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據是書則己酉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與五代春秋異。蓋五代春秋。徑以昭下之日為據也。

庚辰車駕至自鄴。庚辰。歐陽史作庚申。考通鑑及五代春秋。皆作庚辰。據上文正月甲午朔二月甲子朔三月癸巳朔。則三月不得有庚辰也。蓋其誤始于是書。而通鑑五代春秋皆襲其訛耳。今姑從原本。仍為辨正于此。

夏四月癸亥朔。案五代春秋作辛亥朔。通鑑從是書。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卒。案是書二年六月光允加兼戶部尚書。此處作工部。前後互異。未知孰是。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裕悅。舊作于越。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詔河南府依法祈晴滑州上言黃河決壬寅皇
太后崩於長壽宮帝執喪于內出遺令以示于外癸卯帝于長壽宮成服百官
于長壽宮幕次成服後于殿前立班奉慰乙巳宰臣上表請聽政不允表再上
勅旨宜廢朝七日丁未宏文館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為崇文館從之時樞
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宏豆盧革希崇韜指奏而改之五代會要同光三年勅云
今請改稱頌協善典蓋
豆盧革曲為之說也洛水泛漲壞天津橋以舟濟渡日有覆溺者己酉宰臣
百官上表請聽政又請復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書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
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監護使壬子河陽陝州
上言河溢岸以禮部尚書王正言為戶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崔協為禮部尚書
以刑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為御史中丞以尚書左丞歸勳為刑部
侍郎陝州上言河漲二丈二尺壞浮橋入城門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
汴水泛漲恐漂沒城池于州城東西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澤潞上言自今月
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書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
為吏部尚書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為吏部
侍郎以給事中李光序為尚書右丞許州滑州奏大水八月壬戌詔諸司人吏
不許諸處奏薦如有勞績只許本司奏聞詔有司吳越王印宜以黃金鑄成其
文曰吳越國王之印丁卯帝釋服百官奉慰于長壽宮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
迴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蜀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
不獲珍貨歸而奏之帝大怒曰物歸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軍免為入草之
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銳矣庚辰幸壽安山陵作所都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
南縣令羅貫長流崖州尋委河南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坐部內橋道不修故也
及死人皆冤之甲申山陵禮儀使奏山陵封城之內先有邱壘合令于孫改卜

舊例給其所費無子孫者官為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禮致祭從之
鳳翔奏大水己酉中書門下上言據禮儀使狀準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
諡議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準禮文職不得諫責子不得爵母后必諡
于廟者愛成于祖宗今大行太后諡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連署諡狀訖讀
于太廟太祖皇帝室然後差丞一人撰冊文別定日命太尉上讀冊于西宮
靈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宮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青州大水蝗己丑以襄
州留後李紹琪為襄州節度使以邠州留後董璋為邠州節度使九月辛卯朔
河陽奏黃河漲一丈五尺癸巳中書上言大行皇太后諡議合讀于太廟太祖
室其日集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于太廟
序立從之鎮州衛州奏水入城壞廬舍乙未制封第三子都留守與聖宮使
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繼茂為魏王幸壽安陵庚子襄州奏漢江
漲溢瀾瀾廬舍是日命大舉伐蜀詔曰朕夙荷丕基乍平偽室非不欲寵綏四
海協和萬邦庶正期以遐同俾人倫之有序其或地居險裔位極驕奢殊乖事
大之規但蕙倫安之計則必徵諸典訓振以皇威爰興伐罪之師冀遏亂常之
黨蓋茲蜀主世負唐恩聞者父總藩宣任君統制屬朱温東離汴水致昭皇西
幸岐陽不務扶持反懷顧望盜據劍南之土宇全虧閩外之旻誠先皇帝早在
并門將與霸業彼既會馳書幣此亦復展謝儀後又特發使人專持聘禮彼則
更不迴一介之使答咫尺之書星歲俄移數盟頓阻朕頃遭遺訓嗣統列藩追
昔日之來誠繼先皇之舊好累馳信幣皆絕酬還背惠食言棄同即異今觀華
豎紹據山河委閣官以持權憑阻修而僭號早者曾上秦王緘札張皇蜀地聲
塵形侮躡之言辭謗親賢之勳德昨朕風驅銳旅電掃兇渠復已墜之宗祧續
中興之歷數捷音旋報復命仍稽使來而尚抗書題情動而先誇險固加以宋
光葆輒陳狂計別啓奸謀將欲北顧秦川東窺荆渚人而無禮罪莫大焉昨客
省使李嚴奉使銅梁近歸金闕凡于奏對備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見之時于坐
上便有言說先問契丹強弱次數秦王是非度此包藏可見情狀加以疏遠忠
直朋比奸雄內則縱恣輕華競食寵位外則滋彰法令盡耗生靈既德力以不

百萬糧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己丑禮儀使奏貞簡皇太后升祔禮畢一應宗廟伎樂及諸祀並請仍舊從之十二月壬戌以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爲同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大將軍史敬鎔爲華州節度使丁卯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紹文爲兗州觀察留後庚午宴諸王武臣于長春殿始用樂丙子以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己卯以臘辰狩于白沙皇后皇子宮人畢從庚辰次伊闕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龔澗癸未還宮是時大雪苦寒吏士有凍踏于路者伊汝之民飢乏尤甚衛兵所至責其供餉既不給因壞其什器撤其廬舍而焚之甚于剽劫縣吏畏恐竄避于山谷間甲申出御札示中書門下以今歲水災異常所在人戶流徙以避徵賦關市之征抽納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條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瑤英長公主閏十二月甲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爲至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爲遠謀緬惟前修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歷嗣守鴻圖三載于茲萬幾是總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艱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爲務冀盡數輿之理洞詢盡徹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謠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逸或賦租莫辨于後先但以督促爲名煩苛不已被甲冑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轉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墮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失業于田園道殣相望于郊野生靈及此饑食寧違豈非朕德政未孚焦勞自拙者耶朕昨親授臺翰軫念瘡痍一則詢爾謀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撓于懷敢不翼翼罪躬乾乾慮咨爾四岳弼予一人何不舉賢才裨寡昧百辟之內羣后之間莫不有盡忠

者被掩其能抱器者艱陳其力或草澤有遺逸之士山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安訪卿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既途不諱之朝何怪由衷之說當宜歷告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仕及前資文武官已下至草澤之士有濟國治民除姦革弊者並宜各獻封章朕當選擇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告諭內外體朕意焉是時兩河大水戶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饋不充軍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採拾于野殍踣于行路者州郡飛輓旋給京師租庸使孔謙日子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算而給之加以所在泥濘輦運艱難愁歎之聲盈于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越帝深憂之問所司濟贍之術孔謙比以吏進故無保邦濟民之要務唯以急刻賦斂爲事樞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見本朝時或遇歲時災歎國費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宰臣請陛下依此故事行之卽命學士草詞帝親札以訪宰臣非帝憂民之實也時宰相豆盧革等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寶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愛中官李紹宏奏曰俟魏王旋軍之後若兵額漸多饋輓難給請且幸汴州以便漕輓時羣臣獻議者亦多大較詞理迂闊不中時病唯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租之法從權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優詔以擬之丁酉詔僞蜀私署官員等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況是退僻偏方僞署僞署因時亂而濫稱名位歸國體而悉合削除但恐當本朝屯否之時有歷代僞署之士既陷彼土遂授僞官又慮有曾受本朝渥恩當時已居班秩須爲升降不可通同應僞署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僞署高低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僞署將相已下與開國男餘並不得更稱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五代會要云其有功臣各號並宜削去如是僞署節鎮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宜委繼茂崇幹臨時獎任其刺史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官其僞署班行正四品以上酌此降黜五品以下如不曾經本朝授官若材智有聞卽許于府縣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錄止是蜀地土人並宜放歸田里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嗣並據人

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府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已下據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節度使衙前補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歸田里應已前降官除軍前量事迹任使外餘並稱前衙候朝廷續據才行任使庚子彰武保大等節度使高萬興卒甲辰淮南楊溥遣使朝貢乙巳以晉州節度使李存義為鄭州節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確為晉州節度使丙子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王繼岌奏遣秦州副使徐藹齎書招諭南詔書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賜名大合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承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確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是歲日旁有背氣凡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考證

唐莊宗紀七禮部尚書王正言 正言原本作直言今據歐陽史改正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 入草原本說全草今據通鑑及冊府元龜所引薛史改正

鎮州衛州案 案原本脫鎮州二字今據冊府元龜所引薛史增入

少師致仕薛廷珪卒 少師原本作少保今據列傳改正

斷吉柏津 吉柏通鑑作桔柏考歐陽史亦作吉柏今仍其舊

梁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恩請來降 恩請原本作世請今據通鑑十國春秋改正

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 案九國志王宗壽傳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衙降乃治裝赴關歐陽史蜀世家亦言宗壽獨不降聞衙已衙體大憫從衙東遷據是書則王衍未送款宗壽已降疑傳聞之誤

丙辰蜀主王衍出降 案王衍出降在十一月丙辰通鑑與是書同歐陽史作己酉蓋據上履歸命而先書之其實己酉唐師尚在綿州未入成都也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蜀王衍降尤誤

辛巳次潭泊壬午次蠶澗 潭泊原本訛單泊蠶澗原本訛龍澗今並從通鑑改正

長婦孟氏封瓊華長公主 案通鑑以瓊華為克讓女則莊宗之從婦也隆平樂東都事略孟昶傳並云父知祥尙唐莊宗妹俱與是書異

日于上東門外竹望其來 上東門原本作尙東門據通鑑注云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春今改正

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 西班原本作兩班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 雅王原本作雅王考通鑑及歐陽史皆作雅王是書宗室傳亦作雅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契丹寇渤海壬戌詔以去歲因被災珍物價騰踊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膳撤樂以答天譴應去年遭水災州縣秋夏稅賦並與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殘稅及諸色課利已有勅命放免者尙聞所在却有徵收宜令租庸司切準前勅處分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斛者並令減價出糶如不遵行當令檢括西川王衍父子及僞署將相官吏除已行刑憲外一切釋放天下禁囚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賊屠牛毀錢放火劫舍持刀殺人者準律常赦不原外應合抵極刑者遞降一等其餘罪犯悉與減降逃背軍健並放逐便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諸州上言準宜爲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遣起清災遺場甲子魏王繼殺殺樞密使郭崇韜于西川且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請復帝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真渤海戊寅契丹安巴堅遣使貢良馬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度使存乂伏誅存乂郭崇韜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禍是日以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尙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爲滑州節度使尋令未守殿以兵圍其第誅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渾奚各遣使貢馬鎮州上言部民凍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準宜進花果樹栽及抽樂人梅香譚赴京甲申以鄆州節度使承王存霸爲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爲鄆州節度使乙酉內人景端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爲三穴瘞于宮城西古龍興寺北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丙戌回鹘可汗阿都欲遣使貢良馬鎮州上言平棘等四縣部民餓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詔朱友謙同惡人史武等七人已當國法並籍沒家產武等友謙舊將時皆爲刺史並以無罪族誅歐陽文忠公曰武等之族史武等之族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內侍省兼內勾特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爲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

充樞密使甲午以鄆州刺史李紹奇爲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進以俳優嬖幸善采訪聞巷鄙細事以啓奏復密求妓媵以進恩寵特厚魏州錢穀諸務及招兵市馬悉委進監臨孔謙附之以希寵常呼爲八哥諸軍左右無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進者每入言事左右紛然屏退惟以陷害或爲意滿是日帝幸冷泉校獵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官實俸以資課效丙申武德使史彥瓊自鄆馳報稱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揮使楊仁最率兵戍瓦橋至是代歸有詔令駐于貝州上歲天下大水十月鄆地大震自是居人或有不亡去他郡者每日族談巷語云城將亂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十二月以戶部尙書王正言爲與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得以窺圖洎郭崇韜伏誅人未測其禍始皆云崇韜已殺繼殺自王西川故盡誅郭氏先是有密詔令史彥瓊殺朱友謙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史彥瓊夜半出城不言所往詰旦聞報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駭訛言云劉皇后以繼殺死于蜀已行弒逆帝已晏駕故急徵彥瓊其言播于鄆市貝州軍士有私親寧于都下者掠此言傳于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擗博不勝遂作亂劫都將楊仁最曰我輩十有餘年爲國家効命甲不離體已至吞併天下主上未垂恩澤翻有猜嫌防戍邊遠經年離阻鄉國及得代歸去家咫尺不令與家屬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邑已亂將士各欲歸府寧親請公同行仁最曰汝等何謀之過耶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從駕精兵不下百萬西平巴蜀威振華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軍人乃抽戈露刃環仁最曰三軍怨怒咸欲謀反苟不聽從須至無禮仁最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舉事當計萬全軍人即斬仁最裨將趙在禮聞軍亂衣不及帶將踰垣而遁亂兵追及白刃環之曰公能爲帥否否則頭隨刃落趙在禮懼即曰吾能爲之衆遂呼譟中夜燔劫貝都詰旦擁在禮趨臨濟劉承濟館陶五日晚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

急趨史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陴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日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諸僕射率眾登陴鐸以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凶徒薄于城下必慮奸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眾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遲明亂軍入城孫鐸與之巷戰不勝攜其母自水門而出獲免晡晚趙在禮引諸軍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等為都虞候斬斫使諸軍大掠與唐尹王正言謁在禮望塵再拜是日眾推在禮為兵馬留後草奏以聞帝怒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己亥魏王繼岌奏康延孝擁眾反迺寇西川遣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討之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為留後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之辛丑元行欽至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趙在禮獻羊酒勞軍登城遙拜行欽曰將士經年離隔父母不取勅旨歸軍上聖聖愛追悔何及儻公善為敷奏俾從浹汗某等亦不敢不改過自新行欽曰上以汝輩有社稷功必行赦宥因以詔書諭之皇甫暉聚眾大詬即壞詔行欽以聞帝怒曰攻城之日勿遠噓類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澶州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溫等五人夜半謀亂殺本軍使為衛兵所擒磔于本軍之門丙午以右散騎常侍韓彥憚為戶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有欽率諸道之師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為夔州節度使詔河中節度使承王存勳歸藩己酉以樞密使宋唐玉為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庚戌諸軍大集于鄴都進攻其城不克行欽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無救晝夜為備朝廷聞之益恐連發中使促繼岌西征之師繼岌以康延孝據漢州中軍之士從任圜進討繼岌居利州不獲東歸是日飛龍使顏思威部署西川宮人至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買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

全義為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充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準詔誅遂州節度使李令德于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旆節司天監上言自二月上旬後晝夜陰雲不見天象自二十六日方晴至月終星辰無變以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河南府事甲辰命蕃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討趙在禮帝素倚愛元行欽鄴城軍亂即命為行營招討使久而無功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自為留後河朔郡邑多殺長吏帝欲親征樞密使與宰臣奏言京師者天下根本雖四方有變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將出征無煩躬御士伍帝曰紹美討亂未有成功繼岌之軍尚留巴漢餘無可將者斷在自行樞密使李紹宏等奏曰陛下以謀臣猛將取天下今一州之亂而云無可將者何也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創業已來艱難百戰何城不下何賊不平威略之名振于夷夏以臣等籌之若委以專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寬大容納無疑于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聞宦伶官交相讒詔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絲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既聞委議乃曰予恃嗣源侍衛卿當擇其次者又奏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亦奏云河朔多事久則患生宜令總管進兵如倚李紹榮輩未見其功帝乃命嗣源行營是日延州知州白彥琛奏發銀兵士剴州城謀叛魏王繼岌傳送郭崇韜父子首函至闕下詔張全義收瘞之乙己以右武衛上將軍李肅為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以吏部尚書李琪為國計使三月丁未朔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辛亥以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內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為福建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鄴都營于西南隅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追嗣源為帝遲明亂軍擁嗣源及霍彥威入于鄴城復為皇甫暉趙進等所脅嗣源以詭詞得出夜分至魏縣時嗣源遙領鎮州詰旦讓欲歸藩上章請罪安重誨以為不可語在明宗紀中翼日遂次于相州元行欽部下兵退保衛州以飛鶴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數四帝遣嗣源子從審與中使白

從訓實詔以輪嗣源行至衛州從審爲元行欽所械不得達是日西面行營副
招討使任圖妻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丙辰荆南高季興上言請割峽內夔
忠萬等三州却歸當遣使舊管保又請雲安監初將議伐蜀詔高季興令率本
軍上峽自收元管屬郡軍未進夔忠萬三州已降季興數請之因詔劉皇后及
宰臣樞密使內外叶附乃俞其請戊午詔河南府預備今年夏秋租稅時年饑
民困百姓不勝其酷京畿之民多號泣于路議者以爲劉益子復生矣庚申詔
潞州節度使孔勣赴闕以右龍虎統軍安崇阮權知潞州是日忠武軍節度使
齊王張全義薨壬戌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帛優
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栒主御前
有急兵帝召宰臣于便殿皇后出宮中救匭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
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故屢屢瑞
而已可驚之給軍車等惶恐而退癸亥以僞置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謬爲閬州
刺史是日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各貢助軍錢幣是時
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撻蕪于野及優給軍人皆貨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
此奚爲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軍運金銀
四十萬至關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帝將發京師遣中官向延
嗣馳詔所在誅蜀主王衍仍夷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戊辰遣元行欽將騎軍
沿河東向壬申帝至藥澤以龍驤馬軍八百騎爲前軍遣姚彥溫董之彥溫行
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時潘瓌守王村寨有積粟數萬亦奔汴州是時李嗣
源已入于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登路旁荒塚置酒
視諸將流涕俄有野人進雉因問塚名對曰里人相傳爲慈臺帝彌不悅罷酒
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騎乃
留秦州都指揮使張璠以步騎三千守關帝過蠻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
兵仗者皆誓言撫之曰適報魏王繼及又進納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
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大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
內庫使張容哥對曰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閣豎抽

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于言輩事若不
測吾輩萬段顧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隆平集內臣李承進事唐莊宗太祖
近知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擊賊必盡陛下與教接莊宗時所欲給之如此者
非一晚年蕭牆之禍由實實無節威令不行也太祖數曰二十年來河戰等不
此舉誠兒戲也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鄰下
亂離寇盜蜂起總管迫于亂軍存亡未測今此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子已
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蹙賴爾籌謀而竟默然無言坐觀成敗予在榮
澤之日欲單騎渡河訪求總管面爲方略招撫亂軍卿等各吐芻蕘共陳利害
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
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國恩干
是日西京留守張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見于上東門外晡晚帝還宮初帝在
汜水衛兵散走京師恐駭不寧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進名起居安義節
度使孔勣奏點校兵士防城軍詔運糧萬石進發次時勣已殺監軍使據城詭
奏也丙子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會于中興殿之廊下商議軍機
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午時帝出上東門
親閱騎軍誠以詰旦東幸申時還宮四月丁丑朔以承王存霸爲北都留守申
王存渥爲河中節度使是日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于寬仁門外步兵陳
于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馬直指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
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宮中率諸王近衛禦之
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宮牆謹諫帝御親軍格鬪殺亂兵數
百俄而帝爲流矢所中亭午崩于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魏王全斌傳云
魏王全斌傳云
魏王全斌傳云
同光末蕭牆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皆將皆甲澤通惟全斌與特查卿等十
數人居中相繼莊宗中流矢挾掖歸營殿全斌獨哭而去東都事略特查卿
傳云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查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
御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查御痛哭而去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
善友斂廊下樂器燒于帝尸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
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禮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于雍

皆不得... 不... 之... 故... 三... 軍... 法... 避... 險... 惡... 其... 分... 路... 並... 進... 期... 會... 有... 處... 不... 得... 違... 暴... 刻... 並... 在... 路... 敢... 言... 病... 者... 更... 有... 以... 也... 初... 莊... 宗... 之... 使... 揚... 擊... 而... 唱... 誦... 之... 御...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伍... 皆... 以... 所... 授... 之... 使... 揚... 擊... 而... 唱... 誦... 之... 御...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來... 歎... 實... 作... 故... 凡... 所... 關... 戰... 人... 志... 其... 死... 亦... 用...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不... 踐... 苗... 稼... 一... 旦... 至... 中... 牟... 團... 合... 忽... 有... 時... 令... 忘... 其... 名... 犯... 圍... 諫... 曰... 大... 凡... 有... 國... 家... 者... 當... 視... 民... 如... 赤... 子... 性... 命... 所... 繫... 隆... 下... 以... 一... 時... 之... 頃... 刻... 所... 蹂... 踐... 使... 比... 屋... 瓦... 然... 動... 講... 臺... 之... 廢... 者... 知... 其... 不... 可... 乃... 與... 莊... 宗... 大... 怒... 以... 為... 遺... 縣... 令... 所... 辱... 踐... 使... 比... 屋... 瓦... 然... 動... 講... 臺... 之... 廢... 者... 兒... 既... 天... 子... 好... 獵... 即... 合... 多... 留... 閉... 地... 安... 得... 縱... 令... 姓... 耕... 鋤... 皆... 備... 妨... 天... 子... 鷹... 犬... 飛... 走... 耶... 而... 怒... 少... 能... 自... 責... 更... 敢... 咄... 咄... 吾... 知... 汝... 當... 死... 罪... 猶... 伶... 亦... 皆... 嘻... 笑... 繼... 和... 子... 是... 莊... 宗... 默... 然... 其... 心... 悅... 之... 乃... 自... 置... 暗... 箭... 格... 氏... 博... 戲... 並... 認... 采... 之... 在... 下... 者... 及... 同... 光... 未... 鄉... 都... 兵... 風... 從... 謙... 以... 兵... 犯... 與... 教... 門... 莊... 宗... 衆... 之... 中... 流... 矢... 而... 崩... 摧... 者... 以... 為... 暗... 箭... 之... 應...

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雖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于驟勝逸于居安志掃汴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外則令人亂政內則牝雞司晨新恠貨財激六師之憤怒徵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衆口舌聲而避禍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靜而思之足以爲萬世之炯戒也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

皆不得... 不... 之... 故... 三... 軍... 法... 避... 險... 惡... 其... 分... 路... 並... 進... 期... 會... 有... 處... 不... 得... 違... 暴... 刻... 並... 在... 路... 敢... 言... 病... 者... 更... 有... 以... 也... 初... 莊... 宗... 之... 使... 揚... 擊... 而... 唱... 誦... 之... 御...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伍... 皆... 以... 所... 授... 之... 使... 揚... 擊... 而... 唱... 誦... 之... 御...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來... 歎... 實... 作... 故... 凡... 所... 關... 戰... 人... 志... 其... 死... 亦... 用...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不... 踐... 苗... 稼... 一... 旦... 至... 中... 牟... 團... 合... 忽... 有... 時... 令... 忘... 其... 名... 犯... 圍... 諫... 曰... 大... 凡... 有... 國... 家... 者... 當... 視... 民... 如... 赤... 子... 性... 命... 所... 繫... 隆... 下... 以... 一... 時... 之... 頃... 刻... 所... 蹂... 踐... 使... 比... 屋... 瓦... 然... 動... 講... 臺... 之... 廢... 者... 知... 其... 不... 可... 乃... 與... 莊... 宗... 大... 怒... 以... 為... 遺... 縣... 令... 所... 辱... 踐... 使... 比... 屋... 瓦... 然... 動... 講... 臺... 之... 廢... 者... 兒... 既... 天... 子... 好... 獵... 即... 合... 多... 留... 閉... 地... 安... 得... 縱... 令... 姓... 耕... 鋤... 皆... 備... 妨... 天... 子... 鷹... 犬... 飛... 走... 耶... 而... 怒... 少... 能... 自... 責... 更... 敢... 咄... 咄... 吾... 知... 汝... 當... 死... 罪... 猶... 伶... 亦... 皆... 嘻... 笑... 繼... 和... 子... 是... 莊... 宗... 默... 然... 其... 心... 悅... 之... 乃... 自... 置... 暗... 箭... 格... 氏... 博... 戲... 並... 認... 采... 之... 在... 下... 者... 及... 同... 光... 未... 鄉... 都... 兵... 風... 從... 謙... 以... 兵... 犯... 與... 教... 門... 莊... 宗... 衆... 之... 中... 流... 矢... 而... 崩... 摧... 者... 以... 為... 暗... 箭... 之... 應...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唐莊宗紀八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案圍其第歐陽史作圍其館胡三省云歐陽史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據雲谷雜記唐末藩鎮入朝館舍皆稱邸第似無庸更易其字通鑑仍從是書作第

三月丁未朔丁未通鑑作丁巳

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案通鑑作庚申李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

城西北以太等衙于鄴城下而殺之與是書異

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案通鑑作壬戌

李嗣源至鄴都甲子夜軍亂考異引莊宗實錄作壬戌至鄴都癸亥夜軍士

張破敗作亂與是書異日通鑑從是書

帝遣嗣源子從審從審歐陽史及通鑑俱作從環是書本紀前後俱作從審

未知何據

帝幸耀店以勞之耀店通鑑作鑄店胡三省注云薛史作耀店今仍其舊

甲戌次石橋甲戌通鑑作甲申

四月丁丑朔案歐陽史及通鑑五代春秋俱作四月丁亥朔考遼史天顯元年即同光四年亦作四月丁亥朔是書莊宗紀作丁丑明宗紀作丁亥前後

互異考是年正月戊午朔三月丁未朔則四月朔日當爲丁丑

五坊人善友案通鑑作善坊人善友胡三省注云善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善

姓也

安巴堅善作阿保機今改阿都欲善作阿咄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皆不得... 不... 之... 故... 三... 軍... 法... 避... 險... 惡... 其... 分... 路... 並... 進... 期... 會... 有... 處... 不... 得... 違... 暴... 刻... 並... 在... 路... 敢... 言... 病... 者... 更... 有... 以... 也... 初... 莊... 宗... 之... 使... 揚... 擊... 而... 唱... 誦... 之... 御...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伍... 皆... 以... 所... 授... 之... 使... 揚... 擊... 而... 唱... 誦... 之... 御...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來... 歎... 實... 作... 故... 凡... 所... 關... 戰... 人... 志... 其... 死... 亦... 用... 軍... 之... 一... 奇... 也... 莊... 宗... 好... 獵... 每... 出... 未... 有... 不... 踐... 苗... 稼... 一... 旦... 至... 中... 牟... 團... 合... 忽... 有... 時... 令... 忘... 其... 名... 犯... 圍... 諫... 曰... 大... 凡... 有... 國... 家... 者... 當... 視... 民... 如... 赤... 子... 性... 命... 所... 繫... 隆... 下... 以... 一... 時... 之... 頃... 刻... 所... 蹂... 踐... 使... 比... 屋... 瓦... 然... 動... 講... 臺... 之... 廢... 者... 知... 其... 不... 可... 乃... 與... 莊... 宗... 大... 怒... 以... 為... 遺... 縣... 令... 所... 辱... 踐... 使... 比... 屋... 瓦... 然... 動... 講... 臺... 之... 廢... 者... 兒... 既... 天... 子... 好... 獵... 即... 合... 多... 留... 閉... 地... 安... 得... 縱... 令... 姓... 耕... 鋤... 皆... 備... 妨... 天... 子... 鷹... 犬... 飛... 走... 耶... 而... 怒... 少... 能... 自... 責... 更... 敢... 咄... 咄... 吾... 知... 汝... 當... 死... 罪... 猶... 伶... 亦... 皆... 嘻... 笑... 繼... 和... 子... 是... 莊... 宗... 默... 然... 其... 心... 悅... 之... 乃... 自... 置... 暗... 箭... 格... 氏... 博... 戲... 並... 認... 采... 之... 在... 下... 者... 及... 同... 光... 未... 鄉... 都... 兵... 風... 從... 謙... 以... 兵... 犯... 與... 教... 門... 莊... 宗... 衆... 之... 中... 流... 矢... 而... 崩... 摧... 者... 以... 為... 暗... 箭... 之... 應...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重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于屬籍四代祖諱華皇贈麟州刺史天威初追尊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遠陵高祖妣衛國夫人崔氏追諱為孝恭昭皇后三代祖諱教皇贈朔州刺史追尊為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趙國夫人張氏追諱為孝質順皇后皇祖諱瑋皇贈蔚州刺史追尊為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追諱為孝靖穆皇后皇考諱覽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為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諱為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懿皇后生帝于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事唐獻祖為愛將獻祖之失振武為吐渾所攻部下離散孝成獨奮忠義解蔚州之圍武皇之鎮鴈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圍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隸武皇帳下武皇遇上源之難將佐罹害甚衆帝時年十七翼武皇踰垣脫離于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武皇鎮河東以帝掌親騎時李存信為蕃漢大將每總兵征討師多不利武皇遂選帝副之所向克捷帝嘗宿于鴈門逆旅媼方娠不時長饑媼聞腹中兒語云大家至矣速宜進食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甚恭帝詰之媼告其故北齊書云帝以強前僭後結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帝既故媼道媼于腹語事帝曰老媼適言爾耳後果如其言帝既壯雄武獨斷謙和上下每有戰功未嘗自伐居常惟治兵仗廉處靜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束帛數緡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嘗與諸將會諸將矜街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衆慙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據振武叛帝率其屬攻之擒弁以獻乾寧三年梁人急攻克鄆鄆帥朱瑄求救于武皇武皇先遣騎將李承嗣史儼援之復遣李存信將兵三萬屯于莘縣聞汴軍益盛攻克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騎而往敗汴軍

于任城遂解兗州之圍朱瑄見帝執手涕謝其年魏帥羅宏信背盟襲破李存信于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于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為李橫衝明年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邢洛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梁軍扼其路步兵不戰自潰嗣昭不能制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步兵雖散若吾輩空迴大事去矣為公試決一戰不捷而死差勝被囚嗣昭曰吾為卿副帝率其屬解鞍礪劍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之測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無併命即徑犯其陣奮擊如神嗣昭繼進梁軍即時退去帝與嗣昭收兵入關帝四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拊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為從周所笑自青山之戰名聞天下天復中梁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于洞溝是時諸道之師畢萃于太原郡縣多陷于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武皇登陣號令不遑飲食屬大雨彌旬城壘多壞武皇令帝與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由是引退帝率偏師追襲復諸郡邑昭宗之幸鳳翔也梁祖率衆攻圍岐下武皇奉詔應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師晉絳營于蒲縣嗣昭等軍大為梁將朱友寧氏叔琮所敗梁之追兵直抵晉陽營于晉祠日以步騎環城武皇登城督衆憂形于色攻城既急武皇與大將謀欲出奔雲中帝曰攻守之謀據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數日潰軍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諸門掩襲梁軍擒其驍將游崑崙等梁軍失勢乃燒營而退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將兵以救潞州之圍帝時領突騎左右軍與周德威分為二廣帝展至夾城東北隅命斧其鹿角實芻填塹下馬乘城大譟時德威登西北隅亦譟以應之帝先入夾城大破梁軍是日解圍其功居長柏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慮慮師入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鐘賜帝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親之令人膽破帝曰彼虛有其表耳翼日當歸吾廡中莊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帝引鐘盡醕即屬鞭揮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營槌舞稍生狹二騎校而迴飛矢麗帝甲如蟬毛焉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帝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

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于廣邊軍。凡八戰。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酣戰不解。矢亦中。帝股拔。矢復戰。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帝酌酒飲之。拊其背曰。吾子壯士也。因厚遇之。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劉鄩大戰于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譟奮擊。內外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磁洛。四月。相州張筠遁走。乃以帝為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小將毛璋據州納款。莊宗命率兵慰撫。既入城。以軍府又安報莊宗。書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曰。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于書吏。斬之。未幾。承制授邢州節度使。十四年四月。契丹安巴堅率眾三十萬攻幽州。周德威聞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為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閭賈率軍赴援。帝為前鋒。會軍於易州。帝謂諸將曰。敵騎以馬上為生。不須營壘。況彼眾我寡。所宜衝枚箝馬。潛行溟澗。襲其不備也。八月。師發上谷陰晦。而兩帝仰天祈祝。即時晴。師循大房嶺。緣澗而進。翼日。敵騎大至。每遇谷口。敵騎扼其前。帝與長子從珂奮命血戰。敵即解去。我軍方得前進。距幽州兩舍。敵騎復當谷口而陣。我軍失色。帝曰。為將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以身殉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父子與敵周旋。因挺身入于敵陣。以北語諭之曰。爾輩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楊奮擊。萬眾披靡。俄挾其隊帥而還。我軍呼躍奮擊。敵眾大敗。勢如席卷。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大軍入幽州。周德威迎帝。執手獻歡。九月。班師于魏州。莊宗親出郊勞。進位檢校太保。十八年十月。從莊宗大破梁將戴思遠于戚城。斬首二萬級。莊宗以帝為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二十年。代李存審為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即位于鄴宮。帝進位檢校太保。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帝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汝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追鄆州。自中都渡汶。帝遣長子從珂率騎逆戰于遞坊鎮。獲梁將任劍等三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

自楊劉引軍至鄆。以帝為前鋒。大破梁軍于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諸將稱賀。莊宗以酒屬帝曰。昨朕在朝城。諸君多勸朕棄鄆州。以河為界。類副總管。禦侮于前。樂籍盡謀于內。若信李紹宏輩。大事已掃地矣。莊宗與諸將議兵所向。諸將多云。青齊徐兗皆空城耳。王師一臨。不戰自下。惟帝勸莊宗徑取汴州。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嘉之。帝即時前進。莊宗繼發中都。十月己卯。暹明。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汴將王瓚開門迎降。帝至建國門。聞梁主已遁。乃號令安撫。還軍于封禪寺。辰時。莊宗至。帝迎謁路側。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首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尋進位兼中書令。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莊宗以郊天禮畢。賜帝鐵券。四月。鄆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汴州。代李存審為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鄆。鄆庫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聯以行。是歲。莊宗幸鄆。知之。怒甚。無何。帝奏請以長子從珂為北京衙內都指揮使。莊宗愈不悅曰。軍政在吾。安得為子奏請。吾之細錯。不奉詔旨。強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張憲。自往取之。左右說諭乃止。帝憂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十二月。帝朝于洛陽。是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為謠言所屬。洎朱友謙郭崇勳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懼。諸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率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吾無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談也。四年二月六日。趨在禮。據魏州。反。莊宗遣元行欽將兵攻之。行欽不利。退保衛州。初。帝善遇樞密使李紹宏。及帝在洛陽。羣小多以飛語謗毀紹宏。每為庇護。會行欽兵退河南。尹張全義密奏請帝北伐。紹宏贊成之。遂遣帝將兵渡河。三月六日。帝至鄆都。趨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以勞師。帝亦慰納之。管于鄆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軍亂。從馬直軍士有張破敗者。號令諸軍。各殺都將。縱火焚營。譟謗雷動。至五鼓。亂兵逼帝營。觀軍搏戰。傷夷者殆半。亂兵益盛。帝叱之。責其狂逆之狀。亂兵對曰。昨日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聞鄆城平定之後。

楊溥進新茶。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為樞密副使。以陳州刺史劉仲殷為鄆州留後。以鄭州防禦使王恩同為同州留後。敕曰。租庸使孔謙。繼承委寄。專掌重權。侵剝萬端。姦欺百變。遂使生靈塗炭。軍士飢寒。成天下之瘡痍。極人間之疲弊。載詳衆狀。側聽輿辭。難私降黜之文。合正誅夷之典。宜削奪在身官爵。按軍令處分。雖犯衆怒。特貸全家。所有田宅。並從籍沒。是日謙伏誅。敕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鹽運使內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節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廩錢物。先被租庸院管繫。今據卻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蠶鹽。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夏秋苗稅子。除元徵石斗及地頭錢。餘外不得紐配。先遇赦所放通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準此施行。從之。是日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伏誅。壬寅。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唐明宗紀一三代祖諱教。教原本作教。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皇考諱覽。歐陽史云。父覽未知孰是。
襲破李存信於華縣。華縣原本作華縣。今據新唐書藩鎮傳改正。
柏鄉之役。柏鄉原本說松鄉。今據通鑑改正。
吾嘗與天皇較力耳。天皇原本作人皇。考遠史太祖稱為天皇。讓宗追稱人皇。莊宗初年。使幽州者乃太祖非讓宗也。今改正。
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案歐陽史云。冬契丹使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入寇破敵。皆作冬間事。蓋順文併敘之耳。當以是書為徵實。
請令公帝河北。河北原本作河中。今據通鑑改正。
獲官馬二千匹。案歐陽史作掠小坊馬三千匹。
四月丁亥朔。案丁亥朔與莊宗紀異。據莊宗紀三月丁未朔。則四月當作丁丑。據此記下文有己丑甲午。則當作丁亥前後參差。未詳孰是。
己丑。案通鑑作乙丑。疑傳寫之訛。歐陽史從是書作己丑。
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使。案歐陽史作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吳縝纂誤云。孔循傳作左衛大將軍為樞密使。俱與是書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二

明宗紀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與聖宮赴西宮文武百僚縞素于位帝服斬衰親奉殯塗設奠哭盡哀乃于柩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哀冕受冊訖百僚稱賀丁未羣官縞素赴西宮臨以樞密使安重誨為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前充樞密使宰臣豆盧革等三上表請聽政從之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聽政于中興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率步騎二萬六千人入見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內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其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停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減饋送之勞秋夏稅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後祇納正數其省耗宜停天下節度防禦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于州府園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諸州雜稅宜定合稅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租庸司先將繫省錢物與人迴圖宜令盡底收納以塞侍門云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憲賜死以其失守故也五月丙辰朔帝不視朝臨于西宮宰相豆盧革進位左僕射韋說進位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監修國史並依舊平章事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賓客鄭珽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節度使李紹真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洛州刺史李紹能等上言前朝寵賜姓名今乞還舊內李紹虔上言臣本姓王後移杜氏蒙前朝賜今姓名乞復本姓詔並可之李紹真復曰覆彥威李紹英復曰房和溫李紹虔復曰王晏球李紹奇復

曰夏魯奇李紹能復曰米君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加兼侍中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覆彥威加兼侍中移鎮鄆州丁巳初詔文武百僚正衙常參外五日一度內殿起居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後宰臣女請開廷共不在此限麟州委指揮使張延範作亂焚剽市民已殺戮訖戊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以貝州刺史房和溫為兗州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為宋州節度使以洛州刺史米君立為邢州節度使己未賜文武百官驢馬各一西都知府張錢進魏王繼岌打毬馬七十二匹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溫奏準詔誅宦官初莊宗遇內難宦者數百人竄匿山谷落髮為僧奔至太原七十餘人至是盡誅于都亭驛辛酉詔華州放散西川宮人各歸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廂都指揮使安全全為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檢校太傅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為遂州節度使以前鄧州留後戴恩遠為洋州節度使丁卯以金吾將軍張實為金州防禦使戊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制下在禮以軍情不順為辭不之任以許州留後陶玘為鄧州留後以諸道馬步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為齊州防禦使庚午以權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彥超為晉州留後以前陳州刺史劉仲殷為陝州留後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劉彥琮為同州留後甲戌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乙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五代會要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置講讀之不曉文義者是孔循等因唐置侍讀之號即創端明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內子詔故西道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郭崇勳宜許歸葬其世業田宅並還與骨肉故萬州司戶朱友謙可復護國軍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財產並還與骨肉丁丑西都衙內指揮使張錢進納偽蜀主王衍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四匹初莊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長安之殺王衍也旋屬蕭牆之禍延嗣藏竄不知所之而衍之資裝妓樂並為錢所有復懼事泄故聊有此獻戊寅以樞密使安重誨兼領襄州節度使制下重誨之黨謂

重誨曰：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帥，無宜兼領。重誨即自陳退，許之。以左金吾大將軍張遵誨為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衛尉卿李擇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張溫為振武留後，以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義誠為汾州刺史，以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為忻州刺史，尚父吳越國王錢鏐遣使進金器五百兩，銀萬兩，綾萬匹，謝恩賜玉冊金印。初，同光季年，鏐上疏密求玉冊金印，郭崇韜進議以為不可，而樞密承旨段佖受其重賂，贊成其事。莊宗即允其請。至是，故有賈謝。甲申，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復姓名為趙德鈞。乙酉，詔百官朔望入閣，賜廊下食，自亂離以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于廊下，謂之廊餐。乾符之後，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遂入閣，即賜之。五代會要：明宗初即位，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翰林學士入閣外，仍五日一起居。述為定式。非故事，請罷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閣賜食。至是，實自一起居，述為定式。六月戊子，前襄州節度使李紹琪起復，依前襄州節度使。仍復本姓名曰劉訓，以皇子河中留後從珂為河中節度使，百僚表賀。以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為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己丑，以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為御史大夫，以禮部尚書崔協為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御史中丞崔居儉為兵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蕭頊為禮部尚書，中書奏請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誕日為應聖節，休假三日。從之。故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贈太師，以前尚書右丞崔沂為尚書左丞。丙申，新州留後張承裕，雲州留後高行珪，並正授本軍節度使。丁酉，詔曰：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強弱撫制，互有典儀。大蕃須示于威容，即于正衙引對，小蕃但推于恩澤，仍于偏殿撫懷。憲府奏論，禮院詳酌，皆徵故實，咸有明文。正衙威容，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即準舊儀。于正殿排比，鋪陳立仗，百官排班于正門，引入對見。時百僚入閣班退後，卻引對朝賀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論之，下禮部檢討，而降是命焉。戊戌，樞密使安重誨加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劉岳為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權為戶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贊為工部侍郎。庚子，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勣加兼侍

中。汴州屯駐控鶴指揮使張諫等謀叛伏誅。以樞密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甲辰，樞密使孔循加檢校太保，守秘書監。依前充使。己巳，以秘書少監姚顛為左散騎常侍，以太子左諭德陸崇為右散騎常侍，以兵部郎中蕭希甫為左諫議大夫。前幽州節度判官呂夢奇為右諫議大夫，以鄴都副留守孫岳為潁州團練使。詔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權廢于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于時，況微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恨以眇躬，託于人士，止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書門下奏京城潛龍舊宅，望以至德宮為名，從之。戊申，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戶。以延州留後高允翰為延州節度使，以利州節度觀察留後發敬詢為利州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董璋加檢校太傅。壬子，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勣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並族誅訖。甲寅，以晉州留後符彥超為北京留守，以鎮州副使王建立為鎮州留後，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為晉州留後，荆南節度使高季興上言，夔忠萬三州，舊是當道屬郡，先被西川侵據，今乞卻割隸本管，詔可之。其夔州，舊屬先王建節，宜依舊除刺史。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荆南史，天成年二月，壬辰，請忠萬三州，求三州，明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命未下，莊宗遇害。六月，壬辰，王表奏許之。秋七月乙卯朔，以太原舊宅為積慶宮。庚申，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甲子，詔割韓城郃陽兩縣屬同州。陝州左右，崇牙及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作亂故也。其都校于可洪等相次到關，亦斬于都市。丁卯，以偽蜀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諧為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號州刺史石潭為耀州團練使。辛未，詔諸道節度刺史文武將吏，舊進月且起居表，今後除節度留後團練防禦使，惟正至進賀表。其四五五月，並且止絕。甲戌，中書門下上言，宣旨令進納新授諸道判官州縣官告敕牒，祇應宣賜，準往例除將相外，並不賜官告。即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並特恩賜。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令錄在

京除授者，即于內殿謝恩，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告。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敕下後，望準舊例處分從之。乙亥，莊宗皇帝梓宮發引，帝衰服臨送于樓前，是日葬莊宗于雍陵，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聲不受代，謀叛，昨發兵收捕，擒劉殷聲及其黨一十三人，見折足勘詰，已卯，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式爲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僞蜀吏部尚書楊玘爲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升應州爲彰德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爲實州，隸彰德軍，宰相豆盧革貶辰州刺史，韋說貶涿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爲諫議大夫蕭希甫疏奏故也，制略曰：革則繼田客以殺人，說則侵鄰家而奪井，選元亨之上第，改王參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隨之務局，或陶鎔百里，愛長吏之桑田，咸屈塞于平人，互阿私于愛子，任官匪當，贖貨無厭，謀人之國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理亂，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牘爰來，諫署奏章疊至，備彰醜迹，深汗明庭，是宜約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蕭希甫論疏，並宣示百僚，庚辰，賜蕭希甫衣段二十四匹，銀器五十兩，賞疏革說之罪也，宰相鄭珣任園，再見安重誨救解革說，請不復追行後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報，辛巳，以捧聖嚴衛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饒州刺史，充大內皇城使，中書門下奏條制檢校官各納尚書省禮錢，舊例太師納四十千，後減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納三十千，減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納二十千，減至一十千，僕射尚書，元納一十五千，減至七千，員外郎中，元納一十千，今納三千四百者，詔曰：會府華貴，皇朝寵秩，凡霑新命，各納禮錢，爰自近年，多墮舊制，遂致紀綱之地，遽成廢墜之司，況累條流，就從減省，方當提舉，宜振規繩，但緣其間，明衛勳庸，藩宣將佐，自軍功而遷陟，示恩澤以獎酬，須議從權，不在其例，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使府副使行軍已下，三司職掌監務官州縣官，凡闕此例，並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僕射，祇初轉一任納錢，若不改呼，不在徵納，仍委尚書省部司專切檢舉，置歷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癸未，詔辰州刺史豆盧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涿州刺史韋說，可責授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仍令馳驛發遣，甲申，又詔曰：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豆盧革，夷州司戶參軍

韋說等，自居台輔，累換歲華，負先皇倚注之恩，失大國變調之理，朕自登宸極，常委鈞衡，略無謙遜之辭，但縱貪饕之意，除官受賂，樹黨徇私，每虧敬于朕前，徒自尊于人上，道路之譴騰不已，諫臣之條疏頗多，罪狀顯彰，典刑斯舉，合從極法，以塞羣情，尙緣臨御之初，含宏是務，特軫墜泉之慮，爰施解網之仁，曲示優恩，俯寬後命，革可陵州長流百姓，說可合州長流百姓，仍委逐處長知所在，同州長春宮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豆盧昇，將仕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崇文館學士賜緋魚袋韋濤等，各因權勢，驟列班行，無才業以可稱，竊寵榮而斯久，比行貶謫，以塞尤違，朕以纂襲之初，含容是務，父既寬于後命，子宜示于特恩，並停見任，昇濤，卽革說之子也。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

舊五代史 卷三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考證

唐明宗紀二西都知府張鑑 張鑑原本作張鑾今據通鑑改正

故萬州司戶朱友謙 萬州原本作萬州今據歐陽史改正

樞密承旨段佶 段佶九國志作段懷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段佶今仍其舊

正衛威容 正衛原本訛王衛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是日葬莊宗于雍陵 雍陵原本作永陵考徐無黨五代史注莊宗陵名雍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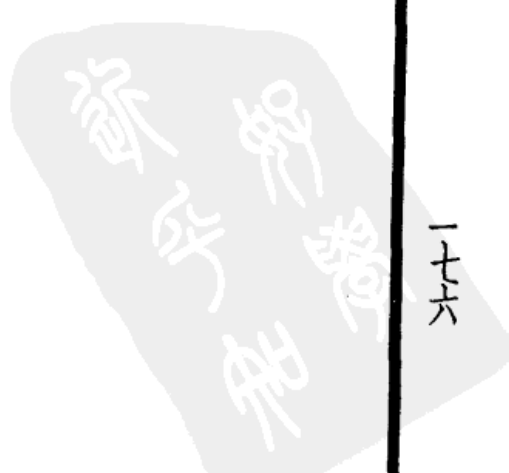
石晉時避諱稱伊陵 原本承字誤今改正又莊宗葬日通鑑從哀冊文作丙

子 是書從實錄作乙亥

改王參之本名 案王參疑有舛誤據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王參今無可考

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三

明宗紀三

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莊宗廟室酌獻請奏武成之舞從之鄆州節度使霍彥威移鎮青州丁亥莊宗神主祔廟有司請祧懿祖室從之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章說等可並自長流後縱逢恩赦不在原有之限豆盧昇韋濤仍削除自前所受官秩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參詔天下疏理繫囚甲午汴州奏舊管曹州乞卻歸當道從之是日詔曰承前使府奏請判官率皆隨府除移停罷近年流例有異前規使府雖已除移判官元安舊職起今後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計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請即皆隨府移罷舊例藩侯帶平章事者所奏請判官殿中已上許奏緝中丞已上許奏紫今不帶平章事亦許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緝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並須將歷任告身隨奏至京如未有官假稱試攝亦奏狀內分明署出如藩鎮留後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奏請從事本無官緒妄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請兼朱紫不惟紊亂實啓撓求宜令諸道州府切準敕命處分丁酉內出象笏三十四面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閣月望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荆南高季興上言峽內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幽州奏契丹寇邊詔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率師禦之辛丑以前青州節度使符習為鄆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史敏鎔為安州節度使乙巳禁鎔錢為器仍估定生銅器價斤二百熟銅器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者以盜鑄錢論丁未樞密使院條奏諸道節度使刺史內有不守詔條公行科斂須行止絕州使所納軍糧不得更邀加耗節度使刺史所置牙隊許于軍都內抽取便給省司衣糧況人數已多訪問尚有招致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為使下元隨邀求職務凌壓平人及有力戶于諸處行賂希求事務亦有州使

妄稱修葺城池廨宇科賦于人及營私宅諸縣鎮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斂人戶不得裏受州府不得賒買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條件州使如敢犯違許人陳告勤詰不虛量行獎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準此處分新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奏處斬新登州刺史王公儼及同謀拒命指揮使李謹王居厚等八人訖初同光中符習為青州節度使宦官楊希範為監軍專制軍政趙在禮之據魏州習奉詔以本軍進討俄而帝為亂軍所劫習即罷歸希範遣兵邀之習懼而還至滑州帝遣人招之習至乃從帝入汴希範聞魏軍亂遣兵圍守習家欲盡殺之公儼素受希範愛謂希範曰內侍宜分腹心之兵監四面守陣者則誰敢異圖希範從之公儼乘其無備圍希範而殺之公儼遂與州將李謹等謀據州城以邀符節即令軍府飛章留己兼揚言符習在鎮人不便其政帝乃除公儼為登州刺史公儼不時赴任即以霍彥威代符習聚兵滑州以圖進取彥威至滑州會詔使至青州告諭公儼即赴所任彥威懲其初心遣人擒公儼于北海縣與同黨斬于州東通鑑彥威聚兵滑州以圖進取公儼懼有司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論之上言莊宗祔廟懿祖祧遷準例舍故而諱新懿祖例不諱忘日不行香從之壬子襄州節度使劉訓加檢校太傅以偽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為太子賓客充三司副使從任國請也九月乙卯朔詔汴州扶溝縣復隸許州以前絳州刺史婁繼英為冀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己未幸至德宮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嘗為太原內牙親將建豐為副至是建豐風疾沈廢故親幸其第以撫之庚申以都官郎中庚傳美充三州搜訪圖籍使傳美為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于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寶錄及傳美使迴所得纒九朝寶錄及殘缺雜書而已癸亥應聖節百僚于敬愛寺設齋召緇黃之衆于中興殿講論從近例也戊辰以偽蜀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右金吾街使張貽範為兵部尚書致仕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癸酉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馬殷加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兩浙節度留後靜海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璣加食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嶺南東道觀

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璣加開府階進食邑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馬溉為左衛上將軍致仕己卯以光祿卿羅周敬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辛巳以前復州刺史袁義為唐州刺史詔曰鳳翔節度使李勣世聯宗屬任重蕃宣慶善有稱忠勤顯著既在維城之例宜新定體之文是降龍光以隆懋敬俾煥成家之美貴榮猶子之親宜于本名上加從字受未文武百僚至張全義私第柩前立班辭以來月二日葬故也冬十月甲申朔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綿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賜近侍執政大臣冬服帝顧問判三司任圖曰百僚散未圖奏曰臣聞本朝給春冬服徧及百僚喪亂已來急于軍旅人君所賜未能周給今止近臣而已外臣無所賜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計度圖遂與安重誨據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賜其後遂以為常右拾遺曹琮上疏內一件百僚朔望入閣及五日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輪次轉奏封事從之刑部員外郎孔莊上言自兵興已來法制不一諸道州縣常行枷杖多不依格律請以舊制曉諭改而正之丙戌吏部侍郎盧文紀上言請內外文武百僚每歲有司明定考校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疏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從之丁亥雲南嶺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曉遣大鬼主傳能何華等來朝貢帝御文明殿對之百僚稱賀庚寅以客省使李嚴領泗州防禦使以河中節度副使李鐸為太子賓客壬辰邠州節度使毛璋移鎮潞州巴州進嘉禾合穗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豐遙領洪州節度使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僞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戶口歸順百僚稱賀辛丑契丹遣使來告哀言國主安巴堅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詔曰朕近續皇圖恭修帝道務安夷夏貴洽雍熙契丹主世預歡盟禮交聘問遠聞凶計倍軫悲懷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丙午以嶺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卑曉為軍遠將軍大渡河山前印川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鄧擇莎為定遠將軍丁未幽州奏盧文進所率降戶草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約七十里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為御史中丞時御史大夫李琪三上表求解任故也以兵部侍郎劉岳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馮道為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充端明

殿學士趙鳳為戶部侍郎並依前充職壬子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内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郡王馬賓加食邑實封禮賜觀察使檢校太傅兼侍中馬希振加檢校太尉盧文進至幽州遣軍吏奉表來上十一月戊午以滄州留後王景戡為邢州節度使青州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國自安巴堅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領兵馬攻圍扶餘城內契丹次已未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劉昫為中書舍人充職辛酉以前秘書少監溫韋為太子詹事壬戌以前房州刺史朱罕為潁州團練使是日詔曰應今日已前修葺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已後不得輒有建造如要願在僧門並須官壇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癸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禮部侍郎裴諱上言諸州刺史經三考方請替移詔曰有政聲者就加恩澤無課最者即便替移密州獻芝草庚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移鎮許州留後梁漢顯為邠州節度使淮南楊溥遣使貢獻賀登極乙亥以前振武留後張溫為利州昭武軍留後以果州刺史孫鐸為漢州刺史充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壬午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内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錢元球加開府階進食邑癸未鎮州奏盧文進所率歸業戶口蠲放租稅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十二月戊子盧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詔曰朕中興寶祚復正皇綱萬國聯羅俱在照臨之內八紘遠重咸居履載之間矧彼雲南素歸正朔洵平僞蜀思錫舊恩于乃睦以雖深欲需軍而未暇百蠻都首領李卑曉六姓蠻都首領勿鄧擇莎等天資智勇世稟忠勤梯航之道路繞通琛寶之貢輸已至率其種落竭乃悃誠備傾向化之心深獎來庭之意今則各頒國寵別進王封其嶺州刺史李及大鬼主離吠等或遠貢表函或躬趨朝謁亦宜特授官賞各遷階秩勉敦信義無墜冊書示爾金石之堅保我山河之蕃欽承休命永保厥終壬辰帝狩于近郊臘故也甲午以契丹盧龍軍節度使盧文進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節度使戊戌詔嚴禁鑛鐵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榮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軍節度使鄴都留守以武安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希範為澶州刺史鐵林都知兵馬

希果爲衡州刺史。王寅。潯州刺史。孫岳。加檢校太保。龔能政也。丙午。中書門下
奏故事。藩鎮節度觀察使帶平章事于都堂上事。刊石記壁。合納禮錢三十貫。
以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今欲各納禮錢五百千于中書。立石亭子。鑄勅宰臣使
相官氏。授上年月。餘充修葺中書及兩省公署都堂什物。從之。庚戌。御史臺奏
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來。凡是死亡。
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檢。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徒。同于民家。因
事邀脅。臣詢訪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檢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
戶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卽行舉勘。如是
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卽是臺司檢舉。臣請自今已後。並準故事施行。詔曰。今
後文武兩班及諸道商旅。凡有喪亡。卽準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
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巡同檢舉。仍不得縱其吏卒
于物故之家。妄有邀脅。或恐暑月尸柩難停。若待申聞檢舉。縱無邀脅。亦須經
時日。今後仰本家喚四鄰檢察。若無他故。逐便葬埋。如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
官中訪知。勘詰不虛。本戶鄰保。並行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
檢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考證

唐書明宗紀三內出象笏三十四面 三十四 歐陽史作三十二
傳。獨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 張格。原本作張裕。考舊唐書張
格傳。潘次子格。仕蜀爲平章事。今改正。
備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 盧文進。遼史作盧國用。蓋文進在遼改名國用耳。
國王安巴堅以七月二十七日卒 案遼史太祖紀作七月辛巳上崩。
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 案歐陽史作廢朝三日。
契丹次 案契丹次。蓋言契丹方即次也。是書前後如攻城次鎮州次。多單用
次字。疑卽當時案牘之文。今仍其舊。附識于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四

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制曰王者祇敬宗
 統臨寰宇必順體元之典特新制義之文朕以眇躬獲承丕構襲三百年之
 休運繼二十聖之耿光馭朽納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師古日躋之道惟勸今
 則載戢干戈渾同書軌荷上穹之賡祐契兆庶之樂推檢玉泥金非敢期于薄
 德耕田鑿井誠有慕于前王將陳享謁之儀即備郊丘之禮宜更稱謂永耀簡
 編今改名爲夏凡在中外宜體朕懷宣制訖百僚稱賀有司告郊廟社稷丙辰
 詔端明殿學士班位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轉改只于翰林學士內選
 任先是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又如三館例官在職上趙鳳轉侍郎
 日諷宰相府移之既而禁林序列有不可之言安重誨奏行此敕時論便之癸
 亥宰臣鄭珣加特進門下侍郎兼太微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任國加光祿大夫
 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築賢殿大學士以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戊辰以前鄧州節度使劉
 玘卒廢朝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繁因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問實其罪狀真
 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辛未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加同平章事以
 鎮州留後檢校司徒王建立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癸酉皇第三子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從厚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北面副
 招討房知溫奏營州界奚陁羅支內附乙亥以監門衛大將軍傅瑰爲右武衛
 上將軍丙子詔曰頃自本朝多難雅道中微皆尚浮華罕持廉讓其有除官闕
 省命秩柏臺或以人事相疎或以私讎見訝稍乖敬奉遽至棄捐蓋司長之振
 威處君恩而何地今後應新授官朝謝後可準例上事司長不得輒以私事阻
 滯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託故請假戊寅皇子從厚領事于河南府宰相鄭
 珣已下會送非例也己卯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安重誨加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樞密使檢校太保守秘書監孔循加檢校太
 傅同平章事詔崇文館依舊爲宏文館初同光中宰相豆盧革以同列郭崇韜
 父名宏希其意奏改之今乃復焉辛巳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廢不有舉明從
 何禁止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
 將衙官使下繫名權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兼有
 富戶或沒名于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權貴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勒以肅奸
 欺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繼朗爲龍武大將軍北
 京都指揮使李從臻爲左衛大將軍捧聖都指揮使李從璨爲右監門衛大將
 軍戊子以前北面水陸轉運招撫使守冀州刺史烏震領宣州節度使庚寅陝
 州節度使檢校司徒石敬瑭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壬辰西川節度使
 孟知祥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煽搖軍衆尋已處斬以賴州刺
 史孫岳爲耀州團練使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令中使
 誅之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以弒莊宗也以尚書左丞崔沂爲太子少保致仕
 壬寅制曰荆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可削
 奪官爵仍令襄州節度使劉訥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許州節度使夏
 魯奇爲副招討使統蕃漢馬步四萬人進討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節度使馬
 殷以湖南全軍會合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授夔州刺史西
 方鄭爲副招討使共領川軍下峽州通鑑考異梓潼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襄梓所
 向也甲辰兗州節度使房知溫加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加檢校太傅
 丁未以禮部尚書蕭頊爲太常卿戊申以御史大夫李琪爲右僕射以太子賓
 客李璘爲戶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李德休爲禮部尚書以前吏部侍郎崔貽孫
 爲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趙鳳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庚戌詔諸
 道節度使男及親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許上聞河南府新安縣宜爲次赤以
 雍陵在其界故也辛亥以刑部侍郎歸德爲戶部侍郎三月壬子朔以中書舍
 人馬竊爲刑部侍郎幸會節圓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
 癸丑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甲寅以西川節度副使李敬周爲遂州武信軍留

後乙卯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致仕趙光逢進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以武信軍節度使李紹文卒廢朝丙辰辛臣判三司任圖奏諸道藩府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其土產折進馬之直又請選孳生馬分置監牧並從之五代要任國委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監製及正至等節貢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為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駁涉之際橫費稍難因此輩方俱為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諸道進獻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已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實貢輸之稍易又誠教之猶中禁欲于諸處孳生馬太常丞段顯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胃之義從之庚申以前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勣為河陽節度使壬戌幸甘水亭甲子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大內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為應州節度使丁卯詔所在府縣糾察殺牛賣肉犯者準條科斷其自死牛即許貨賣肉斤不得過五錢鄉村民家死牛但報本村所由準例輸皮入官癸酉以戶部郎中知制誥盧詹為中書舍人夏四月辛巳朔房知溫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尋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帝聞之廢朝一日贈震太傅新羅國遣使貢方物丁亥以華州留後劉彥琮為本州節度使是日幸會節園宴近臣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儉權知尚書左丞以戶部侍郎王權為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裴諱為戶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李愚為禮部侍郎充職庚寅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餐百官坐定兩省官方來自五品已下輒起詔曰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五代要長興三年五月食從前御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惟北省官于敷政門內別坐既隔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雖于齋堂今後每遇入關賜食北省官亦宜于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詔盧臺亂軍龍旺所部都都率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在營家口骨肉並可全家處斬龍旺所部之眾即梁敬魏博節度使楊師厚之所招置也皆天下雄勇之士目其都為銀槍効節僅八千人師厚卒賀德倫不能制西迎莊宗入魏從征河上所向有功莊宗一統之後雖數頒賚而驕眾無厭同光末自貝州劫趙在禮據有魏博及帝繼位在禮冀脫其禍潛奏願赴朝朝遂除皇子從榮為帥乃令北禦契丹是行也不支甲冑惟幟于長行表隊伍而已故僥首遠征在途聞李嚴為孟知祥所害以為劍南阻絕互相

煽動及屯于盧臺會烏震代房知溫為帥轉增浮說震與房知溫博于東寨日亭午大謀于營外知溫上馬出門為甲士所擁且曰不與兒郎為主更何處去知溫給之曰馬軍皆在河西步卒獨何為也遂得躍馬登舟濟于西岸安審通戰騎軍不動知溫與審通謀伺便攻之令亂兵卷甲南行騎軍徐進部伍嚴整叛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澤遲明潛令外州軍別行知溫等遂擊亂軍橫尸于野餘眾復趨舊寨至則已焚之矣翼日盡戮之脫于叢草溝墜者十無二三迨夜竄于山谷稍奔于定州及王都之敗乃無噍類矣癸巳兗州節度使房知溫加侍中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加檢校太傅並賞盧臺之功也丁酉為吳楊溥遣移署右威衛將軍雷現買端午禮幣辛丑以前利州節度使張敬詢為雲州節度使遣樞密使孔循赴荆南城下時招討使劉訓有疾故也甲辰以戶部侍郎韓彥輝為秘書監是日幸石敬瑭安重誨第丙午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恩贈太尉以司封郎中樞密院直學士閻至為左諫議大夫充職右諫議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來軍人剽略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傷和氣請許收認帝仁慈深因文矩之奏詔河南河北舊因兵火掃隔者並從識認是日鄆州進白鶴五月癸丑以福建留後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鈞為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充福建節度使瑒邪郡王以太常卿蕭頊為吏部尚書是日懷州進白鶴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賓客張格卒廢朝以翰林學士羅部郎中知制誥竇夢徵為中書舍人充職癸亥遣宣徽使張延朗調發郡縣糧運赴荆南城下仍以軍法從事以右龍武統軍崔公實為左龍武統軍以前復州刺史高行周為右龍武統軍劉果州屬郡乙丑偽吳楊溥貢新茶滄州進白鶴庚午詔罷荆南之師既而令軍士散掠居民而迴詔文武臣僚及諸道節度使刺史有父母在者各與恩澤宰臣任圖表辭三司事乃以樞密院承旨孟鶴充三司副使權判六月壬午華州邢州進兩歧麥兗州進三足鳥丙戌宰臣任圖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丁亥詔天下除併無名額寺院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為右武衛大將軍判三司依前宣徽使檢校司徒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準敕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聽此法伏乞今後決前一日許一覆奏從之壬辰南

面招討使知荊州南行府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劉訓實授檢校右僕射守
濱州刺史訓南征無功故有是譴詔喪葬之家送終之禮不得過度乙未戶部
尚書李璣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品官各薦錄兩
人功過賞罰與舉者同之詔從之其所舉人仍于官告內標所舉姓名或有不
公連坐舉主仍令三品已上各舉堪任兩使判官者丙申以天策上將軍湖南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尚書令楚王馬殷爲守太師尚書令封楚
國王庚子幸白司馬城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秋七月庚戌朔以宋州節度
使王晏球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癸丑以左金吾將軍馬昭遠爲左衛上將軍
充八蠻國信使中書奏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用
竹冊從之壬戌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尉兼侍中東川
董璋加爵邑以左効義指揮使元習爲資州刺史右効義指揮使盧密爲雅州
刺史癸亥幸冷泉宮甲子以檢校工部尚書謝洪爲宿州團練使夔州刺史西
方鄰奏殺敗荆南賊軍收峽內三州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鄰爲節度使戊
辰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
其東川西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庚午遠州留後李敬周鄜州留後劉
仲殷並正授本州節度使壬申充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徐州徐州節度使安
元信移鎮襄州滄州節度使趙在禮移鎮兗州以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爲滄州
節度使是日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章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其骨肉並放逐便是日逐段凝于遠州劉訓于濮州溫韜于德州甲戌太子少
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于外地尋醫詔從之丁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曹廷隱爲
齊州防禦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右諫議大夫孔昭序爲給事中
以秘書少監崔德爲右諫議大夫壬午以右驍衛大將軍劉衡爲左領衛上將軍
以鄴都副留守趙敬怡爲右衛上將軍判興唐府事乙酉昆明大鬼主羅殿王
普羅靜王九部落各差使隨牒荆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
朝進方物各賜官告繒綵銀器放還蕃丙戌以御史中丞盧文紀爲工部尚書
以左諫議大夫梁文矩爲御史中丞鄧州留後陶玘貶嵐州司馬以其爲內鄉

縣令感歸仁所訟稅外科率故也仍賜歸仁緋袍魚袋癸巳幸皇子從榮第宜
禁中伎樂觀宴從榮進馬及器幣帝因以伎樂賜之華州上言渭河泛濫害稼
丁酉以吏部郎中龔文宣公孔勣爲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趙熙上言應內中
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請委內臣一人抄錄月終送史館詔差樞密
直學士錄送青州進芝草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癸卯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加
兼侍中鄆州節度使符習加檢校太尉甲辰皇子從榮娶鄆州節度使劉仲殷
女是夕禮會百僚表賀九月辛亥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都加
食邑實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檢校太尉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
僞吳楊溥遣使以應聖節貢獻己未以前雲州節度使高行珪爲鄧州節度使
是日出御札曰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乎禮制一則按察方區矧彼夷門
控茲東夏當先帝戡平之始爲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
靜庶事康和兆民咸樂于有年闔境彌堅于望幸事難違衆議在省方朕取十
月七日親幸汴州庚申以衛尉卿李延光爲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彥超上言先
父存審本姓符氏蒙武皇賜姓乞卻還本姓從之乙丑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鳳
翔節度使李從曠朔方節度使韓洙並加食邑改賜功臣以汝州防禦使趙延
壽爲河陽節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以河陽掌書記程遜
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以代州刺史李德珩爲蔚州刺史丙寅樞密使孔循兼
東都留守襄州夏魯奇上言荆南高季興遣使持書乞修貢奉詔魯奇不納詔
諸州錄事參軍不得兼使府賓職己巳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加檢校太保同州
節度使盧質加檢校司徒御史臺奏每遇入閣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
祇候彈奏公事或有南班失儀點檢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
押鐘鼓樓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從之以青州節度副使淳于晏爲亳州團練
使契丹遣使美獲瑪古己酉下朝貢戊寅西川奏據黎州狀雲南使趙和于大渡
河南起合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賦詩一卷遞至闕下冬十月己卯朔帝御
文明殿視朝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貶郴州司戶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
盡判官樂文紀配邳州實其違法贖貨也乙酉駕發西京詔留宰相崔協以奉

祠祭丁亥帝宿于樂陽汴州朱守殷奏都指揮使馬彥超謀亂已處斬訖戊子次京水知朱守殷反帝親統禁軍倍程前進翼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誅丙申磁州刺史藥縱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鑄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圖契丹遣使持書求碑石欲為其父表其葬所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稅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年殘欠租稅並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構任圖之禍恐人非之思沛恩于眾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約二百萬貫虛繫帳額請並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者以蠲隔年之賦猶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概除之得不啓奸佞之門乎已亥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圖早推勳舊曾委重難既退免于劇權俾優閑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賊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舍宏是孤典憲尙全大體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盡其骨肉親情僕使等並皆放罪辛丑詔曰後來其蘇勳必從于人欲天監厥德靜宜布于國恩近者言幸浚鄭暫離洛邑蓋逢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奸臣遽彰逆狀為厲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俾我生靈遭茲紛擾永言軫惻無輟賑與宜軍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諸處有曾受逆人文字者隨處焚毀應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殺人放火劫盜合造毒藥官典犯賊偽行印信屠牛外罪無輕重並從釋放應有民年八十已上及家長者有廢疾者免一丁差役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為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賀殊朱守殷帝賜彥威箭一對傳箭蕃家之符信也起軍令眾則使之彥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于君非禮也癸卯以權知汴州事陝州節度使石敬瑭為汴州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鳳翔奏地震丙午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宣加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國軍節度副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詔劉施州留屬黔南十一月己酉帝祭耨神于郊外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從敏為陝州節度使乙卯青州霍彥威鄆州符習來朝以太子詹事溫韞為吏部侍郎徐州房知溫來朝戊午黔南節度使李紹義加檢校

太保庚申皇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珂鄆都留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榮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厚並加檢校太傅進爵邑貝州刺史賈廷琬上言請制置慶州青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萬石詔升慶州為防禦所以廷琬為使壬申詔霍彥威等歸藩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冊贈太保鄆州僕射陂可改為太保陂時議者以僕射陂者後魏李文帝賜僕射李冲故因以為名及是命之降以為李靖蓋誤也契丹遣使摩琳等率其屬來乞通和十二月戊寅朔以前鳳翔留後高允貞為右監門上將軍詔以施州為夔州屬郡以其便近故也遣飛騰指使于契丹賜契丹主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繡被環珞己卯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鴈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果不過十錢帝悅顧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數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言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于聲樂遂致人怨國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願居安思危帝然之許州地震庚辰皇子鄆都留守從榮移鎮太原以北京留守符彥超為潞州節度使乙酉以彰國軍節度使李從璋味于政理詔歸闕赦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逐年賜錢四十萬己丑兗州節度使趙在禮來朝詔出潛龍宅米以賑百官壬辰以太傅致仕齊國公趙光逢卒駿朝丙申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移鎮遂州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義誠私第甲辰狩于東郊臘也丙午追尊四廟以應州舊宅為廟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唐明宗紀四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 賈俊九國志作賈進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亦作俊今仍其舊

房知溫奏前月二十一日盧彥戍軍亂審副招討軍國軍節度使為罷尋與安

審通斬殺亂兵乾 案五代春秋盧彥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據是昏房知

溫傳及通鑑知溫初誘戍軍為亂繼恐事不濟乃與安審通謀討亂兵也五

代春秋所書殊非事實

五品官各薦簿尉兩人 案五代會要作五品六品官各許薦簿尉兩人

所舉姓名或有不公 案原本脫公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

夔州刺史西方鄰奏殺敗荆南賊軍收峽內三州 案通鑑六月西方鄰敗荆

南水軍于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是書繫七月甲子蓋以奏聞之日為據歐

陽史與是書同

韶陵州合州長流百姓盧革章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案五代春

秋作元年七月殺五盧革章說考歐陽史元年七月貶五盧革為辰州刺史

章說歙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二年七月殺五盧革章說與是

書同五代春秋統繫于元年誤也

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鎰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案安重誨嘗任

圜五代春秋及通鑑俱不替日歐陽史作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據是

書作十二日是年十月為己卯朔十二日乃庚寅也與歐陽史異日

笑獲瑪古舊作梅老沒骨今改 摩琳舊作梅老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明宗紀五

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亥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勣以太子太傅致仕癸丑詔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甲寅以國子祭酒朱守素卒廢朝丙辰以鎮南軍節度使袁建豐卒廢朝詔贈太尉丁巳詔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明知過今月十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戲鬪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日重誨數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載聆謹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枉法而租處朕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曲寬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極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銷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不得因循百寮進表稱賀已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望令宰相兼判乃詔崔協判之五代會要載原奏云祭酒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勳庶政須宏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毛璋為右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華溫琪為右金吾大將軍以春州刺史張虔釗為鄭州防禦使時契丹方陷平州癸亥詔應廟諱文字只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虧缺點查契丹遣使托諾巴摩哩等貢獻帝遣指揮使奔托山押國信賜契丹主妻戊辰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康義誠兼領鎮南軍節度使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潮州刺史楊漢章遙領軍國軍節度使中書上言舊制遇二月十五日為聖祖降聖節應休假三日準會昌元年二月勅休假一日請準近勅從之吐蕃伊瑪雅遜等六人回鶻米里都督等四人並授歸德懷遠將軍悉放還蕃庚午冊贈故瀛州刺史李嗣顯為太尉壬申冊贈故皇子檢校司空從諱為太保甲戌制以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以韓國夫人王氏為德妃仍

令所司擇日冊命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陽合殿既而有雲不見羣官表賀詔巡幸鄴都宜享庚辰偽吳楊溥遣使貢獻賀朱守殷帝以荆南拒命通連淮夷不納其使遣還壬午以光祿卿韋寂卒廢朝贈禮部尚書癸未工部尚書盧文紀貶石州司馬員外安置文紀私諱業時新除于鄴為工部郎中舊例寮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故中書未議改官于鄴授官之後文紀自請連復鄴尋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紀參告且言侯鄴迴日終請換曹鄴其夕遂自經而死故文紀貶官以倉部郎中何澤為吏部郎中熒伏閣諫巡幸鄴都也丁亥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加檢校司徒辛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為左驍衛上將軍詔中外羣臣父母亡沒者並與追封贈癸巳以禮部尚書崔貽孫卒輟朝甲午以吐渾軍期奉化兩府都知兵馬使李紹魯為吐渾軍期府都督乙未以樞密使兼東都留守孔循為許州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鄧州節度使高行珪移鎮安州應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滑州滑州節度使盧文進移鎮鄧州丁酉以責授檀州刺史劉訓為右龍武大將軍己亥回鶻可汗仁諭遣都督李阿爾珊等貢獻壬寅以左金吾大將軍羅周敬為同州節度使甲辰以威塞軍節度使張廷裕卒廢朝詔贈太保以耀州團練使孫岳為閩州團練使以左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華溫琪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三月丁未朔以久雨為災詔文武百辟極言時政得失丁巳以邢州節度使王景戡為華州節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從溫為邢州節度使己未以宰臣鄭珏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戶庚辰以前復州刺史翟章為新州威塞軍留後中書奏孟夏薦饗合宰相行事在朝只有宰相二員今東都留守孔循帶平章事宜令攝太尉行事孔循稱使相有戎機不當司祠祭重事癸亥以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西方鄴上言收復歸州以前鄭州刺史楊漢章為洋州武定軍留後戊辰以前彰國軍節度副使陳舉為鳳州武興軍留後以前蔡州刺史孫漢韶為應州彰國軍留後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延朗為宣徽南院使以前冀州刺史

婁繼英為耀州團練使以懷州刺史張廷蘊為金州防禦使己巳命范延光權知鎮州軍府事西方鄰奏于歸州殺敗荆南賊軍數千人時有太白山道士解元龜自西川至對于便殿稱年一百一歲既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遠來朝方期別有異見反為身名甚可笑也賜號為知白先生賜紫放歸山甲戌冊回鶻可汗仁喻為順化可汗夏四月戊寅以汴州節度使石敬瑭為鄴都留守无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檢校太保范延光為鎮州節度使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司農卿鄭績為太僕卿壬午夔州節度使東南面副招討使西方鄰加檢校太保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寧公主第十三女趙氏封興平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冊命幽州上言契丹有書求樂器乙酉達韜遣使朝貢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丙戌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汴州節度使判六軍如故丁亥復州奏湖南大破淮賊于道人磯以四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漢州刺史從孟知祥之請也九國志趙廷隱傳知祥至蜀康延昭漢州道廷隱率兵擊破之擒延昭送關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送留屯成洋州上言重開入蜀舊路三百餘里比今官路較二十五程而近癸巳殿中少監石知訥貶憲州司戶坐煽惑軍鎮也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庚子制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原王王都削奪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知定州行軍州事以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兼諸道馬軍都指揮使以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兼判大理卿事西京奏前樞密使張居翰卒五月乙巳朔回鶻可汗仁喻封順化可汗丁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河陽節度使趙延壽並加耐馬都尉以右僕射李琪為太子少傅辛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加爵邑王晏球上言收奪得定州北西二關城癸丑湖南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萬生擒將士五百餘人中書上言諸道薦人總與不可全阻又難今後節度使每年許薦二人帶使相者許薦三人團練防禦使各一人節度觀察判官並聽旨授書記已下即許隨府從之以六軍判官尚書司封郎中

史圭為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詔州縣官以三十月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為限以到任日為始己未幽州奏契丹託諾領二千騎西南趣定州以前同州節度使盧質行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辛酉以天雄軍節度副使判興唐府事趙敬怡為樞密使詔曰上柱國勳之極也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初官便授上柱國今後凡加勳先自武騎尉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丁卯鎮州奏今月十八日王師不利于新樂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賊軍及契丹于曲陽斬獲數千人王都與託諾以數十騎復入于定州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將軍毛璋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前安州節度使史敬鎔為右金吾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劉彥琮為左武衛上將軍壬午放內園鹿七頭于深山乙酉皇子故金槍指揮使檢校左僕射從瑋贈太保己丑幽州趙德鈞奏殺契丹千餘人于幽州東獲馬六百匹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丙申馮道等再上尊號不允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遵誨行京北尹秋七月乙巳詔故僞蜀主王衍追封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丙午以前武信軍節度使李敬周為邠州節度使丁未以滄州節度使安審通卒于師輟朝壬子以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廢朝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進攻逆城將士傷者三千人時晏球知城中有備未欲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切于立功促攻賊壘晏球不得已而進兵遂致傷者衆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勳卒輟朝己未詔弛麴禁許民間自造于秋苗上徵納麴價畝出五錢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議以為愛其人便于國故行之宗正卿李紇除名刑部侍郎馬竊貶絳州司馬刑部員外郎李慎儀貶階州司戶初李紇差攝陵臺令張保嗣等各虛稱試銜為奉先令王延朗所訟大理寺斷以詐假官論刑部詳覆稱非詐假大理執之召兩司廷議刑部理屈故有是貶紇請勅配隴州徒一年未幾詔曰天下府州例是攝官皆結試銜或因勤覲便關詐假已前或有稱試銜一切不問此後並宜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貶絳州司戶參軍續勅長流宥州尋賜自盡坐受本州倉吏錢百緡也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

配流永州。續勅賜自盡。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騎來援定州。王師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滿城。又破之。斬二千級。獲馬千匹。戊辰。詔福建節度使王延鈞。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閩王。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捕殺四十里。擒獲甚衆。故朔方節度使韓洙。贈太尉。以兵部侍郎王權。御史中丞梁文矩。並爲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呂夢奇爲御史中丞。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學士守中書舍人李憚。劉勣。並爲戶部侍郎。充職。以吏部侍郎劉岳守祕書監。以吏部侍郎韓彥輝守禮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韓鶴守太子賓客。以戶部侍郎裴暉守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張文寶守刑部侍郎。詔凡有姓犯廟諱者。以本望爲姓。丁丑。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守龍武大將軍劉訓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壬午。幽州趙德鈞。奏于府西邀殺契丹敗黨數千人。生擒首領特哩衰及其屬凡五十餘人。是時官軍襲殺契丹。屬秋兩降。泥滓莫進。人饑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挺毆殺之。德鈞出兵接于要路。惟奇峯嶺北。有馬槽道。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辛卯。以朔方軍留後韓瑊爲朔方軍節度使。鹽武雄。蕃甘肅等州觀察使。檢校司徒。帝聞鄧復鄧均房之民。父母骨肉有疾。以長竿遙致粥食而餉之。出嫁女。夫家不遣來省疾。乃下詔。委長吏嚴加禁察。房州奏新開山路四百里。南通夔州。畫圖以獻。以前洋州節度使戴思遠爲太子太保致仕。庚子。詔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以先後爲班次。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閏月丁未。兩浙節度觀察留後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錢元璣。加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東鎮海等軍節度使。戊申。趙德鈞獻戎俘于闕下。其蕃將特哩衰等五十人。留于親衛。餘契丹六百人。皆斬之。乙卯。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爲本州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蕭頊爲太子少保。契丹遣使來貢獻。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上表歸順。乙丑。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爲陝州節度使。詔在京通行極法日。宜不舉樂。兼減常膳。諸州通行極法日。禁舉樂。己巳。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服大理寺斷處流。特勅孟昇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錢事參軍。失其糾察。各行殿前。夏邑縣民聞戚父爲人所殺。不置父

寬。有狀和解。特勅處死。是月二十七日。大水。河水溢。絳州地震。九月乙亥。以捧聖左右廂副都指揮使索自通爲靈州節度使。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館事李郁爲宗正卿。壬午。以晉州節度使安樂阮爲左驍衛上將軍。甲申。吐蕃回鶻各遣使貢獻。壬辰。宰臣王建立進玉盃。上有文曰。傳國萬歲。孟乙未。詔德州流人溫翰。遠州流人段凝。嵐州司戶陶玘。澤州司戶石知訥。原州司馬森嶼。並宜賜死。于本處。暴其宿惡而誅之也。丙申。以邠州節度使梁漢瓚爲右威衛上將軍。丁酉。河陽節度使尉馬都尉趙延壽爲檢校司徒。己亥。詔徐州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冬十月甲辰。制瓚華長公主孟氏。可冊爲福慶長公主。丙午。以滄州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招討使。戊申。帝臨軒。命禮部尚書韓彥輝。工部侍郎任贊。往應州奉冊四廟。詔汾州節度使李敬周攻慶州。以刺史竇廷琬拒命故也。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已下八十餘人。見于元德殿。領賜有差。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甲子。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奏屯駐左神捷左懷順軍士作亂。已逐殺出城。詔升壽州爲忠正軍。戊辰。以雲州節度使索自通領壽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溫復爲雲州節度使。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長丈餘。在牛星五度。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甲戌。捧聖指揮使何福進。招收到安州作亂兵士五百人。自指揮使已下。至節級四十餘人。並斬。餘衆釋之。壬午。房知溫奏荆南高季興卒。中書舍人劉贊奏請節度使及文班二品已上。謝見通喚從之。是日。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加檢校太傅。己丑。中書奏今後或有封冊。請御正衙。從之。貴州奏節度使霍彥威卒。輟朝三日。詔宰臣王建立權知貴州軍州事。庚寅。禮部員外郎和凝奏。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以防偽濫。舊例使蔭一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姪繼限。念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甲午。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王建立爲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帝謂侍臣曰。古鐵券如何。趙鳳對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于是嗟數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

銘金鐘石矣。吏部郎中何澤奏流外官請不試書判之類從之。吐蕃遣使朝貢。戊戌。前安州節度副使范延榮並男皆斬于軍巡獄。為高行珪誣奏故也。十二月壬寅朔。詔真定府屬縣。宜準河中鳳翔例。升為次畿。真定縣升為次赤。甲辰。邠州節度使李敬周奏收下慶州刺史竇廷琬族誅。

舊五代史卷三十九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舊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唐明宗紀五契丹陷平州 案契丹陷平州歐陽史作了已通鑑不書日考平州自梁開平中劉守光以路契丹天成元年盧文進舉其地以歸于唐至三年復為遼人所取自是平州遂屬于遼宋人論石晉路遠故地兼及平州蓋未詳考今附錄于此

為左驍衛上將軍 案通鑑作左衛上將軍歐陽史從是書作左驍衛

己亥回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爾珊等貢獻 案李阿爾珊來貢歐陽史作戊戌

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 案遼史王都以定州來歸作三月事五代春秋及通鑑並從是書作四月

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配流永州續勅賜自盡 案歐陽史作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己未在壬戌前三日不應發配在後賜死轉在前也歐陽史疑訛

壬午幽州趙德鈞奏于府西邀殺契丹 案通鑑作八月壬戌趙德鈞邀擊契丹據是書八月係登酉朔不得有壬戌疑通鑑誤

邠州節度使李敬周 李敬周通鑑作李敬通是書前後並作敬周歐陽史亦作敬周疑通鑑傳刻之訛

以刺史竇廷琬拒命故也 案竇廷琬反通鑑從是書作十月歐陽史繫于十月以前與是書異

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 慕進歐陽史作慕晉

壬午房知溫奏荆南高季興卒 案高季興卒通鑑作十二月丙辰詳見通鑑考異

檢校太保張希崇為汝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汝州防禦使通鑑從是書作刺史

托諾巴摩哩舊作禿納慈梅老今改 伊塔雅遜舊作野利延孫今改 阿爾珊舊作阿山今改 託諾舊作禿奴今改 特里裘舊作惕隱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六

明宗紀六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勅及第附今年春榜戊子放元年應欠秋稅以左衛上將軍安崇阮為黔南節度使壬辰回鶻入朝使徵伯爾等五人各授懷化司戈放還以北京副留守馮贇為宣徽使判三司戊戌禁天下虛稱試攝衛西川孟知祥奏支屬刺史乞臣本道自署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既諾等二千餘人百寮稱賀已畢乃詔取今月二十四日車駕還東京辛亥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為鄆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滄州節度使李從敏為定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鄆州防禦使張虔釗為滄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兼侍中乙卯以樞密使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偽太子李繼陶已處置訖辛酉帝御咸安樓受定州俘誠百官就列宣露布于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于太社王都男四人第一人託諾父子二人並磔于市五代會要尚書兵部宣露布于樓前宣訖尚書刑部蕭希甫受之以出獻于郊社其侍即段文舉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大理卿王都男并蕃將等磔于開封橋時露布之文類制勅之體蓋執筆者誤頗為識者所嗤樞密使趙敬怡奉贈太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權知汴州軍州事甲子車駕發汴州丙寅至鄭州賜左僕射致仕鄭珏錢二十萬丁卯宰相崔協卒詔贈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奏至偃師縣奉迎時琪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庚午車駕至自汴州三月甲戌馮道進表乞命相丙戌詔皇城使李從瑩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從瑩帝之諸子也先是帝巡幸汴州留從瑩以警大內從瑩因遊會館園酒酣戲登御榻安重誨奏之故置于法馮壬辰

中書奏今後羣臣內有乞假親省者請量賜茶藥從之乙未以前鄆州節度使符習為汴州節度使丙申詔鄆州節度使符習為汴州節度使丙申詔鄆州節度使符習為汴州節度使免諸色學配以討王都之役有曉運之勞也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鑄錢壬寅重修廣壽殿成有司請以丹漆金碧飾之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但務宏壯不勞華侈湖南奏敗荆南賊軍于石首鎮詔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先是覺項諸蕃凡將到馬無驚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資所費不可勝紀計司以為耗蠹中華遂止之王子以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北京留守以河陽節度使趙延壽為宋州節度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康義誠為河陽節度使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遣紐赫美稜等復率其屬來朝貢稱取托諾等骸骨並斬于北市甲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丙辰諫議大夫致仕魏文宣公孔遵卒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帶中書直省吏歸藩並追迴壬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北面行營招討使鎮州節度使范延光加檢校太傅戊辰中書奏五月一日應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諸道進奉使請準貞元七年勅就位起居承為恆式從之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丙子以夔州節度使西方鄰卒駭朝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己卯以忠武軍節度使索自通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衛上將軍朱漢賓為潞州節度使乙酉以黔州節度使安崇阮為夔州節度使以左衛衛上將軍張溫為洋州節度使以黔州留後楊漢賓為本州節度使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丁亥以鳳州武興軍留後陳舉為武興軍節度使以新州威塞軍留後翟璋為威塞軍節度使壬辰以權知尚書右丞崔居儉為尚書右丞詔葺天下廨宇丙申襄州奏荆南高從誨乞歸順雲州奏契丹犯塞六月辛丑以左散騎常侍姚顛為兵部侍郎壬寅夔州節度使楊漢章移鎮雲州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欽州刺史張敬達為鳳州節度使癸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張遵誨行衛尉事充客省使國子博士田敏請葺四郊祠祭齋室丙午以

使李承約爲右驍衛上將軍。以雲州節度使張敬詢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癸卯。太常少卿蕭愿實授太子洗馬。奪緋。愿南郊行事。與祠官同飲。詰旦。猶醉不能行禮。爲御史所劾也。詔新授朔方節度使康福將兵萬人赴鎮。己酉。制復故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官爵。辛亥。升閬州爲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幸七星亭。丙辰。夏州進白鷹。重誨奏曰。夏州違詔進貢。臣已止約。帝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進焉。是日幸龍門。十一月丁卯。洛州水暴漲。壞居人垣舍。戊辰。以刑部侍郎張文寶爲右散騎常侍。己巳。以尙書右丞李光序爲刑部侍郎。癸酉。升曹州濟陰縣爲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溫陵所在故也。甲戌。奉國軍節度使王延稟加兼侍中。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請也。車駕出近郊。試夏州所進白鷹。戒左右勿令重誨知。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癸未。祕書少監于峒配振武長流百姓。永不齒任。爲宰臣趙鳳誣奏也。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五代會要監修趙鳳誣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緡錄十二月丁酉。靈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蟲兩族。三百餘帳。于方渠。獲牛羊三萬。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壬戌。中書奏今後宰臣致齋內。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遇國忌。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殺公事。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舊五代史卷四十

舊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唐明宗紀六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案宋史作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宜賜別勅及第。附今年春榜。案宋史云。特賜重子及第。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是書作天成四年春榜。與宋史異。

二月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案歐陽史作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與是書合。通鑑作癸丑。考癸丑非二月三日也。疑傳寫之誤。

禁鐵鑊錢。鐵鑊錢。通鑑作鐵鑊錢。考胡三省注云。馬殷得湖南。鑄鑊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疑原本鑊字誤。考冊府元龜亦作鐵鑊錢。今仍其舊。

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尙書平章事。案歐陽史本紀作端明殿學士尙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尙書同平章事。趙鳳傳作禮部侍郎。與本紀異。見吳棫蓀誤。

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案舊唐書哀帝紀云。中書奏少帝行事不合。辨宗考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博士呂明龜議引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之禮。請別立廟于園陵。故不稱景宗。非議其行事有失也。舊唐書誤。

丙辰。權知荆南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丙辰。通鑑作庚申。

使劉致。劉致。通鑑作韓致。

徽伯爾舊作掣。今改。托諾。舊作禿。今改。紐赫。舊作捺括。梅星。今改。郭濟。舊作骨。至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七

明宗紀七

長興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乙亥國子監請以監學生束脩及光學錢備監中修葺公用從之丙子帝謂宰臣曰時雪未降如何馮道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蒸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其夕右散騎常侍蕭希甫封狀申樞密稱得河運衙官狀告本都將校二十餘人欲謀不軌至旦追問無狀斬所告人是日幸至德宮辛卯中書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內留守詔以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二月戊戌幸稻田莊己亥黑水國主兀兒遣使貢方物翰林學士劉昫奏新學士入院舊試五題請今後傳試詩賦祇試麻制答書批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五代會要載劉昫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先試麻制各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並於當日呈納從前每遇召試多預出五題置令宿構其無黨授者即日起草早能成功今請權停時試有司奏皇帝致齋于明堂按舊服通天冠絳紗袍文武五品已上著袴褶近例祇著朝服從之乙巳中書奏皇帝朝獻太微宮太廟祭天地于園丘準禮例親王為亞獻行事受誓戒從之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壬子帝稍齋于明堂殿癸丑朝獻太微宮是日宿齋于太廟詰旦請行饗禮甲寅赴南郊齋宮是夜微雨三鼓後晴明如畫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園丘柴燎禮畢郊宮受賀是日御五鳳樓宣制改天成五年為長興元年大赦天下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屠牛官典犯賊傷行印信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天成四年終諸道所欠殘稅及場院欠折並特放免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並與改鄉名里號朝臣及蕃侯郡守亡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沾恩命者並與恩澤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祇許徵本已經兩倍者本利並放河陽管內人戶每畝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不徵諸道州府每畝先徵麩錢五文今特放二文云商州吏民以刺史郭知瓊善政聞詔褒之三月丁卯幸會節園遂幸河南府置武裝殺戮者賊二千人壬申鳳翔節度

使李從曠進封岐國公移鎮汴州甲戌延州節度使高允翰移鎮邢州丙子以宣徽使朱宏昭為鳳翔節度使潞州節度使朱漢賓加檢校太傅移鎮晉州徐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鄭州鄭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宰臣馮道率百寮拜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壬午許州節度使孔循移鎮滄州陝州節度使張廷明移鎮許州加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張虔劄移鎮徐州加檢校太保癸未詔貶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為鳳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坐輕告之罪也宰臣馮道等再請上尊號詔允之丙戌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為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左武衛上將軍劉彥璋為陝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為皇后仍令擇日冊命夏四月甲午朔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大典監有大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丁酉前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符習加太子太師致仕進封衛國公戊戌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進位檢校太尉封國公自是諸道節鎮皆次第加恩以郊禋豐慶澤故也己亥幸會節園壬寅以樞密使安重誨為留守太尉兼中書令使如故青州節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鎮潞州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奏臣今月五日聞馬于黃龍莊街內指揮使楊彥溫據城叛臣尋時詰問稱奉宣命胡三省通鑑注云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宣帖臣見在虞鄉縣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攻之仍授彥溫絳州刺史彥誘而擒之也詔從珂赴闕丁未以戶部尚書李鏘為兗州行軍司馬坐引淮南規人貽安重誨寶帶也戊申宰臣馮道加右僕射趙鳳加吏部尚書乙酉以左龍武統軍劉君鐸卒廢朝癸丑索自通藥彥稠等奏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稠等時議皆以為安重誨方弄國權從榮諸王敬事不暇獨忌從珂威名每于帝前屢言其短巧作窺圖冀能傾陷彥溫既誅從珂歸清化里第重誨謂馮道等曰藩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翼日道等奏合行朝典帝不悅趙鳳堅奏故事有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後數日帝于中興

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輪列帝默然，翼日重誨復自論奏，帝極旨以拒之。語在末帝紀中。帝又曰：卿欲如何制置？重誨曰：于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他私第閒坐，何煩奏也。乃止。以前邢州節度使檢校司徒李從溫為左武衛上將軍，丙辰，以西京留守檢校司徒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丁巳，雲州妻持襲契丹，獲頭口萬計。戊午，帝御文明殿受冊徽號。冊曰：維長興元年歲次庚寅四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馮道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集賢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趙鳳及文武百官特進太子少傅上柱國酒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臣李琪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言：臣聞天不稱高而體尊，地不矜厚而形大，厚無不載，高無不覆，四時行乎內，萬物生其間，縹緲之靈，叶帝王之運，日出而星辰自戩，龍飛而雷雨皆行，元氣和而天下和，庶事正而天下正，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時歷多艱，翊太祖以興邦，佐先皇而定難，拯嗣昭于器困，救德威于燕危，遏恩遠而全郡都，殊彥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業，由四征之功，洎纂鴻圖，每敷皇化，去內庫而省庖膳，出宮人而減伶官，輕寶玉之珍，卻鸞鷲之賈，淳風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極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後，時便有年，還荒旋斃，于戎王，重譯往來于櫺子，東巡而守殷禮，北討而王都殲，破契丹而燕趙無虞，控靈武而瓜沙並復，近以饗上元而薦太廟，就吉土而配昊天，輅已降而雨露，事欲行而月見，蟠柴禮畢，作解恩單，帝命咸均，人情普悅，非陛下有德，至聖至明，動不疑人，靜惟恭己，常教孝禮，每納忠言，則何以臨御五年，澄清四海，時久纏于災審，民隳見于和平，休徵備載于簡編，徽號過持于謙讓，三年不允，衆志皆堅，天不以上帝自崇，日不以大明自貴，于蒸民有惠，于元后同符，列聖皆然，舊章斯在今，以明庭百辟，列土諸侯，中外同辭，再三懇懇，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玉冊，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伏惟皇帝陛下體堯舜之至道，法日月之太虛，威于夷狄，恩及鱗魚，奉國者繼加榮寵，遠天者咸就誅鋤，典禮

當告成之後，夙夜思即位之初，千秋萬歲，永混車書，宰臣馮道之辭也。庚申，以左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為鄧州節度使，以右金吾上將軍符彥超為兗州節度使，以統衛上將軍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以閩州防禦使孫岳為鳳州節度使，詔改鳳翔管內應州為匡州，信州為晏州，改新州管內武州為穀州。五月乙丑，鄭州防禦使張進，副使成繼威，並停任，以監掠城中居人故也。丙寅，以少府監韋肅為洛州刺史，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為太傅致仕，建立素與安重誨不協，因其入朝，乃言建立自鎮歸朝，過鄴郡，日有扇搖之言，以是罪之，故令致仕。丁卯，以前興元節度使劉仲殷權知潞州軍州事。戊辰，以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卒，輟朝，有司上言皇后受冊內外命婦，並合奉賀，今未有命婦，準例上表稱賀，中書諸道節度使，但進表上言皇帝外，命婦上皇后賀，表進呈，乾無報，應皇親或有慶賀及起居章表，內中進呈後，祇宣示來使，並不合答復，從之。壬申，以權知昭義軍軍州事劉仲殷為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丁丑，帝臨軒命使冊淑妃曹氏為皇后，禮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及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別，凡上中官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尋常祇呼皇后，從之。癸未，太子少傅蕭瑄卒。廢朝。甲申，回鶻可汗仁噴遣使買方物。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為太常卿。壬辰，以前滑州節度使李從璋為右統衛上將軍。六月丁酉，以護駕馬軍都指揮使貴州刺史安從進為宣州節度使，充護駕馬軍都指揮使，以護駕步軍都指揮使澄州刺史藥彥稠為壽州節度使，兼護駕步軍都指揮使。甲辰，以皇城使安崇緒為河陽留後，重誨子也。鳳翔奏所管良邑三州，並無屬縣，請欲改為縣，從之。仍舊為軍鎮，前振武節度使安金全卒。壬子，中書門下奏詳覆到禮部，送今年及第進士李飛焚吉夏侯珠吳佃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望放及第，其虛價等七人及實貢鄭朴，望許令將來就試，知貢舉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從之。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厚移鎮鎮州，以左武衛上將軍李從溫為許州節度使。秋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衛上將軍判三司馮質為北京留守。太原尹己巳，以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卒，廢朝。甲戌，以

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若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貴為天子豈可自輕哉。帝敕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問道垂堂倚衡之義。道因注解以聞。帝深納之。己巳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贈太子少傅庚午應州節度使張敬達移雲州以捧聖都指揮使守恩州刺史沙彥詢為應州節度使以潁州團練使高行周為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壬申黔南節度使楊漢章棄城奔忠州為董璋所攻也乙亥制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削奪官爵以其同董璋叛也丙子以前同州節度使羅周敬為左監門上將軍丁丑故兵部侍郎許光義加贈禮部尚書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贊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餘人收復劍州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丙戌以給事中鄭韜光為左散騎常侍青州奏得登州狀契丹安巴堅男東丹王托雲越海來歸國契丹國志時東丹王失職怨望因率其部四十餘人越海歸唐十二月乙未荆南奏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薨廢朝三日庚子以前襄州節度使安元信為宋州節度使辛丑幸苑中丁未以二王後秘書丞襲鄰國公楊仁矩卒輟朝贈工部郎中庚戌湖南節度使馬希聲起復加兼中書令壬子以樞密院直學士戶部侍郎閻至為澤州刺史樞密院直學士戶部侍郎史圭為貝州刺史甲寅遣樞密使安重誨赴西面軍前時帝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潼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輓運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斗謂侍臣曰關西勞擾未有成功誰能辦吾事者朕須自行安重誨曰此臣之責也臣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翼日遂行甲寅故西川兵馬都監泗州防禦使李嚴贈太傅丙辰車駕收于西山臘也丁巳回鶻遣使來朝賈戊午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 考證

唐明宗紀七癸丑宗自通靈彥綱等處收復河中 案通鑑作辛亥宗自通靈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歐陽史亦作辛亥自通靈彥綱殺之較是書無詳審

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左宣徽使下 案宋史職官志三司使在宣徽使後蓋仍後唐之制

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 王傳拯歐陽史作傳極考是書列傳及通鑑並作傳拯疑歐陽史傳刻之訛

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迴奏董璋攻陷閬州 案董璋陷閬州通鑑作九月庚辰歐陽史作十月乙巳蓋以奏聞之日為據也

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贊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 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錄作今月十三日大軍進攻入劍門次十七日收下劍州是書統繫于十三日疑有舛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雲舊作突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 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明宗紀八

長興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儀乙丑詔曰故天策上將軍守太師尚書令楚國王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極無官可贈宜賜諡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禮葬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闕帝慰勞久之錫賚加等是日百寮稱賀丙子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丁丑東丹王托雲進本國印三紐庚辰以靜江軍節度使馬賓卒廢朝追贈尚書令丙戌荆南節度使高從誨落起復加兼中書令二月己丑朔以宋州節度使趙延壽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癸巳詔貢院舊以例夜試進士今後晝試排門齊入即日試畢丁酉幸至德宮又幸安元信東丹王托雲之第辛丑以鴻臚卿致仕賈觀卒廢朝以樞密院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重誨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進封沂國公己酉以右威衛上將軍陳暉為洋州節度使詔諸府少尹上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賓職國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凡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癸丑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移鎮徐州詔禁天下不得開發無主墳墓三月辛酉詔渤海國人皇王托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充懷化軍節度瑞鎮等州觀察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校各授懷化歸德將軍中郎將先于定州擒獲蕃將特哩袁宜賜姓狄名懷惠扎古宜賜姓列名知恩並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錫里扎拉宜賜姓原名知感裕勒古宜賜姓服名懷造奚王副使格斯齊宜賜姓乙名懷宥三人並授檢校太子賓客甲子以前鴻臚卿王瓊為太僕卿丙寅以皇子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從珂自河中失守歸清化里第至是安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因有是命壬申以滄州節度使孔循卒廢朝乙亥以西京留守權知興元軍府事王思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庚辰以少府監孫

延祚為殿中監以前雲州節度使楊漢章為安州節度使乙酉太師致仕錢鏐復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以其子兩浙節度使元璵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夏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進位淑妃詔錢鏐依舊賜不名誅內官安希倫以其受安重誨密指令于內中伺帝起居故也丁酉幸會節園宴羣臣因幸河南府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斂為地圖又禁人毀廢所在碑碣恐名賢遺行失所考也戊戌詔今年四月禘饗太廟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並配饗莊宗廟庭己亥以前徐州節度使張虔釗為鳳翔節度使癸卯以汴州節度副使葉縱之為戶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諧為將作監甲辰以宣徽北院使左衛上將軍趙延壽為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巳離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秦州帝幸龍門佛寺祈雨己酉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以前鳳翔節度使朱宏昭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壬子以兵部尚書盧質為河陽節度使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沒于王事廢朝詔曰久饑時雨深疚予心宜委諸州府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冤濫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書張延朗為兗州節度使辛酉詔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殺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殺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舊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悅上言請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從之丁卯詔諸州府城郭內依舊禁麴其麴官中自造減舊價之半貨賣應田畝上所徵麴錢並放鄉村人戶一任私造時甚便之戊辰中書奏應朝臣丁憂者望加頒賚從之丁丑以秘書監劉岳為太常卿己卯以武德使孟漢傑為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充宣徽北院使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甲申以權知朔州軍州事守承州刺史馬希範為洪州節度使檢校太師以權知桂州軍府事富州刺史馬希壽為鄂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乙

西以左金吾大將軍譚文為晉州留後。補臚柳齊郎文書實與同姓人柳居則伏罪。大理寺斷當大辟。緣經赦減死。遂奪見任官。終身不齒。詔應見任前資守選官等。所有本朝及梁朝出身歷任告身。並仰送納。委所在磨勘。換給公憑。只以中興已來。官告及近受文書敘理。其諸色蔭補子孫。如非虛假。不計庶嫡。並宜敘錄。如實無子孫。別立人繼嗣。已補得身名者。只許敘蔭一人。其不合敘使文書。限百日內焚毀須絕。此後更敢將合焚文書。舉選求仕。其所犯之人。並傳者。並當極法。應合得資蔭出身人。並須依格依令施行。閏月庚寅。制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重誨。可太子太師致仕。是日重誨男崇緒等。潛歸河中。以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為兵部侍郎。夔州節度使安崇阮棄城歸闕。待罪于閣門。詔釋之。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壬辰。陝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河中。癸丑。升盧州為昭順軍。甲午。以衡州刺史姚彥章為昭順軍節度使。丁酉。安重誨妻男崇贊崇緒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闕。崇緒至陝州。詔令下獄。己亥。詔安重誨官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並賜死。其餘親不問。壬寅。以尙書左丞崔居儉為工部尙書。以吏部侍郎王權為尙書左丞。丙午。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宣州節度使安從進為陝州節度使。丁未。以前中書舍人楊凝式為左散騎常侍。戊申。以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為新州節度使。己酉。以右領軍上將軍李肅為左金吾大將軍。壬子。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為邠州節度使。癸丑。以邠州節度使劉行琮卒。廢朝。贈太傅。詔有司及天下州縣。于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于廳壁。令其遵行。六月丁巳朔。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乙丑。以皇子左衛大將軍從珂。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庚午。以邠州節度使張溫為右龍武統軍。甲戌。以魏徵入代孫紹為安定縣主簿。乙亥。以鎮州節度使宋王從厚為興唐尹。以石敬瑭為河陽天雄軍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河陽節度使。依前大軍諸衛副使。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食下不迫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乙卯。定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州節度使。盧質為滄州節度使。庚辰。皇孫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勳員外郎。重真已下六人。

並授同正將軍。及檢校官。壬午。以前秦州節度使李德珣為定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太原地震。詔天下州府斷獄。先于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勅。然後區分。乙酉。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為羽林統軍。詔止絕諸射。保省店宅莊園。秋七月庚寅。以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登州刺史張從實為壽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壬辰。福建王延鈞上言。境廟七所。乞封王號。勅如諸史傳有各。宜封為閩越宮義王。其餘任自于境內祭享。乙未。詔諸道奏薦州縣官使相。先許一年薦三人。今許薦五人。不帶使相。先許薦二人。今許薦三人。直屬京防禦團練使。先許薦一人。今許薦二人。詔應州縣官內有曾在朝行及曾任幕府。罷任後。準前資朝官。資從別處分。其帶省銜。并內供奉。裏行及諸已出選門者。或降授令錄。罷任日。並依出選門例處分。便與除官。更不在赴常調。州縣官其間。書得十六考者。準格敘加。朝散階。亦準出選門例處分。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已前麴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甲辰。前晉州節度使朱漢賓授太子少保致仕。庚戌。大理正劇可久。責授登州司戶。刑部員外郎裴選。責授衛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贊。各降一官。罰一季俸。坐斷罪失入也。八月丙寅。詔天下州府商稅務。並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勾當納官。以故鎮州節度使趙王王鎔男昭誨為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賜紫金魚袋。繼絕也。辛丑。升虔州為昭信軍。癸亥。以太常少卿盧文紀為秘書監。以秘書監馬縝為太子賓客。左監門上將軍羅周敬為右領軍上將軍。前懷州刺史婁繼英為左監門上將軍。乙丑。詔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仍于諸道贓罰錢內。每月支錢一百貫。文賜刑部大理兩司。其刑部于所賜錢三分與一分。丙寅。以武平軍節度使馬希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軍節度使。詔百官職吏。應選授外官者。考滿日。並委本州申奏。追還本司。依舊職行公事。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皆上章求歸鄉里。詔內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辛未。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劉昫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以左拾遺直樞密院李崧充樞密直學士。壬申。以

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潞州節度使。癸酉，詔文武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若有封事，許非時上表。朔望入閣，待制候對。一依舊制。乙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竇夢徵卒。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爲兵部尚書。己卯，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壬午，詔應有朝臣藩侯郡守，凡欲營葬，未嘗封贈，許追封贈。禮部尚書致仕李德休卒。九月丙戌，以前兗州節度使符彥超爲左龍武統軍。己亥，懷化軍節度使東丹慕華賜姓李，名贊華。改封龍西縣開國公。應有先配諸軍契丹，並賜姓名。詔天下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各招浮客，不得留占屬縣編戶。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壬寅，以中書舍人封翹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盧澹爲戶部侍郎。癸卯，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移鎮河東。詔天下州縣官不得與部內富民于公廳同坐。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冬十月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馮贊爲許州節度使。辛酉，左補闕李詳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請遣使臣往彼慰撫，察問疾苦，祭祀山川。從之。先是太原留後密奏無敢言者，及詳有是奏，帝甚嘉之。改賜章服。丙寅，詔應在朝臣寮藩侯郡守，準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便于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封妻蔭子，準格合得者，亦與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贈敘封者，並與施行。其補蔭據資蔭合得者，先受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次第施行。從之。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賀。丁酉，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張礪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以汝州防禦使張希崇爲豐州兩使留後。庚子，以左威衛上將軍華溫琪爲華州節度使。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奏，誅建州節度使王延稟，及其子繼雄。王寅，詔今後諸道兩使判官罷任一年，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巡軍判官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職次云。以御史中丞劉贊爲刑部侍郎。以鳳州節度使孫岳充西面閣道使。壬子，鄆州奏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癸丑，以給事中崔衍爲御史中丞。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于夏秋田畝上，每畝輸農器錢一錢五分。乙卯，敕于西郊丁巳，以彰武軍節度使劉訓卒。廢朝。庚午，以前利州

節度使康恩立爲陝州節度使。秦州地震。丁丑，詔三司所過西川兵士家屬，常令贍給。

舊五代史卷四十二

舊五代史 卷四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唐明宗紀八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關 案托雲歸唐五代春秋作二年正月蓋以到關之日爲據歐陽史作四年十一月丙戌蓋以奏聞之日爲據

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 沙州原本作汝州今據通鑑改正

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沒于王事廢朝 案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歐陽史作四月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蓋歐陽史以奏聞之日爲陷城之月也

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 案歐陽史作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與是書作壬子異

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並賜死 案重誨見殺是書作閏月己亥歐陽史作閏五月丁酉五代春秋作五月

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 漢賓原本作漢章考上文有雲州節度使楊漢章不應黔州節度使與之同名今據通鑑改正

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 辛亥歐陽史作丁亥通鑑從是書

扎雲舊作突欲今改 特哩麥舊作楊麗今改 扎古舊作則骨今改 錫里扎拉舊作舍利則刺今改 裕勒古舊作械骨今改 格斯齊舊作場失乾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九

明宗紀九

長興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丁亥陝州節度使安從進移鎮延州己丑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率步騎七千往方渠討兗項之叛者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呂夢奇為戶部侍郎辛卯以前彰國軍留後孫漢韶為利州節度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兼步軍都指揮使庚子契丹遣使朝貢辛丑秦王從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戊申詔選人文解不合式據罪在發解官吏舉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中書門下奏請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諸親王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從之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大理正張居球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二月乙卯制晉國夫人夏氏追冊為皇后丙辰幸龍門詔故皇城使李從璨可贈太保詔出選門官罷任後周年方許擬議自于所司投狀磨勘送中書又詔罷城南稻田務以其所費多而所收少欲復其水利資于民間礙禮故也秦州秦州界三縣之外別有一十一鎮人戶係鎮將徵科欲隨其便宜復置隴城天水二縣以隸之詔從之甲子幸至德宮以右衛大將軍高居貞為右監門衛上將軍庚午以前華州節度使李從昶為左驍衛大將軍以前夔州節度使安崇阮為右驍衛大將軍以前新州節度使程璋為右領軍上將軍以右領軍上將軍羅周敬為右威衛上將軍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二月中外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

舊五代史 卷四十三 本紀

此事與唐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鈞書五經仿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為監中刻書之始此則始有監中刻書之始益州始有監中刻書之始益州始有監中刻書之始也則始有監中刻書之始也則始有監中刻書之始五經之流又有字書小字率離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體五經之流又有字書小字率離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體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亦謂板印書始於唐末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亦謂板印書始於唐末也當自後漢魏晉之際經籍漸多而板印書始於唐末也當自後漢魏晉之際經籍漸多而板印書始於唐末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而甲戌靈武奏都指揮使許審環等謀亂伏誅彥稠奏誅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追襲叛黨獲大首領六人諸羌二千餘人率畜數千及先劫掠到回鶻物貨詔彥稠軍士所獲並令自收勿得箕斂己卯以前河中節度使索自通為鄜州節度使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契丹地圖詔司天臺除密奏留中外應奏曆象雲物水旱及十曜細行諸州災祥一一並報史館以備編修壬午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鞍為党項所掠至是得之以獻帝曰先詔所獲令軍士自收今何進也令彥稠欲與獲者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靈武軍將裴昭隱等二人與進奏官阮順之隱官馬一匹有司論罪合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殺三人命答而釋之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楊廣城內掘得宿藏玉四圍進納賜可洪二百緡絹二百匹庚子以前鄜州節度使孫璋卒廢朝癸卯帝顧謂宰臣曰春兩稍多久未晴曠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珍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于聖政也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庚戌帝觀稼于近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耕者帝閱之賜耕牛三頭高麗國遣使朝貢以右領軍上將軍羅璋為右羽林統軍以前安州留後周知裕為左神武統軍夏四月甲寅詔諸道節度使未帶使相及防禦團練使刺史班位居校官高者為上加檢校官同以先授者為上前實在見任之下新羅王金遵遣使貢方物戊午中書奏準勅重定三京諸州府地望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為上今都洛陽請以河南道為上關內道為第二河東道為第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為首河中成都江陵與元為次中與初升魏州為與唐府鎮州為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為七州餘依舊制又天下舊有八

大都督府以靈州為首陝西魏揚揚鎮徐為次其魏鎮已升為七府兼具員內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為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為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陝為首餘依舊制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為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今具見在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為定從之契丹累遣使求歸扎拉特哩衰等幽州趙德鈞奏請不俞九帝顧問侍臣亦以為不可與帝意欲歸之會翼州刺史楊禮罷郡至關帝問其事奏曰此輩來援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赦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向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為患深矣帝然之既而遣哲爾格錫里隨使歸蕃不欲全拒其請也詔贈皇后曾氏曾祖父母已下為太傅太尉太師國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母已下為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國夫人王戎前樞密使驃騎大將軍馬紹宏辛亥以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為滑州節度使初帝欲以贊華為藩鎮范延光等奏以為不可帝曰吾與其先人約為兄弟故贊華來附吾老矣僕後世有守文之主則此輩招之亦不來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議甲子以太子賓客蕭選為戶部尚書致仕乙丑以天雄軍節度使宋王從厚兼中書令辛未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中書令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詔禁網羅彈射弋獵丁亥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為右贊善大夫仍襲封鄴國公食邑二千戶丁酉以太子太師致仕孔勣卒廢朝與元奏東西兩川各舉兵相持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驍邱令襲文宣公戊申襄州奏漢江大漲水入州城壞民廬舍樞密使奏近知兩川交惡如令一賊兼有兩川撫眾守險恐難討除欲令王思同以興元之師伺便進取詔從之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騰千石畫圖以獻甲寅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為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丁巳衛州奏河水壞隄東北流入御河戊午荆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得部下人二十餘走入東川城尋為前陵州刺史王暉所殺孟知祥已入梓州辛酉范廷光奏曰孟知祥兼有兩川彼之軍眾皆我之將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勢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撫彼亦無由草面帝曰知祥

子故人也以賊臣間諜故茲阻隔今因而撫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瓌使西川賈詔以賜知祥詔以霖雨積旬久未晴霽京城諸司繫囚並宜釋放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參兩日洛水漲泛二丈廬舍居民有溺死者以前漢州刺史武廷翰為右領軍上將軍前階州刺史王宏贊為左千牛上將軍金徐安類等州大水鎮州旱詔應水旱州郡各遣使人存問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廢朝三日丙戌詔賜諸軍救接錢有差戊子正衙命使冊高麗國王王建豐武委夏州界党項七百騎侵擾當遣出師擊破之生擒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己丑兩浙節度使錢元瓘起復加守尚書令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加兼中書令秦鳳充宋毫類鄧大水漂邑屋損苗稼夔州赤甲山崩壬辰以前太僕卿鄭績為鴻臚卿以前兗州行軍司馬李鐸為戶部尚書乙未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絹表云吳越王錢鏐乞封臣為吳越王湖南馬殷官是尚書令殷勳請授臣尚書令不報戊戌太子賓客李光憲以禮部尚書致仕己亥以前靈武節度使康福為涇州節度使幽州衙將潘臬上言知故使劉仁恭于大安山藏錢之所樞密院差人監往發之竟無所得以皇子西京留守京兆尹從珂為鳳翔節度使廢鳳州武興軍節制為防禦使并所管與文二州並依舊隸與元府丁未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節度使詔諸州府遣水人戶各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八月辛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以利州節度孫漢韶兼西面行營招討使甲寅以前樞武節度使張萬進為鄧州節度使己未以鄆州節度使房知溫兼中書令移鎮青州丙寅以宰臣李愚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己卯吐蕃遣使朝貢九月壬午以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馬希範為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甲申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高從誨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壬辰供奉官李瓌自西川迴節度使孟知祥附表陳敘隔絕之由並進物先賜金器等瓌知祥甥也母在蜀故令瓌往焉瓌至蜀具述朝廷厚待之意知祥稱藩如初奏福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又奏五月三日大破東川董璋之衆于漢州收下東

舊五代史 卷四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唐明宗紀九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 邠州歐陽史作靜離軍

藥彥稠妻妹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 白魚谷歐陽史作牛兒谷

戊午荆南妻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 案通鑑

孟知祥克東川在五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俱作六月蓋以薛史妻聞之日為

據

供奉官李瓊 李瓊通鑑作李存瓊唐人避莊宗諱故去存字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尙父吳越王錢鏐薨慶朝三日 案五代春

秋七月吳王錢鏐薨蓋繼以薛史慶朝之日為據也通鑑作三月庚戌與九

國志異

丙戌詔賜諸軍救接錢有差 案救接錢疑有舛誤考冊府元龜亦作救接今

仍其舊

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慶朝 案通鑑馬希聲卒在七月辛卯五代春

秋從是書作八月

扎拉特哩表舊作則刺楊隱今改 哲爾格錫里舊作則骨舍利今改 納喇

泊舊作捺刺泊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

明宗紀十

長興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日雪盈尺戊子奉
 王從榮加守尚書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
 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甲午正衙命使冊故福慶長公主孟
 氏為晉國雍順長公主遣太常卿崔居儉赴西川行冊禮突厥內附庚子以前
 河東節度使李從溫為鄆州節度使二月癸丑朔帝于便殿閱苑廷光內外見
 管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數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
 馬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吾老
 矣馬將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試計一騎士之費可購步軍
 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臣恐日久難繼帝曰誠
 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五代會要上開見管馬數極使苑廷光奏
 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道
 審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餽傳之費中估以四十五貫以巨計之國力十
 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凋朝廷非所利上書之十月放沿邊諸鎮或有蓄
 部賣馬可擇其更
 社給委其數以聞丁巳以虔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希振為洪州節度
 使以鄂州節度使馬希廣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節度使以廬州節度
 使兼武安軍副使姚彥章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靜江節度副使馬希範為
 鄂州節度使故潯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康君立贈太傅己未宋州節度使安元
 信加兼侍中濮州進重修河堤圖沿河地名歷歷可數帝覽之愀然曰吾佐先
 朝定天下于此隄塹間大小數百戰又指一邱曰此吾擢甲臺也時事如昨奄
 忽一紀令人悲歎耳癸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為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封
 蜀王三司奏當省有諸道鹽鐵轉運使衙職員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
 前虞候子弟今欲列為三司職名從之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為兵部侍郎以
 右諫議大夫龍敏為御史中丞三月己卯幸龍門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妻夏州
 節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起自稱留後甲申鎮州奏行軍司馬趙環節度判官

陸院元從押衙高知柔等並棄市坐受賂枉法殺人節度使李從敏前一季
 俸乙酉以西川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夏為檢校太保黔南
 節度使以西川節度馬步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為檢校
 太傅遠州節度使以西川左廂馬步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
 為檢校太保閬州節度使以西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兵馬留後張
 知業為檢校司徒夔州節度使以西川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兵馬留
 後李肇為檢校太保利州節度使從孟知祥之請也丙戌賜宰相李愚絹百匹
 錢十萬饋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帝令近臣程光祿宣問所居寢室蕭然四壁
 病榻散而己光祿具言其事故有是賜戊子以延州節度使安從進為夏州
 留後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為延州留後仍命邠州節度使藥
 彥稠官苑使安重益帥師接送從進赴鎮以左衛上將軍盧文進為澶州節度
 使以右龍武統軍張溫為雲州節度使庚寅以鳳翔行軍司馬李彥珍為鹽州
 防禦使時苑廷光等奏請因夏州之師制置鹽州故有是命癸巳以右威衛上
 將軍安重霸為同州節度使己亥以左龍武統軍符彥超為安州節度使詔除
 放京北秦岐邠涇延慶同華興元十州長興元年二年係欠夏秋稅物及營田
 莊宅務課利以其會軍運供軍糧料也甲辰故晉國夫人夏氏追冊皇后有司
 上禮曰昭懿從之夏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
 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閣門使蘇繼頤齎詔促彝超赴任癸丑以刑部侍郎
 劉贊為秘書監秦王傳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為秦王傳前
 述為秦王府記蓋秦王傳時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上願問甲寅前鄆州節度
 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置師傅自選攝乃降是命甲寅前鄆州節度
 使梁漢顯以太子少師致仕太子賓客裴緯以兵部尚書致仕戊午追冊昭宗
 皇后何氏為宣穆皇后附葬太廟百寮進名奉獻曆朝三日己巳以左散騎常
 侍任贊為戶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葉縱之為曹州刺史癸酉延州奏蕃部劫掠
 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虜關兵士退守全明鎮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戊
 寅皇子鳳翔節度使從珂封王新授戶部侍郎任贊改刑部侍郎贊訴以所
 授官是丁憂關故改焉皇子從益封許王鄆州節度使李從溫封克王河中節

度使李從璋封洋王。鎮州節度使李從敏封涇王。甲申。帝避暑于九曲池。既而登樓。風毒暴作。聖體不豫。翼日而愈。北齊瑒書上聖體不和。謂之風毒。謂之風毒。謂之風毒。謂之風毒。丙戌。契丹遣使朝貢。丁酉。安從進奏大軍已至夏州。攻城。以其不受命也。庚子。以豐武留後張希崇為本州節度使。辛丑。故夏州節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號王。壬寅。以前晉州留後薄文為本州節度使。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寮率臣馮道等拜章請于尊號內加廣運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詔允之。詔宮西新園。宜名永芳園。其間新殿。宜名和慶殿。丙辰。秦王從榮加食邑至萬戶。實封二千戶。丁巳。以右驍衛上將軍李從昶為左龍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高允韜為右龍武統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羅周敬為左羽林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為金州刺史。戊午。宋王從厚加食邑至萬戶。實封一千戶。壬戌。以前涇州節度使李金全為滄州節度使。癸亥。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詳定大中統類。甲子。第十四女封壽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樂公主。戊辰。以前利州節度使孫漢韶為洋州節度使。壬申。承軍節度使容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馮存加食邑。實封甲戌。帝復不豫。秋七月丁丑。以著作佐郎尹拙為左拾遺直史館。國朝舊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館。今用諫官自拙始。從監修李愚奏也。己卯。東岳三郎神贈威雄大將軍。初。帝不豫。前滑州刺史劉遂清薦泰山僧一人。云善醫。及召見。乃庸僧耳。問方藥。僧曰。不工醫。書于泰山中。親觀。神謂僧曰。吾第三子。威靈可愛。而未有爵秩。師為我請之。宮中神其事。故有是命。識者嫉遂清之妖佞焉。詔應臺官出行。須令人詞引。使軍巡職掌等規避。壬午。詔安從進班師。時王師攻夏州無功。故也。乙酉。以許州節度使孟鶴奉。廢朝。贈太傅。詔賜在京諸軍將校。優給有差。時帝疾未瘳。軍士有流言。故也。丁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傅守中書令錢元璿封吳王。八月戊申。帝被宸冕。御明堂殿。受冊徽號曰聖明神武廣運法天功德孝皇帝。禮畢。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己酉。賜侍衛諸軍優給有差。時月內再有頒給。自茲府藏無餘積矣。辛亥。以晉州節度使薄文卒。廢朝。丁巳。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為許州節度使。戊午。以秘書監高幹卒。廢朝。辛酉。以太子太師致仕。

符習卒。廢朝。贈太師。辛未。秦王從榮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萬戶。實封三千戶。以右羽林統軍翟璋為晉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馬備為戶部侍郎。壬申。幸至德宮。九月甲戌。以戶部尚書李璠為兵部尚書。以前戶部尚書韓彥輝為戶部尚書。丙子。幸至德宮。戊寅。樞密使范廷光趨延壽。並加兼侍中。依前充使。中書奏元帥儀注。諸道節度使以下帶兵權者。階下具軍禮參見。其帶使相者。初見亦展一度公禮。天下軍務公事。元帥府行帖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公牒往來。其官屬軍職。委元帥府奏請。從之。癸未。以兵部侍郎盧詹為吏部侍郎。丙戌。宰臣馮道加左僕射。李愚加吏部尚書。劉昫加刑部尚書。戊子。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虔。並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質。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書門下同二品。充三司使。黃亡父名章。故改平章事。為同二品。壬戌。承軍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與平公主趙氏。進封齊國公主。皇孫重光重哲。並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子也。前洋州節度使梁漢。顯以太子少傅致仕。丁酉。以右龍武統軍高允韜為滑州節度使。以韶州刺史檢校司空王萬榮為華州節度使。萬榮。王妃之父也。戊戌。以樞密使趙延壽為汴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朱宏昭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時范廷光趨延壽。相繼辭退。樞密務。及朱宏昭有樞密之命。又面辭。帝叱之曰。爾輩皆欲離朕左右。怕在眼前。素養爾輩。將何用也。宏昭退謝。不復敢言。吏部侍郎張文寶卒。庚子。清海軍節度使錢元璿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錢元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以前滑州節度使李贊華。遙領虔州節度使。辛丑。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五代會要。秦王從榮。兼中書令。與宰相。等威。合與班位。宜在宰臣之上。壬寅。以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易州刺史楊權為振武軍節度使。冬十月丙午。以前同州節度使趙在禮為襄州節度使。丁未。以前滑州節度使張敬詢卒。廢朝。以刑部侍郎任贊為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戊午。以前鳳翔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庚申。以樞密使范廷光為鎮州節度使。以三司使馮質為樞密使。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李承約為左龍武統軍。以

前威塞軍節度使王景戡為右龍武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安崇阮為左神武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為右神武統軍壬戌以權知夏州事檢校司空李彝超為夏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丙寅詔在朝文武臣寮並與加恩以受冊尊號也戊辰以前安州節度使楊漢章為兗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敬達為徐州節度使庚午以前兗州節度使張延朗為秦州節度使壬申秦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宋州十一月丙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盧質為右僕射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為昭化軍升洪州為保順軍辛巳以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鮑君福為保順軍節度使洪州等州觀察等使以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為昭化軍節度使懷遠司等州觀察使乙酉以前汴州節度使李從曠為鄆州節度使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溫為定州節度使丙戌新授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準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只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寮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費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職前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戊子帝不豫己丑大漸自廣壽殿移居雍和殿是夜四鼓後帝自御榻蹶然而興顧謂知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數片便溺升餘六宮皆至慶躍而奏曰官家今日實還魂也因進粥一器侍醫進湯膳至曙帝小康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于天津橋內出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悲駭幾落御榻氣絕而蘇者再繇是不豫有加癸巳馮道率百寮見帝于雍和殿帝兩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慚見卿等百寮皆泣下露襟甲午賜宰臣樞密使御衣玉帶康義誠已下錦帛鞍馬有差遣宣徽使孟漢瓊召宋王于鄴都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為亂兵所害廢朝丁酉勅秦王府官屬除諸議參軍高登已處斬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配武州秘書監兼秦王傅劉贊配嵐州河南少尹劉陟配均州並為長流百姓縱途恩赦不在放還河南少尹李堯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翺配單州秦王友蘇瓚配萊州記室參軍魚崇遠配慶州河南府推官王說配贛州並為長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暉六軍巡官董奇張九思河南府巡官張抗李

潮江文蔚並勅歸田里應長流人並除名六軍判官殿中監王居敏授復州司馬六軍推官郭駿實授坊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時宰相樞密使共議任贊等已下罪馮道等曰任贊前在班行比與從榮無舊除官未及月餘便逢此禍王居敏司徒詡疾病請假將近半年近日之事計不同謀從榮所款昵者高鞏劉陟王說三人昨從榮稱兵指關之際沿路只與劉陟高鞏並轉耳語至天津橋南指日影謂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誅王居敏矣則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從坐朱宏昭意欲盡誅任贊已下馮質力爭之乃已戊戌帝崩于大內之雍和殿壽六十七十二月癸卯朔遷梓宮于二儀殿宋王從厚自鄴都至是日發哀百寮縞素于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劉昫宣讀制宋王從厚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以日易月一如舊制云明年四月太常卿盧文紀上讀禮曰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宰臣馮道議請改聖智仁德四字為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宰臣劉昫撰謚冊文宰臣李愚撰哀冊文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徽陵史補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餉時主者以車駕臨得其所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見今輕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憐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倉使慮謂之氣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善人也遇亂世為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頂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與國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祖為小康

史臣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儻使重誨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啓誦之賢則宗祧未至于危亡載祀或期于綿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遽泯丞嘗良可深歎矣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

舊五代史 卷四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考證

唐明宗紀十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

陽史劉昫傳作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本紀繫年先後互異見吳鎮纂誤

二月癸丑朔 案上文正月為戊寅朔則二月不得為癸丑朔原文疑有舛誤

帝于便殿問范延光內外見管馬數 案錦繡萬花谷引薛史作范延慶疑傳

寫之訛

以刑部侍郎劉贊為秘書監 刑部侍郎通鑑作兵部侍郎歐陽史從是書

以著作佐郎尹拙為左拾遺直史館 案五代會要尹拙為左拾遺王慎徽為

右拾遺並直史館是書闕載王慎徽

戊子帝不豫 案歐陽史本紀十月壬申幸上和事得疾家人傳十一月戊子

曹明宗幸宮西上和事得傷寒疾紀傳互異見吳鎮纂誤

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障于天津橋內出禁軍拒

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通鑑 案五代春秋作壬午誅從榮蓋傳寫之訛歐陽

史及通鑑並從是書作壬辰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一

閔帝紀

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歲在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帝于晉陽舊第，帝嘗戲好讀春秋，略通大義。貌類明宗，尤鍾愛。天成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授汴州節度使。四年，移鎮河東。長興元年，改授鎮州節度使，尋封宋王。二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移鎮鄴都。三年，加中書令。秦王從榮，帝同母兄也，以帝有德望，深所猜忌。帝在鄴宮，恆憂其禍，然善于承順，竟免閹隙。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誅，翼日，明宗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二十六日，明宗崩，二十九日，帝至自鄴。十一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帝于柩前即位。丁未，羣臣上表請聽政，表再上，詔允。己酉，中外將士給賜有差，庚戌，帝絞服見羣臣于廣壽門之東廡下，宰臣馮道進曰：陛下久居哀毀，臣等咸願一覩聖顏。朱宏昭前舉帽，羣臣再拜而退。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以前鎮州節度使，授王從敏權知河南府事，尋以盧質代之。乙卯，賜司儀康氏死，事連王氏也。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洸為諫議大夫，掌書記趙象為起居郎，元從都押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丁巳，以左僕射平章事馮道為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輝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鏞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為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郝瓊為右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祿卿充三司副使。王致為三司使，癸亥，故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充三司使，孫岳贈太尉，齊國公丁卯，帝釋縲服，羣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于此物無愛，除賓友之會，不近罇壺，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命徹之。

舊五代史 卷四十五 本紀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廣壽殿視朝，百寮詣閣門奉慰，時議者云：月首以常服臨，不視朝可也。乙亥，契丹遣使朝貢。通史太宗紀：天顯九年閏月戊午，遣使來告，哀節日遣使祭。丁丑，以太常卿崔居儉為秘書監，以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仗衛如儀，宮懸樂作，羣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為應順元年。時議者以梓宮在殯，宮懸樂作，非禮也。懸而不作可也。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故可汗仁裕遣遺留馬，是日，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馬衣帶，分賜諸位。庚辰，宰臣馮道加司空，李愚加右僕射，劉昫加吏部尚書，餘並如故。壬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甲申，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軍節度使安彥威為河中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軍節度使張從賓為涇州節度使，並加檢校太傅，以韓進左右廂都指揮使，欽州刺史朱洪實為寧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殿衛左右廂都指揮使，蔚州刺史皇甫過為中正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宏昭，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馮道，並加兼中書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寧等軍蕃漢馬步總管石敬瑭加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趙德鈞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樞密使馮道奏堅議中書令，制改兼侍中。封鄆國公。庚寅，鳳翔節度使羅王從珂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房知溫加檢校太師。辛卯，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李燁為工部尚書，以秘書監盧文紀為太常卿。充山陵禮儀使。壬辰，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高從誨封南平王。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馬希範封楚王。甲午，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吳王錢元璠進封吳越王。前洛州團練使皇甫立加檢校太保，充鄆州節度使。前彰義軍節度使康福加檢校太傅，充鄆州節度使。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蜀王孟知祥加檢校太師，制下知祥辭不受命。丙申，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苑廷光，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趙延壽，並加檢校太師。戊戌，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虔劍，襄州節度

使趙在禮，並加檢校太尉。辛丑，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楊檀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充北面馬軍都指揮使。閏月壬寅朔，羣臣赴西宮臨，癸卯，御文明殿入閣，以前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盧質為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諫議大夫唐納、膳部郎中知制誥陳義並為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通鑑納從帝歷三鎮在唐府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滿皆斥逐之納性宣徽南院使廷諫朱滿恐帝怒有時而發乃引納于密近以其黨陳又監之驃騎大將軍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孟漢瓊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臣。丙午，正衙命使冊皇太后曹氏。戊申，以前雄武軍節度使劉仲殷為右衛上將軍，邢州節度使趙鳳加爵邑。自是諸藩鎮文武臣寮皆次第加恩，帝嗣位覃恩澤也。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悅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給事中張鵬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龍敏為兵部侍郎，以太僕少卿竇維為大理卿，甲寅，正衙命使冊皇太妃王氏。集賢院上言：準敕書修創凌烟閣，尋奉詔開閣高下等級，謹按凌烟閣都長安時，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圖畫功臣題贊。自西京板蕩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並已淪喪。集賢院所管寫真官畫真官人數不少，都洛後廢職，今將起閣，望先定佐命功臣人數，請下翰林院預令寫真本，及下將作監與功次序間架修建，乃詔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真官畫真官各一員，餘依所奏。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節度使符彥超為部曲王希全所害。廢朝一日。戊午，以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高行周為彰武節度，辛酉，以前鄆州開使范政為少府監，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禽自空中而墜，彙于御前，是日大風晦冥。二月乙亥，以前鎮州節度使廕王從敏為宋州節度使。己卯，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敬周為安州節度使。是日，宣授鳳翔節度使，王從珂為權北京留守，以北京留守石敬瑭權知鎮州軍州事。以鎮州苑苑尤權知鄆州留守事。以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軍府事。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恩同奏鳳翔節度使王從珂拒命，丁酉，王恩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福為副都署。以河中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兵馬都監。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珣為權北

京留守，山陵使僕從親御札，皇帝親率靈駕至園陵，伏見累朝故事，人君無親送葬之儀，請車駕不行，不從。乙未，樞密使馮贇起復視事，時贇丁母憂也。己亥，以司農卿張鐔為殿中監，庚子，殿直楚匡祚上言：監取亳州團練使李重吉至宋州，繫于軍院，重吉，懿王之長子，及幽于宋州，帝猶以金帛賜之，及聞西師咸叛，方遣使殺之。三月甲辰，以前太僕少卿魏仁鐔為太僕卿，與元節度使張虔劄奏會合討鳳翔。丙午，以右領衛上將軍武廷翰為鄆州刺史。丁未，洋州孫漢韶奏：至與元與張虔劄同議進軍。己酉，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行與唐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真定尹，充鎮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步總管如故。辛亥，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珣為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許王從益加檢校太保，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加檢校太傅，詔藩侯帶平章事，以上薨，許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帶平章事及刺史，準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撰撰，不在奏聞。乙卯，與元張虔劄奏：自鎮將兵赴鳳翔，收大散關，宗正寺準故專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例更奏本縣令兼之。隸河南洛陽，是京邑，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己未，以前金吾大將軍李肅為左衛上將軍，充山陵修表上下官都部署。庚申，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至，奏今月十五日，大軍進攻鳳翔，十六日，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引軍東面入城，右羽林都指揮使楊恩權引軍西面入城，山南軍潰，帝聞之，謂廣義賊等曰：朕幼年嗣位，受政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榛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難違，事至于此，何方轉禍，朕當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自歸藩，干理為便。朱宏昭濶不對，義誠曰：西師驚潰，蓋由主將失策，今駕下兵甲尚多，臣請自往關西，振其兵威，扼其衝要，義誠又累奏請行，帝召侍衛都將以下宣曰：先皇帝棄萬國，朕于兄黨之中，無心爭立，一旦被召主喪，便委社稷，岐陽兄長，果致猜嫌，卿等頃從先朝，干征萬戰，今日之事，寧不痛心，今據府庫，悉以領賜，卿等勉之，乃出銀絹錢，厚賜于諸軍，是時方事山陵，復有此賜，府藏為之一空，軍士猶負賞物，揚言于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其騎無長是，辛酉，幸左藏

庫視給將士金帛。是日，誅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坐與康義誠忿爭故也。癸亥，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餘如故。以王思同爲副招討使，以安從進爲順化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詔左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改爲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改爲捧聖。甲子，陝州奏，露王至潼關，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亥，宣諭西面行營將士，俟平鳳翔日，人賞二百千。府庫不足，以宮闈服玩增給。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京城巡檢。是日，從進已得露王書，檄潛布腹心矣。丁卯，露王至陝州。戊辰，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于井。安從進尋殺馮贛于其第。是夜，帝以百騎出元武門，謂控鶴指揮使慕容暹曰：爾誠有馬，控鶴從子及駕出，卽闔門不行，暹乃帝素親信者也。臨危如是，人皆惡之。是月二十九日夜，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騎從自東來，不避，左右叱之。乃曰：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于路。帝下馬慟哭，諭以露王危社稷，康義誠以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于路，謀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王宏贇宿舊諳事，且就宏贇圖之。敬瑭卽馳騎而前，見宏贇曰：主上播遷至此，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宏贇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于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寶法物，所以軍長瞻奉，不覺其亡也。今宰職近臣從乎？寶玉法物從乎？詢之無有。宏贇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無將相一人擁從，安能與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者也。今六軍將士，總在露邸矣。公縱以威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宏贇同謁于驛亭，宣坐謀之。敬瑭以宏贇所陳以聞，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謂敬瑭曰：主上卽明宗愛子，公卽明宗愛婿，富貴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謀于戚藩，欲期安復，纒索從臣國寶，欲以此爲辭，爲賊算天子耶？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單戰而死。洪進亦自刎。是日，敬瑭盡誅帝之從騎五十餘輩，獨留帝于驛。乃馳騎趨洛。四月三日，露王入洛。五日卽位。七日，廢帝爲鄂王。遣宏贇子殿直王繼之衛州。時宏贇已奉帝幸州。麻九日，繼之帝遇燭而崩。時年二十一。是日辰時，白虹貫日。皇后孔氏在宮中，及王繼之卽日與其四子並遇害。晉高祖卽位，諡曰閔，與秦王及末帝子重吉並葬于徽陵域中，封纜數尺，路人觀者悲之。

史臣曰：閔帝爰自冲年，素有令聞。及徽從代，卽入踐堯階，屬軒皇之弓劍初遺。吳王之几杖未賜，遽生猜間。遂至奔亡，盡輔臣無安國之謀，非少主有不君之咎。以至越在草莽，失守京祧。斯蓋天命之難忱，士德之將謝故也。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

舊五代史 卷四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唐閔帝紀閔帝諱從厚小字善慶奴明宗第三子也 案歐陽史作明宗第五子吳越嘗辨其誤今考五代會要亦作第三子與是書同

十二月癸卯朔 案五代春秋作癸亥朔蓋傳寫之訛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有作癸卯

節度使符彥超為部曲王希全所害 案彥超被害通鑑從是有書作閏月五代春秋繫于正月殊誤

丁酉王恩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兼充副使使兼彥超為副是書作丁酉與歐陽史異據通鑑則恩同以辛卯充都部署

丁酉加同平章也蓋彥超二史而兼用之

殿直楚匡祥上言 楚匡祥原本作楚祥今從通鑑增匡字

陝州襄陽王至境關審西面都部署王恩同 陝陽史作恩同亦歸于京師死之與是書異

是夜帝以百騎出元武門 案魏丹國志歷帝領五十騎自隨出奔衛州宋史李洪備傳又作少帝乘奔韓瑒軍殺百騎從行與是書異據下文王宏贊曰今以五十餘騎奔寬則作五十騎者是也

九日帝至帝遂燔而勝 案魏丹國志云王繼至衛州遂燔于殿帝恩德不放榜殺之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歲在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驍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擄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謹重寡言及壯長七尺餘方頭大體材貌雄偉以曉果稱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嘗與石敬瑭因擊毬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負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莊宗嘗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莊宗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兩軍俱捷帝衛莊宗奪土山摧驍陣其軍復振時明宗先渡河莊宗不悅謂明宗曰公當爲我死渡河安往明宗待罪莊宗以帝從戰有功由是解慍天祐十八年莊宗營于河上議討鎮州留守符存審在德勝營未行梁人謂莊宗已北乃悉衆攻德勝莊宗命明宗存審爲兩翼以抗之自以中軍前進梁軍退卻帝以十數騎雜梁軍而退至壘門大呼斬首數級斧其蓋櫓而還莊宗大噉曰壯哉阿三賜酒一器同光元年四月從明宗襲破鄆州九月莊宗敗梁將王彥章于中都急趨汴州明宗將前軍帝率勁騎以從晝夜兼行率先下汴城莊宗勞明宗曰復唐社稷卿父子之功也二年以帝爲衛州刺史時有王安節者昭宗朝相杜讓能之宅吏也安節少嘗賈得相術于奇士因事見帝于私邸退謂人曰真北方天王相也位當爲天子終則我莫知也三年明宗率詔北禦契丹以家在太原表帝爲北京內衛指揮使莊宗不悅以帝爲突騎都指揮使遣戍石門四年魏州軍亂明宗赴洛時帝在橫水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會倍道兼行渡河而南由是明宗軍聲大振天成初以帝爲河中節度使明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櫛走而獲免帝雖悔謝然重誨終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因燭宣中旨令

牙將楊彥溫過出郭則閉門勿納是歲四月五日帝聞馬于黃龍莊彥溫閉城拒帝帝聞難遽還遣問其故彥溫曰但請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慮鄉以聞明宗詔帝歸闕遣藥彥溫將兵討彥溫令生致之面要輔弼十一月收城彥溫已死明宗以彥溫不能生致彥溫甚怒之後數日安重誨以帝失守諷宰相論發行法明宗不悅重誨又自論發明宗曰朕爲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顧此兒荷石夜收馬養存養以至今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意卿等可遠退從他私第閉坐遂詔歸濟化里第不預朝請帝備禮置時多方危隔但日觀佛書除禱而已二年安重誨得罪帝即授左衛大將軍未幾復檢校太保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魏王簡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女尼入宮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唯以宣授而已帝聞之召寶佐將吏以謀之皆曰主上年幼未親庶事軍國大政悉委朱宏昭等王必無保全之理判官馮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焉諸君凶言非令國也是夜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朝廷命王恩同率師來前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九國志李專美傳王守城下諸將悉攻其數彥溫時在國中密家計以給軍用十六日大將督衆攻城帝登城垂泣諭于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得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哭聞者哀之時羽林都指揮使楊恩權謂衆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殿衛都指揮使尹暉亦引軍自東門而入外軍悉潰十七日率居民家財以賞軍士是日帝整衆而東二十日次長安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財餽軍二十三日次鹽口珠王恩同二十四日次華州收藥彥稠繫獄二十五日次蘭鄉王仲舉父子迎謁命誅之二十六日次靈寶河中節度使安彥威來降待罪宥之遣歸鎮陝州節度使康恩立率迎二十七日次陝州下令告諭京城二十八日康義誠軍前兵士相繼來降義誠詣軍門請罪帝宥之駕下諸軍畢至誅重誨兩院使孟漢瓊于路左是夜聞帝與後下親騎百餘出元武門而去夏四月壬申帝至濟橋文武百官立班率迎教旨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俟會于至德宮。時六軍勳臣及節將內職，已累表勳進。是日，帝入謁太后太妃。至西宮伏梓宮，慟哭。宰相與百寮班見，致拜。帝答拜。馮道等上殿勳進，帝立謂羣臣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當俟主上歸闕，圖陵禮終，退守藩服，諸公言遠及此，信無謂也。」衡州刺史王宏贊奏：「閔帝以前月二十九日至州，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閔帝為鄂王。又太后令曰：『先皇帝誕膺天睦，光紹帝圖，明毓勳于三靈，德澤被于四海。方期偃革，遽敷遺弓。自少主之承祧，為奸臣之擅命，離間骨肉，猜忌磐維，既輒易于藩垣，復驟興于兵甲。遂致輕離社稷，大撓軍民。萬世鴻基，將墜于地。皇長子潞王從珂，位居冢嗣，德茂冲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難，有戰伐之大功，繼紹丕圖，有夾輔之盛業。今以宗祧乏祀，國祚有期，須委親賢，俾居監撫，免萬機之壅滯，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日，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是日，監國在至德宮，宰臣馮道等率百官班于宮門待罪。帝出于庭曰：「相公諸人何罪，請復位。」乃退。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樹風沐雨，平定華夷，嗣洪業于艱難，致蒼生于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權，作福作威，不誠不信，離間骨肉，猜忌磐維。鄂王輕捨宗祧，不克負荷，洪基大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丕構。皇長子潞王從珂，日躋孝敬，天縱聰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寬仁之偉略。先朝經綸草昧，廓靜寰區，辛勳有百戰之勞，忠貞贊一統之運。臣賊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己化民，推心撫士，率土之謳歌，有屬上蒼之聽命。攸臨一日，萬幾不，可以暫曠。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況因山有期，同軌斯至，永言嗣守，屬任元夏。宜即皇帝位。」乙亥，監國赴西宮，極前告奠，即位。攝中書令李愚宣冊書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文武百寮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上國柱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臣馮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言：『帝王與運天地同符，河出圖而洛出書，雲從龍而風從虎，莫不恢張八表，覆育兆民，立大定之基，保無疆之祚。人謠再洽，天命顯歸，須登宸極之尊，以奉祖宗之祀。伏惟皇帝陛下，天資仁智，神助機權，奉莊宗于多難之時，從先帝于四征之際，凡當決勝，無不成功。迨正皇綱，每嚴師律，為國家之志大守，臣子之道全。自泣遺弓，常悲易月，欲期同軌，親

赴因山，而自鄂王承祧，奸臣擅命，致神祇之乏饗，激朝野以歸心。使屈者伸，令否者泰，人情大順，天象至明。聚東井以呈祥，拱北辰而應運。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羣賢，至于比屋之倫，盡祝當陽之位。今則承太后慈旨，先朝遠圖，撫四海九州，享千齡萬祀。臣等不勝大願，謹上寶冊。皇太后令奉皇帝踐祚。臣等誠慶賊忭，謹言帝就殿之東楹受寶。臣稱賀。先是，帝在鳳翔，日有警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于神，即傳吉凶之言。帝親校房，嵩醅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駭然曰：「非人臣也，曷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請解釋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解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嵩問濛，濛曰：「衝暑小異，勿怪。不出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又詰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疑臣，臣惟一子，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帝乃以濛攝館驛巡官。至是，帝受冊，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嵩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嵩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沒人驅，失位也。帝即位之後，以濛為將，作少監同正，仍賜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已入洛矣。』又帝在鳳翔，日有何叟者，年踰七十，暴卒。見陰官，凭几告叟曰：『為我言于潞王，來年三月當為天子。二十三年，叟既蘇，懼不敢言。逾月復卒。陰官見而叱之曰：『安得違吾言，不達其事，再放汝還。』退見鄭廡，下簿書以問主者曰：『朝代將易，此即陞降人壽之籍也。及蘇，詣帝親校對延朗告之。帝召而問之，叟曰：『請質之。此言無徵，戮之可也。』後人云：『二十三，蓋帝之小字也。』又石壕人胡果，通善天文，帝召問之曰：『王貴不可言，若舉動宜以乙未年，及舉兵又問之。果通曰：『今歲節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若俟來歲入朝，則福祚永遠矣。』其後皆驗。夫如是，則大寶之位，必有冥數。可輕道哉。丙子，詔河南府軍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軍。丁丑，又詔預借居民五個月房課，不問土庶，一概施行。帝素輕財好施，自岐下為諸軍推戴，告軍士曰：『俟入洛，人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匱，于是有配軍之令。京城庶士自絕者相繼，己卯，衡州奏此月九日。

鄂王薨庚辰以宰臣劉昫判三司辛巳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詢自經而卒令詢鄂王在藩時都押牙也故至于是甲申帝以鄂王薨行服于內園羣臣奉慰癸未太后太妃出宮中衣服器用以助賞軍乙酉帝服衰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寮朝服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丁亥以宣徽北院使郝瓊為宣徽南院使權判樞密院以前三司使王政為宣徽北院使以隨駕牙將宋審虔為皇城使劉延朗為莊宅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允為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觀察判官馬裔孫為翰林學士掌書記李喜美為樞密院直學士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是日詔曰樞密使朱宏昭馮贊宣徽南院使孟漢瓊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共相朋煽妄舉干戈互與離間之謀幾構傾亡之禍宜行顯戮以快羣情仍削奪官爵云庚寅鳳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稱大蜀年號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舉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史館奏凡舊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令近臣錄付當館詔端明殿學士韓昭允樞密直學士李喜美錄送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為右散騎常侍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命將校錢帛各有差通鑑云禁軍在鳳翔時命前自揚思權尹等各賜二馬初就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帝離岐下諸軍皆望以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不滿所望相與謠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其無服如此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丁酉奉神主于太廟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至上表納政不允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乙巳以左龍武指揮使安審琦為左右捧聖都指揮使以右千牛上將軍符彥範為左右殿衛都指揮使丙午以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以權知樞密事房勳為宣徽北院使以成德軍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部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都部署如故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駙馬都尉趙延壽進封魯國公戊申中書門下奏太

常禮院狀明宗以此月二十日禘廟幸臣攝太尉行事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劉昫又奏判三司免祀事五代會要清泰元年五月李愚到殿內唯祀事舉行其餘悉斷又宰相行事致齋內不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知印臣錄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國忌行委伏乞特免從之詔禮官參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齋內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皆赴朝參今附廟事大忌日屬私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以陝府節度使康思立為邢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安重霸為西京留守以羽林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春州刺史楊思權為邠州節度使己酉左監門衛將軍孔知勳右驍衛將軍華光裔並勅停見任時差知鄆州告廟稱疾辭命改差光裔復稱馬蹙傷足故俱罷之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同州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封齊國公鄆州節度使李從曠為鳳翔節度使辛亥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為齊州防禦使甲寅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順化軍節度使安從進為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盧文紀奏明宗一室酌獻舞曲請名雅熙之舞從之丁巳以皇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重美為檢校司徒守左衛上將軍自是諸道節度使刺史文武臣寮相繼加檢校官或階爵封邑以帝登位軍慶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陝州節度使初帝以檄書告藩鄰惟金遣判官薛文過往來計事故以節鎮獎之宣徽北院使檢校工部尚書房勳加檢校司空行左威衛大將軍使如故以樞密使左諫議大夫韓昭允為刑部尚書使如故己未太白晝見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為左領軍大將軍職如故庚申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李愚加特進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餘如故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判三司劉昫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癸亥秦州奏西川孟知祥出軍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驍衛大將軍郝瓊為左驍衛上將軍職如故以前義州刺史張承祐為武勝軍留後戊辰以前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為右驍衛上將軍六月庚午朔改侍衛捧聖軍為彰聖改嚴衛軍為軍衛壬申封吳岳成德公為靈應王禮秩同五岳帝初起遣使祭岳以求祐及登阼故有是報五代會要中書門下奏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為成德公與沂山會稽等至同封至德二載十二月改吳山為岳祠事官

屬一同五岳今國家以祈禱靈應宜示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進討北平王青州
 殊禮因等商賈請加封為靈應王從之幽州節度使索自通為右龍武統軍甲
 節度使房知溫進封東平王癸酉以前鄆州節度使兼河內尹判
 戍皇子左衛上將軍重榮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
 六軍諸衛事丁丑詔天下見禁罪人委所在長吏躬親慮問疾速疏決庚辰幸
 至德宮因幸房知溫安元信苑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壬午以檢校太子太傅
 致仕王建立為檢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以前宋州節度使安元信為檢
 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癸未三司使劉昫奏天下戶民自天成二年括定
 秋夏田稅迄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詰闕訴田不均累行蠲放漸失稅額望
 差朝臣一概檢視不報甲申帝為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長女尾惠明大師
 幼澄舉哀行服羣臣詣闕門奉慰帝起兵之始重吉幼澄俱為閔帝所害乙酉
 以戶部侍郎韓彥憚為絳州刺史以左武衛上將軍李勣為單州刺史丙戌襄
 州節度使趙在禮加同平章事甲午以武勝軍留後張承祐為華州節度使以
 皇城使宋審虔為壽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右衛上將軍劉仲殷
 為宋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皇甫遇為鄆州節度使以
 前華州節度使華溫琪為太子太傅致仕丁酉左神武統軍周知裕卒贈太傅
 是月京師大旱熱甚賜死者百餘人秋七月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涯卒癸卯
 鳳翔進德蜀孟知祥來書稱大蜀皇帝獻書于大唐皇帝且言見迫羣情以今
 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帝位云帝不答以前武州刺史鄭琮為右衛上將軍甲辰
 幸龍門佛寺禱雨乙巳皇子故亳州團練使重吉贈太尉仍于宋州置廟丁未
 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封西平王是日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于政事堂相駁
 辭甚鄙惡帝令樞密副使劉延朗宣諭曰卿等輔弼之臣不宜如是今後不得
 更然辛亥以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日中書門下三上章請立
 中宮從之丁巳制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陳奉卒乙丑史官
 張昭遠以所撰莊宗朝列傳三十卷上之八月庚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
 已前天下所欠殘稅辛未以前尚書左丞姚顛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曾受
 御署官逐攝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選

故須有... 荆南委偽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偽位壬申以尚書禮部侍郎鄭
 光為刑部侍郎以前工部侍郎楊凝式為禮部侍郎甲戌以前金州防禦使
 繼英為右神武統軍以右神武統軍高允貞為左神武統軍乙亥以翰林學士
 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懌為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程遜為
 學士承旨甲申以兵部侍郎龍敏為吏部侍郎以秘書監崔居儉為工部尚書
 乙酉以右武衛上將軍張繼祚為右衛上將軍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景徽為右
 衛上將軍以右領衛上將軍劉衡為左武衛上將軍以右千牛上將軍王陟為
 右領軍上將軍以司農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為鴻臚卿依前通
 事舍人判四方館丁亥右龍武統軍索自通卒辛卯禮部尚書致仕李光憲卒
 甲午以太子少傅盧質為太子少師乙未以前邢州節度使趙鳳為太子太保
 詔文武百官差使宜令依倫次中書置簿不得重疊若當使者自緣有事或不
 欲行者注簿便當一使自長興三年正月後已曾舉使者便為簿首已後差者
 次第注之有司上言皇后受冊內外命婦上殿無答教從之丙申御文明殿冊
 皇后命使攝太尉宰臣盧文紀使副樞密司徒右諫議大夫盧損詣皇后宮行禮
 畢恩賜有差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營都城門告宗廟社稷辛丑夜有星
 如五斗星西南流尾迹長數丈屈曲如龍形又紫黑亂流不可勝數京師大雨
 窳如彈丸曹州刺史藥縱之卒甲辰以霖霖甚詔都下諸使委御史臺逐錄問
 諸州縣差判官令錄親自錄問晝時疏理壬子中書門下錄行長興三年勅常
 年薦送舉人州郡行鄉飲酒之時帖太常草定儀注奏聞甲寅以前潞州節度
 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盧文進為安州節度使己未雲州奏契丹寇境冬十月
 辛未有雉金色止于中書政事堂中書門下奏請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誕慶
 日為子春節從之戊寅宰臣李愚劉昫罷相以愚守左僕射昫守右僕射契丹
 寇雲州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戊子宰臣姚顛奏吏部三銓近
 年併為一司望令依舊分銓從之辛卯以左衛上將軍李宏元卒廢朝贈司徒
 癸巳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呂琦守本官充樞密院直學士十一月辛丑以刑部
 侍郎鄭光為尚書右丞以光祿少卿烏昭遠為少府監秦州節度使張延朗

餘無五代史注云御署官是廢帝
 初舉兵時所置之官以其非史部正授

奏率師伐蜀。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陛下初過忌辰。不同常歲。請于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朝。從之。御史臺奏前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雖每日于便殿起居。每過五日起居。亦合綴班。從之。丙午。以前興州刺史馮暉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為興州刺史。屯乾渠。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丁未。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躪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癸丑。以前華州節度使王萬榮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甲寅。以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充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兵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將軍穆延暉為右武衛上將軍。壬戌。以禮部侍郎楊凝式為戶部侍郎。甲子。以中書舍人盧導為禮部侍郎。十二月丁卯朔。詔修奉本朝諸帝陵寢。己巳。以北面馬軍都指揮使易州刺史安叔千為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軍節度使。庚午。詔葬麻人從榮。有司上言。依貞觀中庶人承乾。以公禮葬。從之。乙亥。以秦州節度使張廷期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五代會要二年三月。臣判三司公事。每日內殿。張廷期。合綴前班。押班伏乞特免。從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文紀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姚顛兼集賢院大學士。以前邠州節度使康福為秦州節度使。丙戌夜。有白氣東西互天。庚寅。幸龍門祈雪。自九月至是。無雨雪故也。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考證

唐末帝紀上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惠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歲在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為武皇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捕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為己子。案通鑑改吳引唐廢帝寶錄云。唐帝諱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曰宣惠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用兵不怠。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今改五代會要歐陽史通鑑諸書皆作養子。惟寶錄作元子。疑因太后令稱養長子而傳會也。
二十三日次陝州。陝州通鑑唐紀作零口。改冊府元龜亦作零口。今仍其舊。二十七日次陝州。案歐陽史作己巳次陝州。是書闕帝紀作丁卯。通鑑從是。
夏四月。子守帝至。稱揚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案通鑑四月庚午朔。太后令內閣司至。執鞭迎。王攸異引廢帝寶錄作三月三十日。
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闕帝為鄂王。案通鑑攸異引闕帝寶錄。七日廢帝為鄂王。廢帝寶錄作癸酉。薛歐二史從廢帝寶錄。
躡字一足已入洛矣。洛原本說。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甲申。案甲申。疑當作壬午。以下文卸癸未也。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巳中書門下奏過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決遣從之戊申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五代會要載宗正寺原奏云北京承興長寧建極三陵應州曹州祖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己酉北京奏光祿卿致仕周元豹卒庚申鄴都進天王甲帝在藩時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竊喜及即位選軍士之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因詔諸道造此甲而進之三司奏添徵鹽錢及增麴價先是麴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乙丑雲州節度使張溫移鎮晉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為雲州節度使二月庚午定州節度使王從溫移鎮兗州振武軍節度使湯裿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甲戌以定州節度使李周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范廷光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汴州節度使皇子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雄軍節度使餘如故辛巳以右諫議大夫盧損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鵬為刑部侍郎壬午寧遠軍節度使馬存加兼侍中鎮南軍節度使馬希振加兼中書令詔順義軍節度使姚彥章加兼侍中己丑辛臣盧文紀等上皇妣魯國太夫人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擇日冊命從之三月戊戌故太子太保趙鳳贈太傅辛丑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廷壽為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以夏州行軍司馬李彝殷為本州節度使兄彝超卒故也癸卯以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南都護錢元球為留守太保餘如故丙午以給事中趙光輔為右散騎常侍戊申皇妹魏國夫人石氏封晉國長公主齊國公主趙氏封燕國長公主己酉有司上言宣憲皇后未及山陵權于舊陵所建廟從之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

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釋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丙辰以右龍武統軍李德珣為涇州節度使庚申以鎮州節度使知軍府事董溫琪為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戌以左右彰聖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安審琦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軍職如故審琦受閔帝命西征至鳳翔而降故有是命是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遂陛下惟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部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懣故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詔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左補闕劉濤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諭乞特施行分明黜陟朕嘗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治理以貞觀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陝縣丞皇甫德參輒上封章恣行勸諫人臣無禮罪不容誅賴文貞之彌縫怒德參之狂警魏徵奏太宗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于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遂得下情上達德感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簡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虛心渴見使佞詭隨之說杜耳惡聞史在德近所獻陳誠無避忌中書以文字紕繆比類僭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蓋以中書既委參詳合盡事理朕續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雖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冀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寬在德之罪已令停廢不遣宣行劉濤等官列諫垣官陳議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實德參

今構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議允俞恐虧開納方朝廷粗理俊又畢臻留一在德不足為多去一在德未足為少苟可懲勸朕何憂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黜責濤等敷奏朕亦優容宜體舍宏勉思竭進凡百在下悉聽朕言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張延朗奏州縣官徵科條格其令錄在任徵科依限了絕一年加階兩年與試銜三年皆及限了絕與服色攝任者一年內了絕及極二年三年內皆及限與真命其主簿同縣令條本判官一年加階二年改試銜三年轉官本曹官省限內了絕與試銜請節級三年內並了絕者與賞錢三十貫其責罰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勅施行從之癸未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勅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為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詔其新編勅如可施行付御史臺頒行以宰相盧文紀兼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姚顛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張延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使韓昭允為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乙酉以前武勝軍節度使張萬進為鄜州節度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司天監耿璠為太府卿以馮蜀右衛上將軍胡果通為司天監以宣徽北院使房嵩為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為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五月丙申新州振武契丹寇境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燒舍持仗殺人官典犯賊偽行印信合造毒藥并見欠省錢外罪無輕重一切釋放庚戌詔不得賈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中書奏準勅凡廟諱但迴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關典畫凡臣寮各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首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賜名光遠餘依舊甲寅以戶部侍郎楊凝式為秘書監以尚書禮部侍郎盧導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鄭翰光為尚書左丞丙辰以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為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李崧為戶部侍郎以翰林學士馬裔孫為禮部侍郎以禮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呂琦為給事中並充職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贈尚書右僕射以順化軍節度使兼彰聖都指

揮使北面行營排陣使安審琦為邢州節度使庚申以兵部尚書李鐸為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權為戶部尚書以太常卿李憐為禮部尚書癸亥以六軍諸衛判官給事中張允為右散騎常侍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乙丑有司上言宣惠皇太后陵請以順從為名從之振武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卒廢朝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實錄契丹寇應州以新州節度使楊漢賓為同州節度使以前晉州節度使龔璋為新州節度使庚辰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定州節度使楊光遠行營排陣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帥本軍至易州見進軍追襲契丹次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奏邊軍乏芻糧其安重榮巡邊兵士欲移振武就糧從之尋又奏懷孟租稅請指揮于忻代州輸納朝廷以邊儲不給詔河東戶民積粟處置事抄借仍于鎮州支絹五萬匹送河東充博采之直是月北面轉運副使劉福配鎮州百姓車子一千五百乘運糧至代州時水旱民飢河北諸州困于飛輓逃潰者甚眾軍前使者繼至督促糧運由是生靈咨怨辛巳詔諸州府署醫博士丙戌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昶為右龍武統軍以前彰國軍節度使沙彥珣為右神武統軍秋七月丙申石敬瑭奏斬挾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謀亂故也時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軍士喧譟遽呼萬歲乃斬暉等以止之契丹國志契時石敬瑭將大兵屯忻州王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舉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殉王聞之益疑御史中丞盧損奏準天成二年七月勅每月首十五日入閣罷五日起居臣以為中甸排仗有勞聖躬請只以月首入閣五日起居依舊又準天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勅許諸州節度使帶使相歲薦家屬五人餘薦三人防禦團練使薦二人今乞行釐革又長興二年八月勅州縣佐官差充馬步判官仍同一任乞行止絕依舊衙前選補詔曰今後藩臣帶使相許薦三人餘薦二人直屬京防禦團練使薦一人餘並從之丁酉回紇可汗仁美遣使買方物西京弓弩指揮使任漢權奏六月二十一日與川軍戰于金州之漢陰王師不利其部下兵士除傷外已至鳳翔先是整屋鎮將劉贊引軍入川界為蜀將全師郁所敗金州都監崔處訥重傷諸州屯兵潰散金州防禦使馬全節收合州兵

固守獲全。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軍節度使。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沙彥珣權知雲州。乙巳。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遠充北面行營副總管。時契丹入邊。石敬瑭屢請益兵。朝廷軍士多在北鄙。俄聞忻州諸軍呼謀。帝不悅。乃命敬遠為北軍之副。以減敬瑭之權也。丁巳。宰臣盧文紀等上疏。其略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合盡言者。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于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況才不濟時。職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于兩班掖見之時。略獲對敷。兼承顧問。衛士周環于階陛。庶臣羅列于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各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于說難。孟子亦憂于言責。臣竊奉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于艱難。尤勤勞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于羣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敷于四輔。自上元年。後于長安東內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上聞。對御之時。祇奉寬疏。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于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于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繫否臧。未果決于聖懷。要詢訪于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議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釋威嚴。恕臣荒拙。雖乏鷹鷂之效。庶盡葵藿之心。詔曰。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構于與王之日。或經綸于繼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崇。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況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敷嘉。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其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仍令仍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秘密。量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于閣門祇候。具榜子。奏聞。請面敷敷。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閣高議。以慰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當時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以討論。有言足以陳述。宜以沃心為務。勿以逆耳為虞。勉勵謀猷。以裨寡昧。帝性仁慈。聽納不倦。嘗因朝會。讀盧文紀等曰。朕在

藩時。人說唐代為人主。端拱而天下治。蓋以外特將校。內倚謀臣。故端拱而事辦。朕荷先朝鴻業。卿等先朝舊臣。每一相見。除承奉外。略無社稷大計。一言相教。坐視朕之寡昧。其如宗社何。文紀等引咎致謝。因奏延英故事。故有是詔。八月庚午。滑州節度使高允輪卒。壬申。以右衛上將軍王景戣為左衛上將軍。以右神武統軍曹繼英為右衛上將軍。己卯。以西上閣門使行少府少監兼通事舍人蘇繼頰為司農卿。職如故。辛巳。以權知雲州右神武統軍沙彥珣為雲州節度使。鄴都殺人賊陳延嗣并母妹妻等并棄市。延嗣父子相承。與其妹妻于諸州郡誘人殺之。而奪其財。前後被殺者數百人。至是事泄而誅之。癸未。以前潞州行軍司馬陳元為將作監。以元善醫。故有是命。丁亥。以洛州團練使李彥彝為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太原奏達。韃靼部族于靈邱安置。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遠卒。廢朝。庚寅。以前兗州節度使楊漢章為左神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康恩立為右神武統軍。潞州奏前雲州節度使安重霸卒。九月己亥。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為襄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趙在禮為宋州節度使。癸卯。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為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己酉。禮部貢院奏進士請夜試。童子依舊表薦。重置明算道舉。舉人落第後。別取文解。五科試紙。不用中書印。用本司印。並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房勳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充樞密副使。劉延朗為宣徽南院使。充樞密副使。丙辰。以左僕射李愚卒。廢朝。冬十月丁卯。幸崇道宮甘泉亭。己巳。以左衛上將軍李頊為左領軍。上將軍。北面行營總管。石敬瑭奏自代州歸鎮。庚午。以晉州節度使張溫卒。廢朝。甲戌。幸趙延壽張延朗第。丁丑。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李專美為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庚寅。以左諫議大夫唐納為左散騎常侍。十一月庚子。以左驍衛上將軍郝瓊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光祿卿王玟為太子賓客。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遠為晉州節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兵馬副總管。丁未。以秘書少監丁濟為太子詹事。乙卯。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為滑州留後。通鑑劉延朗除全節。歸州刺史。渤海國遣使朝貢。十二月戊辰。禁用鉛錢。壬申。以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充樞密使韓

昭尤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為將作
監致仕丁丑故武安軍州節度使累贈太傅劉建舉贈太尉從湖南之請也戊
寅太常奏來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依禮大祠不朝詔曰祀事
在質明前儀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壬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
部侍郎程遂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悅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中
書舍人和凝為工部侍郎並依前充職乙酉以前祕書監楊凝式為兵部侍郎
己丑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司空以尙書右僕射劉昫為左僕射以太子少
師盧質為右僕射以兵部侍郎馬縞兼國子祭酒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唐末帝紀中在耗國力 在耗通鑑注引薛史作在費考冊府元龜亦作在耗
今仍其舊

辛卯以直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尙書充樞密使 案劉延皓充樞密使歐

陽史作五月與是書案四月異通鑑從是書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 宋審虔原本脫虔字今據通鑑增入

渤海國遣使朝貢 案歐陽史作九月乙卯渤海遣使者來五代會要作十二

月渤海遣使列周御等入朝貢方物俱與是書作十一月異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悅 崔悅原本脫崔權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未百濟遣使獻方物戊戌幸龍門佛寺祈雪癸卯以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呂琦為端明殿學士以六軍諸衛判官尚書工部郎中薛文通為樞密院直學士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張燈帝微行置酒于趙延壽之第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重美封雍王己未以前司農卿王彥鏐為太僕卿二月戊辰吐渾軍朔兩府留後李可久加檢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賜姓庚午監修國史姚顛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五代會要同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李祥直館左拾遺吳承範右拾遺楊昭倫等以大理卿賈維為光祿卿以前許州節度判官張登為大理卿丁丑以太常卿李鏐為兵部尚書以兵部尚書梁文矩為太常卿庚辰以前鄜州節度使皇甫立為潞州節度使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暉為左威衛上將軍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以昭義節度使安元信卒廢朝三月庚子中書門下奏準閣門分析內外官辭見謝規例諸州判官軍將進奉到闕舊例門見門辭今後只令朝見依舊門辭新除諸道判官書記以下無例中謝並放謝放辭得替到京無例見今後兩使判官許中謝赴任即門辭其書記以下並依舊例朝臣文武五品武四品以上舊例中謝其以下無例對謝今請依天成四年正月勅凡升朝官並許中謝諸道都押衙馬步都指揮虞候鎮將諸色場院無例謝辭並進勝子放謝放辭得替到闕無例入見在京置廳稅官兩官巡即許中謝新除令錄並中謝次日門辭兼有口勅誠勵文武兩班所差弔祭使及告廟祠祭只在衙辭不赴內殿諸道進奏官到闕見得假進勝子門辭從之辛丑權知福建節度使王昶奏節度使王延鈞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是時延鈞父子雖僭竊于閩嶺猶稱藩于朝廷故有是奏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楊漢章為彰武軍節度使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丁巳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為御史中丞梁通繼呂琦與李煜建和丞蓋諫之也戊午御史中丞盧損實授右贊善大夫知雜侍御史章稅實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實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實授司農寺主簿初廷州保安鎮將白文審聞兵與岐下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已伏其罪復下臺追繫推鞠未竟會去年五月十二日德音除十惡五逆放火殺人外並放盧損輕易即破械釋文審帝大怒收文審誅之臺司稱奉德音釋放不得追領祇

證中書詰云德音言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擅改勅語大理斷以失出罪人論故有是命是月有蛇鼠鬪于師子門外鼠生而蛇死夏四月己未朔以左衛上將軍王景戡為左神武統軍以右領軍上將軍李頊為華清宮使戊辰以太子詹事盧演為工部尚書致仕辛未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張昭遠為禮部侍郎以前滄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右領軍上將軍是月有熊入京城搏人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尉遲敬瑭為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以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大

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副總管張敬達充西北面蕃漢馬步都部署落副總管乙未詔諸州兩使判官畿赤令有闕取省郎遺補丞博士列官寮選擇擢任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為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彰聖都指揮使饒州刺史符彥饒為忠正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申以雍王重美與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結婚詔克王從溫主之丁酉以國子祭酒馬縉卒廢朝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以虜驢御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王景崇為衛尉卿充引進使王實削奪石敬瑭官爵便令張敬達進軍攻討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為招討使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為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為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以陝州節度使相里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辰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為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尋改為太原四

面副招討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兼排陣使，初帝疑河東有異志，與近臣語及其事，帝曰：石即與朕近親，在不疑之地，流言毀譽，朕心自明，萬一失歡，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對，翼曰：欲移石敬瑭于鄆州，房暉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靜，由是稍緩其事。會薛文遇獨宿于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聞作舍于道，三年不成，國家利害，斷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曰：聞卿此言，豁吾憤氣，先是有言國家明年合得一賢佐，主謀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賢佐者，屬在文遇，即令手書除目，子夜下學士院草制，翼曰：宣制之際，兩班失色，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繼承，未契輿情，宜推令辟，許王先朝血結，養德皇闈，備循當璧之言，免貧閭牆之議，帝覽奏不悅，手摟抵地，召馬裔孫草詔報曰：父有社稷，傳之子，君有禍難，倚之子，親卿于鄂王，故非疏遠，往歲衡州之事，天下皆知，今朝許王之言，人誰肯信，英賢立事，安肯如斯云。戊申，張敬達奏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雄義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騎，并部下共五百騎，剽劫百井，叛入太原，又奏大軍已至太原城下，詔安審信及雄義兵士妻男並處斬，家產沒官，先是雄義都在伏州屯戍，其指揮使安元信謀殺伏州刺史張朗，事洩，戍兵自潰，奔安審信軍，審信與之入太原，太常奏于河南府東權立宣憲太后寢宮，從之，己酉，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檢使安重榮，驅掠戍兵五百騎，叛入太原，以新授河東節度使宋審虔為宣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子，鄆都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據城叛，翼曰：令昭召副使邊仁嗣已下，通令奏請節旄，六月辛酉，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削奪官爵，勒歸私第，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為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宣憲皇太后寶冊于寢宮，時陵園在河東，適會兵興，故權于京城修奉寢宮，上證焉，己巳，以西上閣門副使少府監兼通事舍人劉頤為鴻臚卿，職如故，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辛未，工部尚書致仕許寂卒，以權知魏府事右千牛將軍張令昭為齊州防禦使，以

捧聖右第三指揮使邢立為德州刺史，以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為鄭州刺史，甲戌，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知行府事，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副招討使，兼兵馬都監，詔河東將佐節度判官趙盤以下十四人，並籍沒家產，秋七月，戊子，范延光奏領軍至鄆都攻城，次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時重英等匿于民家井中，獲而誅之，并族所匿之家，奚首領達喇罕遣通事介老奏奚王李素姑謀叛入契丹，已處斬訖，達喇罕權知本部落事，辛卯，沂州奏誅都指揮使石敬瑭，并族其家，敬瑭之弟也，乙未，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為潞州節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以潞州節度使皇甫立為華州節度使，丁酉，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奏此月二日夜，步軍指揮使桑遷作亂，以兵圍子城，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誅亂軍，軍城如故，辛丑，以將作監丞介國公宇文頤為汝州襄城令，乙巳，以衛尉卿彥延祚為太子賓客，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復鄆都，羣臣稱賀，己酉，以禮部侍郎張昭遠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呂琦為禮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庚戌，中書奏劉延皓賓佐等帥臣既已削奪，其行軍司馬李延筠，副使邊仁嗣以下，望命放歸田里，奏入，帝大怒，詔大理曰：帥臣失守，已行削奪，其寮佐合當何罪，既而竟依中書所奏，壬子，詔范延光誅張令昭部下五指揮及忠銳忠肅兩指揮，繼范延光追兵遣襲，張令昭部下敗兵，至邢州沙河，斬首三百級，并獻張令昭邢立李貴等首級，又奏獲張令昭同惡捧聖指揮使米全以下諸指揮使都頭，凡十三人，并隸于府門，癸丑，左衛上將軍仇暉卒，洛州奏擒獲魏府作亂捧聖指揮使馬彥柔以下五十八人，邢磁州相次擒獲亂兵，並送京師，彰聖指揮使張萬迪以部下五百騎叛入太原，詔誅家屬于懷州本營，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摩哩入朝，己未，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以西京留守李周為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應州奏契丹三千騎迫城，詔端明殿學士呂琦往河東代諸屯戍所備軍，以左龍武大將軍袁義為右監門上將軍，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馬都部署，己巳，雲州沙彥珣奏供奉官李讓勳送

晉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唐末帝紀下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
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駱馬都尉石敬瑭為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

案歐陽史唐帝紀于五月以前即書石敬瑭反與晉本紀自相矛盾據是書
五月辛卯始移敬瑭于鄆州戊戌始開拒命也五代春秋通鑑俱與是書同

戊戌昭統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案通鑑作昭統節度使孟南立奏石敬
瑭叛

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改為招討使案通
鑑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陣使丙午以為太原四面都部署丁未又

知太原行府事不言其為招討使歐陽史又作都招討使與是書微異
據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康福進疑當作康福據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康

福今姑仍其舊
諒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案重英通鑑作重
殷又通鑑致異引唐帝實錄作姪男尙舍使重又供奉官重英並與是書不

同
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城下案張敬達及契丹
戰于太原是書晉紀作辛丑蓋辛丑日戰越四日甲辰乃奏到也通鑑亦作

辛丑遠史作庚午與是書異歐陽史作甲辰戰于太原殊誤
詔范廷光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范廷光遠史避太宗諱作范廷廣

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于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案楊光遠降契丹歐陽史通鑑俱作閏十一月甲子五代春秋作十一月誤

契丹主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即齎驅出塞案遠史云所降軍士及
馬五千匹以賜晉帝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丁卯契丹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案契丹立晉是書晉高祖紀作十一月丁
酉此紀作閏月丁卯前後互異據通鑑致異引唐帝實錄亦作丁卯蓋契丹

立晉在十一月丁酉唐人至閏十一月丁卯始奏聞也實錄誤以奏聞之日

為立晉之日是書唐紀亦仍其誤

建朝罕舊作建朝于今改摩哩舊作梅里今改大詳交舊作大相温今改

晉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張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鄭氏封魏國夫人御正趙才
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司馬德美周氏封美周郡夫人侍吳氏封延陵郡夫人魏才
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韓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封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為
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
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施內助之功不見中興之賦予當御極子
並為王有鶴巢之高無聲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攷本朝之文沿追冊之
制將慰懷于九族冀叶慶于四星宜追冊為皇后兼定懿號既而有司上證曰
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案曹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人後至清泰三年閏十二月二十八日追冊于後漢高祖使
宣德皇后魏氏魏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代明宗為神封魏國昭懿皇后魏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克隆敬本之文雲陽魏明帝親之遺體守等又夏外國史中書門下省計所
宣德皇后魏氏魏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代明宗為神封魏國昭懿皇后魏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克隆敬本之文雲陽魏明帝親之遺體守等又夏外國史中書門下省計所
宣德皇后魏氏魏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代明宗為神封魏國昭懿皇后魏后傳原本開伏放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

末帝劉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為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
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白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內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封太夫人李氏封南陽郡君長興四年二月封

建立為皇后后性強戾末帝甚憚之故其第延皓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閒歷樞
密使出為鄴都留守皆由后內政之力也及延皓為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
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史臣曰昔三代之興亡雖由于帝王亦繫于妃后故夏之興也以塗山及其亡
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簡狄及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及其亡也以
褒姒觀夫貞簡之為人也雖未借于前代亦無虧于懿範而劉后以化難之屢
皇業斯墜則與夫三代之興亡同矣餘無進賢輔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案五

無外戚傳據五代會要武皇長女環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國公第十女至清泰三年二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長公主長興二年九月封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不載是為其開漏者亦多矣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唐列傳一貞簡皇后曹氏傳得李匡傳妻張氏 李匡傳原本避宋諱作李傳

今據新唐書雜錄傳增入

太后鑄于汾橋 汾橋原本作渭橋 今據通鑑注改正

安巴監舊作阿保機 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六

列傳二宗室

克讓，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騎射，以勇悍聞。咸通中，從討龐勳，以功為振武都枝。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奉詔，賊平，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于親仁坊，自長慶以來，相次一人典衛兵，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朝議罪之，命加兵于我，懼將逃歸，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紀綱何相溫安文寬石的歷十餘騎，擊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于鴈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以部下六七騎，伏于南山佛寺，夜為山僧所害，克讓既死，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于黃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賊，屯沙苑，黃巢遣使米重威賂路修好，因送渾進通至，兼擒送害克讓僧十人，武皇燔偽詔，還其使，盡誅諸僧，為克讓發哀行服，悲慟久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從父弟也。父德成，初為天軍軍使，從獻祖討龐勳，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討，所至立功。武皇節制鴈門，以克修為奉誠軍使，從入關為前鋒，破黃揆于華陰，敗尙讓于梁田坡，燬黃巢于光順門，每戰皆捷。勇驍諸軍，賊平，授檢校刑部尙書，為左營軍使。其年十月，潞州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軍，武皇遣大將賀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從，與孟方立戰于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將兵繼進，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銳，乃表克修為昭義節度使。光啓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洛，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呂臻來援，戰于焦岡，大敗之，擒呂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洛諸屬縣，乘勝進圍邢州，方立求援于鎮州，王鎔出師三萬援之，克修軍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授以澤州刺史，與克修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十月，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我，遠州，克修設伏于遠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

信以獻。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洛，及班師，因撫封于上黨，克修性儉，不事華靡，供饗優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答而詬之，克修慚憤發疾，明年三月卒于潞之府第。時年三十一。莊宗即位，追贈太師，克修子二人，長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澤州刺史，歷昭義橫海節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通史太祖紀十二月癸亥圍涿州，嗣弼舉家被俘，遷于塞庭。

嗣肱少有膽略，屢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為前鋒，時兄嗣弼為昭義副使，與嗣昭守城，兄弟內外奮戰，忠力威壯，感動三軍，潞圍既解，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入為三城巡檢，知衙內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接德威，與党項轉戰數十里，合德威軍，柏鄉之戰，嗣肱為馬步都虞候。明年，從莊宗會朱友謙于猗氏，改教練使，與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獲將龐讓，十年，與存審屯趙州，擊汴人于觀津，時梁祖新屠棗強，其將賀德倫急徵縣，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蔣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權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謀，弧矢星發，虓關馳突，汴人不知所為，營中擾駭，斂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蔣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嬭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春，卒于新州。時年四十五。克恭，武皇之諸弟也。龍紀中，為決勝軍使，大順初，潞帥李克修卒，克恭代為昭義節度使，性驕橫不法，未開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惡克恭之恣縱，又以克修非罪暴卒，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洛三州，將有事于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悅，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果，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衆三千，武皇令李元審將兵擊之，與霸戰于沁水不利，元審戰傷，收軍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于孔目，史劉崇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仗攻克恭，因風縱火，克恭元審並遇害。

州民推居受為留後，初孟方立之亂，居受以澤潞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洛納降，復任為牙將，居受懼其圖己，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軍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夜遁，獲霸等誅之，武皇乃以康君立為昭義節度使，克軍，武皇之季弟也，初從起雲中，為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軍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力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軍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餘，後從達韃入關，逐黃寇，凡征行無不衛從，于昆弟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及鎮太原，授遼州刺史，累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改忻州刺史，從入關，討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以功授檢校司徒，天祐初，授內外都制置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于克軍，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克軍等侍疾，垂泣辭訣，克軍曰：「王萬一不諱，後事何屬？」因召莊宗侍側，謂克軍張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將發哀，克軍紀綱軍府，中外無譁，初武皇獎勵軍戎，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曲，朝夕聚謀，皆欲為亂，莊宗英察，懼及于禍，將嗣位，讓克軍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季父勳德俱高，眾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候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軍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視事之日，率先拜賀，莊宗嗣位，軍民政事，一切委之，權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顯者，以陰計于克軍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軍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託，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克軍雖慈愛因心，而日為兇徒，惑亂羣兇之妻，復以此言于克軍妻孟夫人，說激百端，夫人懼事泄及禍，屢讓克軍，由是愈惑，會克軍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以蔚朔為屬郡，又數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絲是知其有貳，近臣史敬瑄素與存顯善，盡知其事，敬瑄告貞簡太后曰：「存顯與管內太保陰圖叛亂，俟嗣王過其第，即擒之。」

并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竊發有日矣，莊宗召張承業李存璋謂曰：「季父所為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即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老夫親承遺託，首猶在耳，存顯輩欲以太原降賊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討除，亡無日矣。」因令吳珙存璋為之備，二月二十日，會諸將于府第，擒存顯克軍于坐，莊宗垂泣數之曰：「兒初以軍府讓季父，季父不忍棄先人遺命，今已事定，復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軍泣對曰：「蓋魏夫交構，吾復何言，是日與存顯俱伏法。」克軍仁而無斷，故及于禍。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有子四人，克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為武皇母弟，新唐書沙陀傳，武皇有弟克勳，通鑑引紀年錄有兄克儉，而是書俱無傳，疑有闕文。

史臣曰：昔武皇發跡于陰山，莊宗肇基于河朔，雖奄有天下，而享國日淺，眷言枝屬，空秀棟華，固未及推帝堯，敦敘之恩，廣成王封建之義，自克讓而下，不獲就魯衛之封，懋閭平之德也，況天橫相繼，亦良可悲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五十考證

唐列傳二宗室克讓傳比至涇橋。涇橋歐陽史作涇橋疑傳刻之訛據通鑑
攷異引薛史亦作涇橋今仍其舊。

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傳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
案傳宗幸蜀以前武皇未嘗昭雪克讓無由復入宿衛出守潼關通鑑攷

異嘗辨其誤今攷新唐書黃巢傳巢攻潼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時士饑
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疑當時因齊克讓之名與李克讓同遂致傳聞

輾轉失實耳歐陽史祇據薛史原文不為辨正今無可復攷姑附識于此
克修傳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銳案新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李

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與是書李克修傳同是書武皇紀又作十一
月平潞州紀傳自相矛盾通鑑從克修傳作十月歐陽史從武皇紀作十一

月
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十九年歐陽史作十一年
克寧傳李存勳者案歐陽史作養子存勳存實

懸開平之僭開平原本作開平譯其文義當是用漢時河間獻王東平憲王
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五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知族姓所出
歐陽史云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膽略沉毅不羣
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傲戒乃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精練軍機乾寧初王珙王
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于武皇乃命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
于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泚軍于胡壁擒泚將
滑禮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于太原以嗣
昭權典河中留後事李罕之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州與泚將丁會戰
于舍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為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
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關泚將澤州刺史劉岷峽城而遁乃以李存璋
為刺史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奔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
須野戰勿以潞州為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入議路此賊決于我
關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泚人不敢
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我復取潞州光化三年泚人攻滄
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洛以應之嗣昭遇泚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
胡禮進攻洛州下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洛葛從周
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敵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為其所敗偏將王郃郎
楊師悅等被擒十月泚人大寇鎮定王郃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師下太行
擊懷孟泚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既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
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泚將閻寶救軍至乃退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為泚人所擄
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璠謀叛納款于泚嗣昭討之三日而拔
斬璠是月泚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泚將葛從周陷承天軍
氏叔琮營洞偏驛太原四面泚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

分出諸門掩擊泚營左倂右斬或燔或擊泚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
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泚軍棄輜重兵仗萬計
六月嗣昭出師陝州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泚人攻圍
有密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泚將王友通于平陽一戰擒
之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絳十八日泚將朱友軍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
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
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翼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泚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
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泚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
循西山而遁朱友軍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
清源應接復為泚軍所擊泚軍營于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眾登城拒守泚人
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為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
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為此謀兒等苟存
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別圖進取朱温兵師百萬天下
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墾深固則
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妃極言于內武皇且
止數日亡散之眾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奪旗泚軍保守不暇二十一
日朱友軍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
叛振武石善友亦為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泚人攻滄景
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
為昭義節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
視之但一貧媪而已占者謂媪有子乎曰有見為軍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
以為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既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
缺乃駐于是舍丁會既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為帥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
氣尊卑聞者異之四年六月泚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
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眾登城拒守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
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舍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事

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嗣昭足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衆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絕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鄆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于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沒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懼形于色或請收軍保營詎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曠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決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略嗣昭與建及分兵于土山南北為犄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軍復振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權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載鞍惜別嗣昭夜遁而歸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勝歸藩莊宗帳餞于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靈十年饋餉引領鶴望俟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孽猶在坐食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春首即舉衆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諒告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汴軍于馮翊乃班師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于鎮州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出沒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時閻寶為鎮人所敗退保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之兵出自九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伏發擊之殆盡餘三人匿于牆堦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為賊矢中腦嗣昭箠中矢盡拔賊矢于腦射賊一發而殪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與中詔配饗莊宗廟庭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備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繼韜小字留得少騎槍無賴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喪歸太原襄事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澤莊宗令李存渥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

渥遁而獲免繼韜兄繼備嗣昭長嫡也嘗襲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苦慮繼韜詐令三軍劫己為留後因繼備于別室以事奏聞莊宗不得已命為安義軍兵馬留後時軍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潞州轉米五萬貯于相州繼韜以經費不足請轉三萬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撫陰事報繼韜云朝廷無人終為河南吞噬止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內官張居翰時為昭義監軍莊宗將即位詔赴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為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為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我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于晉絳擒生遂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管于潞州之南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為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二人入質于汴及莊宗平河南繼韜惶恐計無所出將脫身于契丹會有詔赦之乃齎銀數十萬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以賂免將行其弟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為名何面更見天下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尙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國主上季父也宏農夫人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稱留後本無惡意姦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楊夫人亦于宮中哀祈劉皇后后每于莊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月餘屢從收遊寵待如故李存渥深詞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閹求歸本鎮莊宗不聽繼韜潛令紀綱書諭繼遠欲軍城更變望天子遣己安撫事泄斬于天津橋南二子韶年質于汴莊宗收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知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為至是亦誅乃遣使往潞州斬繼遠西首赴闕命繼備權知軍州事繼遠充軍城巡檢未幾詔繼備赴闕時繼備以繼韜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為己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遠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略無動懷而便恣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死繼遠服縶麻引數百騎坐于戟門呼曰為我反乎即令人斬繼備首投于戟門之內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餘攻于城門繼遠登城樓

知事不濟。啓于城東門至其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到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答掠母主藏婢。黃金銀數。因答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澹盡。惟繼忠一人。僅保其首領焉。

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能之叛。約方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土。志在平讎。不幸薨殺。今郎君父喪未葬。卽背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繼而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久之。告急于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約何薄。于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鷓鴣。乃顧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中。從征李匡儻爲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書。改威遠軍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宏信于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關前後獻俘千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爲蕃漢副都校。及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于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遷鎮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堅。傾塞犯邊。其衆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學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率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

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李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稍中其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舊勳。詔贈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嘗有時輩臂飢鷹。矜其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狩獲。鷹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焉。幼曰從郎。累爲行軍司馬。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勞。佐經綸之業。終沒王事。得以爲忠。然其後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蓋貨殖無窮。多財累愚故也。抑苟能以清白遺子孫。安有斯禍哉。裴約以偏裨而効忠烈。尤可貴也。嗣本嗣恩。皆以中涓之効。參再造之功。故可附于茲也。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唐列傳四李嗣昭傳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鎮纂誤云喜即嗜也 疑朕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為昭毅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太原李克用以其子嗣昭為留 後考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為武皇子殊誤

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傳深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 案嗣昭有 子七人此傳僅載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據繼韜附傳有弟繼遠合數之 恰得七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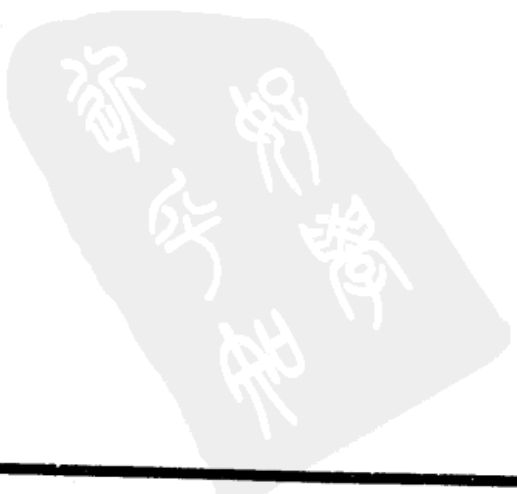
李繼韜傳命為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柱云後唐改昭毅為安義蓋為嗣 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毅

裴約傳即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 李紹斌歐陽史作李存審考是書莊宗 紀亦作紹斌疑歐陽史誤

李嗣恩傳戰契丹于新州殲焉 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 李嗣本之子武八考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為嗣本子蓋傳聞之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和中初隨懷化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見獻祖親信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于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惟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領節度既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大戮潞民燒邑屋言發流涕疑存信擅己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洛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以勝之屢請兵于武皇請兼并鎮冀存信聞之不時許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既誅以存信為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僂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授檢校僕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乾寧三年克鄆乞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讎羅宏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不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戢兵無法稍優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為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涪州軍士喪失者十二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攻于洹水汴將葛從周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于洹水南汴人為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開克鄆皆陷乃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為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為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晉陽時年四十一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新唐書存孝飛狐人少于俘囚中得隸紀綱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為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逐黃寇及遇難上源每

戰無不剋捷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圍太原萬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避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關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無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謙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進攻澤州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西崖間揆褻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為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營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謀知設伏以擊之盡殲進壓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洛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王鎰屢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并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構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却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鎰又歸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鎰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慶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漳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鎰懼遣使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新唐書王鎰乞盟遣將五十萬騎武皇蒐于樂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存孝夜犯存信營率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為

存孝衝突，溝壑不成，有軍校袁泰，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聖成，即歸太原，如聖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惟大王耳，料諸將執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渡，况咫尺之檢，安能阻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縱兵成塹，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惡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深恩，附仇讎之黨？兒雖褊狹，設計實存信，搆陷至此，若得生見王面，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顯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乘弓坐稍，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槌，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憾諸將久之，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歐陽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各養為子父佺世，吏軍于府，重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為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太原，署牙職，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州軍使，屬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于洞溝，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為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軍都虞候，破汴軍于相鄉，論功授邠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州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按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勁節都，強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沈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尸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管大輻，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管，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為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勳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賚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

李存審圍德勝，十九年，汴將王瓚率眾逼北城，為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閻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代嗣昭為招討，進營東垣渡，夾澤池為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王處球盡率其眾，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關，驅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奇跡，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漢韶字享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為定安軍使，遷河東軍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為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尋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為洋州節度使，九國志閻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父各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漢韶實之文，非無故事，末帝之起于鳳翔也，漢韶與元張虔劍，各帥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聞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劍各舉其城，送款于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漢韶故人，尤善待之，九國志漢韶上善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如祥曰豐沛故人相選于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饌什物悉官給之命承平軍節度使，孟昶嗣偽位，歷與元遂州兩鎮連帥，累偽官至中書令，封安樂郡王，年七十餘，卒于蜀。

李存璋，字德瓚，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勳等，為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儻，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為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初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鄜市肆其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姦宄，息侍門，當時稱其材幹，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為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衛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

入城固守。授大同防禦使。應蔚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陷蔚州。安巴堅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鑄爲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太保。平章事。晉天福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彥球爲裨校。戰歿于鎮州。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憚。賢少遇亂。入黃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爲副兵馬使。因賜姓名。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黨。營于交口。五年。權知蔚州刺史。以禦吐渾。六年。權於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于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刻關荆棘。特立廡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真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拒戰。汴軍攻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曰。吾奉命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上將軍。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讓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復衰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驪威。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連寢食。以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詔贈太傅。存賢少有材力。善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鬪勝。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即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刺史。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并汾也。會鹿走于中原。期龍戰于大澤。善馳果之士。以備鷹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錫姓以結其心。授任以責其效。與夫董卓之畜呂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軍。而長萬夫。苟不爲叛臣。則可謂良將矣。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考證

唐列傳五李存信傳李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污落。蓋本名污落。賜名存信。

李存孝傳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鎮纂誤云。存孝本傳止爲邢州留後。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進傳父佺世史單于 案九國志孫漢韶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是書存進父名佺。未嘗爲刺史。與九國志異。

李存賢傳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憚 案九國志李存虔傳。李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昭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考是書作許州人。又作父憚。不載其官爵。與九國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鎮纂誤。據梁末帝紀及莊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舉走梁兵。吳鎮纂誤云。朱友謙待存審到。鄆傳。鄆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鄆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今考是書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較歐陽史爲得其實。

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與是書異。

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案存賢爲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觝而得郡也。

歐陽史作與爾一鎮。以爲盧龍節度使。與是書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考證

蒙者，森龍用事，為鎔所變，恆與之臥起。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鎔自西山還宿於鶴管莊，將歸府第，希蒙勸之，他所官者，李宏規謂鎔曰：「方今晉王親當矢石，橫沐風雨，王碑供軍之租賦，為不急之遊，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翹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鎔懼促歸，希蒙謂宏規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宏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漢衡率兵攬甲，遽至鎔前，露刃謂鎔曰：「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宏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從，勞弊士庶，又結構陰邪，將為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虛，請王殺之，以除禍本。鎔不聽，宏規因令軍士聚謀，斬希蒙首抵于前，鎔大恐，遽歸，是日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行軍司馬李壽宅，並族誅之，誅誅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皆悉，復不時給賜，衆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効忠？是夜親率軍十餘人，自于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受錄，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燄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第，請為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于昭宗朝，賜號教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尚書令，初鎔之遇害，不獲其尸，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于所焚府第友間，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塋，鎔長子昭祚亂之，翼日，張文禮索之，斬于軍門，次子昭誨，嘗鎔被禍之夕，昭誨為軍人攜出府第，置之穴中，十餘日，乃免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綱官李震南，遣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茶棹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即齎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為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即表其事，曰：「故趙王王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為人所匿，免，今尚為僧，名崇謙，謹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詣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其後累歷少列，周顯德中，遷少府監。

王處直，案王處直傳原本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闕佚少考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歸也初鎮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城，處直存，不而退，三軍大譁，推處直為帥，乃推知留後事，汴將張存勳攻之，處直合處直登城呼曰：「敵邑于朝廷，未嘗不忠，于爾等，未嘗不義，爾等之涉吾地，何也？夫處直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稱節度？處直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爾等王室地，又親鄰好，住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吾兄與太原孔目史樂開出，十萬四牛酒，以備汴軍，存勳修盟，而退，處直因表授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任備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歸于莊，來後十餘年，其子都廢，私第，卒年六十一。

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于村落間，養為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為處直之子，其後應之聞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謀先事為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味旦入郭，將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尸，衆不解甲，乃遇牙悞請殺都，處直堅斬之，久乃得免，翼日賞勞，籍其兵于臥內，自隊長已上，記于別簿，漸以他事卒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子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為節度副大使，王都者，亦處直之孽子也，案以下有闕文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于沙河，明年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為皇子繼後之妻，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都都來朝，親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匕，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為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贖本軍，天成初，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屢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為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建立偽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路梓五帥壘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側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師討之，都急與王都謀，引契丹為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托諾率驍騎萬人來援，都與契

丹合兵大戰于嘉山，爲王師所敗，惟托諾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爲諾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擲以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惟擒托諾并其男四人，第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

一人獻于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名曰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段佗養之爲兒，佗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善異志，潛取以歸，呼爲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

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王，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爲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修，目眩于妖妍，耳惑於絲竹，故不能防姦于未兆，察禍于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唐列傳六王鎔傳紹鼎卒子景崇立。案新唐書藩鎮傳紹鼎卒子幼未能事，以元達次子紹懿爲留後，紹懿卒乃復授紹鼎子景崇，與是書異。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爲鎔援。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選將拒之，有勇士陳力劉幹投刺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翼日力卒於鋒刃之下，幹唱凱而還，據是書鎔方以燕帥爲援，未嘗與燕軍戰，疑耳目記傳聞之誤。

鎔子寶壽佛寺。案歐陽史作鎔子梅子園。和昭訓爲都籌畫。和昭訓宋史趙上交傳作和少微。

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蠲書以離間之。案通鑑作青徐潞益梓五帥，胡三省注云：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是書有岐帥而無益帥，與通鑑異。歐陽史從是書。

托諾，舊作禿錄，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列傳七

康君立蔚州與唐人世為邊豪乾符中為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恣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儒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難權係部眾然以雄勁聞于時者莫若沙陁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子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洩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眾因聚謀擁武皇比及雲州眾且萬人師營關難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軍防禦留後眾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觀君立保威義軍武皇授厲門節度以君立為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黃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于沈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略地於邢洛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為犄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慍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

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

薛志勳蔚州秦誠人小字鐵山初為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觀武皇授節度使志勳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冥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勳越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勳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兩暴猛汴人扼橋志勳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勳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勳皆先登陷陣勇最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勳為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為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於潞時年六十二

史建瑋字國寶父敬思厲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厲門敬思為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為裨將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為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兗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驛是夕為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驟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鬪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置兩方建瑋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死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建瑋以父廢少仕軍門光化中與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為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敵弼牧汴將王景仁營於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曠晚汴軍

有歸志。建瑋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還。留成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瑋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九年。梁祖親攻舊縣。時王師併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存審謂建瑋曰。梁軍僅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裨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襄強。賀德倫圍蔣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為謀。老賊若不。下移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瑋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符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異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緩數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瑋嗣肱為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殺守門者。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棄棄兵仗。不可勝計。十二年。魏博歸款。建瑋與符存審前軍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於元城。收澶州。以建瑋為刺史。檢校司空。外衝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勝。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為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史王銍。進逼鎮州。為流矢所中。卒於軍。時年四十六。

李承嗣。代州鴈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為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偽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啓初。從討蔡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攻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致。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偽相裴徽。鄭昌圖。函送朱致。襲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宮。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緡軍錢二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禦。登載又安。及還。屯於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遂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

既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洛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寧二年。充鄆為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於武皇。遣承嗣率三千騎。假道于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既而羅宏信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十國春秋列傳太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祖署為淮南行軍副使。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揚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閻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為楚州節度使。以張特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時年五十五。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眾。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克鄆。時汴軍雄威。自青徐克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為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人比善水軍。不閉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于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十國春秋云。儼天祐十三年。卒於廣陵。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為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戴佐佑之。因為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職為都押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從。通鑑光啓二大將蓋寓說克用曰。蓋寓播遷天下。皆歸於我。今不誅朱致。則李煜無以自消洗。克用從之。又通鑑考異。明紀年錄云。蓋寓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自攻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憐其使。脫其縛。遂行。至半今月二十日。得蓋寓王儼留及朱致文字云云。田令孜致書。遣蓋寓播遷。遂行。至半

舊五代史 卷五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唐列傳七康君立傳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考異引趙鳳紀年錄云邊
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
用通鑑作帶詣蔚州說克用皆以是書為據

武皇賜馱而殂 案通鑑考異引唐遺錄以君立為杖死與是書異

史建瑋傳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 案歐陽史作建瑋分其麾下五百
騎為五隊是書作三百騎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史儼傳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案史儼授克鄆在乾寧
二年冬是書梁太祖紀正月擒著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
疑傳文有訛字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為帳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煙塵之警懸知兵勢乾寧中為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眾逼太原有陳章者以慮勇知名眾謂之夜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常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槌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復中我師不利于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賊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為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埋壘日數十戰前後俘賊不可勝紀梁有饒將黃角鷹方骨崙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置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二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路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翼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殲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七年岐人攻夏夏遣使

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繡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實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感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眾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為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約渡之吾族其為俘矣若退軍鄴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間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鄴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場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眾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鄴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曉之後饑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曉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為右廣宋汴之人為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全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

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槊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武皇愛遇，常思臨難忘身。十二月，汴將劉鄩自涇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開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鄩欲據臨濟，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于背，繫而遣之，既至，謂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濟，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通史太祖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州兵拒契丹于居庸關，西戰于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兼三十萬，德威乘勝不敵，大為契丹所敗。敵衆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氣，中興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

嗣昭符存審配樂莊宗廟廷，晉高祖即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州刺史。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歐陽史魏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稱傳，蓋存審子，存審有女歸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衆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為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為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為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龍遇日隆，自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儻，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還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瑋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梁兵于夾城，以功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留存審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蒲縣，存審與史建瑭李嗣昭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遷領邢洛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濟，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洛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洛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彥之子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褰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二月，戰于胡柳陂，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勁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

運視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會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鬪難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聞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窮獸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歐陽史鄩以爲晉軍且憚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城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還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臥病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病恙纏綿未堪祗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十戶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拜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無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己上每有章奏求覲即陰沮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驅馳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慚明年春疾甚上章懇乞乞生觀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過今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形擗射鉤新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于羸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

審入覲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敘不得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憾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于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遠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失僅百餘乃出鐵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存審微時嘗爲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放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爲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歎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舍之豈非命也

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彥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勗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勗于街城詰旦開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宋史張昭傳云昭爲張憲推官宗憲部將特彥超合成將應之憲死有者昭者執之以送明宗及魏州中兵士推戴明宗起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將安撫軍民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鏡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爲我往河東撫育耆舊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虢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秦軍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虜養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謹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叩門言朝廷有急避至彥超出至廳事佛留挾刃審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敗死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溫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鏡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爲金吾上

將軍卒于任。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考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處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於叔瑋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作樂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請刺史與是書徵異

德威前軍營橫嶺 橫嶺莊宗紀作黃巖

德威自率精騎舉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威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即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可與爭不載精騎舉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記載殊不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刀於背繫而遣之 案通鑑從莊宗實錄作捕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獲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遙領邢洛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始改邢州爲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邢州即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攷異
符彥超傳彥超存審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審是書作存審謀殺張憲彥超兩史記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宏正崇韜初為李克修帳下親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武皇用為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為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琪張虔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為外任妻璠華公主泣請于貞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為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年從征張文禮于鎮州契丹引眾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安巴堅祇為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睦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擄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位于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恟以為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寤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啟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志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庫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眾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眾四面拒戰有急即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

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為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十五年起義圖霸為雪家讎國恥甲冑生蟻黎人困輸戰今冀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纔得汶陽尺寸之地不敢保守況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割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若使偽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纒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驟然而興曰正合我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汴州宰相巨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路遠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鈎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格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賈奉物為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斬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讎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退己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

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灼。今宮室大半空闕，鬼神尙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諸道採擇，皆不擇其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與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棟。千雲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戰，恆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汗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邪寒薄暑，不介聖懷。今寇既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糜費，屬當災饉，且乞權停。不聽。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為內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己上，舊人難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薰灼，恐為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為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勳業第一，雖羣官側目，未必能離間。宜于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譏謔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正，官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聞其如余何。崇韜然之。于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為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于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冊府元龜云：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

樞，正虞未復，卿能兼來，共定軍心。惟朕知卿，他人軍表，所以賞卿之實，實與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漢今卿再三辭，重疊，朕始納。常陽精舞上將，又稱。梁比方既，竟堅辭，難沮。來表其再請，州所宜依允。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為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與聖宮使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為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即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者。乃以繼岌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相關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為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與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崇韜。繼岌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知柔為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為詬恥。及大軍使王宗弼歸，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為蜀帥。繼岌寬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千櫛夷之地。況余不敢議此。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遣成都監王并路，郭崇韜，郭勣，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用重百萬。魏王入城，且其子斬之于市。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

魏王請奏崇韜為蜀帥。繼岌寬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千櫛夷之地。況余不敢議此。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遣成都監王并路，郭崇韜，郭勣，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用重百萬。魏王入城，且其子斬之于市。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廷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唐書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旅游江表以避患嶺南劉勳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傳深禮之譽爲副使因來嶺外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傳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誓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官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中王道深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性慎靜慮禍及己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唐書光化二年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唐書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同光初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著其尸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播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咸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誥贈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新唐書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俱以詞藝知名亦尤爲後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光裔係誤登進士第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

司郭崇韜探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

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爲己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譁橫議莫之測也巨慮草雖憑門地在

本朝時仕進尙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論草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

可已乎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

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

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

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

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尙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

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軍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

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愴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

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珣昭宗朝宰相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歐陽

珣舉進士數不中金錢以珣屬有司乃得及第歷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

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珣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

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

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國自蜀至安重誨

不欲圖獨拜宰相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珣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

長者笑謂珣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國並命爲相有頃珣以老病耳疾不任中

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致仕

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與

初卒贈司空初珣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

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遵太平與國中任正郎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為太子洗馬，因為清河小房，至唐朝感為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瑛，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善書，嘗為萬年令，彥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路遺中貴人，彥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除司勳郎中，彥為左丞，通刺不見，彥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其子弟常與善，讎協，即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為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為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堯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為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腐草章說得罪，執政議令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園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園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書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為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為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園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園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譏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蟪蛄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曰：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乘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為定，物議非之，北齊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道曰：近日與酒否，對曰：臣居亦飲，數酒極好，不加藥，足以致心，神左右見其嗜酒，不覺哂之，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靖，子頌，頌善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于鄜

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愷，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橙孫棠，元和朝，位至給事中，棠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毅，廣明中，為晉公王鐸所統判官，以收復功，為諫議大夫，琪，即毅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毅，議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太平廣紀：琪總角，謝錫，錫曰：通蜀中，詔到用夏州，飛騎，經巴，機，洪，恩，及，夏，壽，終，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策，迴，盛，平，關，右，賦，莫，待，報，書，催，錫，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齊，齊，然，雖，照，薪，俸，夜，作，書，數，千，卷，問，為，昭，宗，時，李，谿，父，子，詩，賦，唐，傳，宗，再，幸，梁，洋，羅，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弘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志倦，琪兄珙，亦登進士第，才藻富瞻，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珙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北齊瑣言：琪自其進，號學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書，歷，薄，之，琪，家，真，每，臨，流，砥，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呼，嗟，快，慢，而，投，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郿，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愛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都股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瑄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調備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瑄專持，瑄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瑄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恩而不獲，何議而不誠，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數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數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燹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爲太平之盛。及商草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尙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平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種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躡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

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即位，豆盧革章說得罪，任國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珪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尙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爲兇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敎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時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靖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真官，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做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頊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頊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勗使梁祖廢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恐，頊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慚悚致謝。頊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頊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頊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尙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播紳，筆贊典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唐列傳十趙光遠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射

傳宗朝登進士第 傳宗原本作昭宗 據舊唐書光遠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

傳宗 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 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入

李琪傳敬方子毅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

作父敬 佐王鐸滑州幕 考李琪祖名敬方 其父不得名敬 疑太平廣記傳寫

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 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恆隨哀挽者學縛誣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為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為部曲梁祖鎮汴會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恆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留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北夢瑣言梁祖雖備疑忌功臣忽謂微期曰吾夢丁會在前程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以馬就盡忽為丁會踏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引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黨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為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在會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為梁祖所誅餘皆歷內職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為牙將瑾之失守于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為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洛隨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為邢洛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洛磁下之寶獨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返旆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威莊宗望之畏

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登山大敗汴人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泚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為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慚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為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兩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兇寇自聞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既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為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即令閻寶史建瑄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為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級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軍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為人同光初以習為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渡河明宗自鄆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明宗于胙縣霍彥威謂

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在其四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宋史類行傳天成初為都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告屬邑毋聚飲為歡賀行未嘗海以故規行之尋為吏所訟習遣召行答之審客軍吏咸以為辱及正人習甚悔判官且塞前事四年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習厚賦民錢以代納糶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揚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風而卒贈太子師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為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弒王鎰志復主讎雪泣請行兵及恆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刺史兼南北水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瀕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權為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溫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戍兵龍睦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為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為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克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統軍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于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于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于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略應變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眾觀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遷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棄走保南城瓚以小

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特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為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翼日莊宗御元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尸備檣權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于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毅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歐陽史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耶因以為開封尹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為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于愛婿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為奸汴人駐軍于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維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己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守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于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捕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懸其樓堞之上恍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瓚也書板築是城舊第

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翼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衝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敢進。即時退去。象先方信神鬼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于野。形類蒲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餉者甚衆。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舊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赴關。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于洛陽。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擁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擊鼓。馳奔。結轍。納賂于其庭。如是者十餘年。漢成風俗。藩侯牧守。下逮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措斂。刺下。以事權門。象先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巨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叢珍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頒給制。必負憂疑。即日復以象先爲宋毫耀輝。賴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于理所。年六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衛雄二州刺史。次曰巖。周顯德中。終于滄州節度使。

張溫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爲步直小將。改崇明都校。貞明初。將股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覆之用。爲承清。

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歷銀槍勁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媯。備禮順平。割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衛上將軍。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初。屯兵鴈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晉州。嬰疾而卒。詔贈太尉。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瑄敗。歸于梁祖。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于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于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翊軍。族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于故元城。歷貝陽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于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彥章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于鎮。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于人。夫何足貴焉。符習雪故主之沉寃。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震不憫其親。仁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跡。豈事文侯之宜。瓚泊象先而下。皆降將也。又何足以譏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舊五代史 卷五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考證

唐列傳十一丁會傳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稱之志

案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考朱珍李謙先後為梁祖所殺丁會蓋鑒

于前事也見通鑑考異

閻寶傳梁祖以寶為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未

帝時以寶為保統軍節度使與是書詳略先後互異

符習傳飛揚痛飲 飛揚原本作飛鷹今考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駿尾

為誰雄鷹字蓋揚字之訛今改正

烏震傳移易州刺史 易州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師

張溫傳 案溫于潼關擒劉浣見梁紀此傳不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為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為府掾出幸榆社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殺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旨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旨即署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為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二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為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北夢瑣言襲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大夫使上事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為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時乍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達岸而止救之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為書以貽梁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鴈逝魚沈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樓託論交馬上薦笑朝端傾轡仁賢未省踈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奏之交仲尼謹損益之友僕願慚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四郊之僇弊今日得其小眾明日下其危牆弊師無遺缺之憂鄰壤抱剝林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駑勇枕戚哉

兵守境不量本末謀致窺覷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兼

并為承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哀天子命我為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

敘迹愛人善兵務德收燕薊則遺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況五載休兵三

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為銳將驚峯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

少于仁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何規規便誤英聽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

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

慮隱突中原為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

備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齎親回紇師徒累從

外舍文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

募勇輩葦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

天朝惻心疲瘵峨岷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

禍草心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擊盤而

失水為蛇刻鵠幸賜徊翔僕少負福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為之唯將藥

石之譚願託金蘭之分儻慮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

遣迴肝腸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僕自眷私際隔翰墨往來或有

鄙詞稍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罵言敘歡既罷于尋戈焚諍幸獨其載筆窮因

尚口樂貴和心願祛沈悶之嫌以復壘篋之好今者卜于農分不欲因人專遣

使乎直詣鈴閣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

義士難于屈讎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腸悽悽丹悃炳炳血情臨紙嚮風

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

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傳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

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為報書詞理

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通鑑攷異引唐末見開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覆水

也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

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末第時佐荆門上谷盧

汾州有王超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舉李茂貞挾

汾州有王超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舉李茂貞挾

通嘗有風鳴集三十卷行于世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龔吉齊名于時龔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擬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契丹萬書于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感名于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于亂兵際曉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問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二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為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為將相也大有勳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留守洛陽有終焉之志于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掘權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于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託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

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為詬己大怒曰吾今為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答斃之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為司勳員外郎柳璨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遠處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為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尚謂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唐史有傳申勳前司勳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劫其降勳則有先後也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瑋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租趙郡

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肅送贊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壙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悅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五代史關文司空圖字表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雖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部之初從事使府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地焉日以戶部侍郎即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懷世謂己當推

非子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王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

臣諱案圖河中之大為人所賞數由是知名未幾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諱云

盧汝弼宣和書譜汝弼字子禮祖論唐貞元年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為世實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強者多僞行墨制武皇恥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願俟中興帝亦以幸輔期之建國前卒于晉

宣和書譜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跡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為從事莊宗即位于魏州徵為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

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禪循為冊禮副使梁祖既受命宴于元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遠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慚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祿薛貽矩因感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冊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為人謂梁祖曰聖祚維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為不可昭宗命學士陸展馮渥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廣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浼我至公難從僥進宜付所司落

朱氏楷始得為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以為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樞白馬之禍樞因附璨復佞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諡號樞謂廷範曰誰者所以表行實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污隆祀享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內終則嬖婦悻亂罹天闕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洽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晉書樞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雖宏作也太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減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貞劫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逮陵寢于西京徙兆民于東洛駟輦輅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宮闈謹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翼今請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翼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樞附會幸災也如是及梁祖即位于汴樞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貽休蕭閱禮等人材癡陋不可應職班行並勒歸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時百官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解即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悅翼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曰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為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樞為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駁諱之罪竟以憂慚而卒

楷駁昭宗之舊證士風臣節豈若是乎斯蓋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考證

唐列傳十二李襲吉傳 李襲吉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唐新纂作應廣文舉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李敬義傳移吾片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李德休傳 德休原本作德林今案其字表逾林字蓋休字之訛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六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十三

安全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為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
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
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
出閱諸司丁匠登陣禦捍外攻甚急安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
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且為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
見授為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安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得數百
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
軍退走微安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安全
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安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
使在任一年治民為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
之游騎每出必為安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為安五道蓋比鬼將有
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審通安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為北京右廂
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起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為前鋒天成初授單
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從房知溫營于
盧臺會龍趾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筵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
戮之以功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團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為飛石所中而
卒贈太尉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為降野軍使元信以將族子便騎射幼事武皇
從平巢蔡光啓中吐渾赫連鐸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
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為突騎都校乾寧中
處存子郃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

宿備郃懼擊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為鐵林軍使梁將氏叔
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
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為梁軍所逼別將秦武者尤為難敵元信與關懿
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饋仗還突陣都將莊宗嗣晉
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遷州刺史賜玉鞭名馬
柏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傳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
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為博州刺史與梁
對壘德勝渡元信為右廂排軍使未幾為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授
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特功每對明
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當氏叔琮
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元信乃起謝不復以彥威為戲明
宗即位以元信嘗為內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鎮徐
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
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即位授潞州節度使
加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即位以
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諡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衛大將軍次曰友規
仕皇朝為潞州刺史卒于任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諳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負罪奔梁在
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為親將蜀後主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
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內外相結專探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
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詔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奪取秦成階等
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于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都以承休
為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薦鉞乃以龍西花木入獻又稱秦
州山水之美人物之感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太平廣紀引王氏見聞錄
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探美觀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
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所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眾數萬由劍閣將出與
還龍武精銳並充衛隊從行

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聞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計于重霸曰開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關承休素信以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羣羌買由州山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置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即時疎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為國守藩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開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為開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為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與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廷光曰將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為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霸之鎮長安亦為之故秦人目重霸為擣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悅人好路遺時人目之為俊弟重進尤兇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玉堂開話安重進性兇險莊宗潛擣劍南戰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成復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于吳用為裨將隨重霸為龍武小將成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太平廣記蜀破重進東歸明宗補為使後有過觀背卒重霸之子曰懷浦晉天福中為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以臨陣忸怩為景延廣所誅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為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為前鋒後隸河中為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陝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為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

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案通鑑劉訓至荆南楚王殷遣岳州高季興擊不戰求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竹龍之術乃造竹龍二道傳于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略居民而回詔訓赴關尋授檀州刺史續勅濮州安置未幾起為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為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瓊事武皇為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為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莊宗即位以為於州刺史秩滿復用為甲坊使莊宗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表為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萬餘帳四年徵為左驍衛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瓚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瓚以為附己待之甚厚因命為騎將會瓚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刃瓚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之漸長列于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卒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為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洛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于臨洛西敗梁將王暹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豫戰于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

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梁風痹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遷授鎮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日。贈太尉。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皆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由魏州南渡河。時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欲先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乃以夔州爲軍江軍。拜鄴爲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任團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衛尉卿。及將有事于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衷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禮畢。止爲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傘旗之下。至郡無疾。翌日而卒。

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奉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擢爲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

歷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鄴州節度使。罷鎮。卒于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于是龍飛。雲雷搏屯。則王侯以之蟬蛻。良以適遭亂世。得奮雄圖。故金全而下。咸以軍旅之功。坐登藩閫之位。垂名簡冊。亦可貴焉。惟重霸以姦險。而仗旄鉞。蓋非數子之儔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考證

唐列傳十三安金全傳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

名位不進 案遠史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與是書異

安元信傳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是書並為立傳今附錄于此

安重霸傳獨主率衆數萬由劍關將出與鳳以遊秦州至鎮州遇魏王繼岌軍

至狼狽而旋 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是書異

袁建豐傳轉突騎指揮使 突騎歐陽史作突陣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孟守謙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鄭傳父再遇為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脫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

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

引悉本通鑑考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鄭傳本于薛史有可徵信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考證



之于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諒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于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諒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于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款于梁。候劉鄩兵退後。與晉王修好。友諒曰。晉王親赴子急。夜半乘燭。戰賊。面爲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履。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諒覲于洛陽。莊宗置宴。樂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諒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既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隸之。又請解縣兩池。權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諒爲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七十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莊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路遺。或求賂于繼麟。雖僂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土薄民貧。厚貺難辦。由是羣小成怨。遂加誣構。郭崇韜討巴蜀。徵師于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己。頗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爲後患。郭崇韜既誅。宦官愈威。遂構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強項于蜀。蓋與河中響應。繼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于國。密還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于我。尚爲人構陷。吾若得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構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聞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于徽安門外。詔繼茂誅令德于遂州。王恩同誅令錫于許州。吳璠傳云。伶官史彥瓊傳。友命夏魯奇誅其族于河中。初魯奇至。友諒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

時百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關者。夜見婦人數十。被服靚粧。僕馬炫燿。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關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扇鎖如故。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道遙樓。聞哭聲四合。詰日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誅族及明宗即位。始下詔昭雪焉。

史臣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繫貨財。傳所謂貨以藩身者。全義得之矣。友諒嚮背爲謀。二三其德。考其行事。亦匪純臣。然全族之誅。禍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盛。而天道惡滿乎。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唐列傳十五張全義傳初名居言 案新舊唐書作張言是書李罕之傳亦作張言俱與此傳異

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屢有戰功爽表為澤州刺史 案洛陽播紳舊聞記齊

王張令公外傳云王在巢軍中知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考

是書則全義因巢敗始歸諸葛爽乃表為澤州刺史也舊聞記殊失事實

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 案通鑑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

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是全義之得幸于莊宗由幣馬也洛陽播紳舊聞記

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及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

水之契焉此蓋黨于全義者虛譽之辭

朱友謙傳簡復攻播璠冒刀獲免逃歸于汴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李璠為節

度使凡五月為節將朱簡所殺據是書則璠逃歸于汴未嘗見殺也通鑑歐

陽史俱從是書

待遇同于己子 案歐陽史作錄以為子

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勅攻之 案歐陽史友珪遣招討使

韓勅將康懷英等擊友謙通鑑作九月丁未以咸化節度使康懷英為副招

討使更以韓勅副之懷英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三書

所載俱有異同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餞于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

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于村巷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為己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逐立戰功。嘗中流矢矜其一目。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軍。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洛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為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或得其符。悉令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營招討。總大軍于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莊宗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于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旦與吾同宴。豈卿前鋒之效也。彥威等伏陸謝罪。莊宗曰。與卿語。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明年。從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為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于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與明宗會兵于鄆下。大軍夕亂。明宗為其所逼。彥威從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懇請。遂從。至洛陽。彥威首率鄉相勸進。于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于彥威。擅收段凝溫轄下獄。將實于法。安重誨謂曰。溫段罪惡。實于梁室。衆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內難。實安萬國。豈為公報仇耶。至天威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僉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撫公僉斬之。明年冬。賜親于汴州。明宗接過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于理所。年五十七。妻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妻訃。掩泣歸宮。廢朝

三日。至月終不舉樂。五代會要天威四年六月。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賜公。冊贈太師。晉國公。諡曰忠武。子承訓。弟彥珂。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于洛州。詔以彥威配饗廟庭。

王晏球字盤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為蔡賊所掠。汴人杜氏畜之。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沈勇。有斷。備儻不羣。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清吳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術強。一大機則十晏球預選。從。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遺不及。晉人極畏此。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朱友珪之篡位也。懷州龍驤守禦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友珪命晏球出騎迎戰。擊亂軍。獲軍使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為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勣等作亂。縱火焚剽。攻建國門。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于鞠場。俄而亂兵以竿暨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晏球奏曰。亂者惟李勣一都陛下。但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尋領軍于河上。為行營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莊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邱。聞梁末帝殂。即解甲降于莊宗。明年。與霍彥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鄆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求還本姓名。天威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通鑑。遣人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球下使。謂之。不克。晏已晏球以都反。聞王實以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契丹遣托諾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托諾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遇前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曹劍揮。應手首落。賊軍大敗于嘉山之下。追襲至于城門。俄而契丹首領特哩衰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特哩衰復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千騎。而還。特哩衰

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衰已下會長七百餘人契丹遂弱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犒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寔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于鎮時年六十贈太尉子徽位至懷州刺史

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爲晉州刺史二年授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授右羽林統軍鄧王友珪篡位授洛州團練使貞明中爲邢州留後遷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于鎮州契丹來援莊宗追襲契丹至幽州思遠聞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西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營盡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薊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薨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自鄆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即位移授洋州節度使及西川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衛以年老告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殺于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遺置帳下編入屬籍梁祖之攻克鄆也朱瑾募勇數百人驟雙屬于其類立爲屬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爲一軍號爲落屬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屬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福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爲磁州刺史清泰二州留後老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

第漢賓妻進酒上食妻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于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承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于承王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番單面候問略無報復怨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悉其紛然爲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亦旌趨在禮讓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既誅漢賓復爲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時嘗領軍屯魏州華縣適值連帥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爲留後漢賓則斬其首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早親齋潔禱龍子祠贈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爲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咸淪沒者有坐北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尋遷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雲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太和保其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

孔勳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爲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鄆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勳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勳自鎮來朝復令歸鎮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勳誅之明宗即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爲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中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爲留後玘能從之翌日受實衛庭事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老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貞明中爲

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關于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咸末。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為右贊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將劉仁恭為騎將。表為媯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為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冲幼。宜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為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于部下。梁與莊宗交戰。河上。摧堅挫銳。惟特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邱。明宗時。為總管。受降于郊外。見知裕甚喜。遂相謂曰。周歸化。今為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尤異。而諸校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為房州刺史。魏王繼岌伐蜀。召為前鋒騎將。明宗即位。移刺絳州。改滑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于軍旅。勤于稼穡。凡為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淮上之風。惡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于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搗于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很者。誦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絲是弊風稍革。長與末入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于官。贈太僕。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養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彥威而下。昔為梁臣。不虧亮節。洎歸唐祚。亦無醜聲。蓋松貞不變于四時。玉粹寧虞其烈燄故也。况彥威之輔明宗也。有頌戴之績。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數公。尤為優矣。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唐列傳十六 彥威傳存條其夷。通鑑注。以彥威為彥存之子。與是書異。

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公儼斬之。案歐陽史。彥威從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考朱守殷反。明宗遣范廷光馳兵斬之。非由彥威之力。宜以是書所載為得其實。

王晏球傳。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行周歐陽史作行珪。

朱漢寶傳。曰貞惠。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士林濁。曰。漢寶。散己。俸以代荒。通濟。疲俗而。雖富庶。所。之。地。諱。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今。終。之。道。謹。案。法。中。道。不。挽。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慧。請。證。曰。正。慧。從。之。是。書。及。歐。陽。史。俱。作。貞。惠。未。知。何。據。

劉玘傳。翌日受賀。街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劉。玘。王。廷。順。物。以。其。違。亂。將。之。命。來。歸。編。遠。錄。斬。李。洪。勅。云。始。扶。劉。玘。既。奔。宜。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則。襄。州。何。以。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清泰初。卒于官。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托諸舊作。悉錄今改。特哩表。舊作楊隱。今改。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實。建及少事李罕之。為紀綱。光啓中。罕之謁武皇帝于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匪衝軍都校。柏鄉之役。汴將韓勛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勛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朝。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于部選士二百。挺槍大譟。擊汴軍。卻之于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殲之。劉鄩之營。幸餘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揚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荊棘埋塹。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曉。汴軍登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槍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槍勁節。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瓖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實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實。延實言危窘極矣。所爭暮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竿。又令上流具瓊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瓖解軍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于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放。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勁節。慢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雖劣者忌讎之。時宦官輩令

圖監建及軍。每于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贖施。其趨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謹。雖知讎構。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亂。久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後有功見疑。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于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為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全全驅市人以登陣。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甚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全全等。分出諸門。擊殺于外。邊明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散伏于要路。逆戰偽敗。王師乘之。壘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陷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為將。械而下獄。久之。梁祖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効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為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為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為武州刺史。令張倚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敏在山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乘。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全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敏于廣邊軍。行敏亦降。尋以行珪為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咸初。授鄆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為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為賓職。及佐行珪。觀其貪穢。因諫

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于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絲疋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勸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歸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冤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帝于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聞漸升為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變天咸三年卒于治所詔贈太保王恩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恩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恩同初事仁恭為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恩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帝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恩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荆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與聖宮頗用事恩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恩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為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與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恩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于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壤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著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恩同不管事豈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恩同特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師恩同以曾獲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恩同相度形勢即乘閒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詔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王不稟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蕩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

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恩同因歡颺動又軍校宋審溫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即獨圍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又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赴關時恩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恩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王登陣泣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且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叛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恩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恩同與藥彥稠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王至昭應前鋒執恩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恩同計乖于事然盡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恩同爾之故人可行迂之于路逮于撫慰之意恩同至詔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恩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乘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覆鼓膏原緣囚之常分也詔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聽歌詔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恩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詔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恩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恩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恩同并其子德勝詔王醒召恩同左右報已誅之矣詔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于山墅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于野訊其姓名即補右番廂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于涿州擒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

史歲餘召還復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爲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武改京
兆尹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
州入爲右龍武統軍初自通既平楊彥溫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于周旋末帝
深銜之通鎮自通至鎮永安重誨指軍府甲仗數上之以及末帝卽位自通
爲從河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河由是得免及末帝卽位自通
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唐列傳十七李建及傳改匡衡軍都校 案歐陽史作匡衡指揮使
又今上統其喪積薪其上順統燧火以攻其糧 案通鑑作木炭積薪沃油然
火于上統燧之與是書異 歐陽史作以大喪積薪自上統燧火與是書同
高行珪傳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率部下攻行珪行珪
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馳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
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是行珪先求救于晉而使降
也是書作降晉使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爲樓下軍校 案歐陽史作銀胡轅指揮使
飛鷹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飛鷹都指揮使
位止鄭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以功運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以五鼓技見思同 案歐陽史作遣伶奴安十以五鼓編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 郝昭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二

列傳第十八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為河東將救克鄆而沒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為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案以下有闕文明宗遣回勳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淮南明宗難之後李鏐得淮南謀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臣願得安令公一言為信鏐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鏐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重誨為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臧自若環衛會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第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為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第揚言於眾云聞相者言其責不可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與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姦人結搆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詔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於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姦人結搆離間陛下勳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入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為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為樞密使重誨如故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成裕為絳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度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

運不繼明宗愛之而重誨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饋帛糧料星夜贊運人乘蹇踣於山路者不可勝紀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於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讒構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過惡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關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業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非渠志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慰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與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勳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大傳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槊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刺其衣服夫妻裸形踏于廊下流血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尸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貽顛覆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殺家屬時樞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書與知祥及家屬亦不知祥對使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誅天地間未有此數知樞密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五代史文宗明宗今光緒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書檄重誨于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殊得與王他日必為朝廷之忠言終而絕臣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淚矣

朱宏昭太原人也祖致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宏昭事明宗在藩方為典客天成年為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親祀南郊宏昭為大內留守加檢校太傅出鎮鳳翔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馬首請館於府署妻子避拜極為壽宏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

浪僮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瑄聞其言，大懼，即日燒營遁。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東還。復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為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為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廷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于中，廷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于襄陽，代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廷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贛與宏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即位。宏昭以為由己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救後軍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路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路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宏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宏昭援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于井。安從進既殺馮贛，斷宏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即位，贈尚書令。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為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為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禮，頗厚于諸將。及朱宏昭為樞密使，勢敵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宏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為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恆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為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為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歐陽史云：洪實見軍士無心，二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弱，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命誅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路王故洪實之死，後人皆以為冤。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為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溺于酒樂，今從眾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繇是委之心。替明宗即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捧聖都指揮使。鎮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軍歸洛，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太平廣記：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答責，忽一日，識其老而詰其姓，則曰：姓康，別號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氣發燥灼，大臣皆懼，求為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為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宏昭馮贛等懼禍，謀干義誠，但云僕為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明宗晏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路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解，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路王，請罪。路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屬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彥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彥稠劫回鶻入朝，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彥項之叛命者。搜索盜賊，盡獲回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遣復鄉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案原本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為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為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即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為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

帝連與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閩帝深委之，及閩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閩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閩帝蒙塵于衛，令詢曰：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

史臣曰：夫代大匠斲者，猶傷其手。況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當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絕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脫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宏昭而下，力不能衛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絕，以茲隕命，足以垂名。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唐列傳十八安重誨傳無何有吏人李虔徽第揚言于衆云 案歐陽史作樞

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所載異詞

朱宏昭傳載瑋聞其言即日燒營遁重誨聞之不敢西行 案歐陽史作載

瑋以糧餉不繼，遂燒營遁軍，重誨亦以被譏召還。

朱洪實傳 洪實，歐陽史作宏實。

康綬誠傳鎮邠州刺史 邠州，歐陽史作汾州。

藥彥稠傳充河中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三

列傳十九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宣和書錄云革少值亂難避地鄭延轉失其世系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杜丹會賦詩賦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謁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斂版出迎乃爲嬖人祈軍職矣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請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章說冀諳事體與己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又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濟爲宏文館學士說讀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勳能爲務唯事修錄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旆鎮數日無耗爲親友促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俟新命便履公朝意謂過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狀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貶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珽任園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章說等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禮舉世軍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初正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素大綱敘陸食榮亂兒孫于昭穆賈官潤屋換令錄之身名馳行疊彰羣情共怒離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並所在馳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子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實晉書法書贊或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說句則晉無田園州

雖有三兩歲莊子雖百歲祖個多年果有令公大王書請列給選人戶蓋不欲使奉使民衆慮無知之舉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要強難避耳否蓋時陳源冰乃高其後卒以故據田客說安期正坐所長信乎風今公大王居官故梁說命維新而圖正朝者不能致觀望之族而反竊賈乘施之使唐之不競有自來矣

章說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案以下莊宗定汴洛說與趙光允同制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違事端時郭崇勳乘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或有言于崇勳選趙光允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囊罔冒崇勳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勳僞造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亦以謂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細懼失惟新舍垢之意時說與郭崇勳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勳得罪說懼沈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等上疏云崇勳往日專權不爛故事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勳識者非之又有王偉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于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園常保護之說居有井曾與鄰家共之因嫌鄰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爲希甫疏論以爲井有貨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反招虛妄初貶徽州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繼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章說方在中書亦預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章說頃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贖貨賈官靜惟牽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妻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皇都弭難之功恂逆帥備求之勢罔子視聽率意割移將千里之士疆開通校穴動兩川之兵賦禦擇經年致朕其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鄰難復要害高季興尙固窳巢增吾肝食之憂職爾朋奸之計而又自居貶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權時處忠夏于何地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歐陽史說子請晉天祐初說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崔魏公領鹽鐵署爲

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汝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依草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福淺無他才惟務特門第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沒于軍莊宗歸軍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子今于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卽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爲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于帳中召程革奏程曰叨忝成名不爛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于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爲辭公所不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將卽位求四鎮判官可爲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沒當用判官盧質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次舉程卽詔徵之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位舉止不恆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頃之遣程使晉陽官冊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儀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白宰相欲連章規諫請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臨廣武事矢及於胸給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縮頸書論近世士族或曰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令緒宣聖之系孫得非感歎程曰止于孔子之後感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圖爲與唐少尹莊宗從姊婿也憑其寵戚因詣程程方衣鶴氅華陽巾憑几決事見圖怒誓曰是何蟲豸特婦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謹舊體圖不言而退是夜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怒謂郭崇勳曰朕與相此癡物

敢辱于九卿促令自盡崇勳亦怒事幾不測賴盧質橫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莊宗既定河南程隨百官從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風而卒贈禮部尚書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爲軍伍而歸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案下有爲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聞鳳名得之甚喜以爲護學士後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后奏曰妾五六歲失父母每見老者思念尊親泣下以全義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莊宗許之命鳳作戲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圖爲宰相爲安重誨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馳驛賜圖自盡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圖義士也肯造逆謀以讎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施已踰數千緡聞毀乃止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之鳳居上集鳳爲莊宗實錄何挺輪劉曉疏不載曉既相遂引鳳共政事長與中安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肯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爲朋黨不悅其妻重誨獲罪乃出爲邢州節度使及閔帝蒙塵于衛州鳳集賓佐軍校垂涕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閔于禮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將行聞閔帝遇弒而止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著筮卦成投著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爲將相豈有返壽哉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阨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贍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棟以詩書訓子孫愚童時誦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甚憂學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勵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親貧求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闕隨計

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于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季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于華帥韓建其略曰僕關東一布衣耳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喋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齒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于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官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衝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論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福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枳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教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于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敬奉得侍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瞻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援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詔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于朝制使勅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案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鞠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賊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齊備夫殿餞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齊愚白李齊手不關殿備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鄆觀察判官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彞依焉貞明中彞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禁

闈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之所爲文仲尼過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爲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爲主客郎中數月召爲翰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爲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閉計于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圍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繇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即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爲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延之中堂設席惟筓結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職官分紀云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微乾而已中使具言其事愚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疋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廷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于郵理愚私謂同位曰吾君廷訪少及吾輩位高貴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徵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爲婚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詰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于位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宏避地太原娶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圖圓圖風采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圖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與圖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絛圖美姿容有口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趙列傳十九盧程傳盧程唐朝右族祖歸父蓋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

趙鳳傳以為護繼學士 案五代會要作護繼書制學士。

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 案歐陽史作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悉傳歷許鄧觀察判官 案歐陽史作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任國罷相乃拜悉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吳縝纂誤云明宗紀天成二年六月任國罷長興二年李悉

為平章事自任國罷至此已五年矣與悉入相年月太遠蓋史之所書本謂

趙鳳而誤為任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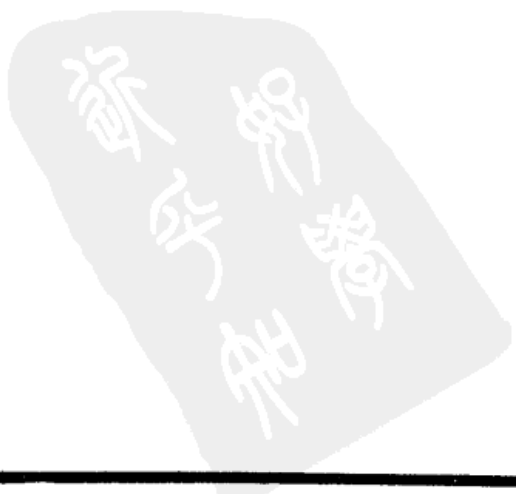
任國傳嗣昭為帥于軍國代總其事 案歐陽史作嗣昭戰歿國代將其軍。

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 食券通鑑作館券。

清泰中制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愍帝即位贈國太傅是書作廢帝清泰中未

知孰是。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賈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為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

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夢徵以學無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

直梁末帝以觸時機左授外任玉堂開話寶以錢公無功于本朝鮮在一方坐

州有頃復召為學士及莊宗入汴夢徵以例貶沂州居常感梁末帝舊恩因

為祭故君文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睽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草故以鼎新

若金鎗而火威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

中書舍人復入為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玉堂開話寶失意被譴

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

後寶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賈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

避避未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高尤長于牋啓編為十卷目曰東堂集行于世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

辟為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傅

入為大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都殷象論刑法事左降虜州司

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為人所制保

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于洛陽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藹登進

士第及昇朝遷歷三署案以下疑有闕文據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宴

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黃于文思殿朱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皆通引

授檢州司馬侍御史歸藹實授登州司戶坐百官傲全忠也同光初為尚書右

丞遷刑戶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

孔懿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

充集賢校理為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案孔懿傳原本疏闕攷冊府元龜云乾

壽奏為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觀窮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顛之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友謙為從事莊宗即位

于魏州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遷吏部侍郎

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與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壞水工以小舟救文寶與副使

吏部郎中張絢信風至淮南界僞吳楊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文寶受

其食物反其錢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州宣國命還青州卒于吉嗣位

邑宰

陳又刺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浮陽轉徙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

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逃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

岌伐蜀署為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團歸闕闕薦之于朝除膳部員

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又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為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

常侍由是忿以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為判官日人有造者

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然又性孤執尤廉于財長與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

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又宜陳一經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

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

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即位贈禮部尚書

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為令錄誨以詩書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玘每肉

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

吾祿不可分也緣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魏州節度使羅紹威

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為巡官累遷至戶部員

外郎職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為鹽鐵判官天成中歷知

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賈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

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孀長與視喪事恤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丞刑部

侍郎贊性雅和與物無忤居官長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未幾

改祕書監兼奏王傅冊府元龜奏王為元帥奏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敬與

贊良乃奏贊節概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通鑑贊自以左遷泣訴

贊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皆用王

傅為左運以職事有開刺之不同也嘗是時從樂地居備副則奏王傅不可以

閉官言蓋以從樂地居備副則奏王傅不可以德恐其禍故求脫耳

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頌秦王功

德阿意順旨祗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議必獻嘉言秦王常接見贊及遊客于

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冊府元龜時從樂調于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

師傳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

度至衙。言行龜龜。載劉贊諫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為。職浮華非所尚也。秦王不悅。戒關者後弗引進。贊既官保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弔。但閉關暗鳴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止于朝降而已。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干氏。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絕。因之亦病。行及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為縉紳之主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疑。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唐列傳二十劉岳傳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案歐陽史謂其事出

鄭僊。兩史褒貶微有異同。

張文寶傳信風至淮南界。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

陳又傳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案通鑑作閏月以膳部郎中

知制誥陳又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略。

劉贊傳。案通鑑作劉贊。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二十一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為牙校憲始童非喜儒學勵志橫經不捨晝夜
 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取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
 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謁判官李襲吉一見欣歎既辭謂憲曰子勉之將
 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宗為行軍司
 馬廣延懿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發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莊宗嗣
 世補太原府司錄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王絳燕中名士盡與之遊十二
 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之舊徵赴行臺十二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
 恆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
 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冰而行將及岸冰陷朗
 泣以馬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偃伏
 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絳俱歿矣莊宗垂涕求
 尸數日聞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
 從討張文禮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
 鎮州留事莊宗即位詔還魏都授尚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
 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尚書與唐尹東京副留
 守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三年春車駕幸鄴時
 易定王都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鞠揚吉因築壇于其
 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祭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
 不可輒毀亦不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古之
 道也即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憲以公事獲譴閣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
 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即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不祥之甚怒其本也
 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尤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費閣

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

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
 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
 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
 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
 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東依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
 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既而明宗為兵眾所劫諸軍離散地遠
 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窘急總管又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
 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
 愚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
 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並無書詔惟聞天子授以雙箭傳之為信眾心感之
 時事莫測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載其飾復召人謀事必行陰禍因欲據
 城軍我貨人宜早為之所但戮呂鄭二宦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
 久曰吾本書生無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金紫向來仕宦非出他
 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身殉義東都事略昭傳昭勳憲表明宗以
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翌日符彥超誅呂鄭軍城大亂婚
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憲初聞有變出奔沂州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
 于晉陽之千佛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為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赦有司請昭雪
 從之憲沈靜寡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
 賓僚宴語但論文嘯咏而已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尚書
 王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
 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
 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書為同職司空頤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頤誅
 代為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與唐尹時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
 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
 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

皆不可任意謂崇翰必令己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總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徽之孔謙段徊白崇翰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翰即奏憲留守魏州徽王正言為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于孔謙正言不耐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與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廉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越趨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通鑑正言索馬不能得乃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為平盧軍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黃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假官司空願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莊宗還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襲唐祚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放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適越今日歸死于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翰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于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詩里人或譏之不以為愧時四鎮蕃賓皆金紫裝獨恥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賓僚城樓錢別既而羣僚離席裝獨留獻詩三篇意在章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爾此乎裝飲酒素少略無離色為之一舉而闕莊宗即解紫袍賜之同光初以裝為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瘠裝求為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

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裝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冤之

崔貽孫新唐書宰相世系祖元亮左散騎常侍世系表元亮字父芻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于江南適以棄

裝營別墅于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

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為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

明年盡移澤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珽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蒙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北齊瑣言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

惠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于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孟鑄魏州人莊憲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鑄為度支孔目官明宗時為邢洛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鑄自租庸勾官擢為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出為相州刺

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鑄為三司使初鑄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割依違名譽頗減暮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謂侍

臣曰孟鑄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鑄于同光世已為三司勾官天

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鑄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

勉旒鑄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務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明宗

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卒贈太傅

孫岳冀州人也強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為穎州二州刺史閬州團練

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為元帥府都押衙事

未行馮贛舉為三司使時豫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橫岳曾極言其禍之端康

義賊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賊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賊

密遣騎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為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子璉歷諸衛將

軍藩閩節度副使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工部尙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末帝卽位授禮部尙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懼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爐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實情誠。乞請容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遏忤怙。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惟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達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嫉妬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瓊受玷。臣心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掇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贖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礪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躡皇風。況諸道所徵賦租。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官俸。常汲汲于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惟朝廷尙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爲。異日之區分轉大。竊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放諸項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尙清。爲政務易。易則繁苛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任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誠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泄事。更審求實。儻一一得人。則慶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領厚俸。益彰有遺。兼絕徇情。伏望

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閱臣驚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卽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仰答聖明。末帝優詔答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求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延朗有心計。善理繁劇。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積聚。保官財。貨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親征。然亦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獨排衆議。請末帝北行。識者韙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爲邊將。延皓卽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校。奏加檢校戶部尙書。清泰元年。除宮苑使。加檢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爲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爲屯將張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澤。聚歌僮爲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因爲令昭所逐。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內政之故。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敝矣。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都虞候。後納爲腹心。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吏。末帝將圖起義。爲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粟帛。以贖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關焉。末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嵩爲樞密使。但高枕開眼。啓妾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官。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察之。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舊五代史 卷六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唐列傳二十一張憲傳上格戎有司連拾行宮之庭穢事者畢去竟殿即位壇

案歐陽史作壇未成莊宗怒命兩處候選毀壇以為壇與是書異通鑑從

歐陽史

李存暹自洛陽至 案存暹歐陽史作承王存嗣攻唐家人傳存暹與劉廸后

同奔至風谷為部下所殺是存暹未至太原其至太原者存嗣也是傳作存

暹疑誤

孟鶴傳鶴自租庸勾官擢為客省副使 租庸勾官北夢瑣言作三司勾押官

劉延皓傳父茂成 案歐陽史作茂威

延皓即劉后之弟也 案通鑑攷異引廢帝實錄以延皓為劉后之姪與是書

異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

出為鄴都留守 案歐陽史作天雄軍節度使

劉延朗傳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 案歐陽史廢帝既立以延朗為莊宅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二

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奪父位也令行欽攻大恩山又令殺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圍山州守光困蹙令行欽于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為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為假子後因從征討恩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各聞軍中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得已而遣之時有散指揮都頭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圍翼衝之莊宗之營于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為汴軍數百騎攢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及莊宗平梁授武軍軍節度使嘗因內宴羣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為保傅嘗地得下坐酒酣樂作莊宗敘生平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勅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微會不憚翌日以行欽為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宮人生皇子者劉皇后心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吾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宮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為婦莊宗難違所請徵許之皇后即命紹榮謝之未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憚倖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之何及貝州軍亂趙在禮入魏州莊宗方擇將皇后曰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洎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于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于鄴城之南及明宗為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于軍中拜起之際誤呼為歲者再明宗驚駭過之方止既而明宗營于城西行欽營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為亂軍所迫惟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

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師已入賊軍終不為國使明宗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瑛至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營繼瑛于路明宗凡奏軍機拘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陽復令繼瑛渡河召明宗行欽即殺之仍勸班師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騎出師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四日至平陸縣界為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即位詔削奪行欽在位官爵斬于洛陽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為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鬪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在泚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擣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為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備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擣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九國志傳王彥章守中都庭隅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隅為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曰此性也其材可用遂釋之梁平授鄴州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眾遮道斷轍臥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明宗封荆南魯奇為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九國志李仁罕傳夏魯奇奉朝廷之命討甲兵將國屬孟知祥與魯奇謀先取魯奇今仁罕攻遂州魯奇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九國志李華傳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魯奇自剄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愴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與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眾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梁備既竭

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為健兒，由吾擄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于側，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責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給賜甚厚。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為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中，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宗與復之功，其誓句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聞之愕然。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于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于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前，遂誅汴孽，僞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遺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賈，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款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惟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強，感孰若僞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衆，則懸首棄街，盡為奴隸，但以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敢窮兵黷武也。光嗣聞辯對，畏而奇之。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即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母前，以母妻為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蜀平班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

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與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庶効方略。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審之。九國志王孟知祥傳李嚴之為監軍也，孟知祥數其過命，孟知祥斬之，嚴之左蜀將死報蜀人矣，與汝承訣，既而果如其言。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即位，錄其趨走之勞，擢居內職，復為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因奉使東川，董璋張健以召之，仁矩食于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辱，自是深銜之。長與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誨奏以仁矩為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為不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長與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成，未可與戰，宜堅壁以守之，儻旬浹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退。仁矩曰：蜀兵備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為璋所害。

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為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于上黨，敗梁人于柏鄉，及平劇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臣，長與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監西面行營軍馬都指揮使，二年，移鎮陝州。通鑑至顯德立，謀圍守陝州，以侯康統，先是，韓瑋五百騎戍陝，韓瑋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韓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從一城人，瑋地耳，至是，韓瑋卒，出攻，思立，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清泰初，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

二年，入為右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徵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車赴圍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而卒，焉，晉高祖即位，追其宿舊。

為鞍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為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尚書明宗即位歷樞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與中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為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崩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為所圍晉高祖及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跣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飾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日暮雪恥有期諸君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為晚光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敬達諸將通行周等清光遠上勸末帝聞其殺也愴慟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即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事數帝亟立軍功及領藩郡不聞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戀官封賞其事蹟非激忠之道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唐列傳二十二元行欽傳今行欽攻大恩山 大恩山歐陽史作大安山考通

錄今案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魏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

李嚴傳以嚴為三州招撫使 歐陽史作招討使

卸靴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亦與是書同吳鎮纂誤云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康恩立傳贈太子少師 少師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二十三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軍末為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為王鎔所殺鎔書報其第匡儻匡儻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暮客為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為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贖以此知名書聘王鎔于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笑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暮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中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責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臥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糲子置前而已郁至覘其不可啖異日韓中出一鐵槌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後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歡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執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但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衷懷嗚悵竟卒于太原

司空頰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為節度副大使頰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德為延譽羅宏信署為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頰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頰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為判官及張彥復脅脅德倫降于唐德倫遣頰先奉狀太原北夢瑣言載其狀謂云屈原與本非莊宗乃以頰為判官後以頰權軍府事頰有姪在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梁遂見殺通鑑晉王黃頰曰自晉得魏德倫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

曹廷隱魏州人也為本州典謁虞侯賈德倫使西迎莊宗于晉陽莊宗既得都

城擢為馬步都虞侯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為人剛愎視廷隱蔑如也弼監軍虞空乏以取貲又私貨官鹽廷隱按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訴于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勅賜自盡時人冤之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同光初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快快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為諫議豆盧革輩說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為諫議大夫復為監使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繼田客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躡進尤甚引告變人李筠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隄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為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咬之既而詔曰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處班行職非督察輒引兇狂之輩上陳誣軌之詞逼近郊裡搖軍衆李筠既當誅戮希甫軍免請還可貶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與中卒于貶所子士明仕周終于邑宰

藥縱之太原人少為儒明宗刺代州署為軍事衙推從明宗鎮邢州為掌書記歷太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即位縱之見于洛邑安重誨怒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飢寒相伴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為獨棄縱之汝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銓總之法惘然其知長與初為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受代而

卒

賈叡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叡至鄴都勸進因留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于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為事叡初累為鎮冀屬邑令所治有能政性恬澹與物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馬縞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為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于宮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為非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為然案以下有闕文長興四年為戶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及為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于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真于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羅實不知何許人進士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郎為河南令實為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于實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實之失先是梁時張全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出其門下事全義如廝僕及實受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為府司庇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于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道路泥濘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從令召實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榜笞促令伏款翌日傳詔殺之郭崇韜奏曰實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宗怒曰母后豐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實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職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尸于府門冤痛之聲聞于遠邇

淳于晏案以下有闕文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為小校晏寄食于門下彥威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杖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為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為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淳故彥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潛之子也潛為梁祖所忌潛遣人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舊唐書張潛傳潛率軍歸梁者張氏待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稱不轉入蜀可免即君宜自為計潛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案格由荆江上峽入蜀王建僭號以格為宰相格所生母嘗潛之遇害潛匿于民間落髮為尼流浪于函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為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為茂州刺史僞制實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偽位後數年復用為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舊唐書任國攝格攝洛格威業之惠訪之身已歿厚太子賓客任國愛其材奏為三司副使尋卒于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許寂字閑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廣紀云寂學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于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簞箏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于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微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漢寒官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于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遺千里而至者乘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早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

加焚燎。賊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兩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周元豹者，本燕人，世爲從事。元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衰許之術授之。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謂鄉人張殷，哀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惟彼道士，他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登庸于鄴下。元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而元豹指明宗于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爲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爲內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待巾櫛，偶忤旨，大爲明宗擅楚。元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謁元豹，謂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日後，因酒酣爲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元豹北京巡官，明宗卽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衰許之事，元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令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于太原，年八十八餘。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唐列傳二十三馬郁傳，馬郁其先范陽人。案尹洙河南集韓重華誌，作燕

客馬或，韓琦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城記，亦作燕史馬或。考宋人說部載韓定辭唱和詩，俱作馬或，與是書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郁，與是書同。

慕容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酬。案太平廣記

作韓定辭請馬郁爲賦，與是書異。

馬縞傳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案馬縞傳，原本殘闕，歐陽史云：卒年八十

贈兵部尚書，據是書縞爲國子祭酒，已八十餘矣。與歐陽史異。又直齋書錄

解題云：中華古今注，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考歐陽史雜傳，亦不載馬縞爲

太學博士。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秦首爲假子光啓中主帥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爲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爲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置承業于解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于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斯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慮既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展驟冰而濟旋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啓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平內難策略居多既終易月之制即請出師救難破賊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屢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醜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爲霸府從事焉柏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管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過舍莊宗怒其懦不聽垂慢而慶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曰承業遠至牙門蹇慢而入撫莊宗曰此非王安養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粟度每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

業之忠力也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于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于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太后須錢藉博給伶官嘗置酒于泉府莊宗酣飲命與聖宮侍李繼茂爲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即君哥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準擬支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使承業承業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之謀惜錢爲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顯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爲本朝誅汴賊爲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無愧于先王今日請死顯寶承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効忠而敢依詔附揮拳踏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爲吾痛飲兩卮分謗可乎莊宗揮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幾絕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難成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蘊藉也十八年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千國先人怒朱氏弒逆將復舊邦雖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艱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言報國仇讎復唐宗社今元兇未滅民賦已殫而遽先大號盡耗財力臣以爲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爲國新立廟朝不可垂于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爲不可二也舉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譚也通鑑考異引秦再恩路中記異云承業諱曰大王何不待諫克梁戰更平與顯傳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

孫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耶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年雖一年即一年年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類失從前仗義任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

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為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三十餘年為吾王捨財賦忠孝自貞憲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期前定宋氏御存吾王遺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痛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讓老奴矣既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案莊宗實錄敘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庭令張從政養之為子以廢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為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始奏殺之匿于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為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為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于郭崇韜居翰自以驍拔乘時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以此脫幸年之禍四年三月僞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于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中官向延嗣馳騎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指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愷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翰謁見于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為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咸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教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馬紹宏閩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為中門使及周德威薨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韜勸望高善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紹宏以己合當樞密任常鬱鬱側目于崇韜崇韜知其嫌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為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為是妖言有闕文據通鑑李嗣源為諸言所屬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即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馮及康義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奏于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即自介馬以召禁軍秦王既誅翼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通鑑漢瓊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帝嗣位尤特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既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行懿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訣別欲手刃之眾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懿王失守于河中勒歸于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恆令漢瓊傳教旨于懿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懿王子子已有恩至是乃單騎至灑池謁見懿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懿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即自預從臣之列尋戮于路左

史臣曰承業感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既義且忠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晉之勃貂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翰改一字于詔書赦千人之盡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如紹宏之爭權漢瓊之構禍乃宦者之常態也又何足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唐列傳二十四張承業傳王若自要救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

以疾卒于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邑邑成疾不復起

錄曰貞憲 案貞憲歐陽史作正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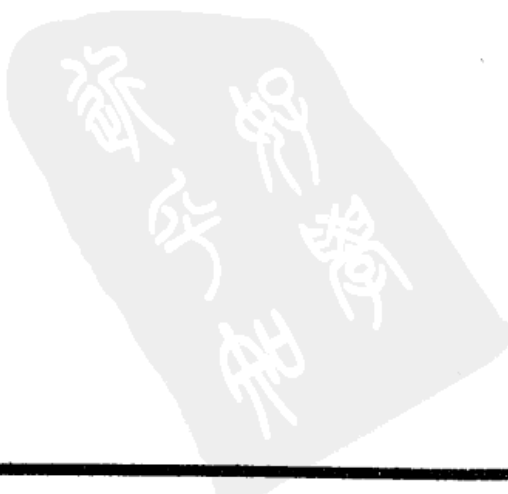
馬紹宏傳馬紹宏開官也 案莊宗紀作李紹宏蓋嘗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爲宜徵使 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洛陽與中官驪騎大將軍

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爲判官考紹宏爲北面轉運制置

大使是書不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博思遠勢盛棄州遁去
 璋據城歸莊宗玉堂閒話戴思遠任澤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嘗與數十
 騎外從卒聞者愕然戴思遠謂璋曰毛璋亦神之子持劍視日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
 鳴鑼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隨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
 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歷貝州遂州刺史璋性兇悍有膽略從征河
 上屢有戰功梁平授滄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
 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為
 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驕僣
 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
 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僂俛承命洎至潞州狂妾不悛每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
 黃縱酒令為王衍在蜀之戲事聞于朝徵為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
 董璋上言毛璋男廷實濟文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廷實及同行入趙廷祚
 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廷實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
 任令歸私第初廷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廷祚徵其賂
 璋拒而不與以致廷祚詰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鞠中丞呂夢奇以璋前
 蒙昭雪今廷祚以賈賂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
 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曾許廷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
 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儋州賜死于路
 尋嶼中人少為僧漸學吟詠鄭珏之知貢舉也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統
 路于珏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詭託來人以恐之珏懼俛成命漸為拾遺依
 郭崇韜為鎮州書記明宗時為起居舍人雙眸若懸性氣乖僻人多忌之天成
 初除鄴都留守判官與趙敬怡呂夢奇不足又改河東節度及至常鄙其土風
 薄其人士或達于重誨會敬怡入為樞密使與夢奇同構殺之嶼早依郭氏門

庭致身朱紫各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至河東日郭氏次子之婦孀居守
 家喪妻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
 温韜等同詔賜死

温韜華原人少為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彦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為耀州節
 度唐諸陵在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玉紙墨
 筆迹如新案以下移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趨巖每依
 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己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同光
 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冲遠遣還鎮
 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為泥水關使次延招為父牙帳
 都校次延表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
 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為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
 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
 巡檢使凝妹為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
 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于前
 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疎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
 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祗奉行鑾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
 竭于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悻慢何如其見賞
 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行師
 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干
 凝凝持撫彥章之失以間之通鑑彥章乘鄭東口復趨揚州將李相與敗
 彥章尤其深入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賂于趙張二族求彥章討使敬翔
 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凝以眾五萬營于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莊宗延
 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未幾莊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
 杜晏球至封邱解甲聽命異日凝率大軍乞降于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為滑
 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度改兗州節度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

景進通貨于宮掖，疑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疑與董璋、成瓦橋關，疑巧事紹宏，嘗乘間奏疑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奏曰：「疑亡國敗軍之將，姦詭難狀，不可信也。」疑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實其貨。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鄆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鄆城，李紹宏請用疑為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略條奏。疑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温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于遼州，竟與温韜同制賜死。

孔謙，通鑑作魏州人，莊宗同光初為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復濟，及帝即位于鄴城，謙已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贖之勞，然人地向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為副。謙愾然不樂者久之。帝既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忠告，即奏憲為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為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嘗居大任，以臣所見，當委張憲為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為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與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既徵張憲，復以何人為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草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勳，懼而易制，曰：「此議為便，然非己志。」尋倚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詭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實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禮部尚書，以謙為租庸使。謙以國用不足，奏請遣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

支使推官各一員，留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案以下原開北夢瑣言，明宗即位，除租庸使孔謙等，魏州孔目莊宗圖窮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變倫，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憲，刺刺來怨伏謙。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為政貪穢，有奴為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許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毛璋之儻，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況温韜之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容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何足議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唐列傳二十五毛璋傳授滄州節度使 滄州歐陽史作華州

段凝傳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 案歐陽史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

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

不罷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為梁祖時事通鑑考異云晉人取魏博然後與

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屯兵河上亦未繫社

稷之安危此必均王時事也

中贊其負 案中贊其負句原本疑有脫誤考冊府元龜亦是審同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眾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為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為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軍皆論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侯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通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大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延孝止漢州，以俟繼發。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為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為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平，時延孝軍于城西，毛璋軍于城東，董璋軍于城中。閏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遂相從，反首鼠于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為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陰銜之。乃署董璋為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言東

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眾心。請表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為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璋俛首祈哀而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為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諒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董策之謀，始于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即吾也。若以背僞歸國，掎角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公，皆以無罪赤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劍州。時延孝部下皆鄜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禍，兼誅令德，號哭軍門，訴于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口伏誅，河中舊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到泥溪，延孝報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為亂，丁酉，延孝至劍州，遂擁眾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檄招諭人。三日，眾及五萬，己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柏津浮梁，繼岌懼，乃令梁漢願以兵控吉柏津。延孝已擁眾急趨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園，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園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願監軍來逆戰。園令董璋以東川儒卒當其鋒，伏精兵于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園合勢攻之。九國志：李廷厚傳，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李仁罕討之。將行，士卒曰：「今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忠奮者，立東兩院，疾者立西兩院，無自苦也。得請行者，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乙丑，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獲其城。園陣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于金鴈橋，又敗之。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園命載以檻軍。時孟知祥與任園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軍至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陝郊，近領前鋒，剋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勳，巨鎮尊官，誰與為競，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為鄧艾，深為痛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盃以飲之。延孝曰：「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

命元勳輔成大業不勳于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圍門被
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
復何言及圍班師行次鳳翔中使向延嗣實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墜于
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

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廝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即位為長直軍使
雖列戎行不聞戰攻每構人之短長中于莊宗漸以心腹受委河上對壘稍遷
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
宗聞之曰驚才大誤于事因徼北寨往圍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
罪之莊宗私于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年為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
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特憑主恩蔑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
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沈厚及郭從謙犯與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
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所射屢退而騎軍終不至莊宗既崩守殷擁眾方
在北邙釐于茂林之下途聞凶問乃入內選續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劫掠京
都翌日方定率諸校迎明宗于東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
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譴然初以為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
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敏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
承祚為洛州長史守殷驛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
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鎗城甚眾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
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于都市滿七日傳送洛陽
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翰皆畜養甚厚繼翰被誅憤憤失志
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將發其眾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
年衣食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于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城自固事成自
富貴耳因聚徒百餘輩攻于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
奔立自稱留後率軍民上表請旆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一月拔之
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于闕下皆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
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

賈廷琬者世為青州牙將梁祖擢實左右同光初為復州遊奕使森盜屏跡歷
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池逐年出絹十萬疋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為慶
州防禦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謀利不樂詔移任于金州廷琬
據慶州叛詔邠州節度使李勣周率兵討平之夷其族

張虔劍蓬州人也父國志云虔劍蓬州人初為太原牙校以武勇聞于流
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劍率騎先鋒屢擒賊寇遂陷其城明
宗素聞虔劍有將帥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州刺史天成中
與諸將圍王都于中山大敗契丹于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北夢瑣言虔劍鎮滄州日因九旱民饑發賑賑之移鎮徐州長與中為山西南
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餉論鄭之移鎮徐州長與中為山西南
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起于鳳翔閔帝詔令虔劍帥部兵會
王師于岐下洎西師俱變虔劍憤惋退歸與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
款于蜀孟知祥待之尤厚僑授本鎮節度使俾知祥坐獲山南之地由虔劍之
故也北夢瑣言入蜀取人產孟昶嗣僑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運末蜀
人聞契丹入洛令虔劍率眾數萬將寇秦雍俄聞漢高祖已定中原虔劍無功
而退位乃移鎮徐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胤與虔劍相
益俱謀篡遂以虔劍為北面行營都統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胤與虔劍相
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劍與韓保真等討之虔劍與韓保真等討之虔劍與
匡胤相持王景崇所遣使城自延東去遂先退師虔劍與韓保真等討之
匡胤相持而侯益聞虔劍已去延東去遂先退師虔劍與韓保真等討之
累以要氣不利為國保真乃與福誠帥所部取離州道會重建歸屬虔劍
難以勢孤不可行至興州感憤而卒

楊彥溫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中為河中副指揮使
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奏為衙內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閱馬
于黃龍莊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彥溫報曰某非敢
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
其詐不欲與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
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
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恚彥

稠等時讓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温安敢狂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尤忘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彥温愚昧爲人所嫉故滅其族焉

史臣曰春秋傳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不復較其優劣焉唯虔釗因避地以偷生彥温乃爲人之所嫉比諸叛臣亦可矜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唐列傳二十六朱守殷傳車駕將巡幸外議譴然初以爲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案儒林公議云朱守殷實彥温戚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箠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慮軍登陣勢不可遏城陷誅之攷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是書無異辭而儒林公議以爲守殷本無反心爲重誨所陷蓋傳聞之互異也

楊立傳有詔以游兵三萬人戍涿州案通鑑作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李紹真通鑑作李紹榮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蘇子知
唐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沈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瑒。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隸為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為孝安皇帝。廟號睿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諡為孝安元皇后。三代祖柳。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為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諡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諡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雍。番字吳振。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州刺史。薨于任。贈太傅。追尊為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諡孝元懿皇后。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派陽里。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為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騎。號三討軍。倚以心腹。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于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莊宗自至甘陵。兵未陣。多為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還。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為醫。當時以為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于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鬪。行數十里。逐鄩于故元城之東。是日。鄩軍殺傷過半。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賈環設伏于無石山。明宗為環所迫。帝為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于胡柳陂。梁統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雖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眾五千。

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伏于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眾。易進難退。莫若啜精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于平野。五六萬人為一方陣。蹙遊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軍。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尸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于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卻。帝親其敵。銳。拔劍開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即位于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凝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既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惟明宗心知之。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鄆為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羣議紛紛。以為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為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于天子。遂伴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眾。明宗所全者。惟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于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數日。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為前鋒。趨汜水關。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末期。

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關，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為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為御營使，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四月，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為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于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頰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董，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惟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為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此行。明宗曰：卿為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延辭，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即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惟命。明宗曰：卿為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翼日，宴于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為訣，不復相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即位，加甲書令，及增食邑，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栗于門，為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

自明帝謂鞠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為斷，可殺馬割腸而視其果，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異，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為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于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驚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于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夏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答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及岐陽兵亂，推潞王為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關，欲以社稷為託，閔帝自洛陽出奔于衛，相遇于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于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宏贊安置閔帝于公舍而去，尋為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軍屯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已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涵荒惑，萬幾傳墜，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親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于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構強敵，與亡之數，較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為何如，玉堂問詰謂諸從容謂實佐云，近因畫機忽變，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綿于路，通書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遂讀者數四，不得已，即促書而入，至廳事下，馬自階西向而坐，天子已脫車去矣，其夢如此，蓋管祖懷不軌之志久矣，故託夢以感衆也，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孝，詔降制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于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詰諸

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通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

聖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通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

來告急遂許與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救通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

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

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聖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

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

而南旌騎不絕五十里餘通史九月丁酉入鴈門成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

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且穩審議戰

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

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舍軍而退敬達等步兵

大敗死者萬人帝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

父子之義通史敬瑄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瑄見契丹帝

斷腸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明日帝與契丹國敬

達營寨南軍不復出矣帝與契丹本無結好自末帝見迫之後遺腹心何福以

刀錯爲信一言親赴其難迅若流電信天意耶己酉唐末帝率親軍步騎三萬

出次河橋辛亥末帝詔樞密使趙延壽分衆二萬爲北面招討使又詔魏博節

度使范延光統本軍二萬人屯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領所部萬餘人

自上黨吳兒谷合延壽兵屯柏谷與敬達寨相去百里彌月竟不能相通通史

初國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通史援兵之路趙延壽等皆逗留不進

十一月契丹主會帝于營中曰我三千里

赴義事須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真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

蕃漢羣議冊爾爲天子帝飾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繼乃命築壇于晉陽城

南冊帝爲大晉皇帝契丹主解衣冠授焉通史太宗紀十一月丁酉冊帝

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恆人輔惟德故商政衰而周道成秦德亂

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

祥應澄河而啓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迺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

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

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願子慕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係本枝所

以予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

恩逆天暴物誅翦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成虐黎獻華夷震懼內外崩離知

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放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遂

子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與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珍羣兇但赴急難罔辭艱

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協謀旗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殲尸徧野難以遂

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

民若墜塗炭况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

庇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勤難之勳光于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

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

極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旗宜以國號曰晉朕承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

蕃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

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禮畢帝鼓吹道從而歸

始梁開國之歲即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恩安奏靈關縣庶穰鄉鄉

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祖令藏于武庫

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旁則丙字也四字

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晉者進也國號

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鄰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

引軍逼城設柵柵將成忽有大風暴雨柵無以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為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闕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笏行于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為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會有此煙觀此噴湧甚于當時光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菱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為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且使慰撫守陣者率以為常忽一夕已墮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眾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是日帝言于契丹主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為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契丹主許之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考證

晉高祖紀一本衛大夫稽漢丞相奮之後 案歐陽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皇考諱紹雍 紹雍原本作紹雍考五代會要歐陽史俱作紹雍今改正

命帝領親騎三討軍 三討軍歐陽史作左射軍

乃命錄于晉陽城南 案通鑑作錄于柳林遼史亦作設壇晉陽

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 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契丹立晉

誤在閏月丁卯辨正在唐紀歐陽史及通鑑並從晉紀作十一月丁酉

四字去中之兩畫 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

帝違心腹何福輕騎求援北蕃 案原本開帝違心腹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

入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味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諸色罪犯及曾授偽命職掌官吏并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明宗朝所行救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糶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糶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糶貨其糶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守尚書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以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以觀察判官薛融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為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為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太原少尹李圻為尚書工部侍郎閏十一月甲子晉安寨副招討使楊光遠等殺上將張敬達以諸軍來降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戶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並賜推忠與運致理功臣甲戌車駕至昭義受趙德鈞延壽降是日契丹主舉酒謂帝曰子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令大詳袁勒兵相送至河梁要過河者任意多少子亦且在此州俟洛京平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細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誠曰子子孫孫各無相忘己卯至河陽北節度使裴從簡來降舟楫已具庚辰望見洛陽煙火相次有將校飛狀請進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死至晚車駕入洛唐兵解甲待罪皆慰而舍之帝止潛龍舊第百官稍稍見焉詔御史府促朝官入見詔文武兩班臣使應事偽廷者並釋罪是日百辟謝恩于宮門之外

甲申車駕入內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制大赦天下應中外諸色職掌官吏內曾有受偽命者一切不問偽廷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等並姦邪審物貪狼弄權罪既滿盈理難容貸除此三人已行救命指揮外其有宰臣馬允孫樞密使房暹宣徽使李專美河府節度使韓昭允等四人並令釋放少帝宜令中書門下追尊定諡擇日禮葬妃孔氏宜行追冊附葬應天下節度使刺史下賓席郡職及將校等委中書門下各與改轉官資其北京管內鹽鐵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偽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實價計定錢數取人戶便穩折納斛斗其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應諸道商稅仰逐處將省司合收稅條例勝于本院前勝內該設名目者即得收稅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陽錢送大詳袁著部兵士歸國詔降末帝為庶人丁亥制以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以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為滑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裴從簡為許州節度使以澤州刺史劉凝為華州節度使以皇子重義為河南尹庚寅以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贊為宗正卿辛卯以舊相姚顛為刑部尚書時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羣官備加祈禱癸巳以邠州節度使張希崇為靈武節度使鄧州節度使皇甫遇為定州節度使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閣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鎮州衙內都虞候秘瓊作亂逐副使李彥琦殺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燒劫州城丙申帝為明宗皇后曹氏薨舉哀于長春殿輟朝三日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為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以右拾遺吳涓為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己亥以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為鄧州節度使磁州奏草寇攻城三日而退庚子帝為皇弟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舉哀于長春殿以舊相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周環為大將軍充三司使以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為司天監青州奏節度使房知溫率詔鄆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撫中書門下委請以來年二月二十八日帝慶誕日為天和節從之

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卯日有食之是夜有赤白氣相間如耕墾竹林之狀自亥至丑生北濁過中天明滅不定偏二十八宿微曙方散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並贈太傅皇子重又重進重英並贈太保右神武統軍康恩立卒輟視朝贈太子少師是日詔曰唐莊宗陵名與國諱同宜改爲伊陵應京畿及諸州縣舊有唐朝諸帝陵并真源等縣並不爲次赤卻以畿甸緊望爲定其逐處縣令不得以陵臺結銜考滿日依出選門官例指揮隔任後準格例施行其宋州亳州節度使刺史落太清宮使副名額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本官知制誥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爲南京中書奏請立宗廟從之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詔內外文武臣僚並與加恩皇基初造示普恩也太子少保致仕華溫琪卒贈太子太保是日詔應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秩滿無遺闕將來擬官之時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升進其就便自求外職及不是特達選任者不在此限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過淮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廷光改封秦國公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曠加食邑實封乙丑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呂琦爲檢校工部尚書祕書監丙寅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前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依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溫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食邑實封改功臣名號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以左諫議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廷光奏當管夏津鎮捕賊兵士誤殺卻新齊州防禦使秘瑛初廷光將萌異志使人潛結于瓊諾之及是以瓊背其謀密使精騎殺之由是廷光反狀明矣以工部侍郎李玘檢校右僕射爲汾州刺史以前彰國軍節度使尹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是日詔曰西天中印土摩竭庵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門室利縛

囉宜賜號宏梵大師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瑋徐州節度使安彥威秦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並加食邑實封壬申正衙備禮冊贈故皇弟皇子等丙子故契丹人皇王歸葬輟視朝一日改汴州雍邱縣爲杞縣避廟諱也戊寅以兵部侍郎判戶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以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是日詔曰應天開國恭己臨人宜覃繼絕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于唐朝宗廟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鄭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會五代會要載原教云其唐朝秩序遷已有出身任令參議以前鎮國軍節度使皇甫立爲神武統軍以前宗正卿李郁爲太子賓客庚辰以吏部侍郎龍敏判戶部二月丙戌以尙食使安友規充葬明宗皇后監護使以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鄆州節度使癸巳詔俾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吳越國王錢元瓘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己亥詔應諸道行軍副使等得替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後方得赴闕當便與比擬壬寅詔應諸道馬步都虞候自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自藩方于本州衙前大將中慎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以三年限仍不得于元隨職員內差補以左散騎常侍昭序爲太子賓客尙書左僕射劉昫右僕射盧質並加食邑實封甲辰以滄州留後馬全節爲橫海軍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韓憚爲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午以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爲安州節度使詔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並不得薦屬人于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並準唐長興二年敕條處分戊申中書舍人陳又改左散騎常侍應在朝文武百僚及見任刺史先代未封贈者與加封贈母妻未敘封者並與敘封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錄威儀殿內諱經循舊式也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封食邑三百戶刑部侍郎張鵬改兵部侍郎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每日朝退于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于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之諫

食至僞主清泰年中入閣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此則文失唐朝賜食之意于禮實為太煩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閣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五代會要載其年四月御史閣禮畢賜食在京時祇于朝堂舉次兩廊下今在行朝于正衙門外禮畢舉次兩廊下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舉次兩廊下今在行朝于正衙門外禮畢明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嘗入閣口宣于正衙門中書奏準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分教宜依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

救故庶人三月七日以王禮葬其妻男等並以禮葬請較其日朝參一日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楊彥詢為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充宣徽使兗州李從溫奏節度副使王謙構軍士作亂尋已處置丙寅詔王者省方設教靡憚于勤勞養士撫民必從其宜便顧惟涼德肇啓丕圖常務去于煩苛冀漸臻于富庶念京城傲擾之後屬舟船焚蕪之餘饋運頓虧支費殊闕將別謀于飛輓慮轉困于生靈以此疚心未嘗安席今以夷門重地築苑旌藩水陸交通舟車畢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軍免暫勞所期克濟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通鑑范延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從都大梁秦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實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將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以前貝州刺史史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下報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鹽鐵轉運副使前澤州刺史閻至為戶部侍郎詔車駕經過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去路十里者令本州排比祇候駕經過日以酒脯祭告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親廟推四世之中各位高者為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廟追尊四廟為定從之甲戌以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為左衛上將軍乙亥前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檢校太傅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檢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為左諫議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堯為右諫議大夫戊寅以戶部尚書王權為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居儉為戶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鏞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裴諱為工部尚書東上閣門使李守貞為右龍武將軍充職庚辰車駕離京四月癸未朔至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牲饗器四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曰臣畏陛下法皆辦于己俸命收之甲申駕入汴州丁亥制應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

見禁囚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並釋放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保殘欠租稅並特除免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僞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昨者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旱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錢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亦與指揮當罪即誅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僞清泰中臣僚內有從誅戮者並許收葬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逐處簡署上佐官梁故滑州節度使王彥章劾命當時致身所事稟千年之正氣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贈太師子孫量才敘錄應諸道州府管界有自僞命抽點鄉兵之時多是結集劫盜因此畏懼刑章藏隱山谷宜令逐處曉諭招捕各令復業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為非者一切不問如兩月不歸業者復罪如初丁酉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使楊光遠加兼侍中己亥陝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檢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兗二州並奏早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洛京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物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丙辰御史中丞張昭遠奏汴州在梁室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平定河南復廢為宣武軍至明宗行幸之時掌事者因緣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臣觀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臣竊尋秦漢已來寰海之內鑿與所至多立宮名近代隋室于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朝于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以類皇居請準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挂一宮門牌額則餘齋閣並可取便為名敕行闕宜以大軍宮為名湖南青草廟舊封安流侯進封廣利公洞庭廟進封豐濟公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黃陵二妃廟舊封懿節廟改封昭烈廟從馬希範之請也戊午以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為太府卿壬戌詔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

用副虛懷甲子以虞部郎中知制誥于蟠為中書舍人以戶部郎中于遵為虞部郎中知制誥故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贈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繼宏送義州衙前收管前絳州團練使高信送復州收管二人于崇禮門內喧爭為臺司所劾故也戊辰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知制誥賈固改工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李慎儀改中書舍人仍賜金紫並依舊充職庚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為長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烏氏為壽安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為永壽長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為樂平長公主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與唐尹范延光進封臨清王加食邑三千戶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曠進封岐王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改軍江軍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梁文矩奏定四廟諡號廟號陵號太常少卿裴垣奏定四廟皇后追尊諡號從之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為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崔悅為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為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以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為吏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張昭遠為戶部侍郎以吏部尚書盧文紀為太子少傅己卯詔太社內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宜令骨肉或先舊僚屬收葬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贊奏樂陽道左有萬石君石奮之廟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遠租之徵賦益茂我朝之盛典贈書太傅癸未契丹使伊勒希巴來聘致馬二百匹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梳等物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右散騎常侍前有朝貶故也以秘書少監致仕劉頎為鴻臚卿致仕前光祿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致仕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讓樞密使于趙彞以暨佐命之元臣也詔不允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彥舜為左武衛大將軍以左散騎常侍唐納為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前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為左驍衛上將軍戊子宰臣趙彞自契丹使迴發已東都奏瀋州河溢壞金沙灘內舍屋幽州趙恩溫奏瀛莫兩州元保當道其刺史常行周白彥球乞發遣至臣本府詔遣行周等赴關甲午六宅使張

言自魏府迴奏范延光叛命滑州符彥饒飛奏有兵士自北來傳范延光到黎陽乞發兵屯黎宣遣客省使李守貞往延光所問罪尋命護聖都指揮使白奉進領騎士一千五百赴白馬渡巡檢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閑慶使守圖送御史臺攝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加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荆南行軍司馬兼沿淮巡檢使襄州奏江水漲一丈二尺丁酉遣內班史進能押信箭一對往滑州賜符彥饒以前磁州刺史劉審文為魏府計度使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遣侍衛使楊光遠領步騎一萬赴滑州以東都副留守張延播充洛京都巡檢使白奉進奏捉得賊卒張柔稱范延光差澶州刺史馮暉充一行都部署元從都押衙孫銳充一行兵馬都監帝覽奏謂侍臣曰朕雖寡德寡謀自謂不居延光之下而馮暉孫銳過于兒戲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軍為我之患乎天平軍節度使安審琦起復舊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改瑞明殿學士乙巳范延光差牙將王知新齎表到關不令朝見收付武德司丁未詔侍衛使楊光遠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以張從賓充副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是日張從賓亦叛與范延光協謀害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己酉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領步騎五千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通鑑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帝親臨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威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帝乃止七月辛亥兩浙錢元瓘奏第吳越士客馬步諸軍都指揮使靜海軍節度使元球非時入府欲謀為亂腰下搜得匕首已誅戮訖詔削元球在身官爵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全滑州節度使符彥饒作亂屠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尋以所部兵擒到彥饒差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赴關尋賜死于路是日削奪范延光在身官爵以馬萬全為滑州節度使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充西面行營諸軍都部署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充西面行營副都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為河陽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王周充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馬萬全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僕射劉昫充東都留守兼判河

南府事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黨奔投入河兼收
到護聖指揮使曹再晟一百人騎稱背賊投來並送赴行關升貝州爲防禦使
額皇子故東都留守重又贈太傅皇子故河陽節度使重信贈太尉敕朋助張
從賓逆人張延播張繼祚等十人宜令收捕親的骨肉並處斬丁卯以唐關府
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繼爲耀州司戶參軍示勸忠
之義也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冊四廟親授寶冊于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
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諱赴洛京行禮甲戌以宰臣趙彞
判戶部以吏部侍郎判戶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詔洛京留司百官並赴關安
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審節度使周瓌于理所遣右衛上將軍李金全領千騎赴
安州八月辛巳以許州節度使兼從簡爲徐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侍衛馬
步軍都虞候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彥威爲太
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宰臣監修國史趙彞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
有內廷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錄
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丁亥以前宋
州節度使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戊子以尚書左丞鄭翰光爲戶部尚書致仕
改元德殿爲廣政殿門名從之庚子華州秦渭河泛溢害稼宰臣馮道加開府
儀同三司食邑實封左僕射劉昫加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故東京留守判官
李遐追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子孫量才敘錄仍加贈贈長
給退在身祿俸終母之世先是遐監左藏庫于洛陽會張從賓判令強取錢帛
遐拒而不與因而遇害故有是命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放火劫
舍持仗殺人合造毒藥官典犯贓欠負官錢外其餘不問輕重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並從釋放應自張從賓作亂已來有曾被張從賓及張延播脅
從染汙者及符彥範下隨身軍將等兼安州王暉徒黨除已誅戮外並從釋放
一切不問張繼祚在喪紀之中承逆暨之意願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睦先臣實
有遺德遠茲乏祀深所軫懷其一房家業準法雖已籍沒所有先臣并祖父母
墳莊祠堂並可交付骨肉主張應自梁朝後唐已來前後使及北京沿邊管

界擄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齊持往彼收贖放歸本家云繼祚故
齊王全義之子也故有是詔丙午詔天下刑獄繫囚染疾者宜差醫工治療官
中量給藥價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損日決遣九月庚戌朔以前太
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瓌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故安遠軍節度使周瓌贈
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東軍府事太原尹重貴加檢校太保爲右金吾
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右衛上將軍以前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張萬進爲右龍衛軍統軍以右領軍衛上將軍權知安州軍州事李金全爲
安遠軍節度使魏府招討使楊光遠進攻城圖戊午以太子賓客孔昭序爲工
部尚書致仕將作少監高鴻漸上言伏觀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
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攪擾求覓錢物請行止絕從之庚申靜江
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果加階爵及功臣名號以前兵部侍郎楊
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乙丑鄧
州節度使李從璋奉贈太師改與唐府爲廣晉府與唐縣爲廣晉縣癸酉以左
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甲戌貝衛兩州秦河溢害稼乙亥以
將作監王凝爲太子賓客十月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彥詢
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詔選人試判兩道以左司郎中張彖爲右諫議大夫以
刑部侍郎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
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內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
左監門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丙戌遣使祀五嶽
四瀆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太師
故瀛州刺史李嗣顏贈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瑨故代州刺史王建及並贈太
保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十一月庚戌賜楊光遠空名官告自司空
至常侍凡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得補之而後奏中書上言準唐貞元二年九月
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
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自累朝以來文武在內廷充職兼
判三司或帶職額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無正敕準近敕文武職事官

未升朝者按舊制並赴朔望朝參其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職事並準元敷處分其請在內廷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大朝會不離禁廷位次三司職官免常朝惟赴大朝會其京司未升朝官員祇赴朔望朝參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端明殿翰林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公事從之丙辰太子賓客王珣卒改歸京潛龍宅為廣德宮北京潛龍宅為興義宮戊午中書奏準雜令車駕巡幸所祇承者賜會並同京官從之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吳越王錢元璣加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吳越國王庚午以右拾遺李幹充翰林學士甲戌命太常卿程遷兵部員外郎章棫充吳越國王加恩使丙子以戶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仍知制誥丁丑湖南馬希範買寶裝龍鳳器用結銀花果子等物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但以來遠之道不欲阻其意聞者服之壬午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詔抽臣元隨左都押衙胡漢筠其人染重病候損日赴闕漢筠本清吏也從金全歷數鎮而遣聲聞帝知之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筠懼其罪遂託疾由是勸金全貳于朝廷自此始也十二月以監察御史徐台符為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右補闕史官修撰吳承範為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中書舍人辭而不拜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中書舍人故隴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韓王故橫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太師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甲辰車駕幸相國寺祈雪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

晉高祖紀二甲戌車駕至昭義案歐陽史及通鑑並從是書作甲戌至潯州遠史作辛未與是書異
 己卯至河陽北案是書唐紀作庚辰晉帝至河陽遠史又作辛巳並與此記異通鑑作己卯與此記同
 乙卯日有食之案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為朔蓋晉人避正朔日食故改甲寅朔耳
 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為南京南京歐陽史作燕京通鑑遠史契丹國志並作南京
 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遠殺行軍副使李部下親兵通准案盧文遠乘鎮奔吳通鑑作元年十二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作二年正月與是書同
 洞庭廟進封靈濟公案洞庭廟不載舊封疑有脫文考五代會要十國春秋並與是書同
 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威顯公五代會要作廣利威顯公
 以華國都指揮使侯益為河陽節度使案宋史侯益傳晉程召益曰案社危若緩旋卿能為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都部署據是書高行周為都部署杜重威為副都部署不言侯益為副都部署與宋史異
 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獲從資及其殘黨奔投入河案宋史侯益傳益率義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資軍高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擊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為之不流從資乘馬入河溺死據是書益言破賊千人與宋史異
 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嘗節度使周瓌于理所案王暉嘗周瓌五代春秋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丙子是嘗作甲戌諸史所載俱異
 大詳表舊作大相據今改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食故也至是不虧內外稱賀壬戌是夜以上元張燈于京城縱都人遊樂帝御大寧宮門樓觀之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侍郎判度支王松改尚書刑部侍郎戶部郎中高延賞改左諫議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壬申以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為左諫議大夫前與元節度使張筠卒于西京五代會要太常禮院申準故事前節度使無例朝朝勅宜特朝一日朝朝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甲申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加食邑實封戊子翰林學士李瀚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吳承範為庫部員外郎充樞密院直學士乙未御札曰曾有宣示百官令進封事今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救後已是數月至于假手于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數奏食祿于朝豈當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丙申制武清軍節度使馬希萼改威武軍節度使辛丑中書上言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邱與區也二名不偏諱謂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二名並諱明皇二名亦同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即不諱餘三聲諱側聲即不諱平聲字所諱字正文及偏旁關點畫望依令式施行詔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宏禮非天降方開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所為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禮施行案太原縣有碑而連唐父敬思仍書敬字蓋當時避諱之體如此乙巳天和節宴近臣于廣政殿三月戊午鴻臚卿劉頎卒贈太子賓客壬戌東上閣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顏改鴻臚卿充職回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峯駝玉團礪砂等方物甲戌承壽長公主薨較朝一日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右驍衛上將軍丁丑

詔禁止私下打造鑄銅器四月丁亥以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為尚書左丞中書舍人李詳上疏請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以減冗食仍條貫藩侯郡守凡遇薄恩不得多奏衙前職員妄邀恩澤疏奏嘉之戊子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並加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曠進封秦王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兼侍中是月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改雍熙樓為章和樓避廟諱也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丁巳詔應諸州縣名犯廟諱者並改之庚申以楊光遠男承祚為檢校工部尚書左威衛將軍尉馬都尉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檢校太保戊辰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太尉己巳詔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處分六月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瑑卒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敬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事左諫議大夫薛融上疏請停修洛京大內優詔褒之尋罷營造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中書舍人充職戶部尚書致仕蕭遵卒贈右僕射詔貢舉宜權停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丁酉詔尚書司門應管諸關令丞等宜準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敕本司不得差補祇委闕使使鈐轄見差補者並畫時勒停訖奏聞應常帶使相節度使自楊光遠已下凡七人並改鄉里名號七月丙午朔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秘書監呂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暉刑部郎中司徒詔大理正張仁琰同共詳定唐明宗朝編敕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書右丞尚書右丞盧導改尚書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薛融為御史中丞辛酉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據六典受命寶者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業錢以製之皇業者藩邸主事之所有也五代會要天福三年六月門下學士盧順密受命寶今案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

所刺之重白玉鑄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誥于遵改
 中書舍人宰臣趙彞桑維翰李崧各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
 州浚儀縣王幾擢表節東坊改爲擁旌浴鳳里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
 契丹冊禮使左散騎常侍章勳副之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冊禮使壬午
 魏府軍前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逆城來歸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
 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于富庶屬干戈之未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
 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苦遽至流移建我聽聞深懷惻憫應定州所差軍前夫
 役逃戶夏秋稅並放甲申襄州奏漢江水漲一丈一尺己丑以前澶州刺史馮
 暉爲檢校太保充義成軍節度使詔河府同州絳州等三處災旱逃移人戶下
 所欠累年殘稅并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沿徵諸色錢物等並放其逃戶下
 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並放一半委觀察使散行曉諭專
 勿攜應歸業戶人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賈貞固上言請
 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內各奏舉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爲某官某職據所薦臧
 否定舉主黜陟宋史賈貞固傳載此疏略云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不
 否定舉主黜陟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各司職定一人有何能堪某職何職
 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舉之官並加獎賞如乖某舉或涉
 徇私所舉之官宜加黜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尙聞擇善十日
 所視必不遺知臣職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于播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
 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宴契丹冊禮使于廣政殿戊戌鄆州奏陽穀縣界河決青
 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辛丑鎮邢定三州奏
 奉詔共差樂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詔魏府城下自屯軍已來墳墓多經剽掘雖
 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往仲祭奠九月己酉宮苑使焦繼勳自軍
 前押范廷光牙將馬諤齎命請罪表到闕壬子廷光領部下士素服于本府
 門俟命有詔釋罪乙卯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
 枝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門戟十二枝己未宣道靜觀官劉守威左
 金吾仗勤契官王英司天臺雜叫學生商暉等並赴契丹庚申契丹使人往洛
 京般取趙氏公主宋史趙匡胤傳趙氏子崧晉契丹皇額之北去質歸
 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禧三年晉祖命發奉母歸歸門襄州奏
 漢江水漲三丈出岸害稼東都奏洛陽水漲一丈五尺壞下浮橋乙丑于闐國

王楊仁美遣使買方物回轎可汗遣使買駝馬丙寅趙廷壽進馬謝恩放燕園
 長公主歸幽州范廷光差節度副使李式到闕奉表首罪兼進玉帶一條遣宣
 徽南院使劉處讓權知魏府軍府事己巳復范廷光官爵其制略曰頃朕始登
 大寶未靜中原六飛騰及于京師千里未通于懷抱楚王求舊方在遺魯曾子
 傳疑忽成投杆尋聞悽悔遽戮姦回干戈俄至于經時雷雨因思于作解果馳
 賓介疊貢表章向丹闕以傾心纏素誠而効順而况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納款
 斯來其功非細得不特頒鐵契重建牙章封本郡之士茅移樂郊之旌餞至于
 將吏咸降絲綸於戲上穹之運四時不愆者信大道之崇三寶所重者慈活萬
 戶之傷夷惠六師之勞瘁遂予仁憫旌爾變通采貽子孫長守富貴教佩光寵
 可不美歟可復推誠奉義佐運致理功臣天雄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廣晉尹上柱國臨清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
 千戶改授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齊原本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賜鐵券改
 封高平郡王仍令擇日備禮冊命以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尙書李式檢
 校尙書右僕射充亳州團練使以貝州刺史孫漢威爲檢校太保龍州防禦使
 以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勳爲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以天雄軍馬步軍都指
 揮使王建爲檢校司空號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爲檢
 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勳爲檢校司空隨州刺
 史以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爲檢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
 之舊僚也其餘皆延光之將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貞押器幣賜
 魏府立功將校辛未以魏府招討使楊光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晉尹充
 天雄軍節度使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遣使買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
 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歐陽史作契丹使中
 書令韓琦來奉冊是日左右金吾六軍儀
 仗太常鼓吹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如儀鄆州范廷光奏到任內庚
 辰御札曰爲國之規在于執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政前經朗然通諭顧惟
 涼德獲啓丕基當敷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廩咸虛經年
 之饑果飛芻繼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

勝乃萬庚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為東京，置開封府，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赤縣，其餘升為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時所管屬縣，並可仍舊，劉屬收管，亦升為畿縣。其洛京改為西京，其雍京改為晉昌軍，留守改為節度觀察使，依舊為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為防禦州，其餘制置，並委中書門下商量施行。丙戌，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彥澤為鎮國軍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裴諱為尚書左僕射致仕。是日，詔改大軍官門為明德門，又改京城諸門名額。南門尉氏，以薰風為名。西二門鄭門梁門，以金義乾明為名。北二門酸棗門封邱門，以元化宣陽為名。東二門曹門宋門，以迎春仁和為名。戊子，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為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為晉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委江水漲害稼，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案以上疑有闕文據通鑑考異引晉高祖實錄並罷樞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子便殿，錫養甚厚。于闐國王李聖天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以杭州嘉興縣為秀州，從錢元璣之奏也。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吳涓進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吳承範進祠部郎中，知制誥乙巳，鄆州范廷光來朝。丙午，封闐王親為闐國王，加食邑一萬五千戶。又以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蘇州越州刺史錢元璣為太傅，以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璣為檢校十尉，兼中書令，仍改名元懿，應有魏府行營將校及六軍諸道本城將校等，並與加恩。戊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戶部趙璧兼吏部尚書，以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為特進檢校太傅，仍封臨海郡王，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為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書戶部侍郎充職。庚戌，鄆州范廷光上表乞休，詔不允。辛亥，升廣晉府為鄴都，置留守，升廣晉元城兩縣為赤縣，屬府諸縣，升為畿縣，升相州為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以漣衛二州為屬郡，其檀州仍升為防禦州，移于德勝口為治所，升貝州為承清

軍，置節度觀察使，以博冀二州為屬郡，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廣晉鄴都留守，廣晉府行營中軍使貝州防禦使王延尤加檢校太傅，充相州彰德軍節度使，廣晉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為貝州承清軍節度使，甲寅，以范廷光為太子太師致仕。丙辰，以秘書監呂琦為禮部侍郎，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遠改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昭義軍節度使。癸亥，劉濮州濮陽縣隸澶州，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為文。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為太子太師，以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為右諫議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為左諫議大夫。丙子，以前涇州彰義軍節度使李德珪為晉州建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寶為檢校太傅，開封尹封鄭王，加食邑三千戶。戊寅，制以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為鎮國大將軍副使，黃門將軍國子少監張再通為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吳順規為試將作少監，回鶻使都督李萬金為歸義大將軍監使，雷德順為順化將軍。是日，詔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戊子，以河陽潛龍宅為開晉禪院，邢州潛龍舊宅為廣法禪院，龍武統軍李從昶卒，輟朝一日，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考證

晉高祖紀三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左散騎常侍兼勳副之
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冊禮使 案歐陽史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
劉昫爲契丹冊禮使通鑑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
主冊禮使與是書此記異

左金吾伏勸契官王英同天臺難叫學生商暉等 王英歐陽史作王殷商暉
歐陽史作殷暉蓋是書避宣祖諱

九月己酉宮苑使焦繼勳自軍前押范延光牙將馬轉賣歸命請罪表到闕壬
子延光領部下士素服于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 案歐陽史作九月己酉
赦范延光蓋併書于奉表請罪之日也

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史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 案馬從斌
使契丹以報其加尊號也考通鑑則始以命王權權辭以老疾乃改命從斌
耳歐陽史止書從斌不載劉知新五代春秋作十月馮道使契丹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天禧四年春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午召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以延光歸命之後慮懷疑懼故休假之內錫以款密帝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勞厥衷朕方示信于四方豈食言于汝也延光俯伏拜謝其心遂安丁未以西京副留守龍敏為吏部侍郎戊申盜發唐閔帝陵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卒贈太師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為樞密副使甲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為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為朔方軍節度使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于內外臣寮之中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落別為書一部目為大晉政統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卿梁文矩左散騎常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洎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為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草名列狀駁之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于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日滋條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為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于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翦截其辭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務爭端而禮樂刑政于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為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

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不能守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疏奏嘉之其事遂獲辛酉以前晉昌軍節度使李周為靜難軍節度使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為延慶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為清平長公主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為承福殿中書上言太原潛龍莊莊建為慶長宮使相鄉望改為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為神光里從之丁酉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章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回帝慰勞備至錫賚豐厚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于廣政殿賜物有差三月癸卯朔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回頒賜器幣如馮道等乙巳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中有玉駿狼寶奇貨也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卒贈太師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封衛國公庚申遣內臣趙處玘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筍山道士羅隱之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作叛帝遣供奉官齊延祚乘驛而往彥忠率眾出降延祚矯制殺之詔齊延祚我誓言擅行屠戮彰殺降之罪隱示信之文宜除名決重杖一頓配流王彥忠贈官收葬辛酉封回鶻可汗仁美為奉化可汗癸亥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為鎮國軍節度使張彥澤為彰義軍節度使夏四月壬申朔以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為衛尉卿丙子以汝州防禦使宋彥筠為同州節度使以讓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以奉國左右兩都指揮使郭謹為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戊寅詔廢長春宮使額五代會要載原勅云同州長春宮使額宜停沿宮職務委州司制置乙卯改明德殿為滋德殿宮城南門同名故也以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為右龍武統軍以右龍武統軍張延蘊為絳州刺史庚辰徵前右拾遺鄭雲叟為右諫議大夫玉筍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棧權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和凝為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尚書舍部郎中司徒誦樞密院學士尚書工部郎中顏衍並落職守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

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丙戌，以韓昭允為兵部尚書致仕。馬允孫為太子賓客致仕。房勗為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皆唐末帝之舊臣也。戊子，升永岳二州為團練使額。改湘川縣為全州。從馬希範之奏也。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癸卯，以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譙國公。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彥章卒。升靈州方渠鎮為威州。隸于靈武。改舊威州為清邊軍。戊申，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天策上將軍。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為滄州節度使。庚戌，虞部郎中楊昭儉以本官知制誥。辛亥，置靜海軍于溫州。從錢元瓘之請也。壬子，以侍御史盧價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戶部尚書崔檢卒。甲寅，詔止絕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覓表狀，奏薦交親。乙卯，升金州為節鎮。以懷德軍為使額。以齊州防禦使潘瓌為懷德軍節度使。右諫議大夫致仕鄭雲叟，賜號逍遙先生。仍給致仕官俸。丁巳，以刑部尚書姚顛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稅為尚書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贊為兵部侍郎。以禮部尚書李憐為刑部尚書。以左丞盧詹為禮部尚書。以左散騎常侍韋勳為工部侍郎。庚申，廢華清宮為靈泉觀。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杖印。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依前例從之。丙寅，以鎮海軍衙內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為同平章事。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以鎮海軍與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從錢元瓘之請也。六月辛未朔，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庚辰，西京大風雨。應天福門屋瓦皆飛。鴟吻俱折。辛卯，詔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伊洛瀾澗盡溢。壞天津橋。癸卯，以華清宮使李頌為右領軍衛上將軍。甲辰，以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為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為徐州節度使。戊申，御史中丞薛融等上詳定編勅三百六十八道，分為三十一卷。是日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多鉛錫相兼，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壬戌，以太子少保梁文矩為太子太保致仕。閏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閣，兩霑服故也。

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為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以彰德軍節度使王延允為義武軍節度使。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勅旌表門閭。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為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為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為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制，不載令文，又無勅命，既非故事，難贖大倫。宜從令式。祇表門閭于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外安緯棧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坊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人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文。壬午，濮州刺史武從諫，勒歸私第。受贓十五萬故也。丁酉，故皇子河南尹重又妻號國夫人李氏，落髮為尼。賜名悟因。仍錫紫衣法號。及夏臘二十，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甘陵大水。辛丑，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馮道為守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壬寅，詔曰：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印，祇委上位宰臣一人知當。戊申，前兵部尚書王權授太子少傅致仕。己酉，以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行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壬子，升亳州為防禦使額。依舊隸宋州。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曆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曆。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統軍周密為鄆州節度使。癸酉，升婺州為武勝軍額。丁丑，宴羣臣于永福殿。契丹使訥默庫來聘。致牛馬犬。臘願驩十四。遠史會同二年正月戊申，晉遣金吾衛使珍，丙辰，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稅。七月戊申，晉遣使進軍。閏月乙酉，遣使賜晉良馬。八月乙丑，晉遣使貢歲幣。癸亥，二歲金幣于燕京。己卯，遙領泚州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言：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請止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準此。癸未，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仍以西京至德宮為廟。牲幣器服，悉從官給。

五代會要：九月，勅周受魏國立夏殿之祀。唐曆，唐許王之封，乃從前朝舊典。宜封土宇。俾奉祀。宜以鄆國三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云云。丙戌，高麗王建遣使貢方物。己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穀權判集賢殿事。

庚寅詔停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內外羣官貢獻丙申以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呂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戶部侍郎戶部侍郎閻至改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冬十月戊戌朔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贈太尉丙午以太常卿程遜沒于海廢朝一日贈右僕射庚戌閩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遣僚佐林思鄭元弼等朝貢致書于宰執無人臣之禮帝怒詔令不受所貢應諸州綱運並令林思鄭元弼等押歸本道既而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疏請禁錮使人籍沒綱運可之收林思等下獄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錦蔣之兵與蠻部萬人掠辰澧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賊度從讜等寇洵陽遣兵討平之十一月甲戌以太子賓客李延範爲司農卿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吳承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王延改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崔稅改太常卿戊寅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五代會要史館奏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時送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尚書左丞己丑以太子賓客楊凝式爲禮部尚書致仕詔建錢鑪于樂川丙申諫議大夫致仕趙遙先生鄭雲叟卒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閣大雪故也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張氏落髮爲尼賜名悟慎并夏臘二十庚戌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再飲奏文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從之歌辭不錄丙辰詔今後城郭村坊不得創造僧尼院舍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了無其驗豈非涼德不備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考證

晉高祖紀四以瀘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 樞密副使原本作樞密使按下文亦作樞密副使今從歐陽史及宋史張從恩傳改正

以版韶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 右拾遺歐陽史作左拾遺考是書前後俱作右拾遺今仍其舊

以瀘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軍軍節度同平章事是書不載同平章事五代會要所載天福中使相有侯益與宋史同

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 案歐陽史七月丙辰復禁鑄錢是書作七月戊申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勅旌表門閭 七世歐陽史作六世又旌表門閭歐陽史作正月與是書作閏七月異

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 案王仲昭歐陽史作登州人乙亥昭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 案立唐廟于西京歐陽史作十二月與是書作十一月異

納馱庫舊作黏木孤今改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五

高祖紀五

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降德音應天福三年終公私債欠一切除放壬申蜀人寇西鄙羣盜張達任康等劫清水德鐵之城以應之癸酉湖南秦閩人殺王昶夷其族王延壽因民之欲而定之甲戌遣宣徽使楊彥詢使于契丹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檢校太尉己丑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馬白玉謝冊命也庚寅以二王後前右贊善大夫襲鄴國公楊延壽為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戶辛卯升絳州為防禦州癸巳以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為右羽林統軍以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為右神武統軍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請追諡唐莊宗皇后劉氏為神閔敬皇后明宗皇后曹氏請追諡為和武憲皇后閔帝魯國夫人孔氏請追諡為閔哀皇后從之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奏軍校康從受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子等以所部兵為亂尋平之死者五百人二月丁酉朔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卒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其位乙巳御史中丞賈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文武百寮列坐竊惟禮例有所未安今欲請宰臣仍舊跪爐百寮依班序立詔可之仍令行香之後飯僧百人永為定制庚戌北京留守安彥威來朝帝慰接甚厚賜上樽酒壬子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己未以中書門下侍郎為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為清望正四品三月丁卯朔右散騎常侍張九改禮部侍郎辛未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特進改鄆都留守廣晉尹典軍如故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溫為徐州節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彥威為宋州節度使壬申詔朝臣朝省父母依天成例頒賜茶藥癸酉以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為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為昭義屬郡以建立本瓌州人用成其衣錦之美也以晉州節度使李德瑋為北京留守以潞州節度使

皇甫遵為晉州節度使是日容州節度使馬存卒甲戌以給事中李光廷為左散騎常侍亳州團練使李式為給事中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司徒改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許州節度使丁丑長安公主出降附馬都尉楊承祚戊寅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于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鞍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己卯以前樞密使劉處讓為相州節度使辛巳湖南遣牙將劉勅領兵大破溪峒羣蠻收溪錦蔣三州丁亥以秦州節度使康福為河中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侯益為秦州節度使庚寅御明德樓錢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甲午詔吏部三銓聽四時選擬官旋奏不在團甲之限夏四月丙申朔宴羣臣于永福殿戊戌曹州防禦使石暉卒帝之從弟也禮官奏天子為五服之內親本服周者三哭而止從之己亥罷洛陽京兆進苑園瓜果憫勞人也壬寅右僕射致仕裴諱卒贈太子太保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旨宜于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為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庚戌以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為安州節度使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之五月癸酉宋州賈瑞麥兩歧甲申以前徐州節度使裴從簡為右金吾衛上將軍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汭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以前鄆州節度使安審暉為副以內客省使李守貞為都監仍遣供奉官劉彥瑤奉詔以諭金全命麾下齊謙以詔送于淮夷雲夢人齊觀斬謙歸其詔于闕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建立薨較朝二日贈尚書令壬寅六月二日少府監致仕尹玉羽卒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甲辰馬全節自應山縣進軍于大化鎮戊申與鄂州賊軍陣于安陸之南三戰而後克之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供奉官安友謙登鋒力戰奮不顧身全節賞其忠勇使馳獻捷書賜死于路是日削奪李

金全官爵丁巳淮夷僑校李承裕率眾掠城中貨貨而遁馬全節入城撫其遺民遣安審暉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斬之執其僑都監杜光鄰及淮南軍五百餘人露布獻于闕下帝曰此輩何罪皆厚給放還癸亥遣士崇真大師張薦明賜號通元先生是時帝好道德經書召薦明講說其義帝悅故有是命尋令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版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秋七月甲子朔降安州為防禦使額以申州隸許州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使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加檢校太傅為威勝軍節度使丁卯湖南奏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領兵五萬樓船百艘次于岳陽將進討淮夷也甲戌宣徽使楊彥詢加檢校太傅充安國軍節度使乙亥戶部尚書致仕鄭翰光卒贈右僕射戊寅福州王延義遣商人間路貢表自述戊子宿州奏淮東鎮移牒云本國奏書于上國皇帝曰久增景慕莫會光塵但循戰國之規敢預睦鄰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脫難相歸邊校貪功乘便據壘矧機宜之執在顧莊昧以難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義進取不止亦聖人之厚類適屬暑雨稍類江波甚漲指揮未到事實已違今者根沐濛咨曲形宸旨歸其伴禮示以英仁其如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揚名建德曲直相懸雖認好生匪敢聞命其杜光鄰等五百七人已令卻過淮北帝復書曰昨者災生安陸疊接漢陽當三伏之炎蒸動兩朝之師旅豈期邊帥不稟上謀洎復城池備知本末尋已捨諸伴執還彼鄉閭不惟念効命之人兼亦救善鄰之道今承來旨將正朝章希循宥罪之文用廣崇仁之美其杜光鄰等再令歸復尋遣使押光鄰等于桐墟渡淮淮中有棹船甲士拒之南去不果詔光鄰等歸京師授以職秩其戎士五百人立為顯義都八月丁酉帝觀稼于西郊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器具樂志庚子以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為金州懷德軍節度使辛丑升復鄧二郡為防禦使額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卒廢朝一日贈太師己未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贈太師丁卯宰臣李崧加集賢殿大學士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子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丁丑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李慎儀為右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焘為吏部員外郎以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為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韓憚為兵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為萊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戊子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冬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馬元帥鎮海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璣加守中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戊戌戶部尚書姚顛卒廢朝一日贈右僕射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義與弟延政互起干戈內相侵伐甲辰升萊州為防禦使額以汝州防禦使楊承貴領之以新授萊州刺史段希堯為懷州刺史丁未契丹使實里來聘致馬百匹及玉鞍孤裘等漢史會同三年三月戊辰遣使使晉乙未晉遣使來觀四居丙辰晉遣使進茶葉癸亥晉遣使賀端午五月庚辰晉遣使進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檢校司徒鄧用和使晉六月庚子晉遣使來見九月丙戌晉遣使貢名馬庚申晉遣使貢布己酉宴羣臣于承福殿賜帛有差癸丑詔今後竊盜賊滿者處死三匹已上者決杖配流以盜論者準律文處分又詔過格選人等許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資注官十一月壬戌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內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卒贈太子太傅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檢校太傅改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為義成軍節度使戊辰曹州防禦使石贊加檢校太保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張昭遠為兵部侍郎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元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典禮久廢至是復與觀者悅之丁丑吳越國進奉使陳元亮進冬日觀仗詩一首帝覽之稱善賜服馬器幣癸未移德州長河縣大水故也甲申制授閩國王延義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閩國王以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懿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以恩州團練使錢鐸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丁亥劉衡州黎陽縣隸滑州十二月壬辰朔遙領洺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卒贈太傅丙申詔故靜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温州刺史錢宏異贈太子太傅故吳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

尉宏傳贈太子太師。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刑部員外郎李象上
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謀亂。事洩。伏誅。時節
度使宋彥筠御下無恩。既貪且亂。故殷與子彥璋陰搆部下為亂。會有告者。遂
滅其黨。乙丑。青州奏海凍百餘里。丙寅。遣供奉官張澄等領兵二千。發并鎮忻
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先是吐渾苦契丹之虐。受鎮州安重榮誘召。叛而
南遷。入常山太原二境。帝以契丹歡好之國。故遣歸之。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
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壬申。以左司郎中趙
上交為諫議大夫。戊寅。封唐叔虞為興安王。臺駘神為昌寧公。差給事中張球
戶部郎中張守素就行冊禮。又詔嶽鎮海濱等廟宇。並令崇飾。仍禁樵採。丙戌。
故皇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贈太師。皇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贈太尉。皇兄故
檢校左僕射敬備贈太傅。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
刑獄。壬辰。置浮橋于德勝口。甲午。詔諸衛上將軍月俸。舊三十千。令增至五十
千。戊戌。以三格汝州襄城縣令龔介國公宇文頤為太子率更令。己亥。詔戶部
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
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趙盤監修。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張球為給事中。戊
申。詔侯伯來朝。君臣相見。賞宴實奉。今後宜傳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錄
六十五卷上之。帝覽之嘉歎。賜以器幣。仍付史館。五代會要起居賈緯奏曰。伏
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略。臣今
搜訪遺聞。及舊傳。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新補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
癸丑。長安公主薨。帝之長女也。年降于駙馬楊承祚。帝悼惜之甚。較視朝二
日。追贈秦國公主。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許國公。己丑。左驍衛上將
軍李承約卒。癸酉。詔天福四年終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稅。一切除放。夏四月
庚寅朔。湖南奏澧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乞降。已立銅柱于澧州。鑄誓狀
于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五百人放還淮
海。即安州所俘也。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選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王松
改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司門郎中。知制誥。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奉奏

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史。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請以刑部侍郎呂
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修。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錄。請下勅購求。並從之。五代
監修國史趙奉奏。自李嗣復。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治亂。今之書府。百無
二三。臣等近奉詔。言俾令撰述。或從于新。或從于舊。或從于中。或從于外。或
先虞。或先周。或先漢。或先唐。或先宋。或先元。或先明。或先清。或先金。或先
其。或先宋。或先元。或先明。或先清。或先金。或先元。或先明。或先清。或先金。或先
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武宗。平上黨。武宗。平上黨。武宗。平上
有武。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武宗。平上黨。武宗。平上黨。武宗。平上
十年。內撰述。得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察。及。名。儒。宿。學。有。于。此。六
許。撰。唐。史。敘。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所。陳。條。例。請。下。所
司。從。壬。寅。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價。為。虞。部。郎。中。知。制。誥。以。昭。義。節。度。副。使
陳。元。為。光。祿。卿。致。仕。乙。巳。齊。魯。民。饑。詔。克。鄆。青。三。州。發。廩。賑。貸。五。月。庚。申。朔。以
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為。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為。邠。州。節。度。使。故
皇。子。果。冊。贈。太。尉。進。封。陳。王。庚。午。涇。州。奏。兩。電。川。水。大。溢。邠。州。郡。鎮。戍。二。十。四
城。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龐。里。赫。連。功。德。來。朝。邢。州
上。言。吐。渾。移。族。帳。于。鎮。州。封。部。六。月。丙。申。以。前。衛。尉。趙。延。又。為。司。天。監。丁。酉
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俸。貳。官。條。件。開。奏。百。姓。官。吏。等。不。必。遠。詣。京。闕
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順。卒。贈。太。師。甲。辰。迦。葉。彌。陀。國。僧。嗔。哩。以。佛。牙。泛。海。而
至。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食。邑。一。萬。戶。戊。午。鎮。州。節
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于。博。野。仍。貢。表。及。馳
書。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禮。食。傲。無。厭。因。耗。中。國。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
帝。發。諭。止。之。重。榮。跋。扈。愈。甚。由。是。與。邠。州。節。度。使。安。從。進。潛。相。構。謀。為。不。軌。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考證

晉高祖紀五五月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

洛汭汝鄧單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案五代春秋五月李金全叛，附

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帥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

放吳，任遷，歐陽史作五月，李金全叛，六月克安州，馬全節南唐書作六月，安州

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紀月互異。

執其僞都監杜光鄰，僞都監馬令南唐書作監軍通事舍人。

尋遣使押光鄰等于桐廬渡淮，桐廬原本作桐廬，據通鑑注引九域志云，宿

州新縣有桐廬鎮，自桐廬而南至瀟口，則濟淮矣，今改正。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案歐陽史作西京留守楊光遠

殺太子太師范延光，考本傳，延光本善楊光遠，推墮瀾水死，為之報朝諱之

也。

丁卯。案歐陽史作九月丁卯，原本疑有脫字。

發并鎮，折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遷善地。案晉遷吐谷渾，在天禧六年，通鑑與

是書同，考天禧六年，即遼會同四年也，遼史作會同三年，晉以并鎮折代之

吐谷渾來歸，與是書異。

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慮星、赫連功、德來朝。案通

鑑四月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瓌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是書作

五月甲戌，與通鑑異，歐陽史從是書。

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案遼史作二月，晉安重榮執使者伊喇，

是書作六月，先後互異。

實里，舊作舍利，今改。伊喇，舊作拽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親朝庚申升陳州為防禦使額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壬戌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與來人賈三部族蕃書進之以三司使劉審交為陳州防禦使癸亥以前鄆州節度使趙在禮為許州節度使以前鄆都留守廣晉尹高行周為河南尹西都留守詔改拱辰威和內直等軍並為興順甲子以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己巳以鄆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尹劉知遠為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割遼沁二州却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珣為廣晉尹充鄆都留守以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為邢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甲戌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得奏薦骨肉為殿直供奏官己卯以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為昭義軍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以河陽節度使石晉為陝州節度使壬午突厥遣使朝貢以通遠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為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貞通遠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誓幸鄆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不得科率人戶丙戌以右諫議大夫趙遠為中書舍人吏部郎中鄭受益為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鳳為水部郎中知制誥八月戊子朔以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以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為東京內外兵馬都監改李德馬軍為護聖放文武百官朝參取便先赴鄆都壬辰車駕發東京己亥至鄆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如儀迎引入內改舊澶州為德清軍以內客省使劉遂清為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制應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色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仗行劫

及殺人賊並免罪移鄉配逐處軍都收管犯在法賊者雖免罪不得再任用諸徒流人並放還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者約資敘用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應河東起義之初及收復鄆都汜水立功將校並與加恩亡歿者與追贈自東京至鄆都隸路昨因行幸有損踐田苗建據頃畝與放今年租稅鄆都管內有潛龍時在職者並與加恩者年八十已上者版授上佐官天下農器並許百姓自鑄造亡命山澤者招喚歸業百日不出者復罪如初唐梁國公狄仁傑宜追贈官秩應天福三年已前敗闕場院官無家業者並與除放其人免罪永不任使私下債負微利及一倍者並放主持者不在此限丁未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浚為內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為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為引進使壬子改鄆都皇城南門應天門為乾明門大明館為都亭驛甲寅遣光祿卿張澄國子博士謝舉使高麗行冊禮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闕至為吏部侍郎辛酉滑州河決一溉東流鄉村戶民播老幼登邱冢為水所隔餓死者甚眾壬申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睦州刺史錢元璩進封彭城郡王通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為檢校太師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錫賚甚厚丁丑吐渾遣使朝貢壬午夜有彗星出于西方長二丈餘在房一度尾跡穿天市垣東行踰月而滅丙戌兗州上言水自西來漂沒秋稼冬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魏玘等四人分往滑濮鄆澶視水審苗稼己丑詔以胡梁度月城為大通軍浮橋為大通橋壬寅詔唐梁國公狄仁傑可贈太師十一月丁未鄭王夫人張氏薨福州王延義遣使賈方物甲寅遣太子賓客孫延祚吏部郎中盧撰持節冊天下兵馬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璣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為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張昭遠為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戶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至自東京壬申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持節冊閩國王王延義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瓌卒贈左僕射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軍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為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置護衛十二月丙戌朔以

東京留守開封尹鄭王重貴為廣晉尹進封齊王以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珣為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南面軍前奏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千唐州南邊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宋史陳思誠傳云先鋒從進之師于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生擒衛內都指揮使安宏獲獲山南東道之印安從進單騎奔逸丁亥詔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是日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關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率兵擊之以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為副以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為馬步軍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安從進遣弟從貴領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尋領所部兵掩殺賊軍七百餘人生擒安從貴截其雙腕却放入城戊戌以皇子重睿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己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于宗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宗城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縛歸降獲馬三千匹絹三萬餘匹餘物稱是安重榮脫身遁走是日百官稱賀癸卯削奪安從進安重榮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將軍莫從簡卒廢朝贈太師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璣薨廢朝三日諡曰文穆是日帝習射于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丁未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領大軍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賊軍二千人其降兵馬軍詔以彰聖為號步軍以歸順為號庚戌以權知吳越國事錢宏佐為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吳越國王壬子杜重威部領大軍至鎮州城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受朝賀用兵故也戊午以前將作監李錯為少府監北面招討使杜重威奏今月二日收復鎮州斬安重榮傳首闕下帝御乾明樓宣露布訖大理卿受誠付市徇之百官稱賀曲赦廣晉府禁囚通史云戊辰討重榮至是乃止辛酉追贈皇第三子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德再贈太尉追封福王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殷再贈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贈太傅威再贈太尉追封廣王壬戌追贈皇子五

人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再贈太傅追封魏王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义再贈太尉追封壽王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鄭王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再贈太師追封沂王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癸亥改鎮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國軍丙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釐為侍中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加食邑改賜功臣名號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兼侍中以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為恆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廣晉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兼侍中秦州節度使侯益加特進增食邑丁亥以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為太府卿充職戊辰以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為邢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為定州節度使以定州節度使王延尤為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為華州節度使恆州立功將校王温以降等第除郡庚午契丹遣使來聘是日上元節六街諸寺燃燈御乾明門觀之夜半還宮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加爵邑鄆州節度使安審徽加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贊加檢校太傅乙亥契丹遣使來聘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檢校太尉改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以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為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丁丑以刑部侍郎竇貞固為門下侍郎以禮部郎中邊歸讓為比部郎中知制誥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經州節度使以恆州節度副使王欽祚為殿中監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宴于武德殿新恆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己亥以曹州防禦使何建為延州留後經州奏差押牙陳延輝勸書往西涼府本府都指揮使等請以陳延輝為節度使辛丑幸臣李崧丁母憂起復舊任延州蕃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討平之丙午詔鄆唐隨鄆諸州多有曠土宜令人戶取便開耕與免五年差稅三月己未兵部尚書韓暉卒庚申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鄭翰林茶酒使張言使于契丹壬戌分命朝臣諸寺觀禱雨丙寅皇后為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卒于幽州舉哀于外次辛未滑州節

度使尉馬都尉史匡翰卒，輟朝，贈太保，詔唐州湖陽縣擊山神祠，宜賜號為擊山顯順之神。乙亥，以晉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為河中節度使，以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溫為貝州節度使，丙子，賜宰臣李崧白藤肩輿，以起復故也。丁丑，以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為河陽節度使，以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為滑州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為相州節度使，皆典軍如故。宰臣于寺觀禱雨，閏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詡為右諫議大夫。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特進，封開國公。庚寅，以延州留後何建為延州節度使，以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政恩為太子詹事。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詔于河決之地，建碑立廟。丙申，以鄭州節度使周密為晉州節度使，以左羽林統軍符彥卿為鄭州節度使。壬寅，詔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定兩員，具所見以封事奏聞。詔改鄭都宣明門為朱鳳門，武德殿為視政殿，文思殿為崇德殿，畫堂為天清殿，寢殿為乾福殿，其門悉從殿名。皇城南門為乾明門，北門為元德門，東門為萬春門，西門為千秋門，羅城南墻門為廣運門，觀音門為金明門，橙槽門為清景門，寇氏門為永芳門，朝臣門為景風門，大城南門為昭明門，觀音門為廣義門，北河門為靜安門，魏縣門為應福門，寇氏門為迎春門，朝城門為興仁門，上斗門為延清門，下斗門為通遠門。戊申，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封邠國公，賞修河之勞也。癸丑，涇州節度使王周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傳廢，詔褒之。是春，鄭都鳳翔充陝汝恆陳等州旱，鄭曹漕博相洛諸州蝗，夏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視朝，日食故也。是日太陽不虧，百官上表稱賀。詔沿河藩郡節度使刺史，並兼管內河堤使，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彥澤在涇州之日，違法虐民，支解軍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閣門上疏，論張彥澤罪，詞甚懇切。宋史李濤傳：濤，字仲張，濤，字仲麟，俱以諫聞。濤，字仲麟，俱以諫聞。濤，字仲麟，俱以諫聞。

曲法之漸，責拘議勞之典，其張彥澤宜削一階，仍降爵一紀，其張式宜贈官，張式父鐸，第守貞，男希範，並與除官，仍于涇州賜錢十萬，差人津置張式豐板，并骨肉歸鄉，所有先收納却張式家財物畜，並令却還，其涇州新歸業戶，量與蠲減稅賦。翌日，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宋史：張彥澤，字仲麟，涇州人。彥澤，字仲麟，涇州人。彥澤，字仲麟，涇州人。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倫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幾，建國之難，則今則難矣。臣雖執事，不遇難之日，不遇難之日，不遇難之日。子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書紀綱之府，彈糾之司，衡究者固當昭雪，而難免放縱，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威侮朝章，層層審察，始斬冤于丹闕，反執送于本藩，苟安。戊辰，廢雄州為昌化軍，警州為威肅軍，其軍使委本道差補。故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贈尚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為州司馬致仕。第守貞為貝州清河縣主簿，男希範為興元府文學。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府節度使康福第，以教坊樂宴會前見節度使。戊寅，前慶州刺史米廷訓追奪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姦妻兄之女也。是月州郡十六蝗。五月己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節省，應五日百官起居，望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閣門使，引進本官隨百寮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寮，乞假軍觀，搬家婚葬病損，並門見門辭，諸道進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引，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奉奏訖，令進奉使便出，其進奉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刺史并行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並門見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都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合于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當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點檢，常須整齊，從之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也。通史：二月甲午，遣使使曹索吐谷渾叛者契丹國志。左威衛上將軍衛審驗卒，贈太子少保。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皇太后。餘無五代史記注云：高祖所生母也。未，工部侍郎韋勳改刑部侍郎。壬子，以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為秘書監，給事中蕭愿為右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為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為左諫議大夫。是月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蝗。六月丁巳，以兗州節度使桑維翰為晉昌軍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為兗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從進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請援送赴闕。乙丑，帝崩于保昌殿。壽五十一。遺制

齊王重貴于柩前即皇帝位，喪紀並依舊制，山陵務從節儉，馬步諸軍優紀，並

從嗣君處分，通鑑攷異云：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

此說八月，太常卿崔悅上證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以其年十一

月十日庚寅葬于顯陵，宰臣和凝撰謚冊哀冊文，五代史補：高祖尙明宗女宮

原京師夜間，謂皆重走往入宮中，懸帝之命，謂之石即及將起兵于太

射狼或謂諸坐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晉射狼，高祖至，蓋射亦石也。」謂五

代史，謂文傑開平初，潯州行營使李思安奏，西關縣獠民伐樹，樹自分

二中有大字如左，書云天十四戰，石進梁帝藏于武庫，時其樹樹自分

字也，帝即位之年，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

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即位，改元天

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藏書云天十四戰，石進者言自天祐後十四

載，石氏與于晉也，豈不明乎？而拆字解藏，以就丙申非也。

史臣曰：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為君也，盱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

教，樂清淨之風，以純為衣，以麻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然而圖事之初，

疆鄰來援，契丹自茲而孔熾，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連禍結，卒使都城

失守，舉族為俘，亦由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鳩斃而止渴，終取喪亡，謀之

不滅，何至于此？儒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茲睿德，惠彼蒸民，雖未

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

舊五代史卷八十

舊五代史卷八十考證

晉高祖紀六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案楊彥詢使于契丹，

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作九月，遠史作二月己未，晉遠楊彥詢來貢，且言鎮

安州重榮駭風狀，遂留不遣，與是書異。

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案安從進反，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作十月，通鑑從

是書作十一月，遠史作十二月戊子，晉遠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重進反，則

因其赴告之月而書之也。

生擒衙內都指揮使安宏義，案宋史焦繼勳傳，作擒其牙將安拱鏡，鮑拱等

五十餘人。

是日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關，案安重榮反，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作

十二月，五代春秋繫于十月之後，遠史作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

與是書異。

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鄰，宋光鄰，遠史避諱作宋暉業。

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案修河事，是書記于閏月壬辰，歐

陽史作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蓋以奉使之月言，是書

以奏功之日言也。

詔改鄆都宣明門為朱鳳門，朱鳳門，五代會要作來鳳門。

盧城南門為乾明門，北門為元德門，東門為萬春門，西門為千秋門，案五代

會要，晉改盧城四門為乾明元德萬春千秋，在天福六年，是書統繫于七年，

與會要異。

舊五代史卷八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少帝名重貴高祖之從子也父諱徽備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于太原汾陽里徽備嘗為後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為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洎歷方鎮嘗遣從行委以庶事但性好馳射有租禱之風高祖鎮太原命瑯琊王震以禮記教帝不能領其大義謂震曰非我家事業也及高祖受圍于太原親冒矢石數獻可于左右高祖愈重焉高祖受契丹冊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晉陽先謀于契丹主主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于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為北京留守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東管内節度觀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徽赴闕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十二月授開封尹加檢校太傅封鄭王增食邑三千戶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改廣晉尹進封齊王以下加兼侍中八字是歲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遺制命柩前即皇帝位帝在并州未著人望及保釐浚郊大有寬裕之稱從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祈雨于白龍潭有白龍見于潭心是夜澍雨尺餘人皆異之至是果登大位焉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百貫下至五貫以初即位示賚也戊辰宰臣馮道等率百寮請聽政凡三上表尤之庚午始聽政于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丙午以司徒兼侍中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副之太常卿崔悅為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為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餘無五代史記注云舊史實錄無補己卯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于契丹是時河南河北關西並委權重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戊子詔遷官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與先帝諱同音者改之改西京明堂殿為宣德殿中書政事堂為政事廳堂使

官房頭為錄事餘為主事案東都事略陶穀傳穀本姓唐避諱已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釋縶服百官衣緣辛卯帝除釋服百官官服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崩高祖之庶母也遣詔服紀園陵毋用后禮皇帝不得廢軍國機務既而禮官奏準令式為祖父母齊縶周又準喪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哭而止請準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薨莊宗于洛京西內發哀素服不視事三日從之仍遣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靈座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並傳現任以請假在外不赴國喪故也丁酉宰臣馮道等率文武百寮詣崇德殿門拜表請御正殿凡三上表尤之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庚子帝御正殿宣制大赦天下諸道州府各色罪犯除十惡五逆殺人強盜官典犯賊合作毒藥屠牛鑄錢外其餘罪犯咸赦除之襄州安從進如能果決輸誠並從釋放其中外臣寮將校並與加恩天下有蟲蝗處並與除放租稅辛丑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並加檢校太師仍增爵邑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守太師癸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並加檢校太傅仍增爵邑宰臣馮道等上表請依舊置樞密使略曰竊以樞密使創自前朝置諸近侍其來已久所便尤多頃歲樞密使劉處讓偶屬家難爰拘喪制既從罷免暫議改更不曾顯降勅文永停使額所願各歸職分豈敢苟避繁難伏請依舊置樞密使初高祖事後唐明宗親樞密使安重誨秉政擅權實罰由己常惡之及登極故斷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馮道等厭其事繁故復請置之庶分其權表凡三上不允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溫宋州節度使安彥威並加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丙午以給事中羅周岳為左散騎常侍以右諫議大夫符蒙為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兼廣晉少尹邊蔚為右散騎常侍以廣晉少尹張煦為右諫議大夫以廣晉府判官光祿少卿邊光範為右諫議大夫丁未判南節

食立春立夏兩雪未晴不得行極刑如有已斷下文案可取次日及兩雪定後施行乙丑以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為左羽林統軍以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為右羽林統軍以前金州節度使潘瓌為左神武統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為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為右驍衛上將軍以左龍武大將軍張彥澤為右武衛上將軍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陽節度使皇甫暉西京留守安彥威廣晉尹李德珩並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勞也己巳回鶻進奉使密里等各授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即將放還蕃庚午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追封齊國公辛未故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璩追封廣陵郡王丙子于闐回鶻皆遣使貢方物

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盜發唐坤陵莊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河南府上言逃戶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餓死者兼之詔諸道以廩粟賑饑民有積粟者均分借便以濟貧民時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餓死者千萬計東都人士僧道請車駕復幸東京後唐莊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貢馬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癸巳發禁軍萬人並家口赴東京乙巳于闐回鶻入朝使劉再成等並授懷化大將軍將軍即將放還蕃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車駕還東京沿路州府不用修飾行宮食宿頓遞並以官物供給文武臣寮除有公事合隨駕外並先次進發以侍衛親軍使景延廣充御營使癸丑以廣晉尹李德珩權都留守己未車駕發都曲救都下禁囚甲子次封邱文武百官見于行宮乙丑至東京甲戌以東京留守張從恩為權都留守以皇第檢校司徒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年幼未出閣差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丁丑以前太僕卿薛仁謙為衛尉卿河中逃戶凡七千七百五十九是時天下饑數假翔踴人多餓殍右金吾衛上將軍劉處讓卒贈太尉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監修國史趙彞為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為侍中監修國史通鑑作晉昌節度使使侍中桑維翰侍中胡三省注云桑維翰始居維城而家侍中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辛巳以左散騎常侍盧重為秘書監以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為右散騎常侍癸未青州節

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恆州節度使杜威並加兼中書令乙酉以鄆州節度使符彥卿為河陽節度使以權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為都留守廣晉尹以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為鄆州節度使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果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範加檢校太尉進封爵邑以武平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範為檢校太尉領盧州昭信軍節度使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範為檢校太尉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皆楚王馬希範之弟也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為右武衛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鄆州防禦使劉繼勳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甲午有白鳥棲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掠捕而進之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諱使契丹詔京百司攝官親公事及五年與授初官癸卯以左諫議大夫司徒詡為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為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為少府監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戌以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為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溫為許州節度使己巳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誕日為登聖節從之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長姊為吳國長公主癸未皇姪女承福降主薨輟朝三日追封平昌郡主丁亥皇第二叔祖贈太師萬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贈太師萬銓贈太師追封趙王皇伯贈太師敬儒贈太師追封宋王皇叔贈太師福王德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叔贈太師暉贈太師追封韓王皇叔贈太師通王殷皇叔贈太師廣王威皇兄贈太師鄭王重奇並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贈太師號王重義皇兄贈太師慶王重進皇弟贈太師陳王重果等並贈太師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冊命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尚書左丞以禮部侍郎張允為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吳承範為禮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王松為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張昭遠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呂琦為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章勳為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詳為

刑部侍郎。癸巳命宰臣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亥飛蝗自北驛天而南。太子賓客李悅卒。甲辰詔諸道州府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行劫殺人偽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賊各減一等外餘並放。是時所在旱蝗故有是詔。乙巳幸相國寺祈雨。六月庚戌以蝗蝗為害詔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往畢門祭告。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乙卯以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為潞州節度使。宿州奏飛蝗抱草乾死。丙辰貝州奏逃戶凡三千七百。遣供奉官衛延翰詣嵩山投龍祈雨。戊午以西京留守馬從斌為左監門衛上將軍。開封府界飛蝗自死。庚申開封府奏飛蝗天下徧滿山野草苗木葉食之皆盡。人多餓死。禮部侍郎吳承範卒。丙寅以將冊皇太后。遣尙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陝州奏蝗飛入界傷食五稼及竹木之葉。逃戶凡八千一百。丁卯以給事中符蒙為禮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裴坦為給事中。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時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間確礮泥封之隱其數者皆斃之。由是人聊生。物情皆怨。是月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盡。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 考證

晉少帝紀一命瑯琊王震 案歐陽史作博士王震。
 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 案歐陽史作四方館使宋崇節。
 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 案杜重威避少帝諱去重字至漢始復。故少帝紀皆作杜威。
 乙丑至東京 案遼史作丁未。晉王至汴。真是書異。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並從是書。
 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 案歐陽史作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 案歐陽史作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真是書異。
 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 案通鑑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藏。真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 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朔京師雨水深三尺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溫來朝進封楚國公壬午以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為右龍武統軍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為同州節度使癸巳改陝州甘棠驛為通津驛避廟諱也甲午正衙命冊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騎常侍李懷儀為副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僚習射路左虞人各賜布衫麻履八月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卒贈太傅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檢諸州旱苗涇青磁鄜都共奏逃戶凡五千八百九十諸縣令佐以天災民饑攜牌印納者五癸酉以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為左龍武統軍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后帝所生母也丁亥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為皇后帝之元妃也丙子以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潁州團練使戊子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錢納歸私室故也延州奏經州刺史李彝敏拋棄郡城與弟彝俊等五人將骨肉二百七十口來投當州押送赴關稱與兄夏州節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權知經州癸巳故絳州刺史張從訓贈太尉追冊皇后之父也甲午夏州李彝殷奏衙內都指揮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乾相次經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第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尙與屠害照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丙申幸大年莊遂幸侍衛使景延廣第延廣進金玉器玩賜延廣玉帶名馬母妻賓佐部曲僮僕錫賚咸及之庚子以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為給事中以吏部郎中劉知新為右諫議大夫是月諸州郡括借到軍食以籍來上吏民有隱落者並處極法州郡二十七虜餓死者數十萬冬十月戊申制以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庚戌封皇第十一妹為嘉興長公主第十

二妹為承奉長公主是夕五更有彗見于東方在角旬日而滅壬子以權知延

州軍州事前鳳州防禦使杜威為延州留後甲寅以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以吏部侍郎張昭遠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給事中司徒詔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西京奏百姓屬知饒殺男吳九不死以其使母食也詔赦之甲子以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為涇州節度使丙寅以涇州節度使王周為陝州節度使己巳以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為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玘為吏部侍郎癸酉命使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為皇后奉寶冊至西莊影殿行禮國尊儀仗如式十一月丁丑以鄜州節度使宋彥筠為晉州節度使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為鄜州節度使己卯以前鄜州留守廣晉尹李德瑋為涇州節度使丙申所司奏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元璣曰莊穆詔改為文穆戊戌遣前復州防禦使吳繼權知貝州軍事詔節度使王令温赴關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奏刺史楊承祚初夜開門出城稱為母病往青州軍親于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權知州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昭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鄆國公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領兵赴鄆州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邁押兵士屯于鄆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陰至海口分壁地分巡檢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庚子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已降二十一人並封郡國夫人太后宮皇后官知客夫人等亦如之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贈太子太傅癸丑詔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温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梁瓌瑋亳州李勣懷州薛懷讓並赴關分命使臣諸州郡巡檢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行至恆州敵已犯境不能進留于公館數月不達其命而回通史天福八年二月乙酉晉遣使請居汴從之三月丁未晉主至汴使來謝五月己亥遣使如晉致生展禮六月辛酉晉遣使貢金秋八月丁未宋使復貢金己未如奉州州晉遣其子延甲實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為登州刺史從其便也華州陝州奏逃戶凡一萬二千三百乙丑臘車駕不出詔前陝州節度使石贊率諸節度使攻于

郡郊太子賓客尋延祚卒丁卯詔宣徽使劉繼勳就杜威園亭會節度使統軍等習射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遣兵士取淄州劫刺史程進宗入青州是冬大饑河南諸州餓死者二萬六千餘口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乙亥滄恆貝鄰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青州楊光遠召之也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吳繼死之庚辰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以陝州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陣使以左羽林統軍潘瓌為步軍右廂排陣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圍忻代二州恆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是歲天下餓死者數十萬人詔逐處長吏瘞之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以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為權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黎陽以待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前軍都處候河北危蹙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戊子車駕至澶州以貝州節度使王令溫為鄆州節度使時令溫第令榮自契丹至訴以華表陷于甘陵故有是命辛卯鄆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間行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樓于元城以趙延壽為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延壽日率騎軍摩壘而退甲午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以恆州節度使杜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為都處候其職員將校委招討使便宜署置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為海淫其下必將有戰詔率天下公私之馬以資騎軍丙申契丹攻黎陽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率勁騎三千以禦之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求修舊好守忠自敵帳迴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于秀容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鷓鴣谷已進軍追襲二月甲辰朔遣石贊守麻家口何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渡安彥威守河陽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潛約引契丹于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汶陽遣左武衛將軍蔡行通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于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閉數合部下皆通行過葦賊所執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香中昇至幕帳遣李守貞

等水陸進兵而下以救汝陽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與契丹遇于戚城之北為契丹所圍高行周符彥卿方息于林下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契丹眾甚威被圍數重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行周等大譟瞋目奮擊賊眾傷死者甚多帝自御親軍救之方解宋史符彥卿傳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符彥卿等之軍人遁去行周得免高行周于鐵邱將莫敢當符彥卿數萬援兵不至危甚使使左右射擊橫擊突乘皆披靡挾父而出登戚城古臺置酒以勞三將咸谷延廣不遣兵赴難相對泣下戊申契丹築壘于馬家渡東岸以騎軍列于外以禦王師李守貞以師搏之遂破其眾敵騎散走赴河溺死者數千遂拔其壘初西岸敵軍數萬鼓譟揚旗以助其勢及見東岸兵敗號哭而去獲馬八百匹生擒敵將七十八人部眾五百人送行在悉斬之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王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奏戰契丹于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癸丑博州殘兵至自敵中周儒之降也敵執其軍士將獻于幕帳行次中途守者夜寢其中軍士一人自解桎梏為諸兵釋縛取戣戈矛盡殺援者二百餘人南走而歸至河無舟浮水而過溺死之餘所存者六十七人是日有黃白暈二白虹夾日而行己未滄州奏賊眾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貨等由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時帝自期年之後于宮中聞細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子左右召淺蕃軍校奏三柱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舞迭歌以為娛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故馮道等奏請舉樂詔旨未允而止壬戌楊光遠率兵圍棣州刺史李瓊以州兵擊之棄營而遁冀州奏賊軍于城下見昇棺者訊其降者曰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柩也癸亥以前鄆州節度使何建為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師屯汶陽甲子蜀人寇我階州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時契丹偽棄元城寨已旬日矣伏精騎于頰邱故城以待王師通鑑鄆都留守張從恩屬樂敵已設伏累日人馬過去大軍欲進連連之會驟雨而止敵伏累日人馬饑餒趙延壽謀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不敢前進不如徑造城下四面而進攻奪其橋梁天下定矣契丹主然之是日軍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賊將趙

延壽趙延昭以數萬騎出王師之西契丹主自擁精騎出王師之東兩軍接戰交相勝負至哺時契丹主以勁兵中央出而帝御親軍列爲後陣東西濟河爲偃月之勢旗幟鮮盛士馬嚴整契丹主望之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朝兵馬半已餓死今日觀之何其壯耶敵騎往來馳突王師植立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空敵軍稍却會有亡者告契丹主曰南軍東面人少沿河城柵不周可以攻之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堤間治水寨旗幟之末出于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超以數百騎短兵直起擊之敵稍却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橫厚數寸遇夜賊擊鉦抽軍而退夜行二十里而舍焉護聖指揮使協顯協顯二字上亡入賊中夷其族護聖第二都指揮使安重懷指揮使烏韓七監軍何彥超等臨陣畏怯手失兵仗悉斬之乙亥契丹主帳內小校竊其主所乘馬來奔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契丹國志云契丹延壽趙延昭不齊州奏青州賊軍寇明水鎮壬午禮部尚書盧質卒贈太子太保甲申契丹車帳已過貝州以趙延昭守貝州通史三月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從所俘戶于內地辛卯定州馬全節攻秦州拔之俘其兵士二千人雜畜戎仗稱是癸巳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知遠封太原王餘如故是日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十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爲軍號太常丞王緒棄市緒家于青州常致書于楊光遠緒有妾之兄嫌緒不爲賜給遂告與光遠連謀密書述朝廷機事遂收捕斬之夏四月車駕在澶州滄州奏契丹陷德州刺史尹居璠爲敵所執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丁未加從恩平章事遷鄴己酉詔取今月八日車駕還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鎮瀘瀾近地兵馬委便宜制置甲寅至自澶州曲救京城大辟以下罪人下已升冀州爲防禦使額同華委人民相食己未以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爲右神武統軍辛酉以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兗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寮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軍錢帛以資軍用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彥威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

度使趙彞爲華州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遵爲滑州節度使是日置酒宮中召景延廣謂之曰卿有佐命之功命保登伊洛非酬勳之地也因解御衣寶帶以賜之丙寅龍州奏餓死者五萬六千口五月壬申朔太原劉知遠奏邊境未寧軍用甚廣所封王爵乞未行冊命戊寅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于青州丁亥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通鑑從恩上言趙延昭雖據貝州麾下將士久客思歸宜遣進軍攻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以滑州節度使皇甫遵爲行營都虞候以左神武統軍潘環掌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彥澤掌步兵辛卯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通鑑延昭屯于通冀阻水自固以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副之戊戌以鄆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承清軍節度使是月澤潞上言餓死者凡五千餘人六月辛丑朔王師拔淄州斬楊光遠僞署刺史劉翰辛卯以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同州節度使丙午詔復置樞密院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卒輟朝贈太師辛亥以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晉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晉州節度使宋彥筠爲陝州節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樞密直學士丙辰滑州河決漂注曹澤鄆等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濟宋史楊昭倫傳河決數即大發丁夫以本鄆州其役既而曹少主事昭倫奏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輟輟輸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懲賞之卒罷其事戊午升府州爲團練使額庚申襄州獻白鶴甲子復置翰林學士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請聽樂詔允之戊辰以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以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秘書監以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以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李幹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刑部郎中劉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以主客員外郎范質充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庚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以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

舊五代史 卷八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二考證

晉少帝紀二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案楊光遠反五代春秋作十一月，與是書作十二月異。歐陽史從是書。

乙亥滄恆貝鄰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案歐陽史作甲戌朔，契丹寇滄州。據遠史云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與歐陽史合。

太原奏契丹入雁門圍忻代二州。案通鑑契丹入雁門不書日，遠史作丙子入雁門圍忻代。

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黎陽。案歐陽史作丙戌，契丹寇黎陽。

辛卯鄆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越城間行，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樓于

元城，以趙延壽為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案遠史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

博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蓋遣人屯于元城，自在己丑，晉人至辛卯

始得奏聞也。歐陽史作辛卯，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殊誤。

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求修舊好。案遠史云辛丑，晉遣使來

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與是書微異。

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備以城降契丹。案博州刺史周備降于契丹，歐陽史通

鑑契丹國志俱作正月，是書及遠史作二月。

舊五代史卷八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為開運元年河北諸州曾經契丹蹂躪處與免今年秋稅諸軍將士等第各賜優給諸州率借錢帛赦書到日晝時罷微出一千貫已上者與免科徭一萬貫已上者與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雷雨勿遠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內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為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為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為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尉改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鄆州節度使禮官奏天子三年喪畢祫享于太廟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喪終畢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禮冬季祠祭改薦為祫從之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吳德謙改秘書監致仕辛巳以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為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朔州軍專馬希崇加檢校太師壬午降金州為防禦州降萊州為刺史州戶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尚書左丞以潁州團練使馮玉為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充宏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進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遵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陝州節度使石贊為鄆州節度使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卒贈太傅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宿直出帝命諸將士分軍制置曰宮城已閉賊雖機事遂竭焉之北京留守劉知遠充北面行營都統鎮州節度使杜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鄆州節度使張從恩充馬步軍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徐州節度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候晉州節度使安叔千充馬步軍左廂排陣使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充馬步

軍右廂排陣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暉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節度使王廷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宋彥筠充少軍右廂都指揮使前金州節度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瑒充步軍右廂排陣使壬寅閩王王延義為其下連重遇朱文進所害衆推文進知留後事稱天福年號聞道以聞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麟改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懌改戶部尚書給事中司徒詔改右散騎常侍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為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是夜焚賊入南斗乙未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己酉以鄆州節度使王令溫為延州節度使癸丑以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閩國軍事朱文進為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癸亥升澶州為節鎮以鎮寧為軍額劉讓州為屬郡甲子以延州節度使史威為澶州節度使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乙酉以戶部侍郎韋勳為太子賓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為戶部侍郎以光祿卿張仁愿為大理卿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癸巳以前隴州防禦使翟光鄰為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滄州節度使王廷尤卒輟朝贈中書令冬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加守太尉庚戌以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以起居郎為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為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為戶部郎中知制誥戊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違違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向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招仍屬于戈尙與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饑食帑藏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丁口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聞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救于勉論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旅屬守臣叛命敵騎入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征戰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徭尙急言念于茲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與懷側身罪己載深

減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慕前王樸素之德向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楚今後作坊製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于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為貴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況于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大官尚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務去華飾在禦寒溫而已峻宇雕牆昔人所誡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宮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祧握權臨極昧于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于將來庶幾有補更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啓乃心率由茲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寮宜體朕意十一月壬申詔曰蕃寇未平邊陲多事即日雖無侵軼亦須廣設隄防朕將親率虎貔躬擐甲冑候聞南牧即便北征不預先定日辰躬行告諭所有供億宜令三司預行計度合體從諸司職員並宜常備行計云己卯以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午以貝州節度使何建為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廂排陣使以澶州節度使史威為貝州節度使丙戌以前金州節度使田武為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以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為鄆州節度使十二月己亥朔幸東門射中白兔癸丑福州節度使朱文進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丁巳青州楊光遠降光遠子承勳等斬觀察判官邱濤牙將白延祚楊瞻杜延壽等首級送于招討使李守貞乃縱火大譟劫其父處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賈表待罪楊光遠亦遣節度判官楊麟奉表請死詔釋之閏月庚午以楊承信為右羽林將軍承祚為右驍騎衛將軍皆光遠之子先詣闕請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貞妻楊光遠卒初光遠既上表送降帝以光遠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議者曰豈有反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乙酉前登州刺史張萬迪削奪官爵處斬青州節度判官楊麟配流威州掌書記任遵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縱遠恩赦不在赦還之限並以楊光遠叛故也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為限天

成二年改令晝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曲赦青州管內罪人立功將士各賜優給青州吏民為楊光遠誣誤者一切不問青州行營招討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加同平章事副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改許州節度使丙戌降青州為防禦使額以萊州刺史楊承勳為汝州防禦使己丑以工部尚書竇貞固為禮部尚書太常卿王延為工部尚書左丞王松為太常卿以前尚書右丞龍敏為尚書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禦使李建業為河陽兵馬留後以宣徽使翟光鄰為青州防禦使以內客省使李彥韜為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給事中邊光範為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為給事中依前充職是月契丹耶律德光與趙延壽領全軍入寇圍恆州分兵陷鼓城葉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樂城柏鄉等縣前鋒至邢州河北諸州告急詔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率師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

開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己亥張從恩部領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歸鄴都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詔西京留守景延廣將兵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改鄭州防禦使典軍如故以齊州防禦使劉在明為相州留後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誨為內客省使滑州奏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鄰為左驍衛大將軍詔青州行營將校自副兵馬使以上各賜功臣名號乙巳帝復常膳以左武衛上將軍袁義為客省使上將軍如故詔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馬全節赴相州契丹寇洛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師與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于榆林店遇馬中流矢僅而獲免史云皇甫遇與滑州刺史張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安審琦引騎兵馳水以救遇軍乃退是夜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惟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既而知州符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嬰城為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于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旗鼓譟賊不之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于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張弓弩

以待之契丹果引去當皇前過榆林戰時至晚敵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官軍亦南保黎陽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案此下有文爲河陽留後詔李守貞領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改諸道武定軍爲天威軍己未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以鄆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鄉村避寇百姓已發遣各歸本家營種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親御軍旅既而張從恩馬全節相次奏賊軍充斥恆州杜威告事勢危急帝曰北敵未平固難安寢當悉衆一戰以救朔方生靈若宴安遲疑則大河以北淪爲寇壤矣即日命諸將點閱以定行計辛酉下詔親征誅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迥等五人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癸亥以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車駕發離京師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樹花葉凡數十株宛若圖書觀者如堵二月戊辰朔車駕次滑州己巳渡浮橋幸黎陽營軍至晚還滑州以滄州節度使田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廣爲隨駕馬步軍都鈐轄丙子大閱諸軍于戚城帝親臨之戊寅北面行營副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右神武統軍張彥澤等以前軍先發己卯以許州節度使符彥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神武統軍潘瓌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辛巳幸楊村故壘符彥卿皇甫遇李殷率諸軍進發以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詔河北諸州應著騎經由之地吏民遭殺害者委所在收瘞置事祭奠詔恆州杜威與馬全節等會合進軍丙戌幸鐵邱關馬因幸趙在禮李從溫軍是日大雪戊子安審琦梁漢璋領兵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甲午以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潘瓌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馮玉爲

戶部尙書充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邢州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補闕賈範先陷契丹自賊中逃歸杜威奏與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部領大軍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日夜差壯丁斫敵營殺敵十餘人是日以符彥卿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以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廂排陣使以王周爲馬步軍右廂排陣使丁未敗于戚城還幸景延廣安審信軍庚戌王師攻秦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易州奏郎山塞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斬其將嘉哩相公擄其妻以獻甲寅杜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默埒相公並蕃漢兵士二千人以前戶部尙書李憚爲兵部尙書乙卯杜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却退至滿城時敵將趙延壽部曲來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報漢軍大下收却秦州尋下令諸部令輜重入塞輕騎却迴契丹率五萬餘騎來勢極威明日前鋒必至請爲之備杜威李守貞謀曰我師糧運不繼深入賊疆而逢大敵亡之道也不如退還秦州觀其兵勢強弱而禦之軍士皆以爲然是日還滿城丁巳至秦州戊午契丹前鋒已至己未大軍發秦州而南契丹踵其後是日次陽城庚申敵騎如牆而來我步軍爲方陣以禦之選騎擊敵鬪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辛酉杜威召諸將議曰北主自來實爲勦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免諸將然之是日敵騎還遠官軍相去數里明日我軍成列而行蕃漢轉鬪殺聲震地繞行十餘里軍中人馬飢乏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衆圍繞漸東其營宋史藥元福傳晉師列方陣設拒馬是爲行營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猛揚塵折樹契丹主坐車中謂衆曰漢軍盡來祇有此耳今日並可生擒然後平定天下令下馬拔鹿角飛矢兩集軍士大呼曰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卒虛死諸將咸請擊之杜威曰候風勢稍慢觀其進退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黑風之內莫測多少若候風止我輩無噬類矣即呼衆軍齊力擊賊張彥澤符彥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宋史藥元福傳時晉師居下風符彥卿等奇其地遂擊之遂擊之契丹大敗又藥元福傳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候風反出擊吾屬滿抄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開拒馬出戰

將繼至契丹大敗。時步騎齊進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守貞曰今日危急極矣幸諸君奮命吾事獲濟兩日以來人馬渴乏今喫水之後脚重難行速宜收軍定州保全而還上策也由是諸將整衆而還。是時契丹主坐車中及敗走車行十餘里追兵既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軍自定州班師入恆州夏四月丙子以車駕將還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辛巳駕發澶州甲申至京師曲赦在京禁囚丁亥詔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庚寅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封北平王恆州節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趙在禮移鎮兗州宋州節度使加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高行周移鎮鄆州侍衛如故鄴都留守馬全節改天雄軍節度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兼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加兼侍中移鎮許州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加邑封改功臣秦州節度使侯益移鎮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師。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考證

晉少帝紀三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 案東都事略亦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事歐陽史云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爲都招討使蓋略之也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 案通鑑作丙子契丹寇遂城案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與是書異歐陽史契丹國志並與是書同 團恆州分兵陷鼓城案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遠樂城柏鄉等縣 案遠史己卯團恆州下其九縣歐陽史繫于乙酉之後疑誤 易州奏即山寨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 案孫方簡歐陽史作孫方謙 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 案通鑑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歐陽史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俱與是書同惟遠史云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通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爲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是遠師未嘗言敗也蓋當時南北軍俱有掩飾故記載不同如此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 案歐陽史作衛村通鑑攷異引漢高祖實錄作白檀遠史從是書作白團衛村 嘉哩舊作踏里今改 歐城舊作沒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開運二年夏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丁酉以右衛上將軍馬萬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彥筠移鎮鄭州澶州節度使何建移鎮河陽以左神武統軍潘瓌爲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領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滄州節度使田武遠領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辛卯白虹貫日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並加階爵禮部尚書賈貞固改刑部尚書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尚書以尚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慎儀爲尚書左丞以御史中丞張允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左諫議大夫顏衎爲御史中丞史顏衎傳衎亂之後朝綱不振衎有風采著上言織除御史者皆授外職衎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衎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諸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兼充實佐非奉制勅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雜務惟詳召入幕餘從其請以兵部侍郎宏文館學士判館事田敏爲國子祭酒以戶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邊蔚爲戶部侍郎依前權知開封府事以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以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甲寅以華州節度使趙璧爲開封尹以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以前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晉州節度使丙辰杜威來朝定州奏大風雹北岳廟殿宇樹木悉摧敗之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閣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癸酉以恆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恆州節度使以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以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瀚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溫叟加知制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比部郎中知制誥並依舊充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本官充學士以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宋史陶穀傳與克

舊五代史 卷八十四 本紀

帥安審信集食杯酒相失爲審信所疾時方姑息武臣較坐資授太常少卿審信上言頃浚西處每見盜司斷刑獄少有時缺者至于閭閻夫婦小有爭訟審信即時坊中死乞與審信必候審信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史因錄爲森而進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益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已亥以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己卯新授恆州節度使馬全節卒駁朝贈中書令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卒贈秘書監遣刑部尚書賈貞固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丑以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恆州節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是月兩京及州郡十五並奏旱秋七月乙未朔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丙辰前少府監李楷貶坊州司戶坐冒請逃死吏人衣糧入己故也庚申以前齊州防禦使薛可官爲延州兵馬留後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以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使如故乙亥詔諸御史今後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細故小事請假離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諸雜細務差出丙子以靈州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前鄆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以前鄆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西京留司御史臺奏新授鄧州節度使宋彥筠于銀沙灘斬廳頭鄭溫詔鞠之款云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不合專擅行法詔釋其罪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丁丑以前晉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分遣使臣于諸道率馬戊寅以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庚辰新授潞州節度使田武卒駁朝贈太尉戊子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卒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丁酉以刑部侍郎趙遠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價久次綸闕舊例合轉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馮玉擬此官桑維翰以爲資望淺不署狀無何維翰休沐數日玉獨奏行之維翰由是不樂與玉有間矣己亥幸繁臺觀馬遠幸李守貞第庚子以晉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酬修唐史之勞也宋史張昭遠傳加戊申金紫階遠爵邑

三十七

升曹州為節鎮以威信軍為軍額詔李守貞率兵屯澶州己酉月掩鼻宿以宣
 徽北院使焦繼勳為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孟承誨為宣徽北院使壬子以
 前太子詹事王居敏為鴻臚卿李專美為大理卿以太子賓客致仕馬裔孫為
 太子詹事甲寅移泰州理所于滿城縣乙卯詔相州節度使張彥澤率兵屯恆
 州冬十月戊寅以河陽節度使何建為涇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為
 河陽節度使以前鄭州節度使石贊為曹州節度使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
 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冊兩浙節度使錢宏佐為守太尉辛未右金吾衛
 上將軍楊彥詢卒贈太子太師丁丑高麗遣使貢方物庚辰以前延州節度使
 王令溫為豐州節度使庚寅以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為晉州兵馬留後以前
 河陽留後方太為邢州留後癸巳升陳州為節鎮以鎮安軍為軍額十一月戊
 戌以邠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北面行營先鋒馬步軍都指
 揮使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為檢校太保使持節元魏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
 高麗國王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戊申兩浙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鏐
 卒甲寅以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為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
 丙辰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坐受財枉法也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
 國王錢宏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丙寅以吳越國金馬右廂都指揮使湖州
 刺史胡思進遙領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以吳越國金馬右廂都指揮使明州刺
 史闕璠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並典軍如故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卒贈太尉
 辛未以工部侍郎盧價為禮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
 詡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前中書舍人殷鵬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以給
 事中劉知新為右散騎常侍乙亥陝府節度使劉景嚴來朝丁丑符于近郊獵
 也己卯光祿卿致仕陳元卒于太原庚辰命使冊高麗國王王武癸未以前充
 州節度使安審信為華州節度使丁亥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為開封尹以
 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為守侍
 中充樞密使以開封尹趙釐為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
 知陝州軍州事宋史焦繼勳傳西人寇邊明議發師討繼勳抗疏請行拜表

相率率豐帛牛隨乞盟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率師來朝是歲帝每過四方進
 獻器血多以銀于外府易金而入謂左右曰金者貴而且輕便于人力識者以
 為北遷之兆也宋史劉清傳少帝嘗得幣以銀易金廣其器血李崧判三司令
曰不受虛數進則有重典清曰幣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
崧令有司劫海海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俸
 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改鑄天下合同印
 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為之己亥貝州梁漢璋奏蕃寇屯聚將謀入寇詔符彥
 卿屯荊州口宋史符彥卿傳再出河朔彥卿不與癸卯以前華州節度使劉繼
 勳為同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劉景嚴為鄧州節度使丙午以宣徽南院使
 知陝州事焦繼勳為陝州留後丁未刑部員外郎王涓賜自盡坐私用宮錢經
 營求利故也右司郎中李知損貶均州司戶員外置馳驛發遣坐前任度支判
 官日與解縣權鹽使王景邁交遊借貸故也己酉詔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
 守貞率師巡撫北邊辛亥以皇弟秦州節度使重審為許州節度使以許州節
 度使安審琦為兗州節度使以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為晉昌軍節度使癸丑以
 涇州節度使何建為秦州節度使以前貝州節度使史威為涇州節度使乙卯
 定州奏契丹入寇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龔鄴國公楊廷壽除名配流威州
 終身勿齒延壽奉命于磁州檢苗受賊二百餘匹準律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
 議故貸其死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糧入易定等州甲
 子以滄州留後王景為本州節度使右僕射和凝逐月別給錢五萬僚糧芻粟
 等優舊相也辛未魯國大長公主史氏薨輟朝三日丙子光祿卿致仕王宏贊
 卒贈太常卿回鶻遣使貢方物升桂州全義縣為溥州仍隸桂州其全義縣改
 為德昌縣從湖南馬希範所請也壬午以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充北面行
 營副都統以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誨為右武衛大將軍充職是日幸南
 莊命臣寮汎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丙申河陽節度使李從溫薨輟朝
 贈太師三月壬辰朔以權知河西節度使張遵古為河西留後乙未以御史中
 丞顏衎為戶部侍郎以戶部侍郎趙遠為御史中丞丙申以邠州節度使兼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為河陽節度使以前涇州節度使李德珪為邠州節度

使李守貞奏大軍至衡水。己亥，奏獲鄭州刺史趙思恭。癸卯，奏大軍迴至冀州。戶部侍郎顏行上表，以母老乞解官就養。從之。戊申，以皇子齊州防禦使延煦為澶州節度使。辛亥，密州上言，飢民殍者一千五百。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為沙州留後。夏四月辛酉朔，李守貞自北班師到關。太原奏吐渾白可久奔歸契丹，諸侯咸有異志。乙亥，宰臣詣寺觀禱雨。曹州奏部民相次飢死，凡三千人。時河南河北大饑，殍殍甚衆，沂密兗鄆寇盜羣起，所在屯聚剽劫，縣邑吏不能禁。兗州節度使安審琦出兵逐逐，為賊所敗。戊寅，幸相國寺禱雨。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結婚。令宗正卿石光贊主之。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劉暉為太府卿。戊戌，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鄧州節度使。定州奏部民相次擄殺，流移約五千餘戶。青州奏全家殍死者一百一十二戶。沂州奏淮南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賊頭常知及詔兗州安審琦領兵逐逐。甲辰，以前太子賓客韋勳為太子賓客。兗州安審琦奏准賊抽退，賊頭常知及與相次首領武約等，並乞歸命。丁未，幸大年莊，遊船習射。帝醉甚，賜羣官器帛有差。夜分方歸內。戊申，以鄭州留後李殷為定州節度使。辛亥，詔皇甫遇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彥澤為副。李殷為都監。領兵赴易定等州，尋止其行。甲寅，以貝州留後梁漢璋為貝州節度使。以左神武統軍郭謹為鄭州節度使。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縣部內有銅佛像四，鑿佛像十，自地踴出。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乙丑，詔諸道不得橫薦官僚。如本處幕府有闕，即得奏薦。丙寅，以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為河陽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為靈州節度使。壬午，以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為宋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以下}定州奏蕃寇壓境，詔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為副。相州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馬步都指揮使。七月壬辰，以禮部尚書王延為刑部尚書。以工部尚書王松為禮部尚書。以太常卿龍敏為工部尚書。以左丞李慎儀為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張昭遠為左丞。以右丞李詳為吏部侍郎。以前義州刺史李玘為右丞。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薨。輟朝。

贈太師。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滄州奏蕃寇攻饒安縣。楊劉口河決。西岸水闊四十里。以前鄧州節度使劉景嚴為太子太師致仕。辛亥，宋州殺熟，縣河水兩水一概東流。漂沒秋稼。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卒。戊午，詔僞清泰朝，經削奪官爵。朱宏昭馮贊康義誠王思同藥彥稠等，並復其官爵。自夏初至是，河南河北諸州郡餓死者數萬人。羣盜蜂起，剽略縣鎮，霖雨不止。川澤汎漲，損害秋稼。八月己未朔，以左諫議大夫裴羽為給事中。庚申，李守貞皇甫遇駐軍定州。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詔潞州運糧十三萬赴恆州。癸亥，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為青州刺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敵千餘騎，轉鬪四十里。斬蕃將嘉哩相公。丁卯，詔班師。庚午，以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為戶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為戶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禮部侍郎盧價為刑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為禮部侍郎。充職。宋史邊光範傳少帝以光範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延州節度使。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奏誅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置赫連海龍等，並夷其族。凡四百口。盡利其草畜財寶也。人皆冤之。甲戌，以大理少卿劇可久為大理卿。棟州刺史慕容彥超削奪在身官爵。房州安置。坐前任濮州擅出省倉麥及私賣官麵，準法處死。太原節度使劉知遠上表救之。故貸其死。丙戌，靈州馮暉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于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是月秦州兩雨旬不止。鄆都兩水一丈。洛京鄭州貝州大水。鄆都夏津臨濟兩縣饑死民凡三千三百。盜入臨濮費縣。秋九月壬辰，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進封鄆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加檢校太尉。甲午，以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宏遠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賜死。坐與親妹姦。及行劍斫殺女使。又殺部曲孫漢榮。強姦其妻。準法棄市。詔賜死于家。己亥，張彥澤奏破蕃人于定州界。斬首二十餘級。追襲百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癸卯，太原奏破契丹于楊武谷。殺七千餘人。甲辰，以天策上

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詔開封府以霖雨不止
 應京城公私儲舍錢放一月乙巳詔安審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丙午
 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為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王延為太子少保前潁州團練
 使竇貞固為刑部尚書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大水霖雨不止潁河汎溢
 水入城郭及損害秋稼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為書與樂壽將軍王繼願以本
 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己為內應又云今秋苦
 雨川澤漲溢自瓦橋以北水勢無際契丹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阻水
 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繼繼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
 于河上曾遣邊將遺書于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
 歲三月復遣鄴都杜威致書于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洺州軍將趙行
 實發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且
 言久陷邊庭願歸中國乞發大將遣接即拔身南去敘致懇切辭旨綿密時朝
 廷欣然從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瀛州大將遣所親齎蠟
 書至闕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有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
 州守將劉延祚受契丹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為信遂有出師之
 議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考證

晉少帝紀四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

二百三卷案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二百卷五代會要作二百

二卷目錄一卷

己亥幸繁臺觀馬案歐陽史作閱馬于萬龍岡

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趙在禮結婚案皇子延煦娶趙在禮女通鑑作三

月庚申與是書作四月戊寅異

己亥張彥深奏破蕃人于定州界案歐陽史作辛丑張彥深及契丹戰于新

輿敗之

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為書與樂壽將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案瀛州刺史

下疑脫劉延祚三字通鑑攷異云歐陽史作高牟翰案陷蕃記前云延祚詐

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牟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牟翰

乃成將耳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考證

口荷更生之德一門街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
 舉家咸屬見于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
 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甲戌張彥
 澤遷帝與太后及諸官屬于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是夜開封
 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誥皆遇害帝以契丹主將至欲與太后出迎彥澤先表
 之粟契丹主之旨報云比欲許爾朝覲上國臣寮奏言豈有兩國天子道路相
 見今賜所佩刀子以慰爾心己卯皇子延煦延寶自帳中迴得敵詔慰撫帝表
 謝之時契丹主以所送傳國寶製造非工與載籍所述者異使人來問帝進狀
 曰頃以偽主王從珂于洛京大內自焚之後其真傳國寶不知所在必是當時
 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寮備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云時移內
 庫至府帝使人取帛數段主者不與謂使者曰此非我所有也又使人詣李崧
 求酒崧曰臣有酒非敢愛惜慮陛下杯酌之後憂躁所作別有不測之事臣以
 此不敢奉進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年正月朔契丹主次東京城北百官列
 班遙辭帝于寺詣北郊以迎契丹主帝舉族出封邱門肩輿至野契丹主不與
 之見遣泊封禪寺文武百官素服紗帽迎謁契丹主于郊次俯伏俟罪契丹主
 命起之親自慰撫契丹主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于赤墻契丹主下詔應
 晉朝臣寮一切仍舊朝廷儀制並用漢禮戊子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責以背
 父之罪令左右割而死通史以其結承信為平己丑斬張彥澤于市以其刺
 劫京城恣行屠害也通史以張彥澤從重賞開封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
 自扼吭而死辛卯契丹制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賞義侯黃龍府安置
 其地在渤海國界癸巳遷帝于封禪寺遣蕃大將崔廷勳將兵守之癸卯帝與
 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俱北行以宮嬪
 五十人內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廚七人茶酒三
 人儀贊司三人軍健二十人從行宰臣趙釗樞密使馮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李彥韜隨帝入蕃契丹主遣三百騎接送而去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為契丹
 主阻絕有所供饋亦不通宋史李穀傳少帝崩而北蕃臣無敢饋者穀獨
 拜迎于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

以書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啖之帝過中渡橋閱前杜威營寨
 之迹慨然懷嘆謂左右曰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天乎天乎于是號慟而去至
 幽州傾城士庶迎看于路見帝慘沮無不嗟嘆道政雜錄幽州北符離縣縣名
 今呼之駐留旬餘州將承契丹命備帝于府署趙廷壽母以食饌來獻自范
 陽行數十程過薊州平州至榆關沙塞之地略無供給每至宿頓無非路次一
 行乏食宮女從官但採木實野蔬以救飢弊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契丹迫帝與
 妃后往拜安巴堅遣使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又
 行數十程渡遼水至黃龍府即契丹主所命安置之地也六月契丹國母召帝
 一行往懷密州州在黃龍府西北千餘里行至遼陽皇后馮氏以帝陷蕃過受
 艱苦令內官潛求毒藥將自飲之並以進帝不果而止又行二百里會國母為
 承康王所執承康王請帝却往遼陽城駐泊帝遣使奉表于承康且賈克捷自
 是帝一行稍得供給漢乾祐元年四月承康王至遼陽帝與太后並詣帳中帝
 御白衣紗帽承康止之以常服謁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咎承康使左右扶帝
 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行酒從容而罷承康慢下從官及教坊內人望見故
 主不勝悲咽內人皆以衣帛藥餌獻于帝及承康發難遼陽取內官十五人
 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並令隨帳上陘陘即契丹避暑之地也有緯諾錫
 里者即承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詣帝求之帝辭以年幼不可又有
 東西班數輩善于歌唱緯諾錫里又請之帝乃與之後數日承康王馳取帝幼
 女而去以賜緯諾錫里至八月承康王下陘太后馳至薊州詣承康求于漢兒
 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承康許諾令太后于建州住泊漢乾祐二年二月帝自
 遼陽城發赴建州行至中路太妃安氏得疾而薨乃焚之載其燼骨而行帝自
 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薊州遂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盡禮奉迎館帝于衙署
 中其後割寨地五千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員于寨地內築
 室分耕給食于帝是歲舒嘯王子遣契丹數騎詣帝取內人趙氏壽氏疾馳而
 去趙壽者帝之寵姬也及其被奪不勝悲憤漢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顯德
 初有漢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猶在建州其隨從職官役

使人輩自蕃中亡歸物故者大半矣郡末注輪林志云晉朝陷蕃記范質撰實石
使少帝初運于黃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與丹丙午歲入并順以
至甲子歲為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五代史補少主之嗣位也與丹順以
不使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而與丹怒舉國南使以騎馬都尉社重威等
為下精兵甲冑之子中流波補既而與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乘機未利
廷時桑維翰相為開封尹謂使曰事急矣非大臣鉅口之時乃叩內閣求
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圖將士之心而少主危矣非大臣鉅口之時乃叩內閣求
而嘆曰國家危如此重威之客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
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使降于與丹少主遂北還

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將墜之業屬上天不祐仍歲大饑尙或絕強敵之
歡盟郵輔臣之謀略奢淫自縱謂有泰山之安委託非人坐受平陽之辱族行
萬里身老窮荒自古亡國之醜者無如帝之甚也千載之後其如恥何傷哉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考證

晉少帝紀五己未杜威奏駐軍于中渡橋 案通鑑甲寅威等至中渡橋十二
月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胡三省注云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
始達晉之為兵可知矣歐陽史作己未杜威軍于中渡蓋以奏聞之日為駐
軍之日

降帝籍光祿大夫 光祿遠史避諱作崇祿

內官三十人 案遠史作內宦三人

軍健二十人 案遠史作健卒十人

富珠哩 舊作傅住兒今改 安巴堅 舊作阿保機今改 肆諾錫里 舊作釋奴
舍利今改 舒嚕 舊作述律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 卷八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考證

晉列傳一后妃傳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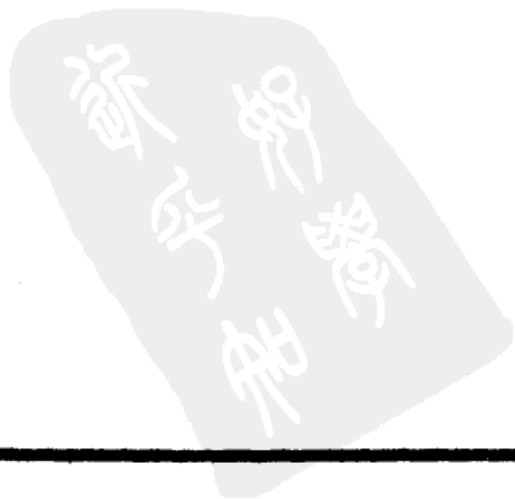
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歐陽史作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誤

少帝皇后廢氏 案是書少帝紀及五代會要俱云天福八年進冊故紀廢氏

為皇后歐陽史闕載

富珠哩舊作傅住兒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 卷八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考證

晉列傳二宗室廣王敬威傳敬威弟贊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備弟敬德敬殷是書不為立傳疑有闕文又贊歐陽史作敬贊

韓王暉傳八年冊贈太師 案暉歐陽史作敬暉贈太師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劉王重允 案歐陽史晉家人傳重允高祖弟也通鑑齊王紀同重允婦馮氏

後為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宮中

亂人倫之大典是重允實為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第三子重允天福

七年四月追封劉王考劉王歐陽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是書唐紀清泰

三年除靈城副使石重裔敬瑄之子也考會要載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

重裔疑即重允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瑄之子重允

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允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考

號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重英高祖長子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姪男供奉

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傳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齊王重乂傳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鑑考異作姪男

陳王重果 案重果小字馮六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馮六舊說以重睿為幼

子非也今考五代會要作高祖第六子重果第七子重睿與歐陽史異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
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至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專華州連帥
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
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
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為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為
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即位授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
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州六年召為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
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
顧命以少帝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
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
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
國使喬榮契丹國志先易河陽牙神喬榮從趙廷壽入遼遣帝以為回國使置
奪其貨大臣皆言遠國不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鄰
可與乃釋榮慰賜而歸之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鄰
為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戰則早來他日不禁
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嘗
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怒朝廷遣使汎海構
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諸蕃悉在其郡少帝
大駭親帥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
衆咸懼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悉戰一
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逼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勸兵不出是日行
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權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

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
宿而復役戎事曾無感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
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輕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
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養有加酬酢
權寵恩渥為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
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威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
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為意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
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錄以圖復利增籍三十七萬緡億曰公位
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費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
止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澶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
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為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復狼狽而
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
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
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繫焉述史契丹
既來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為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
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
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檢巧善事
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
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為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
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鏐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
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
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東都事略居澶淵書歸國使小吏果延
廣歸全獲其家時歸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
沈阻風帆裂桅折衆大懼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
濟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少帝嗣位授秦州刺史入為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遷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昭若于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關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快恨久之其貨國舉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遷彥韜從行迨至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承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為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為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舉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為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効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安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安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崇繼其任遺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于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眾何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勇希崇獨去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徹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眾少為病眾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眾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于灰莽中斃焉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掠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土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

置書囊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頗表請觀詔許之至關未久朝廷以安邊有人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為其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戚者也歐陽史希崇素朴厚尤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和寒感暑必儼具衣冠斷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待立候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懷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察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子仁謙為嗣歷引進副使

王庭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隼隼視嗜鳴賊匪則挺劍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惠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潼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允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威直則庭允之叔祖也威直為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契丹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遷升庭允俾鎮中山

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三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

史匡翰，字元翰，屬門人也。父建勳，事莊宗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遠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

光初，爲鳳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卒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

領煇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衛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尋

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尉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

義成軍節度，滑蒲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案陶穀

碑文云：國田特理，撰取才功，臣佐國之名，出守率事。城

之寄，董鄭州，即在魏成軍管內，匡翰雖運官不離本鎮也。匡翰剛毅有謀略，

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碑而金鼓嚴，麻案

宜而油，出控梁，越之西，如殿乎

威靈，撫國，備之遠，俗，肆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

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于隱奧，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既自端謹，不喜人

醉，暮客有關微者，狂率酣，一日使酒，恣目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軍懷，與微主

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彊，險賊之人也，背肩陷笑，顯

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微今請死，近聞張彊，澤潞張式，未聞匡翰斬關微，恐

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酌，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

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遽疾，而卒于鎮。年四

十，詔贈太保，子彥容，歷官苑使，濮州刺史。

梁漢顯，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于格戰。莊宗之破

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于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

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顯爲魏王

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

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長

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顯有舊，及即位之初，漢顯進

謁，再若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

太保。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

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

衛將軍，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留守，以思權爲

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

善從榮者，與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

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

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

變，但思權在，處有甲兵，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綱弓礮矢，陰爲之備。思

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第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

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召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

弗之罪也。長與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尋詔從榮度劍封

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度劍，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

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

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軍節度使，及即

位，授推誠奉國侯，又功臣，靜難軍節度，邠軍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

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

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

河上，每于馬前步，闕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

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洎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

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嘗過暉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

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輪皆

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即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

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璽，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還，欲沿汴水

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暉，未出王畿，爲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

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為鄆州防禦使。

李從璋字子夏。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迎明宗為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為留後。躡月。明宗即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賜忠建策與復功臣。旋以建都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遷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為臣為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為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暮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上。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鄆人為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沒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即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號州刺史。性貪鄙。常為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赦之。乃歸罪于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于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美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遺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斷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于家。

李從福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徵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為己子。及歷諸藩。署為牙校。命典庫庫。唐同光中。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為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克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粉。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彰門。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為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福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略。實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為急。在常山日。親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為岸。而以修置環之。從福曰。此何用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獲其直以實用。裕焉。高祖即位。從福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為宗族切戒。從福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于牙門云。李從福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從福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福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哲美。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刃。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刃。則易以大鎗。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逮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于公庭列大鼎。烹肥豕。割載方寸。以噉賓佐。皆沈湎。不能大嚼。俟其他類。則致秩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餽飲。妻領被而納之者。既沈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邪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

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誠。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篋鑿秘尸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很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于精舍之下。至轉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勳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于強敵。卒使邦家蕩覆。萬縣丘墟。書所謂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既負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于塞垣。未盡其才。頁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盡以勳以親。咸分屏翰。惟萬進之醜德。又何暇于譏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考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還國使喬榮 案歐陽史作喬。還國使。通鑑作還國。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還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管居潤傳。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越。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僞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僞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遠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遠。張名崇。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遠太宗時。而遠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遠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王庭允傳累歷貝柝密瀘瀘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不載相州。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 案從璋兼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徒鎮河中時。不應先稱爲太傅。

安巴監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考證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鏡自數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新錄馬希範入觀坐經推上時桑維翰放遊遊四間知其來遠揭之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濟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薪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譚公于觀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縷維翰大性明惠善詞賦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冠拂衣而去
 日出扶桑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桑維翰公將應舉父桑珙告其子曰汝為河南府客將賦以見志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桑維翰公將應舉父桑珙告其子曰汝為河南府客將祖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解于僕早投書登殿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謂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由是不置上第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為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詰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向強廷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其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親之曰大國舉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糧食盡力竭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長國之疆且棄善志按兵觀變非以死衛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誑妄之辭貪遠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體或嘗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魏于授前自且至塞邊耳爭之契丹乃從之指檄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可改矣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鄆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關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光遠平鄆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快快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

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為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實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遂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善奸謀且懼朝廷遠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或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關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權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緩旋困同懸懸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履蓋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萬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虜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切已來心沮膽怯况秋夏難秣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敵益甚戈甲雖備而銳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便陵豈可先發釁端自為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

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量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頤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草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憂際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為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寵暮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雷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貸于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豐際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因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武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一變下替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愛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禱補或希千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適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待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為上將

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愛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凜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羣得以與諂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為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為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契丹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東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願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契

丹主。維翰自經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恆有魘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賊。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坦為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為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坦為秘書省正字。議者笑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兼。亦弗之咎也。五代史補桑維翰形失次。張彥深素以驍勇稱。每臨候。雖冬月未嘗不兩汗。及中廢。變生。彥深引者。部至。欲逐其威。乃領衆突入。閉封府司。失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謂曰。汝有何功。使相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深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深曰。背叛助契丹。作威。汝心安乎。彥深觀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凌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殺之。當維翰之臨也。猶瞋目直視。其氣再三。每一。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博。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為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為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為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于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位。以高祖為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戶部。初瑩為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纒縷。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為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

檢校太尉本官。出為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為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廷壽。而以杜威為招討都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効。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偏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為樞密副使。召瑩于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為己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還。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聞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州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昺弟暉。俱有擲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軍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昺。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為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為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昫。構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為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為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守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與中。拜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响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閣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于端明殿。响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响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玖判三司，詔問錢穀，致具奏其數，及命實軍，甚愆于素。通鑑：帝問王玖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聞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末帝怒，用响代玖。响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帳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吏民相與歌詠，唯王典、恕、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响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义，詔為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護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响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授响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响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買少瑜者為僧，輟金袍以温煖之。及响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馮玉，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即王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為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贊承迎帝意，自制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嘗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乘勢弄權，四方遠道，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且請引送玉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為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于蕃中。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承幹，素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刺曰：馬既育汗宜卸。下。馮承幹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赦。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為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為從事，及即位，命為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

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目，多託鵬為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事質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為樞密使，擢為本院學士，每有庶寮乘軺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聲弼諧之志，參締構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為謀，此撥歿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為此也。悲夫！趙登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贊于絕域，終歸柩于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响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歿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考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

或謂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考異云彥澤既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

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贊財盡為彥澤所掠

趙榮傳授鑿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

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為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字翰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為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為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為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為劾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晟為帥。晟不從。為眾所害。擗晟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眾入鄴。在禮自稱留後。宋史張錡傳。趙在禮舉兵于鄴。河朔州大悅。一郡獨全。城人賴之。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與唐尹。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鄴。赴任。歐陽史。皇甫暉。明宗即位。暉自軍。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留守。在禮。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為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為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為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為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為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為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鑼鼓。蝗皆越境而

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為契丹所鏖。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承與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誣。不諭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復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為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為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與復功臣。移刺鄆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鄆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遣焉。移沂州刺史。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千人。兵馬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既感人情憂沮。全節乃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為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眾口誼然。以為不當。皇子重美為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高祖即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為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遂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宋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

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瀾請歸庭謁拜縣令沈遵遂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威為恆州方委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恆州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為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恆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為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倭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為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為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為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唐革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為復商二州刺史復為宣徽使梁室劉相衛為昭德軍命筠為兩使留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住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為丞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掘地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環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過貧民于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挽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為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與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納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筠前為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遠聲

樂飲饌悉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弟錢

錢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為鄉里所鄙唐天福中兄筠為大梁四鎮客將錢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瓌用為裨校錢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管田制置使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挾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與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九國志明宗即位忽聞聖駕惶惶先勸使四方及此道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行之行裝復為錢有因為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五匹魏王打毬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人為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瓊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為使允之錢密賈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為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于大家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畫臥見二鷲相鬪畢各銜一錢落于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于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悒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為業父敬忠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為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溫琪為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遂

匿于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南。有功。妻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權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鄆時。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棗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既而溫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既平。命溫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關。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強。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廩舍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使吳越。迺以所獲囊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輅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期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發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贈太傅。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至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念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授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契丹主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關。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荊州人也。曾祖瓊。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澶州刺史。贈

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為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入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即位授檢校司空磁州刺史為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論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帶壘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跣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處徵為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為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筒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親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劍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為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胸達腋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為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與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邱使我樓魂于所理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為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効尋韓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為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過之甚厚元信亦以兄

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團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屬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遣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親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為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為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弈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為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與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為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觀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歲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瑋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為邊將德瑋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為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

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琉幼與明宗俱事武惠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遺積亦武將之廉者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宣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與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州清泰中歷成龍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都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厲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明仁遇並歷內職

仁明以父任西頭供奉官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與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數贈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龍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鄴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邁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

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爲累可不誠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祇預宗城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溫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煮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

舊五代史 卷九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考證

晉列傳五趙在禮傳推指使楊晟為帥 楊晟歐陽史作楊仁晟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

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劉相衛為昭德軍 案梁劉相瀆衛三州為昭德軍原本作相衛

疑有脫誤

時有涇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筠東朝于洛韶遠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為左驍衛上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溫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韶贈太子

太保 案歐陽史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張昞傳充吾縣都遊弈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相里金傳出為沂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刺史

伊喇舊作拽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邱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軍為赤甲都官健玉堂開房知溫為盜于兗鄆之境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寔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鎮好博博每求辨采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溫夕繼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駟復入城鄩乃擢為裨將鄩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為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為馬鬪軍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即位詔充北面招討屯于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後除烏震為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濟乃東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溫下詔于鄴盡殺軍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潭為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墨綬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與中節制文陽越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歸葬于瑕邱詔立神道碑知溫性羸獷動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客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于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即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餼不已積貨數百萬

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有幕客顏行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尚不即進獻糧兵于牙帳之下行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買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為恃深為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為富室行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行之力也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驚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為虞候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為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為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為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即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為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關來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為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與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為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為王

探臺言殺其人而積其尸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贊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即位再為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官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於二州為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

建立即召賓介竺岳軍遺棄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榆社其兩阜重覆松檜鬱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蔚州人世為本州軍校祖嗣著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書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為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為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數千匹于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即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為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著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濤以人情不協慮為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誓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權稅等使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宜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于改移明宗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眾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稅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為人所譖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貳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關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

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輪忠守正朔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為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體不能飲腹與士大夫交言情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金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金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為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略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讎福謂從事輩曰略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得隸唐明宗麾下彥威性善射頗諳兵法明宗愛之累歷藩鎮彥威常為衙將所至以謹厚見稱明宗入立秦王從榮鎮鄴都以彥威為護聖指揮使從榮判六軍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高祖即位尤倚彥威即拜為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通鑑彥威入朝上曰吾以錢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微求不已公能屈節與我共事乎彥威曰臣之深願也上悅對曰陛下以養生之故擢卑辭厚辭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移鎮宋州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集丁夫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隄成滑人賴之遷西京留守歲饑彥威開倉廩賑饑有犯法者皆寬貸民免于流散彥威之力也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釁授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率家財佐軍人稱其忠開運中卒贈太師彥威與太妃為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自以為言及卒太妃與少帝臨喪人始知為國戚聞者益重其人焉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以任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攜妻子囊粟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聞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願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

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願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

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葛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墨績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九國志無彥賓傳。彥賓字英服。涇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梁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軍。將王彥章以數萬眾攻之。周日夜乘城射。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收獵。既至。士眾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為梁人所擄矣。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為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賈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與清泰中。歷徐安羅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為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及遭疾。夢焚旌旗。鎧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回鶻別派。隨沙陀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為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為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陀數百人。屯登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徵時。書在存信麾下。為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趨赴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柏谷。兵敗。質通澤身民。聞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及見。感星之故。深加矜憐。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于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起贈太尉。第

從恩。仕皇朝。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歸府司馬。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安義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為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善苦風癩。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輔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為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為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統素甚廣。至于巾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李頊陳州項城人。即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為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留頊為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頊遊處。甚相昵狎。光啓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頊父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驍騎使逃出境。頊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歸己。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頊總之。以宿衛為名。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為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頊檢校尚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頊預其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為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召頊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十。制贈太師。頊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長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頊走歸梁朝。武皇怒。下黨室。加黨屬之刑。後籍于內侍省卒焉。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焉。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為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為諸衛將軍。光遜，繼為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為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迫彥饒為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為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為金州防禦使。為政甚有民譽。其後略遷節鎮。天福初，為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慢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害，即率其部眾攻滑之千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關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唐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為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為兩使留後。尋正授鹿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尉馬都尉。尚梁普安公主。旋移光祿卿。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紹威嘗

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窟，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為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為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即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即位，復居環衛。久之，以儻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考證

晉列傳六房知樞傳及末帝即位知樞憂甚 案歐陽史作隱帝出奔知樞乘間有窺覷之意與是書微異

王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靈武兵馬留後韓濬 韓濬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紿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給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為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

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

年次年為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靈武前匝歲而重

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給重誨委其必

負朝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

軍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

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 案宋史張從恩傳晉祖鎮河東為少帝

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七

列傳七

姚顛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顛少養教厚靡事容親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顛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乘百之為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墮獲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為重僕顛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隨使不得為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為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顛因為度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顛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奉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即位請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焚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顛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顛曰公明日為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高祖登極龍相為刑部尚書俄遷戶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予惟和嗣顛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克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克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為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玉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于克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給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愷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年弱冠以家門遇禍

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于汾晉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魁倚賢士屢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都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特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斬冤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奸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眾自是朝廷多琦之公道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金寶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備其軍焉及觀軍于北陲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即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陪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風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為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領鄆州委為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為從事友璋卒改充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為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汴恆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文矩以書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書薦于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嫌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即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後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嘗歷鎮陽牙校父鈞

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軍。晉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為軍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同光中。任園為真定尹。擢為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勳領其地。辟為從事。及明宗代崇勳。以舊職廢之。明宗即位。入為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為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為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閣至。俱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為事剛愎。每于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與中。重誨既誅。圭出為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還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則乘婦人駝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為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銓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為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保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為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理之亂。時貯于衣笥。為賊所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為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裴緯。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為望族。緯容止端秀。性下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為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為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緯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緯。緯喜為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道愚夫受感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維翰嘗私見緯。緯不為迎送。人問之。緯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聞者以為尤。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為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春。擢進士第。及閔帝即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遠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遷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為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閉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與末。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導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關。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導王時軍眾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遠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導曰。露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露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露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露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露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六。

鄭翰。字龍府。洛京濟河人也。曾祖綱。為唐宰相。祖祗德。國子祭酒。新唐書。相世宗。帝。翰兵。贈太傅。父頤。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梁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

相。聯一門。翰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千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激。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秘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單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稱祿迄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僣。時人咸曰。鄭僣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戚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諡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遂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實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遽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實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遠。即驚隔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冊使。纔回。既顯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韓憚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遠。代州刺史。憚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憚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憚以文學。著文城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

至洛陽。轉尚書戶部侍郎。天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憚有同幕之舊。以憚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內憂。服闋。授戶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憚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憚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憚懼其見逼。連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憚病脚氣。卒于龍興寺。時年六十餘。李憚。京兆人也。祖襄。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憚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衛尉少卿。天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憚爲之。憚笑而答曰。李憚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鬻。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留司于洛下。不交人事。閑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考證

晉列傳七姚顛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為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為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趙玉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

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導傳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

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 案歐陽史作踞王

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與是書異通鑑作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

門外與是書同

鄭籍光傳父顯 案新唐書世系表顯字養正疑顯字是顯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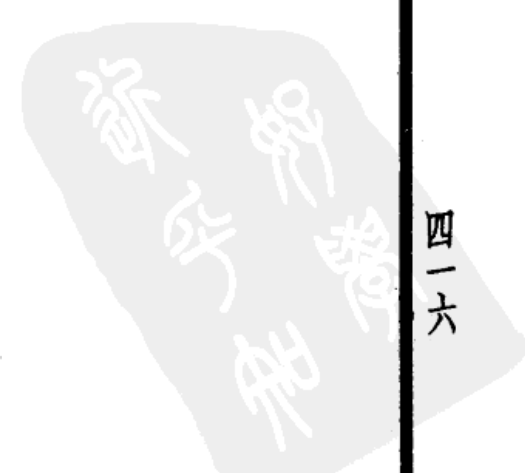
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

命兵部尚書王權衛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

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率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

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九

列傳八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曾祖偃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為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為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即帝位命為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受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于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恩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後從諫則聖為賦題以亮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為識者所誦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入為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為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優老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五代會要魏地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子十一人惟第六

子瓊仕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李專美字珣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文以父權唐昭宗時常薦進士舉為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委為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璽使李肅辟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謙于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刺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為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為記室末帝即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闕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難行播是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驚劣屬當與運陛下復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虛實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奢墜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為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因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補隴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遺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為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離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會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遺者則建在天表者若千里人罕達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

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囊簡立
嵩山之頂及為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
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
之及高祖臨朝崧為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崧亦有舊乃協力以奏
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
善終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致也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即位擢爲員外郎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
丞工部尚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
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
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
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閑運初卒于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
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襲其喪事贈太子少保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漢二州
刺史父涿刑部郎中稅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
稅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
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明宗朝授
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福初以
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
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
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
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
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稅平生所著文
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
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藁權泄人之假手也稅笑不至矧怒不至晉接漸進
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察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

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威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語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
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
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稅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
明年果終焉兄榆有隱德好釋氏閉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比及臨岸歎
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
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與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宏
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
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曾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
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粲然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時
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通鑑薛融曰今宮室
之弊矣所費雖多于漢文之建蓋况魏城未下公
私田著賦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修之未晚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
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覆祖曉父詢代襲儒素國珍少值燕亂
離因落髮被縵客于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辭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
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尚書郎每與人交傾財無
吝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街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
縉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常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于嚴陵上表敘
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歐陽史張彥博傳國珍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等三院御史詣開門連
疏論張彥博又求爲御史中丞時宰政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
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隔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
爭不行衆咸推其謙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輜既發國
珍上疏言馮道既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任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
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怏怏遺疾
而卒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最，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祥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千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賊，朝廷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趙熙字績巨，唐宰相齊國公光達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遣使于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始受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于衣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通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傑殺從朗。百姓相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識者傷之。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尙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卽位，以皇子重，又保釐洛邑，知退強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勳，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奪取繒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數倍，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還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侯服，關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就其舊業，賜姓幣繒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苜杖之喪，累歲痲疾，冬不釋管履。期不變倚廬，制關隱居杜門。無仕官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案：以下有闕。宋史：持石經記石經書在子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嘉史尹玉羽之。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請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尙書省之西隅也。

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洛，卽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卽日置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服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

鄭雲叟，本名遠，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贖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恆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服一哭而止。時惟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磨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齎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道遠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錢。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緗，以爲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史臣曰：自古華龍麟鳳，異坐建于雲衢者，豈獨豐沛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會與王，亦可以取貴于一時。如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于國珍之曠直，仁愿之友懷，趙李二子沒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遯，足可以概奔競之風，激高尚之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晉列傳八盧質傳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李奉美傳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秘書監

除尚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悅傳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兄檢 檢新唐書世系表作檢

薛勳傳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鄭雲叟傳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焉道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

列傳九

莫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為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為其勇權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邱而坐敵人有執大纛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奮戟以歸萬眾鼓譟莊宗壯之錫饗甚厚又嘗中箭而鐵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瞋目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為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洛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面從簡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誼為廷誼所執送于末帝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末帝將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難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豎棘于公署繞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為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于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舊五代史

卷九十四

列傳

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為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遺環間道馳奏于梁梁末帝用為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玉堂閒話云潘瓊常中流矢其瘡成漏終身不痊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備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為節鎮以環為節度使久之入為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為北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契丹入汴署劉晞為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閉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于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通鑑云晞疑環謀其環已使牟翰殺之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為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詣環白牙校餉餞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餞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餞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為潘餞脚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為小校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于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入汴命通遠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洛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迫讀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為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眾萬餘于僧眾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為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眾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賊眾敗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眾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通鑑云成兵既失太反歸太于契丹云

新于與丹契丹殺之 及劉歸南走許州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
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
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
引實錄方太傳云劉歸南走許州復有劉歸南朱劉歸南王智嚴于洛陽
南天壇號萬餘人大帥帥曲與朝士與盧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送安河陽
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尋爲行德所害

何建其先回鶻人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爲小校建少以謹
厚隸于高祖帳下以掌殿爲役及即位累典禁軍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
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九國志云延
州建德軍節度使馬留後下軍檢校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丁
間歷涇鄜貝瀘孟五鎮節度使九國志云皆以累官至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
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其主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

主累擁戎旂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于契丹乎即
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于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
九國志云時回鶻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歲餘移開州保軍軍節度使九國志云和大舉兵北
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加僞官至中書令後卒于蜀

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
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福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
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金瘡
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
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
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邲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梁平

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潞州李繼儻故將楊立嬰
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
懸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陣者不能禦尋斬關廷諸
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憐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
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

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與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
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龍州防禦
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即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
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時
年六十九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
趙鳳飢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
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
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路之日不能讓功于
己故恆苦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年
老畫期終于牖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
有遺愛焉廷魯少有勇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
契丹有功及即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
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廷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
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大將軍
北京馬步軍都校遙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律之外未嘗斂貨庶
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即位遷單州刺史加檢
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于理所時年四十七卒詔贈

太傅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
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洛界爲劫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
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爲捧聖
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

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邲宣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
安從進謀犯關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業等同于唐州湖
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

使時洛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詰嘗為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為衛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為功。尋移洛州都校。其後改常山為北京。以漢筠為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與中。歷曹毫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左金吾衛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啟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其承肇曰。我欲扶公為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為亂階。死生繫于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戲耳。漢筠促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為。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驛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非多納錢。則刻削閭閻。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莅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年。歲以己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長子貞文。仕皇朝為開封少尹。卒。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千行。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為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攻謀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即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于任。年六十四。彥韜出

千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之第。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王傳孫。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州節度使。傳孫初事楊溥為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孫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孫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孫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傳孫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魏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魏。治清淨。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孫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即世。甚貧。置物論惜之。

秘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為鎮州節度使。擢瓊為衙內指揮。倚以腹心。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尸。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鎰巨萬。瓊柔聲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即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行。部曲甚眾。瓊不敢拒命。尋棄其奇貨。由鄆中以赴任。先是鄆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于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為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為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于左右。明宗即位。以為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為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為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為亂。因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既叛。署為步軍都監。委以守陣。招討

四二四

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歐陽史云彥珣後以坐賊誅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于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為末帝守于孟津豈得為忠乎忠既無聞勇何足貴潘瓌方太難咸負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於皆僭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于世矣秘瓌既覆董氏之族旋為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惟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晉列傳九 裴從簡傳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何建傳 何建九國志作何重建
方太傳及劉暉南走許州 劉暉通鑑攷異作劉禧
張廷蘊傳會潞州李繼儔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達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前鋒 案歐陽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為前鋒吳讓纂據案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攷是書本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為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為遮塞軍使遇少好勇及壯此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為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秦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鎮中州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檢人執事政事靡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漑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于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鄆州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關二十里至鄆南榆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為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威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漳水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至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

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為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王清字去瑕絳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為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為小校同光初從戰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軍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鄆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漢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于鄆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檄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漳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契丹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壘都城緣其山足涉漳沈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為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覺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清與其下歿焉時年五十三通鑑清謂其妻曰上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嘗以死報國耳重威其言其妻曰吾嘗困至審琦不患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衆士盡死由是諸軍皆毒氣契丹尋于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守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開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瀘州還改檢校太保鄆州防禦

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于陣卽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璋熟于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勍敵故有是歿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以善用槊有名于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瑋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托諾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瑋不諾後漢瑋屯兵趙郡因事妻而殺之時人寃之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于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觀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卽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于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惠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擄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于京師戮于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

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親北軍日感遂通歸莊宗且言鄆州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于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卽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于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譁于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通鑑云馬萬懼或不知所爲率步兵欲從亂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關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關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通鑑云萬所部兵尙有呼羅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于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關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驍衛上將軍

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驚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兵屯于安陸瓌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于魏博張延賓寇于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害瓌于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拙會復州兵于要路以徵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瓌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

沈寶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晉贊爲一

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園襲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號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行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輪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迴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刺其門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番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耗蕃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贊軍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翼日城陷贊自剄而卒家屬爲敵所擄

吳繼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繼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繼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温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悻慢令温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閉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温入朝執政者以繼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調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効即聽而任之繼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効死左右繼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謀環其城明日陳攻具于四墻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繼衆投薪于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燕殆盡是日敵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陣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繼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繼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

程福贊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洛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瀘淵福贊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縱火福贊尋領心腹之士撲滅之福贊亦有所傷福贊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祕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贊下無名欲危福贊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贊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贊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鞠之福贊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郭彥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彥率勵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彥不能制城既降彥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即位詔贈太保

史臣曰觀前代入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寵特祿者實繁世運既屯則効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遇憤激而歿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感妖讎以喪其命因醇酎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惟順密遇滑臺之警亂救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舊五代史 卷九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考證

晉列傳十皇甫暉傳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

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暉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

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將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據是書

暉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

所中斃于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社重威領兵三十萬

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是書異攷通

鑑云社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帶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

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

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瓌遂掠城中尉昂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瓌

南走爲從進兵所殺與是書異通鑑作瓌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是書同

沈贊傳契丹以精騎剽其門墜之州兵陷賊 案歐陽史作城兵多死通鑑作

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吳繼傳即與雲州將吏關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

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阿單節度判官吳繼嬰城拒命遣

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繼降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托諾舊作秀姪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之子也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崇弼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于人五年詔令泛海使于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歲恆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財即無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案以下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為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為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保極閩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即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貶為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為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悖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棋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惟囊中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為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善辯曉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家累為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數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于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

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曉計于重威使妻己為恆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車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是契丹矣屬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龍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趨善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遠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隔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瘡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權人所獲繫送岐州為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豫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入中原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也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為河南府衙內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闕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從賓敗與二子詔戮于市始繼祚與范廷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為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相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

通鑑史館修撰李濟上言張全義有再進止罪繼祚落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于

一房不累其族

鄭阮涑州人也少為本部牙將唐莊宗略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族繼運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驁愛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末帝鎮其地阮稱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為趙州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紀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贖拒命密以東萊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傳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

者遣于青州昇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為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來朝旋為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子遺

胡鏡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為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

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鏡為真定少尹鏡本檢人既在府幕

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于境內每縣所管

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鏡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

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構亂陰使結建立為兄弟之國時鏡又曾薦梁時右

庶子張澄為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為己任建立

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鏡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而鏡之

兇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鏡時為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鏡忿之每

乘酒于牙門詰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餽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為不善自

常有報吾何怒焉鏡後閉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鏡謁于麾下請

預其行從賓敗鏡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

焉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鄆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

少敏惠初仕梁為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即位加檢

校尚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為易州刺

史俾馮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略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

刺史天成長與中歷典淄與登三郡咸有善政通鑑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

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

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高祖即位之二

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

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

軍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竭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

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迺至上蔡終于郵舍時三年四月也

遂清性至孝牧淄州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既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

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

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清者或

對曰昔唐朝渾瑊郭願段每一救出以一子出身率為常制且延賞垂裕為國美

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

房暉京兆長安人也少為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

帝出鎮河中暉于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

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廷壽同為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暉雖

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暉與

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于眾中俯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即位以暉滯

足聞朝不專于奪故特恩原之命為左驍衛大將軍留西京開運元年春卒于

洛陽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為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為客將後委為宗城令秩

滿以百姓舉留為常山藁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為閩門副使累遷宣

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于希

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為之一歲之中數四不

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積累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

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宮寓于開封府會具以承誨背恩之事故彥澤令

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即位詔贈太保

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為客將高祖愛其端謹藉其

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擢為閩門使出為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

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移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

與其謀及契丹主至關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

曰少帝在鄴道為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

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閩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為之繼勳

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

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繼勳尋解之以疾終于家通鑑契丹主聞繼勳在禮死

乃釋繼勳繼勳動憂憤而卒

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鄭受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耀光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游，游生從讓，兩為太原

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讓兄處誨為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

以鄭氏為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尚書郎遷右諫議

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為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買表切言，

許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

會赦，拜京兆少尹。宰臣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僚，眷待甚至。屬天下率

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

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經廢棄，薄于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為生

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轍同幕，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贓污事發，騰于眾

口，瑩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于家。受益數世公台，一朝自棄，士

君子皆惜之。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案此下有明文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

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國朝程遜為加恩使母羸，老雙鬢，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

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為詩曰：幽室有時

聞厲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與中，累遷為宗正卿。性平允，所

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粟，覺而有疾，謂其親友

曰：嘗聞葉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

太保。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仕晉，拜太子

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萬

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星得而歲差

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

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闕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為

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司天監趙仁

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

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

晝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

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

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陳元，京兆人也。家世為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

王行瑜，路出于蒲中，時元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

暴，樂殺人，無敢言者。元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啓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

人深德之。勳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為太原少尹，入

為太府卿，長與中，樂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

置于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于眾。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

卿致仕。卒于晉陽，年八十餘。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為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為德也。故自崇禎而下，

善者既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

如重績之曆法，陳元之醫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舊五代史 卷九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考證

晉列傳十一孔傑附傳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是書作傑弼蓋避
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是書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
改也

程通傳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運風水而雨焉 案通鑑考異晉實錄

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璣副元帥國王程通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

以程通授于海康朝贈官程通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雨死元璣傳

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通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雨死在

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八象三統 三統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字子環鄆郡臨漳人也少隸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為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于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委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間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為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為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即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于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明宗登極擢為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蔡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城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關翌日守陣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閉門延光先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與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清泰中復詔為樞密使未幾出為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鄆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嘗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為將相延光既貴詰信其言屢數驗嘗館于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擊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為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遠州與趙延壽倚角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濟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秘璣而聚兵部下復收

部內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券之間有不知意者銳即對延光毀之其戾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為臨濟王因會寮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啟羣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遣子延光延光亦惑于術者因而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為都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將士煩熱觀之解體尋為王師所敗賊眾退還鄆城高祖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飢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曰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鎮太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教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去守備通鑑延光懼入輪之延光慮乃決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為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飲食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攜妻子策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為闕吏所糾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出塞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帝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且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尸于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鄆仍贈太師延光初為近臣及領重鎮禮實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塘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秘璣獲置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為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

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溫于河中。平之。長與中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為救解。明宗怒。不許。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子。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與未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即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途留司御史于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于水中。從賓給其酒醉。其兇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為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义。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為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秦州。加檢校司徒。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為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即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為重。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噎噉。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為隊長。光遠事莊宗為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于幽州。因令光遠隸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于家。莊宗即位。思其戰功。命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歷攝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于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與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扎拉等數十人。送于關下。其後契丹既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番。一日。召光遠于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扎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詰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番人重盟誓。既通歡好。必不

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于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為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絕。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為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為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為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乃勢所驅迫。今若為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為高祖懼己。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由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為當時之冠。桑維翰為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斷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稅法犯禁。河洛之人。恆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營裝妓妾。居于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攢于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慚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令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為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為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而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為方岳之最。下車

馮知北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眾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重馬令南烈祖以文進僞命為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輩也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

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措斂

為務長與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

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事否金全

慚謝而退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于

京師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

鎮撫其地未及境而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安金全說遣赴

關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

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

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

至聞彥和等當為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通鑑云

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肯從何罪乎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金全

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齷齪食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

賈仁紹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紹至

漢筠燒而殺之馬令南唐書胡漢筠所請多不法晉高祖惡之不欲因漢筠以

史臣曰延光昔為唐臣雖有令譽洎逢晉祚顯恣狂謀既力屈以來降尚觀類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考證

晉列傳十二范延光傳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東平郡王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 歐陽史作謀于副使李式

楊光遠傳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重以僞僞字犯之始改光遠 案是書

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即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

西京留守 案通鑑考異云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移罷樞密使

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

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盧文進傳文進字國用 案遠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

二年晉新州神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

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即文進歸唐之事也疑

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遠史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行軍司馬馮知兆 馮知兆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與是書同

李企全傳軍校武彥和 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和通鑑從是書

魏史胡漢筠 胡漢筠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通鑑從是書

遣使賈仁紹 案仁紹通鑑作仁沼考異云薛史作仁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

唐書與通鑑同

扎拉舊作則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考證



若顯色不撓以功選列校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陣
 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于牙城重威使人
 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誠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
 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朱徽居無何中產朱徽自馬黑
 生五色龍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朱徽路以向關
 父老聞之往往編織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較得背而獲何不取路
 貝州若由宗徽是數及于無備無危乎朱徽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關陽史從進其先索高祖人也初事莊宗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
 鎮山南東道高祖時爲保統彰武軍節度使帝即位從領順化清泰中從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福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
 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
 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敕十通授鄭王有急則
 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
 攻鄴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
 自焚

張彥澤其先出于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
 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鸞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
 領郡守高祖即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于鄆以功授華州節度
 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
 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關赦
 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意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
 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寶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輩小
 惡之久矣因此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
 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
 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
 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于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關論請面奏
 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
 死之式父鐸詣關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妻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
 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既赴關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

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少帝卽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既至折
 節于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恆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
 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于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
 代而助之泊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既速且無
 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于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
 捷于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開運三年冬契丹旣南牧
 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咬密已變矣乃通款于契丹請爲前導因促
 騎說重威引軍沿滹水西援常山旣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于中渡契丹主
 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
 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于開封府會凡
 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東都事略李處耘傳云居京師
 里門殺數十人里中報之時桑維翰爲開府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
 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
 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
 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
 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卽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
 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貧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
 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
 承其意卽出外斷其腰領焉彥澤與閹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審其仲
 父季弟暴尸于門外及契丹帳泊于北郊勳往訴其冤時契丹主已怒彥澤剽
 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誅
 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彥澤之罪戎王知其衆
 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
 人爭其肉而食之五代史補李濤常懷彥澤欲殺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
 未幾契丹南使至中渡捕彥澤首級以獻契丹主命以本軍統制趙武先入
 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之妻趙氏武先入
 上疏請殺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首領欲保乎然無可奈何
 誰能伏殺彥澤而取國耶于是自宮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大尉人

李廣隨狀納奇，蓋深覽之，欣然降階，遂之，然廣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怒，予亦深曰：『寬公門狀見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
免又或謂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怒，何不將廣繫縛來，去深大笑卒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運帥劉守文，守文為第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為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即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衰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為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于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衰。已下首領數十人獻于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于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夏鄉縣，以備鈔寇。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為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權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通史天贊六年，遣人以招德鈞，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為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董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于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遼州引軍至團柏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兵，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旣寇要君，但恐大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遲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贖金幣，求立以為帝。仍許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于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柏谷南走遼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尚千

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于遼州。是日，遼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關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軍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遼之西郊。遂鏐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俯首不能對。通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在太原？』德鈞曰：『奉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檢關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檢關亦未晚。汝所為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田宅何在，曰：『臣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夏，德鈞卒于契丹。契丹國志：德鈞歸國，不食用之。而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常山人也。常任蔭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為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為子。延壽姿貌奸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為詩。太平廣記引：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略，即戎之職，時梁生火折林梢，及長，尚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為汴州司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歷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為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義于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遼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為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契丹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軍，蠶食河朔，諸軍既降于中渡，契丹主命延壽就寨安撫之，仍賜龍鳳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于馬前，及契丹入汴，時降軍數萬，皆野次于陳橋，契丹主慮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契丹主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為他人取乎？契丹主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為主而為他人耶？卿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

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蕭。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隄防豈非為他人取也。契丹主曰。我弗知也。為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為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契丹主曰。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復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棄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遺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為不可。臣請遷其軍。並其家口。于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于河外。沿邊防戍。上策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久之。知契丹主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建語契丹主。求立為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為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為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覽狀。索筆圍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復娶明宗小女為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為其子廣娶焉。已納財。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于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為永康王高裕所殺。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于契丹。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廬延邠鄜等四鎮焉。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為農。礪幼嗜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親民間爭競。必為親詣公府。辨其曲直。其貨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為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礪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遣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為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觀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

圍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壽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審任圜之功。故也。圍未決。礪謂圍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曉。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遽詔養。福是被權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天威初明。宗知其名。召為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為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寮。未有以對。礪即託故歸于滏陽。閉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疑之。清泰中。復授尚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高祖起于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圓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以舊職。磨之。累官至吏部尚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蕭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為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翰遂鎖礪而去。史補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美以鎖為。鎮州節度使滿達勸。尋解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瘞其骨。歸葬于滏陽。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適在爾輩。因咎唐英一百。其為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擢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曾引眾寇平州。仁恭遣將劉屬。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為郡人所給。因赴牛酒之會。為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為安巴娶。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國人謂翰為國舅。契丹入東京。以

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贊其寶貨按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彧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承康王烏裕所鎖尋卒于本土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契丹以漢職廢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于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援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契丹國志劉燕國公主

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勳本河內人形貌魁偉美鬚髯幼陷北庭歷仕至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于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伊喇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沒于北蕃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吳漢淮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况二安之庸昧相輔爲亂固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強兵益重鎮者得不以爲鑒乎彥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晚矣德鈞諸人與晉事相終始故附見于茲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晉列傳十三安重榮傳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案歐陽史作使張賴陰招重榮

趙廷壽傳未幾契丹主以廷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案遠史云德鈞卒以廷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廷壽爲盧龍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廷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異

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案遠史天福末以廷壽妻在晉輒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昇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不言廷壽爲樞密使考契丹國志云會同改元參用蕃漢以廷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與是書同

燕王如故案遠史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廷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廷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廷壽入汴時已爲魏王也是書始終稱爲燕王與遠史異

蕭翰傳尋卒于本土案遠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是書異

美稜舊作梅里今改特哩交舊作惕隱今改舒嚕舊作述律今改烏裕舊作兀欲今改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阿巴舊作阿鉢今改安巴整舊作阿保機今改伊喇舊作拽刺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暠本名知遠及即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四代祖諱滿帝有天下追尊為明元皇帝廟號文祖陵曰懿陵五代

謂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惟陽王明之後高祖母龐西李氏追諱明貞皇后曾祖諱昂晉贈太保追尊為恭僖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沛陵五代會要謂神陵皆無陵所通申朝拜曾祖母號國太夫人

楊氏追諱恭惠皇后祖諱儀晉贈太傅追尊為昭獻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威陵

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追諱為昭穆皇后皇考諱瑛事後唐武皇帝為列校晉贈太師追尊為聖皇帝廟號顯祖陵曰肅陵皇妣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諱章懿皇后以唐乾寧二年歲在乙卯二月四日生帝于太原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白初事唐明宗列于麾下明宗與梁人對柵于德勝時晉高祖為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帝輟騎以授之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晉高祖感而壯之明宗踐阼晉高祖為北京留守以帝前有護援之力委移麾下署為牙門都校應順初晉高祖鎮常山唐明宗召赴關會閔帝出奔與晉高祖相遇于途遂俱入衛州泊于郵會閔帝左右謀害晉高祖帝遣遺御土石敢袖鎗立于晉高祖後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尋死焉帝率眾盡殺閔帝左右遂免晉高祖于難通鑑考異引魏高祖實錄云是夜偵知人對柵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鎗立于後欲與從臣謀害高祖詐屏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鎗死之帝解佩刀過夜時以在地鎗短木然者謂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高祖入被建謀者以少清泰元年晉高祖復鎮河東三年夏移鎮汶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之始中外賴之晉高祖以帝為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及契丹以全軍赴難大破張敬達之衆于晉陽城下有降軍千餘人晉高祖將置之于死地帝盡殺之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充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陝州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契丹主送晉高祖至

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不可棄之晉高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無敢犯令天福二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八月改許州節度使與軍如故三年夏四月加檢校太傅冬十月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移授宋州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章事時帝與杜重威同制加恩帝憤然不樂懇讓不受杜門不出者數日通鑑如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晉高祖怒召宰相趙鼎等議帝兵權任歸私第等以為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帝乃承命五年三月改鄆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九月奉詔赴關晉高祖幸其第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正月加侍中時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六月晉高祖崩于鄴宮少帝即位加帝檢校太師八年三月進位中書令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主以大軍直抵澶州遣蕃將偉王率兵入雁門朝廷以帝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帝大破偉王于忻口尋奉詔起兵至土門軍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營都統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凡四百人以別部王義宗統其餘衆九月案此下犯塞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遣進拒戰契丹敗走以功除刺史十一月契丹主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駐軍于中渡橋以禦之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等以全軍降于契丹十七日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于開封府帝聞之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入東京癸巳晉少帝蒙塵于封禪寺癸卯少帝北遷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晉國為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是月帝遣牙將王峻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呼帝為兒又賜木榜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榜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亂乃議建號焉是月秦州節度使何建以其地入于蜀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羣情所屬上殿勸進帝謙讓不允自是羣官三上殿諸軍將吏繼黃耆畫相次迫請教答允之庚午陝府屯駐奉國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監

軍及副使劉愿暉自稱留後契丹因授暉陝州兵馬留後侯章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晏為副都指揮使暉等不受命宋史王晏傳謂暉未與本軍都校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暉陝州行暴處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使天下海河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暉送款河東屬天下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使暉明斬暉首懸府門外衆請暉為帥章為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乃辛未帝于太原宮受冊即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契丹國志云漢主仍稱天福年號曰于未忍忘晉也甲戌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惋久之是日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還契丹開帝建號偽制削奪帝官爵以通事耿崇美為潞州節度使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扼要害之地丁丑磁州賊帥梁暉據相州己卯帝遣都將史宏肇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宏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期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時晉州留後劉在明赴東京朝于契丹從期知軍州事帝方遣使張晏洪辛處明等告諭登極從期囚之本城大將藥可備殺從期于理所州民相率害趙熙三軍請晏洪為留後處明為都監辛巳權陝州留後趙暉權潞州留後王守恩並上表歸順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衆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時契丹以族人朗鄂為澶州節度使朗鄂性貪虐吏民苦之瓊為水運什長乃構夏津賊帥張乙得千餘人沿河而上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絕浮航入北城朗悟據牙城以拒之數日會契丹救至瓊敗死焉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河之南無久留之意尋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歸鎮三月丙戌朔詔河東管內自前稅外雜色徵配一切除放是日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契丹主以舅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辛卯權延州留後高允權遣判官李彬奏本道節度使周密為三軍所逐以允權知留後事上表歸順未幾帝召密赴行在壬辰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命刺史據城歸命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是日宿于赤崗至哺有大聲如雷起于敵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遂趨相州庚戌帝以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劉崇為太原尹檢校太尉以北京馬步軍都虞候郭從義為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

以北京興捷左廂都指揮使李洪信為陳州刺史檢校司徒以興捷右廂都指揮使尚洪遷為單州刺史檢校司徒以北京武節左廂都指揮使蓋萬為蔡州刺史以武節右廂都指揮使周暉為濮州刺史以保寧都指揮使朱奉千為隨州刺史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檢校太尉以前忻州刺史秦習為耀州團練使癸丑以北京副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為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夏四月己未以北京馬軍都指揮使集州刺史劉信為滑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為權樞密使檢校太保以北京武節都指揮使雷州刺史史宏肇為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牢城都指揮使壁州刺史常思為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權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三城巡檢使以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為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為權樞密使檢校司徒以河東左都押衙尾彥珂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以右都押衙王浩為宣徽北院使檢校司徒以兩使都孔目官王章為權三司使檢校太保是日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宋史李穀傳謂遣河朔營寨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謀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遣安陽陷其城暉磁州陰陽人少為盜會契丹入汴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款于帝暉偵知相州頗積兵仗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踰垣而入殺契丹數十人奪器甲數萬計遂據其城契丹主先遣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翼日契丹主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聞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祐中王繼宏鎮相州奏于城中得髑髏十餘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庚申以石州刺史易全章為洛州團練使以前遼州刺史安真為宿州團練使以嵐州刺史孟行超為潁州團練使以汾州刺史史武彥宏為曹州防禦使以前憲州刺史慕容信為齊州防禦使以遼州刺史薛瓊為亳州防禦使以沁州刺史李漢韜為汝州防禦使癸亥冊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甲子以皇長子承訓為左衛上將軍第二子承祐為左衛大將軍第三子承勳為右衛大將軍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承軍公主皇姪承贊為右衛上將軍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河

東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升府州為節鎮。加永安軍額。以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以北京隨使左都押衙劉錫為河陽節度使。以河東支使韓祚為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乙丑遣史宏肇率兵一萬人趨潞州。丙寅以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為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為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遙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初契丹主將發東京。船載武庫兵仗。自汴浮河。欲置之於北地。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與軍士千餘人并家屬俱行。至河陰。軍亂。奪兵仗。殺契丹監吏。眾推行德為帥。與河陰屯駐軍士合。乃自汜水抵河陽。河陽僞命節度使崔廷勳率兵拒之。兵敗。行德等追躡之。廷勳棄城而遁。行德因據其城。陞平集武行德曰。我與若等能為邊地。免耶。眾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改孟州。走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僞命西京留守劉晞棄洛城南走許州。遂奔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未幾。太為武行德所害。是日蕃將耿崇美屯澤州。史宏肇遣先鋒將馬諱率兵擊之。崇美退保懷州。崔廷勳以契丹眾攻武行德于河陽。行德出戰。為廷勳所敗。汴州蕭翰遣蕃將高牟翰將兵。援送劉晞。復歸于洛。牟翰至。殺前澶州節度使潘環于洛陽。辛未。以河陽都部署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尉。充一行馬步軍都部署。甲戌。澶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檢校太尉。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彥超為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率于鎮之樂城。趙延壽于鎮州。自稱權知國事。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檢校太尉。華州節度使兼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侯章加檢校太尉。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為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丹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彥珣為丹州刺史。陞平集王晏傳云。漢祖威名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即授以節使。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考證

漢高祖紀上帝大破偉王于忻口。案漢祖破偉王是書作開運元年正月。歐陽史漢本紀作三年五月。晉本紀又載開運元年正月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兩紀年月互異。應以是書為據。

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案歐陽史作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

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案遼史太宗紀作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與是書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是書作壬寅。

殺契丹數十人。案契丹國志作殺遼兵數百。

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鎮之樂城。案遼史太宗紀四月丁丑崩于樂城。與是書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是書作丙子。

明邪舊作明五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二

高祖紀下

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契丹所署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
 為承康王烏裕所繫既而烏裕召著漢臣家于鎮州牙署矯其主遺詔命烏裕
 嗣位于是發哀成服辛卯詔取五月十三日車駕南幸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
 崇為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訓武德使李暉大內巡檢丙申帝發河東取陰地關
 路幸東京時星官言太歲在午不利南巡故路出陰地丁酉史宏肇奏澤州刺
 史翟令奇以郡來降宋史李萬超傳史宏肇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拒命
 伏大鏡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曰今契丹北道天下無主并州劉公
 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宏肇即留萬超權州事是日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
 迎鄆國公李從益至東京讀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己亥蕭翰發離東京北去乙
 巳契丹承康王烏裕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以定州節度副使耶律忠為定州
 節度使孫方簡為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戊申車駕至絳州本州
 刺史李從期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成霸卿曹可璠等守其郡帝建義之始不
 時歸命及車駕至帝耀兵于城下不令攻擊從期等遂降六月乙卯契丹河中
 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是日契丹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彊卒
 于鎮州丙辰車駕至洛兩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鄆國公李從益唐明
 宗淑妃王氏皆賜死于東京甲子車駕至東京丙寅以漢州就糧歸捷指揮使
 張建雄為濮州刺史以金州守禦指揮使康彥瑋為金州防禦使建雄彥瑋皆
 因亂害本州刺史自知州事故有是命以北京知進奏王從璋為內客省使戊
 辰制大赦天下應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已結正
 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諸州去年殘稅並
 放東西京一百里內放今年夏稅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屋稅並放一半契丹
 所授職任不議改更諸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已量移者與敘錄徒流人並放
 還應保欠省錢家業抵當外並放宜以國號為大漢年號依舊稱天福云己巳

詔青州襄州安州復為節鎮曹陳二州依舊為郡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同平
 章事以中書舍人劉繼儒為宗正卿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張允禧職
 守本官以尚書左丞張昭為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邊歸禮為禮部侍郎以
 左散騎常侍王仁裕為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右諫議大夫張沆為左
 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李式為光祿卿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
 郎邊光範為衛尉卿甲戌詔文武臣僚每遇內殿起居輪次上封事丁丑以湖
 南節度使馬希範卒輟視朝三日是月契丹所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為屯駐
 指揮使王繼宏楚暉所殺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為太僕卿以戶部
 侍郎邊蔚為御史中丞甲午武安軍節度副使水陸諸軍副都指揮使判內外
 諸司江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尉馬希廣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潭州大
 都督天策上將軍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察使江南諸道都統封楚王丙
 申以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衛國公杜重威為
 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高行周為鄴都留
 守加守太傅以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守貞為河中節度使加兼中
 書令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為晉昌軍節度使宋史趙贊傳贊攝漢陽
 歸州判官李恕者趙延壽實佐所委類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從上介
 至是趙語贊曰燕王入寇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
 富貴趙怒謂趙理難萬全懼若不從後悔無及公能納贊先入朝贊朝必保
 贊即遣趙歸國趙見趙問贊何以附趙趙曰贊在燕趙身受契丹之命自
 今臣乞哀求親親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于不幸今聞延壽于
 陷許吾忍不容贊耶趙未還贊已以晉昌軍節度使張彥超為鄴州節度使加
 檢校太師庚子以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彥卿為兗州節
 度使加兼侍中以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為徐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
 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為鄧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兗州節度使檢
 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為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為西京留守
 加同平章事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
 侍中辛丑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贈太保甲辰華州節度
 使侯章同州節度使張彥威涇州節度使史威並加檢校太尉以晉昌軍節度

使檢校太保劉錫為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為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為安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並加檢校太尉庚戌以司天監任延浩為殿中監以司天少監杜昇為司天監是月契丹承康王為裕囚祖母舒嚕氏于木葉山閏月辛酉以左衛上將軍皇甫立為太子太師致仕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故開封尹桑維翰贈尚書令故西京留守景延廣贈中書令以衛尉卿薛仁謙為司農卿丙寅唐故樞密使郭崇勳贈中書令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贈尚書令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贈侍中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贈中書令丁卯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所司追謚立碑唐故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追封魏王故樞密使馮贇贈中書令故河陽節度使判六軍康義誠贈中書令故西京留守京兆尹王思同故邠州節度使葉彥稠故襄州節度使安重進故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並贈侍中庚午以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為宣徽北院使以監察御史王度為樞密直學士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鄆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為庶人以高行周為行營都部署率兵進討辛未以樞密使楊邠為樞密使加檢校太傅以樞密副使郭威為副樞密使加檢校太保以權三司使王章為三司使加檢校太傅壬申故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贈中書令故曹州節度使石贊贈侍中故滑州節度使皇甫遇贈中書令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皆贈太尉故宣徽使孟承誨贈太保丁丑有禁出于張旬日而滅己卯陝州節度使趙暉加階爵晉州節度使王晏加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爵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檢校太尉鄆州節度使常恩加檢校太尉移鎮潞州庚辰追尊六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為不祧之廟高曾已下四廟追尊諡號已載于前矣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六廟樂章舞名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豐長之舞德祖恭儉皇帝室酌獻請奏積善之舞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顯祖章

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其六廟歌詞文多不錄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筠等逐契丹所命節度滿達勒復其城滿達勒與河陽節度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並奔定州馳驛以聞庚寅以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為邢州節度使辛卯詔恆州復為鎮州順國軍復為成德軍乙未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筠為鎮州留後丙申詔天下凡關賊盜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虛並處死以兩浙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宏佐薨廢朝三日丙午以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為沁州刺史依前吐渾節度使己酉以刑部尚書賈貞固為吏部尚書是日薛懷讓奏收復邢州殺偽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初懷讓為沁州防禦使滿達勒亟發健步督沁州糧運懷讓殺之以聞帝遣郭從義與懷讓攻取邢州蕃將楊哀來援鐸懷讓拒之不勝退保沁州敵騎掠其部民大被其苦會鎮州逐滿達勒楊哀收兵退鐸乃上表請命懷讓乘其無備遣人給鐸云奉詔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開門迎之即為懷讓所害時人冤之鐸初受契丹命為邢州都指揮使及永康王以高奉明為節度滿達勒署鐸為邢州副使兼都指揮使帝至東京奉明歸鎮州令鐸知邢州事至是遇害庚戌文武百寮上表請以二月四日降誕日為聖壽節從之前晉昌軍節度副使李肅加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是月遣使詣道和市戰馬九月甲子宰臣蘇逢吉兼戶部尚書蘇禹珪兼刑部尚書丁卯以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為太常卿戊辰故易州刺史郭璘贈太傅甲戌宰臣蘇逢吉加左僕射監修國史蘇禹珪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吏部尚書賈貞固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宋史賈貞固傳初帝與貞固同事顯宗時在相府居相位恩得甚厚貞固固持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重兼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宋史李濤傳杜重威據鄆叛高祖命高行周覽濤以濤堪任宰相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戊寅詔書侍即兼戶部侍郎平章事以杜重威叛命取今月二十九日暫幸瀘魏己卯以前樞密使李崧為太子太傅以前左僕射和凝為太子太保庚辰車駕發京師冬十月癸未以太子太保李鐸為司徒以太子太傅盧文紀為太子太師以前磁州刺史李勣為左散騎

常侍。宋史李德裕制外郎甲申。軍萬丈。城詔河北諸州見禁罪人。自十月五日昧爽以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壬辰。日有黑子如雞卵。丙申。以相州留後王繼宏為相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至鄴郡城下。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督衆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衆議未欲攻擊。副都部署慕容彥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萬餘人。不克而退。十一月壬子。兩木冰。癸丑。日南至。從官稱賀于行宮。己未。湖南。秦。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叛。辛酉。兩木冰。壬申。杜重威上表請命。癸酉。兩木冰。丁丑。杜重威素服出降。待罪于宮門。詔釋其罪。鄴郡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加守太尉。封臨濟王。以杜重威為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己卯。以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為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為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為鄴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為貝州節度使。以鄴州防禦使郭從義為澶州節度使。十二月辛巳朔。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為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尙洪遷為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戌。車駕發鄴郡歸京。癸巳。至自鄴郡。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丁酉。帝舉哀于太平宮。庚子。司徒李鐸薨。辛丑。以前鄴州節度使郭謹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戊申。宿州奏部民餓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乙卯。制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為乾祐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己未。改御名為壽。辛酉。詔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並不得奏薦。帶使相節度使。許。秦。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許。秦。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聽奏所屬州縣官。帶使相節度使。許。薦三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判官一人。云。以前鄴州節度使燕國公馮道為守太師。進封齊國公。甲子。帝不豫。庚午。以前宗正卿石光贊為太子賓客。以太僕卿趙上交為秘書監。丁丑。故尚書左丞韓祚贈司徒。二十七日丁丑。帝崩于萬歲殿。時年五十四。秘不發。

喪。庚辰。太傅杜重威伏誅。契丹國志云。漢主召蘇達吉。揚。邵。史。安。華。入。受。命。預。達。吉。等。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防。備。甚。密。皆。斬。之。噉。死。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辛巳朔。內降遺制。皇子周王承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是日發哀。其年二月。太常卿張昭上。諡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十一月壬申。葬于睿陵。宰臣蘇禹珪撰諡冊。哀冊文云。五代史補。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遠有天下。先是。漢。有。僧。號。上。監。者。精。于。術。數。自。唐。末。著。鐵。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史臣曰。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并汾。遠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雖曰人謀。諒由天啓。然帝昔莅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爽來蘇之望。良以急于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盡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覩為君之德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

舊五代史 卷一百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考證

漢高祖紀下屬其主遺詔命為裕嗣位 案遠史世宗紀作四月戊寅即皇帝位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從是書作五月與遠史異

乙巳契丹永康王為裕自鎮州還書行次定州 案遠史作甲申次定州與是書異

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 案遠史世宗紀天禧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廷壽薨考遠天禧二年即漢乾祐二年此時天禧十二年廷壽尚未死也此必因廷壽為永康王所鎮而漢人傳其已死遂起復其子贊以絕其北向之心耳

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鄆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為庶人 案通鑑杜重威之叛在七月至閏月庚午乃削奪官爵五代春秋歐陽史作閏十月杜重威拒命與通鑑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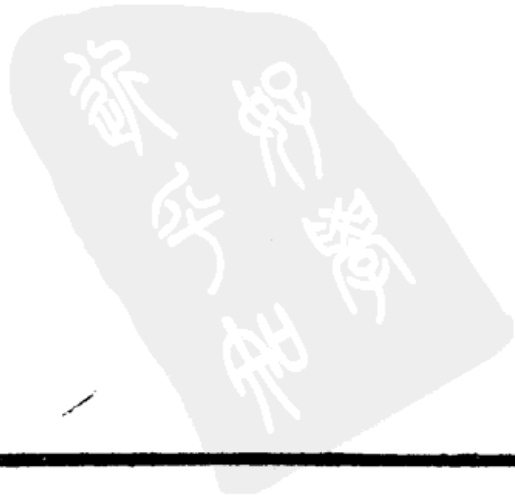
懷讓遣人給歸云奉詔襲契丹情置類于郡 案宋史薛懷讓傳懷讓遣人給歸云我奉詔為邢州帥據是書則懷讓實給歸奉詔襲契丹以庚寅授邢州節度使非給之也特託言置類于郡耳

丙申至鄆都城下 案通鑑作戊戌至鄆都城下與是書異

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 案通鑑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乙未追立為魏王與是書紀日互異

為裕舊作兀欲今改 舒嘯舊作述律今改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三

隱帝紀上

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李太后以唐長興二年歲在辛卯三月七日生帝于鄴都之舊第高祖鎮太原署節院使累官至檢校尚書右僕射國初授左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遷大內都點檢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高祖崩秘不發喪二月辛巳授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畢有頃召文武百寮赴萬歲殿內降大行皇帝遺制云周王承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日月一依舊制是日內外發哀成服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甲申羣臣上表請聽政詔答不允凡四上表從之丁亥帝于萬歲殿門東廡下見羣臣尊母后爲皇太后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卒庚寅以前晉州留後劉在明爲鎮州留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檢校太尉是日工部尚書龍敏卒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于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趨贊皆受其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移贊于京兆侯益與贊皆求援于蜀蜀遣何建軍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癸巳制大赦天下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所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中外文武臣寮並與加恩馬步將士各賜優給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爲二王復云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遣人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以兵部侍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司徒詔爲禮部侍郎丁未以光祿卿李式爲尚書右丞以禮部侍郎邊鐸爲刑部侍郎以刑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三月甲寅帝始御廣政殿羣臣起居殿中少監胡崇上言請禁砍伐桑棗爲薪城門所由專加提攜從之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濟王高行周進封鄴王北京留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崇領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史宏肇並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致仕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守太傅進封魯國公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魏國公安審琦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彥卿加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信加檢校太師王茂以宰臣賈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國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丙寅以前鳳翔節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兼侍中侯益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宋史侯益傳益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連結蜀軍之由果崇之權益欲得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賜史宏肇與王茂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平章事莒國公李從敏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李彝殷並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銖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慕容彥超並加檢校太師詔改廣晉府爲大名府晉昌軍爲承興軍戊辰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馮暉加兼侍中河陽節度使武行德滄州節度使王景華州節度使侯章晉州節度使王晏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庚午涇州節度使史懿潯州節度使常恩同州節度使張彥威延州節度使高允權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郭從義邢州節度使薛懷讓並自檢校太尉加檢校太尉以前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王饒爲鄆州留後甲戌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守恩爲承興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以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陝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浩配流鄆州坐爲劉崇所奏故也丙子鄆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宏安州節度使楊信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部署如故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並加檢校太師

丁丑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濟罷免勸歸私第時蘇逢吉等在中書樞密使楊邠副樞密使郭威等權勢甚盛中書每有除授多為邠等所抑濟不平之因上疏請出邠等以濟鎮授之樞密之務宜委逢吉馮珪疏入邠等知之乃見太后泣訴其事太后怒濟由是獲譴先是中書府蓋鳴者數四未幾濟罷免西遣諸州委河中李守貞謀叛發兵據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監押王五委收復潼關定州孫方簡奏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遁去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加檢校太尉三司使王章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鄧州刺史尹實奏荆南起兵在境上欲攻城是日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為承與軍一行兵馬都部署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都署前承與節度使趙贊部下牙兵趙思緒等三百餘人赴關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承與思緒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故命從義帥師以討之甲申王景崇奏趙思緒叛見起兵攻討丁亥幸道官佛寺禱雨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宏俓加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守中書令以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庚寅宰臣賈貞固蘇逢吉蘇禹珪並進封開國公辛卯削奪李守貞在身官爵甲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王仁裕為戶部尚書以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范質為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為祠部郎中並依前充職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運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為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戊戌以宣徽南院使扈彥珂為左金吾上將軍庚子以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太傅劉承贊為徐州節度使甲辰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為右金吾上將軍以皇城使李暉為宣徽南院使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復入于本州初方簡為狼山寨主叛晉歸契丹及契丹降中渡之師乃以方簡為定州節度使契丹主死永康王嗣位即以著將耶律忠代之移方簡為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高祖至關方簡歸意復以中山命之是歲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舉城焚

室廬盡驅人民入塞惟餘空城瓦礫而已至是方簡自狼山回保定州是月河決原武縣河北諸州旱徐州餓死民九百三十有七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彫造從之己未回鶻遣使朝貢丁卯前翰林學士徐台符自幽州逃歸乙亥河決滑州魚池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內客省使王峻為宣徽北院使依前承與城下兵馬都監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為冀州刺史時廷翰殺本州刺史何行通自知州事故有是命甲申以皇弟右衛大將軍勳為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豐州節度使郭勳加檢校太師辛卯承與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得王景崇報有兵自隴州來欲投河中追襲至鄜城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歸命從誨嘗拒朝命至是方遣牙將劉扶詣關請罪丙申鎮州奏節度使劉在明卒戊戌以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為鎮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李暉為河陽節度使以相州節度使王繼宏為貝州節度使壬寅荆南高從誨入貢謝恩釋罪丙午以前承與軍節度使王守恩為西京留守是月河北旱青州蝗秋七月戊申朔相州節度使王繼宏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即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壬子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乙卯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尊號獻舞名并歌辭舞曲請以觀德為名歌辭不錄丙辰以久旱幸道官佛寺禱雨是日大雨開封言陽武雍邱襄邑三縣蝗為鸕鷀聚食詔禁捕鸕鷀庚申樞密郭威加同平章事辛酉滄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乙丑以宣徽北院使王峻為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吳虔裕為宣徽北院使戊辰以遠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為澶州節度使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為承與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庚午故兵部尚書李暉贈尚書左僕射鎮州奏準詔處斬節度使張鵬訖鵬以一言之失為鄆帥高行周所奏故命誅之乙亥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與八作使王繼濤領部下兵同赴鳳翔時王景崇拒命故也八月己卯以華州節度使侯章為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上將軍扈彥珂為華州節度使壬午命

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詔河府承與鳳翔行營諸軍一稟威節制時李守
貞王景崇趙思綰連衡作叛朝廷雖命白文珂常思攻討河中物議以二帥非
守貞之敵中外憂之及是命之降人情大愜癸巳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閻州
防禦使劉詞為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以護
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為遠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吳越國王錢宏俊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宏俊故吳越王元璣之子也先是其兄宏傑襲父位尋為
部下所廢以宏俊代之故特加是命焉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部署兵士赴
鳳翔城下癸卯郭威奏今月二十三日人軍已抵河府城城至二十六日開長
連塹築長連城次九月戊申侯益部曲王守筠自鳳翔來奔言益家屬盡為
王景崇所害壬子郭威奏破河府賊軍于城下甲寅故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尚洪遜贈太尉乙丑雪書不時也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
川軍于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臨平集元福從趙暉討兵衆
數倍他將皆歸卸元福捕數百
騎備出今日敢回頭者斬
衆効死以戰遂有成功壬申郭威奏得郭從義報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
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彥從率兵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詔陞河中
府解縣為解州冬十月丙子朔山陵使賈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從之
丁丑夕歲星入太微戊寅趙暉奏破王景崇賊軍于鳳翔城下甲申吐蕃遣使
獻方物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傳任坐檢田受請託也丁亥中書舍人張誼責
授房州司戶兵部郎中馬承翰責授慶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先是
誼與承翰俱銜命于兩浙觀其驕僭之失形于機軸兼乘醉有輕肆之言錢宏
俊恥之撫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故有是命甲辰延州奏夏州李彝殷
先出兵臨州境欲應接李守貞今卻抽退十一月甲寅誅太子太傅李崧及其
弟司封員外郎曠國子博士崧夷其族為部曲輕告故也詔曰隸屬國危難逃
天網虧忠實義必速神誅李崧頃在前朝最居重位略無裨益遂至滅亡及事
契丹又為親密士民俱憤險佞可知先皇帝舍垢掩瑕推恩念舊擢居一品俾
列三師不謂稍有包藏謀危社稷散差人使潛結奸兇俯近山陵擬為叛亂按

其所告威已伏辜宜正典章用懲奸逆其李崧李曠李崧一家骨肉及同謀作
亂人並從極法云庚申大行皇帝靈駕進發辛酉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奉壬
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十二月丁丑荆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行峽州刺史高
保融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渤海郡侯壬午帝被宸冤御崇
元殿授大廟寶冊正使宰臣蘇禹珪使副大府劉暉赴西京行禮兗州奏淮
賊先于沂州界立柵前月十七日已歸海州為李守貞牽制也南唐書劉主大
事朱元李平李表來乞師以閻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志貞為
副諒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閻河中平趙班
師又李金全傳云出師汝陽將解魏子進取金全備以爲遠不相及乃止庚寅奉高祖神主于西京太廟淮南僞主
李璩奉書于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聞大國沿淮屯軍當國亦于境上
防備昨聞大朝收軍當國尋已撤備其商旅請依舊日通行朝廷不報辛卯羣
臣上表請以三月九日誕聖日為嘉慶節從之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奏得都頭
李彥李遇等告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嚴與鄉軍指揮使高志結集草寇欲取臘
辰窺圖州城尋請使臣與指揮使李勳聊將兵士巡檢偵邏劉景嚴果出兵圍
敵時即殺敗其劉景嚴尋復斬之詔曰劉景嚴年已衰暮身處退閑曾無止足
之心輒肆包藏之毒結集徒黨窺伺藩垣所賴上將輸忠三軍協力盡除醜類
克殄渠魁其劉景嚴次男前德州刺史行琮已行極法長男潤州刺史行謙孫
男邢州馬軍指揮使崇勳特放是冬多昏霧日晏方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考證

漢陳帝紀上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承德思緒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 案

歐陽史云四月壬午承德軍將趙思緒叛附于李守貞據是書趙思緒據城

叛在三月非四月事五代春秋通鑑俱從是書

八月壬午命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 案是書周太祖紀云七月西面師

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據此紀則周太

祖以七月庚申加同平章事八月壬午命赴河中府軍前非一時事也二紀

前後自相矛盾歐陽史漢周本紀亦各仍是書之舊未能參考畫一通鑑定

從是書漢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四

隱帝紀中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制曰朕以渺躬獲繼洪緒念守器承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天道猶艱王室多故天降重戾國有大喪奸臣樂禍以圖危羣寇幸災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嘗膽履冰廢燠驟寐雖居億兆之上不以九五為尊漸冀承平永安遐邇內則稟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勳股肱叶謀爪牙宣力西摧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諸蕃斷其臂而折其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繞關矢接鋒交已見山摧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修奉園陵崇建宗廟右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中大禮無闕實荷斯重哀感良深今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宜申兌澤允答天休卹獄緩刑赦過宥罪當萬物之幸甲開三面之網羅順彼發生以召和氣應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劫家殺人正身外其餘並放河府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比與國家素無讎讐因疑懼遂至叛運然以彼之生靈朕之赤子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溝委壘為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己愛人先王厚德包垢含辱列聖美談宜推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貞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翻然歸順朕即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順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剋日還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誅誤一切不問重念征討已來勞役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卹之澤未被于疲羸愁嘆之聲幾盈于道路即俟邊鋒少弭國恩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勸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冤濫共恢庶政用副憂勞凡百臣寮當體朕意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絛帟等時有投無名文字詔告從恩者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四日夜

賊軍偷斬河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蜀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郭威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珂劉詞等曰賊之驍勇並在城西慎為備既行至華州聞川軍退敗且憂文珂等為賊奔突遂兼程而迴賊城內偵知郭威西行于正月四日夜遣賊將王三鐵等用鐵鑿鑿開城門中目王三鐵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為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皆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遂敗之二月丙子詔諸道州府所征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紐征白米稗草已納外並放是日且黑霧四塞丁丑夕大風乙酉以前虜州刺史李筠夫為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遠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逮李守貞之妹婿也故皆誅之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妻至桐嶧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戊戌大雨霖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諱等修撰高祖實錄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內指揮使劉鈞為汾州防禦使夏四月丙子以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使留後王保義為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丁丑潁州獻紫兔白兔是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地震辛巳太白經天辛丑幸道宮禱雨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為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義為右神武統軍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遠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還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觀蟻生彌互數里一夕並化為蝶飛去辛酉兗鄆齊三州奏蟻生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內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號州刺史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奏蠻寇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于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兗州奏捕蝗二萬斛魏博宿三州蝗抱草而死乙亥潁州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鑄勸畢無故中斷詔別令斷石鑄勸己卯滑濮澶滑充滑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使致祭于所在川澤山林之神開封府滑濮等州蝗甚遣使捕之

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為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皆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遂敗之二月丙子詔諸道州府所征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紐征白米稗草已納外並放是日且黑霧四塞丁丑夕大風乙酉以前虜州刺史李筠夫為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遠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逮李守貞之妹婿也故皆誅之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妻至桐嶧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戊戌大雨霖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諱等修撰高祖實錄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內指揮使劉鈞為汾州防禦使夏四月丙子以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使留後王保義為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丁丑潁州獻紫兔白兔是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地震辛巳太白經天辛丑幸道宮禱雨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為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義為右神武統軍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遠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還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觀蟻生彌互數里一夕並化為蝶飛去辛酉兗鄆齊三州奏蟻生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內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號州刺史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奏蠻寇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于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兗州奏捕蝗二萬斛魏博宿三州蝗抱草而死乙亥潁州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鑄勸畢無故中斷詔別令斷石鑄勸己卯滑濮澶滑充滑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使致祭于所在川澤山林之神開封府滑濮等州蝗甚遣使捕之

必召和壬午月犯心星辛卯回轡遣使買方物丙申改商州乾元縣為乾祐縣
 隸京兆府是月邠寧澤潞延慶坊晉絳等州旱秋七月辛亥湖南李長沙
 縣東界為龍喜縣從之丙辰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府羅城李守貞退保于城
 丁巳承與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自今月三日授華州留後
 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鐵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日夕有部曲
 曹彥進告思綰欲于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
 路云使夜進途臣尋與王峻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軍各已執帶遂
 至牙署令趙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
 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丙寅以權涼州留後折連嘉施為河西軍節度
 留後兗州奏捕蝗二萬斛丁卯前洛州團練使武漢球卒戊辰承與軍節度使
 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同平章事從華州節度使郭從義奏斬前巡檢使
 衛守溫供李官王益時知化任繼勳等守溫受高祖命巡檢京兆會王益自鳳
 翔押送趙思綰等赴關行至京兆守溫迎益于郊外思綰等突然作亂遂據其
 城及郭從義率兵攻討守溫部署役夫守溫有愛姬陷在賊城為思綰所錄
 及收城從義盡得思綰之婢僕守溫求其愛姬從義難與之意有所嫌遂發前
 罪密啓于郭威請除之與王益等併除焉兗州奏捕蝗四萬斛壬午西京留臺
 侍御史趙彥彈奏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去年五月後來每稱
 請假俱是不任拜起詔延等宜以本官致仕甲申以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
 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為西京留守加兼侍中潞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副都署
 常思加檢校太師以右散騎常侍盧摺為戶部侍郎致仕辛卯右拾遺高守瓊
 上言仕官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詔起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
 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擬縣令癸巳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張沆為禮
 部尚書沆卜葬先人以內署無例乞假乃上章請解職以赴葬事遂落職以遣
 之乙未宣徽南院使承與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府行營兵馬都
 監吳虔裕並加檢校太師九月乙巳樞密使郭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宋州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加兼中書令初郭威平河中迴朝廷議加恩

威奏曰臣出兵已來聲靈之下無犬吠之憂俾臣得專一其事軍旅所聚賞糧
 不乏此皆居中大臣鎮撫謀畫之功也臣安敢獨擅其美乎帝然之于是宏肇
 與宰相樞密使三司使次第加恩既而諸大臣以恩之所被皆朝廷親近之臣
 而宗室劉信及青州劉銖等皆國家元勳必有不平之意且外慮諸侯以朝廷
 有私于親近也于是議及四方侯伯普加恩焉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彥澄推
 官姜蟾少尹崔淑並免居官坐不隨府罷職為留臺侍御史趙彥所彈也己酉
 以右千牛上將軍孫漢寶為絳州刺史禮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事王松倬見
 任坐子仁寶為李守貞從事也尋卒于其第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蘇逢
 吉加守司空蘇馬珪加左僕射楊邠加右僕射依前兼樞密使太子太師致仕
 皇甫立卒癸丑三司使王章加邑封乙卯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師襄州安審琦
 加守太師兗州府符彥卿加守太師北京劉崇加兼中書令丁巳澶州李洪信
 移鎮陝州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李洪義為澶州節度使己未許
 州劉信加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魯國公鄆州慕容彥超青州劉銖並加兼
 侍中湖南馬希廣奏于八月十八日大破朗州馬希範之眾辛酉鹽州馮暉夏
 州李彝殷並加兼中書令右衛將軍石懿左武衛將軍石訓並停任懿等以八
 月中秋享晉五廟命倡婦宿于齋宮鴻臚寺劾之故有是責癸亥鎮州武行德
 鳳翔趙暉並加檢校太師鄴都磁相邢洛等州奏霖雨害稼西京奏洛水溢岸
 乙丑晉州王晏同州張彥資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並加
 檢校太師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入寇是日定州孫方蘭徐州劉贊並加同平章
 事以利州節度使宋廷湜為滑州節度使甲戌皇弟與元節度使勳加檢校太
 師丙子相州郭謹貝州王繼宏邢州薛懷讓並加檢校太師庚辰安州楊信鄆
 州劉重進加檢校太師河陽李暉加檢校太師壬午兩浙錢宏俶加守尚書令
 湖南馬希廣加守太師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高祖實錄二
 十卷上之丙戌荆南高保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
 李建為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承州防禦
 使王殷為襄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貝州高老鎮南至鄴都

北境又西北至南宮堂陽殺掠吏民數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將閉關自固遣樞密使郭威率師巡邊仍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岐國公豐州郭勳進封號國公十一月壬寅鄜州留後王饒加檢校太傅癸丑以吳越國王錢宏俶母吳氏爲順德太夫人時議者曰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乃有謚后妃公主亦然唐則天女主自我作古乃生有則天之號韋庶人有順聖之號知禮者非之近代梁氏賜張宗奭妻號曰賢懿又改爲莊惠今以吳氏爲順德皆非古之道也乙卯以大府卿劉暉爲宗正卿十二月庚午朔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曠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廢朝二日辛未日暈三重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詔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以禮部尙書張沆復爲翰林學士壬午皇帝二十一姊承寧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潁州奏破淮賊于正陽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考證

漢隱帝紀中安州節度使楊信 案楊信本名承信在隱帝時避御名去承字是書仍當時實錄之舊

丁巳承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謙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

案歐陽史作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謙于京兆蓋威命從義圖之耳

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 案通鑑壬戌李守

貞自焚死歐陽史作甲子克河中祇以奏聞之日爲據也五代春秋繫于六月殊誤

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 案宋史竇貞固傳作隱帝即位加司徒考貞固加司徒在乾祐二年宋史作即位所加蓋未詳考

以利州節度使宋廷溫爲滑州節度使 案廷溫爲利州節度使于前未見王

禹傳宋公神道碑云少帝嗣統授檢校太尉使持節利州諸軍事行利州刺史蓋廷溫于元年出鎮利州二年復改鎮也是書未及詳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帝不受朝賀鳳翔行營都部署趙鼎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逆賊王景崇舉族自燔而死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鼎加兼侍中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菽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赴之庚午前承與軍節度副使安友規除名流登州沙門島先是友規權知承與軍府事及趙思綰之奔衛友規失守城池至是乃正其罪焉癸亥以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為太子太師致仕丙辰分命使臣赴承與鳳翔河中收葬用兵已來所在骸骨時已有僧聚髑髏二十萬矣前沂州刺史郭瓊奏部署兵士深入海州賊界是月有狐登明德樓主者獲之狐毛長而腹下別有二足二月辛巳青州奏郭瓊部署兵士自海州迴至當道甲申樞密使郭威巡邊迴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乙未以前安州節度使劉遂凝為左武衛上將軍以鄭州節度使焦繼勳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承與軍節度使趙贊為左驍衛上將軍三月己亥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三人徇于市給衫帽放還本土是月鄭都留守高行周兗州符彥卿鄆州慕容彥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皆自鎮來朝嘉慶節故也戊午宴羣臣于承福殿帝初舉樂壬戌鄭都高行周移鎮鄆州兗州符彥卿移鎮青州並加邑封甲子西京留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並進邑封鄭州慕容彥超移鎮兗州夏四月戊辰朔邢州薛懷讓移鎮同州相州郭謹河陽李暉並進邑封庚午府州折從阮移鎮鄆州辛未故青州刺史史萬山贈太傅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索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之契丹僞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于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世宗紀天祥三年殺深州刺史史萬山契丹亦解去時論以萬進為罪故加萬山贈典焉壬申

華州劉詞移鎮邢州安州楊信移鎮鄆州貝州王令溫移鎮安州並加邑封以鄆州留後王饒為華州節度使以其來朝故也丁丑尚食奉御王紹隱除名流沙門島坐匿軍營女口也辛巳以宣徽北院使吳虔裕為鄭州防禦使時樞密使楊邠上章乞解樞密帝命使諭之曰樞密之職捨卿用誰忽有此章莫有人離間否虔裕在傍聽言曰樞密重地難以久處俾後來者迭居相公辭讓是也中使還具奏帝不悅故有是命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鄆都留守依前樞密使詔河北諸州應兵甲錢帛糧草一粟郭威處分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為團練州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王仁裕罷職守兵部尚書左千牛上將軍張瓊卒庚寅以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尚書工部侍郎李穀為陳州刺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馬萬卒甲午以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為右衛上將軍五月戊戌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丙午以皇弟與元節度使勳為開封尹加兼中書令未出閣甲子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勅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閏月癸巳京師大風雨壞營舍吹鄭門扉起十數步而墮拔大木數十震死者六七人水平地尺餘池墮皆溢是月宮中有怪物投瓦石擊窗撼扉人不能制六月庚子以國子祭酒田敏為尚書右丞癸卯太僕卿致仕謝華卒輟視朝一日鄭州奏河決原武縣界乙卯司天臺上言鎮星逆行至太微左掖門外自戊申年八月十二日入太微西垣犯上將屏星執法勾已往來至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方出左掖門順行自今年正月十日夜復逆行入東垣至左掖門秋七月庚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乙亥滄州奏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奏溝河泛溢州城內水深七尺丙子帝御崇元殿授皇太后冊命宰臣蘇逢吉行禮辛巳三司使奏州縣令錄佐官請據戶籍多少量定俸戶縣三千戶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戶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戶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戶月出錢五百並以管內中等戶充錄事參軍判司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戶與免縣司差役從之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于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辛

西給事中陶穀上言請俸五日內殿轉對從之壬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為御史中丞遷蔚為兵部侍郎九月辛巳朔州節度使馬希範奏請于京師別置邸院不允是時希範與其弟湖南節度使希廣方構閹牆之怨故有是請帝以湖南已有邸務不可更置由是不允仍命降詔和解焉冬十月己亥帝狩于近郊丙午湖南馬希廣遣使上章且言荆南淮南廣南三道結構欲分割湖湘乞聊發兵師以為援助時朝廷方議起軍會內難不果行丁未兩浙錢宏俶加諸道兵馬元帥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卒癸丑以前同州節度使張彥質為相州節度使辛酉月犯心大星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永州唐將軍祠贈太保從湖南請也己巳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未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丙子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夷其族是日平旦甲士數十人由廣政殿出至東廡下害邠等于閣內死于亂刃之下又誅宏肇弟小底軍都虞候宏朗如京使甄彥奇內常侍辛從審楊邠子比部員外郎廷保右衛將軍廷偉右贊善大夫廷倚王章姪右領衛將軍晏子增戶部員外郎張貽勳樞密院副承宣郭顥控鶴都虞候高進侍衛都承局荆南金三司都勾官柴訓等分兵收捕邠等家屬及部曲僚從盡戮之少頃樞密承旨聶文進急召宰臣百寮班于崇元殿庭宣曰楊邠史宏肇王章等同謀叛逆欲危宗社並斬之與卿等同慶班退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帝親諭史宏肇等欲謀逆亂之狀且言宏肇等欺朕年幼專權擅命使汝輩常懷憂恐自此朕自與汝等為主必無橫憂也諸軍將校拜謝而退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統軍等上殿諭之帝遣軍士守捉宮城諸門比近日軒朝臣步出宮門而去是日晴霽無雲而昏霧濛濛有如微雨人情惴恐日將午載楊邠等十餘尸分暴于南北市是日帝遺腹心實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李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審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急召鄴州高行周青州符彥卿承與郭從義兗州慕容彥超同州薛懷讓鄆州吳虔裕陳州李穀等赴闕以宰臣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青州劉銖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

判侍衛司事內客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得密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王殷殷與洪義道本州副使陳光穗實所受密詔馳至鄴都宋史少帝遣使奉旨孟業肅密詔令洪義殺王殷洪義素怯懼威服受使延不致殺王殷見洪義送密詔于周郭威得之即召王峻郭崇曹英及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冤枉之狀且曰汝等當奉行詔旨斷于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郭崇等與諸將校前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此輩便握權柄固得安乎事可陳論何須自棄致千載之下被此惡名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雪于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東都事略漢高祖使審太祖魏仁補曰疑皇可坐而待斃以易其語云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以魏見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鄴兵至澶州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是日詔前開封尹侯益前鄆州節度使張彥超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鄆州防禦使吳虔裕等率禁軍赴澶州守捉辛巳帝之小豎鸞脫自北迴先是帝遣鸞脫偵鄴軍所至為游騎所獲郭威即遣迴因令附奏赴闕之意仍以密奏置鸞脫衣領中帝覽奏即召李業示之森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于色初議車駕幸澶州及聞鄴兵已至河上乃止帝大懼私謂宰臣實貞固等曰昨來之事太草草耳李業等請帝傾府庫以給諸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莫惜府庫遂下令侍衛軍人給二十緡下軍各給十緡其北來將士亦準此仍遣北來將士在營子弟各賣家問向北輪之壬午鄴軍至封邱慕容彥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宋史侯益傳云國太祖起兵屬帝出師集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銳進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大名成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開關以挫其慕容彥超以為益老作備夫計沮之彥超謂帝曰陛下勿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彥超退見森文進詢北來兵數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彥超懼曰大是劇賊不宜輕耳又遣袁義劉重進王知則等出師以繼前軍慕容彥超以大軍駐于七里郭掘堊以自衛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餉軍癸未車駕勞軍即日還宮翌日慕容彥超揚言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再出觀臣破賊甲申車駕復出幸七里店軍營王師陣于劉子陂與鄴軍相望太后以帝至晚在外遣中使謂森文進曰賊軍在近大須用意文進曰有臣在必不失策縱有一百箇郭威亦當生

擒之耳。彥超輕脫，先擊北軍，郭威命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彥超退卻，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而去。慕容彥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兗州。是夜帝與宰臣從官宿于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鄆軍。乙酉旦，帝策馬至元化門，劉錡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迴與蘇達吉郭允明詣西北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于帝而崩。時年二十。蘇達吉郭允明皆自殺。是日周太祖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翌日至晡方定。前滑州節度使白再筠為亂，兵所害吏部侍郎張允墜屋而死。周太祖既入京城，命有司遷帝梓宮于太平宮，或曰：可依魏高貴鄉公故事，以公禮葬之。周祖曰：予顛沛之中，不能護衛至尊，以至于此，若又貶降人，謂我何？于是詔擇日舉哀。命前宗正卿劉暉主喪。丙戌，太后詔曰：高祖皇帝，竊亂陰兇，變家為國，救生靈于塗炭，創王業于艱難。甫定寰區，遽遺弓劍。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親承顧命，輔立少君，協力同心，安邦定國，旋屬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吳蜀內侵，契丹啓釁，蒸黎懼危，郭威授任專征，提戈進討，躬當矢石，盡掃煙塵。外寇盡平，中原寧謐，復以強敵未殄，邊塞多艱，尤賴賢臣，往臨大郡，疆場有藩籬之固，朝廷寬宵旰之憂，不謂兇豎連謀，羣小得志，密藏鋒刃，竊發殿庭，已殺害其忠良，方奏聞于少主，無辜受戮，有口稱冤，而又潛差使臣，矯贊宣命，謀害樞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知無罪，天不助奸，今者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英護聖都指揮使白重贊索萬進田景威樊愛能李萬全史彥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等，手指揮使何贊等，徑領兵師，來安社稷，逆黨皇城使李業內省使閻晉卿樞密都承旨孫文進飛龍使使贊輪林茶酒使郭允明等，脅君于大內，出戰于近郊，及至力窮，遂行弑逆，冤憤之極。今古未聞，今則兇黨既除，羣情共悅，神器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久曠，宜擇賢君，以安天下。河東節度使樂許州節度使信曾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前封尹承勳高祖之舅，俱列盤維，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議擇嗣君，以承大統。

云樞密使郭威以蕭精變起，宗初無奉，率羣臣候太后，請定所立，且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愛子也，請立為嗣。太后告以承勳羸病，日久不能自舉，周太祖與諸將請視承勳起居，及視之，方信，遂議立高祖從子徐州節度使贊為嗣。己丑，太后詔曰：天未悔禍，喪亂宏多，嗣王幼沖，羣兇蔽惑，攢奸謀于造次，縱毒蠱于斯須，將相大臣，連頸受戮，股肱良佐，無罪見屠，行路咨嗟，羣心扼腕，則高祖之洪烈，將墜于地，賴大臣郭威等，激揚忠義，拯濟艱危，除惡蔓以無遺，俾綴旒之不絕，宗祧事重，續繼才難，既聞將相之謀，復考耆龜之兆，天人協贊，社稷是依。徐州節度使贊，稟上聖之資，抱中和之德，先皇如子，鍾愛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臨萬國，宜令所司擇日，備法駕奉迎，即皇帝位。於戲！神器至重，天步方艱，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貽謀聽政，不可以不勤，允執厥中，祗膺景命，是日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奉迎周太祖，以嗣君未至，萬幾不可暫曠，率羣臣請太祖臨朝。諸將曰：昨以奸邪攪亂，我邦家，勳德効忠，翦除兇惡，俯從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再安，紀綱壞而復振，皇帝法駕未至，庶事方廢，百辟上言，請予莅政，宜尤與議，權總萬幾，止于浹旬，即復明辟。云：按前代故事，太上皇稱誥，太皇太后皇太后后曰：今云誥，有司誤也。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樞密使，右神武統軍袁義為宣徽南院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為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鎮州邢州馳奏契丹寇洛州，陷內邱縣，時契丹永康王高裕率部族兩道入邊，內邱城小而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于敵，屠其城而去。世宗紀：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邱東廂等城，大獲而還。庚寅，樞密使郭威左軍巡，勸得飛龍使使贊，急伏與蘇達吉李業閻晉卿孫文進郭允明等同謀，令散員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殺害史宏肇等，權開封尹劉錡具伏，朋附李業為亂，屠害將相家屬，其劉錡等準詔，皆處置訖，并蘇達吉郭允明閻晉卿孫文進首級，並棄于南北市，其骨肉放棄，李卯河北諸州，馳報契丹深入，太后詔曰：王室多故，邊境未寧，內難雖平，外寇仍熾，據北面奏報，強敵奔衝，繼發兵師，未聞平殄，須臾上將，暫自臨戎，宜

令樞密使郭威部署大軍，早謀掩擊其軍。國庶事權委宰臣賈貞固、蘇禹珪、樞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在京馬步兵士委王殷都大提舉。十二月甲午朔，郭威領大軍北征，丁酉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為樞密副使。東略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謂處分軍事，皆中樞會。太祖問誰為此，對者以范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處今草太后特及儀迎相。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為樞密副使。陝州李洪信委馬步都指揮使，尋召奉國指揮使楊德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陝州李洪信委馬步都指揮使，尋召奉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衙楊紹勅等同情謀叛，並殺之。惟康審澄夜中放火斬關，奔歸京師。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帥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壬寅，湖南上言朗州馬希範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遣望量差兵士于淮境牽引。乙巳，遣前淄州刺史陳恩護領軍入淮南界，以便進取。辛亥，遣宰相蘇禹珪及朝臣十員往宋州迎奉嗣君。壬子，樞密使郭威次澶州，何福進已下及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為天子，即日南還。威上章于太后，言為諸軍所迫，班師。庚申，威至北郊，駐軍于皋門村。許州巡檢前申州刺史馬鐸奏節度使劉信自殺。壬戌，奉太后詔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先是樞密使王峻以相陰公已在宋州，慮聞澶州之事，左右變生，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東略郭崇傳王峻遣陽崇曰：澶州兵變，連崇來衛，崇非有他也。其言軍崇率七百騎拒質，于雖情有屬，天命已定，質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質就館。己未，太后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賈高祖近親，立為漢嗣。爰自藩鎮徵赴京師，雖誥命尋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實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相陰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明年正月丁卯，太后詔奉符寶于監國，可即皇帝位。周太祖踐阼，奉太后為母，遷于西宮。上尊號曰昭聖太后。是月十五日，周太祖與百寮詣帝殯宮，成服親奠，不視朝。七日，又詔太常定諡曰隱，以其年八月二日復遣前宗正卿劉暉護靈柩，備儀仗，葬于許州陽翟縣之賴陵。附神主于高祖之寢宮。帝姿貌白皙，眉目疎朗，未即位時，目多閃擊，唾淚不止，即位之始，遽無此態。及內難將作，復如故。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自驕易，然畏懼大臣，未至縱恣。嘗因

乾象差忒，宮中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乂訊其休咎。延乂對以修德即無患，既退，遣中使就問延乂曰：何者為德？延乂勸讀貞觀政要，邇後與弄文進郭允明後，贊狎習信其邪說，以至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日帝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為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舛鑿，豈偶然哉？

史臣曰：隱帝以尙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主，德非禹湯，輔政之臣，復非伊呂，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雖僅滅于櫟槍，而內稔羣兇，俄自取于狼狽，自古履宗絕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噫！盡人謀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奪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考證

漢隱帝紀下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 案歐陽史作正月趙暉克鳳翔據是書則收復鳳翔在二年十二月非三年春事也歐陽史蓋誤以告捷之月為收復之月耳五代春秋作十二月收復鳳翔據王景崇為得其實

澶州刺史李洪範 案宋史洪範本名洪威避周太祖諱改

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 案東都事略郭崇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

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廷瀛開門迎降 案歐陽史作庚辰魏成軍節度使宋廷瀛叛附于郭威與是書同通鑑作辛巳與是書異

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于帝而崩 案通鑑考異引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

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事成之日諱之因允明自殺而歸罪耳

己丑太后歸曰 案原本作乙丑與五代春秋同今從通鑑改作己丑

烏裕舊作兀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六

列傳一后妃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于晉陽別墅因夜入其家劫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于太原欲行頒賚于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卹隱之理也今後宮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命后傾內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天福十二年冊爲皇后隱帝即位尊爲皇太后案此下疑有闕文據通鑑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故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傍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吾生懼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閹門所知拂衣而出又云南北遇于劉子敬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衛全慎勿輕出帝不從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贊爲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于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慈母后下誥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茲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于太平宮

周顯德元年春薨案隱帝未立皇后據是書張彥成傳云隱帝娶彥成女楊邠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蓋隱帝在位三年崩時年二十故未及冊立皇后也又五代會要載漢高祖長女承寧公主降宋延禧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

秦國長公主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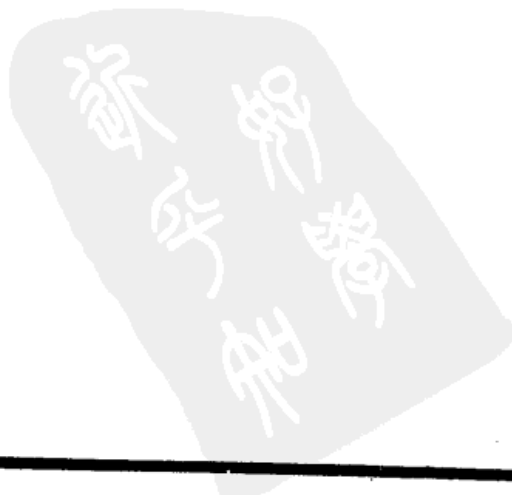
舊五代史 卷一百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考證

漢宗室列傳二陳王承勳傳軍情欲立勳為嗣 案立勳為嗣疑脫承字冊府
元龜引是書亦同蓋承勳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是書仍當時實錄
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考證

Blank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八

列傳三

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軍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史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與唐令本府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偽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原莊宗知之用為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內官馬紹宏為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為判官王都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為轉運供軍使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為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為供饋使都中平命審交為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為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為防禦州復用審交為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為三司使翰歸蕃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

事皆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宏肇在澤潞都人大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挺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武臣僚曰子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為蕭翰所逼致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子子母為事或曰收拾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眾議籍籍猶以把城為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為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眾幸存若更謀之不滅閉門拒守一月之內無復遺類諸君無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使歸班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為劉汝州僕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遠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杆袖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為邦本政為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于令名哉道仍為著良詞六章鑄于墓碑之陰焉

武漢球澤州人也少拳勇露帥李嗣昭倚為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為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為援與朝廷隔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為奉國軍都指揮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洛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小郡卿取理有餘無以疾辭至郡未期

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年秋卒于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于撫理常以拊斂為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迥者漢球守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于汴迥在洛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張瓊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瓊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瓊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為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賈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誠瓊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憤作非為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瓊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為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瓊衛乾祐三年夏卒于官輟視朝一日

李殷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官至檢校司徒累為郡守性沈厚所莅無苛暴之名晉少帝禦契丹于瀘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鄜州留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啓少帝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略無聞敵再至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常山將耶律嘉哩遣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同拒我師于洛水俄而安退殷以囊裝馳馬還安既北走殷匿于邱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為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于鎮詔贈太師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為親信出為平塞軍使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收為列校明宗時為捧聖左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蔡陽聞朱守殷叛用為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為貝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圍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長從簡同守河陽晉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為單州刺史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

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召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齊州平遷相州留後歷邢州晉州留後通鑑契丹入汴建雄留後對在明朝于契丹以

節度副使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正授鎮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鎮贈侍中

馬萬澶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莊宗于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于中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實告急于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為水軍小校漸典禁軍遙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晉天福二年夏范延光叛于鄴牙將孫銳率兵至黎陽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萬領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亦以兵至諭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彥饒生送闕下朝廷即以萬為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之甚賤居無何晉高祖稍知其事即以順密為涇州兵馬留後漸薄于萬萬鎮鄧州未幾罷鎮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

李彥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州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典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為親信國初用為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于岐下彥從為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于郡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禹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即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鄆州二年入為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鎮麟州高祖踐阼以鄉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

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年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于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

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爲忻州刺史，長與未轉。洛州團練使應順初，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卽位，歷左金吾衛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

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入汴，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部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晉相率殺北帥滿達勣，據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所迫，乃行。朔日，逐出滿達勣，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事略

李筠傳，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子主妻事而已。」再榮貪味無決，舉止多疑，出入留後事，當職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再榮貪味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衛，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久，俱與之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關，儻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

其漢人曾事滿達勣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爲白滿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而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卽奮刃擊之，擊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

張鵬，鎮州彭城人，幼爲僧，知書，有口辯，喜大言。後歸俗，唐末帝爲潞王時，鵬往依焉。及卽位，用爲供奉官，累監軍旅。晉開運中，契丹迫澶州，鵬爲前鋒，監押奮身擊敵，被創而還。其後累于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鎮州副使，過鄴城，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惟務

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寬和，不以鵬言爲過。鵬既退，行周左右謂行周曰：「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于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

史臣曰：晉漢之際，有以權軍功勳王事，取旌旄符竹者多矣。其間有及民之惠者無幾焉。如王周之闡政，審交之民譽，蓋其優者也。漢球張瓌抑又次焉。是宜紀之篇，以示來者。其餘皆不足觀也已。張鵬以一言之失，遽滅其身，亦足誠後代多言橫議之徒歟。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

舊五代史 卷一百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考證

漢列傳三劉審文傳服闋不出累年 案歐陽史作不調累年

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 千人杜重威傳作千五百人

劉在明傳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在明先為成德軍留後

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與是書前後互異

馬萬傳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鄆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案是書晉列傳

符彥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潛通鄆下也此傳蓋沿實錄傳聞之誤通鑑從

晉列傳

白再榮傳本蕃部人也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九

列傳四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榮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宏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為親從及踐阼用為控鶴小校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為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宏肇為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宏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眾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宏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宏肇遂率眾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宏肇前鋒之功也宏肇嚴毅寡言部轄軍眾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無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宏肇立擗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河中丞與鳳翔連橫謀叛開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情憂惱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宏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緣為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宋史邊將傳

殺閻里告許成風歸讒言曰通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者更善有傷風化

送使食吏得以報復私怨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過誣罔凡顯有

披論其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見止絕論者難之

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為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斷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為厮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勅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

列傳

不自輕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十萬市得玉枕遺家僅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甚而迴家僅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債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僅詣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趨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以致誠意宏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首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宏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宏肇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食戾兇橫貨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宏肇一境之內疾之如讎東都野史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新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

城而誣之也逮捕吏鞠之具伏以吏

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

周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于眾以宏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即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宏肇宏肇讓之曰健兒為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偏有膏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蓋取袍帶還官其兇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宏肇欲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宏肇忿之翌日因實貞固飲會貴臣悉集宏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醕宏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贖軍財賦自何而集宏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第張酒樂時宏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為手勢令宏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宏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宏肇謂逢吉讖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宏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宏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善文

祖以為勇斷類己深委遇之國初授承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
 平章事隨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
 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
 者每杖人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
 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背肩重迹
 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略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
 邇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
 所部不得與吳越徵貨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懼銖之剛戾難制
 因前浙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
 受代瓊平集郭瓊傳云劉銖守平盧無疾不朝瓊帝疑其叛瓊領兵屯青州
 銖將害之瓊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言去就稱稱銖趨
 召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
 奉朝請久之每潛執手于史宏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宏肇等銖喜謂業輩
 曰君等可謂僕僮兒矣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並為銖
 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為婢耳妻曰明
 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
 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
 但稱死罪遂啓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陝州莊宅
 各一區五代史開文漢開帝朝銖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銖周祖之家
 各一區千孫婦女十數人極其珍毒及周帝過宮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
 使人責之銖對曰某為漢家戮叛
 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于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于理故也
 且如宏肇之淫刑楊邠之批政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
 為君周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况陳帝違吉之徒其能免乎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
 惟劉銖之忍酷又安能道于一死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考證

漢列傳四史宏肇傳有燕人何福殷者 案歐陽史作何福進疑訛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 十一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吳鎮
 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楊邠傳用為左都押衙 左都歐陽史作右都
 李業附傳業昆仲凡六人 案昭聖太后第六人洪信洪綬宋史有傳歐陽史
 作昆第七人

閻晉卿傳賊平為內容省使 案宋史李紹傳載晉卿討賊時已為客省使是
 書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宋史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

列傳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為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為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鐸曰大醜生處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願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為與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堯章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堯章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千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為與聖宮巡官獨掌書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繼岌為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勳為宦官輕構繼岌遂殺崇勳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至于不容崇勳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明宗革命任國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為鹽鐵推官賜緡丁內艱歸鄉里服闕鎮帥范廷光奏署掌書記廷光為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故長與末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先是長與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晉祖為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所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握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廷光趨廷壽等無對還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為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謂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為帥以其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明宗令中使促之崧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遣于崧云墨浮圖須與合卻尖盡感之深也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于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郎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

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為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為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略瀛鄆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師趙廷壽張彥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書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留于鎮州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為逢吉所有是秋鎮州逐滿達勒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諫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嶼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于第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宋史陶穀傳李崧以宅第有何嶼坊曰無他聞唯陶穀事住于嶼人中厚禮叔父崧曰邠來朝廷于判官百取為集校理不數年擢學士何嶼子陶氏子崧及崧遇禍坊因公事詣嶼問坊嶼李侍中否坊傲然曰遠從叔耳崧曰李氏之禍載出之力坊聞有部曲葛延遇者遣李嶼船備嶼捷之督其所貨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于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同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宏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為託逢吉遣吏送于侍衛獄既行崧悉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為吏所鞠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于市人士冤之問漢相李嶼傳書結契丹有記其詞者否嶼曰崧有此言示人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于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于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宋史李昉傳昉中崧與坊同宗且同里時人謂自蘇州常熱縣今赴嶼坊為崧之父且言周太祖已為昭昭實還其田宅陳陳而官之然陳陳五十餘州之職擬授陳陳著作佐郎後官至黃華大夫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歸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激醪終日他人供膳皆不稱旨侯逢吉庖炙方肯下筋悅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蓬矣才器無取勇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狎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益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

左右不敢輒通達吉置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語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達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兼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達吉以為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否而事無留滯為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達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宏肇等臥內同受顧命李濤與達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達吉甚有力濤會濟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達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達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官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達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為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胥出身一切俸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達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為契丹所俘竚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達吉道第賜禹珪崧于西洛有別業亦為達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達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達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達吉誘致其狀即告史宏肇令逮捕其家達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即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款招云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達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為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于達吉達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達吉靜獄以祈福祐達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達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達吉曰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請保同罪不亦甚乎達吉堅以為是僅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達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

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達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繭素失禮達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達吉便見諸子達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輕以他事杖殺之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達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達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宏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凜畏竟從宏肇之議宏肇怨達吉之異己達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欽會達吉與史宏肇有讒言大為宏肇所詬達吉不校幾至毆擊達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達吉欲希外任以紓宏肇之怒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達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為盡粉矣李業輩惡宏肇楊邠等達吉知之每見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宏肇等被害達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即授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關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達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勿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于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眠已見李崧在旁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陂是夕達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彞文進等同舉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處適當李崧窆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五代史稱高祖在河東幕府開書紀朝廷除前進士即廷教編南使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達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教始授鳳翔縣令通堂之日達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李鏞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為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李氏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其諒直如此鏞少舉進士累舉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鏞即脫綠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宏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鏞辟為從事鏞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鏞聘于唐莊宗鏞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

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鑄為霸府支使嘗從容請于莊宗曰鑄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于常山裏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啓運陵鑄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為陵臺令守恭暴橫為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鑄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為河府副使明宗即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戶部尚書長與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教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于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眾人久實僕于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鑄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僞吳欲歸國久矣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為信久而不反由是出鑄為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為戶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少保高祖至闕授守司徒數月而卒時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為儒仕鄉里為假據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為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巧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霸府記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于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業即署敏為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為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與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鄉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為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式年七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祕書監致仕敏為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著舊留宴盡歡馮贊為北京留守奏敏為副贊入掌樞密敏為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岩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于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慮末帝然之而不能行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

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歎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營學壞塹為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況名位震主茲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案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五千匹請于其間選壯馬精用健夫千人僕願與即萬金二人通鑑即萬金為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壑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皆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圍柏谷中雖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為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于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于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于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于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常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為養龍劉家鼎起家為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為潭州廉判入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為能子哀登進士第文彩道備仕周為左拾遺直史館早卒

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微允幼學為儒仕本州為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于鄰不允與處瑾並繫于獄鎮冀平宥之留于鄰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成叛署節度推官從歷滄兗二鎮書記入為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宏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頗有聲教乃進教諭論曰管子云凡敵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敵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禍又漢紀云

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為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亦不以為無恩為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為惡曰國家如行赦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為惡之人而便變災為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論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誠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饉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于下聖德聞于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為珍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東都事略劉溫叟傳契丹入京師溫叟懼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聽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宏肇後京城士庶連蠶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為太常少卿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為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于行路高祖即位累官至殿中監特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相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日常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于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史臣曰李崧仕唐晉之兩朝登伊臯之重望考其器業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慘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難忱遂吉乘蛇虺之心竊襲龍之位殺人不忌與

國俱亡李崧之冤血未銷遂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諸自李鏐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華邦直斯焉在哉惟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考證

漢列傳五龍敏傳末帝親將李懿 案通鑑作前鄆州防禦使李懿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運工部侍郎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于太原祖與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為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防州刺史其妻即晉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搆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眾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于鄴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通鑑馮道李穀重威之能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嗣命重威禦之敗重榮于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奔拔其城斬重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格悉歸于己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復重斂于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通鑑重威所至賦民多何市人之多也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陣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新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眾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途賊得命更望復子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于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鄆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重威大忿曰我非叛逆安得籍沒耶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略瀋州師至瀋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迴軍次

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漳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漳淹陣于北岸為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樂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為信一日伏甲于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運暑降表令中門使高勳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于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僞加守太傅鄆都留守如故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東京駐晉軍于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為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為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宏遠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以宏遠為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衰赴之未幾鎮州軍逐滿達勒楊衰至洛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鄆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宋史杜漢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鄆城屢為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數者壯之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眾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數勦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宏遠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鄆城士庶殫殫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瑄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鄆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于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奔于鄆者備言其事故張瑄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略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瑄等于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為期瑄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瑄等邀朝

延信誓，詔許理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理等將數十人，其什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賂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錢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宏璋、宏建、宏傑、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集音不改，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期，既實深恩，須寬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尸于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擊，軍吏不能禁，尸首狼籍，斯須而盡，宏璋、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歷平集，進幼為天，地軍節，都虞候，重威之後，繼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號焉。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部為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為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為宣徽使，少帝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敵眾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主遣滿達勅，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為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于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頌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于守貞，得之置于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頌匿于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餽茶葉木薑葉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開運二年春，契丹主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

帝再幸澶州，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何，代高行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缺望，幸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鳳曰：「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樞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翰馮玉輩，協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密，李崧勢分疎遠，守貞得以凌蔑，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于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詭于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蕃將嘉哩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僞降于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鄆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悅之，每于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兵于鄆，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為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津滸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于津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樂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略無慚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為羣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蓄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于權臣，希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怠，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纒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通鑑漢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守貞與之，守貞不聽，乃未幾，趙思館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己，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宋史王繼勳傳，守貞之破所，朝廷命白文珂常恩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貞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漢列傳大杜重威傳遺給事中陳觀等 陳觀歐陽史避私諱作陳同

趙思繡傳即令讓能為表遺牙將劉成琦入朝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

繫書矢上射入城中 說思繡今降 與是書異

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

餘人

滿達勅 舊作麻答 今改 嘉哩舊作解里 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營于河西帝營于河東不數日周殿長新復築長遠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譙語即褒衣博帶或過巡城疊對陳敵幅巾短後與乘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儼有傷痍者親為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極願以接俸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承與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因歌猶關當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營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取河西營主周光遜以岩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構河北祠奠乾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營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東都事略王溥傳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為從事三叛既平朝士請命溥而溥曰太祖則無功矣請命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養優厚翌日漢帝議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屬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洛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兵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宏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宏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秉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審于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敕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閭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獎一夕在山亭院看中忽有黃氣起于前上際于天帝于黃氣中見屋文紫微文星爛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子于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衡物不能隔至貴之祥

也異日牙署中有紫氣起于檐竿龍首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且軍小等審史宏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心腹實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讓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審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于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禍及己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志養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于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平宜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童驚脫偵鄴軍所在為游騎所執帝即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關之由仍以密奏置鄴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遣臣赴關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驚脫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關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驚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溫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為讒邪所惑誅殺勳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軍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實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怨正在此時既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踊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範前鄴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于劉子坡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

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于是南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弒漢隱帝于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軍。免為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于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即免胄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歎歎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帝至元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于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剿掠。比夜化為空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詣太后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贊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相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日。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陞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眾之中。聲氣沮喪。罔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相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相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羣臣謁見。遂營于車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宏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攝萬幾。以允羣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龍璽。高祖皇帝前任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

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虞。膠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勦敵。敢不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于疆場。用保安于宗社。不謂奸邪攪亂。將相連謀。偶脫鋒鏑。克早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干道途。行李未及于都營。尋以北面事急。寇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捧輿。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于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詔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贖。俾令監國。避無由。飽饒運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今步軍亦欲扶策。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且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禮所。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詔曰。遠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與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跡。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奸邪攪亂。朋黨橫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倉卒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綱綱。思固讓于基。屬繼嗣于宗室。而獄訟盡歸于西伯。醜謠不在于丹朱。六師鳩推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佳賓。固以為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壽自至。尤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車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與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庶無勞心。討叛浹于河澶。張嬰援于岐雍。克平大難。粗立微勞。纒旋旆于關西。尋統兵于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城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慮俄生。羣小違謀。大臣過責。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機運。迨一生于萬死。徑赴闕廷。棄四罪于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

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為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僂俛雖順于羣心，臨御實愆于涼德，改元建號，祇率于舊章，草故鼎新，宜覃于霽澤，朕本姬氏之遠裔，就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威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復集于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為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為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沈冤，宜更伸于渥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內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勳勞，所宜旌賞，其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敘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寮內，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躪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餉餘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為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樸素，大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為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端以美為，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盡承弊之

時，非猛則奸兇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參禪，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權前失，庶叶通規，其先于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並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制，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準經法，國以姓基為臘，請以未日為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麥里，而封邁明夷，帝脫于鄰，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為國號，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曾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已已，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為故主發哀，三代會要，漢原敬云：漢高祖諱，陵，尊號，一時建禮，千古所稱，况朕久事前朝，常參大政，雖遠處事，夏見帝正，事而四海九州，咸知子風，志宜令所擇日，為故主發哀，仍備山陵，葬禮，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為故主發哀，日服縗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發瘞塗，日服初服，轎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使陳觀，為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為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為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為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章廷美致書，求劉贊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

必想具言而況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烏裕寇邢趙陷內邱及迴烏裕遣使與漢隱帝書通鑑契丹之攻內邱也死傷頗衆又值月食軍中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譚墻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敘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烏裕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為漢隱帝發喪百官陪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徐州以拒命帝遣新授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勅書通鑑帝使劉贊書曰愛念斯人盡心新節度人城當各除荆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範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範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租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為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賈貞固為侍中兼修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為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恆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鄆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懼德弗類撫躬靡遠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敕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織奇之厥

賈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社梨米粉蒸豆粉玉屑杷子麪永興御田紅秫米漸大麥麩與平蘇粟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獾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粟五味子輕錫同州石鐵餅晉絳蒲菊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葢新筒橘子安州折梗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筒藕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蕪荷亳州葷蒜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于土產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于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通鑑曰朕生長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讓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恩邠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待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為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為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廷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履並加兼侍中鄆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宏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于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為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準赦書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以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為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考證

周太祖紀一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 案五代春秋作七月

郭威率師圍河中據此紀則周太祖以八月六日始發京師非七月即圍河

中也是書漢隱帝紀與此紀互異考證見漢紀

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 案歐陽史周本紀云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繇景

崇相次降今考是書漢紀五月乙丑趙思繇乞降七月甲子郭威奏收復河

中守貞自燔死是思繇之降在守貞自焚之前也又云三年正月趙思繇奏收

復鳳翔王景崇自燔死是景崇未嘗降也歐陽史漢本紀亦先載趙思繇降

後書克河中王景崇傳亦作景崇自燔死紀傳前後自相矛盾當以是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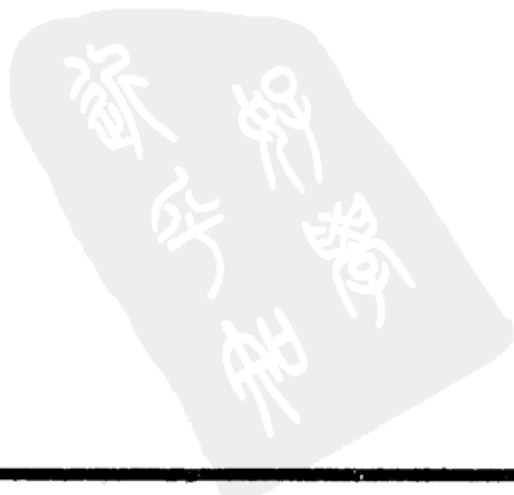
得其實

戊寅湘陰公殂 案歐陽史作十二月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瓛于宋

州殺之通鑑作正月戊寅殺湘陰公于宋州

為裕舊作兀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廣順元年春二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范質為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為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
 翟光鄰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義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為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復為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為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為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贊為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琦為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于潞州長子縣江猪嶺己亥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為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為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衛上將軍史佺為右衛上將軍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誠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買方物前開封尹魯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濟為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為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秦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而登晏處伏兵擊之賊死者甚衆遂焚捕道長子漢倫追北數十里

歲入買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貨至是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主為裕遣使郭濟獻夏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祗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多寄食悅舍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黃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為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為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為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為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為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章勳為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禮為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翺為刑部侍郎以祕書監趙上交為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為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為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為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工部尚書以太平僧事馬奇孫為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廷溫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秦河東賊軍劉筠自晉州引兵來攻州城尋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回鶻遣使買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魏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前宗正卿劉暉為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為祕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為戶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行為尚書右丞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為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為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通詢羣議兼採封章且言前件抽差于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于供須豪富者幸于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况當農作之時官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詔曰逆首楊溫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溫招

喚軍賊同力守把。朕以村野小民，偶被扇誘，念其庸賤，特與含容。其招人城軍賊，並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並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壽，並為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璣為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為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韓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壽為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允為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為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薛仁謙為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為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為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段頹為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依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履，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為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頃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示優宏，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鄆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乘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就淮北糴易餘糧。時淮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為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冊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為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官人，並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

辰，相州張彥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允卒。戊申，幸南莊。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敘之高低，又慮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無偏，以勸勤效。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烏裕遣使努瑚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裏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于舊宮。較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齋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肆，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勳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為四廟冊禮使。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為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賈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鄴都節度使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行為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鄰兼樞密副使。秋七月

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冊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
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
祕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戶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乘爲陽翟
簿犯法抵罪昭詣閣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
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幸臣王峻第己丑鎮州奏破河
東賊軍于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
志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羣臣出租于西郊是歲幽
州鐵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人至者口給糶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便種蒔放
免差稅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班荆館壬寅契丹遣幽
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釐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
備喪事歸葬于華陰故里乙巳幸西莊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
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宏移鎮河陽
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
中扈彥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彥超
移鎮晉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
人尚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唐制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
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柴氏
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冊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
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
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烏裕爲部下所殺以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太
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
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實授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實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中書
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周太祖紀二相州張彥成 張彥成原本作彥威今據列傳改正

丙子幸幸臣王峻第 案丙子歐陽史作戊寅

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烏裕爲部下所殺 案遼史世宗以九月癸亥遇弒

不應定州即能于癸亥入奏疑原文有舛誤

烏裕舊作兀欲今改 郭濟舊作骨支今改 努湖舊作轉姑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懼惟皇誠德賦二
 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于鈐璽且無暇于詩書世務時艱粗
 經閱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恆慮眇德
 未及古人于是采摭箴規弼諸寡昧披文閱理憚意怡神究為君治國之源審
 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辭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愧嘉
 其所進圖已令于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為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
 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于虜亭癸巳以刑部侍郎司徒詡為戶部侍郎
 以左散騎常侍張煦為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咸休為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
 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荆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偽節度使馬希萼遷
 于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為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
 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為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
 劉崇入寇營于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荆南奏淮南遣鄂州節
 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于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
 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為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
 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于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
 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
 部尚書翼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道之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
 淮南大將邊鐸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
 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
 虹亘天以斬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
 晉州帝幸西莊以錢之甲戌日南至羣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
 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屬徽陵莊田園會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

重玉為主其緣陵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還葬故淑妃王氏及
 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
 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
 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卹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

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傳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
 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莊兗州慕容彥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
 內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慕容彥超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
 師已入晉州宋史陳思讓傳王峻援晉州以思讓與康延昭分為左右廂排陣
 使令率軍自為橫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

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
 夫二萬城晉州壬戌修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輪為副都署以
 皇城使向訓為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
 超元福平慕容容超盜據兗州周祖命曹英為帥向訓副之藥元福諸軍
 起以兵從元福曰已勅英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諸軍
 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

彬奏破淮賊于汴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于淮南淮
 南僞主李景發兵援之師于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汴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
 國事王昭遣使貢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
 餘人至闕下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汴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
 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惡
 兇邪變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助
 茲凶惡非良算也爾當歸言之于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于湖南市

茶屬淮南將邊鐸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
 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鄰土深有
 依附國家之意及罷遣偽宰相宋齊邱宴昌祚于別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
 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若葬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

元福元福破之

行裝遣之歸闕。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為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收河東界岢嵐軍，癸卯，詔先復河東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子，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三月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鄰權知承興軍府事。甲戌，回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莊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巡係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官，並停廢，應行從諸莊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羣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冊使衛尉卿劉緯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兗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為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戊辰，至兗州城下。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學士顏行權知兗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兗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已來，鄉州內有接便為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殁于王事者，各與贖贖，都頭已上，與贖官。兗州城內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稅，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內，只放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遺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役云。癸未，詔兗州降為防禦州，仍為蓋州。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銀盃，並留于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龔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種顏，是顏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

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勸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基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兗州，賊尚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絕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宮，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為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兗州。辛丑，以豐武節度使馮暉卒，輟視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瀚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偽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欲謀擣化，帝甚嘉之。宋史李瀚傳：海貞與瀚相善，瀚間觀海貞定州，孫方諫，瀚表，首契丹，實微之，勢則高，道則遠，若田重，則實則難，好乃其時也。屬中原，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內都虞候馮繼業起復，為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為德妃舉哀。故也。秋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僚，每遇承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尚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為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為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為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承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為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章勳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謙為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為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衡，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賴州奏先于淮南俘獲羣畜，已準詔送還本土。

甲午詔止絕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時穀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穀扶持三司刻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潯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潯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麪法鹽麪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瓌為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義為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內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擄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為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為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于瀛州南殺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姊追封福慶長公主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保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于部內廣配土產物徵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為名功費又倍悉取之于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毅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鉅野縣為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愈上表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北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十一月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鐸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為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

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鄆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彥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戢至于繕治甲冑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新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于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俸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于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遠行軍司馬何徽貞指揮使周行遠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湖南節度使邊鐸當夜出奔王進遠等已入潭州九國志王進遠或名進遠鐸武安軍節度使劉言入嗣言不行謀于遠曰如遠行我不往必加兵于我矣鐸之奈何遠曰鐸之此來以制置潭州為名公如遠行正入其軍武安軍江州之阻帶甲百萬乃欲拱手臣與誰乎鐸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怒易兵攻鐸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于武陵號十指揮使江南諸州屯守皆聽之盡復湖外之地鐸已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辛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潭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莊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行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威衛復為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羣臣射于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干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遠為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

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徽真為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徹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遠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邠州奏慶州略蕃部野難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軍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勅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郎第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贖國軍權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為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三萬餘百姓既得為己業比戶欣然于是葦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權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係官莊田甚有可惜者若遺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于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封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弔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實授登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強貸于侯伯為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鸞戲于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為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為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隄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莊閏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遠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劫道朗州行軍司馬何徽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回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姪崇勳見居陳州量賜係官店宅從王峻之

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衙內指揮使高紹基奏言父允權患腳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遂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為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剋留戶民蠶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座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案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契丹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實送于契丹主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契丹北歸彥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為之庚申遣將作監李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實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交割軍府舉副使張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徽真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眾奔潰湖南王進遠以徽真失律已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為秘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維翰授鄧州長史能晉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據維翰別第為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為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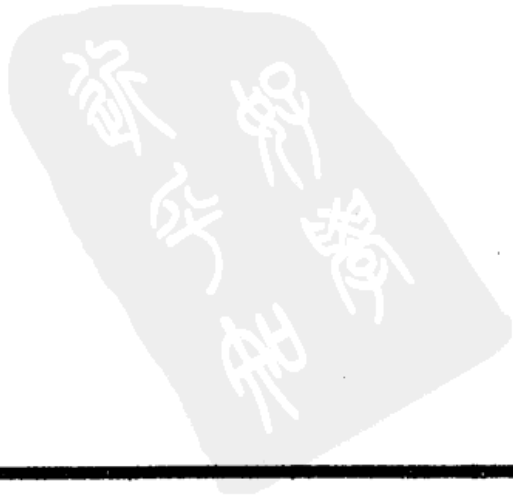
周太祖紀三庚申車駕發京師○案五代春秋作庚辰帝東征歐陽史從是書作庚申

戊戌車駕至自兗州○案歐陽史作庚子至自兗州五代春秋從是書作戊戌節度副使王進達○王進達原本作進達後又作王達考九國志王達或名進達今改歸畫一

官中只管舊職○官中訛宮中今據下文改正

進兵追襲至無極而還○案契丹國志作無極山是書無山字當係史家省文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為滑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為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葛進為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為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為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為內客省使己丑以棣州團練使王仁鑄為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衍落職守本官宋史顏衍傳衍知開封府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為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為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莊夏四月甲寅禁沿邊民戶鬻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恩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絹三百疋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持支救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權鹽彥欽擅加權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寨婦山有蕃部曰野難族彥欽作法擾之蕃情獷悍好為不法彥欽乃奏野難族掠奪網商帝遣使齎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于立功徑取野難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族素與野難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遂劫奪之翻為族所誘至包山險之地官軍不利為蕃人迫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漸授青州節度使常恩進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

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甲午命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權監修國史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戶人羣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為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承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為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為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為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宏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羣鳥集潞州河南無鳥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尤之尋以北邊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為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為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承州防禦使韓通為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又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為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為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為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為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婦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督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擿如所職疎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溫奏實授房州司戶參軍溫奏奉使祭海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為縣吏馮勳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修己為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莊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為藏珍奉詔修河不干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穩不動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閩州防禦使田景威為邢州留後丁卯河決河陰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王溥為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進達奏明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政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政為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勸歸私第委王進達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沒田稼擯壞城郭廬舍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為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軍郡兵士屯于樂壽都頭劉彥章等殺延熙為亂時鄭州開道指揮張萬友亦屯于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諤省其事諤乃與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曠木再華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為名輒有率斂已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以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尙書王易權兵部尙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修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為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為頓遞使權兵部尙書王易為國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為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為光祿卿丙辰幸南莊西莊己未前軍州刺史張建武實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難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為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于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為戶部尙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為刑部尙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鄆郡邢沆等州皆上言地震鄆都尤甚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時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璣為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為望縣二千戶以上為繁縣一千戶以上為上縣五百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十二月戊申兩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還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為

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蠶鹽徵價起今後並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鄆郡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為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于亳州虛憑紐配故也辛未鄆郡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于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罪癸酉帝宿齋于崇元殿為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寅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陞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宮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為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優給文武職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升朝官兩任已上著緣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今後不得以梁朝及齊秦朝為偽朝為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為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冊算號禮畢羣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氏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氏宿主帝王路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可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戊寅詔廢鄆郡依舊為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彥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荆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恩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鄆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襄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

聘者也。所以魯國兇徒。望風而散。并門遺孽。引日偷生。及鼎薦之將昇。命瓦棺而殮葬。勳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昧。讓者。機其不能。駕取權。乘傷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周太祖紀四又殺牛族。案與野離族有。殺牛族。原本作殺牛于族。考通鑑

五代會要宋史東都事略俱作殺牛族。知原本于字衍。今刪。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置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

本軍歸化。案歐陽史作秋七月張藏英來奔。

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王守恩原本作守恩。今據通

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平集云榮者常備居人以為司其事一日笑不止妻問榮者即守禮之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州父史俟其名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州之別暨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淪落然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費用獲濟太祖甚憐之乃養為己子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為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國老談苑云周世宗在漢為志其姓名今方聚邑客籍博弗得見世宗顯衛之及即位因命都夫犯賊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其獄上奏世宗曰朕民之官賊狀曰轉法當處死質曰受所監財物有罪上賊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則可若付有司臣不敢助

二年太祖鎮鄴改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留帝守鄴城廣順元年正月太祖踐祚帝懇求入覲忽夢至河而不得渡尋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鎮為政清肅盜不犯境先是澶之里街湫隘公署毀圯帝即廣其街肆增其廩宇吏民賴之宋史傳周世宗鎮澶州每旬決囚獄引律令辨折中理問之如其嘗事學問即署右職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彥超反帝累表請征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東討數月無功太祖欲親征召羣臣議其事宰臣馮道奏以方當盛夏車駕不宜衝冒太祖曰寇不可詭如朕不可行當使澶州兒子擊賊方辦吾事時樞密王峻意不欲帝將兵故太祖親征六月兗州平十二月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入覲三月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時太祖痼疾彌留士庶憂沮及開帝總內外兵柄咸以為平集云輪轉世宗下世宗鎮澶州以牙校及尹開封輪轉在澶州開樞密使不使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家嗣不傳萬萬何以天下世宗命命輪轉以王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內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位羣臣奉帝即皇帝位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尊政凡三上王實

帝見羣臣於萬歲殿門之東廡下二月庚戌澶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衮率兵南指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充國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柏谷入寇帝召羣臣議親征宰臣馮道等奏以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以誤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為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夏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馮道等以帝銳于親征因固諍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眾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悅而罷召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闕下仍目之為強人帝以趨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羣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離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患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三月丁丑澶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為賊軍所襲官軍不利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以澶州節度使郭崇副之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以陝府節度使韓通為副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滑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等領兵先赴澤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貶降責授官量與升陟敘用應配流徒役人並放逐便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稅並放內外見任前文武職官並與加恩父母在者並與恩澤亡沒者與封贈其母妻未敘者特與敘封云前涇州節度使史匡懿卒癸未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京師壬辰至澤州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衮大戰于高平賊軍敗績初車駕行次河陽聞劉崇自潞而南即倍程而進是月十八日至澤州既晡帝御戎服觀兵于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于村舍十九日先鋒與賊軍相遇賊陣于高平縣南之高原

有賊中來者云劉崇自將騎三萬并契丹萬餘騎嚴陣以待官軍帝促兵以擊之崇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贊將左居陣之西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將右居陣之東廂宣徽使向訓鄭州防禦使史彥超以精騎當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張承德以禁兵衛躡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東廂騎軍亂步軍解甲投賊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臨平無馬仁瑞傳從世宗親征遂將卒數十氣始振今上馳騎于陣前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爭先賊軍大敗日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迫之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輝及偽樞密使王延嗣諸將分兵追襲殲尸棄甲填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馬偽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其夕殺降軍二千餘人我軍之降敵者亦皆就戮初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于我及與賊軍相遇風勢陡迴人情相悅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墜于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虎之狀則天之助順重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寇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是夕帝宿于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并給其衣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是日大雨戊戌車駕至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青州節度使常恩卒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藥州節度使樊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并諸將校七十餘人並伏誅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于後為奔騎所突即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止遏莫肯從命皆揚言曰官軍大敗餘眾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錄其奔遁者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並斬之由是驍將墮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棺車歸葬東都事略世宗謂張承德曰樊愛能也世宗嘗其言恐疎愛能等以何軍軍始振庚子以待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為許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滑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承德為武信軍節度使職並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贊為鄭州節度使以鄭州

防禦使史彥超為華州節度使實高平之功也以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為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楊廷璋為晉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為彰義軍節度使以客省使吳延祚為宣徽北院使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千為蔡州防禦使以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田中為密州防禦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順為登州防禦使以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廷進為鄭州防禦使以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為澤州防禦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為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為龍捷左廂都指揮使以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宏殷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為虎捷左廂都指揮使以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鼎為虎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遙授團練使其餘改轉有差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為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行營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為行營都虞候以華州節度使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陝州節度使韓通率兵自陰地關討賊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為隨駕都部署以鄭州節度使白重贊為隨駕副部署夏四月己巳太祖靈駕發東京乙卯葬于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為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宋史王彥超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降我士卒精銳願以先登必死傷者丙辰偽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丁巳幸柏谷寺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東城下計度軍儲詔河東城下諸將招撫戶口禁止侵掠只令徵納當年租稅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圍者賜出身千斛千圍者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奏鳳憲二州歸順壬戌制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偽刺史安彥進宋史王彥超傳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癸亥偽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晉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馮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附于太廟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偽監軍李勣殺其刺史趙奉及契丹所遣大將楊努瑚以州城歸順詔授李勣忻州刺史五月乙亥以尙書

右丞邊歸讓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尙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宋史陶穀傳從征太原時魚崇諫迎母後至殿前問言曰崇諫宿留不來有願從世宗頗疑之崇諫又表陳母病極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丁丑觀兵于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升代州爲節鎮以靜塞軍爲額以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于太原城下以其拒王師也庚辰以前忠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宋史符彥卿傳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期廷饋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積虛政願輸軍需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遣下數州亦卿等皆以輕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糧軍食濟之是夜大風發屋拔樹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爲節鎮以永安軍爲軍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展爲節度使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時大集兵賦及徵山東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于必取會大雨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決旋師之意指麾之間頗傷勿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通鑑考異引晉陽見開禧六月且謂師南賊還捷跳梁于城隅嘯晚殺行而抽退宋史藥元福傳元福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甲後殿藥果出兵來以委卿遂部分卒爲方陣而南元福以處下爲後追元福舉走之乙巳車駕至潞州癸丑帝發澶州乙丑幸新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戶帛有差五代會要咸德元年二月車駕至陵所俯伏泣威于左右再拜就祭奠而退庚午帝至自河東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涼州歲餘以所部艱食蕃情反覆奏乞入朝尋留其子爲留後不俟詔離任故責之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進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彥超移鎮許州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使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信武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典軍如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加檢校太尉鄆州白重贊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帝即位之初單慶于諸侯是實從征之功也丙子以前禮部侍

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夏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鄆州留後庚辰幸南莊辛巳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鄆州侯章並加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達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並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安軍節度使王仁鑑爲河中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並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義並加檢校太尉壬辰百寮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從之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國老諱苑云明太祖嘗令世宗時范質時爲親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書宅王軒車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威並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詹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宋都事略云魏者以仁補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願才何如耳遂用之丙申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劉溫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卒八月壬申朔以宣徽北院使吳廷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尙書右丞邊歸讓爲尙書左丞充職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乙巳以吏部侍郎顏衍爲工部尙書致仕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卒己酉前澤州刺史李彥榮實授右司禦副率高平之役帝與賊軍相遇即令彥榮領兵守江猪嶺以遏寇之歸路彥榮初見王師已却即時而退及劉崇兵敗果由茲嶺而遁故有是實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留後癸丑以吳越國內外都指揮使吳廷福爲軍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俶之請也以太子少師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

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為國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
 追封燕國大長公主李從進之母也丁巳以戶部郎中致仕景初為太僕卿致
 仕宰臣範之父也己巳詔停華州鎮國軍依舊為郡庚午以給事中劉悅康澄
 並為右散騎常侍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胤為
 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為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冲又為
 工部侍郎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為皇建禪院甲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
 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為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
 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為坐監雍兵倉縱吏卒掎斂也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
 昭允左僕射致仕楊凝式並為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為太子
 太師致仕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璠于寧陵縣坐盜掠商船不
 捕獲也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丙午以
 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為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王饒為相州節度使以徐
 州節度使王晏為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為徐州節度使戊申以龍捷
 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坤為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
 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為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詔安貝二州依舊為防禦州其軍額並停壬
 子以今上為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監修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
 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
 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于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于前
 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
 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于殿階螭頭之下
 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官以備
 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惟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
 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續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
 睿略而皆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諮
 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修撰日歷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

無漏略之文職業免疎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于樞密使處逐
 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己未供奉官郝光定棄市坐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
 平人也日大閱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親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
 命今上一概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為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
 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
 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威近代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五代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老少相半強弱不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今
 春朕在尚平項劉崇及蕃軍相遇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總至
 喪敗况百戶農夫未能勝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銳者升
 在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虛費先是上按于高平觀其選備慨
 然有懲革之志又以驍勇之士多為外諸侯所占如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十
 草澤為阻在于闕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十
 一月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贊為兵部尚書致仕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乙
 酉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為鎮州節度使乙未以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
 勗為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
 河隄先是鄆州界河決數州之地洪流為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萬人三十
 日而罷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致仕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考證

周世宗紀一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案九國志作張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為周師所擒殺之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戊戌車駕至潞州○案歐陽史作丁酉幸潞州與是書異通鑑從歐陽史五代

春秋作丙戌誤

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宏殷○案原本注宣祖廟諱四字今據宋史改作宏殷

偽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案遠史穆宗紀四年五月乙亥忻代二州

叛據是書則忻州歸順在四月代州歸順在五月丙子與遠史日月互異

勢期舊作轉姑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宗紀二

顯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辛卯詔在朝文班各舉堪為令錄者一人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授官之日各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任懦弱不理並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乙未詔應進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戶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彥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壬戌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過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人之不逮哉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屋至于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耶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耶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耶豈高車駟馬近自生聞別耶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闢則是士大夫之有諫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探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量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應內外文武臣僚今後或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陳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書其事辭有謬誤者固當捨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所

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草之可也理有可

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僚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之利

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數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

陳力之輕重較官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善縮者須期抑退翰

林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綱是舉擢糾彈

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臣如逐任官內所獻替發彈舉者至月限滿合遷轉

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為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

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通鑑淡胡盧河在正月始建軍壘先是貝冀之境密

邇北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

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徙築壘于李晏口

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乘尋至彥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難

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

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

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

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曠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

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

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

劉溫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誦尚視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

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夏四月庚戌以內客省使李

彥韜為延州留後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

供給及所在公禮乙卯詔于京城四面別築羅城期以來春與役戊午以翰林

學士給事中曹儀為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溫叟為太子詹事癸

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為御史中丞是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

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宋史陶穀

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為不易又念唐季失德之後亂臣割據

直者身今中原甫定美黜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定宜令近臣各為論策

直策以進其略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為意惟願與實儀楊昭儉徐王朴以封疆密

一江准雷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練武思混五月辛未回鶻遣使貢
 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方物鳳翔節度使王景上言奉詔攻收秦鳳二州已于今月一日領軍由大散
 關路進軍次先是晉末契丹入晉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
 又取鳳州至是秦鳳人戶怨蜀之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乃詔景與
 宣徽兩院使向訓率師赴焉東事略王傳世宗將討秦鳳向訓遂平
 也甲戌詔曰釋氏真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
 年已降頗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緇徒犯法蓋無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
 尼日增復雜加修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若剗削
 以逃刑行姦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宜舉舊章用革前
 弊諸道府州縣鎮村坊應有勸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勸額者並仰停廢所有
 功德佛像及僧尼並騰併于合留寺院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勸額寺
 院祇于合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住
 祇留僧寺院一所諸軍鎮坊郭及二百戶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
 縣無勸額寺院處于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今後不得再行造寺院廟若
 王公戚里諸道節制已下今後不得再請勸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
 如有志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
 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
 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剗額委錄事參軍
 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剗額聞須留髮誓如有私剗額者却勸還俗其本師主
 決重杖勸還俗仍配役三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
 兩京委稱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稅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
 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剗額例科罪應合剗額受戒
 人等逐處聞奏候勸下委稱部給付憑由方得剗額受戒應男女有父母祖父
 母在別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
 奴婢姦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匿人等並不得出家剗
 頭如有寺院觀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並仰收捉

禁勒申奏取裁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掛燈諸般
 毀壞身體戲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遺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
 聚眾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
 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帳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
 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攢帳至五月終已
 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禮行脚出入往來一切取便
 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
 十六僧尼係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為戶部侍郎以
 前御史中丞裴巽為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滌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
 民田失實也滌為人清苦臨事有守以微累而當極刑時論惜之戊子以沙州
 留後曹元忠為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賈儀奏請廢
 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六月己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
 面行營都虞候丙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為邢州留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
 府州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是隨幕已曾
 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辛酉廢景州為定遠軍癸亥
 以前延州節度使袁義為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威為鄆州節度
 使秋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卒八
 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減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圜丘
 方澤及太廟即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
 判三司加銀青光祿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開國伯以樞密院承旨
 張美權判三司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
 就彼水草以盡飲斂之性庚子太子太師致仕趙暉卒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
 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
 依附禮經大稱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關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
 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九月丙寅朔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

錢突未以太子賓客趨上交爲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並爲太子賓客乙酉詔文武百僚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關甲午潯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支等二百人至關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閏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于黃花谷擒僞命都監王德孫等一千五百餘人九國志李廷進傳周師伐秦鳳以廷進爲北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峽谷營于白龍峽背以攻周師又遣院使王德孫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周師敗走王德孫死之而馬嶺峽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平與諸將謀退守青泥癸丑秦州僞命觀察判官趙玘以本城降詔以玘爲鄜州刺史宋史趙玘傳高平出師救授未至聞軍敗因潰歸玘用師西征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皆歸玘者然玘死之後無子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棄皆俯伏聽命玘遂以城歸玘實不可乃授鄜州刺史先是帝以西師久次艱于糧運命今上乘驛赴軍前以觀攻戰之勢及迺具以事勢上奏帝甚悅至是果成功焉甲子秘書少監許遵實授秦州別駕坐先假賣氏圖書隱而不還也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于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遣使朝貢丁丑右散騎常侍康澄實授瓊州別駕左司郎中史又元實授商州長史左驍衛大將軍元實授均州別駕右驍衛將軍林廷稷實授登州長史澄等奉使浙中迺日以私便停留逾時復命故有是責右諫議大夫李知損配流沙門島坐妄買章疏斥譴貴近及求使兩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是月始議南征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己亥諭淮南州縣詔曰朕自續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修文德豈欲與兵動衆專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須舉帟伐之義肅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遲接黃寇之紛亂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啓兵端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實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上朋助凶惡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攻使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關越之封疆

塗炭相澤之士庶以至我朝啓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觀釐而憑陵徐部汴陽之役曲直可知尙示包荒猶稽問罪遣使維揚一境連歲阻饑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糧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擾我無所負彼實多奸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爲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今則推輪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吳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納圭符而請命軍服玉帛豈怪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苟或執迷軍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擄焚燒必令禁止云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壬子潯州奏破河東賊軍于邠縣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獲僞命節度使王瓊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內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己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己未邠州奏河東劉崇死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賊于來遠鎮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頰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于壽州城下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承與軍奏節度使劉嗣卒己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于山口鎮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卒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僞鳳翔節度使王瓊至關詔釋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按原本將軍是冬命起居郎陶文舉徵殘租于宋州文舉本睦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于道路有悼之者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物議以爲不允

舊五代史 卷一百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考證

周世宗紀二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案癸丑歐陽史作

戊申

己未邢州秦河東劉崇死○案通鑑作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昶遣使告于

契丹考異據王保衡見聞要錄及劉繼顯神道碑疑是書作二年為誤今考

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主崇祖應歷五年即周廣順二年也與是

書合蓋薛史遼史皆以實錄為據五代春秋亦作二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賊于上寨戊戌發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庚子詔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監馬從贛免所居官坐乾沒外孫女霍氏之贖產爲人所訟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東京留守以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車駕發京師丁未李穀奏自壽州引軍退守正陽辛亥李重進奏大破淮賊于正陽斬首二萬餘級伏尸三十里臨陣斬賊大將劉彥貞生擒偏將威師朗已下獲戎甲三十萬事馬五百匹先是李穀駐軍于壽春城下以攻其城既而淮南援軍大至乃與將佐謀曰賊軍舟楫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橋梁不守則大軍隔絕矣不如全師退守正陽浮橋以俟變略諸將皆以爲然遂燔其糧草而退軍迴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于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殺戰棹數百艘沿淮而上且張斷橋之勢彥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聞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敗之馬今南唐書世宗

般軍却唐兵必迫之速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未交戰而散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新比至正牌以皮囊布鐵袋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於陣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爲我將趙晃所殺甲寅車駕至正陽以待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車駕渡淮丙辰至壽州城下營于州西北鄗水之陽詔移正陽浮橋于下蔡庚申耀兵于城下春明退朝歸云某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正陽王戊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于獨口斬傷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于路左坐橋道不謹也朔州節度使王進遠奏

領兵入淮南界戊辰盧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于威唐獲都監傷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兵部尚書張昭奏準詔撰集兵法分爲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爲制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王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于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王鍾歐記李景開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師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陰謀將圍滁州全師入滁州城下會明日再出太祖兵乘關下且虞暉兵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請以決曲重太祖往訪之究曰我有奇計所請因取籌擲村中爲籌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旆軍亦無敢隨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西瀾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進人前導即下今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皆西瀾以追城學究不爲備門以久暉始聞之率兵夜從甲與暉之部下滁州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書于大周皇帝其略云願陳兄事永泰鄰數或俯鑒遠圖下交小國悉班辛乘俾又蒼黔慶難犬之相聞奉瓊瑤以爲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侯報章以答高命道途朝坦禮幣夕行云書奏不答乙亥今上繫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敘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東郭事略韓令坤傳軍兵鎮揚州刺史開門丁亥壽州城內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奔庚寅朔州節度使王進遠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辛卯今上表僞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降獲糧草二千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荆南上言鄂州節度使王進遠爲都將潘叔嗣所殺九國志王進遠領衆進出長沙城兵金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文表爲前鋒叔嗣至道州留長

譚州請周行遠爲帥行遠至鄂州斬叔嗣于市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僞命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尋授承翰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僚再上表

請聽樂詔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隆平集王審琦傳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為。刺史命審琦司起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于郡人審琦。方進軍授黃州。郭令圖被逐。乃選騎衛校。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江南國主李景表送先隔過朝廷兵士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軍即蜀軍也。秦鳳之役。為王師所擒。配隸諸軍。及渡淮。輒復南逸。帝怒其奔竄。盡戮之。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偽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彥頹。奏蕃衆與部民為亂。尋與兵司都監閻縮掩殺。獲其酋帥高開兒等十人。磔于市。彥頹本賈人也。貪而好利。蕃漢之民。怨其優刻。故至于此。辛亥。賜江南李景書曰。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于茲。海嶽瓜分。英豪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運衡而交結。凶夷乘釁而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迫于前王。道不方于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且農戰交修。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已來。懷安不暇。破曲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一昨迴軍隴上。問罪江干。我實有辭。谷將誰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衆無遺。棄甲僵尸。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不亡者哉。蓋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幣。茶藥。牛酒等。今又使人孫晟等。並到行朝。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機。不俟終日。苟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戎。所以討不服。悼信明義。所以懷遠人。五帝三王。威德大業。恆用此道。以正萬邦。朕今躬統戎師。襲行討伐。告于郊廟。社稷。詢于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厭士庶之心。匪獨達天。兼且嘯衆。但以淮南部內。已定六州。廬壽濠黃。大軍悉集。指朝尅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必若盡淮南之土地。為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住。免違物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于削去尊稱。

願輸臣禮。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蕭督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常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事實真怒。辭匪技游。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質于天地。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于此。更不繁云。苟曰未然。請自茲絕。竊以陽春在候。庶務榮思。願無廢于節宣。更自期于愛重。音塵非遠。風壤猶殊。想想所深。勞于夢寐。又賜其將佐書曰。朕自類稱出師。塵旄問罪。絕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與之所自。疊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勞盡論。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關。追悔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咎之辭。亦有罷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率朝野之望。已與是役。固不徒還。必若自淮以南。盡江為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所云願為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義。朕豈忍人。必當別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為家國之謀。勉擇恆久之利。初李景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關。使人面奏云。本國主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歸于大朝。帝志在盡取江北諸郡。不允其請。使人見王師急攻壽陽。李德明奏曰。願陛下寬臣數日之誅。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帝許之。乃令李德明。王崇質。齎此書以賜李景。夏四月甲子。以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為壽州城下水砦都部署。己巳。車駕發壽春。循淮而東。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于常州。初兩浙錢俶。承詔遣部將率兵攻常州。為江南大將陸孟俊所敗。將佐陷沒者甚衆。李景亦以表聞。乙亥。駐蹕于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于州之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軍于六合。斬首五千級。時李景乘常州之捷。遣陸孟俊領兵迫泰州。王師不守。韓令坤欲棄揚州而迴。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帥親兵往援之。又命今上領步騎二千人屯于六合。俄而陸孟俊領其徒自海陵抵揚州。令坤迎擊敗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齊王達。率大衆由瓜步濟江。距六合一舍而設柵。居數日。乃棄柵來迫官軍。今上麾兵以擊之。賊軍大敗。餘衆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于灣頭堰。復漣州刺史秦進

崇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宋史向拱傳揚州初平南唐令坤上出師謀
拜淮南節度使依前宣徽使兼沿江招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師久駐淮陽
將趙晃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食鹽至有劫人婦女者及拱至
其不法者數千車駕發濠州幸渦口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為左羽
林統軍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戊戌車駕還京發渦口馬令兩唐書天
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丁巳陳州節度
使王令溫卒戊午以江南僞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為大府卿己未
太子賓客于德辰卒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
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偽犯者擒捉送官六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為
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為淮南節度
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為許州節度使加檢校
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為龍州防禦使遙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
許州王彥超移鎮永興軍鄧州田景威移鎮鄭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
史趙礪侍御史張勳並停任坐鞠獄失實也丁卯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陶穀
為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
並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為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
居正為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
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問輕重並不窮問先屬江南之時應有
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一切停罷云戊寅以右衛上將軍扈彥珂為太子太師致
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為鳳翔節度使戊子升贍國軍為濱州淮南道招討
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營王師不利先是詔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于
壽州之南攻賊壘是日賊軍出城來攻我軍破柵而入其攻城之具並為賊所
焚將士死者數百人李重進在東營亦不能救時城壘未下師老于外加之暑
毒糧運不繼李繼勳喪失之後軍無固志諸將議欲退軍賴今自上自六合領兵
歸關逼其城下因為駐留旬日王師復振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清軍節度使知
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為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丁

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為禮部尚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明為大理卿庚子廬州行
營都部署劉重進奏破淮賊千餘于州界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奏敗
淮賊二千人于州界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節度使
向訓自揚州班師迴駐壽春時王師攻壽春經年未下江淮盜賊充斥舒蕪和
秦等州復為吳人所據故棄揚州併力于壽春焉馬令兩唐書向訓請棄揚州
主者淮南節度使巡城中秋不犯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移鎮涇州張澤
而去淮人大悅皆負機權以送周師
移鎮河中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為鄧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為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為舉官
累也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歷上之命曰顯德欽天歷上親為製序仍
付司天監行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于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
師猶在壽州遣其將林仁肇郭廷謂率水陸軍至下蔡欲奪浮梁以舟實薪芻
乘風縱火永德禦之有頃風勢倒指賊衆稍却因為官軍所敗己卯工部侍郎
王敏停任坐薦于墻陳南金為河陽記室也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
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以右羽林統軍焦繼
勳為左屯衛上將軍以左衛上將軍楊承信為右羽林統軍以左監門上將軍
宋延渥為右神武統軍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統軍
宋延渥為廬州行營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號州教練使坐棄郡
逃歸也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
資幹敏苟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役人並須人材俊利身言
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謬勸本司關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
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餘從前後格敕處分仍每年抵得一度
奏補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時有司請為后立別廟禮也己巳詔彰河以北
郡縣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壬申以武平軍節度副
使知潭州軍府事宇文瓊為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
李重進奏破淮賊于感唐斬二千級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丙子襄州節度
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審琦鎮漢上十餘年至是來朝故

以命寵之。癸未，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學爲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于取士，授右拾遺。聞者駭其事，至是爲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東都事略張昭傳云：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皆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于前，而昭宗用之于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以劉洎、馬周爲法。甲申，宣授今上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授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卒。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下獄死。江南進奉使鍾護，貢授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者陳搏歸山。帝素聞搏有道術，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于下蔡，奪米船十餘艘。宰臣李穀以風痹請告十旬，三上表求解所任，不允。十二月己未朔，以給事中張鐔爲光祿卿，鐔訴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秘書監判光祿寺事。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壬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尉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發陳蔡宋亳穎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贈右補闕。男士衡，賜學究出身，襲廉吏也。癸亥，詔兵部尙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錄。五代會要云：同修撰官委張昭定名，梁靖至四年正月，又詔曰：張昭奏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中書內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于塌山北。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六考證

周世宗紀三：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案歐陽修豐樂亭記：太祖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關下，與是書作萬五千人異。考國老談苑云：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臨陣觀新曉將皇甫暉，疑豐樂亭記即本于此。第皇甫暉以傷重被擒，而談苑云臨陣觀新小，說家多傳會之詞，恐不足信。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伏以撰漢書者先為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曆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竊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于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實錄讀書為廢帝實錄從之案自唐末主以上原

文疑有脫誤據五代會要云梁末主之上有鄂王友圭蓋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凶友圭其末主請依古錢書曰使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唐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為前廢帝清泰末主為後廢帝其書並為實錄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五千人于壽州北先是李景道其弟偽齊王達率全軍來援壽州達留駐濠州道其將許文績邊鎬朱元領兵數萬沂淮而上至紫金山設十餘營與城內烽火相應又築夾道數里將抵壽春為運糧之路至是為重進所敗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宋史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為便世宗今范質王溥就二

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為司農卿辛酉詔每遇入閣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于黃著營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為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乙亥車駕發京師乙酉次下蔡三月庚寅旦帝率諸軍駐于紫金山下令上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營斬獲數千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彛各舉砦來降降其眾萬餘人翌日盡陷諸砦殺獲甚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績前湖南節度使邊鎬其餘黨沿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沿淮北岸追賊及哺馳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帛器仗不可勝數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擣浮梁于淮上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于壽州東山口皆紫金山之潰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節

度使向訓為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即命屯鎮淮上己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績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翌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庚戌詔移壽州于下蔡以故壽州為壽春縣是日曲赦壽州管內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凡有過犯並從釋放應歸順職員並與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放今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並不問罪如有曾相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讐及經官論訴自用兵已來被擄却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並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委本州條例聞奏當行釐革辛亥以偽命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為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壽州節度使是日劉仁贍卒壬子以江南偽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為蔡州防禦使以江南偽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周延構為衛尉卿以江南偽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為太僕卿以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為鴻臚卿賞歸順也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倫侍衛馬軍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陳州倫在州干預郡政措斂之暴公私患之為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倫詐報汀云準詔赴闕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遣劾盡得其實故有是命宋史韓倫傳云倫法當棄市左諫議大夫尹日就于壽州開倉賑飢民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夏四月己巳車駕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偽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績為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偽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為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痺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

宋史李穀傳扶疾入見便殿頓首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久請辭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卿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而不敢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親斯丁丑斬內供奉官孫延希于都市御廚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並停職時重修承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見役

學士依前禮部侍郎。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內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爲名。壬戌，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時帝再議南征，先期勅令光廣造軍士袍襦，不卽辦集，帝怒，命斬之。時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宮，遂戮于都市。令光出勳閭之後，歷職內庭，以清慎自守，累總繁劇，甚有廉幹之譽。帝素重其爲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過見誅，人皆寃之。戊午，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時兵部尙書張昭修奏，請與制舉，故有是命。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詔取月內車駕暫幸淮上。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辰，駕發京師。壬午，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十一月癸未朔，以內客省使魯居瀾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輓以濟。今上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擄其戰艦而迴。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砦，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于李景從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于渦口，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寇。晝夜不息，沿江城柵，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勢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于月城之上。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于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賊，軍行鼓譟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僞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收獲舟船，除焚盪外，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卽于京師大集工

徒，修成樓艦，踰歲得數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沒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漣水歸順。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隆平集廷謂望金陵大體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惟卿斷滿口擒賊定遠兼足以報李景陳矣濠州使李景自守亦何能爲乃授以亳州防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遣兵驅擄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丁丑，秦州平。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周世宗紀四 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步來降 案通鑑云辛卯夜朱

元與先鋒壞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 據是書則朱元等之降即在庚

寅 與通鑑異

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 案通鑑考異云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為之歟

陽史本傳亦言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 與是書所載俱異

壬午彭城郡夫人劉氏進冊為皇后 案歐陽史作癸未進冊 與是書異

壬申駕發京師 案壬申原本作壬辰考五代春秋作十月壬辰帝南征 與是

書同 歐陽史作壬申南征 通鑑作壬申帝發大梁 與是書異 據下文有壬午

則十月不應有壬辰 疑原本係傳寫之誤 今從歐陽史通鑑改正

以內客省使管居潤為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 案上文以王朴為權東京

留守不應復以命管居潤 據東都事略管居潤傳世宗幸淮上命為副留守

疑原本脫副字

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 案郭廷謂以城降 歐陽史作庚申

通鑑作辛酉 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緯張觀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辭亦未精當念以頃曾割落將與成名庶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昉董威則杜思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黜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濟于東京放榜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壬寅復幸揚州改廬州軍額為保信軍甲辰以右贊善統軍趙贊為廬州節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為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遣鹽城監使申屠諤齋書及御馬一十匹金銀銜全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諤先為王師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庚戌詔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各給守塚戶應江南臣僚有先代墳墓在江北者委所在長吏差人檢校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遠進買軍錢二百萬并遣伶官五十人與遠俱來獻壽犒夏四月癸丑復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于行宮徐遠代李景壽犒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彛除名坐推劾弛慢也先是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却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賈徽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徽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于深刻戊午以前延州留後李彥穎為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成遷五廟神主入于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管居潤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彥德準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廬舍府署焚燒殆盡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詔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各賜等第優給應行營將士歿于王者各與贈官親的子孫並量才錄用傷夷殘廢者別賜救接淮南諸州及徐宿宋亳陳穎許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稅物並與除放云丙戌命端明殿學士賈徽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節度使安審琦為青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韓通為宋州節度使依前兼侍衛馬步

都虞候以宋州節度使向訓為襄州節度使以今上為忠武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雖云酬勳止于移鎮而已賞典太輕物議不以為允癸巳以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為鄆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為滑州節度使小畜集宋延渥神道碑云五月授義成軍節度使其制略曰長驅下嶺之師若涉無人之境除凶戮難前既立夫殊廣福岳亞河子豈忘于豐韓南燕舊邦北關伊瀍河壩作輪通曉白馬之津續下統戎節鎮臥龍之地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為滑州留後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各額東二門曰宣賓延春南二門曰朱明景風長景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元德長景愛景辛丑幸懷信驛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為幕職令錄一人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為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縠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口賜江南世子李宏冀器鞍馬等別賜李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煮海之利在彼海濱屬疆壤之初分慮供食之有闕江左諸軍素號繁饒然于川澤之間舊無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懷願均收積之餘以助軍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撥供軍食鹽三十萬石又賜李景今年歷日一軸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賈徽參定雅樂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減半餘人依舊癸酉禘于太廟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幣有差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為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為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為戶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為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為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為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為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為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尊為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致仕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冊定大周刑統奉勅班行天下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為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此圖徧賜之五代會要載原冊云朕以實字雖安蒸民未嘗嘗乙夜觀書之際較前實字俗之方

近覽元積長慶集見在同州時上所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
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成圖書其書庶王公親覽
編目歸心利便民無亂條制皆經合道盡變通但要適宜所冀
濟務繁乃勸善共庇黎元今賜元積所製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 閏月壬子
廣衍州為定平縣廢武州為潘原縣壬戌河決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辛丑
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
于西山下斬首五百級八月庚辰延州奏澆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已
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九月丁巳以
太府卿馮延魯為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為給事中並放歸江南時延魯
鍾謨自江南復命李景復奏欲傳位于其世子宏冀帝亦以書答之甲子賜江
南羊萬口馬三百匹粟駝三十頭賜兩浙錢俵羊五千口馬二百匹粟駝二十
頭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于玉津園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使
貢方物壬子天清節羣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義代李景捧壽觴
以獻宋初在吳為舍人受相讓揚州李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贊數
及畫江樓定後主遣悅入貢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報多悅之作持
為典禮切于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于楚漢當時沈遇馬士元皆不稱職
其後用恩載率由此也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
將用師于巴邛故也宋史高防傳世宗謀伐蜀以防為西南面水陸
轉運制置使屢發餉糧赴鳳州為征討之備丙戌邠州
李暉移鎮鳳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于
近郊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鐸卒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績右千牛上將軍
邊鐸衛尉周延構並歸江南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並放歸農丁酉遣左散
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五代會要載歸諸道均田賦以千
戈既弭黃海漸寧念地征平曠極
須並行均定所冀承運輕便受任方隅深期治本必須副寡味平分之意察
鄉閭治弊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均令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
餘從十一月下未朔詔翰林學士賈徽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從儼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未詔魏李筠奏破
遂州長清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帝狩于近郊十二月丁丑朔朔州
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舊有田二萬頃久為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
暴雷劈開其路復通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坐擅殺降軍四人也丙
戌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錄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戶宣傳己丑楚州防禦

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權稅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壬辰詔兩京及五
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內祇直戶法二曹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
番判官並省甲子帝狩于近郊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
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鑄為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為滑州留
後己亥詔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當直者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殺其臣
僞太傅中書令宋齊邱僞兵部侍郎陳覺僞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
之南征也吳人大懼覺與徵古皆齊邱門人固進說于景請委國事于齊邱景
絲是銜之及吳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尋遣德明復命于金陵德明
因說李景請割江南之地求和于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為賣國請戮之
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帝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之黨也因譖齊邱等故齊
邱等得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等貶官葬並害之景既誅齊邱等令鍾謨到闕
具言其事故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八考證

周世宗紀五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 案通鑑作丁亥王漢璋奏克海州 歐陽史亦作丁亥取海州 是書祇載丙戌攻海州 而不載取城之日 疑有闕文

丙午拔之 案歐陽史通鑑俱作丁未克楚州 與是書異 五代春秋從是書作丙午

天長軍使易贊 易贊通鑑作易文贊

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于東沛州 案通鑑作甲午延釗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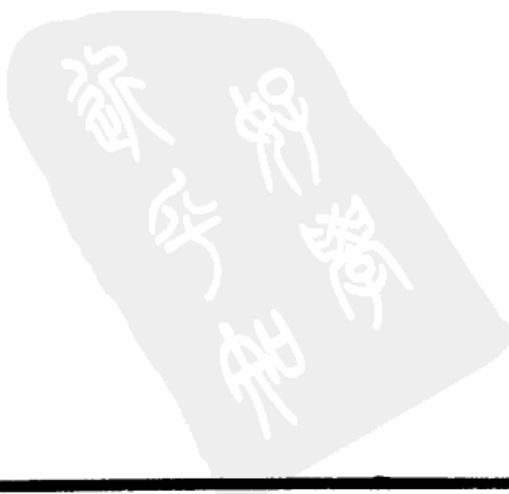
大破唐兵于東沛州 與是書異日

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案歐陽史作四千六百人

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賈徽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案

歐陽史作十一月庚戌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己卯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為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真國遣使貢獻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為部曲所殺乙丑賜諸將射于內鞠場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詔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開喜宴宣令宣徽院指揮排比乙亥詔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並所試文字奏聞候勅下放榜云是月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並造律準上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亦以為可語在樂志二月庚辰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濬汴河甲申發滑毫二州丁夫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于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為尚書吏部侍郎充職詔升湖州為節鎮以宣德軍為軍額以湖州刺史錢僊為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請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請授右贊善大夫坐舉官不當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卒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內幸滄州以宣徽南苑使吳延祚為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魯居潤為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部署東都事略張美美為大內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飢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詔廢諸州銅魚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勅諸道守軍遇除特降制書何假待契其請納銅魚甲戌車駕發京師夏四月辛卯車駕次滄州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為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諸軍北征壬辰至乾寧軍偽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駕御龍舟率舟師順流而北首尾數十里辛丑至益津關通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延暉以城降自此以西水路漸隘舟師難進乃捨舟登陸壬寅宿于野次時帝先期而至大軍未集隨駕之士不及一旅賴今上率材官騎士以衛乘輿癸卯今上先至瓦

橋關偽守將姚內斌以城降隆平集姚內斌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

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五月乙巳朔帝駐蹕于瓦橋關待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彥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

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皆以為未可帝不聽是夜帝不豫

乃止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偽命刺史李在欽來獻斬于軍

市乙酉以瓦橋關為雄州宋史陳思讓傳瓦橋關為雄州宋州命思讓為都部署率兵戍守以益津關為霸州

部署率所部兵戍之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于瓦橋關北

攻下固安縣詔發濱棧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

出上門路入河東界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泉州節度使劉從効遣別駕王禹

錫奉貢于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歸奉國家不欲奪其所屬但錫

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詡卒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

破河東賊軍于百井斬首二千級甲戌上至自雄州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猶得見中外樞機時張永德為滑州節度使承德向四方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遣永德去甚遠不速歸言曰安人情願俾且夕之勞而還回于此如有不可請奈宗廟何永德然之承問為世宗言如重臣皆宗問惟使汝為此言承德對以宗臣之意皆願為此世宗熟思久之數日吾回知汝必為人所殺獨不喻吾意故然觀汝之詞薄惡足當此即日建為歸京師

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偽刺史張丕且丙子以皇女薨輟朝三

日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暉卒鄭州奏河決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

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魯居潤判開封府事晉州節度使

楊廷璋奏率兵入河東界招降堡砦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彥卿女為皇后

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皇長子宗訓為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以第二

子宗讓為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絹二萬

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十兩丁亥以

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為承興軍節度使承興軍節度使王彥超移鎮鳳翔戊

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且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詔釋之己丑宰臣

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以樞密使魏仁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依前充樞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為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且恐命非高平主之其後明師排旗以載其世新既而無道有北自是引說世明等使入見世宗宗...

政事朝夕不倦摘伏奸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常言太祖養成二王...

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駕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然稟性傷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後，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類併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于康濟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考證

周世宗紀六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案鄭州之降，通鑑從是書作四月，遼史作五月疑誤。

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案遼史作五月辛未，周師退，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作壬子。

皇長子宗訓。案恭帝宗訓，通鑑注作第四子。歐陽史漢家人傳，世宗子七人。

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是亦以宗訓為第四子也。是紀作皇長子，蓋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諱，指其現存者而長之耳。

第二子宗讓。宗讓，歐陽史作宗誼。

獲偽刺史張丕且。張丕且，通鑑作張丕。

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為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案歐陽史三月吳廷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作六月。

癸巳帝崩于萬歲殿。案歐陽史作滋德殿，與是書異。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萬歲殿，與是書同。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一

恭帝紀

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廣順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之府第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癸巳世宗崩甲午內出遺制命帝極前即皇帝位是日羣臣奉帝即位而退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于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寮率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百寮上表請以八月四日為天壽節從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為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賈徽為禮儀使以兵部尚書張昭為國簿使以御史中丞邊歸讓為儀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開封事皆居潤為橋道頭使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連旬不止秋七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鴻為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盧億為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遺徐雄壽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虛破戶也丁巳百寮釋服尚書奉御金彥英本高麗人也奉使高麗稱臣于其王故及于罪庚申以邢州節度使王彥鶴為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彥為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為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為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為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為襄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為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仍改名令鐸宋史張令鐸傳云本名鐸以與王戊以鄆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為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

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為鄆州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尉馬都尉張永德為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今上為宋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國侯以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慕容延釗為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點檢進封開國伯以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守信為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丙寅制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賈徽撰進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獻辭舞曰定功之舞歌辭不錄是月諸道相繼奏大雨所在川渠漲溢漂溺廬舍損害苗稼八月甲戌朔以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為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賈徽撰進大行皇帝尊諡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從之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秦州節度使西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襄國公王景進封涼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承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洪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郭榮加檢校太師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檢校太尉朔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並加階爵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晟並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留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為延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賈實皇弟特進檢校太保左衛衛上將軍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宗讓加檢校太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考證

周恭帝紀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 案五代會要云世宗後宮所生歐陽史作

不知其母為誰氏今附錄于此

孝經雌圖三卷 三卷歐陽史作一卷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一后妃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岡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東都事略云德傳云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遂放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者也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郭雀兒使奈何欲嫁此父母曰不可雀兒不可失也中歲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也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姪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為己子太祖嘗獲后見五色小蛇入額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太祖即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干作配禮之重莫大于追崇朕當守載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苻菜之詩鳩納

豐樂慶體柔儀而陳關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瑞譽光圖史懿範尚留于闈闈昌官有助于箴規深惟望氣之艱彌敷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登台宜正號于軒宮傳禮于坤象可追命為皇后仍令所司定禮備禮冊命既而有司上禮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附于其室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父宏裕真定少尹東都事略楊廷璋傳父宏裕少推紹左一排右曰晉北岳使也言能不知所之當河朔三鎮全盛時所屬封疆制之是年生女為周太祖淑妃明年生廷璋

于守帥故相頽美煖皆被選于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鎰張文禮之亂妃流離于外唐明宗在藩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即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廢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聞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宋史楊廷璋傳有姊某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今據與常不可相氏傳言恐廷璋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謂曰此人妻就姊乃從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萬陵就掩皆議陪附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定世宗乃詔有司于萬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

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妃兄廷璋蚤事太祖即位累歷內職出為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鄆州受代歸闕卒于私第

貴妃張氏恆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本州諸呈官檢校工部尚書事趙王王鎰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鎰以

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紮于家見妃韶令乃為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為繼室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護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于東京舊第太祖踐阼追冊為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即妃遇禍之地因施為僧院以皇建為名焉

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鎮州亂親黨羈難與妃相失

露州牙將得之匿于穽中其妻以患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七年後露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露將欣歸之時年十三妃歸歸年嫁為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為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善州焉妃禁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恆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禍中宮虛位乃冊為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蓋世以來屢失邦媛中韓內助惟妃存焉加以結珮脫簪率由令範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充海之征軍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省巡明發宵征須人供侍司簿已下典

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繁內人及太祖駐蹕魯中妃志欲令內人進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執鄭仁誨曰勿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津置內人承侍謹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內人東來便須上聞約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即以手勅示之既而平定兗州軍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于大內時年三十九報朝

三日，妃長兄瑒，以左贊善大夫致仕，仲兄元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于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冊為皇后，諡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于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皇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為養父。世宗鎮潼關日，太祖為世宗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冊為皇后。世宗將南征，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為之動容，泊車駕駐于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患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崩于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上諡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案世宗有兩

后，即宣懿之女弟也。入宋，稱符太后。是書不為立傳，未免闕略。符后其後符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告魏王曰：「此女實不可高，李守貞養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攝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將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高祖密約，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將曰：「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于白刃紛拿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免首，既足以求荷活也，母度不可遇，遂止。世宗葬后，不悅，聞命，不以出家為念，愈實之，所以壽天下母也。」

史臣曰：周室后妃凡六人，而追冊者四。故中闈內則罕得而聞，惟董妃符后之懿範，亦無愧于彤管矣。案是書無外戚傳，考五代會要云：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漢高祖所寄，漢元二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承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國長公主，第五女承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考證
周列傳一太祖聖穆皇后樂氏，傳邢州龍岡人。案龍川別志，作魏成安人。淑妃楊氏，傳妃兄廷璋。案東都事略，廷璋係淑妃之弟，續通鑑長編亦云廷璋有姊，為周太祖妃，俱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三

列傳二宗室

劉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

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封人傳太祖子蚤說過寄本無事蹟原本遜于簡略疑有副節今據歐陽史家

率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贈左領軍將軍以哥

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超贈司空賜名信信守將軍定哥贈左領軍將軍

之贈太傅道封太保同贈司空信景運初從天年不登俸子終實動子慎

可贈太傅道封太保同贈司空信景運初從天年不登俸子終實動子慎

越王宗諲世宗子漢末遇害顯德四年追封

曹王宗讓世宗子顯德六年封

紀王熙謹世宗子顯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

斯王熙誨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七人長曰官次曰

左曉皆不知其母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魏太祖即位詔贈左領軍將軍

年夏四月癸巳先封太傅超贈司空賜名信信守將軍定哥贈左領軍將軍

戰動惟傷之抱故傷宜左曉子又于昭曰父子之道盡於孝而後職之可也

太傅吳王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訓亦拜左衛上將軍封燕王

公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訓亦拜左衛上將軍封燕王

熙封熙王熙封熙王熙封熙王熙封熙王熙封熙王熙封熙王熙封熙王熙封熙王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周列傳二宗室傳 案歐陽史周家人傳世宗子七人第四子嗣位即恭皇帝其應入列傳者尙有六子是書不載吳王誠韓王諱當是脫簡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四

列傳三

高行周字尚質幽州人也生于媯州懷戎軍之鵬窠里曾祖順厲世成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塞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為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為先鋒都將媯州刺史思繼為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為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久之太原成軍恣橫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詔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為牙將諸子並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別有傳在唐書及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其下擁從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鬪常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為敵軍追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龍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覘知梁軍自汴入楊村寨明宗屢至斗門設伏將邀之眾寡不敵反為所乘時矛槍叢勢甚危賊行周聞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鄩州也行周為前鋒會夜分澗兩無人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即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托諾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與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為振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為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

騎拒之尋為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些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

行周知之引壯士隨之敬達性慧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

也錄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為光遠所害晉祖入洛令行周還潞如同平章事晉

祖都汴以行周為西京留守未幾移都都晉祖幸都晉安從進叛命行周為襄

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運初從

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

使時李彥韜為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己行周雖典禁兵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

宇倫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

周歸藩晉軍降于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契丹入汴召赴京

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軍

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遂大起懷德堅壁清野賊不能入行周率兵

遂解去及契丹主死于樂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

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

中書令代李守貞為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鄆叛漢祖以行周為招討使總兵

討之鄆平授鄆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濟王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進封鄆

王復授天平節度使改封齊王太祖踐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

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克叛太祖親征奉

迎與駕傾家載費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

位享年六十八贈加等冊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諡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馬

都尉宋州節度使

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陔部人也祖山威朔州牢城都校贈太傅父金安北

都護援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騎射幼以良家子事

莊宗為義直軍使運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歸鄆出鎮河中委審琦為

牙兵都校未幾入為歸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凱旋改

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為捧聖指揮使領順化軍節度使其年鎮

邢州兼北面行營排軍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審琦降于晉祖

審琦亦預焉晉祖踐阼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

都尉宋州節度使

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鎮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開運末朝廷以契丹入寇以審琦為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與諸將會兵于洛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部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馬為流矢所中勢已危誠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為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鎮許州未幾移鎮兗海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郵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為其隸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沈醉寢于帳中其妾乃取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刺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跡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為子守忠樹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守忠仕

皇朝累為郡守
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廂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龍飛以霸府上僚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鄭州丁內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為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為副安陸平移鎮鄭州進位檢校太傅

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眾北攻南陽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傳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帥以讓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罷鎮授右羽林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內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于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即位召于內殿從容顧問尤所數重將以祿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戶實封四百戶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諡曰靜子守鏞仕皇朝為贊善大夫

安審信字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為沙陝部偏裨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從父金全天成初為振武節度使補為牙將俄而兄審通為滄州節度使用為衙內都虞候歷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并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悅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為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契丹既降晉安岩晉高祖以審信為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都部署晉祖入洛授河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審信性既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以防其圖已尋歷許兗州鎮所至以聚斂為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帥以審信為馬步軍右廂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為左衛上將軍國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閣審信不赴班位為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久病神情恍惚聞臺司奏勅揚言曰趨朝偶晚未是大過何用彈舉我終進奉二萬緡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歲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諡曰成穆

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為衙內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真定表為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為陝州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為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為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苑廷光為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鎮州有市

人劉方過家富于財方過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為方過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為方過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為誓信累年後方過二女取資于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判官陸浣鞠其獄而殺令遵

北齊書云鎮州人劉方過家財數十萬方過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過家方過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過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過以所積財

及令遵與方過有子幼不能養方過妻及二女以家財奉為令遵與方過妻及二女以家財奉為令遵與方過妻及二女

時先謝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姑本府論訴云

今運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過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

笑同情共盜俱令遵父詰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鞠之

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于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並捕

下獄具服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命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

曰朕用從敏為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

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等止于罰俸而已

北齊書中宮哀所竟長與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其子重吉為亳州防禦使

從敏承朝廷命書之清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並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

飲既醉末帝謂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大懼賴曹太后見之

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晉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

黨入為右龍武統軍出為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

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

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翳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

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

紹光因擲劍于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

累為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為樂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

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

為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阼

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省使兼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踰

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

事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為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迴加兼侍中

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歎歎久之及卒

世宗親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遣非便不宜臨喪弗聽

然而先之以桃莉之事時以為得禮仁誨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

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

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為建立表特

恩也子勳累歷內職蚤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關太祖遣仁誨赴鄴都

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盡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

人以為陰責焉

張彥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汾州刺史祖述澤州刺史父彌昭義行軍司馬

彥成初為并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

為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

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餼之勞河中平加檢

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

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

紀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讓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吾病篤奏

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讓居別墅使張氏子外除時論稱

之

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父懷感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千習騎射從莊宗

定河南為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為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

刺史連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雁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

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

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沒字官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開運初

朝廷將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僚迎

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出班獨立契丹主曰爾是安

沒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數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

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遷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悔。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宋彥筠。雍邱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為戰裨。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為前鋒。蜀平。歷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使。討安從進于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未幾。歷晉陝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國初。拜左衛上將軍。世宗嗣位。復為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視朝一日。詔贈侍中。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于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之日。常衣斬纓。號慟于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待左右。大為當時所誚。又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將終。以伊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並籍于官焉。

史臣曰。近代領戎藩列王爵。祿厚而君子不議。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于飲酌之間。保功名于始終之際。如行周之比者。幾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審琦有分閭之勞。乏御家之道。峯摧玉折。蓋不幸也。其餘雖擁戎旆。未聞闡政。固不足與文召驥黃為比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周列傳三。高行周傳。行周。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行溫。是書曆紀。尚仍實錄之舊。

鄭仁誨傳。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案歐陽史云。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巡檢。據此。傳仁誨仕周。始為客省使。與歐陽史異。

張彥成傳。案通鑑考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改。托諾。舊作禿姦。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五

列傳四

王殷瀘州人曾祖昌奇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威珪避地南遷因投于魏軍殷自言生于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為偏將唐同光末為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于華下天咸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廷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邠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遠從皆先稟于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于庭詰責而杖之歐陽史殷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使自答于母前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邠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末將出處無損益于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討杜重威于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于首久之出折鐵于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潼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遣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待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戎兵處咸與殷節制又于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鄉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于路皇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輪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承壽節上表請親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橫福進入朝撫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禮有日殷自鎮入朝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

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禮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餓于糶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于禍太祖尋令遣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為衛內指揮使不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于登州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劍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為奉聖軍校出為磁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廷光平鄴以功歷鄆龍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丹陷中原令中朝文武臣寮凡數十人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行次鎮州聞北主已斃其黨尙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詔以福進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鎮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鎮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于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為効節軍使轉劍直指使尋以忤于權臣出為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由是得入典禁軍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于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邠州刺史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

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復為奉國右廂都校，遙領蘭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鄭，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于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為。惟詞神氣自若，令于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置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眾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為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還，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為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都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承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諡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為治，無苛政以撓民。諱以忠惠，諱者，建之子延欽，仕皇朝為控鶴廂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為盜，封境患之。符彥超為河朔郡守，以路誘置之左右。長與初，彥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攪亂軍州，令進齋變狀聞于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內寇，戰于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果，擢為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齋封章達于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由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鄆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為政之道，頗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贈檢校太師。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伐晉州，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敵不協物情，彥超與何徽協力固拒。累挫敵鋒，攻擊日急。萬敵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縛兵為援，敵

兵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善兵，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為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卹其家焉。

史懿，字繼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父建瑋，事唐莊宗為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鎮陽時，建瑋為流矢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歿于王事，召拜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聲。天成中，為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尋歷亳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尚晉國長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運初，歷瀋貝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征鎮，為契丹所召者，靡不蹙至。惟懿堅壁拒命，仍送款于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賜功臣名號，廣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鄆國公。顯德元年春，以抱病歸朝。東都事略：懿傳周太祖常論：廷瑋圖經：帥史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三，贈中書令。

王令溫，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為統帥，嘗與契丹戰于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為敵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為之稍卻。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令溫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承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于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有天下，復為承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關。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

周密字德舉，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汶陽，密皆從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遷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密討平之。尋移鎮晉州，加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于太原，隨漢祖歸汴，久居于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卒，時年七十五。長子銳，仕皇朝爲內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陝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白文珂字德溫，太原人也。曾祖辨，父君成，遠州刺史。文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遠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援武都指揮使。天成中，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遙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瀛州折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善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鎮并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漢國初建，授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鎮陝州，檢校太師，會河中李守貞叛，詔充河中府行營都部署，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仕，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卒于西京，年七十九。觀視朝一日，子廷諱，仕皇朝，歷諸衛將軍。

白延通字希望，太原人也。幼畜于晉之公宮，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趨悍見稱，晉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于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通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通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爲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兗海，以延通爲先鋒都校，兗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爲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通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剋部屯于感唐，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通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疾卒于濠州城下，詔贈太尉。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觝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鎮，首以其城降于繼岌，乃授與州刺史，爲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于幕庭，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于慢下，署爲所部校，嘗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歸郡，得援軍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宏肇淫刑贖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宏肇即令親吏率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殺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十鎊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

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箇。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宏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朋友。彼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橫。宏肇怒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極。極就路。頰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罔。即斬之。遂奏釋景思。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踴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領。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為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遷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四年冬。因力戰為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史臣曰。自古為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曷能免之。況王鄴帥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福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擁旌作翰。諒亦宜然。惟彥超以捍寇而沒。可不謂忠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周列傳四王殷傳濠州人 案歐陽史作大名人
劉詞傳轉劍直指使 案歐陽史作長劍指揮使
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據是書則詞以兼侍中 贈中書令 非贈侍中
也 疑歐陽史誤
史彥超傳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 案歐陽史作彥超運虎捷都指揮使 與是書異
史懿傳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 疑為後人竄入 攷懿名匡懿 避宋太祖御名 故去匡字 薛史成于開寶六年 不應豫稱為太祖 或係宋人 讀是書者 附注于後 遂混入正文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史臣曰。自古為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曷能免之。況王鄴帥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福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擁旌作翰。諒亦宜然。惟彥超以捍寇而沒。可不謂忠乎。

王繼宏冀州南宮人少書為盜攻剽閭里為吏所拘械繫于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為明宗將署為帳中小校天福中為六軍副使性質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出配義州軍歲餘為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宏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宏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宏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宏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宏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宏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宏不法必切言之繼宏以為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月六日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于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

馮暉魏州人也始為効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暉之初事楊師厚為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効節為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驍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實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荊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與中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眾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他道出于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為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廷光據鄴叛以暉為馬步都將孫銳為監軍自大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為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為廷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蕃疆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暉朝廷以暉強暴之名聞于退徵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殺豐備部眾告辭爭陳獻實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覺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

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為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為交市暉者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德平集元福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羊馬州至威州四十里而威州高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書求成暉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使正欲因我耳察其勢難乘特使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曉說先薄西山使或少怯當舉族為暉暉善其謀新賊悉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方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惟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移鎮邠州即以節旄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駝五百頭在陝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以王令溫為靈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為朝廷慶留頗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彥翰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子繼業朔方衙內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內地今為同州節度使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遠本郡牙將懷遠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為延州節度使卒于鎮允權即萬金子也雖出于將門不爛武藝起家為義川主簿歷虜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為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入汴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為帥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邸君為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于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構彝興為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別墅景巖善事高氏為牙校亦嘗為延帥甚得民心景巖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恆忌其強是歲冬盡殺景巖之家

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平方面例軍恩命就加九權檢校太師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為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給奏云彬接構內外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紹基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為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為邊患起從阮為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

尋升府為永安軍折振武之勝州並沿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光祿大夫檢校太師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辰為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靜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關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沈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鄆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

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克復諸夏惟常山郡為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鄆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瑋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東京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孫方諫鄭州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尸不壞因復以衣襟贖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為教主晉開運初定帥表為邊界遊奕使宋史孫行友傳方諫攝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書為東北

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多所殺獲乘勝入郡講關平陽城破飛狐塞獲丹頭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遁于契丹契丹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為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悲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丹定州城壘燒蕪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為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

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宋史行友上言偵得契丹糧倉願得勁兵三千乘開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為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為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觀于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為定州節度使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惑衆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為諸衛大將軍自是妖徒遂息焉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饒成節度使

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支婦
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詰關待罪解罪之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祖雖思拯溺未果圖南趙暉首變
陝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媿矣守恩秉時効順雖有
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尤權方諫因版蕩之世竊屏翰之權比夫畫雲臺之
功臣尙相去之遠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周列傳五高允權傳祖懷遷 懷遷原本作懷遠今據歐陽史改正
孫方鍊傳又以弟績爲德州刺史 弟績宋史作行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外聘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晉云道去即遣寫勅
進道更泣下道遣人語妻于不復歸家即日命都事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錢宴
語以家國之故煩者備述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幸
使自酌酒賜之泣下

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遠俗也如此錄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臘日賜牛頭
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論留意道曰南朝為子孫豈有分別哉道
在契丹凡所得賜悉以市薪炭微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為之備若
將久留者契丹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乞留道曰去猶更住館中月餘既
行所至留駐凡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乞留道曰去猶更住館中月餘既
何也道曰緩急遣使以筋脚馬一夕即道及亦何可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
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眾乃服四年二月始至京師

朝故事並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魯國
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
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
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書上
表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書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
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晉少帝即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
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為是不同為
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為叔孫武叔所毀况道之虛薄者乎
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人問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
如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為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南陽加中書令契丹
入汴道自襄鄆召入契丹主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
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謀之所至也
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北主卒永康王代統其眾
及北去留其族嘉里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里尋復其城道率同
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為皆諸將之力
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則乃為眾擇諸將之勳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為其帥軍
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囊裝以
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遣道與李崧和凝及
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
葉山行事北帥滿達勒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意懼形于色滿

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帳門之外
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鬪鼓槩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
勒相見稍或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
報昭感多此類也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初為牛黨時判漢祖在北京其時大聚牛黨及即大位三司舉凡及民間盜用之
如為牛黨時判漢祖在北京其時大聚牛黨及即大位三司舉凡及民間盜用之
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有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舉凡及民間盜用之
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下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舉凡及民間盜用之
下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牛黨須藉牛皮數張之可也今為天
判管是何惡之曰豈有州郡使非朝廷命力言于漢祖漢祖亦怒曰昭漢一
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獄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居天下牛皮不
合禁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為陛下惜漢祖曰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
臣不能早與使陛下正之罪當可殺臣當再拜又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
漢祖曰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
曰可見其改其數記其略曰王曰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卿言非也
曰中書自不能執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理則用彼相乎乾祐中道奉朝
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
名實具載于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宗廟帝清泰帝又事晉高
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為北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
事高祖皇帝今上願以久叨祿位備歷艱危上願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漢
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母諱焜累贈至太師亡祖母
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
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
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為翰
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宏文館大學士又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
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
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
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

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演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孫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為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豐臺里奉晉天福五年敕三州鄉改為上相鄉豐臺里改為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太尉鄉中台里改為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踐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舍當以時服斂以饒餘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復立碑故無請諡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著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畫書有三子可以觀

其業于此日五盛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第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敘云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贊為漢嗣道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贊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贊率左右甲士闖門登樓詰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為為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齊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其為危時便情神前程往往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寸無時思復虎殿中也立身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並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及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宮未及附廟一夕薨于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諡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平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闔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感歎惜之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財修夫子願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稱慎密因以州也有酒務吏乞以蘇蘇連杏壇官高黃盡倫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備德也大難道寬之有愧也因出傳重創之馮久矣加以黑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忠然亦名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黑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忠然亦名相見禮可乎抗舞對曰相公是無寸虛道字小子有寸虛字何謂不忠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虛道字小子有寸虛字何謂不忠然亦名相見之子也道以皮為履世宗嘗令道字小子有寸虛字何謂不忠然亦名相見之曲曲或謂以東帝命背負之然後致之愈精道自以為為成易極矣吉未嘗不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職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通太常少卿耳其後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證為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周列傳六。馮道傳。證曰。文懿。案五代通錄作懿。文懿。見通鑑攷異。嘉里。舊作解里。今改。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案此下長與末為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欬咬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為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首趨過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關輔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顛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餅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旦以筋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顛末帝素已奇待默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顛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為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讒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為非已怒甚召諫議盧循為覆狀辭旨蕪漫為眾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徵陵拜于闕下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為宰相聽人所論將為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實以成功與焉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壽救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洛罷相為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敕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彞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諫意者楊郁怒凡疾病不在朝議者皆與致仕

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為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

歐陽史周太祖入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視朝一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誠焉

馬裔孫字慶先棧州商河人。案此下唐末帝即位用為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純儒性多疑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

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眾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

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

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

史畫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

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則而臺吏言舊

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即判臺狀曰既

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

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

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

仰霄漢礙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眾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晒裔孫堂判有

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

人目之為三不關謂口不關印不關門不關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

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皆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

洛來朝眾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疋卒無獻可之言

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名慕韓愈之為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

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藉黃卷中見華嚴楞

嚴詞理富贍由是嗜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

為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為高識何前偃而後恭是

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子則多矣李崧相嘗用李專美為贊

一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
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進用夏臣輔宣皇化雖朕志先定亦與
情具禮愛所屬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進用夏臣輔宣皇化雖朕志先定亦與
志節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魚袋鏡昔佐先帝每臨嘉慶遠事朕動輒
用之府成聖考于行營軍政所屬國用無闕今權爾其明朕旨往敷訓化于欲
則垂奉而清品兼顧則順天道以教舞倫子欲恤刑名而惠朕等爾則之重
材是誠思備備以君勿效因循而保位時聞成範為人厚重剛正無所屈
續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成範為人厚重剛正無所屈
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
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為立
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耽于貨殖裔孫傷于
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采元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
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滅。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敘預出宣赦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今有緘愈即裝填將
校姓名令領兵舉之 案洛陽摺紳書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為招討張從恩
為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將校矣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
 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遽亂大
 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
 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世宗為開封尹
 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
 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
 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
 兵驕民困近者奸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
 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闇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
 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
 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
 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
 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閒諫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
 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功的攻取之道從易
 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
 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乘之強弱攻虛
 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
 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
 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
 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
 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衰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國候其便則一削

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絲之後可以平邊此

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購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

望陛下寬之世宗寬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

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

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

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

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表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

世宗南征以朴為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

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

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驛都下蕭如也歐紀引開談錄云朴性剛

收推喇傳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朴怒庠校唯權于通衢中較背數

十其人忿然數言直謂近臣曰此大過人夫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

王朴面前時宣補府處使宜其死矣

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昇

歸第一夕而卒時年四十有五歐紀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樂律正風

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

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

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稱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難

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

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並行于世歐紀云周世宗于業中作功臣圖畫

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大臣如李穀卿仁壽等皆

折胸納左右曰陛下黃鶴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揮御袍

人在朕不得此袍者其敬畏如此一日有殿直乘馬顧德中朴從太祖自

樞密使時太祖衣紫衣其掌筆兵如此五日有殿直乘馬顧德中朴從太祖自

地祈其無禮亡浦令殿院勸結朴謂太祖曰太祖名位雖高未加使相臣

臣也與太祖比其大者況太祖太皇太后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中見

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皇太后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中見

楊凝式華陰人也游宦記開成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

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歐陽史楊涉傳云凝式父凝式是

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
 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嚴器之兄涉之
 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大臣傳乃凝式體雖衰眇而精神穎悟宣和書譜云凝式
 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凝式體雖衰眇而精神穎悟宣和書譜云凝式
 豐然要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
 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
 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尤素重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
 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與中歷右常侍工戶
 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
 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諱于軍器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
 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閉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
 守以降威以俊才著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食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兵凝式候于軍門且
 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為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
 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
 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諷諫少從張全義時故作
 不是我公重其理至今猶自一推灰他類若此張從恩洛陽風俗舊日曾為瓦子堆
 凝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雄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
 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善于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
 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殆偏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閉居故
 垣牆圭缺處顧引筆且吟且書若遊佛道詞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
 已人或稱揚凝式自稱希居士或稱西老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稱癸
 結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伴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
 遇故人過洛贈以馬五十兩絹百疋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追冬造人未始
 有故人過洛贈以馬五十兩絹百疋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追冬造人未始
 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寒而凝式必見其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
 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守凝式必見其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
 宜申遊廣愛寺僕曰若不若西遊凝式必見其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
 宣申遊廣愛寺僕曰若不若西遊凝式必見其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
 免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大印授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
 甚矣涉常不自保怒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探訪軍機播紳之士及
 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為凌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為汝州
 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
 職唐莊宗即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者之體還衛尉少
 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與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為建雄軍節
 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
 節度副使歸朝為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
 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
 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
 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
 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
 祖做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做謂客曰余豈敢以
 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為
 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遷比部員外郎右司郎中太常少卿
 明宗朝祀太微宮愿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
 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秘
 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東
 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常嘗告身印單恩之次頗怠
 職司父頃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
 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于橫表父穎遊宦于京師損少學為文梁開平初
 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
 相詬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
 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為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
 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
 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為名流所

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與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為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為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為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為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鏐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鏐之退齡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于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壑為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姿性絕高案此下有闕文與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有詩萬餘首勒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與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共百卷後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時宰相贊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為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王封爵羽被留于錢塘經歲不得歸後重誨死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吳越羽載其喪還歸其囊裝時人義之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為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洛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旦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惟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檝師僕從皆相顧

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生平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懷州刺史兼權鹽鐵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有九贈太子少保子思恭右諫議大夫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承年項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為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軍州司馬清泰初入為兵部員外郎晉祖踐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亳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改正其音而詡為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圖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宮也詡因注香與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焉

邊蔚字德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宋史邊蔚華州人也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為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冲齋詔于關右盡誅閹宦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為閹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軍奏為廉判時

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論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錫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部左右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為亳州防禦使為政清肅老民感之歲餘入為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有一子玘珣俱仕皇朝為省郎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為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難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常以子壻陳南金薦于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為記室其後繼勳債軍于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免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 案別傳作工禮戶三部侍郎年八十五 案別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戶部尚書

段希堯傳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

列傳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
 廣募勝兵時思以總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
 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
 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
 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
 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悻未嘗與賓
 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
 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悻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
 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觀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曰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
 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
 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
 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昇疾歸
 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備儒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
 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歿衆潰光鄴
 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莅
 事寡過明宗即位特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
 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
 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棟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
 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弊故命光鄴理之
 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惟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
 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輟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

鄴明宗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
 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
 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
 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形于色事雖母以孝聞兄
 第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
 糲食纒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置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
 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
 便之及病甚召親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尸歸洛不得于此停留慮煩
 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
 且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贈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
 鄴膺草肥質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又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
 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曹英字德秀善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
 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
 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帳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
 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顯遇晉天福中遷督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
 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
 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
 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
 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
 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于鎮時年四
 十有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祚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
 及卒播紳之士亦皆惜之

李彥頤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寘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
 副使權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頤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

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顯以殖貨為意。圖廢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顯閉壁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為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顯到任。處置乖方。大為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有二。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為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哀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為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安巴堅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過于滿城。兵少為契丹所圍。時建崇為親將。與契丹格鬪。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泰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過。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入晉。為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搆逆。率眾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為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惟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耆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王重裔。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洛。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虜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

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關。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于宗城東。晉遣騎軍擊之。再合不勳。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為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敗。數侵邊地。以重裔為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有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為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嘗為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與元節度使張虔釗失軍于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為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于軍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為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于都。

許遷。鄆州人也。初為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隰賊眾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鬪兼倍。賊眾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斲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為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詔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為儒無家行。為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為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集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廷壽為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與趙鳳謀殺廷壽。事泄。天福中。相率詣廷壽。委贊。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

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閭，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于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常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卽位，自隸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追吳寇至瀟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領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鱸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地虺之狀，假使鸚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數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卽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罷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州，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累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常宿衛于中。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數月，方克城，陷就擒。及到闕，世宗以

忠子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卽以爲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太師。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宋史列傳，永德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多嚴選富家子掌節度，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其產，不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又不爲代，率一年鄉里服其義。累爲蕃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鄜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于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右監門衛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洎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營，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飢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營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嘆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

因翻然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崇諫仕周累為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周列傳九張顛傳國初以威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鄆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案宋史作事晉為安州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贍傳時仁贍臥疾已亟因翻然納款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十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于其第筠召峻擊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常為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為監軍入為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為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關綢繆帷帳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為每與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為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為己任每有啟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慍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費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

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復損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承與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恆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為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眾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密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于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廳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與造何也峻慚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詔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于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關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書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勝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燭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屬察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書請以顏冠陳觀代龍貫李穀為相 案顏冠陳觀歐陽

史作顏衍陳周

未幾死子既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錄王峻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暉字克明晉丞相謙國公昫之弟也昫嘗有傳暉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客于縣舍為鄩軍所伴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君得一宗人即令暉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為鄧州刺史暉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書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于荆南暉累為荆州攝官既而兄昫明宗朝為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為從事入為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與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為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為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為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暉問鬼姓氏曰李丕文暉曰君言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即以手拈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暉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暉深入出其罕泣拜如有所託暉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暉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暉曰張令公為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為齊王余方為判官豈復為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暉既寤欲掘而視之既而又告同僚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暉為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暉嗜酒留連累日且夕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與櫛髮狀如醉寐男詠視之已卒矣太平廣記云衛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卒于鄆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暉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更抱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

王好文然童年疎舉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裂紙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為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為勒之于石緣是署為河南府巡官秦王勅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為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為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為學士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尚書及歸朝復為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為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賞耳嗣子尚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資市邸舍以贖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為馮玉所重雖有贖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翌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逸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逸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逸既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避于魏鄭王羅紹威表為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彥彥威于青州為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姦兔兒長與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為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相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軍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惟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慵多為同列清使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工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

長與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頌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

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為崔頌也繼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頌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周初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有三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長與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闕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為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

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播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

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

劉亥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買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買今君憲誌緯買氏自唐司空圖公晚世士緯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廷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修史才不易得勸勵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晝與秋閣往往與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絕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登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緯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買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明

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曰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情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買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論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緯遂言買鐵國史以緯類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嚴修漢

命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謂今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請中書言之曰斯人命雖虛不克事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補能林學士未幾卒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誥遷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

哀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買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買今君憲誌緯買氏自唐司空圖公晚世士緯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廷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修史才不易得勸勵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晝與秋閣往往與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絕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登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緯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買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明

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曰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情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買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論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緯遂言買鐵國史以緯類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嚴修漢

命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謂今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請中書言之曰斯人命雖虛不克事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補能林學士未幾卒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誥遷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

哀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買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買今君憲誌緯買氏自唐司空圖公晚世士緯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廷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修史才不易得勸勵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晝與秋閣往往與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絕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登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緯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買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明

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曰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情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買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論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緯遂言買鐵國史以緯類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嚴修漢

命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謂今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請中書言之曰斯人命雖虛不克事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補能林學士未幾卒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誥遷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

哀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買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買今君憲誌緯買氏自唐司空圖公晚世士緯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廷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修史才不易得勸勵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晝與秋閣往往與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絕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登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緯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買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明

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曰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情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買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論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緯遂言買鐵國史以緯類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嚴修漢

命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謂今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請中書言之曰斯人命雖虛不克事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補能林學士未幾卒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誥遷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

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錠。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買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復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數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趙延。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避地于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温珪。仕蜀爲司天監。温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間得失。事微差跌。卽被詰譴。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又少以家法仕蜀。由廢爲奉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又世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鑿。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並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又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滿達勒爲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延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既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延又問漢神短促者。天數耶。延又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祚短促。法在天下。稱究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達。吉劉餘黨欲誅其族。延又言。棟然。延又善文遊。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

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又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妻又妻卒。俄而延又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

沈遵。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遵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扈從南征。遇疾歸。及京而卒。遵爲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贊。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于內臣之門。由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累爲藩鎮從事。入拜左補闕。歷刑部兵部員外郎。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推鹽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謹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資于人。廣備行李。及卽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卽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卽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譴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鄧攸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李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仁克。因宴會。李筠酒酣。問曰。衆人何爲。彥筠曰。不足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罵曰。只令公人皆謂之宋仁克。

孫處。本名鳳。南唐書。孫處高。密人。性陰賊。奸好謀。少爲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唐詩人賈島。像懸于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

為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祕書省著作佐郎。南唐書云：豆盧革為相，雅知忌諱，為判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為教守殷反者，晟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即以偽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偽尊楊浦為讓皇之冊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偽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眾，每食不設食机，令眾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恆也。如是。南唐書：忌為許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禦通，忌閉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榮而逸。忌坐貶光祿卿。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偽署晟為司空，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關，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為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奸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緣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指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規而知之，因密令人賈蠟書遺重進，勸為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讎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南唐書云：世祖命都承旨曹翰獲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盡衣索笏，東面。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園寺。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鈞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不免。私謂副使王崇也。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考證

周列傳十一 王延傳改少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

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

作漢周開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未嘗再為舍人疑景文集誤

趙延又傳 案歐陽史作趙延範

孫晟傳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案孫晟一名忌

南唐書云天成中與高肇同事蔡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求及渡追

騎奄至疑其狀偉異視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奮風追者乃捨去是以晟

為蔡王賓客而出亡也與是書異歐陽史從是書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為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關博野軍留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畋之衆於龍尾坡以功為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扈蹕山南輸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遂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為製字曰正臣光啓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魏甸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奸邪者因之附屬遂成朋黨朝政于是廢焉昭宗性英俊不任其偏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君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關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韋昭度李勣為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沮其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悉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珙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觀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勣以謝天下移王珙于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勳宿衛即閩珪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軍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勳與中尉景宣之子繼威追車駕幸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變與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守大內卿等安職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

略制之繼勳與景宣中尉駱全權因燔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勳率衆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勳等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構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繼勳即縱火攻宮門昭宗詔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啓夏門出駐華嚴寺曉曉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為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勳繼威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德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于關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為丘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相孫偃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胤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于岐下重溝復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彥琦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通城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梁國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及梁祖建號茂貞與韓建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親之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為皇后鳴鑼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聞而訴者茂貞曰嗟令公一腕不托與爾和親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嘗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

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爲二鎮，以萬興、金皆爲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月，卒于位，以其子允翰權典留後。允翰，字善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興卒，允翰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爲右龍武統軍，未幾，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于任。年四十二，詔贈太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福不能容，乃借兵以窺靈武，且圍牧園之地。知俊乃率鄉校秦陜之師數萬，攻遜于靈州，遜竭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于爲理，郡民請立生祠，堂于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于鎮。

朱遵之，字也。通平三軍推爲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去靈武，將軍劉勳等上言，珠已服關，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卽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卽合加階。乃授珠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咸四年夏，珠本朝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軍節度，豐成雄警源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濕地、權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豐武遂受代焉。

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爲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爲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爲氏。思恭卒，弟思謙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謙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謙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

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起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號王。子彝超

嗣。

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衙，遷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妻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官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闔，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頹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朕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起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錢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卽乍當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應夏銀錢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曠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翰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曠則見鎮大梁，允翰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僕，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食上谷，李賓之怪朔方，或則結摺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抗拒，纒與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祗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翰從曠，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冲，恣其愛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都領馬步兵十五

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躡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死者甚眾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第彝與襲其位

彝與本名彝殷皇朝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既卒時彝與為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唐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末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與弟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為彝與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與押送到關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與之故繫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與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構之彝與為之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與乾德五年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叡繼其位其後事具皇朝日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世襲列傳一李茂貞傳據日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是書轉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李茂勳傳一日其民糶發以木橰擊茂勳踏于地 案通鑑致異引唐餘錄云

棗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勳蓋傳聞之異辭也附錄于此

高萬興傳五年冬敬瑛卒 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拓拔思恭 案思恭歐陽史作思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為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為子。梁祖以季興為牙將。漸能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眾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既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為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擢為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并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彥恭于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斂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于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為孔勛所敗。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令。時論多請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勛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洎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為季興所誘。由是兵衆漸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遷其寶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嬰峽為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不臣之狀既形。詔削奪其官爵。天咸初。命西方鄰與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其罪。屬霖潦。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諡曰武信。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

叛也。從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咸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教勉。竟不受其命。時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間遣使奉貢。密有祈請。言俟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為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旬日。為刺史尹寶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建隆元年秋卒。諡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為縣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惟去非許以為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敏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敏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為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守奇免賈勞之。行敏遂拜。即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己力。必有如養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為滄州留後。以去非為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為鄆州刺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為行軍司馬。仍改易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為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妻為武泰軍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

保勳。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感怒。左右不敢竊視。惟保勳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為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

京師險仇賊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
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略加以武作將未學不忍棄去遂廢思慮之謀思慮
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遺棄去遂廢思慮之謀思慮
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于乎誠可痛也自是思慮常快

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為江南所俘朗州無帥眾乃推列校馬光
惠為武平軍留後光惠署官為副使既而光惠耽荒廢軍情不附遂行廢黜
以言代光惠為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表于周太祖東
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未之許時邊鎮據湖南潛遣人齎金帛說
誘武陵澗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偽詔徵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偽
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遠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
行遠等同領舟師以襲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
城下是夕邊鎮領其部眾棄城東走進遠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
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
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
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遠為武安
軍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遠領集州刺史充武
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真率軍南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為
王進遠所殺其年秋進遠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玘部領兵士欲併
當道鄭玘為軍眾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乾朗
太祖詔劉言宜勤歸私第委王進遠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遠朗
州節制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遠為鄂州節度使權知潭州
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將伐淮甸詔進遠率兵入江南界二月
進遠準詔而行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回戈以
襲朗州進遠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遂攻其城進遠敗為叔嗣所殺遣人詣
潭州請周行遠至朗州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遠為朗州大都督充
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州之地遂為行遠所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
書令四年行遠卒三軍立其子保權為帥未幾朗軍亂求救于朝廷及王師平
定荆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為王土矣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勇善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唐乾符中事於潛鎮將
董昌為部校屬天下喪亂黃巢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
閭里董昌聚眾志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為一都時謂之杭
州八都以為黃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
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
政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回戈攻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為浙
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己為杭州刺史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為浙江西
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揚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為防捍
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動名日著久之李鋌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
為鎮海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于杭州為治所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為節
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為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號乃于越州自
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僞命鏐為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命鏐討
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
臣王溥為威勝軍節度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
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兼兩鎮精兵三萬
而揚行密連歲與戎攻蘇湖潤等州欲兼并兩浙鏐為鏐所敗亦為行密侵盜
數州而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引宣州節度
使田頵謀襲杭州田頵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
頵遁走鏐于臨安故里與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威萬夫羅
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為
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為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
不忍見汝鏐泣謝之鏐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
祖革命以鏐為尚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為天下兵
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賈
奉求為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羣臣咸言玉冊金字惟至算一人錢鏐人
臣不可又本朝已來除四夷遠藩屬糜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

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亦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為修陳情崇韜僉從之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瓊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備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偽行冊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敘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高昭遇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回副使韓玘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瓊等上表陳敘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瓊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鏐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天復之初已封茅土兩珍稽山之僭偽頻叨鳳詔之褒榮賜鐵券而彌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鐃鼎歷事列聖竭誠累朝雖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羣后之先亦豹黃熊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勳勳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誠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記斯言父老起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勳遂蒙聖主之禮庸獲忝真王之列壤恆積滿盈之懼豫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兀極名品既逾于五等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況手穢妖亂親親與亡豈宜自為屬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袂厲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濟陰歸邱梁苑稱尊所在英雄遞相做效互起投龜之詬皆與逐鹿之謀惟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啓土封王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金印恩加曲阜管邱顯自大明來封小國遂有強名之改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錡等進貢之時禮儀有失尙蒙赦宥未真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負荆請罪且爽為臣之禮誠乖奉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詔而神魂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睿哲文思含宏光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既容能改之非許降自新之恕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足深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盟十翻九覆縱

敵已逾于三紀弭兵機備于數年諒非唇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責問合陳本末端由布在衆多軍煩觀練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同近知侵軼荆門率張事大僞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齊攻必致先登庶觀後效橫秋鷲鶻祇待指呼隨匣蛟龍普平讎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鉞決副天威冀明臣節伏以臣父王鏐已干汎海雖有飛章陳父子之丹誠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實賦于梯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春已具表章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遠天高而滙懇難通伏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功方顯忠臣之節臣元瓊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投之至謹遣急脚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之乃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未幾又詔賜上表不名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樂臣鏐尚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傳其錢鏐宜賜不名鏐在杭州垂四十年躬嘗極責錢鏐江舊日海潮通州城鏐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鏐學書好吟詠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依鏐為參佐鏐常與隱唱和隱好機譎嘗戲為詩言鏐徵時騎牛操艇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興已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鏐以長興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于簡冊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諡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諡曰武肅鏐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尙剛烈時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息鏐怒投之羅剎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為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權前流鏐不悅以為讒已尋害之迨于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矣鏐尤特崇感分兩浙為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于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為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之至今蒸饗鏐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鼓朝宗之淚。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有歸。人寰允洽。故也。惟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世襲列傳二高季興傳至襄州酒酣謂孔勣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震語。與是書作孔勣異。

高從誨傳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十一月。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勳傳皇朝建隆四年春卒。四年。歐陽史作三年十一月。

馬殷傳許州鄆陵人也。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是書。

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案歐陽史作長興元年。殷卒。年

七十九。

馬希範傳潯州洞蠻彭士慈。士慈。原本訛士秋。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北夢瑣言鄭崇嘗與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為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虓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為用之所卻乃乞師于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為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于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攻廣陵營于大明寺秦彥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纒接行密僞遁秦彥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彥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彥害高駢于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秦彥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聲外寨之粟以食飢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秦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為儒所有時秦彥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呂用之過行密于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錠瘞于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璿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官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璿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過梁祖于宋州備官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遣李

璿等還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為部下所執送于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自光啓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革競起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圍幅數百里人煙斷絕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業所得孫儒之衆皆淮南之驍果也選五千人秦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爭先甲冑皆以黑縀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管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宏農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四年梁祖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為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于梁梁祖遣朱友恭率部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翟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人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霍邱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清口淮人決堰縱水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古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睢河為淮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遣將王景仁率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迨至輔唐殺數千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邱略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

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頌俱為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偽追尊為太祖武皇帝

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偽位自稱吳王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渥性猜忌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為顥所殺顥將納款于梁遂自稱留後委別將徐溫握兵柄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為主及渭僭號偽追尊為景帝

渭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為鎮海軍節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感開幕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干揚州居以乘政凡十餘年溫乃冊渭為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渭以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號凡三年而卒諡為惠帝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溫乃推溥為主後僭偽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贛貢方物及獻貞明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于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冀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

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為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代溫佐輔兼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偽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

昇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為承寧宮周顯德中李景闈周師渡淮慮楊氏為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年而亡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鏐於危慮遣其

元稹修好于行密元稹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遣命

是行密與楊顥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

李昇本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敦美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師于廬州漸至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溫時為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師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穉為溫所擄溫愛其慧黠遂育為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顥然

之乃立渥弟渭為帥溫尋殺顥渭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太尉温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溫與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溫

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軍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昇為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解溫表移其府于金陵偽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為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

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為天子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十八年渭死溫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溫言言及蜀先

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偽位改元為順義自是溫父子愈感中外共尊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軍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內營田觀

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偽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即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偽贈大元帥追封齊王諡曰忠武昇前夢溫負登山逾年溫卒昇乃偽授輔政與邦

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瑾之亂
遂執吳政天咸四年僞吳改太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王至清泰
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為齊國封昇為齊王乃追諡溫為忠武王廟號
太祖昇又進位太尉錄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未幾僞加昇
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為西都以為揚州為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
為齊國右丞相宋齊邱為左丞相以為謀主僞吳天祚二年楊溥遜位于昇國
號大齊改元為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冊楊溥為讓皇其
冊文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尙思元宏古讓皇云仍以其子遙領
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昇自云唐明皇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
山連陷兩京明皇幸蜀詔以璘為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使璘
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志後為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
以為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為義祖昇僭位凡七年子
景立

景本名顛及將臣于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約確立談云烈祖一日
西極獨首內向如鏡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顯見元昇卒乃襲偽位改元為
保大以仲弟遂為皇太弟季弟達為齊王仍于父極前設盟約兄弟相繼景僭
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衡嶽南及五嶺
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
為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南唐書云契丹遣
主逆命背約自貶歷點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嗣主曰孤
守拜命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為前軍都部署是冬周師
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大敗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今上敗何
延錫于渦口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于世
宗乞為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
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修貢且言景願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大
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

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自往江南取本國章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
許其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回鑾惟留偏師數千圍守壽春而已四年春
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于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
月世宗復臨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幸揚州駐
大軍于迎鑾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亡在朝夕乃謀欲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
周南唐書正月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御
幄是時江北諸州惟廬舒蕪黃四郡未下世宗因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
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覺聞命欣然即遣人過江取景表以
廬舒蕪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為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
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皇
朝建隆二年夏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偽位其後事具皇
家日歷五代史補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溫殺相擢出子己自痛大丞相中書
忽得潤州甚快將白溫辭之宋齊邱索與昇為國方隔一水爾有慮則可
用功必有損足焚昇之患宜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慮則可
都亂風光勿天昇昇之曰昇之言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
去備以待徐溫溫至且喜且怒謂昇曰昇之言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
汝外兄弟中大有大功者耶昇曰昇之言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
東海魚飛上天東海魚飛上天東海魚飛上天東海魚飛上天東海魚飛上天
仍辭初昇既薨昇志且欲徐溫坐昇位昇曰昇之言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
君爾初昇既薨昇志且欲徐溫坐昇位昇曰昇之言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
投于江自是須臾而昇已矣昇之言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
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
甚小秀才何女空無備已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
頭上其學武無成日燒香求神乃意以數得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
飛翼日復至其略曰有鬼風雲如天步驟身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
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齊邱師父辛家計無備已
江官至命功始相漸加以表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齊邱師父
或謂官至命功始相漸加以表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齊邱師父
復有大醫人及殿直指其數命無不升堂入室然後與女使等自執而熙
然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僭偽列傳一楊行密傳乃追李璣等還案通鑑作李璣至盱眙行密發兵觀之郭言力戰得免與是書異

璣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方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渭遜之弟也案渭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惟是書作渭詳見通鑑考異

王審知傳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審知為副案王審知德政碑作昭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無審知為副事

潮苑審知以讓其兄審邽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兄審邽此作審邽當以碑為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僞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處客于范陽歲以軍吏補新與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儻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爲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即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舉兵屢不剋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儻十二月破燕軍于威塞進拔嬌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儻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即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宏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聞兗鄆俱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媿罵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水瓜澗大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既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邊將擅與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既絕于晉恆懼討罰募兵練衆常無虛月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留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與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爲吾言

之其悍戾如此仁恭兵鋒益威每戰多捷以爲天贊遂有吞噓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爲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殲此鼠輩次擄紹威守文與單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之左袁象先設伏于清水之右思安逆戰于繁陽城僞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于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衆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洛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至長河數百里殲尸蔽地敗旗折戟纍纍于路鎮人又邀擊于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援之營于乾寧軍汴將氏叔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于晉武皇遣兵逼邢洛以應之十月汴人陷瀛鄭二州晉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修好于晉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于長蘆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殺部內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閭里爲之一空部內男子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絲是燕劑人民例多黥涅或伏竄而免仁恭閱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飢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滄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刺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各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感飾館宇僞擬宮掖聚室女豔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縉黃合仙丹講求法要又以糞泥作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嶺山中草葉爲茶以邀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蒸之事洩仁恭怒

答守光請而不齒。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既退，守光乃自為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乃擄仁恭歸幽州，囚于別室。仁恭左右，迨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讎父者？吾家生此異境，吾生不如死，即率滄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于雞蘇，為守文所敗。既而守文詐悲，單馬立于陣場，泣諭于眾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繫兄于別室，援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克已推守文子延祚為帥，守光攜守文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一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土，驢馬相遇，食其糞，尾士人出入，多為強者屠殺，久之，延祚力窮，以城降于守光。守文尋亦遇害，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鐵籠威之，薪火四逼，又為鐵刷，刷剔人面，嘗衣豬黃袍，顧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為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略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薄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撫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馳于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光，孫鶴勸守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柏鄉之捷，守光謀攻易定，諷勸鎮人，欲為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同遣使奉冊，推守光為尚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己，仍以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為尚父，堅辭不獲，又難推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閭門使王曠、供奉官史彥璋等使于燕，冊守光為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尚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于地，謂

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于夷門，楊渭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矯制于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為尚父，孰當帝者？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為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以為不可，守光置斧鑕于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難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滄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誤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其肉，生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命室其口，寸斬之，有識為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諠笑。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曠、判官齊涉為宰相，史彥璋為御史大夫，偽冊之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驟，請遣使省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十二月，莊宗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侯晉王至，即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單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俎上肉耳。」莊宗怒之，折弓為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他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奕將李彥暉、于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男繼珣，繼方繼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攜其妻子，將走關內，依劉守奇，沿路寒瘡足腫，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于坑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為貴，乃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羈布表其罪，羅以班師。十一年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羈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為劉黑子，略無愧色。」莊

宗以仁恭守光徇于都城，即告南宮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大喜鄭莊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李大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光以爲愛將，守光雖凶淫出于天性，然而稔惡，後亦小喜贊成，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謀計，小喜發成，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斬于地下。」莊宗急召小喜至，令證辨，小喜瞋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蒸淫骨肉，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勢及此，生不如死，即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既誅，命判官司馬接備轎，禮祭，瘞于城西三里龍山下，令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于武皇靈前，刺心血以祭，誅于鴈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劉陟，即劉龔，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樓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謙之長子曰隱，即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爲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瑒，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瑒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瑒表多盜，懼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種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之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

因附庸于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于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爲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僞改元爲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僞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耕田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爲儂，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剝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橫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爲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僞諡爲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玘嗣，玘，陟長子也，初封寶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位，僞號光天，玘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爲其弟巖等所弒，在位一年，僞諡爲殤帝。

巖，陟第二子也，僞封勳王，又封晉王，玘之立也，多行淫虐，人皆患之，巖因與其弟僞越王昌等，同謀弒玘，自立爲帝，改元爲應乾，又改爲乾和，巖率性荒暴，得志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弒，巖因其讐，遣兵攻桂林管內諸郡，及柳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巖以疾卒，僞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巖以六月望夜，寘于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巖自覽占

書既而投之于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至是而卒

錢嚴長子也僞封衛王嚴卒乃襲僞位時年十七改元為大寶錢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閹宦復有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先是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五年夏為大風所拔是歲秋錢之寢室屢為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錢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為王師所擒羣族遷于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為恩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歷陟始自梁貞明三年僞號歷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號州軍校漢祖鎮并汾奏為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離州刺史復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以崇為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為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為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贊為主會周太祖為軍眾所推降封贊為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晉書求贊歸藩會贊已死唯以優辭答之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僞號于河東稱漢改名昞仍以乾祐為年號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拱趙華為宰相副使李瓌代州刺史張暉為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關寇晉州乞師于契丹契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比至太原十十三四二年二月崇遣兵三千餘眾寇府州為折德辰所破其所部皆嵐軍為德辰所取崇自僞稱之後以重幣求援于契丹仍稱臣以事之契丹僞冊為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于契

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衮合勢大舉來迫潞州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于高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踰山而遁中夜迷憊不知所適劫村民使為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殺鄉導者得他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樺笠而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偽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餼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縣吏奉食七箸未舉聞周師至即蒼黃而去崇年老力憊伏于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鈞之事跡具皇家日歷

史臣曰守光逆天反道從古所無迨至臨刑尚求免死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中原之多事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儘而亡不泯其嗣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僞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憂民殘不亡何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僖僞列傳二劉守光傳汴人陷瀛鄭二州 鄭原本訛鄭今據歐陽史改正

書記馬郁 馬郁原本作馬都今據是書列傳改

鑿斂銅錢于大安山巖 銅錢原本作錢鐸引用錯誤今據歐陽史改正

即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引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

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乖史體今姑仍原文而駁正于此

劉陟傳謙之長子曰隱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禮畢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王宋史不載隱封大彭郡王與是書互有詳略

考五代會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僖僖列傳第三

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爲留後建等爲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忍虐緣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臥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陣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福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督暉李師秦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通領刺史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建已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漢洞蠻獠有衆八千寇蘭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即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即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驕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建修城守建怒遂

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彼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聞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轍而東而北省太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問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城三日不剋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懼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亦懼侵己昭宗即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爲牙內都校董其部兵續錄云昭度以部兵置行府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觀與主上意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擣昭度親吏鬻而食之建徐啓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于是耶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纔出劍門建即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瑄啓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斃死蜀機云敬瑄廢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今孜仍監其軍俟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斃死建雄猜多機略意常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息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搆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

貞出師援之。建即圍解。自是秦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承虛掩襲梓州。擄彥暉。置于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運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洛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齒耳。及梁祖將謀強殲。建與諸藩。同謀與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荆襄也。第匡明以其卒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年七十二子衍嗣。

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僞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咸康。秋九月。衍率其母徐妃。同遊于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警蹙然。又構怡神亭。以伎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人。以恣荒宴。或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因以社稷國政爲言。言發涕流。至于再三。同宴伎臣潘在迎等。並奏衍云。嘉王好酒。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于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官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既神駿。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爲大軍使。總外任。宋光嗣者。爲樞密使。總內任。洎嚴至蜀。光嗣等曲宴。因言中國近事。嚴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嚴傳。光嗣等聞嚴辯對。畏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驕重耳。宗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卹民事。君臣上下。惟務窮奢。其勸故老。棄而不任。

禮贊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深然之。遂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心。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于衍云。唐國兵強。不早爲謀。後將焉救。請于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破口。又選三蜀壯士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啗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圍。事縱不捷。亦攻敵人心之矣。衍不從。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宗下制伐蜀。命與聖宮使魏王繼岌爲都統。樞密使郭崇勳爲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魏王統關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與災。洪圖版圖。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衷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鐵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惶誠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削平兇逆。梯航垂集。文軌混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與櫬乞降。貧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壘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己酉年十一月一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僞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係首。面縛銜璧。與櫬于後。魏王下馬受其璧。崇勳釋其縛。及燔其櫬。衍率僞百官。東北舞蹈謝恩。禮畢。魏王崇勳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案以下原本。魏王入蜀。同光四年。衍行至。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案以下原本。魏王入蜀。同光四年。衍行至。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案以下原本。魏王入蜀。同光四年。衍行至。

中道門年歲思得各士以主獲之驚回前藩尊師使其門當傳宗之幸焉也觀蜀

舊五代史 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僧僞列傳三王建傳以建為壁州刺史 案通鑑作出建為利州刺史 蜀構杭

作利州防禦使 俱與是書異

孟景傳十一月十四日生景于太原 案花蕊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

又是官家降誕辰 是景以七月十五為生辰也 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於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連租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漸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餓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輕裘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於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於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於丹為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第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贖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擄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剪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難州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尙憐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感十三年八月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于代其東方遣十四年新州大將盧

文進爲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北騎援新州德威爲其所敗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州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間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弒其帥王鐸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安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何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檢狃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靈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况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倖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虜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夜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軍千騎與之鬪爲其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其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豐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疇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漢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轍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關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

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管平等州。據我燕薊。明宗初。冀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樓邑。屬安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廡。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為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乘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祇如天皇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入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十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為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願以為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夏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安巴堅病傷寒。一夕大屋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

七日也。其妻舒嚕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既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德光為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為之轍朝。明年正月。葬安巴堅于木葉山。僞諡曰大聖皇帝。安巴堅凡三子。長曰人皇王托雲。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即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咸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為部族所伏。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為父求碑石。明年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璽路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僞改為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七月。遣特哩哀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特哩哀等首領五十餘人獻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紐赫美陵來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迫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為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實表乞師。願為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即日大破敬達之衆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為大晉皇帝。約為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內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二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己為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為父子之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于契丹。德光戲謂光遠等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鑲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鼎。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相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賁國簿儀仗法服車輅。于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晉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

舊五代史 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外國列傳一契丹傳兒即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定兒也 與是書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苗坤

兒昨夢太原石即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志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

教習 與是書微異

錫里濟 舊作習爾之 今改 沁丹 舊作欽德 今改 實里 舊作舍利 今改 安

巴堅 舊作阿保機 今改 托諾 舊作禿姪 今改 托雲 舊作突欲 今改 舒

嚕 舊作述律 今改 阿教 舊作安端 今改 羅庫濟 舊作羅屈之 今改 摩

琳 舊作梅老 今改 特哩委 舊作榻隱 今改 紐赫突陵 舊作捺括梅里 今

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二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為國號語訛為吐蕃國人號其主為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號邊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為歲首唐時屢為邊患初唐分天下為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為大鎮天寶置入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吐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為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興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實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帥募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委薦押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

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于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恭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供礪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犀鑿大鵬砂牦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裕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三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禮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號為鐵勒亦名回紇唐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取回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婆陵水上距京師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關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自號天驕大為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為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為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眾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由是族帳微弱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呼之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湯沼充押領回鶻遺蕃使通事舍人五代會要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第略舉之石論思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同正李屋珠安聖山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湯沼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充押領回鶻遺蕃使通事舍人仇元通為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盧宜李思宜延錢等紫衣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買方物并獻善馬九匹莊宗召對于文明殿乃命司農卿鄭績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至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子等朝貢狄銀卒四年秋軍卒阿

咄欲立亦遣使來買名馬天咸三年二月其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于崇元殿賜物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四年又遣都督製撥等五人來朝授製撥等懷化司戈遣命遠蕃長與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十五匹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白鶴一聯明宗召對于廣壽殿厚加錫餼仍命解放其鶴清泰二年七月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馬三百六十四匹五十二團八月勅回鶻朝貢使密錄都督陳福海可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溫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錄阿撥可歸德司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晉天福三年十月遣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為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為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歐陽史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欲銀觀球五年正月遣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乾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記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駟并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冊漢乾祐元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貢馬并白玉藥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為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未相溫為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為懷化將軍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麝貂皮犛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繇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並礪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卻之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其國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餘大城置傳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為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

氏唐同光天咸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為可毒夫對面呼聖賤妻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為會長黑水靺鞨其俗尚質朴性猛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新羅其國俗重元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人以髮繞頭用綵及珠為飾髮甚豐美

党項其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尚武其人多壽至百五十六歲不事生業好為盜賊党項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樂而所管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舞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餼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囊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連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眾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披麕子闐其俗好事妖神

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

詳柯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

晉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外國列傳二吐蕃傳甘州為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回鶻傳來實方物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晉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一

天文志 兼天文志序原本闕佚然其日食星變諸門事蹟具存較歐陽史有詳略蓋五代典章散佚今考五代會要所載星變物異諸門與司天考互

日食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時言事者多引漢高祖末年日食于歲首梁祖甚惡之于是素服避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是日有司奏雲初陰晦事同不食百寮奉表稱賀末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時有司奏日食在卯主歲大旱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二年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三年二月丁丑朔日食其日陰雲不見百官稱賀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其日陰雲不見至夕大雨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先是司天奏朔日合食二分伏緣所食微少太陽光影相鏤伏恐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闕百官守司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先是司天奏正月二日太陽虧食宜避正殿閉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三年正月戊申朔司天先奏其日日食至是日不食內外稱賀四年七月庚子朔時中書門下奏謹按舊禮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正殿太史以所司教日子社陳五兵五鼓五麾東戰西矛南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于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止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日日食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素食百官守司今且欲依近禮施行從之七年四月甲寅朔是日百官守司太陽不食上表稱賀八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月食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食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為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食九月甲辰月食明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月食四年六月癸丑月食十二月庚戌月食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月食五年十一月丁丑月食鶉首之分少帝開運二年三月戊子月食九月丙戌月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月食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戊申月食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

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月暈匝火木

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見于豐臺之西

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夜西南有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五度末帝清泰三年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盡吳星

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有彗星長丈餘八年十月庚戌夜有彗見于東方西指尾長一丈在角九度

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夜有星孛于參角其芒指于東南

五星凌犯

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歲星犯月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彗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曰心為帝王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

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彗犯犯星 三年三月丙申彗犯犯上相四月甲申彗犯犯左執法六月丙寅彗犯犯右執法九月己亥彗犯在江東犯第一星

月彗感犯上相。六月辛丑彗感犯房。九月壬子歲犯房。三年正月壬申太白
 彗感合于奎八月癸卯彗感犯上相。乙卯彗感犯右執法庚午太白犯左執法
 九月庚辰彗感合于箕辛巳太白彗感合于軫十二月壬寅彗感犯房太白歲
 相犯于斗。四年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彗感入哭星。長興元年六月
 乙卯太白犯天鐸十一月壬戌彗感犯氏十二月丙辰彗感犯天江。二年正
 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彗感犯羽林八月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
 犯鏡。三年四月庚辰彗感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
 犯壁壘。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彗感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
 大星。案歐陽史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是書不載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
 晉高祖天福元年三月壬子彗感犯積尸。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
 甲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
 轅九月己卯彗感犯上將。八年八月丙子彗感犯右掖十月丙辰彗感犯進
 賢。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己巳彗感犯天鎗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
 侯七月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彗感入南斗十月壬戌彗感犯哭星。案此
 陽史不載十二月太白犯辰。二年八月甲戌歲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
 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
 漢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乾祐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
 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
 庚戌太白犯鎮丁卯太白犯歲十一月鎮星始出太微之左掖門自元年八月
 己丑鎮星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內屏謁者勾已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
 方出左掖。三年六月乙卯鎮星左掖七月甲申彗感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
 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周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彗感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
 彗感犯鬼壬午彗感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鉤鈐。二年七月彗感犯井鉞八
 月乙未彗感犯天鐸九月辛酉彗感犯鬼庚戌彗感犯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
 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彗感犯壁壘五月辛巳彗感犯上將。顯德六年六

月庚子彗感與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彗感勾已干房心間凡數月至是
 與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案此條歐
 陽史不載
 星畫見
 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畫見。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畫見。長興二
 年五月己亥歲星畫見閏五月己巳歲星畫見八月戊子太白畫見。三年十
 月壬申太白畫見。四年五月癸卯太白畫見。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畫
 見。
 漢天福十三年四年丙子太白畫見。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畫見。
 周廣順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流星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東方有流星如數升器出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
 如雷。
 唐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方有小流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
 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凝天屈曲似雲而
 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
 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流星百餘流注交橫。應順元年春二月辛未
 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聲如雷。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
 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迹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鐸相觸
 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
 晉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鼓後東方有大流星狀如三升器其色白長尺餘
 屈曲流出河鼓星東三尺流丈餘滅。
 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後東北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震駭六街鼓人
 方寐而驚以為曉鼓乃齊伐鼓以應之至曙方知之三月高平之役戰之前夕
 有大流星如日流行數丈墜于賊營之所。
 雲氣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于暈

內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衆皆若俯伏之狀經刻乃散。

唐同光二年日有背氣凡十二三年九月丁未夜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雜雉皆雉俗謂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災祥數日不見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磨測在室十度天咸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發發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陰雲蔽天不辨星月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閔帝遇害。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日旁多有五色雲如蓮菱之狀二年正月丙辰一鼓初北方有赤氣向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已來向北闊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共北斗諸星其氣乍明乍暗至三點後後有白氣數條相次西行直至三鼓後散。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日暈三重上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勾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志一天文志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案歐陽史作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與是書異五代會要與是書同。

內屏攝者勾巳勾巳原本訛句巳今據歐陽史改正。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熒星晝見案歐陽史作癸亥太白晝見。

應順元年春應順原本訛廣順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二

曆志

古先哲王受命而帝天下者必先觀象以垂法治曆以明時使萬物服其風化四海同其正朔然後能允釐下土欽若上穹故虞舜之紹唐堯先齊七政武王之得箕子首敘九疇皇極由是而允與人時以之而不忒曆代已降何莫由斯粵自軒黃肇正天統歲躔辛卯曆法時成故黃帝始用辛卯曆顓頊次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商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統曆凡三本魏用黃初曆景初曆凡二本晉用元始曆合元萬分曆凡二本宋用大明曆元嘉曆凡二本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凡三本後魏用興和曆正光曆正元曆凡三本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凡三本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元曆凡三本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凡四本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曆正元曆景福崇元曆凡九本洎梁氏之應運也乘唐室陵遲之後黃巢亂之餘衆職未修三辰孰驗改當時歲曆猶用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及晉祖肇位司天監馬重績始造新曆奉表上之云臣聞為國者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爰資曆以立章程長慶宣明雖氣朔不渝即星躔罕驗景福崇元縱五曆甚正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元星緯二曆相參方得符合自古諸曆皆以天正十一月為歲首循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彌多差闕至甚臣改法定元創為新曆一部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經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取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立為上元以兩水正月朔為歲首謹詣闕門上進玉海謂元曆小曆之舊曆建中時曹士彞始變古法以顯晉高祖命司天少監趙仁錡張文慶五年為上元兩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曆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參謀趙延又杜昇杜崇龜等以新曆與宣明崇元考覈得失俾有司奉而行之因賜號調元曆仍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其後數載法度凌差至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明于曆算乃

命朴攷而正之朴奉詔歲餘撰成欽天曆十五卷上之表云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勳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授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六籍宗之為大典百王執之為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而下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汨陳而已矣今陛下順攷古道黃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曲藝常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臍臍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攷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得期之數適者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虛至于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十二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十二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日月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之植圭于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臍臍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述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臍臍隨曆較定日躔臍臍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逐限損益衰稍有倫臍臍之法所謂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_{九十七}
望策二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 _{四十一}
交中二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_{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 _{九十一}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_{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_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_{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_{八十七}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_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八 _{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順邊	二十五
退邊	一十四
退疾	二十七
後留	二十六 _{三十一}
順疾	九十
順疾	九十
前留	二十六 _{三十一}
退疾	二十七

退邊	一十四	一二十	空八 _{二十}
順邊	二十五	二九	一九 _{二十}
夕伏	一十七	三七 _{三十}	二四 _{二十}
變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_{一十}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_{七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_{一十}		
曆中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_{八十六}	五十五 _十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_一	四十八 _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_{九十六}	四十四 _{七十}
次邊	七十一	四十五 _{三十三}	四十二 _{五十一}
順邊	六十二	一十九 _{九十二}	一十八 _{八十二}
前留	八 _{六十一}		
退邊	一十	一五 _十	空四 _{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 _{六十四}	二 _{二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 _{六十四}	二 _{二十四}
退邊	一十	一五 _十	空四 _{四十}
後留	八 _{六十一}		
順邊	六十二	一十九 _{九十二}	一十八 _{八十二}
次邊	七十一	四十五 _{三十三}	四十二 _{五十一}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_{九十六}	四十四 _{七十}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_一	四十八 _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 _{八十六}	五十五 _十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	周策,三百七十八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四十九	四百七十九 ^九	四十四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順疾	六十五	六十三	六十八	六十三	六十三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順遲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前留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退遲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退疾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退遲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後留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順遲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三十七 ^三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順疾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夕伏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太白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一十九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	周策,五百八十三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	周策,五百八十三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	周策,五百八十三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	周策,五百八十三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四	五十一 ^七	五十一 ^七	五十一 ^七	五十一 ^七	五十一 ^七	五十一 ^七	五十一 ^七
順疾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次疾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次遲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順遲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後留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六 ^九
退遲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退疾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晨見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夕伏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曆中,一百八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曆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	二十四	一十六	四
順邊	一十六	一十一	三十四	一十一	十一
前留	二六	二六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展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六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	三十四	一十一	十一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	四十二	一十六	四
展伏	一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	五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志二層志正元曆 案玉海作正統五代會要作正元

創篇新曆一部二十一卷 案玉海引崇文總目作二十卷

五行得朔之數 五行原本說五之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法者數之節也 法原本說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案七十二萬原本作七千二百萬考下文以通

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則此當云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謂之全率原本全率之數併作大率之數蓋傳寫之訛今據歐陽史改正

欽天步月離術雜策二十七 二十七原本說作一十七案以統法除離率得

二十七日及餘分今據歐陽史改正

交中一十三千三百六十三 四千三百原本說作四千四百案交策半之

篇交中當從歐陽史作四千三百今改正

欽天步五星術歲星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案七百六

十一歐陽史作九百六十六非也據曆率半之為曆中彼此互訂此條當以

是書為正

曆中一百八十二千四百八十九 案小分八十九原本作九十六非也

據曆中倍之為曆率倍八十九連得大分一小分七十八此條當以歐陽史

篇正今據改

太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作周策五百八十三萬考周率滿統法得周

策五百八十三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曆中一百八十二 案原本作曆中一百八十二萬考曆率半之滿統法得曆

中一百八十二日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三

五行志

昔武王克商以箕子歸作洪範其九疇之序一曰五行所以紀休咎之徵窮天人之際故後之修史者咸有其說焉蓋欲使後代帝王見災變而自省責躬修德崇仁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此大略也今故按五代之簡編記五行之災咎追為此志以示將來其于京房之舊說對向之緒言則前史敘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為證焉

水淹風雨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毫水詔令本州開倉賑貸十一月大風下詔曰自朝至今異風未息宜命祈禱

唐同光二年七月汴州雍邱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漫流入鄆州界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鱗舟為廢覆沒者日有之鄆都奏御河漲于石友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堤破壞廩倉八月勅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踏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幸臣每日中書視事四年正月勅自京以來案此句疑有脫誤幅園千里水潦為殄流亡漸多宜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年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戶夏秋兩稅及諸折科委逐處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離差違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斛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聞奏長興元年夏鄆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二年四月棗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五月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棗州上言漢水溢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鄆州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是月甲子洛水溢壞

民廬舍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毫穎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盛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于本州倉出斛斛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黑谷內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新禱禁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禁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城中數處井泉暴溢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瀼瀼皆溢壞天津橋八月河決博平甘陵大水六年九月河決于滑州一概東流居民登邱塚為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楫以救之兗州濮州界皆為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玘將作少監郭廷讓右領軍衛將軍安濟右驍衛將軍田峻子滑濮瀘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遺水百姓兗州又奏河水東流關七十里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彥威率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于河決之所開運元年六月黃河洛河泛溢堤堰鄆州原武萊澤縣界河決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三年六月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溢入城城內水深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衆

地震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天成三年七月鄭州地震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實畏上宮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勸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禍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

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理合思于天誠，况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鑿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一月，雄武軍士上言洛陽地震，三年八月，秦州地震。

震。漢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營深貝等州地震，幽定尤甚。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洛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

蟲魚禽獸

梁龍德末，許州進絳毛龜，宮中造室以畜之，命之曰龜堂，識者以為不祥之言。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叛于鎮州，時野水變，其色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為德政碑，建樓于衙城內，言有龍見，或觀之，其狀乃黃，必蜥蜴也，處直以為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為巢，處直以為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為火，火主禮，禮之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于位之兆也，果為其子都所廢。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幸至德宮，初出與教門，有飛禽自空而落，死于御前，是日大風晦冥，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于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鬪于橋下，鬪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鬪于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向城，會車駕幸近郊，從官射之而斃。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別有二足。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內無鳥，既而聚澤潞之關山谷中，集于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為周師所敗，伏尸

流血，故先萌其兆。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于縣郭之南平地，巢中七八雛。

蝗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穎五州蝗生，有野禽羣飛蔽空，食之皆盡。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晉天福四年七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詢，雍州節度使趙彞，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稜粟一斗賞之，時蝗旱相繼，人民流移，飢者盈路，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粟麥，晉祚自茲衰矣。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兗齊濮沂密邢曹，皆言蝗生，開封府奏陽武雍邱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為鵲食之，皆盡，敕禁羅弋鵲，以其有吞蝗之異也。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蝗生，化為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

火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災惑入羽林，飭京師為火備，至是果應。長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上，欬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于諸道，令為火備，至是驗之。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自起，人至即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妖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燒居民千餘家。九年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從少帝禦契丹于鄆州北，將戰之夕，有火光熒熒然，生于牙竿之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殆盡，世宗命中使賈詔撫問。

草木石冰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進壺關，縣庶穰鄉村人，因伐樹倒，自分為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進，梁祖異之，命示

百官莫有詳其義者。及晉高祖即位。人以爲難。有圖姓計。其甲子。則二十有九年矣。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千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間兩畫。加之十字。則申字也。晉祖即位之年。乃丙申也。

唐天祐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處蠶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檜。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遇大雨。門內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其夕悉飄行數十步。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此兆非祥。石氏其遷乎。其絕乎。二年正月。汴州封邱門外壕水東北隅水上。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若圖畫。傾都觀之。識者云。唐景福中。盧彥威浮陽壕水有樹文。亦如此。時有高尼辭郡人曰。此地當有兵難。至光化中。其郡果爲燕帥劉仁恭所陷。三年九月大水。太原葭蘆茂。感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二月己丑。兩木冰。是月戊戌。霜霧大降。草木皆如冰。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叛于河中。境內蘆葉皆若旗旒之狀。周廣順三年春。樞密使王峻。通鎮青州。有司制旒節。以備迎授。前夕其節有聲。主者曰。昔後唐長興中。安重誨授河中。其節亦有聲。斯亦木之妖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志三五行志。夔州赤甲山崩。赤甲。原本說求甲。今據五代會要改正。華州節度使楊彥詢。彥詢。原本作彥詢。今從列傳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四

禮志上 案禮志序原本闕佚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

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

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為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

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

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

之以為恆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昔天后

之崇章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滕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

都嵩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

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已

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

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

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瑒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廟所存將達

彌藻之誠宜有素祝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

馬縞所議 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

名上禮廣孝稱皇載于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

人願許取皇而薦號祭上禮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

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肅吾

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卿定禮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

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

漢光武孝養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禮法追曰某皇

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高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

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謹法德

象天地曰帝伏據禮院已會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

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觀歷代已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

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

詔曰朕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于理

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繁蒸嘗且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

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

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違

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苟

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

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眾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

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

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

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今據

開元中追尊畢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與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

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勅宜于應州舊

宅立廟餘依所奏 案文獻通考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

廟者又明崇代北 克用莊宗存勳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

廟者又明崇代北 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附廟七室

之內含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寮集議禮部尚書蕭瑒

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 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

附廟今太廟見饗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

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

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遠復四室

于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

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祇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

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者志感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之甚也。議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博士段顯議曰。夫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考禮經。以求故事。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于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復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氏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禮記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下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于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禮論云。自江左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敕旨宜依。左僕射劉昫等議曰。臣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于尚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顯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數至化。以

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後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于三代已後。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于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俟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議曰。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于親廟之外。請別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氏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後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氏所釋。即商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商周已來。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概。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為高祖。魏以景帝始封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閭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讀。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于周。故為太祖。隋文帝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于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

亦相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印之後。不以印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為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楊震為始祖。唐稱皇陶老子之後。不以皇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草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垂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謂。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于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各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敕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定奪聞奏。左僕射劉昫等再議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初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並通其理。其他所論。並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氏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後稷為堯稷官。故追尊為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于周隋。創業之君。追諡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為定議。續準敕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

故事。追尊四廟為定。從之。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增祖蕭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三年閏七月。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頤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為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于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廟。從之。

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及敬瑄知遠。繼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實自飾。故于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遠之言。正而詞偉矣。乃至漢初。則段頤實真國之徒。曲為昭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云。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諡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

五代會要。和凝曰。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黃屬。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經趣各殊。或觀損益之規。咸繫毀隆之始。臨下體元。立極本。統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道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前文。從之。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冊四廟。準舊儀。服袞冕。即座。太尉引冊案入。皇帝降座。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進。皇帝播珪。捧授冊。使跪受。轉授昇冊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冊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授冊。從之。三年九月。將有事于南郊。議于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準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為四室。東西各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門。戟二

十四別有齋宮神廚屋宇。準禮在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讀下所司修奉。從之。其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官集議。敕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吳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神主于吳郡。入祔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為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廟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帷幕面南。其日放朝。羣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羣臣起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羣臣班定。皇帝立于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帷幕坐。設常饌。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羣臣班于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羣臣班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羣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宮。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下宣下。從之。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將祔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孫崇義奏議曰。奉敕為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牆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椽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于殿庭權設行廟。幕殿。即恐雨水猶多。難于陳設。伏請權于太廟齋宮內。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為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刲羊以釐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祭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敕依典禮。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志四禮志上 蠶吾侯 蠶吾 原本訛蠶愚 今據後漢書改正

周捨論 周捨 原本訛周捨 今據新唐書禮志改正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劉累 原本訛劉里 今據漢書改正

懿祖光皇帝 懿祖 原本作義祖 今從新唐書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五

禮志下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未毀之主並合食于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于本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為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于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牲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勅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戶部尚書韓彥輝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為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于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祧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則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顏真卿請奉獻祖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于貞元則以為誤行之于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敘列昭穆從之

周廣順三年冬十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禮例云古者文字皆書于冊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于冊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明皇親祭郊廟用玉為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準禮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準開元禮並用祝版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尤以祝版為宜詔從之其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

制度準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黃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為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肅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明皇詔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辦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請下所司修制從之顯德四年夏四月禮官博士等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祀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祀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氏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黃琮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議以為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為定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每年祀祭多用太宰念其耕稼之勞更備犧牲之用比諸養養特可感傷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論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質略近則梁武麩牲竹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于奉先之儀太劣蓋禮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蠶豆之方圓苟血祀長保于宗祧

而牲俎何須于蘭粟。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為便。以臣愚見。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貴減牲牛。是時太常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為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詔。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禱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園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敕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違于虔誠。蓋不資于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特牲。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承為恆式。其年起請以舊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七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能饗。園丘方澤。任依恆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園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抵昊天上帝太廟。又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案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課牛。其犢遇祭。昊天前三月。養之。餘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餘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奉勅祭祀。尚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禱祭重于殺牛。黍稷輕于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探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園丘方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其太廟及諸祠。宜準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舊。武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為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差宰相行事。從之。三年十一

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徇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觀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儀樂及羣祀。並準舊施行。從之。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白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誠齋宿。備偏見于朝官。涉不虔于祠祭。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宜依。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不知印。不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書戒。並不赴行香。並不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衣裝。狼籍鞋履。便隨公卿升降于壇壇。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即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錄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尚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宜召例。差李愚行事。從之。晉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祭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或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闕。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廟號景宗。博士呂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諱君。稱天以諱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饗。而告天子園丘。

迴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註冊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冊于太廟，藏冊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寃，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附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寃，追尊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冲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詣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尙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勅宜令本州城內遷地起廟，乃于曹州立廟。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饗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雖尋常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聖之諱，今改基爲宗字，從之。五代會要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敘，喪祭哀敬，各有攸歸。欲令言著而可避，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徇于宮曰：捨故而謹新，故謂之廟之主也。周禮：屬絕名不可謂今昭宣上主。八月戊申，明宗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冊使兵部尙書盧質押冊出應天門，登車，鹵簿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于祖，德澤被于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篡嗣之日，國命出于賊臣，君父銜寃，母后塗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諡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冲質，晉之閔懷，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諡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于人情，則謂之爲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皇帝，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尙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立爲景宗，陵號溫陵，乃于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

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廟。庶合前規。詔曰：德其成于繼絕，禮莫重于奉先。莊宗立與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遠乎閔帝，實繼本枝。然則不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殿祠，當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其月太常禮院又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墻，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榮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廚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諡者三。高祖太宗與其後暨莊宗明宗，其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二日，以殿中繖扇二十，迎置新廟，以享祀。閔皇帝莊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制附廟。及三后請定諡法，從之。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言：準勅遷漢廟入昇平宮，其唐晉兩朝，皆止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爲復，祇移五廟。勅宜準前勅，並移于昇平宮。其法物神廚齋院祭服祭器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常寺差每仲饗，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六

樂志上

古之王者，理定制禮，功成作樂，所以昭事天地，統和人神。歷代已來，舊章斯在。洎唐季之亂，咸鏡為墟，梁運雖興，英莖掃地。莊宗起于朔野，經始構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鄙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威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素壇，雖奠成禮，而宮商執辨，遂使響震震武，入河漢而不歸。揚獲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晉高祖登大寶，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為亂明法，罔修。漢祚幾何，無暇制作。周顯德五年冬，將立歲仗，有司以樂牙樹羽，宿設于殿庭。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設而不舉者，訊于工師，皆不能對。世宗愾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賈叟，參詳其制。又命樞密使王朴，考正其聲。朴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準，其狀如琴而巨。凡設十三絃，以定六律六呂。旋相為宮之義，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議而行之。今亦備紀于後，以志五代雅樂沿革之由焉。

梁開平初，太祖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

肅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

敬祖光憲皇帝室曰象功之舞。

憲祖昭武皇帝室曰末儀之舞。

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常少卿楊煥撰。

二年春，梁祖將禪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

樂曰慶和之樂。

舞曰樂德之舞。

皇帝行壽慶順。

其玉帛登歌壽慶順。

迎俎奏慶蕭。

酌獻奏慶熙。

飲福酒奏慶隆。

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

亞獻奏慶和。

終獻奏慶休。

樂章各一首

太廟迎神舞名開平。

皇帝行盥手登歌飲福酒徹豆送神，皆奏樂。

樂章各一首

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五代會要云：尙書兵部侍郎薛居正撰。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室酌獻舞雍熙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常卿盧文紀撰。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室酌獻舞咸和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趙光輔撰。

漢文祖明元皇帝廟室酌獻舞靈長之舞。

德祖恭僖皇帝廟室酌獻舞積善之舞。

異祖昭獻皇帝廟室酌獻舞顯仁之舞。

顯祖章聖皇帝廟室酌獻舞章慶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五代會要云：太常卿張昭撰。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室酌獻舞觀德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周僖祖睿和皇帝廟室酌獻舞肅雍之舞。

僖祖明憲皇帝廟室酌獻舞章德之舞。

義祖翼順皇帝廟室酌獻舞善慶之舞。

謂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爲二舞。是舞有四番。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俟國家偃伯豐臺，卽別召工師，更其節奏。今改其名，具書如左。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請改治安之舞，武舞曰凱安之舞，請改爲振德之舞。貞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九功舞，請改爲觀象之舞。樂王破陣樂，前朝名爲七德舞，請改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又請改十二和樂云。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卽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爲禮成。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奏肅和，請改爲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爲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爲展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請改爲允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爲祥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元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還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益三和，有乖稽古。又諫祠祭所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番，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攝和，請慶。同用絜成，享先薦，奏豐和，請慶。同用順成，已上四舞。十二成雅樂等曲，今具錄合用處所，及樂章首數，一一條例在下。其歌詞文不錄。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志六樂志上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原本脫成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以雉羽分析連攬而爲之 連攬，原本脫連攬，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朱據革帶 據原本脫攬，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樂志下

周廣順元年太祖初即位。惟新庶政。時太常卿邊蔚上疏。請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孫所定十二和之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為政和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今改為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禮成。請改為昭順之樂。祭地祇奏肅成。請改為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成。請改為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今請改為感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為治順之樂。王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為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請改為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展成。請改為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允成。請改為溫順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為禮順之樂。郊廟俎入奏祥成。請改為禮順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為福順之樂。梁武帝改九夏為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呂十二管旋宮之義。祖孝孫改為十二和。開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下階履行同用弼成。今請同用忠順之樂。享藉田同用寧順之樂。曲詞文多不載。五代會要通前請添召樂師。今在寺習樂。勅太師六十人。內三十八人。宜抽教坊。節樂官。充餘二十二人。宜令本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禮月。報聞。其舊管四十二人。亦量添請。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之舞。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賈徽參詳太常雅樂。十一月。翰林學士賈徽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為。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三曰。伏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于歷代樂錄之後。永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賈徽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

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職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莅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于內外職官。前黃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聞。委賈徽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奏。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略曰。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鄰與之。人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盡不用故也。唐太宗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于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舛誤。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樂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鐘。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于禮樂。以至于十二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于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書舍人賈徽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嘗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以周法。以拒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兼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絃

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伏以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鍾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于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懼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曲下順常道定其義理于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同上進世宗善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鳩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器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禹氏鑄金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絃宣之于鐘石然後覆載之情斯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于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襄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傳梁武帝素精首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候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薰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全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

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氏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鞋履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綴樂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受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謂自安史亂離咸秦遺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夏鑿樽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運知音始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廢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鳩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聽率常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鍾律樞密使王朴探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于鐘虞足洽蕭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視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為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世宗覽奏善之乃下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已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宮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之法宜依張昭等議狀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樂之作稍克諧矣

右雅樂制作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八

食貨志案食貨志序原本開侯卷中惟鹽法載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略疑明初是書已有殘闕也今無可採補姑存其舊

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火內辟汗萊屬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刺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尙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實區失望故也案以上見容齋三筆所引薛史詳其文義當係食貨志序今錄于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菴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憫今據緊慢去處于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予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惟配有兩稅至十折納當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四年五月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攪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送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逾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沙及逐年遺處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贖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晉天福四年正月勅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于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樂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為定制 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文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 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奏請勝不府州縣鎮軍民商族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與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善買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為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鈴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鑊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網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離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網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于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八月申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鑄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通行曉告如原舊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今後官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干諸處與販去

周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與販所在一色即不得滿破為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脊杖十七放贖保人決脊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九

刑法志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詔太常卿李燕御史蕭頊中書舍人張袞戶部侍郎

崔沂大理卿王鄴刑部郎中崔結共制定律令格式四年十二月宰臣薛貽矩

奏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二十卷自錄一十三卷律

疏三十卷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勅中書舍人李仁儉詣閣門奉進伏請

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頒下施行從之原注是時大理卿李保嚴

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

刪改事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

並是偽廷刪改者兼偽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

舊本節目只定州勅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勅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

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

十六卷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盧價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勅侍御史盧億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構同議

定重寫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先是漢隱帝末因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

寫律令格式統類編勅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以晉漢及國

初事關刑法勅條凡二十六件分為二卷附于編勅目為大周續編勅命省寺

行用焉宋史盧億初為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

格式統類編勅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構同議定

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為大赤關開封

汝州大各元城改為赤縣又定東京諸門兼鳳等府京城門明德等府皇城門

汝州等府宮城門昇龍等府宮門崇元等府鳳等府京城門明德等府皇城門

汝州等府宮城門昇龍等府宮門崇元等府鳳等府京城門明德等府皇城門

汝州等府宮城門昇龍等府宮門崇元等府鳳等府京城門明德等府皇城門

竊盜賊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諸處犯罪人等除叛逆罪

外其餘罪並不籍沒家產株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者請再下明勅頒示天下

乃下詔曰赦書節文明有釐革切慮邊城遠郡未得審詳宜更申明免至差誤

其盜賊若是強盜並準自來格條斷遣其犯竊盜者計賊緝滿三匹已上者並

集衆決殺其緝以本處上估價為定不滿三匹者等第決斷應有夫婦人被強

姦者男子坐殺婦人不坐其犯和姦者並準律科斷罪不至死其餘姦私罪犯

準格律處分應諸色罪人除謀反大逆外其餘並不得誅殺骨肉籍沒家產先

是晉天福中勅凡和姦者男子婦人並處極法至是始改從律文焉世宗顯

德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準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

兼前後勅格互換重疊亦難詳定宜令中書門下並重刪定務從節要所貴天

下易為詳究者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故鞭扑不可一日弛之

千家刑法不可一日廢之于國雖堯舜淳古之代亦不能舍此而致理矣今奉

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聖君欽恤明罰勅法之意也竊以律令之書政理之本

經聖賢之損益為古今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彝典今朝廷之所行用者一十

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

唐以來至漢末編勅三十二卷及皇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于此律令則女

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之邊遠之地

食積之徒緣此為姦漢以成弊方屬威明之運宜申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

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準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

可久殿中侍御史帥汀職方郎中鄧守中舍部郎中王盤司封員外郎賈玘太

常博士趙彊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一十人編集新

格勅成部秩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諸

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違可于

此而不可于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

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詔從之自是湜等

于都省集議刪定仍令大官供膳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侍御史知雜事張湜

等九人奉詔編集刑書悉有條貫兵部尚書張昭等一十人參詳旨要更加損

益臣質臣溥據文評議備見精審其所編集者用律為正詳旨之有難解者釋

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勅之有廢置者

又次之事有不便與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于本條之下其有文理深古慮人
疑惑者別以朱字訓釋至于朝廷之禁令州縣之常科各以類分悉令編附所
冀發函展卷綱目無遺究本討原刑政成在其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錄凡
二十一卷刑名之要盡統于茲目之為大周刑統欲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
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格編勅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
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
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開奏勅宜依仍頒行天
下乃賜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各銀器二十兩雜綵三十匹賞刪定刑統
之勞也案以下疑原
本有闕佚

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勅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
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
決不得淹滯兼恐內外形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三年五月
己未勅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勅
刑以秋冬雖關側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為一夫抵死豈可
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
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
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畜奸邪或行劫殺人難于留滯並不在此限 天
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
決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二
年春左拾遺李同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
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六月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
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勅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
勅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
條疏覆奏奉勅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勅文祇為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
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此疑
惑故令曉諭十月辛丑德音為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

州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長興元年二月制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僚能雪
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二月辛亥勅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于寐興或慮官不得
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為本苟無訓勵必有滯
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可關爭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
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
遷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
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刺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
訴屈或投匭伸冤勤問不虛其元推官典並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
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八月丁卯勅三
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
專切推鞫不得復有滯淹四月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
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
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銜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露盆而須資異鑑書著
欽哉之旨禮標惻也之文因彰善于泣辜更推恩于扇暘所謂置病囚院望依
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
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並加嚴斷兼每及官至五日一度差人
洗刷枷匣 應順元年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
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為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勅
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
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干
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滯
晉天福二年八月勅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今後或有繫囚
染疾者並令逐處軍醫看候于公廩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
四年九月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奏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云是鄰都

舊例格律未見明文。勅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此處分。其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燦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倘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請遣決獄，若關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斷大辟罪人，訖逐季具無申報刑部，仍具錄案。意事節並本判官馬步都虞候司法參軍法直官馬步司判官名銜申聞，所貴或有案內情曲不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易刑書，非惟免有銜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以人命至重，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為允當，望賜施行。從之。十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冤魂，則傷和氣。應請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檢律令格勅，其或有疑者，準令文職問大理寺亦疑，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府然後決遣。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榜耳稱冤，決杖流配，訴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為勘斷，榜耳之罪，律律別科。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教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察于事情，斷遣必遵于條法。用宏欽恤，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常切提擿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復有滯淹。八年四月壬申勅，朕自臨寰宇，思致和平，以四海為家。慮有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之人。屬此炎蒸，倍宜軫懷。冀絕滯淹之數，用資欽恤之人。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冤滯，仍付所司。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維翰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寬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為政之先。布德行惠，實愛民之本。今歲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動植蕃蕪之際，宜順時令，以宏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久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蔓，乃乘捶楚之下。或陷無辜，縲絏之中。莫能自理，苟一人拘繫，則數人管財。物用既殫，工業亦罷。若此之類，實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康成斯弊，伏乞降詔，令所在刑獄委員，親自檢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冤滯。勿得淹留，庶免虛禁平民。坊署盡力，黨召和氣。以慶明時。勅曰：囹圄之中，縲

絏之苦，奸吏苟窮于枝蔓，平民用費于貨財。由茲滯淹，兼致屈塞。桑維翰能體茲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押逼，深為允當。宜再頒行。宣依。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玕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蓋欲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穹，運廣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奸生，惡殺以推仁。凡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照臨之內，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會降勅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檢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暇躬親點檢。或胥徒敢倖，妄要進領。證明，慮有涉于淫刑，即恐傷于和氣。伏乞特降詔勅，自今後諸道，並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檢問。所冀處法者無倖，銜冤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勅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邊玕近涉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允申明。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賈叡上疏曰：臣伏觀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止殺，較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準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勅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常膳。又刑部式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人君哀矜不捨之道也。竊以昔尤為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租約三章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所與，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肆情性，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聲而上達。致和氣以有傷，將宏守位之仁，在峻推行之令。欲乞特下明勅，嚴加禁斷者。勅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從于正法，去邪漸契于古風。賈叡所貢奏章，實裨理道。宜依所奏，律令施行。漢乾祐二年正月勅，賈叡易刑尚哀矜，慮滋蔓之生奸。實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將冀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檢問。其于決斷，務在公平。俱見其情，即為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淹滯。無縱舞文，有傷和氣。四月甲午勅曰：月屆正陽，候當小暑。乃擬重出極之日，是恤刑端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理前者盡時就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志九刑法志統類編敕 統類原本訛統數今據文獻通考改正

倉部郎中 倉部原本訛臧部今據新唐書百官志改正

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球 崔球原本作崔環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相州節度使桑維翰 相州原本訛松州今據通鑑改正

團判官 團判官疑當作團練判官考五代會要亦作團判官蓋當時案牘之

文官名各從簡省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志第十

選舉志

按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舉貢之政書官卿掌之所以嚴文行而第簡秀也洎梁氏已降皆奉而行之縱或小有釐革亦不出其軌轍今採其事備紀于後以志五代審官取士之方也

梁開平元年七月勅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爲拔解今後宜止絕四月兵部尚書權知貢舉姚洎奏近代設文科選貢子所以網羅名教榮樹邦本也今任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疏材之路從之文獻通考唐時知貢舉皆用禮部侍郎兼

唐同光二年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勅舉選二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讓權停宜準常例處分天咸元年八月勅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仍命隨處置事津送赴闕五年二月九日勅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疎于帖經登第後取于赴選宜絕驟求之路別開獎勵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陳狀于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添選

晉天福三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權知貢舉崔沔奏臣謬蒙眷渥叨掌文衡實憂庸懦之材不副搜羅之旨敢不揣庸頑鈍杜絕阿私上則副陛下求賢次則使平人得路但以今年就舉比常歲倍多科目之中兇彙甚衆每較勝出後則時有喧張不自省循但官屈塞互相朋扇各出言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試官受賂實慮上達聖聽微臣無以自明晝夜哀懇臨深履薄今臣欲請令舉人落第之後或不甘心任自投狀披陳却請所試與疏義對讀兼令其日一甲同共校量若獨委試官恐未息詞理備是實負抑屈則所司固難違憲章如其妾有陳論則舉人乞痛加懲斷冀此際免虛遺謬議亦將來可久遠施行儻蒙聖造允俞伏乞降勅處分從之五年三月詔及第舉人與主司過膠膠建

宴及中書會人報姓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嚴之四月禮部侍郎張元壽曰明君側席雖切旁求貢士觀光宜宜禮禮窮前代未設諸科始以明經傳昇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及三禮三傳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稱紳之士亦誠歎而無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況比等多不究義惟攻帖書文理既不善通名第豈可妄與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選者甚多州縣之間必無遺闕登敷之下須有稽留得嗟自此而與榜書因茲而起但今廣揚大群諸科並存明經者悉包于九經五經之中無出于三種三傳之內若無釐革恐未便宜其明經一科伏請停廢又奏國家雖科紳士貴務搜揚實求才須除能體重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部身返故鄉但剋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禮儀後役虛占官名其重子一科亦請停廢勅明經重子宏調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七年五月勅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誠謀起今後應進策條中書奏覆勅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內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上或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或出身優厚合格舉選日其試策上者委銓司題實注據其試策中者委銓司依實注據如是所試策或上或中元進策條並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內有施行者其本官並仰量與恩賜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並不施行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餘並準前便勅文處分開運元年八月詔曰明經重子之科前代所設蓋期取士更謂通規爰自近年暫從停廢損益之機未見牢籠之義全虧新開斯文宜依舊實庶臻至理用廣旁求其明經重子二科今後復置十一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賈黃中奏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燭盡爲限長與二年改令畫試伏以聽科取士有國當規設章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短景之中視墨刻而惟長掃運演兩儀而難求研墨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敵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試之時準舊例以三條燭爲限其進士并

試色舉人等。有懷藏書冊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紊。明辨藏否。莫在必行。庶為定式。

漢乾祐二年。刑部侍郎邊歸謫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衆。動引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專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貢舉人文解者。並須精加考校。專業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進之門。開與能之路。勅從之。其間條奏未盡處。下貢院錄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勅文。告諭天下。依元勅條件施行。如有固違。其隨處考試官員。當準勅條處分。

周廣順二年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今欲不試沈義。其口義五十道。改試墨義十道。從之。三年正月。趙上交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通。今欲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遺。從之。其年八月。兵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請別試雜文外。其帖經墨義。仍依元格。從之。顯德二年三月。禮部侍郎賈儀奏。請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試官為首罪。勅停見任舉送長官。奏聞取裁。監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言告。送本處色役。永不進仕。

唐同光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刺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開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亦欠少。一事關連。保內一人不來。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滄濫為名。盡被焚毀棄逐。或斃踏于旅店。或號哭于道途。以至二年已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關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勅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于宸衷。此日焦勞。特頒于睿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為定制。從之。時議者以銓注之弊。非止一朝。播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鬻于同姓之家。隨賂改更。因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釐革。豆盧革韋說。僞悅贊成。或有親舊。詎其事端者。韋說

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說即教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為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為三選。尚為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考。兼又明行勅命。務絕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慎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即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躡前于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長興元年三月勅。凡是選人。皆有資考。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壁。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宜令南曹逐條使印。都于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日。判成授某官。蓋懼其或分假于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授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于理道全疎者。以人戶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勅。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元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一一堅本貫屬鄉縣。兼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宜並不加選限。從之。應順元年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一月勅。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錄事參軍。兩任四考。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六考。許入上縣令。及繁州錄事參軍。凡為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舉士。或年四十始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考。第二選漸向踉蹌。有一生終不至令錄者。若無改草。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逮之人。顯示惟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考。元勅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考者。于入戶多處州縣注擬。如于近勅條內。資敘無相當者。即準格備資考入官。其

兩任四考者準二任五考例入官餘準格條處分

晉天福三年正月詔曰舉選之流苦辛備歷或則就書歲久或則守事年深少有違礙格條例是不知式樣今則方求公器宜被皇恩所有選人等宜令所司除元駁放及落下事由外如無違礙並與施行仍令所司遍下諸道起今後文解差錯過在發解州府官吏

漢乾祐二年八月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宦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因下詔曰起今後諸色選人年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授令錄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諸出選門官并歷任內曾升朝及兩使判官今任却授令錄者並依見任官選數赴集從之

周廣順元年二月詔曰自前朝廷除官銓司選授當其用闕皆稟舊規近聞所得官人或他事阻留或染疾淹駐始赴任者既過月限後之官者遂失期程以至相沿漸成非次是致新官參謝欲上舊官考秩未終待滿替移動逾時月凋殘一處新舊二官在迎送以為勞必公私之失緒今後應諸道州府錄事參軍判司縣令主簿等宜令本州府以到任月日旋具申奏及報吏部此後中書及銓司以到任月日用闕永為定制其年十月詔曰選部公事比置三銓所有員闕選人分在三處每至注擬之際資敘難得相當况今年選人不多宜令三銓公事併為一處委本司長官通判同商量可否施行今當開泰之期宜軫單平之衆自今後合格選人歷任無違礙者並仰吏部南曹判成如文解差錯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志十選舉志疎于帖經 帖經原本作帖括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不試汎義 案原本作不汎試口義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王松等所論 王松冊府元龜作王權考文獻通考作王松是書章說傳亦作松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十一

職官志

夫官非位無以分貴賤位非品無以定高卑是以歷代史官咸有所紀皆窮源而討本期與世以作程迨乎唐祚方隆明星在宵探累朝之故事考衆職之遐源申命才臣著成六典其勳階之等級品秩之重輕則已備載于其中矣故今之所撰不敢相沿祖述五代之命官以踵百王之垂範或釐革升降則謹而志之俾後之爲天官卿者得以觀焉

梁開平三年三月詔升尙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六典尙書正二品是時以將授趙州王鎔此官故升之 後唐天成四年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勳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尙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于相位今守太師尙書令是兩省官實不合列署勳尾今後每署將相勳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承爲常式

梁開平二年四月改左右丞爲左右司徒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舊爲左右丞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實並設左右紹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尙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爲正四品

右都省

後唐長興四年九月勅馮黃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于公台但錄平章事字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後至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亦加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諱也 晉天福五年二月勅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爲清望正三品 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畫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策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

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與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上言有司檢尋長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勅準官品令侍中中書令正三品按會要大歷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二品左右常侍從三品按會要廣德二年五月升爲正三品門下中書侍郎正四品大歷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三品諫議大夫正五品按續會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四品以備中書門下四品之闕御史大夫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三品御史中丞正五品亦與大夫同時升爲正四品勅宜各準元勳處分仍添入令文承爲定制又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祿同常侍 周顯德五年六月勅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至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備故改正焉

右兩省

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爲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恆置于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官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敕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爲儀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鏐爲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爲司徒蘇禹珪爲司空遂以爲例議者不復有云

右三公

後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之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訴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書事體之間實爲舊吏若以別官除

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聞違稟則全隱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贊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齊藩侯尙展于公參郵吏豈宜于抗禮遠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孔多紀綱廢紊藉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于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姑息郵吏時中丞上事郵吏雖至皆于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為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郵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于閣門求見騰口喧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祇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為清望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今升之三年三月壬戌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鞠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贖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勅宜依舊制遂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暉為河南尹自是無省郎知雜者開運二年八月勅御史臺準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郎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振舉之間紀綱未峻宜還舊事庶叶通規宜却于郎署中選清慎強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

右御史臺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為樞密使以出納帝命職官分記唐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親唐于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書務則樞密之任至梁開平元年五月宰相之末始他付其後繼任官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至梁開平元年五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命敬翔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還有政術文學者為之其後又改為直崇政院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晉天福四年四月以樞密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權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晉祖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應求免職只在中書遂以宣徽

使劉處讓代之每有奏議多不稱旨其後處讓丁憂乃以樞密印付中書門下故有是釐改也開運元年六月勅依舊置樞密院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從中書門下奏請也周顯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梁開平元年四月始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以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稅諸色課利按舊簿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仍以東京太祖潛龍舊宅為宮也二年二月以侍中案原本有建昌宮事判建昌宮事至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為建昌宮副使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事至四年十二月以李振為建昌宮副使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事其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至後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書李琪為國計使自後廢其名額不置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又內勾之名人以為不祥之言二年正月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鹽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已來戶部度支掌泉貨鹽鐵時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乘政者不類典故踵梁朝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敏愆于下斷喪王室者實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于樞密使請置

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幸臣以舊制覆奏授廷期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爲名焉

梁開平三年正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至乾化元年五月置大學士一員始命
崇政院使敬翔爲之前朝因金鑾殿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爲學士者稱

金鑾焉梁氏因之以爲殿名仍改鑾爲鑾從美名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齊稱雜記梁祖都汴麻事草創明中始于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
第三館激隘尤甚又周盧徵道咸出其間衛士驍卒朝夕喧嘩每受詔探述皆
所他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勅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
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于是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
爲之二年正月勅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

于翰林學士內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
郎遣人隕任圖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開運元年桑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
士

同光元年四月置護鑾書制學士以尚書舍部員外郎趙鳳爲之時莊宗初建
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
臣亦非常例也

天成三年八月勅掌綸之任權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
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
恆輪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

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
一月勅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閣久司史筆會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
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棹宋史張昭遠字天禧二年宰相
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昭立位次承旨崔棹據宋史則晉開運元年
此勅當在晉天禧中是書繫于唐天成三年後從原本有脫誤晉開運元年

六月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備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
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置宜復置翰林學士院周顯德五年十一

月詔曰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後
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曉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
常奉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右內職

後唐天成三年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
柱國勳之極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貴
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
制今後凡是加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
有是命竟不準前例

右勳格

後唐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遷所上封
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書考較其優劣遂
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考課令書考第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唐堯三代舊制
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尤精察吏有檢繩漢末亂離舊
章弛廢魏武于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頗爽前規隋唐已來始著
千令漢代郡守入爲三公魏晉之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案中
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憑何較考自天寶末權置使
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各無實職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遷所
上亦未詳本源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大都諸官亦無考較之事

右較考

梁開平元年四月詔開封府司錄參軍及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兩畿赤縣置
令簿尉各一員二年十月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只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
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
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
司存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置一員左右散騎常

侍諫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即日俸罷朝官仍各錄名氏具罷任月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却與除官從之周顯德五年十二月詔兩京五府少尹司錄參軍先各置兩員起今後只置一員六曹判司內只置戶曹法曹各一員其餘及諸州支使兩蕃判官並省

右增減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御舍使為司膳使小馬坊使為天驥使文思院使為乾文院使同和院使為儀鸞院使其年又改城門郎為門局郎避廟諱也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依舊為城門郎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衙內宜兼押蕃落使職官分紀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為左右院以左右院為左右飛龍院二年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晉天福五年四月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子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為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周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改左右威衛復為屯衛避御名也

右改制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謂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衙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已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于檢慎無瑕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考旌嘉不得特有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申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于前規簡辟之間無聞于徵舉從之長興二年

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人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起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巡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或職資其有殊常勳績者別議優陞若有文學智術超邁羣倫或為衆所稱或夏知迴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清泰二年八月申書門下上言前大卿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如衝替已經二十月即別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並祇三任逐任須月限滿無殿資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罷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無殿資或曾任金吾將軍街使藩鎮刺史特勳並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外書記已下任自辟請應朝官除外任罷任後一年方許陳乞諸道賓席未曾升朝者若官兼三院御史即除中下縣令兼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朝官檢校官至尚書常侍秘書監庶子升朝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官並請本州奏辟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衙罷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駕不除令錄仍守本官月限得替後一年許陳乞長史司馬因攝奏正未有官者送名從之三年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內外臣寮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官寮選擇權任一則俾藩方侯伯別耀賓階次則致朝列人臣備詰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便宜依此施行周廣順元年夏五月辛巳詔朝廷設爵命官求賢取士或以資敘進或以科級升至有白首窮經方諧一第半生守選始遂一官是以國無幸民士不慍進近年州郡奏薦多無出身前官或因權勢書題或是衷私請託既難阻意便授真恩遽使躁求僥倖之徒爭遊捷徑辛苦孤寒之士盡泣窮途將期激濁揚清所宜循名實責今後州府不得奏薦無前官及無出身人如有奇才異行越眾超羣亦許具名以聞便可隨表赴闕當令有司考試朕亦親自披詳斷其否臧俾之升黜庶使人不謬舉野無遺才顯德二年六月詔兩京諸道州府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今後並不得奏薦其防禦團練刺史州各

置推官一員

右釐革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起居邸殿上言。竊聞司封格式內外文武臣寮。纔升朝籍者。無父母便與追封贈。父母在即未敘未封。以臣所見。誠為不可。此則輕生者而重死者。棄今人而錄故人。其榮有何。其理安在。又云父母在品秩及格者。即以封其母。不如其父。便加邑號。兼曰太君。遂令妻則旁若無夫子。則上若無父。豈有父則賤而母則貴。夫則卑而妻則尊。若謂其父未合加恩。安得其母受賜。若謂以子便合貴。曷得其父不先封。伏以父尊母卑。天地之道。算無二上。國家同體。今授封父無爵。名教不順。莫大于茲。臣伏乞自今後文武臣寮父母在其父母已有官爵者。即敘進資品。以及格式。或不任祿仕。即可授以致仕。或同正官。所貴得以敘封妻室。即父母俱榮。孝子無不逮之感。關門交映。聖君覃慶賞之恩。噫。荷陛下孝治之風。受陛下榮親之祿者。靜而屈指。不過數人。陛下得以特議舉行。編為令式。勸天下之為善。令域中之望風。自然見前代之闡文。成我朝之盛典。況唐長興元年德音內一節。應在朝中外臣寮父母在。並與加恩。司封不行明制。堅執前文。備布新恩。兼合舊勅。庶使事君事父。恆遵一體之規。為子為臣。不失兩全之義。臣又聞司封令式。內外臣寮。官階及五品已上者。即與封妻。子固不分于清濁。但祇言其品秩。且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五品。贊善大夫。洗馬。中允。奉御等。亦是五品。若論朝廷之委任。宰臣之擬論。出入之階資。中外之瞻望。則天壤相懸矣。及其敘封。乃為一貫。相沿至此。甚非而況北省為陛下侍從之臣。南宮掌陛下經綸之務。憲臺執陛下紀綱之司。首冠羣寮。總為三署。當職尤重。實望非輕。此則清列十年。不遂顯榮之願。彼則雜班兩任。便承封贈之恩。事不均平。理宜改革。伏乞自今後應諸官及五品已上者。即依舊制施行。應三署清望官及六品已上。便與封贈。清濁既異。品秩宜升。仍下所司。議為恆式。從之。漢乾祐元年七月。詔尚書省集議。內外臣寮。父在。母承子。應敘封。追封合加太字否。以聞。尚書省奏議曰。今詳前後勅條。凡母皆加太字。存歿並同。此即是父歿。母存。即敘封。進封內加太字。母歿。追封。亦加太

字。故云存歿並同。若是父在。據勅格無載。為母加太字處。若以近勅。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即妻從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雖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未得廢妻。亦不合用子廢之限。從之。周顯德六年冬十二月壬辰。尚書兵部上言。本司廩補千牛進馬。在漢乾祐中。散失勅文。自來只準舊編勅及堂帖施行。伏緣前後不同。請別降勅命。詔曰。今後應廩補子孫。宜令逐品許補一人。直候轉品。方得更補。不得于本品內重疊收補。如是所補人。有身故。除名。落藩。廢疾。及應舉及第內。只許于本品內再補一人。太子進馬。太子千牛。不用收補。詹事。祭酒。例施行。兵部尚書侍郎。舊例不許收補。宜許收補。致仕官。歷任中。曾任在朝文班三品。武班二品。及丞郎。給舍已上。金吾大將軍。節度防禦團練。留後者。方得補。廩皇廩人。其祖父曾授著皇朝官秩。方得收補。應合收補人。須是本官親子。孫年貌合格。別無滯濫。方許施行。餘從舊例處分。

右封廢

梁開平四年四月。勅諸州鎮使。官秩無高卑。並在縣令之下。其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烏重尤為滄州節度使。嘗以河朔十六州。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壖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後唐長興二年正月。詔曰。要道繞行。則千歧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備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廢紊。宜準舊制。令百司各于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一抄。寫不得漏落。繕寫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麻署者。文書委官

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敘所謂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遍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會釐草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參酌奏覆施行其年八月勅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右雜錄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志十一職官志四曰志誤志誤冊府元龜作失誤考五代會要職官分紀俱

作志今仍其舊

又改爲直崇政院直崇政院原本作直崇文院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亦置直院一人案五代會要作亦置院使一人石林燕語作改爲樞密院直

學士

應補千牛進馬進馬原本說進員考職官分紀有太子進馬員字係傳寫之

說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志十二郡縣志曹州之戴邑 案歐陽史職方考開平元年割曹州之考城更
曰戴邑 韓開封此經云曹州之戴邑 未見分晰

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 陽武原本載武陽今據唐書地理志改正

華州洛南縣 案此下注文所載韓城郃陽澄城等縣似不相屬據歐陽史職

方考洛南故屬商州周制屬華州此本當是脫去洛南沿革小注又脫去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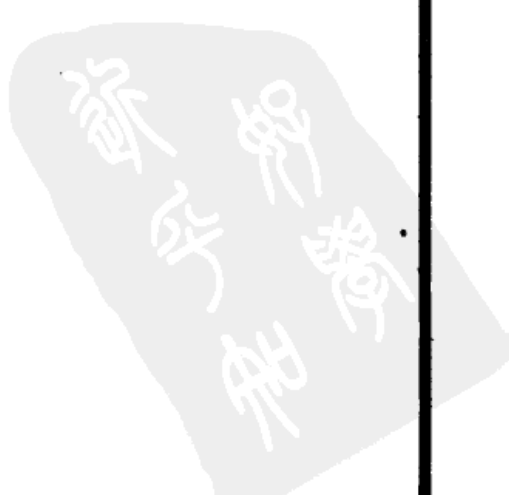
州郃陽縣澄城韓城等大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錄于此

湘州 案湘州二字原本誤作小字連注文一段與秀州下注接高文不相屬

考唐開元十道圖潭鄂等州原隸江南道應以湘州另為一條作大字其天

福四年四月馬希範奏云云作小注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新五代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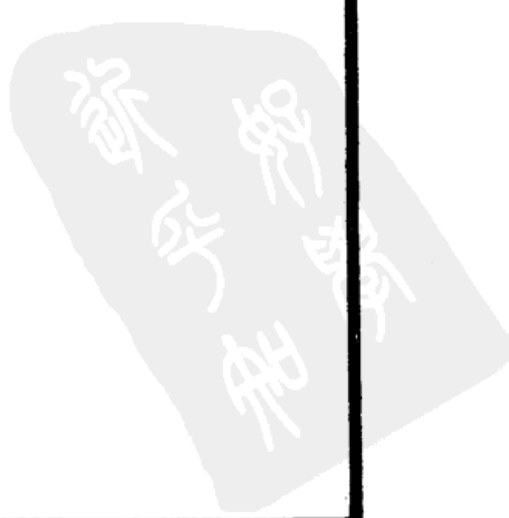
新學社

五代史記序

建 安 陳 師 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會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骸暴原隰君民相跡如斃樹草木幾何其不胥為夷也逮皇天悔禍真人出軍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貞豪傑之士竭謀殫智以緩民之死乃墮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隨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為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威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閉閣與存亡之迹森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慶慶歐陽公慨然以自任盡殫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宋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文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序



五代史目錄

宋

歐陽

無

修

撰

徐

無

黨

注

本紀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考三卷

世宗年譜一十一卷

附錄三卷

本紀

卷一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卷二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卷三

梁本紀第三

末帝

卷四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卷五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卷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

卷七

唐本紀第七

廢帝

廢帝

卷八

晉本紀第八

高祖

卷九

晉本紀第九

出帝

卷十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隋帝

卷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卷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帝

列傳

卷十三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母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魏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龍

友晦

兄存子友寧

友倫

卷十四

唐家人傳第二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溫

存乂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修

克修子嗣瑛

嗣肱

克恭

克寧

克寧子爽

莊宗子繼岌

繼渚

繼嵩

繼蟠

繼堯

卷十五

唐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感帝哀皇后孔氏

明宗子從璩

從榮

從益

姪從榮

從璋

從溫

從敏

卷十六

唐家人傳第四

感帝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英

卷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義

重英

重進

重璿

重果

高祖叔父葛友

葛友子敬威

敬贊

葛齡

葛齡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胤

出帝子延賧

延寶

卷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榮

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姪贊

卷十九

周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梁氏

貴妃張氏

子伺

姪守恩

避

淑妃楊氏

德妃董氏

信

奉短

卷二十

周家人傳第八

梁守禮

宣懿皇后符氏

世宗子誼

誠

熙謹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後立皇后符氏

誠

熙謹

熙謹

卷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李唐賓附

葛從周

張存敬

劉捍

朱珍

龐師古

霍存

符道昭

寇彦卿

卷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牛存節

王重師

劉暉

張師勳附

徐懷玉

卷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賀瓌

馬嗣勳

謝彥章

王景仁

王禮

王虔裕

卷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榮翰

卷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史璋瑋子風翰

元行欽

袁建豐

符存審

王建及

安全全

西方鄰

卷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孔謙

李巖

毛球

高震

張延朗

李仁矩

卷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附

康思立

葉彥稠

劉延朗

康義誠

卷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南

劉贊

何瓚

卷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廷廣

吳櫛

卷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孫文進

後贊

郭允明

卷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諱

扈載

卷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附

卷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恩同

張敬達

羅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卷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遠

張薦明

石昂

程福黃

李自倫

卷三十五

唐大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遠

薛貽矩

蘇循

卷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球

存賢

卷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卷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卷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鐸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卷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卷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

卷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釗

馮行襲

卷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據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亮

蔣殷

卷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卷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陸思誨

卷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廷魯

卷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莫從簡

五代史目錄

張筠 弟繼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榮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暹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卷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厚權

王弘贊

劉審文

王周

高行周 行進

白再榮

卷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鄰

馮暉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孫方諫

卷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岐

王殷

劉詞

王瓊

折從阮

卷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廷光

婁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卷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卷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卷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琪 兄凝

鄭珏

李愚

盧導

司馬頊

卷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顛

劉岳

馬竊

盧損

崔居儉

崔悅

李俸

卷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登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圭

龍敏

卷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辨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嶧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趙廷義

考

卷五十八

司天考第一

卷五十九

司天考第二

卷六十

職方考第三

世家年譜

卷六十一

吳世家第一

卷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卷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卷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卷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卷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卷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卷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附錄

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卷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餘無業曰凡諸國名號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始未

五代史目錄

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唐者史官從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
石敬瑭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勰已稱漢而劉晏又稱漢王建已稱晉而
使以孟祥又稱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知唐三統蜀則已不顯著
述故略而不道五代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不常史家撰

五代史目錄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containing the main entries of the index.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篇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與時也即位以前其事則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畢也即位以後其事則詳其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瑯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在稱王柱中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煒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溫死巢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諸鎮記當時節度使所治軍州諸鎮故有赴鎮移鎮之稱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贖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部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凡稱某州某人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釗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釗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勳尚讓等擊以全忠為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勳為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為留後十二月

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寶盧璋張晁攻汴軍板橋晁軍北郊璋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顯兵少不敢出也晁至王而後發其通者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板橋拔其四柵又擊萬勝璋敗投水死宗權聞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從王者非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瑾而樂聲不輟晁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晁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晁攻汴王聞晁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晁兵過遣朱珍驅之戒曰晁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晁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家間晁止而食食畢拔旗輟馳擊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晁軍為二而擊之晁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晁而河陽陝洛之兵為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被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璿為留後璿之揚州行密不納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諤為節度使德諤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諤為副三月庚子傳宗廟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遣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沈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為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遣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擊官送瓚還楚州溥

取汾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鄭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勳襲鄭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暉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見者咸以爲忠己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會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家人傳友倫乃王以爲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錢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據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棧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鄆亦降友倫擊鞠墮馬死王怒以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于京師會三異校定曰殺崔胤者朱友諒非友諒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胤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會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克用本紀及茂貞傳此行諸世家皆書其在唐所殺獨唐此乃關文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將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贇等百餘人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論諸鎮襄州趙匡胤以爲

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鄆復鄆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胤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于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祐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求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瀘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卷一

五代史卷二

宋 歐陽修 撰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古則書因則書非此戊辰大赦故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為濟陰王其本語如此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唐京兆府為雍州州縣廢置見職方考惟京師則書之賜東都醮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芻梅老來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言貢不責其物故書曰來五代亂世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夷狄君臣姓名官爵或書或不書不必備或乙酉封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博王子友文非子而書友珪鄂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姪友諒衛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我敗曰敗績文禮宜然已見行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皇高祖諡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宣儀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光孝祖信諡曰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載諡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虢虢蟲生隰州黃河清此書見九月括馬冬十月己未韓武于繁臺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免殿刑徒見其亦有愛人之意也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於西都秋濟陰王殺臣子之大惡正梁葬名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三月壬申朔如西都幸已至也如丙子如懷州五代亂世兵無禮日不可悉書故用兵無勝敗攻有軍可以書如懷州者無得失皆不書其命大將與天子有所如自書丁丑如澤州戊寅封縹臚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更戊蔚薨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

五代史卷二 本紀

耶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至澤州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于夾城敗績城在故書地于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用兵之名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己酉殺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書殺曰伐不書殺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漢谷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以晉人攻博王友文留守東都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十一月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燃燈以祈福燃燈風俗相傳自天子至於庶人舉其失可知庚寅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祀天子南郊書曰大赦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讓武于西杏園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唐末之風疆聘相并或去彼來此不可為常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誦讓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使兵攻鄆廷故也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日取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六月庚戌劉知俊執祐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以勇歸曰降以地歸曰附亦文禮宜然知俊叛而不言地蓋辛亥如陝州以劉知俊乙卯冀王朱友諒為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韓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初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姓名行思無嫌又不見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足不伏降之日皆書史失之八月辛未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闕孳于西苑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命命闕孳而推得其首惡故初亦且書軍亂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禮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冬

一五

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南至不必告因其以至日告謝而告謝主謂蓋比南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自唐末之亂禮樂亡下未講武于榆林二月己丑閱稼于穀水秋八月丙寅如陝州

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

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

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庚寅赦流罪以下因求

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

阿保機遣使者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秋八月戊辰閱稼

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鞠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

而云入閣錄其本籍書之以見禮失事在李琪列庚子如魏州以晉人攻張宗

奭留守西都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

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耽使于蜀甲子如魏州亦以晉人及鎮

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儔戊寅如

貝州三月丙戌屠粟彊善屠者其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

東都則此至戊寅如西都三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德音赦之小者從

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六月疾革鄧王友珪反此而附

例而事亦有不符而日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戊寅皇帝

崩年六十一不書崩處以異於常終者乾化二年十一月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

議者或譏于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實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變篡也非

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

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行而自立者聖人於

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子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變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書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者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變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子不偽梁之旨也

五代史卷二

五代史卷二考證

梁太祖紀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注以大加小曰
伐○臣文清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左傳楚師致討曰伐孟子
曰在者上伐下也注謂以大加小曰伐恐非

五代史卷二考證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恩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滑州李繼翰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唐人取鄆州。晉末即位已自建號，而書唐人名，事而見前。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凡官皆

此書者，據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唐人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亡。書曰：梁亡，見唐莊宗之立也。四月，莊宗立。

五代史卷三

五代史卷三考證

梁末帝紀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注凡官皆不重書此書者據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臣人按歐陽修作王彥章畫像記首稱太師王公極道其善戰而一本於忠節則此當以死事而重書其官恐非別將兵之謂也

五代史卷三考證

五代史卷四

宋 歐陽修 撰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據唐書除使有此節屬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遣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肯盧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鷄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

懼其國己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屬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橫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坑巢黨驚曰鷄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勳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璋尙讓於夏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涇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洛磁三州自別為昭義軍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晉五州至是澤潞入于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黃邢洛磁孟氏據之故當時有兩昭義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尙讓於太康又敗黃勳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眾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三百里至于冤胸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變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墮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離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第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龍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克用不稱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攻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

追天子不及得妻王廔迨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致而不能使也嘗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歸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遣復恭使進兵討致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逵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逵取邢洛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絳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歸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陸路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為副使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高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連連歸克用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咎使昭宗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龍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絳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駕于太原出晉絳掠魏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檄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漳沈沈戰大兩平水梁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退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鐸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離區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鐸克用出兵并區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景福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未攻幽州李匡威棄城走連至景城見救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河執爭立克用請立河鳳翔李茂貞亦遣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昭宗初兩難之乃以李相權胤為河中節度使而許克用立河茂貞等三鎮兵犯京師克用亦起兵乃遣胤去六月克用攻潞州刺史王瑒瑒助洪以母者七月至于

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闞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弟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遣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幾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動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為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將甚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克用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華縣軍士便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洛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垣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恒水陸澤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忠遣高從周攻下邢洛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勳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被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溝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洛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上門王處直入飛狐使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勳汾州守將李瑋皆迎梁軍梁晉人大懼會天大雨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瑋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津梁軍乘勝破汾隰三州遼國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梁軍大破解去周德威復取汾隰三州四年梁遣唐都於

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爲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懷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鴈門。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子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五代史卷四



五代史卷五

宋 歐陽修撰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干邢州。遣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羣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頰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鸚鵡尾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徽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殺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運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頹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數日。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阮。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叢。彊。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厲門。劉心以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為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

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承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視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洛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芻以埋壘。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募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為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子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瑄閉城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威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

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

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為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樞密使唐故以官者為

用士人而與宰相並任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閏月追尊祖

考為皇帝妣為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烈祖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

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

懿宗昭宗為七廟追尊祖考則立廟可知故皆不書廟此書者以壬寅李嗣源

取鄆州後唐太祖置魏兒軍如李嗣昭等甚衆初皆賜姓名而不全若子五月

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

人克澤州唐末澤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

此也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

如鄆州以襲梁據其不備疾戰而入之故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

敬翔自殺翔為梁臣梁所以亡唐翔之謀為梁之亡也翔丙戌貶鄭珽為秦

州司戶參軍蕭瑋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

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

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章說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

從當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備

于潞州繼備以被殺書非不子其死蓋繼達殺壬辰敗于伊闕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官者凡書通惡辭無

見也自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遠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

海國王大謨使大馬謀來庚申如河陽趙太后也太后曾氏莊宗母也莊

宗即位遣使冊封為皇太后皇太后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附于太廟朝獻于太

微宮戊辰享于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

曰以其妃某夫人某氏為皇后其不正者直三月己酉覺項來庚戌賜從平汴

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塗為檢校諸使唐諸帝

潞州將楊立反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為

憲州刺史命官不書此丙辰渤海國王大謨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克潞州

不書命將書其甚也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

如雷山寒天神夷狄之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門以禳災或本

書災不書異災或為置水非禮書謂見其有懼禍之意而不知畏天以修德水

旱風之類書物者災也故書其變逆常理不知所以然者異也以其不可知

故不甲寅幸郭崇韜第丙辰黑水遣使者來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暉妻

一產三男子此亦變異而書者重人事故謹之使世十一月癸卯敗于伊闕丙

午至自伊闕以此為善祥故於亂世書以見不然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

張全義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場乙亥射鴈

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律渤海國王大謨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

射鴈于郭泊庚寅射鴈于北郊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俗之祭也庚申

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

朱漢賓第旱庚寅趙光胤薨五月丁酉皇太后薨廢朝五日太祖正室昭莊宗

改卜園陵使少帝濟陰王也梁書曰哀皇括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不書

太后己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

統郭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兩至于是月丁巳射鴈于尖山冬十月壬

午奚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

者來己酉蜀王衍降唐兵入蜀不攻不戰蜀臣迎降故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

第宗邊宗訓滅其族十二月己卯敗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閏月辛亥封第存

美為暹王存霸承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又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于殿實

五代史卷六

宋 歐陽修撰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實爲屬門部將生子懿信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梁克充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洛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鐵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醕奮擣馳騎犯其白馬被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媯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翰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翰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襲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來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禦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

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鄆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天成元年實同光四年而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見下可知莊宗本紀自書同光四年各從其所稱既曰改元不嫌二號也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曰始奠見其緩也自己皇帝即位于柩前禮也反逆之臣自

立而用嗣君之禮者從其禮而不變文者蓋先已書反正其名也易斬縶以衰冕用弄矣此書其實者見其禮有自愧之心而欲逃大惡之名也服冕故書以見其情壬子魏王繼岌薨諸王薨不書此書者見明宗舉兵實位則莊宗元子猶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珪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在禮始亂宜誅而明宗因之以反命以方鎮報其功也故書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遵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殷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臺所以糾百官之不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章說敘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

說于合州八月乙酉朔陝州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是時朝廷衰頹之甚故書閏稼于冷泉宮己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醫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九月己

未幸至德宮及復建豐殿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卓曉使大鬼主傳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殺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畢辛亥兩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重亥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而殺之

而命以官故書與在禮同非宜誅而書殺者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書之三月壬子朔幸會

面招討使以伐荆南是時荆南自趙楚中國而附吳不以有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圓軍臣買軍者著其過度耳明來赴五代為勳餘之君遊幸無過度此書以臣之失矣盧臺軍亂殺其將為震新羅使林彥來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

庭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國龍庚子辛白司馬拔突厥神事也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襄東萬州癸酉殺豆盧革章說八月乙酉祥祠使宋朝化

及昆明使者來九月庚午覺理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

殺不書克汴州者天子自以兵討朱守殷直入其城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國不書安重誦誦殺之不書重誦殺者明來知而辛丑德音釋輕繫囚是月

傳箭于靈彥感事也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敗于東郊丙午遣算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章曰孝

恭廟號惠祖妣劉氏曰孝恭昭會祖教曰孝實廟號毅祖妣張氏曰孝實順祖妣曰孝成廟號烈祖妣何氏曰孝靖穆考曰孝成廟號

德祖妣劉氏曰孝成號立廟于應州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康來乙未孔循罷

戊回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鄭珣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

使范廷光為樞密使夏四月戊寅廷光罷乙酉遣趙道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為賊入于

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徽怡為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為順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

隱赫連慶州防禦使曹廷瑰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暮魯來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李敬周克慶

州曹廷瑰伏誅辛亥幸康義誠第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掣接都督來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

辛酉晏球獻賊伴趙敬怡罷丁卯崔協薨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璨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接括梅里來求禿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

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不曰祝朝而曰賀朔者非禮祝朝者事自不書五月賀朔出始

使履行皆不復乙酉追諡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

乙卯覺項折過明來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闕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為大內留守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癸丑朝獻于

太微宮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衛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

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

吐蕃首領于撥葛來五月丁丑回鶻使擊粟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秋七月壬午訪莊宗于孫慶所莊宗子孫而不知誰所見明崇舉兵不順稱

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三司使而令遷因之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為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

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乙卯吐渾廣各舉來丙辰封子從厚為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廷光為樞密使

丁亥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馳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謁于太廟冊禮殿於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夷狄不可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鄭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誨討董璋不命直使往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觀使列六薛孃居來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熱吐渾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質崇緒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棟州民邪劍門關干戈之世王道息而禮義亡民猶有自知而書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至今因君旌表猶有勸民之意故兩晉之故書已未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安承恩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己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鄴國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觀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泚來十國外而不盡此者知祥本唐臣而反至此其理當然其來也臣禮改過自歸絕之則嫌不計其自新錄之則備不備故如夷狄書之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從珂非子而書子與梁博王文友文同從益許王姪從溫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使速骨卿來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八月戊

申大赦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馮贛為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書得疾為從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與聖宮不克伏誅君病不待疾以兵求立雖當誅故書伏自助非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意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雅和殿年六十七清泰元年葬河南洛陽號徽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滅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善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墀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刑歲嘗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詔武德司官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靈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歎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圖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敵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六

五代史卷七

宋 歐 陽 修 撰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從厚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子勳，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二代五君，始見此即位服喪之先，君得其故，嗣君得其始，而免禍亂，越臣民，越暴亂之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輝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麟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為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著非禮也。乙亥，契丹使都督沒辣于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彥獻錢助作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不書姓氏，不曰冊某人為皇太后，者母不可斥其事，自見於傳也。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儔為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贊，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

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督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戊子，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魏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患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溫使圖之。王聞馬于黃龍莊，彥溫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為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為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贊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為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為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為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儔。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恩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戊寅，弒鄂王。殺與弒，而廢帝同惡。相殺故書殺。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廷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苑延光及索自通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顛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御署官疑是廢帝初，其非吏部正授，故須有旨方得選，此於事無勳。九月，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二月己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契丹寇雲州庚寅幸龍門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為皇太后非嫡母故詳其詳氏

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為樞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契丹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馬都者軍伍之名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

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彛為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為雍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

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

于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佗命官不書以此書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

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戊申如河陽冬十月壬戌括

馬籍民為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

之雖不果而見殺猶為得死乃顯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光遠殺己以叛故書之如其志命葬其燼骨於徽陵城中

辛巳皇帝崩年五十一帝自焚死晉高祖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

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

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五代史卷七

五代史卷七考證

唐愍帝紀靜難軍節度使藥彥洸為副○本書彥洸傳潞王從珂反彥洸

招討副使今上文書從珂反則此叙係彥洸傳字誤也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愍帝紀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本說師今從上下文改正

潞王紀戊子殺康義誠注義誠叛于愍帝罪宜自誅而愍帝同惡相殺故書殺

○臣文清按朱子綱目大書唐康義誠伏誅喪其族劉友益書法云從珂書

殺夫康義誠為將以伏誅書義誠自從榮之亂反覆觀望今又叛主求容罪

不容于誅夫其義較長

五代史卷七考證

五代史卷八

宋

歐

陽

修

撰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振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振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臬振鷄生敬瑋其姓氏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瑋為人沉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為承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瑋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酪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瑋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為梁兵所敗敬瑋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己所以不反者敬瑋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瑋為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瑋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與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鄆州陶玘亳州李勣皆以賊行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瑋為首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為御管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為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瑋疑其必及禍不欲為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輒復辭行明宗數責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瑋為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

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懿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瑋于道敬瑋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瑋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瑋果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撤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為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瑋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瑋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敬瑋大敗敬瑋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於廢帝本紀晉契丹立晉據所見也於此書皇帝即位自立蓋其志在於廢帝也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瀋漢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鏖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葛從誨叛于唐來降是日廢帝猶在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顛罷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赦房嵩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為庶人王從珂從晉人本諱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玩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內都虞候秘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彥珂同州裨將門鏗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彥贊早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於吳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秘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隨郡公為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唐宗室子史以見二王後三恪猶存不必著其人也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謁民租賦趙瑩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與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環諡曰孝安廟號靖祖妣秦氏諡曰孝安元會祖彬諡曰孝簡廟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丹使達刺來三月歸德
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閏月天興蝗食麥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
氏爲皇太后高祖所生母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年五十二

五代史卷八

五代史卷八考證

晉高祖紀六年河決中都入于清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因文清按朱子綱目書河決者十有六而五代居其九皆朱梁決河篇二以疏河隄之罪也然梁本紀失載附記於此

五代史卷八考證

五代史卷九

宋 歐陽修 撰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詔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為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為廣晉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禮也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為副太常卿崔悅為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為園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舊史實錄無稱道顯使不置或謂馮道高祖亦

然己卯四方館使宋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使于契丹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高祖所生母也高祖時尊為皇太后矣其崩也喪葬不用禮見禮之傳不書曰皇太后者於帝為祖母也其名也丁酉使石德超撲馬于相州之西山前已備見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來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安從進自焚死庚申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

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耶五來庚午葬皇祖母於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九月辛丑李守貞為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

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庚寅葬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壽安縣五代不葬其死者五明宗雖善終而帝不克葬至廢帝時始克葬故皆不書至此始見子得葬其父故并附廟詳書之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庚子附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高祖靈車所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宮廬宮廬與秋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

再昇以來旱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奧來二月壬子景延廣為御營使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次澶州救囚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焚衣野祭之類皆閭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見禮樂壞甚三月己卯朔趙彞罷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為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蝗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五月奉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癸卯馮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六月庚戌祭蝗于畢門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

秋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等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后丙申幸大年莊及景延廣第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為皇后馮氏趙帝壬子敗于近郊幸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庚午括借民粟十一月己卯董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園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來

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麗使其廣平侍郎金仁達來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來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鴈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晉自高祖以父事契丹甚謹而歲時遣使晉史實錄皆不書至此始見出帝立使者旁午不絕不可勝數故其官卑者皆略而不書班進故書大饑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為御營使乙酉北

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韓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律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

三月癸酉及契丹戰于威城契丹去戰而兩各傷兵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為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

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檀州救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辛酉率借兵財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鄆都留守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為青州行營都部署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為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汝濟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誦門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為北面行營副都統鄆都留守馬全節為副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鼻門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出帝已許其不死已而命守貞殺之故不書伏誅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恆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為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為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日以備契丹契丹丙子大閱于咸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邠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咸城庚戌馬全節克秦州辛亥易州成將孫方諫及契丹諸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于咸城己卯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檀州救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莊六月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早秋八月甲子朔慶二舞丙寅和凝罷馮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既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兔于硯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規內軍卿朴養言來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為高麗國王己巳射兔于鼻門幸沙臺十二月丁丑臘敗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彞為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兔于板橋幸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為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副河決魚池大鐵羣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為兵馬都監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瀘沈敗績死之契丹守將殺于城而不書死者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遂以被殺顯若不降而死節明者自書死如清是已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臺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出帝雖存而晉則亡矣故書滅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焉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謹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卷九

五代史卷九考證

晉出帝紀丁亥進封嘉伯教備屬宋王○臣會汾按教備即帝本生父從唐舊制亦無稱嘉伯之禮見補論內

五代史卷九考證



五代史卷十

宋 歐陽修撰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其操刺。世俗謂勇猛為操刺。錄其本語。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鼎以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契丹寇瀋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王敗之于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資鉅萬。良馬數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榜一。木榜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榜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殿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止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

五代史卷十 本紀

年矣。漢雖建國而未有國號。又稱晉年號。捨開運。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而追續天福為十二年。初無經理。但書其實。厥後來降曰。來歸。哀斯人也是時天下無主。得其主則往歸之。與乎叛于彼而來於此者。異矣。漢高祖非有德之君。惟德斯人之無所歸者。猶得而歸也。故曰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儻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丙戌朔。獨河東雜稅。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遷。去其太原。畏而去。故與自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為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樂城。契丹入于鎮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遷歸于契丹。以鄆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太原。戊辰。改國號漢。高祖初建國無國號。蓋其制。年則國仍統晉可知。但無明據。故慎於所疑。爾此書。改國號漢則未改之前宜有所稱。此可以推知也。赦罪人。獨民稅。于闐遣使者來。是夏。劉昫薨。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杜重威於晉出帝時避出帝。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端諡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諡曰明貞。曾祖昶諡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諡曰恭惠。祖僖諡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諡曰昭穆。考瑛諡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諡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祧。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齊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濟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

五代史卷十一

宋 歐 陽 修 撰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書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承與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恩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褰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子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綰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

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

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愷實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還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鸞脫覘威所嚮鸞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廷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九明反弑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秦寧軍節度使贊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贊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贊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延美楊溫為贊守徐州戊午次鼻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吳蜀諸國自立皆稱而不書此書已卯馮道為中書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裴骨支來癸丑乘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魏延美楊溫不書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

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璠諱曰審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諱曰審恭。曾祖諶諱曰明憲。廟號信祖。妣申氏諱曰明孝。祖諶諱曰翼順。廟號義祖。妣韓氏諱曰翼敬。考諶曰章蕭。廟號慶祖。妣王氏諱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鄰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登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周義所得討。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于京師自晉州十一。而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達來。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展克崙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翟光鄰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彥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書其本姓又不書者明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鑄為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鑄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一。書是日。連上文。緣無崩日。

五代史卷十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
 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
 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榮為
 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
 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
 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日有事于南
 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壬辰太祖崩秘不發
 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於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編詞右監門
 衛大將軍魏仁浦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為大行皇
 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國簿使御史中丞張胤為
 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為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
 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
 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其稱帝故書姓名不與
 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
 使何徽伏誅王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乙卯葬
 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在鄆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
 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
 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勣殺其
 刺史趙舉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
 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
 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庚辰闕稼

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魏仁浦為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瓌

二年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始古者四梁末帝嘗出帝即位論
世書其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
 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
 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
 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
 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
 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讓來奉
 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為竹龍都部
 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夏四月常秦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
 南赦京師囚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
 八月乙丑謀民種禾及菑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
 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
 祀典者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殺死蓋已深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南征三月丁
 未克壽州不書劉仁贖降事見死節傳蓋仁贖實不降故書周自克之劉克者
離取之名也壽州取則見仁贖之節著不書死之者仁贖自以病死
以其守節至死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
 城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八月乙亥李穀罷
 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
 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

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身居其地而來降者書州
而不居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丁丑取秦州
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

五代史卷十二考證

周世宗紀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監本脫瓊字今增正

三年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

文清按朱子綱目書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又載世宗親

征淮南命李重進先赴正陽唐兵救之重進退保正陽世宗亟遣重進引兵

趣淮上彥貞至重進度淮逆戰大敗彥貞斬之是敗唐人于淮上非正陽也

且此與南唐世家俱未言有新將事與綱目異未知孰是

丁亥領均田圖○臣宗萬按紀領均田圖示重民事也但周廣順三年正月罷

戶部營田務顯德六年二月又減行苗使所奏羨田三萬八千頃此二事為

朱子綱目所予而本紀獨不載故以類從而綴于此

五代史卷十二考證

宋 歌 陽 修 撰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蒙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質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機至於洞質流腸封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明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懶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誠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卽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梁寧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

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除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屢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遂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充郭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與干戈而使吾奴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卽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諡曰元貞皇太后后附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為愛己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婦聘之帝卽位將冊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實王友雅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為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雅友徽友孜其

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野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寶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本追封樞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為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軍德厚友珪時為鄆州留使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從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潛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戲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福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福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

衛王友能惠王友諒邵王友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臥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從衛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使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乘乘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繼之乙等攻劫州縣

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諒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上莊宗入汴皆見殺明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書畫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嘗用劍運衝內制勝都指揮使與州刺史太祖圖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擊圍

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駕殿勇功臣太祖後遣攻歸德圍博昌層之清河為之不流

賜子石樓兵敗友寧歸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

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魏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圖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礮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遣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

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建勳客省使王建又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明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衛內都指揮使

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問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焉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璠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璠

于石佛山璠走都虞侯朱友恭譏之太祖以為璠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惑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救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運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克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

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夏夏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禾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勳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餉以

供軍費。太祖卽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詰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遣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友文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福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勣，計事。勣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擁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懼駭，起呼曰：「我每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體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襪縛之，瘞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寶，羣臣及諸軍，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上人，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鄆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勣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卽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唐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

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疎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卷十三

五代史卷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唐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遣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遣軍與夫人相擣，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寤，不知所為。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書笑王行瑜、葉郛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奔，連鞮，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其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諡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闕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黠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神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長，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黠丈人讓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巨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躡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子闍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避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鏐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津汜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詣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

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曰：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伴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拜路，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獵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齋，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棧，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豈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諭于廷，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莊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賈，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暫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趨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葛陂，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罍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索袍帶以賜之。容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曰：容哥，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醢醢，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于門，后於馬上，以靈威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考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遺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

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第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讓，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擊驪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為寺僧所殺。克脩字榮遠，從討應勳，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笞之，克脩慚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齊州，嗣肱從存審救齊，梁軍解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鴈門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鄙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積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鄙人皆怨，克恭遣使院勦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湯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

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小，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感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李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顯存暹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又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邑王，存顯承王，存禮薛王，存暹申王，存又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又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子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子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又

及存暹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又過千郎家，酒酣，撲背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悲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存顯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暹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越在禮作亂，乃遣存顯於河中，李嗣源兵反，擣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顯北京留守。存暹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暹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暹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顯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顯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關，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彥超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超曰：「上性仁慈，不可閉塞，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曉，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都宮爲與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從謙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其兵備關道，以遏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殿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與榼，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紫韜解縛焚榼，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

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翰又見崇翰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翰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翰曰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屢謁衙門闕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翰鎮蜀從襲等因言崇翰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翰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子敢知也莊宗聞崇翰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翰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翰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翰去就時兩川漸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翰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翰明年正月崇翰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翰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費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翰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翰繼岌登樓以避之崇翰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儀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踏面以俟繼岌面榻而臥環縊死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聞無子明宗已即位國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國繼岌何在國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灑繼蟠繼曉皆為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宋人傳皆先兄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爾無定法也

五代史卷十四

唐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諡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諡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鉞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讓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御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廢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許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

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廢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者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懷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鄩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鄩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遷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顯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追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鄰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廢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

晉高祖立追諡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榮從厚從益從環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環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環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環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環以為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環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環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環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嗚呼無父為生無君為以為生而世之官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盡捨兵而歸晉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盡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從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榮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薄而鷹視顧喜備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趨從榮以勝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領儒場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晉老矣若經義雖不能曉然尚書屬閣之其錄不足學也是歲秋對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期廟而有司希言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

帝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嘗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苑廷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廷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囊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棹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患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亭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贊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默然自與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顯殿上守滿宮女曰夜滿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滿涎液斗餘守滿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實於己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勝於自得及聞人道

宋王之善，則憾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為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贊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贊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與殿閣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察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鞏，從榮兵出與陟鞏並趨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鞏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厥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甦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慚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而有姪四人，曰從榮從璋從溫從敏，從榮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榮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偏儻，

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榮為大內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從璋字子夏，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從璋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從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從璋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克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器服，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沒其家，賞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從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從敏字叔達，為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卷十五

五代史卷十六

宋 歐陽修撰

唐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己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廢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廢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薪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

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卷十六

五代史卷十七

宋 歐陽修撰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承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聞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乘一旅，兵運禍結，力屈勢孤。皇帝救患，推剛與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難蒙霜，度厲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策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與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違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比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量端，果貽赫怒。禍至神威，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肯稍霽雷霆，未賜豐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

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惠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感實自貽，咎將誰執？今宮宴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覺，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吃飯。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慮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咎。永康王

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腹而去永康王妻兄釋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釋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腹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從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獲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備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濠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濠權甚乃為重胤妻濠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馮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

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歿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徵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胤重睿重景孫曰延腹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季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率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贊字德和少無賴窳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贊性貪暴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贊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過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賢從出。帝幸瀘澗。使以兵備放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賢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賢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濼。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職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王。重進襲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保。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臥疾。宰相馮道入見。臥內。重睿尙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實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

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還。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果。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果。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尙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詔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越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資。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齊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還。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飾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數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間閭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遺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

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謹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卷十七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晉家人傳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臣案萬按本傳高祖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允凡六子曰重貴重德重義重英重允重譽重果凡七傳又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若然則重允已不在弟列而高祖止五弟矣如謂名稱亦未順便當合于從弟而高祖止六子今傳乃以一重允而兩列其名誤矣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李氏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幣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官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陳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閹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諍已而議立湘陰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諍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驅敵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深意深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隋帝書史實錄皆無是立后也

高祖二第三子第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過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

時徐勞之曰公行夏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諍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子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取榻昇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請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諍曰此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諍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定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當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

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獲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贖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剝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傳先贊而後信亦便越述事則

五代史卷十八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漢高祖皇后李氏。傳帝年少。素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後贊係人名。自有傳。併見史弘肇傳中。或以為官名者。誤也。

蔡王信。傳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注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耳。○述本訛實。今從兩本改正。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周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諡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

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耶？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諮議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實諸福中以歸。將妻書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聞莫知所在。將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殺于虜中。妃養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

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子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鄴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憾。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卷十九

周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後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獲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披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宣哥次三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宣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斬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
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
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
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
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遠往依焉久之發無所
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
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
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
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
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
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
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伴為鞋結
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
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
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伴醉去太祖已破趙匡
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
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
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
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
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
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
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

也乃以妻翔翔已責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
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尋我請
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
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
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
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
以先帝之武御魏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
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
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遺賈瓌為將豈當彼
之餘鋒乎臣雖愚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
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
志願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
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
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
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
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
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
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
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
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奔兗鄆未嘗不
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
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遂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
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
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張珪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

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滑州刺史。募兵於滑青。珍將張仁通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通。以恂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騷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惠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逼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昭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遣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環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兵皆死。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凶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孫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陳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文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廡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殿。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被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且實，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盡明日俸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盡存等十餘人叩頭。珍曰：「朕大怒，舉胡林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絕死。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得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

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備。備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備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廣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壘。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覆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梁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連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覆運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秦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處，傷將張廷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廷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賴焉。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滑青，遣東兵觀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澤州獨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澤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境。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言閉壘不出，而擊三關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關門

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克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渾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銘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道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勸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秦軍軍節度使從周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覓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鄆從周卒招降鄆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千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晤柵又以騎兵破秦寶殺三千人敗晤於赤岡從朱珍掠滑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質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質以攻溥溥敗礪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棋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

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聞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漢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頴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鄆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梁夾城爲蚰蜒壘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滑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鎔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

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擇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擇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擊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擇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擇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擇將吏執擇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擇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墜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為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馬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追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願贖陵廟傍德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掉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實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一

五代史卷二十一 考證

葛從周傳歸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歸梁○卷開本作修

五代史卷二十一 考證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宅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還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擊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還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晉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穰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與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諒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贍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贍。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

坐上，因使鄩攻張贍，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宅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善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實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實入，襲破之。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承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悉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梁梁雨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聞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

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威未可輕動，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沿沿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觀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鄆為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鄆老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為鄆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洛陽。既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為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鄆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滑州刺史，以鄆兄瑛之子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為滑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為榮。

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蓋以食軍。罕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罕城退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梁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瓊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毫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滑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潞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潞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隄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還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使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將殿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梁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旺軍赤岡，以騎兵

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遼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陘柵。陘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陘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穎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陘屯赤岡。歸厚與陘獨戰陣前。陘憊而却。諸將乘之。陘遠大敗。太祖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從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麕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沉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克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

捍嘗構之。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遷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承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懷玉金劍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應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隄以入懷玉擊之。隄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鄭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卷二十一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數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涇水，夜行，迷失道。明日，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舉趙以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東澤。三月一日，一作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蔣縣。晉史建瓌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滅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僭羅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勅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難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遣之。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官，諭禁軍。晉事立辨。未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鄆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

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彥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未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未帝即位，封師厚鄆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未帝為之受質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遽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逼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聞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勣、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

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遂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盧壽軍過揚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靈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徽實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新開名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瓌瓌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

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滋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追瓌十里而櫓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驛之戰于胡柳跋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軍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櫓瓌以舟兵攻南櫓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

侍中有子光圖凡有子某者皆仕梁朝有說王檀字乘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歸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秦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踏為秦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費遷街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遷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

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從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從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從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忠毅

馬嗣勳濮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濮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濮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謀與入魏殺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遷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棟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遷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威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他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櫓巢走梁兵驍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寶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寶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遷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爲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

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備士，雖居軍中，嘗備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卷二十三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王禮傳從朱珍募兵東方○從監本載後今從關本改正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玠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壘。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瀘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感。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領。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

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擄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官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擊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魏。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譏聞。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鈎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愚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

官甚懸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翰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與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宦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翰眉頭不伸，常為租庸借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翰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翰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翰果切諫，宦官曰：崇翰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實為人，擢直，頗為崇翰所知，實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翰，崇翰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所養畜之，及實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實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實，實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實獄，獄吏拷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翰諫曰：實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翰曰：實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實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翰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翰不得入，實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翰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翰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翰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翰，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數千索

翰，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翰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翰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翰留鎮蜀，繼岌頗疑崇翰，崇翰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翰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翰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翰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翰，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翰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翰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翰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輩說等皆傾附之，崇翰父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為子儀之後，崇翰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崇翰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經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暹，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暹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努力，時有補益，而特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疊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慎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新延而後奏，是時延慎屬于軍士桑弘遷，殿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

度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度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廷，乃請降赦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國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國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之。而後自，詔國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管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鬣，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索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致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致副供奉官為昭遇，復使於鏐，而致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發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致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讀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

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誠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言，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譏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聞邪？」馮道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鏐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聞不至，始奏，貶鏐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徵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謀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

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警路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重誨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為重誨陰伺官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與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槓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繆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讓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露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轉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便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

崇翰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郭崇韜傳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與慶宮樓閣百數○大監本訛大今改正

彥珩以告劉皇后○珩監本訛珍今從上文遺宦官馬彥珩改正

安重誨傳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圍而後白○臣文清按實樞通鑑紀事云重

誨妻遣使賜任圍死婦明康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圍義士安肯為逆公

誨刑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圍本傳亦不載姑附於此

重誨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諸王○臣文清按胡三省

辨此語曰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

知其為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衛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曉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伴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備取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乘塞則吾無

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道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鄙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鄙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鄙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摩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摩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鄙追至于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伴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驍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橫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

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盡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糧盡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顧就死于彼冀得垣上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審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儻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蓓縣存審與史建瑄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先鋒屯臨濟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取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從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屢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蕃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梁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

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諒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諒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鸛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鎰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鈞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從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人生而得至此也因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鏡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承王存霸奔於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備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秦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鏡為汴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徽，追彥範爲帥。彥範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章震。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範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範將親軍。從彥範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待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範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範謝，不先告而殺。彥範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範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謀，追奉進殺之。彥範不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範，送之京師。遂以彥範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範與晉初無嫌隙，以一旦之忿，不能取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史建瑯，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寬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魏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瑯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瑯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瑯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瑯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瑯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東曠橋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瑯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曠橋，存審掘下博橋，建瑯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驛。

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瑯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募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披營去，衛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瑯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瑯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瑯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微，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樹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微。」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勁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葷葷堊，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關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尙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自莊宗曰：「請登高臺，望敵即呼其衆。」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盡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桴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火囊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

甲士隨之斧其竹窰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環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効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章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慕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遣管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教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越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軍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教旨奔歸上貽聖愛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尙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教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瑛馳昭明宗討事從瑛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擊

從瑛將殺之從瑛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遠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瑛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瑛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家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憂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號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瑛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全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安全躍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懼矣然尙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安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安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安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安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關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

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衛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鄭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臨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卽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俸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郡。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慢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數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避。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五代史卷二十五



五代史卷二十六

宋 歐陽修撰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軍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肯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晉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向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數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辨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與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寬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贈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

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文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本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郵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與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釐。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奉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謙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與復功德之感。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極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

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據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致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眾。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豈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特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眾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僞置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管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愛或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會與倡妓飲。璋怒。率衛兵

蘇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襍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必反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爲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賞，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奴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摺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儋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卷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還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宜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為人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宜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庸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闈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為客省使宜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義為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勳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歸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

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勣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從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專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警者張濂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濂素信之嘗引濂見帝聞其語驚曰此非人臣也濂使濂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能解也帝即以濂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濂問濂濂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恩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濂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濂曰張濂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濂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專美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專美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專美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

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善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提精兵在北，饋運務糧，遠近勞弊，帝與廷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過，迭宿中與殿廡，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廷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過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瑄事，文過曰：「臣聞作合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瑄亦反，不從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過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以反聞，敬瑄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抵之。」廷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瑄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廷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過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驕其足，文過乃出，帝曰：「我見文過肉顛，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過小人，致懷大事，刺之益隨，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瑄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懼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披路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廷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廷朗與嵩並掌機密，廷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嵩心慮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廷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廷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數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常不與廷朗專，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

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過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濂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败，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廷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恩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鳳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恩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恩同，恩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恩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恩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恩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恩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從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瑄反太原，廢帝以恩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恩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恩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遷，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恩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贊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贊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貨，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

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樂故與弘實有隙感帝即位弘實常以殊從樂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恩同率諸鎮兵圍之與元張虔劄兵叛降從珂恩同走諸鎮兵皆潰感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遂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惑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尙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感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貨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奴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劄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感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遂將禁軍以西感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與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威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變變不滅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

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與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窟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酋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棄王金裝胡韉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靈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恩同兵潰彥稠與恩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與恩同俱以敗走時恩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斷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恩同辭殺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爾始無可稱故不列於死

五代史卷二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八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較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請開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放。而驚駭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探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佐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遺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遽使人朝。樞密使安重誨詰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

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徽州刺史。所在馳驅發遣。宰相鄭珣任圖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實官與選人。實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與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實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昧。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莊宗遣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厄酒。辭一書記於坐。因舉厄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書辭不能。故不用。而選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即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草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禮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非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許其意。必加管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昏無例。程怒。管吏背少尹任國。莊宗姑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或舉陽中。衣襪。據几。決事視國。罵曰。爾何為者。特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問。國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懷相此。乘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本。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勣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圍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譏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侂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眾。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圖謀。隱其公廩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詰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變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譚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

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親加採擷。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譏夫巧沮。忘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率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悖怨。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隸燕人。以為兵。鳳懼。因免為僧。依燕王第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鳳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妻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賞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

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衛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衛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恩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矯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矯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矯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矯與隣家爭水。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矯。秘書少監。矯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矯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矯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矯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

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數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推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檢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時。數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沉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鄴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數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變。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宗翰伐蜀。屬憲可任。爲相。

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賦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承王存勳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勳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勳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勳，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子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蓋廷美楊溫之死，子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子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承王存勳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勳俱死，及存勳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子亦以為不然，子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莊宗即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快快，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齊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

明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區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贖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區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編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區函以示眾，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章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劫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褻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咬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搖軍眾，貶鳳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勸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傳以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為秦王傳贊，位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語，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傳，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應，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翊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絡繹參軍高贊與王最厚，贊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

意謂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贊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于冢嗣見殺。而實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五代史卷二十八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任國傳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監本宦。訛官。又脫者。選二字。今從閣本增正。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妻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視以示人曰視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州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廷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威四方路遠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帝重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稱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藥城杜重威

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首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書讀毋絕盟而已遣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輒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過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賞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善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邵王友諒友諒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謀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彊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教吏具載以授彊彊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

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林椅榻，皆裝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囊，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第重奪，下至伴食刺史，重奪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拒瀘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咸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書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瀘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置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閻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鎮。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鎮？」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番營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登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鎮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與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

力為多，及少主新立，費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繼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繼主州事。繼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繼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親親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繼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誓，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糗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承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驍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閉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繼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繼馳驛代令溫守貝州。繼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繼，願自效。繼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貝州繼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繼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繼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繼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今溫，漢御河而質其子崇範，不能察其高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繼，繼投井死，其死不足責，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

蘇達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達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召見達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達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達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達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達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達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達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達吉。達吉以為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達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達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勝者謹諱，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達吉以承吉故，奏王從曠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承吉以無為解。達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賈承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達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囊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達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達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達吉。達吉不悅，而崧子第數出怨言。其後達吉乃誘人告崧，與第嶼嶼等下獄。崧教自經，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達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達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人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達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達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都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遂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達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熾。達

吉已貴，益為豪俊，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廚進膳，日極珍饈。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輒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葬，除其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達吉而見其諸子，達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達吉嘗從高祖征鄆，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達吉素善李鴻，鴻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鴻離間大臣，罷鴻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達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鄆，不格樞密使，達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達吉異己，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達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達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盡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達吉母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奉殺弘肇，即以達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達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曠，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達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棄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鄆州棗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靈令奇等皆迎弘肇，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殺寡言，麾下書少許，意立擣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達吉等同授一作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縉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

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廉。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重罪。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采與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資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貧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或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遣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願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第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掖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廷。又問禳除之法。廷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師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彥文進。復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

慶語相諂戲。放紙鸞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觀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為人所殺。

彥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廚供饌。飲食進自如。有司不敢勅。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為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信也。贊幼善驅車。張廷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廚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還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暮雨

如泣日中。戴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塔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遷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卷三十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蘇逢吉傳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峽峽等下獄。南本無崧字。

崧款自經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為

五十人。逆族崧家。○逢吉時為中書。此云獄中上書當作獄上中書為是。

劉銖傳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僮兒矣。○龔林玉。僕僮俗言猶也。唐書

作龔羅。見回紇傳。華言龔羅。蓋聰明才敏之意。北史作樓羅。見王昕傳。樓羅

樓羅。實自難解。宋史亦作樓羅。後思均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是

也。

太祖入京師。銖見執。○臣文清按通鑑考異。則謂周祖以太后意。令收錄下獄。

與此小異。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與日淺隱帝年少羸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懼大不制而至于懼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庫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開導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譁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選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選左散騎

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數對晏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賈備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遷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雜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道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與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與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

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莉而臨之仁壽自其微時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與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實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為穀之缺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學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覆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

可勝歎哉

五代史卷三十一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濮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大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聞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鎗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譖聞彥章難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官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輪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伴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

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微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汴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遣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味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輒有司勅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克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邊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視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聽信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違順邪願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爾機便為我取約來存誓以五千騎馳至潯州而梁兵已被潯州約見殺至
 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潯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
 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
 監門衛將軍實兼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軍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
 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
 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
 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
 蔽蔽自澗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
 攻之又決其水灌入于澗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
 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寇暴漲破舟竹龍皆飄兩岸為景兵所焚周兵
 多死世宗更遣陳景以李重進為盧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
 等列營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
 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
 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瀆廷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秦州方納泗州苑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
 臣願割土地贖買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
 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榮諒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
 使周廷構與子中門殺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
 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棧前嘆嗟久之賜
 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
 臣幾人可比子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
 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
 其子榮禮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
 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寨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
 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

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
 瓌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嗾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
 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
 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一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時實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事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焉李超附宋守歐陽宋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難恃對鄆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壅而圍之已而鄆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斬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救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過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法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鄆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請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樹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與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函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過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養得一物殘或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妻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仁恭為銀胡鞍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華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運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鄆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櫓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後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懿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

嗣僂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與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誦等，送京師，懇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與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實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思同將自縛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于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從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草鞭木鞭，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

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圍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書其不誅光遠而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焉其不降也。然己雖不屈而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爲潯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魏州刺史。歷隨趙等入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涪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

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敵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殺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志，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買爲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閉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志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碗玉盃而感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

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威，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卷三十三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播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與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邀。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嘗世目以爲三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邀一不受。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逸逸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茶。時爲詩。章落人間。人聞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

不奏出帝下福嘗獄人皆以為冤福嘗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尙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官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榮榮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闕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櫺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梁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二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緯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埒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懷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卷三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鄭遵傳唐明宗祖廟諱遵故世行其字○臣案萬按明宗紀會祖教條曰孝賢廟號毅祖則遵當作教。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禁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禮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贄，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播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輕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遠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國鐘，朝梁于金祥殿。梁王哀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鐘，臣貽矩臣光遠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筆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實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猜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廢，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揚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緝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諫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殿，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管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教化里，淡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于洛陽。

趙光遠，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遠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遠有舊恩，起光遠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照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亂，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

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淖河。太祖躁急。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履覆落之。楷常慚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謹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謹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咸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位。晉王之意難說。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麻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諶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事。以自解。曉以父死

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密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輕者。有不可輕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

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五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蘇循傳後論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一本無求其二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入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害而相資者耶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應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記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存進存璋存實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特氏大顯故別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瑛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進嗣昭助珂敗於猗氏獲其將二人梁軍救瑛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就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沁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璿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璿遂出陰地取隰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願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

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恩安將兵十萬攻潞梁夾城以圍之梁太祖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且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顯釵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備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珣申蒙珣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珣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趨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救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為臣子以反爲名復何而可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來城滿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己往安

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書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儻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儻還京師繼儻悉取繼給使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縊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儻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到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管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發皆見殺唯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折棟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援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遷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化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榘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顯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

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恩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子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謙攻李罕之子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離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關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槍擒之李謙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備者以梁卒三千爲衝囊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彘弓坐稍手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勇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從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謂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鐸授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搃置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擊不得成裨將袁奉翰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璽成且留兵去請將非公敵也

雖暫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暫暫成深濟高壘不可近存孝遂寤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等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斲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於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農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劍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劍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三十六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感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威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遺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感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焄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管繼焄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雙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曹蘭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

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暫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後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取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讓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焄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焄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讓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

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等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雅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聞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普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聞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聞寶朱溫之賊蒙君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詔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

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攻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勳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勳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現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咸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跡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疎遠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勸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掉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贖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曉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

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昭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卷三十八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張承業傳周與入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阿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
正惠○臣文清按張承業卒時唐亡已十六載矣朱子綱目仍書曰唐神進
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子承業之不忘唐也可補此處之缺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王德其先回鶻阿不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
 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濛廷濛子曰元遠
 元遠子曰紹鼎紹鼎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
 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
 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鐔據
 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
 士馬彊而蓄積富為唐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
 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
 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
 使段亮剪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
 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
 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儻之婦美而淫之匡儻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
 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匡威
 救己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
 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
 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
 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
 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學詣府將代其位行過
 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
 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儻雖
 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
 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詔古本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

違不決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
 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
 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臥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
 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辨士也對曰此難于力爭而
 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
 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
 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
 霸業於天下也且爾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
 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
 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
 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講與鎔和鎔以
 子昭詐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
 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
 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醜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
 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
 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
 奉觴為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
 子昭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
 鎮俱蹙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裹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
 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
 使婦人雜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
 臥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禱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
 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
 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
 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
 進曰威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

前鎔懼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旋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鉢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覓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感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死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瑒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讀而醜之陳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古本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衝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華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車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梁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漸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

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驕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己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暉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俊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瀋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埃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郡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殮飯如有不謹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

成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曉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廡官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勳王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部爲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爲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蘭，得小兒劉雲，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閉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儻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儻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誅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

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擊子都，當部之亡于晉也，都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都交通，使都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都爲副，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都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搥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鶻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鶻巢爲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都，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難，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都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璠、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璠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闕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誦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

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爲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咸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檀隰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廷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第匡儻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儻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洲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漢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隸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

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墻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墻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蒸之仁恭怒答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克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墻土馬相食其驢尾克等率城中飢民食以麩號辛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燻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鎰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柘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勸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食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願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鎰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

使有司白守光尙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尙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尙父雖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望其口而臨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尙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漣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子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尙未郊天何至此耶子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竊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榮本不能爲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可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可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斧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可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可喜可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可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可喜守光知不免呼曰

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勗執仁恭至厲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卷三十九

五代史卷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舉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鳳翔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鳳翔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龍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龍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軍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軍王率虜軍五十四都。戰于整屋。唐軍敗。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

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遣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罷罷歸晉軍。克用數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軍王拒之。軍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覆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磨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諭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岐秦成鳳。邠寧。階成。行。鄜坊。丹。延。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踐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從曠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曠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曠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曠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書。拒從曠遣人誅之。從曠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曠有田千頃。竹千畷。在鳳翔。懼便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曠。廢帝入立。復以從曠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勳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遣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暇。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關里。閉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血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還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懼。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遣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諱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鄭州。建迫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偏疆。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

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廷王戒不使于晉。以謀與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教。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遣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擣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還。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議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鄜寧鄭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豐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朱致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

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東，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洸爲留後，梁卽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洸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洸卒，卽以洸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書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繫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問遣人諭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承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

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爲其子彥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軍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於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輅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膚施令，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周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卽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卽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挺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耳，罪不可

教莊宗曰。已有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勅歸田里。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多聰明英雄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衰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卷四十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李茂貞傳。茂貞與保羅都將李銜等。敗行瑜于大原。○銜。關本作銜。楊崇本傳。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擲王友裕擊之。○擲。監本訛彬。今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Blank space for additional text or commentary.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屠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橫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巖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釀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

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鶯，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鄭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盍水府也。」酒酣，取坐upper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壅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特誓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使二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胤，字光胤，蔡州人也，其父德誼，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誼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誼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誼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誼功多，德誼卒，子匡胤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胤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胤為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

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買賦不絕匡凝為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太祖攻克州朱瑾求救於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克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殺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贖買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媿渥遂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卷四十一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盧光稠傳全播戒其持璽不聽度其必敗○關本度字下無其字

雷滿傳納職救水死于香山○關本無水字

取器城水上○兩本取字下有其字

鍾傳傳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監本關城中夜火起諸將七字今加入

又一本無攻字訛

趙匡凝傳是時成納死○納監本訛納今從雷滿傳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漸就鎮兵力尙少數為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統俗以宣瑾兄弟名加玉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備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其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質瓊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瓊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瓊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瓊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瓊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瓊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瓊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瓊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瓊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質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

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瓊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瓊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瓊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瓊東兩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長瓊欲除之瓊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瓊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瓊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瓊謝庭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瓊以笏擊踏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瓊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瓊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瓊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瓊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以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瓊家瓊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瓊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瓊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瓊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瓊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棣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

為政有威愛。梁太祖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勳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董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勳遂為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棧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執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敘。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眾。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傳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

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眾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言。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頌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咬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傳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為言之。克用不對。佗曰。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鷂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鐸等。遣子頌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濮州。罕之留其子頌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頌。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頌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頌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頌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衙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

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
積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
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
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倖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
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克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
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遂州而鎔以佗故
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
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
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
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滄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
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
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求救於梁梁
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
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閉門降
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
之

大亂崔胤陸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
大繩與之曰為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舍山破晉絳二州遣何邕以兵守
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細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
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
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
子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
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為應茂貞不
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陣者守陣者皆不應牙將
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
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驢張大事
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
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
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
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
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即君若以亡國之
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嗟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婿也
疑其貳己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
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
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
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
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
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
晝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
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
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
卒贈太子太師

趙鏐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鏐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鏐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鏐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鏐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鏐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眾圍鏐。置春磨。寒糜。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鏐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鏐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鏐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鏐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己。因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鏐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鏐節度使。鏐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餉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鏐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嚴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

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賊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取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夏刻商放。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瀘衛為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瀘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禮。則必費。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為然。巖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勳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為惡而受禍。禍福得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

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擄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琛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昂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爲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五代史卷四十二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李罕之傳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在經○在經，闕本作經任。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三

宋 歐陽修撰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使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過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正，以為太子年幼，為賊所立，殺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曰：「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侂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賈臣爾，昭宗遷洛，謂胤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殺之？」因泣下。胤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化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教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

殺之，趨掖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為驚駭，投地號哭，黑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橫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實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遺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範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與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于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詔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聞官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反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曹公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驥，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教翔為崇政院使，莊宗

滅梁入汴，據謁見郭崇勳，崇勳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律書。唐司空裴瓌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勝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徵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使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以故師範難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葉贊功，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震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震不足慮，為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震後果為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薄破黃巢，獻誠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為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魏略關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己，乃顧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己為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覆辨，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為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聞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為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

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為宣徽使，循為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魏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讎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為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為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為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趙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趙禁，許民得造趙，循為人柔佞而險穢，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為樞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壯其所為，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致亂，京師傳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鄆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鄆州將吏詣關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鳳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為保。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胤胤胤裂衣襪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與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讎，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

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鎗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二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殺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衝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鬪鷄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衛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穎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遂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為人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士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饋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與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顧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慚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

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卷四十三

五代史卷四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破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賊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從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暮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問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樓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甕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

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請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與追贈太師。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瀘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相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曰：「朝廷以我軍府疆威，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備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頊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鏐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他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彥勿為

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書帶招討使，通德倫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己，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濟，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慚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增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號澤潞之眾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銳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搗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

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鄆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泝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遊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眾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眾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圖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軍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圍門受戮，願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蘇子卿

五代史卷四十五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備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荊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畷畷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穆州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辨遂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闢土捋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就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第姪幸復相見全義俯

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餽盡歡命皇子繼茂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斷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雖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醜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讎己因大怒奏管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頗以為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灑池鎮有罪亡去為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璿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璿代珙璿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璿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璿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為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勣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運嶺夜乘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饜晉王慢中晉

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諒復臣于梁而不絕音也。貞明六年，友諒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諒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諒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諒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子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諒，友諒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諒聞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諒以為討己，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諒為內應，友諒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諒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諒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友諒反，莊宗感之，乃徙友諒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驛友諒出，殺之，後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恩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諒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之慚，友諒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諒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諒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專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諒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

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為友諒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諒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諒，友諒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諒，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敵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鞏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宦官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書有蔡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號勇將，雙雙屬于其類，號屬于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鴈，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毫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權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諒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諒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為友諒，友諒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諒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

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通地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儉巧善親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誣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愧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奉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詔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越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勅歸田里明年長流遠州賜死

後玘僞許之明日塞土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徽鏐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曲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文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潞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柩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隸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卷四十五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張全義傳濮州臨濮人也○第二濮字，監本訛漢今改正

朱友謙傳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語，一本作矣

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臣文清按司馬光

通鑑止載友謙求節鉞于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載莊

宗列傳止云上令慕容王正言送節旄賜之俱未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

尉之事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劾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遷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夷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與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虜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魏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擣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從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賞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饋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知使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使兵必縱還之知使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為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惑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其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成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仇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思信示人豈公報讎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棰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嘗時諸鎮辟召宴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

宗湯泣還宮。暇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諡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關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成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戌卒。效節軍將龍誥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斬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殺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號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擄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馬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諸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遣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走本道。禮畢。還

有司。知溫在鎮。常厚餼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擊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字鑿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鷹子都。晏球為人。個儻有大節。為鷹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黃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成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鄆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鶻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鶻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鶻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過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還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鶻。又走楊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勦獲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賁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隨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劍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自焚死晏球遂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聲亮皎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諂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崇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被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聞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遠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僞建立亟召還京

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快不得志遠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擯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譏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遷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感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賞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頭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中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頭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

此數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廉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冀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實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馱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盒相顧竊戲曰錦盒爛令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鏡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槊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避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嘗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

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卷四十六

五代史卷四十七

宋 歐陽修撰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入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棟二州刺史棟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躡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其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製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數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書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擊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擊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擊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俊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

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穎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屠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墮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數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賞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瀘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承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承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囊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皆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子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斂民賴以安而錢嗜酒食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奸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岳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踵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柎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為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

楊劉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為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瀘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為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樞密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為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

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濟，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領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衛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窋，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崇飲之以酒，殺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柘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蠶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

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日，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類龍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乘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瀋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威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

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嵩常山真定人也為人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龍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過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威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解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殺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還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飢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飢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過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還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瓊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高祖

即位。卽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經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權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己。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卷四十七

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張延蘿傳李繼裕叛于邠州○李闡本作而漢

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入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謀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和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北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埃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慚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瓊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

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賞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廳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汴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路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

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
劍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劍恩權因呼其眾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
城降暉聞恩權已降亦應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恩權與暉入見從
珂恩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
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邪軍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恩
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
為嚴衛指揮使特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
與名藩乃以為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
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
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
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驕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
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
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
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贇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贇曰天子避狄
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數曰所
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
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贇
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贇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
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
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贇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
驛而去弘贇奉帝居于州廨弘贇有子懋為殿直廢帝入立遣懋持燭與弘贇
初愍帝在衛州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贇
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懋持燭至因使酒
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弒弘贇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

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為唐與令補范陽牙校劉
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
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
定州平拜遠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
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
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
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
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
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
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為三司使已而翰召
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
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
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
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
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
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
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
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
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
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
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
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
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

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儻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恩繼兄弟在孔犢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讎。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儻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第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黃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尙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縱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澗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拔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

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資。李崧謂三。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尙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諸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亦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舊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資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盡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盧文達傳其將行也從數騎晚至營中別其將士○馳監本作自今從閣本
楊思權傳明宗詔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重榮謂秦王閣本
榮作宏誤也

高行周傳匡威為其弟匡儻所篡○匡儻閣本作光儻

漢高祖加行周守中書令使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

進封秦王○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書周天平節度高行周卒不書周官而書

漢官又不兼其官于漢而繫之于周見其不以周始不以漢終也與此正可

參觀

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雜傳第三十七

程光祿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備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祿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祿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祿為青州防禦使。光祿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祿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祿為人沉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羸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祿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晉，暉遷襲與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中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賞項拓拔，彥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子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養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

晉有患己意，是時出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願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衆，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脅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人，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乘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關，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縷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

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抵，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鄆州行軍司馬，後為松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筒，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賴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效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復成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路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遺遺，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

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此，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乘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貧，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卷四十九

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馮暉傳神將藥元福○藥一本作樂

皇甫暉傳皇甫暉魏州人也○魏一本作衛

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一九五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巖亡巖族殊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恩縮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擣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秦王偁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崇崇鐸遂曲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廉延昭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覆守秦州至陝州輸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秦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克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秦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晏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是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晏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議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

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遽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聖旨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僞從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錢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輪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事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曲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蕙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臙轂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

敵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庫儲蓄豈少耶。汝為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乘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為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為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虜州。歲餘。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過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諡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慚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殲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備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備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

備逃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揚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數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煥邊鐻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展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鶻才果誤子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感羣小，疑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唯宣仁門外以俟。郭從謙作亂，犯與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懸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僭強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

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譏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不肯出，租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己，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剖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己。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逃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瓊，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揚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揚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

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破之乃以騎兵五百自募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其衆守殿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牌數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勳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遂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製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頗高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

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濟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秘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資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棄其贊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贊以戍邈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瀘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前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饋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舉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

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社土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瀾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殺董溫，取其賞。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賞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動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思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妻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繼英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苑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英，慕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甚從，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

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葛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謀民種種，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後，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優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熱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

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勳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尼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鄭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藩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鏡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轡，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草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誠，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恆州，常山曰恆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從進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贊，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賈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諒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從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勅十數通授鄴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鄴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鄴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伺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澄，蓋沙陞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瓜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則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則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則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

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請己，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其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廷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廷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己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瀋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咸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

德光曰：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闕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櫛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尙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禿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苑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僞月陣重威擊之不勦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賞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僞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羅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饑劉彙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津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潰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

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橋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豬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璠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璠等璠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麩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璠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瓌弘璣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更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季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頰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頰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頰匿守貞所詔取頰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騎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棄於木間曰守貞首

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秦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恩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博博以為道機之艱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

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常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貨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書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追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詰問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詰闕斬斮諫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第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獨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闕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盡

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葉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戒，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與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濟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濟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追遷出帝，遂登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遍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遷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閹門使高

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縶絰杖哭，隨而詬置，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擲其肉而食之。嗚呼！晉之事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擲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搗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卷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半輪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辨。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承與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召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殺。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除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整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

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環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持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賊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登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環等皆然之。遲明。環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環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承與。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承與。高祖遣王景崇至承與。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承與。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諒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諒以率眾齊藏珍惡之。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承與。承與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擊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殿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縮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圍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之。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

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州濮州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賊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從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克彥超方食釋七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陣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警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離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

攻汴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得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生死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刀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除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以盜告彥超即勝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

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

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

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

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

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

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

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

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疑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

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

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

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

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

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嗚呼士不自愛

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

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

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

為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藁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

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

居父喪于景城過歲歲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

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

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

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

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

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屢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

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慮遽

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壽夷中田家詩其言

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

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

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

崩相愍帝諒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諒王以入是為廢帝遂

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已而廢帝出道為同

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

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

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

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

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

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

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

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

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犯京師隱帝已崩

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

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贊為漢嗣道道迎贊于

徐州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漢者謂道能祖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嘗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晏攻上黨。世宗曰。劉晏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勿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為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晏。果敗晏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晏也。郵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曰文懿。道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瑛。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瑛飢臥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瑛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廢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胤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胤。得瑛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瑛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瑛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瀕行。變病。行。變有牙兵二千。皆故舊卒。太祖懼為變。行。變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變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瑛代行。變為留後。瑛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變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瑛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變。道太祖語。行。變感泣。解印以授瑛。瑛乃理。變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瑛果辭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瑛治之。瑛至。索賊。得大

校彥彥珂。瑛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瑛曰。何謂內黃。瑛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瑛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瑛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諱。袁象先討賊。瑛為亂兵所殺。瑛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瑛。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瑛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未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瑒同為宰相。瑒性畏慎。周密。瑛備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瑛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瑒言多沮。瑒嘗掩其過。瑛所私吏。當得試官。瑛改試為守。為瑒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瑛。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瑛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瑛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瑛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親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瑛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

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安重誨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權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圖，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圖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尙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僊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駭，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鄭珏，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尋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願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圖

爲相，而安重誨以圖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書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還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爲宜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與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衛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鄆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茂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圖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衾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愍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福急，而愚素

剛介動輒違戾，胸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諂胸，兩人遂相誼。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頊，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頊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頊。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頊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頊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頊權軍府事，頊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頊屢以法繩之，頊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旋殺之。

五代史卷五十四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李琪傳重誨前編通御史臺門殿直馬廷議論之○續論一本作誤衍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昭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昭亦為想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諳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玘斂之數幾何玘言其數百萬及責以實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玘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盡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諫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快快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詰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發從賓反殺皇子重又於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

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實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威買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饋借即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現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闕廷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廷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徵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待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馬胤孫字慶先棧州商河人也為人懦弱少好學學韓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懿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

去從珂為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諸王將舉兵反，與將吏轉胤孫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道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為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俯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聞，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胤孫歸田里，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佛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慧，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為人仁慈，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鯁鯁無所為，唐制吏部分

為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顛與盧文紀為相，復參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避選宰相，喧訴不遜，顛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顛為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為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輪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輪錢，往往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從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數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堽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穎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巹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

失者尙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馬縝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縝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尙書蕭頌等請如縝議，宰相鄭珣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茂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諡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縝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縝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獻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稱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珣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皇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縝。縝又言縶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嫂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皆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尙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

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勃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今有五服，自縝始也。縝，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絳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尙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彞，父義，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彞，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尙書左丞，戶部尙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悅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悅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悅少專於文學，不能泄事。維翰乃命悅知貢舉。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悅曰：孔英來矣。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尙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悅與御史中丞賈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人，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禮襜，白布大口袴，草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籥引者

二人武舞即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織甲金飾白練襪錦
勝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
貨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鈸一。歌蕭笳各二人。王公
上舞。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
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親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綽。
又繼以龜茲部覓囊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
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
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稅以風瘳。
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
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圍鐘鼓吹。都人聞者。為之
流涕焉。

李憚。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
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實授懷州司馬。過赦量移。
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
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
舉格。學士賈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憚為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
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
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卷五十五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盧文紀傳。累遷太子少保。○少。一本作太。

馬允孫傳。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至。一本作幸。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遠亮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實瑋辟為從事，瑋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瑋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處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瑋，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瑋由此得免。瑋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蕩，喜為館誦，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勅十餘通，授之鄴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鄴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鄴王即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書自鑲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焉。

將吏或贊成之，瑋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瑋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瑋從出帝北徙，虜中瑋事兀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尙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瑋于幽州，瑋見敏，悲不自勝，瑋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瑋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瑋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環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質為河東節度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殿中書舍人制誥常道鵬代作，頃之，玉出為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為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王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詔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為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尙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尙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尙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尙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駭殺之，廢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墟，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諡曰昭宣光。

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咸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廢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咸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詣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政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政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克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克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克見殺守光怒克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克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人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擢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乃辨蒙活者甚眾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髮剌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秃髮見殺剌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剌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

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額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實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悅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豈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疆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為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為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鄆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

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獨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獨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獨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干鳳求為給諫鳳諱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官子詣題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襄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數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晉寧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為從事明宗時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為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駟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感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朝敏乃求為與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

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壘擊勸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鶻前之馬猶有五千萬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即萬金自平遙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虜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卷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崧謂掌書呂秉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馮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國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大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嘗親軍，為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為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

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答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譖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為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第嶼嶼，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為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答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零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鏐，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為給事中。鏐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其後張文禮弑鎔自立，遣鏐聘唐莊宗於太原。鏐為人利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鏐為支使。莊宗即位，拜鏐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鏐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牒，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鏐瓊不復詳考，遂補為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墟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鏐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鏐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鏐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為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鏐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實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鏐言事，鏐謂

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為信，久而無效。由是貶絳州行軍司馬。鑄與廢帝有舊，廢帝時為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己為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不否，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為質。從誨與馬紅裝拂二，裸然皮一，因為鑄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鑄，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鑄慚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鑄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鑄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鑄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保。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苑苑光鎮成德，辟趙州軍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為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為脩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還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為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為。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為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為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

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道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為吏部侍郎，判東西錢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歸，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掌大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大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教諭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嗾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饑寒，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尤事漢為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尤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尤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皆授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偽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誦，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暉，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

西卷居河東者號中卷。諱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諱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諱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諱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勝。引新進士諱。諱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書過諱。諱不迎。送。人或問之。諱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瑩。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實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承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願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子子爲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等被留。鏐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樂戶與僕婦。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

崇喪至京師。及其裝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爲之稱譽。薦爲郎。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頌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效。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擘。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頌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兩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

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達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卷五十七

正交在秋分之宿，中文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文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文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為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闕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數為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第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一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為氣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筮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為閏餘。用減氣積，為朔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

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蓋及次期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為日。歲中以下為盈，以上為縮，去歲中為續，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朧朧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朧朧數為日躔朧朧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為度。命赤道虛入算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為限，初率入，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入，股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為分，經法而一為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為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為少大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為分，盈統法為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為午後分，不足反減，為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為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為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即去之，盈縮互命，為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為分，分十為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為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昏分，即所求晨昏分也。用損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為日出分，各以辰則除為辰數，餘滿經法為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為晝分，用減統法為夜分，各滿經法為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為辰數，經法除為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為更用分，又五約之，為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為辰滿經法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為距中分，盈統法為度，加午中日躔為昏中星，減之為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為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

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為其地數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基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為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為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為地用分相從為晷分十分為寸即得其地中基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數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為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為其地晨分減統法為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二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 一十四

交中二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二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

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朧

置入曆分以日躔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程節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朧為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朧定數朧減朧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定期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期與後朔不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為定期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為定數置定期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為入交常日置月離朧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朧減朧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為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入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入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所起限為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股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為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

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為黃道產。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為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為減。凡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為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為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為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為九道宿次。就其分為少大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為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為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即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朧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為前，不足返減為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為度，為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為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為加，不足反減之為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為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為分。滿經法為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即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為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為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三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為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加之，朔定分，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畫分以乘之，半畫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為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畫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準。不足減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為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為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為日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覆額。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為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覆額。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為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十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四，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為辰經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為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為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為帶食之大分。餘為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展分已下，以展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為籌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百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二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十三

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二十一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二十九

周率	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	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	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	五十六
周策	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曆中	二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變段	變日	變度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三十七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
前留	六十六	九十六
退遲	四	二
退疾	六	三
夕伏	七	四
晨見	七	四
退疾	六	三
退遲	四	二
後留	六十九	九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三十七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辰星	五十三	五十一
周率	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	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	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	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
曆中	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
前留	二十六	三十四
夕伏	一十一	六
晨見	一十一	六
後留	二十六	三十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
中日中星	一十七	三十四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人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逆次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行分少則減平行分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遲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為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為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為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為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為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二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中 鴈北鄉 鶉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鶉始乳 鶩為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節 獺祭魚 蟪謁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節	蟪蛄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蟪蛄生	鷓鴣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雁來賓	雀入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恆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恆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隨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浸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為有浸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為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浸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期虛已下者為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為日用加其朔而

命之即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敘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為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為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為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為盈縮二曆，分月離為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朏魄，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義叟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卷五十八

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司天考第一黃道正文月度統法通朔交定日○統字上，兩本有經字。

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于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實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感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于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與土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變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二年正月丙申變惑犯房

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禁出于張甲戌禁出靈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眾星交流丙戌眾星交流八月戊子變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變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變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眾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眾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樞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眾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變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變惑犯右執法己卯變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變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變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變惑歲相犯二月辛卯變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眾小星流于西北己巳變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變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搖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變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變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禁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鏡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變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變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癸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樞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

尸九月辛酉朔，乘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變惑犯氐。十二月丙辰，變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變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乘星交流。丁亥，乘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鏡。三年四月庚辰，變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乘星交流。七月乙亥朔，乘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乘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乘星交流。壬寅，兩電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善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變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日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變惑犯上將。壬子，善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變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善出東方。丙辰，變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壬戌，太白犯昂。己巳，變惑犯天鑰。三月戊子，日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變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變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昂。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昂。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昂。甲寅，太白犯南斗。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兩木冰。辛酉，兩木冰。壬戌，月犯昂。癸酉，兩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諸者，均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三日。甲寅，月犯昂。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昂。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變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變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變惑犯鬼。壬午，變惑犯天戶。四月甲午，歲犯鈞鈴。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變惑犯井鉞。八月乙未，變惑犯天鑰。九月辛酉，變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變惑犯壁壘。五月辛巳，變惑犯上將。丙申，變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兩木冰。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稜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縷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兩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卷五十九考證

司天考第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此天福三年也。張希崇傳有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本卷不知何以不書。

丁亥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編者勾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三日○四百四十三日，南本作小注。

五代史卷五十九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

宋 歐陽修撰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鑿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瀘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非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編廢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樂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武 都 都 都 都

鄭	汝	許	蔡	陳	潁	單	毫	宋	濟	濮	曹	鄆	宿	徐	萊	登	棣	齊	淄	青	密	沂	兗	雍	洛
有	有	有國	有	有	有	有州	有	有武		有	有	有平	有	有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平	有	有	有	有平	有
	有	有武	有	有	有	有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寧	邠	解	輝	同	商	華	魏	陝	絳	晉	懷	孟	蒲	甲	安	復	唐	郢	隨	鄧	金	房	均	襄	滑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博	魏	乾	鳳	階	成	秦	武	渭	原	涇	應	岐	鹽	靈	宥	綏	銀	夏	延	丹	坊	麟	威	衍	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劇	檀	涿	幽	霸	雄	漢	瀛	濱	德	景	滄	定	祁	易	趙	深	冀	鎮	磁	洛	邢	相	澶	衛	貝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沁	鞏	澤	隰	慈	汾	并	府	麟	憲	石	嵐	代	忻	寰	武	儒	媯	新	應	雲	朔	蔚	平	營	順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江	信	饒	池	昇	鄂	歙	宣	常	潤	通	濠	泰	海	壽	廬	靳	舒	黃	光	和	滁	泗	楚	揚	遼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small>昌武</small>	吳	吳 <small>國華</small>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small>正忠</small>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small>南淮</small>	唐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small>淮清</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東漢

歸	荆	秀	睦	婺	衢	處	明	台	溫	湖	蘇	越	杭	福	泉	漳	劍	汀	建	筠	虔	吉	袁	撫	洪
蜀	南平 <small>南荆</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small>東鎮</small>	吳越 <small>海鎮</small>	閩 <small>武</small>	閩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small>南鎮</small>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閩	閩	閩	閩	閩	閩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平	南平	吳越 <small>元</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small>海</small>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李景</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平	南平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small>留從</small>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瀘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荊南。益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辭。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劉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為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為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劉河中之間善安邑解三縣為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劉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為通遠軍五代置軍六皆皆治於縣於州故不別出置者物務之名爾故不

載於地理志朝軍始自置屬縣州府並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為定遠軍劉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於海傍後為贍國軍周因置州劉棣州之渤海蒲臺為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劉易州之容城為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劉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為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劉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劉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為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為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為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璣置劉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劉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劉廣州之演陽置治演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隰葛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為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為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獲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件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揚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以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南齊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若今永興本節度軍名而今命守臣遂曰知永興軍府事而不言雍州京兆是也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書置而復廢書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卷六十



宋 歐陽修 撰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賊亮盜販，衰冕峨峨，吳楚南唐，森森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西荆楚，楚開蠻服，刺刺弗堪，吳越其尤，牢性視人，橫豎遺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雲陰，伏日月出，燭火患，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榮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成朔方，遷隊長，歲滿成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即劫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勣為舉師，行密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饑已凶，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餒率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餒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餒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勣，行密閉耕死，編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餒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剝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秦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餒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漸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臂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勣，駢之舊將，必不為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勣，勣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勣守天長，襲曰：吾以疑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勣，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擒軍擒勣，得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師餒，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

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趨，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德，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鍾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鍾，戰于馬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鍾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頌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頌劉威等過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以久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願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頌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頌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克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為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澤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頌戰于馬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餓，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為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為鄂岳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納殺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思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

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增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增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濂擊頵，頵敗死。初，頵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頵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射，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獲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博僧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衛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溫，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

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詰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聲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與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顛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顯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顯共遣盜入獲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博僧號，追尊渥為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濂，又名渭，初溫顯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顯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顯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顯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

告諸將以無貨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頹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願由此與溫有隙願隆演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願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讓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願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願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顧願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溫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存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懇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存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鐘全諷屢饋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善論遇使自歸堯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堯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堯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堯出溫願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玖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類却朱瑾適

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願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衷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整髻爲蒼鷺知誥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誥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及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略知祥爲中書侍郎嚴文圭沈頤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鏐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結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即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諸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

年二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為高祖宣皇帝，諡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暉江公懷次當立，而徐氏乘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為金陵府，拜徐暉金陵尹，明年

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暉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顯慶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

以行，顯見洛陽，莊宗問之，顯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關，舟師徐暉來見，以白沙為迎，樂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

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饒首百步，謂

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暉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

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為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暉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暉病，十月，暉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

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暉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為太尉兼侍中，拜暉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

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

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誥

為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太和，以徐知誥為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為司

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璉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

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

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

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遠為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璉率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諡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承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昇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視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徐暉，字教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盜，行密起合淝，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暉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廷壽等，

暉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暉居帳下，遂預立暉之功，及殺暉，又與張

顛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為盟，暉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暉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

可已乎？」暉乃安，明日，鍾章殺暉，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暉之罪於顛，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慟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

也，隆演立，暉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暉用事，出嫚言，暉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暉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

諸將乃安，八年，暉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執暉，問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

暉戰于無錫，筠感暉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暉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

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暉遙決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暉雖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

久不克，使人說暉全播出降，遣使報暉，暉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管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

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暉，暉

與信博信敵于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殺為惡形初無二心當成潭花握蓮
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温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温急召信
至廣陵以為左統軍既以內備遂奪其地温客尤見信者如略知祥嚴可求可
求善善畫知祥長於財利温嘗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略温
亦自喜為智詐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皆爭取金帛温獨收餘
困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温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復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
國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
順義十年温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忠
武李昇僭號號温為義祖

嗚呼益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儻叛
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儻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儻以此
為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
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
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
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溥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時天
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
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昇所篡實四十六
年而晉書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
撰通鑑其類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亂中朝文字多差
失故今以類所記為定

五代史卷六十一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楊行密傳攻其西門○西一本作四

温傳惟紀祥不從○祥一本作詳

溥傳隆演卒歸廬江公濠次當立○濠一本作濠觀下文嚴臨川王濠為歷陽
公當以濠為是

徐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進封
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款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注云所封十州中斷
吳國之要害有包舉吳國之勢此知誥取國之規圖應繫于此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蘇子瞻
知不足齋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溫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稱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為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閱，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搯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朝，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遽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略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賜給之，感者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盞，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亂，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遠棄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玢，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玢反為昇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為右統軍，楊博覽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諫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鏡見白髮，顧其吏周宗，數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

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濠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濠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濠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濠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即君也，何忍拒之？」遂自出迎濠，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濠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聞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玢為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瑛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尙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溫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證為江王，知諤為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與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志，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誅，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感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輝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鄰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鄰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

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承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為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為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朱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封弟壽王景遠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景邁前未王為保寧王秋改封景遠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為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買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洪州管屯虞候嚴恩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遠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買崇詣閣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為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

齊丘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譚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顯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若不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慚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覺斬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少傅岑為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遠為太弟景達為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買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沐陽聞守貞已敗乃遣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遷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

文徵文徵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徵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徵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徵是歲楚王馬希範為其弟希範所弑希範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範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鐸攻楚被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範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鐸為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巖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繼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漸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鐸鐸不能守還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蓋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起師徒來為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凌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柵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刀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澗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秦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為僧為周兵所獲斬州神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簡降周景益懼始改名璩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

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秦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展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屢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專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感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鐸許文練率兵趨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蕪秦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除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巡撫城中秋毫無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為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練邊鐸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棄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

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陽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感，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秦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舒蕪黃，畫江以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祿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道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為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謀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為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黨為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承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

孫計。景因管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廩，皆不能容。羣臣曰：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鑑慚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為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數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快快以國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入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入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眾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使黃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傳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營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眾八千以攻蘭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琪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童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童與建相持漫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為兩川宣諭和協使顧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瑛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

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眾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童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童走眉州以州降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勛為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勛為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勛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勛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為監軍既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為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絳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綽等討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絳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綽攻之十二月宗綽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綽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鄰王為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為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綽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綽為節度使於

是并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窮，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濬將兵五萬，擊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信為中書令，章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鄭騫為御史中丞，張格王鐸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潛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信為太師，宗信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為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信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信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信尤易之。後為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信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信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信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信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信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葬。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為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麟見壁州。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台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為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

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為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麟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為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為人猴喙顴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為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為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

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儻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黃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去建。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壽王宗綰。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頭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豔之詞。元膺死。建以壽王宗綰貌類己。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實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冕田魯備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顯在殉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

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譏嘲之。坐上譏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遊。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遷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待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宗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庶士。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勳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食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餘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餘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餘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餘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冕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卽上表乞降。宗弼還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與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浴。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賺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鐸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數千人。以

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
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
衍妾劉氏鬻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
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為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
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
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以獻
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宗弼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弼好學工
琴弈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弼為太子太
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弼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
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弼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
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露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
弼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
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弼得王氏
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鳴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至於
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
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
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
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為獸聞之皆
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
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
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
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
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
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

之故曰讖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
緯詭怪之言鳳書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
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
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
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
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
惑若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
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運曆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
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為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
號改元者據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
凡三十

五代史卷六十三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逵傳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元監本訛化今從本紀改正

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上文云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

兩川宣諭和協使此云李洵恐是一人而前後互異

以鄭王為鳳翔節度使○鄭各本作劇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洛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咸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數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國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掉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禧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饋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國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廣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備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彦瑩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彦瑩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嚴復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瑩以例罷而諸道皆

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感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彦瑩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彦瑩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輒重威以兵鼓譟而歸唐以詔書勅重威知祥奏請無勅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因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蘭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度裕爲絳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度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蘭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筮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獻歡明日遣軍兵反是秋明

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瑭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瑭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為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既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為？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難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磨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奔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被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

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為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為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覲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劍，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劍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劍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兩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昶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變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球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

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數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區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女詰秦王。判六軍事。次子女珪襄王。第仁毅。慶王。仁贊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數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

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遼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詰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入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誦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誦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卽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錢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雖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詰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詰聲其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翰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潭店。與大略合。全斌遣偏將史廷德分兵出交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輟走。皆見擒。玄詰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穎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數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

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知祥與咸年數甚明。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國祚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年乙丑。四十年者。謬也。

五代史卷六十四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孟知祥傳命李仁罕趙廷隱張彥等分將之。○廷當作廷。
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銖。一本作鈇。
知祥始遣其將朱提來朝。○提。蓋本作羅。今從南本。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 歐陽修撰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南買南海因家焉父諱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相間廣州表諱封州刺史實江鎮邊使以察樞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諱三子曰隱台戲諱卒廣州表隱代諱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珣單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珣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韓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積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龔僖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龔初名嚴諱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諱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憐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妻龔為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頤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

光稱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稱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盧士政龔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梁初受封爵龔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諱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為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常快思歸龔乃習為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拜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為盡心焉龔性聰悟而奇酷為刀鋸支解剝削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又好奢後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讓也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誇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曼遣使致朱紫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變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拳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曼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矣之龔初名嚴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探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過大有遂救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

沉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鄴梁克貞攻文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顛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龔遣承首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龔王龔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果循王洪暉息王洪邁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檣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檣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眾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龔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龔病臥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雋雋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賴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款翻為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綾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果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曰益進擊妓誘玢為荒恣玢亦頗疑諸第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果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諱令裡林少彊少夏何昌廷等習為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二十四謚曰殤第廢立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

洪果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洪果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者夜召洪果洪果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果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果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仲罵曰熬擦韓信誅而彭越隨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子是時馬希廣新立希尊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擊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龔彥寶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廷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潮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達於曠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發立昌發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

嚴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嚴殺其弟洪邁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璵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嚴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嚴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數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壇嚴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鏡立

鏡初名繼興封衛王嚴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嚴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邁瓊仙等至鏡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聞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鏡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鏡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福稱呼鏡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鏡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尙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及目二年鏡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鏡下允章獄遣禮部尙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鏡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鏡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鏡稍誅諸王鏡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琬與是歲建隆元年也鏡將邵廷珩言於鏡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鏡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鏡憮然莫以爲慮惡廷珩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鏡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

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嚴所遣將彥彥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鏡始思廷珩言遣廷珩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珩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珩反鏡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珩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洸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珪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驪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鏡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鏡使稱臣鏡怒因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鏡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鏡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鏡將潘崇徹先降師次龍頭鏡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鏡遣其右僕射蕭濬奉表降繼行鏡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鏡遣其弟祥王保與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鏡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燬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鏡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鏡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龔與誠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龔儼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嗣

五代史卷六十五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勳建峯取助鐵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傳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勳求為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勳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勳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呼軍卒陳瞻妻有色建峯私之瞻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信為帥信將入府乘馬輒踰牆傷信信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信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信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寶為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為寶為指揮使寶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寶誰家子寶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寶不對他日又問之寶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降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賈易有無以

相實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寶歸殷大喜表寶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連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危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葉母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葉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橫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瓊辰州宋鄰澧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信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寶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管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纒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陸王瓊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納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納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難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權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降敵然後退修兵農奮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

賈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鄆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殷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實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證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證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士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惡。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蕘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蒸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橫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饒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封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慶光圖徐仲雅。李舉。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

敵乃旋。漢州刺史彭士然率錦裝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漢州。士然走。樊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會降于勅。漢州西接梓潼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舉銘之。於是南寧州會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會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梓潼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勳。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勳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闈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壽。希廣不從。希壽為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壽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壽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壽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諷解之。希壽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壽於僕射洲。希壽去。誘漢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理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壽。彥瑫敗於涓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壽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壽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壽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

水東彭師嵩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難以禮延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蕞遂沮其議明日師嵩詰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蕞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絳戰于門中希蕞少劬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蕞宏絳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蕞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蕞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蕞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蕞楚王希蕞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蕞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轡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蕞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嵩廖偃囚希蕞於衡山師嵩率希蕞為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蕞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實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遠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遠少為靜江軍卒事希蕞為指揮使希蕞攻希廣以進遠為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蕞使進遠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遠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蕞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肅追之及于武陵肅戰大敗而還進遠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遠自為副已而希蕞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蕞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鐫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遠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鐫於長沙鐫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遠進遠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遠

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秀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州宜蒙等州進遠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秀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遠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遠南面行營都統進遠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遠故時同列待進遠甚謹進遠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譏其短進遠面罵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進遠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遠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遠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遠敗見殺周行遠武陵人也與王進遠俱為靜江軍卒事希蕞為軍校進遠攻邊鐫行遠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遠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遠集州刺史為進遠行軍司馬進遠與劉言有隙行遠為畫謀策遠襲殺言進遠據武陵行遠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遠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遠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遠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遠於潭州行遠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遠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遠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遠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遠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概殺之乎行遠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願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遠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墾畝聞乎行遠置遣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開易為逃死爾行遠為少攝建隆三年行遠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墾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

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璿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達平。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達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璿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璿亦泣。顧其軍曰。汝見即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璿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璿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專具國史。順元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卷六十六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劉言王逵傳附傳。逵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辰。○監本兵作攻。攻作破。俱訛也。

周行達傳。夫人嚴氏。○臣文清按。宋通鑑作夫人鄧氏。未知孰是。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 歐陽修撰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餘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避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熱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讖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遣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為八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幸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幸約漢宏易服持膽刀以避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

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玖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城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委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因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薛明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明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鍊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蕪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蕪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龍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秀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穀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為獸符瑞牙將倪德備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為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瑒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瑒持其首至罵曰此賊實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國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遣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勝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擊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

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遷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鏐，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緯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緯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璋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頰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璋，亟召頰還，顧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璋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鏐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

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璋，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漫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政使吳越，既還，攻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璋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璋立。

元璋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頰，頰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頰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璋，頰母常蔽護之，後頰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頰戰死，元璋得歸，鏐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璋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筭鑰數篋，召元璋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璋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璋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璋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璋避之火輒隨發，元璋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軍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畜養，獨不肯以身先

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
普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
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璣。開運四年。佐卒。
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俛立。

俛字文德。佐卒。弟俛以次立。初元璣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暉等自隨。元璣立
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俛立。頗卑侮之。進
思不能平。俛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俛怒。擲筆水中曰。
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鐘馗擊鬼圖。俛以詩
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俛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俛。囚於義和院。迎俛立之。
遷俛于東府。俛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俛攻常宣
二州。以牽李景。俛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
蘇州侯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俛。請舉兵
以應。俛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俛
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
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俛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
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
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俛。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
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
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俛兵甲旗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
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
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貨。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
所貨。唱其多少。量為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
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
平淮南。宋與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俛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
俛嘗來朝。厚禮遣還。俛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幣中

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三年。詔俛來朝。俛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倭事具國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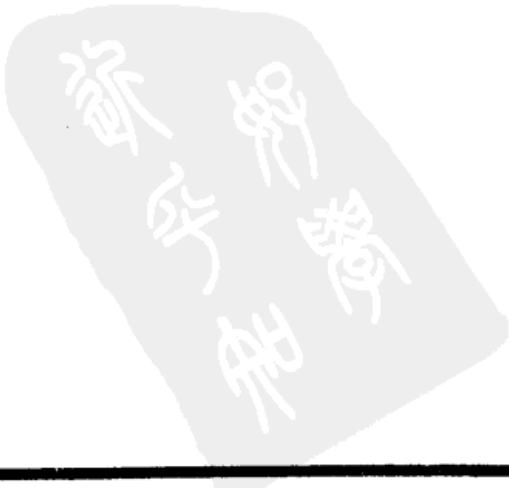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
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與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勳。而驟覺
盜賊。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
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
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
道其中者與。鏐世與戴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為鎮海鎮東軍節
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卷六十七

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錢鏐傳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
 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昌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臣文
 清按通鑑載鏐移書責昌昌不聽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昌懼執首謀者
 送鏐請待罪鏐引兵還又表請以本道兵討昌五月詔削董昌官爵
 委錢鏐討之以鏐為浙東招討使據此則鏐以兵三萬詣越州城向在未以
 狀聞之先而詔削昌官爵以鏐為招討使又在鏐表請討昌之後與本紀異
 微傳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俗喜淫侈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侈下
 至雞魚卵數必家至而日取○臣文清按通鑑胡三省注考異曰十國紀年
 謂鏐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賦斂苛暴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
 妾用油布常膳惟菹漆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除夜子
 孫鼓琴未數曲曰聞者以為為長夜之飲也遂罷之又錢易家話稱鏐公宴
 不貳羹戲衣必三泔然後易按錢鏐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
 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已上皆胡三省考異之說與世家所載
 大異

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眾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篋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眾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汎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俊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閉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

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撤其几筵又多選夏家子為妾崔氏性妬夏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鏐

鏐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鏐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鏐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鏐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鏐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鏐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鏐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鏐銜之長與二年延稟率兵擊鏐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鏐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棄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鏐請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唐長與三年鏐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鏐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閩追諡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鏐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以為然明日颯鏐使巫視英病

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鏐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鏐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鏐以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勅之英自誣伏見殺英書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鏐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鏐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謝食立盡明日鏐使者至救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鏐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擣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鏐殺延裏有功而典親兵鏐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鏐慚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鏐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鏐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鏐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鏐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鏐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鏐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恣之鏐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鏐快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是歲十月鏐饗軍于大醜殿坐中昏然言見延裏來做以為鏐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鏐無恙問做殺可殷何罪做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鏐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殞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繼韜及陳氏歸郎皆為做所殺鏐立十年見殺諡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鏐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做殺之棄其首于市做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做首奔於錢唐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

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驕甚感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賈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賈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昶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與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與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與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與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感亂立父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監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鏐而募勇士為宸衛都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邨素以佞為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邨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護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諡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僱羅雅制昶相王俊每抑折之曦亦憚俊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聞以寶劍昶舉以示俊曰此將何為俊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俊前言而俊已死命發塚戮其尸俊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錢十萬曦曰皇后土質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

五代史 卷六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王延義傳泉州刺史余延英○延兩本作延

延英又獻皇后銀十萬○十兩本作千

開世東歸往南唐保太四年也○太應改大下文保太三年同

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質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視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僂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憫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胤破曹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胤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姦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擊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勣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褒寬劍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漸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疆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虜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漸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觀動來者而反廢之示

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繕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圍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蜀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慶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慶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諡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與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實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除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羅季端以舟師爲應從誨求鄆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問遣李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鄆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鄆州高

祖不與從。從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諱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請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諱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諱。從諱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諱以為護己。即以大危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與從諱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責責。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諱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取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諱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諱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諱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諱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餼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賤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與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勳。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與保融懼。一歲之間。三人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諡曰貞懿。弟保勳立。

保勳字省躬。從諱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勳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瘞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勳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勳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勳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埃。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與與歲年世甚明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卷六十九

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高季興傳韓瑛等十餘人○瑛監本說瑛今從關本

從誨傳從誨以父自絕于唐隱復見封乃遣使者聘於楚楚王馬殷嘗之請命

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臣

文清按通鑑載季興附于吳從誨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

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于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

修職貢元以從誨書聞帝許之與此小異然較詳

保融傳皆委其弟保勗○監本闕其弟二字今從南本增正

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東漢世家第十

劉曼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時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曼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曼素有隙曼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曼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曼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曼子贊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贊于徐州嘗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曼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踐跡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曼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曼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曼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贊得立贊立而罷兵可也曼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曼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贊相陰公曼遣牙將李香奉書周太祖求贊歸太原而贊已死曼即慟哭為李驥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晉問行使于契丹契丹承慶王兀欲與曼約為父子之國曼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胤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曼為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曼妻為皇后兀欲性豪儻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強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曼自立

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胤高勳以自愛黃龍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胤所弒述胤代立曼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胤求兵以攻周述胤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曼曼出陰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曼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為折德展所敗德展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曼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鉄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曼曼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曼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躡曼亦列為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曼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曼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曼奮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曼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曼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曼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曼遂敗日暮曼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曼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曼獨乘契丹寶輦自鷲窠橋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化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殁于澤楊衮怒曼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曼歸為寶輦拾廢餘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賊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遣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曼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曼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維翰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

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遠見殺是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是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是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初是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愛之寃義不為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義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季春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為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錢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與師臣實憂之承鈞主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贊吾以為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國政無為棗州人方穎為味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

改元授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顯為鴻臚卿繼顯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是世頗以賴之繼顯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顯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煮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與軍繼顯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道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是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是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快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是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是女皆卒是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臥動政閣召無為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綾裳視事縵履皆居動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廡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怨無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為人忍是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鑄鑄錢於繼元為諸父皆為繼元所殺獨銑以伴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

圖殺郭氏郭氏方縷服哭承鈞于柩前起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弁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弁人而弁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數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漫而後涸則弁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弁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受年世興城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國號凡二十八年餘其年譜注

五代史卷七十

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劉繼元傳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澤一本作驪誤

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六	五	四	三	二	晉高祖 元年	二	唐高祖 元年	四 即位	三	二	長興 元年	四
五	四	三	二	南唐 昇元	二	天祚	六	五	四	三	二	大和
四	三	二	廣政	四	三	二	後蜀 孟知祥 立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天福		清應 泰順		希範 立		長興 元年	四
佐立	是歲								立	是歲	是歲	四
三	二	永隆 延統	三	二	通文 天福	永和 立	二	龍啓			五 長興	
							清應 泰順				長興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世宗 正月即位	三	二	周太祖 東漢 元年	三	二	乾祐 元年	天福 高祖 十二年	三	二	開運 元年	八	七 出帝 即位
七 立	六	五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保大 是歲	六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六	五
二十七	二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乾和 立	光天 是歲
七十二	六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乾和 立	光天 是歲
顯德	是歲 立	廣順 是歲	廣順 是歲	希範 立	乾祐 是歲	乾祐 是歲	希範 立	四 氏 滅	天德 三	開運	乾和 立	光天 是歲
					依立 是歲	依立 是歲	希範 立	四 氏 滅	天德 三	開運	乾和 立	光天 是歲
顯德			廣順		乾祐 是歲	乾祐 是歲	希範 立	四 氏 滅	天德 三	開運	乾和 立	光天 是歲

五代史 卷七十一 考證

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十國世家年譜序辛卯長興二年乃鐸之末年也○二一本說三今據本卷辛卯條從南本為是

丁卯獨王建天復七年是歲即位○復各本脫福今從前蜀世家改正

丁酉二〇二謂晉高祖天福二年也各本俱脫二字今增正

己亥承隆是歲英義立○殺當從關本作義

癸卯五天德是歲英義以興州稱原改元○改元上南本有故字

甲辰六是歲順化二〇二謂閩廷政天德二年也監本脫列于下格開運三字

之上今改正

乙巳天德三〇三亦謂閩天德三年也監本脫列下格今改正

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與滅不常是皆為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威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檢狄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橐羅簡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類沒部六曰內會羅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啜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聳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擄星橫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夏馬路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聳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請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燕山東南灤河上有重巖

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廬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備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某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遣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順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順以良馬紹裘朝霞錦聘梁李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潭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第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潭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濟關兵叛擁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蔚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州之間虜騎逼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殺契丹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闖實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為嗣源等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或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柔韃類同至阿保機稱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讀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備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樓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且

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都說契丹。使人塞以牽晉兵。都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魯魯曰。故趙王王鏐。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都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都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慮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數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宮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疆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棄家斷酒。解放鷹

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室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諡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髮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髮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楊隱赫。益禿髮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連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髮剌。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髮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連。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孫撤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將又賜前所獲赫連姓名曰狄懷惠。涅列曰列知恩。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

造竭失訖曰訖懷有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連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車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連蔚等唐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棧噴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州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州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夏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連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州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濠洲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黎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屬門車騎連互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感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屬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瑭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瑭而德鈞父子按兵圍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微顧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子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瑭遣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潁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執執手

噓噓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夏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亦爲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與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兩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疆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耽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爲帝德光指宮殿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潁州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慚不能對遂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屬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頌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德鈞等以太常圖籙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屬門攻并州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陽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

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威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威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擊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答一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輪，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二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趙瀛州牟輪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輪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樂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縹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縹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

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旨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黃綬，侯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靴裏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時，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圍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實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

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感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裏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饜饀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邦焉。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卷七十二

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附錄契丹傳明宗斬禿髮等六百餘人而赦餘，越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臣文清按通鑑云：乃赦楊麗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觀衛，餘六百人居斬之，與此異。

以幽州爲燕京。○臣宗萬按通鑑云：契丹以幽州爲南京，胡三省注云：參考趙思溫爲留守事，則南京爲是。

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臣文清按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又五代會要有入閣儀，乃後梁所定，詳見通鑑注。

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詔承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封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書。嘗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過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曼、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遣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曼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胸中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瓌、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瓌等曰：燕王謀反，饋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于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痼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瓌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承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瓌宅，執瓌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瓌對不屈，翰縶之。是夕，瓌卒。兀欲爲人備像，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遣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瀚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乃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

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陳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自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奮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乳與太寧王囉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乳囉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帝。後更名彥，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飲酒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爲澶口關部，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

舟陸行瓦橋梁口開漢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漢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使為危者因其辭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威靈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羈于

禮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職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

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菴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

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

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

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三關遂得復

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

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閉德光死北歸有

同州鄧陽縣令胡峒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

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

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

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蔚武

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

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

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擲擲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

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

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

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揚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

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飲如葦可藉以覆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單金大如

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蔚香

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埃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輪與兀欲相及遂

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樓馬山又行

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

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觥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瀋之人尤

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

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

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覆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忠雞草尤

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覆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

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車慢于此會諸部人葬

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

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

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盡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

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讎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

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

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

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

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

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貨物遇雨則張草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

之食其生肉能釀藥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

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

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煙厥律

其人長大鬚頭會長全其髮或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

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

突厥皆與煙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

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

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

靺鞨劫子其人鬚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

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過一靺鞨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

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

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鬪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天嘩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過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頗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遺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皆非一真可考正惟嘗見於

五代史卷七十三

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稱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唐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唐明宗同年而立三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十年而十一年改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契丹年號多略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兀欲傳晉高祖遣封突欲為燕王○突各本說兀臣文清據上文云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又云唐廢帝遣人殺突欲于其第下文云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則其所遣封者其為突欲無疑矣

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
 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骨部二曰啜米部三曰專質部四曰奴皆部五
 曰黑乾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前蹄堅善走
 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
 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
 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
 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稌秋熟則來種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豐以平底瓦鼎煮
 稌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
 名紹威紹威卒子搜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
 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
 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搜刺
 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實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賜
 之後德光滅晉搜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
 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得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
 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
 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勳以功拜大同軍
 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
 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
 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為契
 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
 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使
 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

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
 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
 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
 嵐石之間劉知遠稍優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
 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資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眾以其
 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為熟吐渾長與中又有
 生吐渚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渚何夏
 刺來朝貢不知為生熟吐渚蓋皆微不足考錄

連軋鞞鞞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
 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連軋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温于越相
 温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勳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嘗亡
 入連軋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
 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書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
 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連軋入契丹界以
 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
 生界連軋蓋唐常役屬之長與三年首領頭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乾于顯
 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
 吐渚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廬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
 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彊唐德宗
 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
 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
 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
 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
 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
 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

給直止其來朝而光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夏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癸勒疆賴埋磨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連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光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食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難族疆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難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難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難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入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屬廢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來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

梁太祖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輝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輝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遷嘉施來請命漢即以嘉施為節度使嘉施上表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敵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軍府奉供奉官能住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西河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買兩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屋羅胡桐律大鵬砂耗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披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靴履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

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書矣唐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安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後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遺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羣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服膺金剛鑽紅鹽麝香麝香之草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粟乾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胡棟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覆之既嫁則加冠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與四年回鶻來獻白鶴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寶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書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羅金龍牛尾玉龜等晉遣供奉官張匡假攝臚卿彭武軍節度判官高居晦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豐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卒乃還而居晦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晦記曰自豐

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會曰捺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積石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履木鞋四數馬蹄亦盡四數而綴之靴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辨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夏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俱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股股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窺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樓居胡盧積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積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焉蓋其地也地無水而膏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積石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檀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甘州甘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豐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糗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圓圖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肅州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游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游玉自豐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慢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詰之以邀晉約匡鄴等遣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買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譎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譎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

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符彥諤乃以龜年爲使虎符爲副諤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伴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諤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伴遣諤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嵩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車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車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操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泮河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買草豆鹽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氍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羅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士附泮河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蠟北抵羅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爲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蕭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番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番薇水云得自西城以灑衣雖敵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卷七十四

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党項傳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南本作十萬

吐蕃傳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成監本訛威今改正

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臣人龍按上文

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則恭應作深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駝褐玉團○駝各本訛駝今改正

高麗傳本挾餘人之別種也○南本無人字

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封權知國事王建為高麗國王○臣文清按

通鑑云初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彩僧躬又聚眾據開州稱王號大

封國與此傳異

渤海傳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忽南本作忽

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編修 臣人龍 謹言宋開寶中，詔盧多遜、鳳泉、賈緯、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梁唐晉漢周書。宰相薛居正監修，謂之五代史。迨歐陽修以薛史繁瑣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修沒，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學刊行。於是新五代史出，而薛居正史遂廢不傳。臣等奉命編校，悉依監本條著，舛訛不致滲漏。較居正之史，尙存其煩簡異同，當必有所互證而發明之云。臣 謹識

原任詹事 臣陳浩洗馬 臣陸宗楷編修 臣孫人龍宗人府主事 臣王文清知州 臣王程庚拔貢生 臣郭世燦等奉勅恭校刊